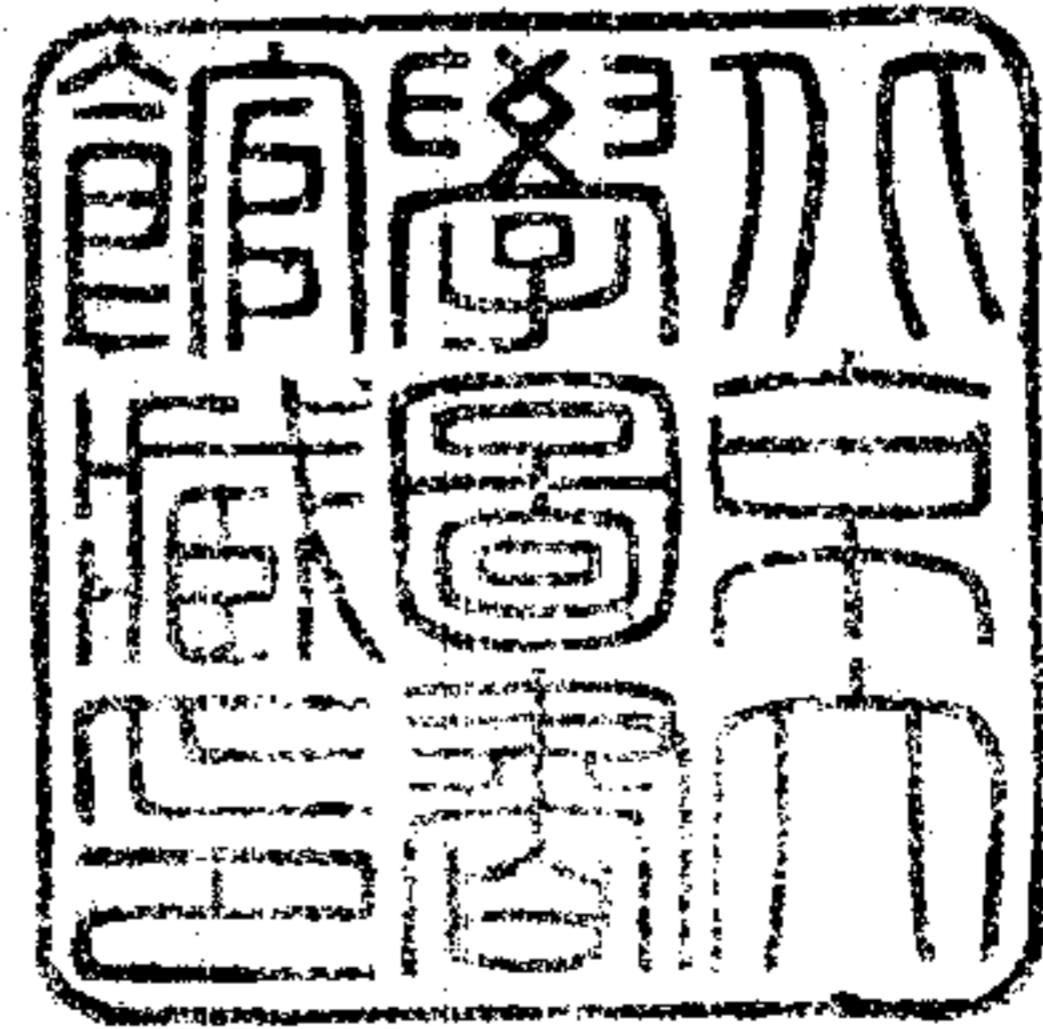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二三四三・子部・類書類

八編類纂二百八十五卷圖二卷六經圖六卷（卷一百十八至卷一百六十四）〔明〕陳仁錫輯……………一

21110  
101110

函史編

人類

異教考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萊伊令黃帝三百年  
敢問黃帝者人耶非人耶何以至於斯孔子曰予禹  
湯文武成王周公之事可勝觀耶黃帝尚矣女何以  
為先宰我曰是予之罪也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業  
之間願竊有聞焉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  
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勿而狗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

八編類纂 卷一百十八 人類

代赤帝撫萬民順天地之紀明幽明之故死生之說  
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故教化淳焉曆象日月星  
辰極畋土石金玉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故生  
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亾而民用其  
教又百年故稱三百年也蓋孔子去上古未遠乃其  
言止此今之宗黃帝老子者曰黃帝得服食法不灰  
垂雲而上仙老子得其術傳關尹亦不灰此又何稱  
焉秦始皇既并天下滅諸侯而帝乃欲益無厭獨念  
在不灰於是海內方士咸頌言海上有蓬萊方丈瀛  
洲三神山在東北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

舟而士之益增有至者誅僊人及不灰之藥皆在焉  
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  
目至三神山顧若居水下臨之風輒去以終莫能至  
於是始皇帝甘心慕焉遣方士徐福東入海求神僊  
福還言上曰臣往見海中大神謂臣言汝西皇之使  
耶臣答曰然曰汝來何求臣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  
曰汝西皇禮薄得觀而不得取也即引臣東南至蓬  
萊山見芝成宮闕有大神金色而龍形光照天於是  
臣再拜請當何齋以獻海神曰令名男子若僊  
女與百工之事來得之矣於是始皇說遣福等齋童  
男女百工百貨入海求而福以所齋番海島中止王  
不來他還者皆以風為解終莫能至後始皇竟不得  
僊而死死後三歲而秦亡留侯良既用其僉張與奪  
之幾助高帝定天下已又託辟穀從赤松子游以自  
隱故先漢尚黃老習道論而文帝亦頗信鬼神之事  
於是趙人新垣平望氣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彩  
文東北神明之舍而西方其墓也天瑞下宜立祠祀  
上帝以合符應祠成上親拜郊見燿火舉而祠上若  
有光輝然屬天於是貴平為上大夫明年新垣平使  
人持玉杯獻闕下刻曰天子萬壽平乃為上言闕下

八編類纂 卷一百十八 人類

八編類纂 卷一百十八 人類

有寶玉氣來已視之果然平又言臣候日當再拜居  
頃之日卻復中於是上大信幸久之有上書告平所  
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吏治詐得乃遂誅夷平及孝武  
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而淮南王安好僊慕尚之招  
致諸言神僊事者甚衆及安為畔逆謀楚人伍被  
自請吏白發其本謀反蹤跡具安自到死所與謀賓  
客以輕重誅死而信僊術者猶往往言安得僊與其  
人八公者實解去不死而世傳煉金化石法猶祖安  
秘其書當是時以方術幸上者有李少君公孫卿樂  
大之倫李少君故深澤侯舍人及其生長常自謂七  
八編類纂 卷百八十八類

十能使物却老以方徧諸侯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  
食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何所愈信爭事之少君  
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曩與  
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大父嘗識其處一坐  
盡驚既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陽訝曰此器  
常見之齊桓公十年嘗陳於柏寢殆是乎已而按其  
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殆數百歲人  
也少君言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  
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則海中蓬萊僊者乃  
可見可見以封禪則不效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

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  
不合則隱能化形故也於是天子親祠竈遣方士入  
海求蓬萊安期生而事化丹砂諸藥劑為黃金矣居  
久之李少君病歿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  
往往之士多更來言神事矣已齊人少翁以鬼神方  
見上上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能夜致王夫人及  
竈鬼天子自帷中望見之良是於是拜少翁為文成  
將軍以容禮禮之居歲餘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  
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天子  
識其手書問其人果偽書於是殺文成將軍隱之葬  
八編類纂 卷百八十八類

得其真明年天子病鼎湖甚諸巫醫畢致不愈上郡  
有巫神下之曰神君上召置祠之甘泉願獨言病不  
害且要上必會我甘泉上病已遂起幸甘泉置酒壽  
宮神君神君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非可  
得見獨聞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則風蕭然居  
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寢然後入因巫為主  
人關飲食故其言行其所言世俗之所知無殊絕者  
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秘世曾莫知也其後樂成侯上  
書言樂大樂大膠東王宮人云故嘗與文成將軍同  
師時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彘歎惜其方不盡見樂

大而大說大為人長美多方畧而敢為大言處之不  
疑曰臣往來海中數數見安期羨門曰黃金成而河  
決可塞不成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顧恐效文成則  
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歘耳于  
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自求  
之陛下誠欲致之必貴其使者令自親屬以容禮禮  
之使各佩其信印以通言於神於是使驗小方方效  
使鬪棊棊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  
聞大言而大說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尋封樂通侯賜  
甲第斥乘輿帷幄器物克其家以衛長公主妻之齋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八

五

金萬斤於是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  
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示不臣  
也天道者為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嘗夜祠其家  
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大見數月  
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掩腕自言  
有禁方能僊矣會汾陰巫得賜天子曰聞者河溢歲  
數不登鼎曷為出哉有司曰聞昔泰帝與神鼎一  
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  
人由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烹飪音祀上帝鬼神  
遺聖則興周德衰宋社亾鼎乃淪沒伏而不見今鼎

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  
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宜見於祖禰藏  
于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其秋上幸雍且郊齊人公  
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  
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神筮是歲巳酉朔旦冬  
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筮後率二  
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  
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  
謝不應因嬖人奏之上大說召問卿卿對曰受此書  
申公上問申公何人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八

六

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  
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  
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  
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  
靈之封居七千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  
且戰且學僊百餘歲然後與神通於是采首山銅鑄  
鼎鼎成帝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  
從者七十人餘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墜黃  
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  
故後世因各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天子曰嗟乎

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乃拜卿為郎。使候神於太室。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獨之泰山。祠上使人驗實。無所見。而五利妄言見其師。又方盡不警。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甚大。類禽獸跡。有物如雉。往來。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為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自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以望幸。而用公孫卿言。僊人好樓居。長安則作蜚廉柱觀。其泉作益延壽觀。作通天臺。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越人編類纂 卷百八十八類 七

人俗鬼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厭服之。於是柏梁災。用越人勇之言。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東治鳳闕。西唐中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曰太液池。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立神囿。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其來年冬。上北巡朔方。謁黃帝冢。橋山上。曰。吾聞黃帝不歿。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自得鼎。天子以封禪能合符。得僊。則與公卿諸儒生議。封禪莫知其儀。齊人丁公年九十餘。為上言封禪者。今不歿之名也。秦如皇上泰山。而暴風雨所擊。不得封。故得封難。

陛下必欲上。即稍上。無風雨。遂上封。則僊矣。於其儀數年。乃得封。天子既登封泰山。無風雨。災如大士言。乃大喜。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爪。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明年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登封。則天旱。為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且令天下尊祠靈星焉。自武帝所興祠者。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而毫人謬忌。奏祠太一方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山。君武夷。君諸人編類纂 卷百八十八類 八

祠皆太祝領。他方士所興祠甚衆。今自領。凡他名山。名祠行過。則祠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其人終則已。莫可悉數也。後封禪。既十有二歲。上巡行還。徧祠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入海求蓬萊者。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屬。候神人者。獨以大人跡為解。天子益急厭方士之迂。惟語矣。然羈縻不絕者久之。其遇其真。征和四年。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祀明堂。見羣臣。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靡費天下者。悉罷。後對羣臣。每自歎。嚮時愚惑。為方士所欺。治天下。豈有僊人。盡妖妄耳。

節飲食服藥差可少病耳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禪人者宣帝時數有美祥因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齋祠之禮五嶽四瀆皆使者侍祠又祠太室山於鄒墨三戶山於下密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祠參山八神於曲城蓬山石社石鼓於臨胸之果山於雁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成山祠日萊山祠月祠四時於琅邪蚩尤於壽良又立五龍山僊人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於虜施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鷄之神可醮祭而致遣諫大使持節求焉頗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王故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八 九

有枕中鴻寶苑秘書言神僊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諫大夫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之世人莫見更生幼而讀誦以為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鑄作方不讐而大費繫治坐誣用論成踰年兄陽城侯上書願入國戶之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減成帝時以祭祀方術待詔者甚衆而耗用滋繁谷永說上曰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或以神性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費於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造

輿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凍冰溺晉灼曰石按之水上升清因假為神仙道使然也化色五倉之術者李奇曰身腹中有五倉有神五色存則不餓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則不食五倉存則不餓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主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其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採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祀祠事鬼使物入海求僊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象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陽棘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唯陛下下詔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八 九



者當是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  
 二卷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上帝使  
 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於是重平夏賀良容丘丁  
 廣世東郡郭昌等從受道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  
 鬼神罔上惑眾下獄治未斷病歿賀良等坐挾忠可  
 書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轉以相教哀帝初皆待詔  
 黃門尋坐惑眾誅先漢時言僊者實始尊黃帝未論  
 老子而武帝北伐胡得休屠王祭天金人祠其泉為  
 像教之始成帝命劉向校書天祿閣往往見佛書則  
 經像時有然未宜廣也明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

八編類纂

卷百八十八

十一

因遣使之天竺求之得沙門及持其書四十二章以  
 來所言皆卑卑苦行云木又戒於佛法無當而王公  
 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設伊蒲塞桑門之盛饌資  
 冥福會詔有罪亡命者贖而英奉黃白縑統詣相國  
 言請贖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  
 潔齊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所贖  
 助伊蒲桑門之盛饌後更信方士言作金龜玉鶴刻  
 文字為符瑞冀飛昇長生男子燕廣吉變言英謀為  
 逆下吏案驗英廢徙丹陽自殺而吏得英故所疏天  
 下嚮方術者人士姓名詔窮治於是窮治至累年不

解辭轉相連引自京師貴戚諸侯至州郡豪傑父老  
 及案獄吏阿附坐成徙者以千數夫楚王英之為禍  
 烈矣乃其初豈遠有邪心哉獨好奇尚怪蕩而不正  
 邪誕不經之術入焉妖黨比煽滋蔓熾然至絕緒殞  
 身禍延不辜桓帝時上頗好二氏言遣中常侍之若  
 縣祀老子已更祀之于濯龍宮設文刻為壇即淳金  
 卸器張華蓋之座用郊天樂親祀之襄楷上疏言黃  
 老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浮屠不三宿  
 桑下不欲久生思愛精之至也今陛下淫女艷婦極  
 天下之麗甘肥飲酒殫天下之味嗜欲不去殺罰過  
 人編類纂

八編類纂

卷百八十八

十一

理奈何欲如黃老浮屠之道乎尚書秦楷違經誣上  
 司寇論刑自永平以來臣民雖有習浮屠術者而天  
 子未之好至帝始篤好之常躬自禱祠由是其法浸  
 盛張角者鉅鹿妖人也初為奉黃老之道畜弟子稱  
 大賢良師咒符水以已病病頗愈百姓信之角分遣  
 子弟走四方云以善道化民轉相誑惑自青徐幽冀  
 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衆至數十萬因密置  
 三十六方大方萬人小方六七千人立渠師為訛言  
 相誑惑謂天下當亂歸善道可免災司徒賜數上言  
 宜敕州郡簡流民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毋滋亂而

朝廷方崇信道術無禁也。置不問。中平元年。角敕諸方一時俱起。著黃巾為標識。所在燔官府。聚掠州郡。長吏多逃走。失據旬日間。天下震動。東漢以亾。而是時。留侯之裔孫道陵云。得道遇老子於青城峨眉山。已又遇之。授以方術。能役鬼。百病。而子魯因據漢中。魏晉間。何晏等祖述老莊之意。立論言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與夏侯玄荀燦王弼之倫。謂六經為聖人之糟粕。而倚易為玄言。阮籍亦著論言天地生於自然。萬物生於天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何以名異。當其有內。誰得謂殊。當是時。天下士大夫靡然風尚。輕蔑禮法。宅心事外。以任誕為佳。致以游言為玄妙。甚乃縱酒為昏酣。而濁污自若。時有沛國劉伶者。嗜酒著酒德頌。自稱大人先生。無思慮。行無軌迹。嘗乘鹿車。携酒適郊外。縱飲使人荷鍤自隨。曰。死便埋我。阮籍居母喪。縱於酒。何曾面質之於司馬昭。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擯。四裔毋令污滌華夏。而昭常內擁護之。王衍嘗請羊尚書。祜陳事辭甚清辨。羊公弗善也。衍拂衣去。祜退謂人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亂天下者必此人。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七

也。衍深鄙之。已衍為太尉。從弟戎為司徒。列三公。與時浮沈。無匡救之節。每委事僚案。而游所獎拔。頗於虛名。阮咸子瞻嘗詰戎曰。聖人尚名。教老莊明自然。意異乎同乎。瞻曰。將無同。戎大嗟賞良久。遂辟司徒掾。人謂之三語掾。於是天下士皆浮誕。廢職業。裴頠者。崇有論。以釋其蔽。曰。談者深列有形之累。盛稱空無之美。為經世之務。高浮游之業。人情所徇。名利隨之。於是立言籍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職業。謂之雅達。居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恃吉凶之禮。忽容止之儀。漬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無所不至。夫萬物之生。以有為分者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不可謂心為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由於匠。不可謂匠非有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然習俗已成。而頡論終莫之能救也。於是氏羌胡羯。交亂于土中。元嘉之亂。石勒執太尉衍等。問晉故。衍神情閑定。具陳禍敗之由。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計不在已。因勸勸當尊幾免難。勸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任重任。何得言無宦情耶。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夜排墻而殺之。然風流所漸。迄東晉不改。當是時。惟荆湘督陶侃綜經世。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七

之務聽敏恭勤未嘗少間終日常敏膝危坐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歟無聞於後是自棄也當是時世所傳有道術得仙者稱旌陽令許遜其有方技多神變稱太史令郭璞景純而遜爲旌陽實精修道德五千言之旨以化民去貪鄙除煩細脫囚繫與民自新民悅服如父母其聽訟先教以忠孝慈慎仁忍勤儉近賢遠姦而發摘如神吏不敢欺患民難尸曉爲文誠甚具擇秀民之有德行者若耆老安之勸率民以無訟久之棄官歸民畏糧而送者蔽野家尸祝如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五

神明有隨至其家願服役終身不返者蓋深於道不毀於教如此始遜問道於女師謹母母以所受孝道明王之法授之曰一念不欺爲忠一事不苟爲孝故所居而化東晉之亂環所居百餘里賊盜不入閭里宴安暨陽人任谷自言因息耕樹下與神遇遂有娠彌月神以刀穿其陰下出蛇子一因遂成閩人自各有道術能僊得召見宿留宮中史璞上疏曰臣聞爲國以禮不聞以奇表所聽惟人故神降之福周禮奇服惟人不入宮中况谷妖詭惟人之尤者而引之禁中供給安處營講肄之堂通殿省之側塵點日月穢

亂天聽臣竊惑之其後晉益衰錢塘有杜子恭者得秘術嘗就人借瓜刀主求之不與咲曰行當還卿既而主去至嘉興有魚躍入舟剖之得刀其神效類此瑯琊孫泰世奉五斗米道說而師事之傳其術百姓神之竭財產進子女以爲共逮獄流廣州太子傅王雅言於晉孝武以泰知養性之方得召見稍遷輔國將軍已而集徒衆謀作亂被戮而兄子恩因遂反海上而會稽吳興等八郡徒黨並時起殺長吏應之其後竟破滅赴海自沈歟妖黨及妖妾猶以謂恩水解毒而仙也實不歟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循神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六

采清秀少從沙門惠遠遊能言玄象彌留附遂破嶺南豫章犯建康江表大震竟爲劉裕所破滅自思初入海所從虜男女戰歿及自溺并流離被戮者不可計至恩歿乃始無遺餘會天竺僧佛圖澄鳩摩羅什自西域來善西域幻術中國益尊奉澄來洛陽常服氣能積日不食能誦神咒使物腹旁有一孔室以絮夜宴坐發之光照室中又每齋轍詣水旁從孔中引肺腑濯濯已內腹中又能懸知人意念逆順爲避就石勒不能害顧尊奉之又以其前知軍吉凶能起危疾號大和尚石虎之世被以綾錦乘以雕輦常侍以

下助舉。王公翼登。澄時以隱語發機事。事已。輒效。虎嘗引澄入閣。澄忽詫曰。脇下有賊。自浮圖以西。殿以東。皆血流。慎勿東。杜后曰。和尚耄耶。安所得賊。澄即轉語曰。六情所受。皆為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昏。為愈耳。後二日。虎子宣刺于韜於浮圖下。欲因弑虎。以澄先誠。不往臨而免。虎又饗之太武前殿。澄微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發殿下石棘生焉。無何而冉閔之禍作。閔小字棘奴。故以諷虎不悟。而石氏竟滅矣。先事時。澄啓營墓鄴西而歿。鳩摩羅什性早通點慧。秦王堅遣呂光迎之。光還。聞秦滅。止王涼。什因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七

晉涼久之。秦王興破涼。迎以來。蓄妻妾自若。其徒亦請得置妻子。什方食曰。吾不汝禁也。然吾所能。汝各各能聽汝矣。取針置食器中。雜諸饌食之。其徒各駭怖。謝不能。於是。不敢言。畜妻妾事矣。什先姚氏滅。亦歿。興用毗盧法。燔其屍。蓋化唯舌存。什善解中國諸方言。於是以華音譯西域經論。後滋苛譯得經論三百餘卷。而西域經論精者。益往往廣傳布矣。或以為中華文士好佛者。剽老莊言。相助為揚。謝夫六代迄。唐文最不振。即僧於佛義。無精解者。當誰為助。為言哉。非實事矣。沙門慧達於中國僧最深。陶徵士潛從

之游。結白蓮社者也。自吳大帝來江南。已有塔廟。然未盛行。至是。江左名人。范泰謝靈運之倫。競言六經法度。本任濟世。必求妙道。當以佛為指南。梁武既滅。齊得國。已信沙門。實誌嚴事之。受浮屠戒。日惟一食。食惟菜羹糲飯。衣布衣。木綿皂帳。一冠三載。絕房室三十餘年。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敕織官文繡。不得為人物鳥獸之形。恐裁剪。疑殺生。詔宗廟。以麩為犧牲。以割殺乖冥道。止酒飲。罷宴遊。非祭祀饗祀。及諸法事。未嘗作樂。雖居暗室。恒理衣冠。危坐為止觀。即盛暑。無袒裸。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用浮屠言。尊佛法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六

僧喜施捨。三舍身。同泰寺公卿具賞。請寺贖。已乃還。多造塔廟。公私耗損。已詣同泰寺。講三慧經。四閱月。始解。是夕。浮屠災。梁主曰。此魔也。宜廣法事。厭勝之。起十二層浮圖。益壯持佛大悲戒。斷重形。輒終日不。擇或謀逆。事覺。相對泣。而宥之。由是。王侯恣橫。至白晝殺人。牧守貪黷。即使擾州縣。盜賊縱橫。無忌良民。大困。浮屠戒。無恪愛。而士民爭豪華。不務農。都邑無半年之儲。獨資四方。委輸。參軍郭祖深。度帝不可。勸諫。與觀上封事。其後。外崩中潰。一如指斥者之言。齊永明中。始安人龔玄宜者。自稱神人。與玉印玉版

能吹成紙字、惑衆為好利、自稱龔聖人、前後郡太守、敬事之衆附、且亂內史裴昭明付獄案罪、亂乃已、先是嵩山道士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為符水禁咒、已自言遇老君降受、辟穀輕身之術、命繼道陵為天師、已又遇仙者李譜文曰、老子之玄孫也、授之圖籙、真經、便輔佐北方太平真君、詣魏自陳、朝野未之信、而光祿大夫崔浩悅其玄言、首信之、師受其術、魏主從之、詣壇下再拜受符籙、作靜輪宮、高不聞為犬聲、真以上接天神功費以萬計、而浩素詆佛曰、何為事此、胡神從魏主之、長安入佛寺、見中有兵器出、以白魏主、魏主怒曰、此非沙門所用、有之必與蓋、吳通為亂耳、按誅闔寺沙門、發其宮、大得釀器及窟宅、婦女、浩因說魏主、移征鎮諸有佛像、胡書悉焚毀、而沙門無長少咸阬殺、自今事胡神造經像者、門誅嗟夫、上失其道、民漫漶、無歸心、窮困者無所生、其命逃沙門、以自生、民則何罪、乃比而誅之、不過甚過甚矣、乎滅生理矣、明年魏殺其司徒崔浩、夷其族、太武以弒殞而天神不哀、再傳而考明、專尚釋氏、胡后擅朝、極土木靡麗、以事佛、民至有盡戶為沙門者、李瑒言禮不孝之罪、莫大於絕祀、今愚民背禮肆情、缺當世之禮、而

八編類纂 卷百十八 人部 七九

冀將來之福、今南服未平、民避戍役、若復聽之、恐此屋皆沙門矣、都統僧暹等以瑒謗佛法為鬼教、泣訴之、太后太后召責之、瑒曰、禮天口神地曰、祇人曰、鬼傳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佛生本人也、死則鬼也、何謂謗乎、而劉晝為齊高歡言、尼與優婆夷、寔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百許萬、并俗女尚四百餘萬、六月而損一胎、則年族二百萬戶也不省、蓋至是而中國九土無慮、皆奉佛糜德、乃其效可觀矣、唐興、太史令傅奕言、佛在西域、路遠、言妖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稅、偽啓二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刑禁、輕犯憲章、且生或壽夭、有命自天、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夫、自漢以前、未有佛法、而君明臣忠、祚年長永、自立胡神、羗戎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宣、足為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下百官議、惟太僕卿張道源是、奕言、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請按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

八編類纂 卷百十八 人部 七九

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瑯不生空桑而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瑯不能對，但合掌曰：地獄之設，正為是人，上亦惡沙門道士，違戒律而苟避征徭也。詔汰沙門，奕精究術數書而終不之信，嘗有僧自西域來能咒人令死，已復咒立生，上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勝正，請使咒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咒奕，奕凝立自如，頃之，僧忽自仆，不復蘇。又有婆羅門來言得佛齒所擊，輒碎，士女輻湊往觀，奕謂其子曰：吾聞西域金剛石最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盍往試焉。應手碎，觀者乃止。初釋迦牟尼入滅時拈一花示衆，衆莫喻，惟弟子摩訶迦葉者微笑。釋迦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門付迦葉矣。所謂不立文字，教外別傳者也。舉所衣袈裟及所持鉢授之，自是世授其高等弟子以為信蓋。二十八傳而達磨者得之，東航海至廣南，蓋梁武帝時也。時梁武方嚴事佛，廣南守言西域有異僧來，因禮延至金陵，帝召見嚴事之，問之曰：朕卽位來造寺寫經度僧者不可勝紀，當有功德否？達磨曰：實無功。德帝問何也？達磨曰：是於佛法為有漏果，為有為法，如影隨形，雖有非實。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公德。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主

不以世求，帝已意屈，已復問聖諦第一義。達磨曰：順曰：嗚呼！自佛法入中國，所謂造寺寫經供佛，餽僧種種糜費之事，日新月盛，世之誦佛以求福利者，其貪心惑志，纏綿固結而不可解，雖以吾儒正色言，懇切詳盡，開如不開，蓋以吾儒未諸佛教所言無足信也。達磨在西域稱二十八祖入中國為齊家初祖，乃有此等本分說話，人心天理誠有不可得而泯滅者。達磨遂北渡江，止少林寺，面壁坐者九年，已得僧慧可授焉。僧慧可參達磨，天大雨雪，可堅立不動，安乞師與安心磨曰：將汝心來，與汝安心，可曰：我心未良久，見心了不可得。磨曰：無汝安心，可曰：於是宗中入國，又六傳而新州僧慧能頓悟其宗，曰：何期自性本來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於是大闡其法於韶州曹溪，其說法卽自心中無非無惡無疾，如無貪嗔，自性戒卽自心觀善惡境相，一不搖亂，名自性定，卽自心清淨，智慧不造，諸惡雖修，衆善心不執著，名自性慧，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心歸依本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曰佛名兩足尊，心無人我，貢高貪愛執著曰法，名離欲尊，心於一切塵勞愛欲皆不染著，曰僧，名衆中尊，卽自本心見性成佛，不離平等，日用而語，益圓通，武后時遣使隆禮迎致之，不赴於罽天，堂地獄福果田利，既足以証誘愚俗，而五宗雲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主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主

布南嶽為仰雲機神到霍世高明士又籠罩其中無能自脫者而佛教益自天子侯王公卿咸尊奉其道其深者至以為教弘周孔思深父母望望焉欲從而末之能至也代宗初未甚重信其法時相元載王縉杜鴻漸皆佞佛縉尤甚不食葷血鴻漸亦以使蜀還無恙飯千僧上嘗問曰佛言報應信有之耶載等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密植福業何以致此福業已定即小有災厄終不能為殃故安史皆有子禍懷恩出門病歿二虜不戰而退此豈人力何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作內道場飯僧晝夜梵唄

八編類纂

卷百十八人類

三

有寇至則作孟蘭會肖祖宗像分供塔廟以厭之內出仁王經載之寶輿音樂鹵簿前導百官班迎從至資聖慈明寺講誦為禱禳寇去加賜乃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國公出入禁闥權移貴勢矣載等侍上時多談佛事不及刑政由是民皆承化廢人事而奉佛憲宗迎佛骨於鳳翔晉禁中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表上觸諱惡謫刺潮州自唐高祖時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曰為吾語唐天子吾為老君吾而祖也詔即其地立廟貞觀中沙門玄策西至天竺得梵本經論六百餘部以來其後中天竺亂遣

影信時並  
仰教即黃  
金可成河  
決可聚之

長史王玄策往使為所掠跳身遁發西域兵與戰大破之而得其國方士娑婆寐以來自言壽二百歲矣有藥能長生太宗館之金瓶門發使行天下採所須靈藥異石煉之積歲就而上崩高宗時上欲餌浮屠所治丹東臺御史郝處俊諫曰命有修短不可延也異方之劑性品未諳不可試也先帝詔浮屠案秘方煉藥服之遽而大漸上醫莫知所為羣臣請顯戮其人議者以為恐貽萬世笑而止此前鑑也乃卻不御中宗時鄭普思以幻術依鬼神為姦見親幸出入宮禁拾遺李邕曰普思詭邪不可通也其言誑惑非可

八編類纂

卷百十八人類

五

信也陛下誠以普思術可致長生耶則爽鳩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致神人耶秦皇漢武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就佛果耶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治鬼使物耶墨翟于寶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豈緊今哉堯舜稱聖道在人事敦睦平章不聞以鬼上不省已普思以妖幻愚衆徒黨徧岐隴遂煽亂中丞環捕論成詔勿治環廷爭不能得司直范獻忠憤發挺前曰環為國大臣不立誅逆豎而請之其罪大矣臣請先斬環明普思之辜於是僕射魏元忠頓首曰環長者用刑不在普思

法當死，惟陛下屈意伸法，帝不得已，流儋州。玄宗時，方士張果自言於堯時為侍中，能僊，上信之，以為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無何，死，上以為尸解去，不歿。於是方士咸來，言見老君，言有玉板石記，有妙寶符在某名山，指使者往求，輒得之，天子大悅，而李林甫等皆逢上意，請捨所居第為觀，祝上壽，會祿山亂而廢。憲宗時，方士柳泌自言上能采百草合服食藥，為長生，今天下靈藥多產天台山，誠令得官，其州宜可求，上信之，以為台州刺史，諫官交諫，上怒曰：「煩一州之力，為人主致長生，亞子獨愛之乎？」由是莫敢言。泌至台，驅吏民采藥，無所獲，而懼，跳山中，欲遁，浙東觀察使逮送京師，上終信之，復待詔翰林，服其藥，起居舍人裴燐上言：「上怒，貶江陵令，而上竟以服丹燥發崩，穆宗即位，誅柳泌，而復以餌金石，殞可哀也已。」於時韓愈著文言服食說，不知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堅，他載籍所記及耳聞，無論乃目所見，各人親與游，而以藥敗者多矣。歸工部，登既服丹，得病，自言若有燒鐵杖自顛貫下者，推而為火，射寢節，以出，狂呼號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數歲，以斃。殿中侍御史李虛中能以人始生年

月日所直辰支干生勝衰，死三相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而處其歲時百不失一二，後於蜀得秘方，能以水銀為黃金成服之，疽發背，死，刑部尚書李遜、遜弟進皆歿，曰：「我為藥誤。」襄陽節度孟尚書簡誦、吉州司馬愈自表還京師，襄陽浮舸來，屏人言：「我得秘方，不可獨不死，今遺子，可用棗肉為丸服之，別一年而病，病二歲死，盧中丞坦死時，溺出血，痛不可忍，乞死，乃死，所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不可也。」五穀三牲鹽醢，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食，今惑者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減節鹽醢，以濟百味，豚魚鷄三者，古以養老，賓祭，今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設，禁忌十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歿者皆不得其道者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當是時，天下之言不之老，則之佛，佛老之言盈天下，而愈獨昌，言以排其惑，方謫潮州，時頗鬱抑，不得志，見禪者大顛，顧悅之，以為能外形骸，以理自不為事，勝物所侵亂，及南還，與晉衣為別，則知愈所為，闢佛者，獨福田利益，其大者，遺君臣父子，其精者，固莫之能難也。敬宗時，天子惑浮屠，方士家言



二氏者流得出入中禁狂人杜景先上書言其友周  
息元者壽數百歲矣可招遣宦者至浙西迓之詔在  
所驛致敦遣節度使李德裕上疏言不報而息元至  
甚寵自言與張果樂靜能游詔畫工肖其狀為圖以  
觀終帝世無他驗文宗立乃逐武宗時倚德裕為相  
而信僊方士趙歸真以法錄辛德裕曰敬宗時是嘗  
以詭妄術入中禁而敗今奈何引以自近上曰朕居  
中無事時與談道滌煩耳庸何傷至於政事必委卿  
等平章德裕曰小人見勢在則趨若蛾之赴燭旬日  
來歸真之門車轍滿矣然終莫能奪會上患僧尼耗

八續類纂

卷一百八十八類

五

蠹天下而歸真等亦毀佛教自謂欲去之於是遣御  
史分道毀寺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勒僧尼歸俗者二  
十六萬五百人收良田數十萬頃而天子以餌金石  
病方士以為不病實換骨且得僊藥益進而崩先是  
徐州王智興詭言為天子誕月築壇泗州度僧尼以  
資福募願度者人輸錢二千江淮間民奔走之德裕  
時為州節度即疏言臣聞所部以開壇度江者日數  
百人自淮而右戶三丁男必一丁髡落避徭賦前至  
誕月將失丁男數十萬也詔徐州禁止亳州浮屠詭  
言得水泉可愈疾號曰聖水飲者不得近葷血疴危

者率多從而轉相流聞至斗三十千南方之人率十  
戶僦一人往汲汲者益它汲轉鬻於道相欺怵滋甚  
德裕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於妖祥古人  
畏之請填塞以絕妄源從之其不惑如此懿宗佞佛  
造安國祠設寶座高二丈構以沈檀雕鏤龍鳳葩蔭  
上施複坐四隅立瑞鳥脚人高各數丈磴道以升前  
被繡臺錦檐玲瓏精絕已迎佛骨於鳳翔設金銀為  
剎絡珠玉為帳集孔鵠飾之下者尋丈高且倍之每  
一剎舉者各數百人香輿彩帳相屬於道比至天子  
下安福樓投地膜拜流涕霑臆糜國費不貲無何帝

八續類纂

卷一百八十八類

五

崩當是時盧龍使劉總弒父濟請後既得軍而內見  
其父兄數為祟以浮屠法賊殺父母可供佛禮僧而  
懺也乃木食浮屠數百人晝夜祈禱幾免禍又中自  
兼噤憇祠場乃安居計內輒驚悸不能寐於是請乘  
軍削髮為浮屠以印授留後張玘夜遁去狂走死定  
州淮南節度使高駢多智習兵數立功擅地而惑志  
於鬼神方士呂用之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共蠱駢  
于寵利殷善辨苦空守一挾邪術禱祠駢信之日事  
於焚修駢故於鄭相畋有郊用之視知之謂之曰今  
相國遣劍客來刺公夕至矣懼問計用之曰張先生

妙玄女術，豈憂盜哉？請於守一，守一乃使駢衣婦人衣夜伏地室中，而守一代居其處，夜擲七首於階，爲格鬪聲，轟然久，乃聞然駢，大怖起，蒲伏代張先生禱，願幸勝，且起視，則守一危坐自如，顧笑曰：「昨幾落奴手，視庭宇，則血滂然，蓋先以毒血四灑爲信云。」於是駢涕泣稽謝，謝更生，已又刻青石爲奇字，曰「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冥駢所駢得之喜，用之曰「玉皇以焚修功著，將補公真官，計非久，鸞鶴且降矣。」其時用之等，高限適且滿，幸同歸玉清，駢愈益喜，信事之，然二堅固無他長，獨厚賂駢，左右伺得其動靜，輒危言示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五

前知爲欺罔，而宣言神僊，不難致恨，學道者不能絕俗累，故不來，駢乃悉屏姬妾，謝賓客，將吏不聽見，請見者，令沐浴齊戒，已乃聽入，入拜起，纔竟，輒引去，試之者，輒歎，故終已不聞，已又請募驍勇二萬，號莫邪，神府軍將之，因得軍由，是衆怨積，而將帥外叛，用之守一皆誅，故人發其窟宅，得桐人書，駢姓名于胸，桎梏釘骨之，爲厭勝，高氏以亾後，唐主煜信浮屠法，日飯僧求福利，每朝退，與后服僧衣，禮佛，手足成贅疣，宋祖聞其惑，可聞也，遣少年有口者，僧徑渡江，見之與談，佛大乘，唐主大信重之，稱一佛出世，專依向不

以治國，守邊爲意，李氏以亾，宋雍熙中，京城外有僧信浮屠法，苦生疾，欲脫離，將積薪自焚，帝聞惡，惑衆配流，遼達州，謂宰相曰：「近諸建寺觀，猥冗卽數十椽，輒請名額，自詡誑聞，爲姦其詔州，縣寺觀籍非舊著者，勿聽治。」始老子獨以清淨無名，名道燕秦漢武時，乃始言飛僊變化，亦間雜禱祠，已乃有丹藥符籙醮祭之說，用超祓鬼，獄頗盜襲，僧瑜伽家言流失，益達祥符中，天子信王欽若言，以澶淵盟契丹爲國辱，乃謬爲得天書，希有奇絕之事，以填服四海，誇示戎狄，而中國靡耗，滋甚，爲外夷視笑，賜信州道士張正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五

隨號真靜先生，而符籙大興，正隨者漢張道陵後也，已朱能得天書於泰山，遣使迎致，龍圖閣待制孫奭曰：「天不言，安得有書？」具疏言昔唐明皇在位日久，內惑寵發，外任姦回，曲奉鬼神，專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卽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朱能所爲，或其類此，惟陛下幸察，仁宗時開寶塔災，得舊所瘞舍利，迎入內傳觀，頗有光怪，將復建塔，奉之右，正言余靖曰：「帝王之道，勤儉惟德，國家之本，先阜成其民，自西郵用兵，國力竭矣，陛下當勤勞罪

已以愛人之憂而自佛求福福非所可冀也若以舍  
利經火不壞為神耶則本瘞土中火所不及若以舍  
利能光有神耶則一塔不能自衛於神何有况凡屬  
草木皆有光水晶及珠夜亦有光鳥足異也會御史  
襄亦言天降災不祇傲然且修之斯謂逆天事得寢  
祥符中天子借天書封禪以釋慙褒功固惑而方宋  
之隆上無失德恤民禮相大綱正而天下又安其後  
徽宗外信奸回內崇侈欲智藏瘵在乃募用其事王  
老志仔昔林靈素之徒用終蔽不解而至于亾王老  
志初為小吏云遇異人授丹訣能僊帝迎至館蔡京

八編類纂 卷百十八 人類

三

所嘗緘書一通上之啟視則昔歲中秋夕上與喬劉  
二妃燕好時語也上大詫以為神言禍福巧中然無  
何夙上信以為不夙仔昔隱嵩山自言遇許遜授大  
洞隱書落落七元之法能知來帝召見賜號尊寵之  
靈素少從浮屠師苦節罵去為道士往來淮泗間巧  
食以徐知常薦得召而靈素為大言曰天有九霄惟  
神霄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長子也主  
南方號長生大帝君豈異人乎陛下是也有僊官八  
百餘今蔡京即左元僊伯王黼即文華使鄭居中童  
貫等皆有名而已而劉貴妃者實九真王真安妃時

上方嬖貴妃心獨喜以為神作之合也於是建宮觀  
福天下託天神臨降造帝誥天書雲篆以欺世誕不  
可詰置千道會設高座令靈素講經帝設幄于側以  
聽貧下者買青衣幅巾赴之亦得飲餐若施錢然靈  
素意思前譖仔昔殺之而更寺院為宮觀目佛為金  
狄更僧名德士已又忌道士王允誠與已軋毒殺之  
已又與皇太子爭道上始厭惡放歸田尋夙方士魏  
漢津蜀黥卒也自云居西蜀師事唐僊人李良號李  
八百者授鼎藥之法嘗過三山龍門聞水聲謂人曰  
下必有玉印脫衣沒水抱石出視之果玉也於是乘

八編類纂 卷百十八 人類

三

頌共神之至是以作樂召其樂說託之於師良其說  
沿老易陰陽家言緣飾之中帝欲歸之於長生樂成  
漢津夙帝以為僊去不夙即鑄鼎所建寶成殿祀皇  
帝夏禹周成王周召而良漢津配食焉謚嘉晟侯初  
漢津言黃帝鑄鼎得僊禹身為度作樂故黃帝夏禹  
之法簡易徑直得之於自然人主之表與眾異請以  
帝左手五指之節為寸度五音之管樂既成帝御大  
慶殿受朝賀百僚奉觴上壽忽有數白鶴自東北來  
鳴翔殿庭者久之蓋其術也上大喜已夢神人言樂  
成而鳳鳥不至以度非帝指帝悔歎謂蔡京言方作

樂時漢津請吾指度寸而內侍黃經臣執不可謂帝  
指母輒輕示人但引吾手畧比之此非人所知今神  
乃見夢且奈何蓋惑至於此後女直犯京師而妖人  
郭京者猶大言嘗受六甲六丁法可捍敵具法募七  
千七百七十七人無論技擊能否第擇年命於丁甲  
合者以充曰師有神無所事戰能技擊是黃帝所以  
誅蚩尤也為時相所酷信命以官賜金帛數萬而所  
將皆市井遊惰不能軍敵攻圍急而京談笑自若以  
為非危急吾神兵不輕出懼喪也己虜騎薄城急趣  
出師而屏守禦人下城毋得窺門啓而出則大敗京  
八編類纂 卷一百十八 人部 詩  
遠曰須自往作法遂宵遁捕得乃伏誅當是時蔡京  
卞之倫踵用事固貪惑咸溺志於僥卞帥越州時與  
僉判陳瑩中權信張懷素之道術通於神也權曰斯  
近惟矣公為州牧既甚信重士大夫又相語合下民  
視之從風而靡使真有道者必不願此不然不識之  
不為不幸也後二十年懷素敗可謂明遠矣當是之  
時及門之士夙稱高第者亦往往判師說而淫於二  
氏正公自涪歸太息曰今學者胥而為夷矣惟游謝  
二君長進涪州之行門人邢恕與有力恕為人明權  
已學禪又不勝其利欲之心而以為無善惡也故無

忌憚至於此時有楊御史畏者學禪呂汲公大防援  
用之紹聖初畏首叛汲公攻元祐學甚力正公自涪  
歸過襄陽畏在焉元起朔漠固已崇尚釋教及得西  
域尊其僧曰帝師迎以來中書大臣馳驛累百騎以  
往所過供張送迎擬王者比至都大府假法駕儀仗  
為導省臺院官及百司庶府郊迓用迎佛威儀既至  
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  
眞智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帝師  
出命印用玉與詔勅並行帝后妃主皆膜拜從受戒  
正衙朝會百官班而帝師乃至專席坐御榻隅每天  
八編類纂 卷一百十八 人部 詩  
子即位降詔褒護章佩監絡明珠為字以賜帝師死  
歸葬舍利百官出郭祭餞詔郡縣建廟賻黃金五千  
兩銀三倍之綺錦雜絲二萬匹雖其弟子亦號三公  
佩金玉印章前後相望怙勢睢恣薰灼于四方楊璉  
眞珈者總釋教江南說世祖發宋諸陵之在錢塘紹  
興者銷厭其王氣於是諸陵皆骸暴露及將相諸大  
臣塚百餘盡發而侵半其中藏它所至受獻美女寶  
物金財無筭陵鏢番守監司而下與諸王並驅爭道  
墮輒殿之徒侶駢轅傳舍不能容節民間迫逐男汗  
淫其婦女而宣政院方取旨凡民殿西僧者截其手

晉之者斷舌時仁宗方在青宮聞之亟奏寢其令當是時歲祝釐禱祠之目至五百餘費以千萬計而西僧通奸利奏釋輕重囚徒為福私其大奸獄所脫死若薦賕買爵者又在濫無數其後君臣宜淫戲婦女猶以為秘密大喜樂禪定曰是吾法所謂事事無礙也嗟夫教流失壹至此哉天禧中早有僧用浮屠術斷臂禱雨者官為起寺於龜山又誘民男女投淮水灰曰佛法用此得往生大福利愚民歲溺灰者至十百人方溺時用其徒倡呼梵唄前後擁持之有自悔欲走者叫號求免不能得知泗州歐陽載問之大驚

入編類纂

卷百十八類

三

曰害有大於此者耶盡捕其徒并諸姦民助誹張者誅數人乃靖 明興 高祖受天耿命百靈集順方戰陳友諒時有仙者周顛導之行後病飲所饋藥而愈 上親為勒銘巨廬山用昭示明命四年興哀於無祀之靈徵江南有道浮屠十人建廣薦佛會附以先王之禮臨祓之是夕祥光燭天雲中雨五色子如豆儒臣濂歎以為好生之德不間於顯幽而 上榜示天下言凡天下寺觀僧道不許於外奔走及構有司為書冊題疏以強人施賂其二三人於崇山深谷中修禪定全真者聽毋私創菴堂五年給度牒僧錄

道錄司造周知冊行天下寺觀凡僧道遊方至即揭周知冊驗實其父兄貫籍告度月日為斷有錯迂即為偽冒送有司請戍私被剝為僧并父母皆坐罪已又一勅清理釋道曰佛本異教後漢時始至自西域其修行去色相絕嗜慾潔身為善道教始老子至漢張道陵以符水法籙能為民捍災禦患故二教不廢今學佛老者皆不循其本妨教敗行為天下害甚大自今天下府縣寺觀雖多止存一所寬大者併居其徒造有戒行者領之毋洩處民間僧道願還俗者聽佛經毋翻譯增加道士遵頒降科儀行毋佞立條章

入編類纂

卷百十八類

三

民有做瑜珈教稱善友假張天師法造符籙者重治分僧三等曰禪曰講曰教道二等曰全真曰正一皆設官領之其請給度牒必精通其經典者乃聽信州道士張正常以元故所封主教天師來 朝 上曰天豈有師改號真人

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十九

經濟編

人類

人倫

宗族

唐太宗時高士廉韋挺令狐德棻岑文本上所撰氏族志先是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諸族好自矜地望雖累葉陵夷苟他族欲與為昏姻必多責財幣或捨其鄉里而妄稱名族或兄弟齊列而更以妻族相陵太宗惡之命士廉等徧責天下譜牒質諸史籍考其真偽辨其昭穆第其甲乙褒進忠賢貶退姦逆分為九

八編類纂

卷一百十九

一

等世廉等以黃門侍郎崔民幹為第一太宗曰漢高祖與蕭曹樊灌皆起閭閻布衣卿輩至今推仰以為英賢豈在世祿乎高氏編據山東梁陳僻在江南雖有人物蓋何足言况其子孫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猶印然以門地自負販鬻松楸依託富貴棄廉忘恥不知世人何為貴之今三品以上或以德行或以勤勞或以文學致位貴顯彼衰世舊門誠何足慕而求與為昏雖多輸金帛猶為彼所偃蹇我不知其解何也今欲廢正訛謬捨名取實而卿曹猶以崔民幹為第一是難獲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乃更命刊定專

以今朝品秩為高下于是以皇族為首外戚次之降

崔民幹為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

頒行天下後許敬宗等以其書不叙武氏本望奏

請改之高宗乃命禮部郎中孔志約等比類升降以

后族為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為準凡九

等于是士卒以軍功致位五品者豫士流時人謂之

勳格

李義府既貴自言本出趙郡與諸李叙昭穆無賴之

術籍其權勢拜伏為兄叔者甚眾給事中李崇德初

與同譜及義府出為普州即除之義府聞而銜之及

復為相使人誣構其罪下獄自殺山東士人自矜

門地氏族志例降一等王妃主婿皆取勳臣家不議

山東之族而魏徵房玄齡李勣家皆盛與為昏常左

右之由是舊望不減或一姓之中更分其房其眷高

下懸隔李義府為其子求婚不獲恨之故以先帝之

旨勸高宗矯其弊詔後魏隴西李寶等子孫不得自

為婚姻仍定天下嫁女受財之數毋得受陪門財然

族望為時俗所尚終不能禁或載女竊送夫家或女

老不嫁終不與異姓為昏其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

者往往反自稱禁昏家益增厚價

宋太宗時江州義門陳兢宜都王叔明之後九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媯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群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一席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群犬亦皆不食唐僖宗及南唐時旌其門開寶初免徭役至今子姪益眾常苦乏食知州康戩言于朝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

今欲教民和親則其道必始于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有小宗故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人部

三

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為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為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為後則為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為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為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為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為之服其服大功九

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大宗為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為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為其庶子之宗其法止于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人部

四

五

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為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婚必告喪葬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悌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為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于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

門第

蘇軾勸親睦論

宋王僧達幼聰警能文而跌蕩不拘武帝初踐祚擢

為僕射居顏劉之右自負才地謂當時莫及一二年  
間即望宰相既而遷護軍怏怏不得志累啓求出武  
帝不悅自是稍稍下遷沈約論曰夫君子小人類物  
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是以太公起  
屠釣為周師傳說去版築為殷相剔幽久唯才是  
與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致位公相黃  
憲牛醫之子名重京師非若晚代分為二塗也魏武  
始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為世族高卑而都正  
俗士隨時俯仰憑藉世資用相陵駕因此相公遂為  
成法周漢之道以智役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五

之科較然有辨矣 裴子野論曰古者德義可尊無  
擇負販苟非其人何取世族名公子孫遠齊布衣之  
伍士庶雖分本無華素之隔有晉以來其流稍改草  
澤奇士猶顯清塗降及季年專限閥閱自是三公之  
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蔑令長之室轉相驕矜互  
爭銖兩唯論門戶不問賢能以謝靈運王僧達之木  
華輕躁使生自寒宗猶將覆折重以怙其庇廕召禍  
宜哉  
非魏高祖與群臣論選調曰近世高卑出身各有常  
分此果如何李冲對曰未審上古已來張官列位為

膏梁子弟乎為致治乎高祖曰欲為治乎冲曰然則  
陛下今日何為專取門品不拔才能乎高祖曰苟有  
過人之才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借使無當世之用  
要自德行純篤朕故用之冲曰傳說呂望豈可以門  
地得之高祖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秘書令  
李彪曰陛下若專取門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  
著作佐郎韓顯宗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  
高祖曰必有高明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  
項之劉相入朝高祖謂相曰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  
門朕以為不爾何者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六

名品無別此殊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  
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有其人可起家  
為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為一人渾我典制也  
老  
晉悼夫人食與人之城祀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  
而往與于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  
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  
季于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  
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  
于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



名其子七十二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口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又矣。武之罪也，聽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而廢其與尉。于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職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七

齊桓公田于麥丘，見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為者也？對曰：麥丘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為寶。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人。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于群臣，百姓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于父，臣得罪于君，未嘗聞君得罪于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者之匹也。子更之。麥丘

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于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于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于湯，紂得罪于武王，此則君之得罪于其臣者也。莫為謝，至今不赦。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于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于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景公遊于壽宮，視長年負薪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于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八

宣王出獵于社山，社山老父十三人相與勞王。宣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祖父老皆拜。閭丘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為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德，役父老皆拜。閭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親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祖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是以為少，故賜父老無德，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

平聞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為勞。大王望得壽于大王。望得富于大王。望得貴于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菑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聞丘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為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可少得以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為相。

八編類纂

卷百九

九

楚丘先生行年七十。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趨趨。言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秦穆公所以敗其師。殷紂所以亡天下也。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胥與試。美用

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有司議。令縣道年八十已上。賜米每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鬻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漢文帝

八編類纂

卷百九

十

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于德。然則于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武帝復高年子孫記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已上。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遣大中大夫疆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覲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宣帝令八十以上非誣告等勿坐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也。小子屬當

聖業開幕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  
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軟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  
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酌祝嘏在前祝噎在後升  
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修萬舞于庭朕固薄德何  
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已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  
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  
報無言不醅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  
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  
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耄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  
焉明帝行養老禮

八編類纂 卷百九 十一

晉成帝蒸祭太廟歸胙于司徒王導且命無下拜導  
辭疾不敢當初帝卽位冲幼每見導必拜與導手詔  
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有司議元會日帝  
應敬導不博士郭熙杜援議以為禮無拜臣之文謂  
宜除敬侍中馮懷議以為天子臨辟雍拜三老况先  
帝師傳謂宜盡敬侍中苟奕議以為三朝之首宜明  
君臣之體則不應敬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詔從之  
北魏詔中書監高允議定律令允雖篤老而志識不  
衰詔以允家貧養薄令樂部絃竹十人五日一詣允  
以娛其志朝脯給膳朔望致牛酒月給衣服綿絹入

見則備几杖問以政治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  
餘年未嘗有譴馮太后及魏主甚重之

司徒尉元大鴻臚卿游明根累表請老魏高祖許之  
引見賜元玄冠素衣明根委貌青紗單衣及被服雜  
物等而遣之高祖親養三老五更于明堂詔以元為  
三老明根為五更高祖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  
饋肅拜五更且乞言焉元明根勸以孝友化民又養  
國老庶老于階下禮畢各賜元明根以步挽車及衣  
服祿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

宋文彥博致仕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  
八編類纂 卷百九 十一

自輔太后將用為三省長官言者以為不可乃命平  
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班宰相上恩  
禮甚渥彥博年八十一矣

幼

齊有閭丘邛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  
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邛對曰不然昔有  
顛項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為聖人師由  
此觀之邛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兕角驂駒  
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顛而  
後可爾耳閭丘邛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驂

其語後矣  
其自待小矣

騶綠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狸馳試于釜龜之間。其疾未必能過狸馳也。黃鵠白鶴。一舉十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閭巨關。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缺。刻石不銜。使之與管豪決目出。其便未必能過管豪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叩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叩對曰。夫雞豚謹噉。即奪鍾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讓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臆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

八編類纂

卷章九

三

朋友

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已者。孔子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與之。非其人。如聚斲而鼓之。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其沒也。故曰。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閉也。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甚短于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達其短者。故能久長矣。

不對亦妙

唐宋儒又作淫奔詩

孔子之剡遭程子于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于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殺君小白。先入為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拔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

八編類纂

卷章九

十四

管仲曰。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于人也。以此為交。則不結。以此有德于人。則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于不親。見愛之交。幾于不結。見施之德。幾于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漢邦懼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懼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懼。獻歛不能言。懼曰。吾

知子不悲天命而痛<sup>也</sup>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  
亡吾手而不憂也張但目擊而已憚即起將容避  
仇人取其頭以小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憚因而詣縣  
以狀自首心應之遲憚曰為友報讐吏之私也奉法  
不阿若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跪  
而憚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刀自向以要憚曰子不  
從我出敢以死明心憚得此乃出因病去

王再資性方潔疾惡彊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  
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豐丹  
乃懷緘一匹陳之于主人曰如丹此緘出自機杼遵  
入編類纂 卷五九 八

聞而有慚色自以知名欲結交于丹丹拒而不許會  
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二千  
斛禹表丹領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為太子  
少傅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  
于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君欲與君結交  
何為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  
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  
而撻之令寄緘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  
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  
未故知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

或曰子絕存問不見客亦不答也何故曰古者進退  
趨業無私游之交相見以公朝享會以禮紀否則朋  
徒受習而已曰人將疾子如何曰寧受疾曰受疾可  
乎曰世之務交游也久矣敦于乘不忌于君犯禮以  
追之背公以從之其愈者則孺子之愛也其甚者則  
求蔽過竊譽以贍其私事替義退公輕私重居勞于  
聽也或于道而求私贍矣是故遂往不反而莫敢止  
焉是川瀆並決而莫敢之塞游積蹂躪而莫之禁也  
詩云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後生將復何迷而吾不才  
焉能規此實悼無行子道多闕臣事多尤思復白圭

重考古言以補往過時無孔堂思兼則滯匪有廢也  
則亦焉興是以敢受疾也不亦可乎文士傳曰世無  
絕交又與劉伯宗絕交書及詩曰昔我為豐令足下  
不遭母憂乎親解縲絏來入豐寺及我為侍書御史  
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為二千石我下為郎乃反因  
許吏以謁相與足下豈丞尉之徒我豈足下部民欲  
以此謁為榮寵乎咄劉伯宗于仁義道何其薄哉其  
詩曰北山有鴟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饑則  
木攬飽則泥伏饕餮貪汗臭腐是食填腸滿滯嗜欲  
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趣與子黑域永從

此訣各自努力宋穆經

朱穆見北周傷義偏黨毀俗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紀交之論蔡邕以為穆貞而孤作正交而廣其志焉蓋孔子稱上交不誦下交不瀆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于夏門人問交于子張故易明斷金之義詩載燕朋之誼若夫文會輔仁直諒多聞之友時濟其益紆衣傾蓋彈冠結綬之夫遂隆其好斯固交者之方焉至乃田實 霍之游客廉頗翟公之門賓進由執合退由衰異又專諸荆卿之感謝侯生豫子之投身情為恩使命緣義輕皆以利害移心懷德成節非夫交照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八

之本未可語失得之原也穆徒以友分少全因絕同志之求黨使生敵而忘得朋之 蔡氏貞孤之言其為然也古之善交者鮮矣漢興稱王陽貢禹陳遵張竦中世有廉范慶鴻陳重蕭義云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離虎嘯而清風起故細細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于蒹葭道協膠漆志婉婉于墳虎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正書玉潔而刻鍾鼎若乃匠人輟成

鳳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于下泉尹

班陶陶于永夕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彞敘粵謨訓極直切絕交遊比黔首以鷹鷂人靈于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聽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親鴻鴈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雙屈從道汗隆日月聯璧贊壘壘之弘致雲飛雷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于赤水謨神睿而為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歡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八

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徂詐騰起谿谷不能踰其險神鬼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于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釣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捶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喻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壘其燠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驚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日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墮膽拍腸約同要離焚婁子誓徇荆卿湛七族是日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陶

交更不  
可不知

貨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  
閉而鳴鍾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子翼宵燭之末光  
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麇杳鱗萃分鴈鴛之稻梁  
霑玉笋之餘瀝衡恩遇進欵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  
水而旌信是日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譙喜西都郭  
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  
頓顛蹶頽滄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辨  
敏溫煥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沁出其  
顧指榮辱定其一言于是有弱冠王孫綺紉公子道  
不柱于通人聲未逾于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

八編類纂

卷百九

九

駟驥之旄端軼歸鴻于碣石是日談交其流三也陽  
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  
而吻沫鳥因將歿而哀鳴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  
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于湫隘勿頸  
起于苦蓋是以伍員濯漑于宰嚭張王撫翼于陳相  
是日窮交其流四也馳騫之倫澆薄之俗無不操權  
衡秉纖縵所以揣其輕重縞所以屬其鼻息若衡  
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  
舒向金玉淵海卿雲滿滌河漢視若遊塵遇同土梗  
奚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縵微影

撤雖共工之蒐馬騶樊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  
巨猾皆為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  
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遊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  
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惑是日量交其  
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嚮恒譚譬之于闌閤林回  
諭之于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  
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永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  
翻覆迅若波瀾此其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  
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  
可知也而翟公方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

八編類纂

卷百九

三

因此五交是生三覺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覺也難  
固易攜譬訟所聚二覺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覺  
也古人知三覺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換王丹威子  
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  
海內髦傑蚤縮銀黃夙昭民譽適文麗藻方駕曹王  
英特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  
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  
唇吻朱紫由其月且于是冠蓋輻轳衣裳雲合輜駟  
擊轆坐客恒滿蹈其闕闕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陳陳  
謂登龍門之阪至于顧盼增其倍價翫拂使其長鳴

知文于其  
感者其人  
亦可學

影組雪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恩狎結  
綢繆想莊惠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粵歸  
散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  
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  
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  
仁寧慕邱成分宅之德鴻呼世路嶮巖一至于此太  
行孟門豈曰嶮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  
足棄之長驚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群皦皦然  
絕其秀濁誠取之也誠畏之也劉峻廣絕交論

足下昔稱吾于穎川吾嘗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尚  
未熟悉于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  
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  
之足下旁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  
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  
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臆履故具  
為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  
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  
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  
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於  
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

八編類纂 卷百九  
三

昔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今  
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  
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  
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  
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  
而動心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  
之論且延陵高子滅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  
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  
其往少加孤露毋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懶筋  
驚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瘖不能沐

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  
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而為儕類  
見寃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  
日積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  
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鏤饗  
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  
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  
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讐幸賴大將軍  
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  
人情關于機宜無萬石之傾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

八編類纂 卷百九  
三



接疵。覺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其不可者二。臥喜曉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推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

三

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括耳器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自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囚而濟之需不偏伯成子

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于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偏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可以為輪曲者不可以為桶蓋不欲以在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唯達者為能通之。此似足下度內耳。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自以嗜臭腐養鴛鴦雖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無為為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

三

足下無事寃之令轉于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病顧此悵悵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叙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矚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塵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容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

期行文

期于相致時為權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  
 怨不至于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  
 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  
 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晉稽康與山巨源絕交書  
 城陽太守梁柳皇甫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  
 之謐曰柳為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  
 菜貧者不以酒肉為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陽城太  
 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圯少遊太學為諸  
 生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鄉里式  
 八編類纂 卷百九 命  
 為元伯曰後二年當遠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  
 尅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  
 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  
 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醢酒至其日巨卿  
 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仕為郡功曹後元伯寢  
 疾篤同郡邳君章毀子微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  
 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微曰吾與君章盡心于子是非  
 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  
 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  
 履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

死友生狀

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  
 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  
 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  
 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  
 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  
 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  
 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  
 式因執紼而引柩于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為修墳  
 樹然後乃去後到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  
 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  
 八編類纂 卷百九 命  
 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  
 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為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  
 言時式出行適還省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以為  
 死友乃管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于臨湘未至四五  
 里乃委素書于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  
 復見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三府並  
 辟不應舉州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  
 貧親老乃變姓名備為新野縣阿里街卒式行部到  
 新野而縣選嵩為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  
 謂曰子非孔仲山耶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

俱曳長裾遊進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  
隱身處于卒伍不亦息乎。嵩曰侯羸長守于賤業。晨  
門肆志于抱關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  
豈為鄙哉。式勅縣代嵩嵩以為先備未竟不肯去嵩  
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遂辟公府  
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  
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于是送馬謝之嵩  
官至南海太守式後遷廬江太守有威名卒于官  
唐狄仁傑為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  
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之有萬里之

八編類纂

卷百九

三

憂詣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  
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憲宗時王叔文之黨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  
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亦惡之  
皆以為遠州刺史柳宗元得柳州劉禹錫得播州宗  
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  
理欲請于朝以柳易播中丞裴度亦以禹錫母老為  
上言上曰為人子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可書也度  
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  
所言以責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

裴度愛我忠切禹錫得改連州

君之擇臣士之擇友當以氣志為先患難為急漢高  
以周勃可屬大事又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文帝戒太  
子曰即有緩急亞夫真可任將兵此皆得于氣志之  
簡而後知可以託孤寄命矣何者人君不能無緩急  
士君子未嘗免于憂患故漢高知周勃可託文帝識  
亞夫可任信陵降志于朱亥袁盎不拒于劇孟且夫  
周文由閔天而禦侮宣孟以彌明而免難孔聖得仲  
由而不聞惡言宋祖失穆之而謂人輕我則擇臣求  
友得不先于此乎大倉今淳于公歎生女不生男緩

八編類纂

卷百九

三

急非有益也女緹縈自傷乃上書贖父罪詩曰鶴鶴  
在原兄弟急難父子兄弟未嘗不以赴急難為仁孝  
况朋友之際本以義合貴盛則相須以力憂患而不  
拯其危自保榮華坐觀顛覆可不痛哉昔衛青之衰  
也故人多事冠軍而任安不去吳章之敗也門人更  
名他師而勿孺自效此所以可貴也善人良士祇可  
以淡水相成虛舟相值聞其患也則策足先去曰見  
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其危也則奉身而退曰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士之人如是曷若識劇孟朱亥哉

李德裕

上古無交飽于和氣從化而避何交之云至于善惡  
分利害競而後有交交天命也附奔走之友夫走天  
縱也亦然微鮑子之知管氏則諸夏遷為左衽無歸  
生之說屈建則椒舉死于他國大者濟天下叔牙夷  
吾是也小者全宗族聲子伍舉是也慈明奉元禮一  
如大人真長喪仲祖臨柩慟色由是近于骨肉之恩  
不止交遊而已矣王邑繼前好父事君卿梁松恃  
貴道舊攝階伏波兩存其道而後兼善是知人事艱  
難僅發于造次生死變禮不必更相代朋友漸于講  
習緣情而親于我為重憂危相急仕進相推望而不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元

從厚實生怨詩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美道義相成  
也又曰將恐將懼維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哀  
勢利相傾也三代之教自家行國樹之以師經啓其  
心而修則家事理次定朋友端其性術攝稱從之聲  
與實諧次諸侯無貢士及于政是以富有賢哲動符  
六經王策既衰小雅皆廢諸侯無貢士之理司馬無  
論材之政猷或先王教存國有君子聖人生于魯七  
十子遍遊諸侯文武之道噎口復明孔伋孟軻之徒  
竝不儒尊漢代人心尚朴辟署由州郡公府往往有  
奇節駭俗之士東京宗祖好學海內翕然是以王室

于天子

多柱石之臣交遊有死生之友降及魏晉亦未甚逾  
近代無鄉里之選多寄隸京師隨時聚散懷牒自命  
積以為常吠形一發群響雷應銓擇多誤知之固難  
使名實兩虧朋友道薄蓋由此也况眾邪為雄孤正  
失守誘中人之性易于不善求便身之路庸未直道  
不從流俗修身俟死者益寡焉加以三尊闕師訓之  
喪朋友無寢門之哭學府無衰服之制禮亡浸遠言  
者為非人從以偷俗用不篤弊在不專經學淪于苟  
免者也師乏儒宗則道不尊道不尊則門人不親友  
非學者則義不固義不固則交道不重選不由鄉則  
情不繫府情不繫府則舉薦寡思三者化人之大端  
而情禮盡曠傲倖長道而純慤道消悲夫禮首于冠  
而成人筮日筮賓即事于廟同師之友鄉邦之族醮  
而禮之揚相與字之身何以不嚴友何以不敬雖有  
暴慢無自入焉嗚呼士夫略之禮以墜于地久矣信  
義不厚斯有漸歟後進未較是以非辯者多附成而  
遠敗成或非經敗或非義三代之理不能無是矧弊  
未乎于是大雅之友掃除無妄之交風動利招則不  
悔機罔名眩則甘心鼎鑊傾之以勢則不畏于天地  
餌之以權則忍絕其親愛苟患所不至故詩有谷風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元

之刺禮有那朋之禁以此防人猶或踰之嗟夫奇巧  
釣情者明哲所惡鋒芒逆物者道家不取受施忘惠  
者仁義之蠹跡均心異者蠻貊之俗面附背携者人  
道所棄遠賢奔利者商販之行俞可強不者僕妾恒  
性愛子遺親者犬彘之心若然者無代無之嗚呼至  
交之道殆絕乎如有唱而無應非唱者過也善交者  
不好甘而惡尊貴棄同而即和鮑叔潔廉而敬管仲  
三歸至知之契故無與二君子不器交議宜然義在  
切切惇惇匡救其闕則輔宣之過則以規誨之不從  
則一心以蔽之不幸寘于刑辟則生死以全之傳曰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

三

朋友無大故不棄此之謂也苟能久要之約必存乎  
生之言可復如樓護終身與呂公同食張裔養楊恭  
母如親則家室有歸人誰虞死古者言之不出恥躬  
之不逮也行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務省諸身而已矣

李華正  
交論

古之言天下達道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  
朋友之交也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倫立五者義廢  
則人倫亦從而亡矣然而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之自  
然者也夫婦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之從以眾  
心而然者也是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何能也惟朋

友者舉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可  
異同異在我則義安所卒歸乎是其漸廢之所繇也  
君之于臣也父之于子也夫之于婦也兄之于弟也  
過且惡必亂敗其國家皆受其難被其名而終身不  
可辭也故其為上者不敢不誨為下者不敢不諫世  
治道行則人能循義而自得世衰道微則人猶顧義  
而立剛有不若其亦無害于眾焉耳此所謂理勢持  
之雖百代可知也親非天性也合非人情也從非眾  
心也群而同別而異有善不足與榮有惡不足與辱  
大道之行公于義者可至焉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鮮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

三

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別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而一  
為達道也聖人既沒而其義益廢于今則亡矣夫人  
有四支所以成身一體不備則謂之廢疾而人倫缺  
焉何以為世嗚呼處今之時而望古之道難矣姑求  
其肯告吾過也而樂聞其過者與之乎

宋王同  
告友  
納交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  
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  
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  
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于國莊王見而問于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心日安此所謂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交皆誠信有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益此所謂吉士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言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莊王曰善于是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卿相遂成霸功

交驩

八編類纂 卷百九 趙王與秦王會于澠池既罷歸國以藺相如功大拜

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差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于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于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

無心之語

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驚獨畏廉頗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之不敢加兵于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因賓客至藺相如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漢平原君朱建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于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

八編類纂 卷百九 貸服具陸生今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

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于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乃求見孝惠幸臣閻籍籍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

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且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于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于是閔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乃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于諸呂最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

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左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燕居深念陸生

八編類纂

卷百九

人

五

其憂及  
也人臣  
也思短  
憂國則  
長

往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日何念之深也陳平日生揣我何念陸生日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日然為之奈何陸生日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

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庭公卿間名聲藉盛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

杜鄴見王音前與平阿有隙即說音曰鄴聞人情思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為作也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焉周召則不然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已之親等已之尊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為長專受榮任分職于陝竝為弼疑故內無感恨之隙外無侵侮之羞俱享天祐兩荷高名

八編類纂

卷百九

人

五

者蓋以此也竊見城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此明詔所欲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指為誠發出于將軍則孰敢不說論昔文侯寤大鴈之獻而父子益親陳平共一飯之簞而將相加驩所接雖在楹階俎豆之間其于為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竊慕倉唐陸子之義所自與內唯深察焉首甚嘉其言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重鄴

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于潁川寇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于市復

以為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為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劔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劔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頗者為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以忘之乎乃勅屬縣盛供具備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于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闘今日朕分之于

八編類纂 卷百九  
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二十

經濟編

人類

知已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者方吾在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

八編類纂 卷百九

晉獻公滅虞虢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壁馬賂於虞故也既虜百里奚以為秦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侯亾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勝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亾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亾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常游



困于齊而乞食。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

不忘故舊

晉文公反國。至河。令邊豆捐之。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

八編類纂

卷百十

二

反國。邪犯對曰。邊豆所以食也。蕭蓐所以臥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為君行詐。偽以反國者眾矣。臣尚自惡也。而况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擗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文公即位。賞不及介子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効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安用文。其母曰。能如

太之人無功而拔之

是與若俱。隱至。灰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官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饒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於遂求其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表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

漢光武時。胡陽公主新寡。帝與其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

八編類纂

卷百十

三

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劉備在豫州。舉袁渙為茂才。渙為呂布所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唐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貪汗借後貶。臨賀尉

第一... 續修四庫全書

憑親友無敢送者。櫟陽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他日為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嘆，稱之於朝。後數日，李夷簡奏為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規戒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入編類纂 卷百一十八 八類

卷百一十八

四

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八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疆。虞舜有言曰：日昃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及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自殷紂，墨墨以亾，君若不非武王乎？則

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

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于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欵關請見，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謔，春者不相杵，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黜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繼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逾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

八編類纂

卷百一十八

五

黜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

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用，多力而駟，脅者為駟，乘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嚴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

人編類纂

卷百二

八類

也。曰：商君之法，令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敎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疆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悉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

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漢文帝時，厲王有材力，力扛鼎，乃往請辟陽侯。陽侯出見之，即自哀金椎椎之，命從者刑之，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為親故，不治，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文帝重

人編類纂

卷百二

八類

自切責之。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予厲王書，諫數之。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王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能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夫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家真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毋生南面之尊

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  
今乃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  
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  
帝蒙霜露沐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為  
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  
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粢盛奉祭祀以  
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饕  
國士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  
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  
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

八編類纂

卷百二十一

人

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  
侯之位不知不好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入者  
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  
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  
於大王之手明矣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  
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  
韓王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  
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六王不察  
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  
上不可得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

八編類纂 卷百二十一

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為軍  
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  
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  
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  
以下為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幸臣皆  
伏法而誅為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為大王不取  
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  
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  
多不軌追念罪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  
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

八編類纂

卷百二十一

九

得宜海內常安願熟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  
矢不可追已。  
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  
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  
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  
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今  
自孫堅死子策復領其部曲遣擊揚州刺史劉繇破  
之策因據江東策聞袁術欲僭號與書諫曰董卓無  
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此天子播越宮廟焚

四一

毀是以豪傑發憤泐然俱起元惡俱斃幼主東顧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脩文與之更始然而河北異謀于黑山曹操毒被于東徐劉表僭亂于南荆公孫叛逆于朔北正禮阻兵玄德爭盟是以未獲從命秦弓戢戈嘗謂使君與國同規而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懼非海內企望之意也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于天下徒以幼小存于強臣異于湯武之時也又聞切上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

八編類纂

卷百十

十

心焉若輔而興之則且與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為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為比宜效忠守節以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為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熟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憎苟有益于尊明無所敢辭術不納策遂絕之

晉謝萬為豫州都督王羲之遺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郡辟誠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為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為

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果敗

謝安愛好聲律暮功之慘不廢妓樂頗以成俗王坦之非而苦諫之安遺坦之書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為聊復以自娛耳若絜軌跡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常謂君粗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逆未易為人坦之答曰具君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意者以為人之體韻猶器之方員方員不可錯用體韻豈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歲

八編類纂

卷百十

十

寒之功必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體議淹允加以令地優游自居僉曰之談咸以清遠相許至于此事實有疑焉公私二三莫見其可以此為濠上悟之者得無鮮乎且天下之實故為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為不可以天下為心乎想君幸復三思書往反數四袁喬與褚裒友善及康獻皇后臨朝喬與裒書曰皇太后踐登正祚臨御皇朝將軍之于國外姓之太上皇也至于皇子近屬咸有揖讓之禮而况策名人臣而交媒人父天性攸尊宜體國而重矣故友之好請于此辭染絲之變墨翟致懷岐路之感楊朱與嘆况

與將軍游處少長雖世譽先後而臭味同歸也平昔之交與禮數而降箕踞之惟隨時事而替雖欲虛詠濠肆脫落儀制其能得乎來物無停變化遷代豈惟寸晷事亦有之夫御器者神制衆以約願將軍怡情無事以理勝爲任親仗賢達以納善爲大執筆惆悵不能自盡論者以爲得體

慕容皝與庾冰書曰君以椒房之親舅氏之昵總據樞機出內王命兼擁列將州司之位昆弟網羅顯布畿甸自秦漢以來隆赫之極豈有若此者乎以吾觀之若功就事舉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將不免梁

八編類纂

卷百廿八類

七

竇之迹矣每觀史傳未嘗不寵恣母族使執權亂朝先有妹世之榮尋有負乘之累所謂愛之適足以爲害吾常念歷代之主不盡防萌終寵之術何不業以一土之封令藩國相承如周之齊陳如此則永保南面之尊復何黜辱之憂乎竇武何進好善虛已賢士歸心雖爲閹豎所危天下嗟痛猶有能履以不驕圖國亡身故也方今四海有倒懸之急中夏通僭逆之寇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復讐之憾寧得安枕逍遙雅談卒歲邪吾雖寡德過蒙先帝列將之授以數郡之人尚欲并吞強虜是以自頃迄今交鋒按刃一時務

農三時用武而猶師徒不頓倉有餘粟敵人日畏我境日廣况乃皇皇之威堂堂之勢豈可同年而語哉殷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口談則辭屈著篇則融勝浩由是爲風流談論者所宗或問浩曰將蒞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棺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糞穢時人以爲名言三府辟皆不就征西將軍庾亮引爲記室參軍累遷司徒左長史安西庾翼復請爲司馬除侍中安西軍司並稱疾不起遂屏居墓所幾將十年于是擬之管葛王濛謝

八編類纂

卷百廿八類

七

尚猶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庾翼貽浩書曰當今江東社稷安危內委何褚諸君外託庾桓數族恐不得百年無憂亦朝夕而弊足下少標令名十餘年間位經內外而欲潛居利貞斯理難全且夫濟一時之務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韻齊先達邪王夷甫先朝風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終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當超然獨往而不能謀始大合聲譽極致名位正當抑揚以靜亂源而乃高談莊老說空終日雖云談道實長華夢也

末年人望猶存思安懼亂苟命推務而甫自申入狗  
小好名既身囚胡虜棄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會處  
際寧可然乎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實之未定弊風之  
未革也浩固辭不起

桓溫聞石氏亂上疏請出師經略中原事久不報溫  
知朝廷仗殷浩以抗已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為人亦  
不之憚也以國無他憂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  
跡羈縻而已八州士眾資調殆不為國家用屢求北  
伐詔書不聽溫拜表輒行帥眾四五萬順流而下軍  
于武昌朝廷大懼殷浩欲去位以避溫撫軍司馬高

八編類纂 卷百十人類  
崧言于會稽王昱曰王宜致書諭以禍福自當返旆  
如其不爾便六軍整駕逆順於茲判矣乃於坐為昱  
草書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為國遠圖經略大  
筭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此興師動眾要當以  
資實為本運轉之艱古人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  
熟慮項所以深用為疑惟在此耳然異常之舉眾之  
所駭遊聲噂嗜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  
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此則望實並喪社稷  
之事去矣皆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羣庶保  
固維城所以內愧于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

內外安社稷保家國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  
當先思卑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  
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溫即上  
疏惶恐致謝回軍還鎮

唐武太后時通事舍人元行冲博學多通狄仁傑重  
之行冲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  
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珠多矣行  
冲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  
無也

八編類纂 卷百十人類  
魏元忠自端州還為相不復強諫惟與時俯仰中外  
失望酸棗尉袁楚客以書貴之曰主上新服厥命惟  
新厥德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  
循嘿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傅而輔之一失也公  
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崇長緇衣借執納賂三失也  
俳優小人竊盜品秩四失也有司選賢皆以貨取勢  
求五失也寵進宦官殆滿千人六失也王公貴戚賞  
賜無度競為侈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傳財害民八  
失也先朝宮女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左道之  
人榮惑主聽竊盜祿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  
誰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

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借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身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

韓愈諫臣論

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以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

八編類纂

卷百十

七

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止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有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不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議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議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其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

八編類纂

卷百十

七



命以來。翹首企足。矧乎有聞。而卒未能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諍。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為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纒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

八編類纂 卷百十人類 六

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歐陽脩上范

今郡縣之吏。方以青苗錢為殿最。又青苗錢未足。未得催二稅。郡縣吏懼其黜免。思自救解。其材者猶能小為方略。以強民其下者。直以威力刑罰督迫之。如此民安得不請安。得不納。而謂其願而不可止者。吾誰欺。欺天乎。在唐之時。皇甫鎛裴延齡。以此術致位。

公相雖然二人者。猶不敢避其聚斂之名。不如介甫直以周公聖人為證。上則使人主無疑。下則使廷臣莫敢非。若是乎。周公之為桀。距嗚矢。析楊接耜也。商鞅為秦變法。其後夷滅。張湯為漢變法。後亦殺為法。逆於人心。未有保終吉者也。且朝廷取青苗之息。專為備百姓不足。至其盈溢。能以代貧下賦役乎。府庫既滿。我且見其不復為民矣。外之則尚武。開斥境土。內之則廣游觀。崇益宮室。鄙語曰。富不學。奢而奢。自至。自然之勢也。介甫一舉事。其蔽至此。可無念哉。可無念哉。介甫言。

八編類纂 卷百十人類 七

切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欲望衆人之所望於介甫耶。今介甫從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切切怨嘆。人人歸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光切意門下之士。方日譽盛德而贊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為獨

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  
是者不惟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  
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  
救乎？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大厚而  
已。何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  
其職，委任而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  
賦歛，已適責也。介甫以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為思  
得。古人所未嘗為者而為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  
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  
財利之人使之講利條例。一司已不當置，又其於中

八編類纂

卷百二十一

三

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圖視  
銜鬻爭進，各鬪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  
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  
自為功名耳。又置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  
餘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戶出  
助役錢，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  
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轢州縣，  
騷擾百姓者，夫侵官者亂政也。介甫更以為治術而  
先施之，貸息錢部事也。介甫更以為王政而力行之，  
孫從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歛民錢，顧市債而使

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為為可。非介  
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  
所知耳。遠子馮為楚令尹，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  
祿而多馬。申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警之，遠子懼，辭  
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日  
有記月有成，歲有効。周舍歿，簡子臨朝而嘆曰：「千羊  
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  
之鄂鄂。吾是以憂也。鄒文終侯相漢，有書過之，史諸  
葛孔明相蜀，發教與羣下曰：「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蹄  
而獲珠玉。然人心若不能盡，惟董切宰參書七年事  
有不不至，至于十反。孔明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顛諫曰  
為治有體，天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無  
失其家主之法。孔明謝之。及顛卒，孔明垂泣三日。呂  
定公有親近曰徐原，定公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  
論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  
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盡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  
幸，岱復於何聞過哉？」此數君子者，所以能功成名立  
皆由樂聞直諫，不諱過失故也。近者藩鎮大臣，有言  
散青苗錢不使者，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而介甫遽  
悻悻然不樂，引疾臥家，光祿為批答，見士民方不

八編類纂

卷百二十一

三

漢書為漢  
公此此舉

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  
委任之意故直叙其事以義責介甫早出視事更新  
令之不便於民者以福天下其辭雖樸拙然無一字  
不得其實者初介甫不相識察頗督過之上書自辨  
至使天子自為手詔以遜謝又使呂學士再三諭意  
然後乃出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  
安士民報天子之盛德今則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  
急李正言青苗錢不便詰責使分析呂司封傳語詳  
符知縣未散青苗錢劾奏乞行勘會觀介甫之意必  
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不復顧義理之是

八編類纂

卷百千餘

五

非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光切為介甫不取也彼  
諂諛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法以為進身之資一  
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  
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國家  
之大計哉彼忠信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或齟齬可  
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士於介甫當路  
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  
者矣司馬光與  
王介甫書  
國家自行新法以來州縣之吏困於煩苛以夜繼晷  
棄置實務崇飾空文以刻意為能以欺誣為木閭關

之民迫於誅斂人無貧富咸失作業愁怨流離轉死  
溝壑聚為盜賊日夜引領冀朝廷之覺寤弊法之變  
更凡幾年于茲矣相公聰明豈得不聞之邪今府庫  
之實耗費殆竭倉廩之儲僅支數月民間貨產朝不  
謀夕而用度日廣措斂日急河北京東淮南盜起之  
盜攻剽城邑殺掠官吏軍已不能制矣若不幸復有  
方二三千之水旱霜蝗所在如是其為憂患豈可  
勝諱哉此安得謂之細事保其必無而恬然不以為  
意乎開言路者非如曩時徒下詔書使臣民言得失  
既而所言當者一無所施行又取其稍許直者隨而

八編類纂

卷百千餘

五

罪之此乃塞言路非開之也為今之要在於輔佐之  
臣朝夕啟沃唯以親忠直納諫爭廣聰明去壅蔽為  
先務如是政令之得失下民之疾苦粲然無所隱矣  
與吳  
相書  
天子之設御史府尊其位崇其任不與他府並舊有  
大夫則中丞亞大夫而領其屬今大夫闕則中丞其  
長也故中丞之任特重焉中丞之責尤重焉君有失  
豫失德悖亂亡道荒政拂諫廢忠慢賢御史府得以  
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寵忘諫專福作  
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驕悍不順恃武肆害玩

兵無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舉劾之君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也御史府之尊嚴也如軒陛之下廟堂之上進退百官行政教出號令明制度紀賞罰有不如法者御史得言之御史府視中書樞密雖若卑中書樞密亦不敢與御史府抗威爭禮而返畏悚而尊事之御史府之重其無與比然須得如閣下者居之始貴矣御史府中丞虛位日班於紫宸殿下佩金煌煌行聲鏘鏘且有百數天子弗錄之乃南走三百里以驛召閣下直入其府登其位自陛下獨決萬機來登崇俊良黜逐纖人革故

八編類纂

卷百二十一

十四

之忠鯁直嘗嘗敢言乃沽名耳其以為速進之媒乎噫士之積道德富仁義於厥身蓋假於權位以布諸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屑屑然謀夫衣食者歟正色直已立於朝廷行其道乃使天下有此論庸無傷乎古今君子少小人多君子常不勝小人小人不惟常勝君子而又不能容之惡直醜正嚚嚚實繁幸而有一君子在於朝則百小人排之非鐵心石腸剛正不拆未有不隨而靡者小人不容君子也如是而不能死節以永終譽中途晚節須有渝變宜其為小人之所排也今有人位未顯身在下能堅正不顧其身

八編類纂

卷百二十一

十五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二十一  
經濟編

人品類

義烈

君子之自行也動必緣義行必誠義俗雖謂之窮通也。行不誠義動不緣義俗雖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通窮有異乎俗者也。故當功以受賞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罰誠當雖赦之不外度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之於主必宜內及於心不慙然後動。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入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四十五

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駕辭而行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夫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

野人秦之野人一說

敢求仕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是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凡人不可不熟論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獄親戚相忍今可得其國恐虧其義而辭之可謂能守行矣。其與秦之野人相去亦遠矣。荆人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師衆荆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為也不復於王而遁至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為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為王者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荆國終為天下撓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義乃為之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存亡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數至也。郭岐之廣也萬國之順也從此生矣。荆之為國十二世矣嘗有乾谿白公之亂矣嘗有鄭襄州侯之避矣而今猶為萬乘之大國其時有臣如子囊與子囊之節非獨厲一世之人臣也。荆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其為人也公直無私王使為政廷有殺人者石渚追之則其父也還車而反立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問有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五〇

王使為政廷有殺人者石渚追之則其父也還車而反立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問有

罪廢國法不可失法伏罪人臣之義也於是乎伏斧  
鑕請死於王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  
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謂  
忠臣君令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  
斧鑕歿頭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  
之而不肯石渚之為人臣也可謂忠且孝矣呂覽高義篇  
世之不足者理義也所有餘者妄苟也民之情貴  
所不足賤所有餘故布衣人臣之行潔白清廉中繩  
愈窮愈榮雖死天下愈高之所不足也然而以理義  
斷削神農黃帝猶有可非微獨舜湯飛兔要襄古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

駿馬也材猶有短故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矣舜  
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也  
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乎夫負妻妻  
携子以入於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友北人無  
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囑畝之中而  
游入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我  
羞之而自投於蒼頡之淵湯將伐桀因卜隨而謀卜  
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卜隨曰吾不知也湯又  
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務光曰吾  
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忍詢吾不知其

伊尹

他也湯遂與伊尹謀夏伐桀克之以讓卜隨卜隨辭  
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  
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詢我  
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於潁水而死湯又讓於務光  
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  
不位之請相吾子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  
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不受  
其利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於尊我乎吾不忍久見  
也乃負石而沈於募水故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卜  
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察其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四

視貴富也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高節厲行獨樂其  
意而物莫之害不漫於利不牽於執而羞居濁世惟  
此四士者之節若夫舜湯則苞裹覆容緣不得已而  
動因時而爲以愛利爲本以萬民爲義譬之若釣者  
魚有小大餌有宜適亦有動靜齊晉相與戰平阿之  
餘子亡戟得矛却而去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  
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  
兵何爲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狐叔  
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無  
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乎

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疾驅而從之。亦死而不反。今此將衆。亦必不比矣。今此處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天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孫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務。求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士白縞之冠。丹績之袍。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劔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五

可不得將。歿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歿。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  
左儒友于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于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歿之。

戰於穀也。晉梁弘御戎。萊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曠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汝為難。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遘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六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之。鉏之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寢。之彌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為中軍尉。趙盾歿。子朔嗣為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為晉將。朔取成公姊為夫人。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龜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兆絕而後好。趙

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子趙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于靈公及至于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趙穿弑靈公盾雖不知猶為首賊臣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趣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予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沒趙朔趙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二

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公孫杵臼謂程嬰胡不從嬰曰朔之妻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無何而朔妻免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朔妻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乎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立孤亦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吾請先死而一人謀取他嬰兒負以文襟匿山中嬰謂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孤誰能與吾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

皆喜許之發師隨嬰攻杵臼杵臼曰小人哉程嬰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之縱不能立孤兒忍賣之乎抱而呼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也諸將不許遂并殺杵臼與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兒乃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病卜之大業之冑者為崇景公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存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衍皆羸姓也中行衍人面鳥喙降佐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繆侯至于成公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八

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病景公因韓厥之眾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兒孤兒名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病羣臣固將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願之於是召趙氏程嬰徧拜諸將遂俱與程嬰趙氏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氏田邑如故趙武冠為成人程嬰乃辭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思



樂成更曰  
殺此一  
沈奇

立趙氏後。今子既立為成人。趙宗復故。我將下報趙孟與公孫杵曰。趙武號泣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棄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皆先我死。今我不下報之。是以我事為不成也。遂自殺。趙武服衰三年。為祭邑。春秋祠之。世不絕。君子曰。程嬰公孫杵曰。可謂信交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

佛肸以中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之。至于田單。田單中牟之邑人也。口義。成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九

正奇

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褰衣將就鼎。佛肸脫履而

生之。趙氏聞其叛也。攻而取之。聞田單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單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為也。賞一人以慙萬夫。義者不取也。我受賞。使中牟之士懷恥。不義。辭賞從處。曰。以行臨人。不道。吾去矣。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冬。與魯戰。卞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而神有所歸。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

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曰。母沒爾家。宜止之。請為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又塞責。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

莒穆公有臣曰朱厲。附事穆公。不見識焉。冬處於山林。食枲粟。夏處洲澤。食菱藕。穆公以難死。朱厲附將往。友曰。子事君而不見識焉。今君難。君子死之意。有其不可乎。朱厲附曰。始我以為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知。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以激天下。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十

不知其臣者。遂往死之。

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賦。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能耳。奚患而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日加要離罪焉。擊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

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  
離俱涉於江中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掉  
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  
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要離得不死歸於吳  
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  
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  
為不仁夫為故主殺新主臣以為不義夫掉而浮乎  
江三人而出特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殺耳臣已為  
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  
果伏劍而死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吳有士曰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鄙有罪  
拘將成譚夫吾令徒而取之出至於道而後乃知其  
夫吾也輟行而辭曰義不同於子故前交而後絕吾  
聞之君子不為危易行令吾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  
易行也與吾因于而生不若反拘而灰闔閭聞之令  
吏釋之張胥鄙曰吾義不同於譚夫吾故不受其任  
矣今吏以是出我以譚夫吾故免也吾庸遽受之乎  
遂觸牆而死譚夫吾聞之曰我任而不受佞也不知  
而出之愚也佞不可以接士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虛  
矣人惡以吾力生吾亦耻以此立於世乃絕頸而死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灰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  
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灰之為人臣之禮邪雍  
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出于圃左轂鳴車右請  
灰之而王曰子何為灰車右對曰為其鳴吾君也王  
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  
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  
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  
也豈在轂之下哉車右可以灰左轂而臣獨不可以  
灰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  
日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  
齊崔杼弑莊公也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  
餐則失匕上車失軾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  
曰死若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鬪之  
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  
陳恒弑簡公而盟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殺之石他  
人曰昔之事其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他人曰  
舍而若而事我他人不能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  
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生於亂世不得正行劫於暴  
主不得道義故雖盟不以父母之灰不如退而自殺

以禮其君乃自殺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  
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  
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  
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  
曰懼既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  
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君子曰好義  
乎哉

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讎乃  
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  
八編類纂 卷百二十一 三

布衣之友君 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

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  
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

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仲  
父也范君之讐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  
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

為友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  
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遣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

之讐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  
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

齊

引公于

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  
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  
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

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  
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屣  
擔簞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

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  
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  
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  
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

八編類纂 卷百二十一 四  
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

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  
漢譙玄以王莽居攝變姓名隱遁後公孫述僭號于

蜀連聘不詣述乃遣使者備禮徵之玄不肯起賜以  
毒藥太守乃自齎璽書至玄廬曰君高節已著朝廷

垂意誠不宜復辭自招凶禍玄仰天嘆曰唐堯大聖  
許由耻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

保志全高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于  
太守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  
不常克足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聽

許之玄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習魯詩師博士許晃元始中舉明經除為郎會王莽居攝業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太守劉咸強召之業乃載病詣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避害譬猶擊射市薄命者先死聞業名稱故欲與之為治而反託疾平令詣獄養病欲殺之客有說咸曰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逝未聞求賢而脅以牢獄者也咸乃出之因舉方正王莽以業為酒士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欲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五

以為博士業固疾不起數年述蓋不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于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己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今數年不起猜疑冠心齒禍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乃嘆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親于其身為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河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見業辭志不屈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大丈夫斷之于心久矣何妻子之

為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耻有殺賢之名乃遣弔祠賻贈百匹業子暈逃辭不受蜀平光武下詔

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象初平帝時蜀郡士皓為美陽令王嘉為郎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係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况于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嘆之曰後之哉乃對使伏劍而死是時健為任永君業同郡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位皆託青盲以避世難永妻滯于前匿情無言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十六

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奸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日即清滯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鮑永事更始及歸光武為司隸校尉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  
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

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廉范為功曹會融為州所舉  
案范知事詭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  
其意大恨之范于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  
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  
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  
邪范訶之曰君因尼督亂邪語遂絕融繫出困病范  
隨而養視及歿竟不言身自將葬送喪至南陽葬畢  
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  
視范獨往收歛之吏以聞明帝大怒召范入詰責曰

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  
心而反收歛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慙以為  
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

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  
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  
敢爾因賞之由是顯名

李善字次孫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歿  
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  
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  
潛負續逃去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潼  
推燥居溼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

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間里感其行皆相率脩義  
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脩理舊業告奴婢于長吏悉  
收殺之時鐘離意為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  
拜善及續並為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以能理  
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清陽過李元冢  
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  
自炊爨執鼎俎以備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  
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為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  
守未至道病卒續至河間相

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也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  
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賦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

簿領收就於錢唐縣獄囚考掠五毒參至就慷慨  
直辭色不變容又燒誤斧使就挾于肘腋就語獄卒  
可熱燒斧勿令冷每上彭拷因止飯食不肯下肉焦  
毀墮地者掇而食之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卧  
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一夜二日皆謂已歿發船視  
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  
以大鍼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墮落主者以狀白  
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藉受命考實君何故  
以骨肉拒扞耶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歿

報國卿雖命固宜申斷冤毒奈何誣枉忠良強相  
掠理令臣謫其君子證其父薛安庸駭恚行無義就  
拷死之日當白之于天與群鬼殺汝于亭中如蒙生  
全當手刃相裂安深奇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美談表  
其言辭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太宗劉龍  
舉就孝廉光祿主事病卒

梁冀殺李固露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  
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  
鈇鑕詣關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陳辭于前  
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村二公為大臣不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九

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  
干試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  
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亮長嘆曰居非命之世  
天高不敢不踣地厚不敢不踏耳目適宜視聽口不  
可以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  
而殉尸不肯去太后憐之乃聽得祕歛歸葬二人由  
此顯名

張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  
家相容復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  
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

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遽伯玉耻獨為君子  
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  
半矣欽嘆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以故得免

袁尚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  
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  
白馬盟令曰違者斬眾莫敢仰視各以次歃至別駕  
代郡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  
改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弗能為也  
一坐為珩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  
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曹操聞珩節甚高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九

曹操圍張超于雍丘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  
惟恃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睦而洪為紹所用  
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  
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  
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眾弱從紹請兵  
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曰是怨紹絕  
不與通紹與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  
譬洪示其禍福責以恩義洪答曰隔濶相思發于寤  
寐去步武而趨舍異規其為愴恨胡可勝言前日

今此比辱雅况述叙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  
典籍豈特聞于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捐棄翰墨一  
無所酬亦冀逆忖褊心粗識鄙性重獲來命授引紛  
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  
行役特蒙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大州蓋樂今日自還  
拔刃乎每登城勒兵觀主人之旗鼓瞻望帳幄感故  
友之周旋撫弦擗矢不覺涕流之費面也何者自以  
輔佐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受任之初  
志同大事掃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  
違危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一

三

微節無所獲仲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  
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  
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已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為  
今日之戰矣昔張景明登壇唾血奉辭奔走卒使韓  
取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  
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  
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  
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節義  
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獲  
此乃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八

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足下當見久圍  
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為屈節  
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于白刃南  
史不曲筆以求存故身傳圖像名垂後世况僕據金  
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為一年之資匡  
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及耕哉但懼秋風揚塵  
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旅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  
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計耳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  
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于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  
黑山以為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越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一

三

于鉅野光武創基兆于綠林卒能飛受命中原帝  
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况僕親奉璽書與之從  
事行矣孔璋足下微利于境外滅洪授命于君親吾  
子託身于盟主滅洪策名于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  
滅僕亦笑子生歿而無聞焉本同末離等力夫復何  
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救  
援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  
不放洪郡將洪于大義不得不歿念諸軍無事空與  
此禍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悉投刃明府  
于袁氏本無怨隙今為郡將之故自致危困窵人何

忍當捨明麻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主薄啟內厨米三斗，請稍為餽粥。洪曰：「何能獨甘此耶？」使為薄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十八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滅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噴曰：『請哀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微，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缺望非黨，多殺忠良，以立奸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為兄，則洪府君亦宜為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為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三

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救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為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為諸生，親慕于洪，隨為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歿，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滅洪發舉為郡將，奈何？」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滅洪，儻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陷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今日寧與滅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嘆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于呂布，北還城已陷，皆』」

赴敵歿

向雄字茂伯，河內山陽人也。父韶，彭城太守。雄初仕郡，為主簿。事太守王經，及經之歿也，雄哭之盡哀。市人咸為之悲。後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及吳奮代毅為太守，又以少譴繫雄于獄。司隸鍾會于獄中辟雄為郡官從事，會歿，無人殯，歛雄迎喪而葬之。文帝召雄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歿，卿哭王經于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為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曰：「昔者先王掩骼埋骸，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既加于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于時？殿下讐枯骨而捐之中野，為將來仁賢之資，不亦惜乎？帝甚悅，與談宴而遣之。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三

太守陳楚以韋忠為功曹，會山羗破郡，楚攜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韋忠願以身代，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于是負楚以歸。』」

節七

甲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民之父母也。今為濡足之」



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滅曳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聖智也，不用故也。遂負石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乎！如仁與智，吾未見也。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撝履，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餓者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歿。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鮑焦衣弊膚見，潔畚將蔬，遇子贛於道。子贛曰：吾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眾矣，吾何以不

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棄行也。上不已知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棄廉毀，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贛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歿，乃棄其蔬而立槁於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為人不詳。鮑子可謂不詳矣！其節度淺深適至而止。

矣。諸葛誕為晉文帝所誅，子靚奔吳，為大司馬吳平逃竄，不出武帝與靚有舊，靚姊又為琅邪王妃，帝知靚在，姊間因就見焉。靚逃于廁，帝又過之，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不能漆身皮肉，復覩聖顏，詔以為侍中，固辭不拜，歸于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

龔壯，字子璋，黎己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叔為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讐。及李壽成漢中，與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欲假壽以報，乃說壽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于晉，人必樂從，且捨小就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然之，遂率眾討期，果尅之。壽猶乘偽號，欲官之，壯誓不仕，賂遣一無所取。會

天久雨，百姓饑饉，壯上書說壽以歸順，允天心，應人望，永為國藩，福流子孫，壽省書內愧，秘而不宣，乃遣使入胡，壯又諫之，壽又不納。壯謂百行之本，莫大忠孝，既假壽殺期，私仇以雪，又欲使其歸朝，以明臣節，壽既不從，壯遂稱尊，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惟研考經典，譚思文章，至李勢時卒，初壯每嘆中夏多事，子而巴蜀鄙陋，兼遭李氏之難，無復學徒者。

人生宜

八編類纂

卷百五

三五

行非慷慨  
委高此經  
手非徒

八編類纂

卷百五

三五

邁德論

石勒謂張賓曰：魏之舊都，吾將營建，既風俗殷雜，須賢望以綏之，誰可任也？賓曰：晉故東萊太守南陽趙彭，忠亮篤敏，佐時良幹，將軍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規。勒于是徵彭署為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辭曰：臣往策名晉室，食其祿矣。大馬戀主，切不敢忘。誠知晉之宗廟，鞠為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為。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賜臣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明公大造之惠也。勒默然。張賓進曰：自將軍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人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為高祖，自擬為四公，所謂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吏之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于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祿，辟其子明為參軍。

客又謂余曰：近世將相既已聞之矣，敢問士君子身在下位而義激衰世者，有其人乎？余曰：焉得無之？下生魏生是也。昔蓋寬饒多仇少與，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唯諫議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愛國，為文吏所詆挫。上書曰：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國有忠臣

奸邪為之不起，寬饒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鄭昌可謂好是正直矣。梅福南昌一尉耳，與王章無薦引之私，無游宴之好，當王鳳之世，推歸外戚，上書曰：為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遠退。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獨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梅福可謂不畏強禦矣。余頃歲待罪廟堂，六年竊位而言責之官，執憲之臣，屢薦丁生，稱其有清直之操，亦有毀之者，曰：體羸多病，必不能舉職。余惑是說，未及升之於朝，而一旦觸群邪，犯衆怒，為一孤臣，獨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人夫正言無避，亦鄭昌、梅福之比也。昔貫高竟能以不灰白王，而高祖賢其然諾，戴就不忍，以臣謗其君，而薛安感其壯節，周燕寧恨于不食，陸績豈辭于禁錮，世歷千祀，有此幾人？魏生為酷吏所逼，終不詘服，蘇義雅正，有古人之風，亦貫高戴就之儔也。嗚呼！田叔孟舒皆位顯於朝，而魏生以與疾遠竄，蓋盡道途，疑其幽魂必上訴于天矣。或曰：自古名節之士，鮮受厚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人福，豈天意于善人薄耶？余曰：非也。夫名節者，非危亂不顯，非險難不彰，免銜鑿全性命者，尚十無一二，况福祿乎？若使不受困厄，不嬰楚毒，父母妻子怡然安

樂則天下之人盡為之矣何貴于名節者哉唐李德裕近代

論 豪俠

袁盎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沉相隨行聞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不以存亡為辭天下所望者唯季心劇孟耳今公嘗從劇孟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聞之皆多袁盎

世有三遊德之賊也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辨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執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傷道害德收法感世亂之所由生也國有四民各脩其業不出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二遊生於季世制度不立綱紀弛廢以毀譽為榮辱以喜怒為賞罰是以奔走馳騁越職僭度傍華廢實競趨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

愛忘脩身之道而求眾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眾於官事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稽其實故虛偽之行不得設誣用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荀況遊俠論

刺客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觴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因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眾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夫人餼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驥豈敢以

有求望邪。聶政口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敢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歿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大賢者以感念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

八編類纂

卷百二十一

三

五

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以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侯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其遠今殺人之用則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讐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

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灰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韓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灰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

八編類纂

卷百二十一

三

五

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為知己者歿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殺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衛政能也及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僂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遊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軻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游於邯鄲魯勾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勾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三

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中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

大傳

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檀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晉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書

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弃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厚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幸矣且以鵬鷺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

可謂愛矣

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俚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卿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歿，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歿。荆卿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歿，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歿，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卿坐定，太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一

三五

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肯，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勞，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一

三五

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卿曰：此國之大事也，臣竊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卿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畧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

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願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五

三

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搵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溢扼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成者乃裝為遺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

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此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豈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疆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五

三

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焚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開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惟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震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

推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擣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劍、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請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遣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堯

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傭、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傭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勾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堯



此以天合至

張耳薨，謚為景王。子敖嗣立為趙王。漢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敖后。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禮，韝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婿禮，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曰：「吾王，尊王也。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乃洿王為乎，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歿，誰自王不反者？乃轎車膠致與王，請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者，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剄。鉗為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剝身無可繫。」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一

聖

者終不復言。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輕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復與前仰視曰：『泄公邪？泄分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否。』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豈以王易吾親哉？願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為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一 聖』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一

聖

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殺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向日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脈，遂歿。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北魏以王慧龍為滎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脩，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宋文帝縱反，聞於魏。世祖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文帝復遣刺客』

呂玄伯刺之曰得慧龍首封二百戶男賞絹千匹玄伯詐為降人求屏人有所諭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宋人為謀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為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

唐憲宗悉以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客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他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資給遣之王承宗亦遣牙將尹少和奏事且請中書為吳元濟遊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一

聖

說辭指不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元衡至是元衡入朝有賊自暗中射殺之取其顛骨而去又擊裴度傷首墜溝中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賊遺紙於金吾府縣曰母急捕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敢甚急兵部侍郎許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屍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請中書揮涕言請奏起裴中丞為相大索賊黨於是詔中外搜捕購賞甚厚王士則告承宗遣卒張晏所為捕得鞠之并出承宗表議其罪晏等具服張弘靖以為疑屢言之上不聽竟

誅之而師道客潛遁去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一

聖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二

經濟編

人類

讓國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一

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讓夫

襄公茲父爲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愛之茲父爲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爲之相凡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彊以請公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凡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凡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爲之

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爲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曹公子喜時字子臧曹宣公子也宣公與諸侯伐秦卒于師曹人使子臧迎喪使公子負芻與太子留守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子臧兄負芻之當主也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從之負芻立是爲曹成公成公懼告罪且請子臧子臧乃反成公遂爲君其後晉侯會諸侯執曹成公歸之京師將見子臧于周天子而立之子臧曰前記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不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以奔宋曹人數請晉侯謂子臧反國吾歸爾君于是子臧反國晉乃言天子歸成公于曹子臧遂以國致成公成公爲君子臧不出曹國乃安子臧讓于乘之國可謂賢矣故春秋賢而褒其後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二

延陵季子者吳王之子也嫡同母昆弟四人長曰遏次曰餘祭次日夷昧次日札札卽季子最小而賢兄弟皆愛之既除喪將立季子季子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于

和自處乎  
矣而與弟  
之說至經  
以爲勇進  
表二君何  
施之不足

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固  
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過曰：今若是，追而與季子  
季子必不受。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諸  
侯。季子皆曰：諾。故諸其爲君者，皆輕歿爲勇。飲食  
必祝曰：天若有吾國，必疾有禍于身故。過也。歿祭  
立，餘祭歿夷昧，立夷昧，死而國宜之季子也。季子使  
而未還，僚者，長子之庶兄也。自爲吳王。季子使而還  
至，則君事之。過之子曰：王子光號曰：閻閻不悅。曰：先  
君之所爲，不與子而與弟者，凡爲季子也。將從先君  
之命，則國宜之季子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而與子，我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八編

三

宜當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于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  
乎季子。季子曰：爾殺我君，吾授爾國，是吾與爾爲亂  
也。爾殺我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  
也。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號曰延陵季子。君  
子以其不受國爲義，以其不殺爲仁，是以春秋賢季  
子而尊貴之也。

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爲太伯  
之讓，是狗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於上，替禍機  
作於內室，遂錯命于子光，覆師於夫差，陵夷不返，二  
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閻達，博物慕義，無窮向使當壽

夢之眷命，接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復周道，以霸荆蠻  
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閻閻，安得謀於窟室，專諸何  
所施其匕首。獨孤及季札論。

漢丁綝從光武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  
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乃  
挂綬經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曰：鴻貪經書，不顧  
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啜，皇天先祖並不  
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章  
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放棄，遂求良醫，如遂不瘳，  
永歸溝壑，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  
及鴻封，與駿遇于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  
之曰：管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  
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  
之墓，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嘆息，乃還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八編

四

客問：鄭炎曰：吳王曷不傳子而傳兄弟四人，傳者將  
以致國乎？季札季札不受，雖有僚之立，閻閻之弑，春  
秋猶以不受爲義，不殺爲仁，而桓譚以吳之篡弑滅  
亡，由季札札不思上放周公之攝位，而下慕曹臧  
之謙讓，名已細矣。春秋之趨，豈謂爾乎？炎曰：夫四王  
之輕命，致國乎季子，謂其能流傳百世也。季子不受

內有篡殺之亂外致滅亡之禍雖知潔已之可為不  
惟宗廟之絕祀其痛矣問曰周制諸侯父死子繼若  
扎從先私志受非所繼是浮行豈節義之謂與閭閻  
之欲國蓋緣扎之雅意故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今  
如吾子之云則君子何稱乎炎曰先知季子仁而無  
權故肆意焉季子不能諱是則春秋所譏仁而不武  
無能達也子之云公羊也公羊不以父命辭王父命  
以王父命辭父命不以家事辭國政以國政辭家事  
衛輒拒父猶謂之可況以國治篡弒之子乎祭仲行  
權公羊嘉之云若可以死易生國可以存易亡季子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五

不然猶可善乎此蓋公羊之失非義之通者也周公  
誅二叔不為不仁宋穆受兄國不為不義君子惡病  
而讓夷故踐明堂朝諸侯非榮其位為時之急也以  
季子之木君國子民行之四方與夫勾踐相去幾何  
若令向時見國危亂慕周公急時之義思先君致國  
之意攝政持統邁其威德奚翅遷都瑯琊尚征上國  
朝齊宋鄭魯衛執玉之君哉孔子稱可與立道未可  
與權權反經而義望之達節者也季子守節之士故  
非其量度乎問者因又謂炎曰古者聖人卦建諸侯  
皆云百里取象於雷雷何取也炎曰易震為行亦為

諸侯雷震驚百里曰何以知之炎曰以其數知之夫  
陽動為九其數三十六陰靜為八其數三十二震一  
陽動二陰靜故曰百里問者稱善

讓官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  
民之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為公卿  
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為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為  
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  
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為間田而反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六

殺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  
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  
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  
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為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  
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日聰明思慮審  
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  
也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  
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  
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  
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

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也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爲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爲次卿以佐之也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七

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忌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忌其上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鄙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繫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也叔向諍而稱之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

子一言而齊侯省刑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祿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將軍田疇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爲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爲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君弟變姓名免爲庶人將軍知之乎曰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八

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吞一國之權提鼓擁旗破堅執銳旋四十萬之師擅斧鉞之誅慎母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疇口今日諸君皆爲贖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大道謹聞命矣

魯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祿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爲不易之故也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

將易而次為寬利也夫署所以朝夕度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為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

不敢聞命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唯里人之所命次公弗取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其可

以蓋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公欲弛邱敬子之宅亦如之對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嘗禘烝享之所致

君胙者有數矣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命者亦有數矣今命臣更次於外為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

乎請從司徒以班徒次公亦弗取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卻擘欲與之邑弗受也歸

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欲信讓邪抑知其

不可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其不存

也也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苦成氏有三也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

也其君驕而多私勝敵而歸必立新家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為怨三府可謂

多矣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

晉文公使原季為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為卿辭曰毛之知

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公曰趙衰三讓不失義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有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乃使趙衰佐新上軍

晉侯賞從臣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絲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九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十

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甸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于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甸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敷世賴之刑善也夫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十一

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師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君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子產為曹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蚤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刑懼

晉

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敵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敵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為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

楚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北境懼于孫之有貳者也夫事若無憾憾則懼偏偏則懼貳夫盈而不偏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也不知其宅縱臣而得以其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王曰子之仁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十一

子與之魯陽魏公叔座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座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棟撓而不避者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為也前脉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燹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燹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



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公叔當之矣。

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勲。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八類

三

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

漢宣帝時。大將軍霍光夢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天下鄉風。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以填藩國。母空大位。以塞爭樹。所以安社稷。絕未萌也。車騎將軍張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

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母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步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為光祿勳。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指懼。不敢當。請間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安聞言之為先。事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八類

十四

和帝崩。鄧騭兄弟常居禁中。騭謙遜。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歲餘。太后乃許之。封騭上蔡侯。惺葉侯。弘西平侯。閻西華侯。食邑各萬戶。騭以定策功。增邑三千戶。騭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問關。詔闕上疏。臣援立皇統。奉承大宗。聖策定于神心。休烈垂于不朽。本非臣等所能。萬一而猥推嘉美。並享大封。伏聞詔書。驚惶慙怖。追觀前世。傾覆之誠。退自惟念。不寒而慄。臣等雖無逮及遠見之慮。猶有庶幾戒懼之情。常母子兄弟。內相勸厲。冀以端慙畏慎。一心奉戴。上天恩。下完性命。刻骨定分。有死無二。終不敢橫受爵土。以增罪累。惶窘征營。昧死陳乞。

安帝時鄧太后兄大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班昭昭上疏 妾聞讓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太伯遷邠孔子稱爲三讓所以光昭令德揚名於後者也今曰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牀死竭其愚情白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蟻之赤心太后從而許之

山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啟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帝之所用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五

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諧之于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疎遠卑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啟事

議者僉言世少高明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爲大官者山澤人小官吏亦復云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爲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譽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能全其名矣能否渾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

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觀在官之人政績無聞自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也向令天下貴讓士必由於見讓而後名成名成而官乃得用之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無政績之稱讓之者必矣

劉定崇讓論

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六

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爲之弊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圍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爲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

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今以臣之才冒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庚亮議中書令表

宋仁宗嘗富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於是帝復申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安敢受賞乎帝復以為樞密副使弼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且收臣新命使天下知使臣不受賞和好未可保其於守備決不敢懈帝察其辭之意堅改授資政殿學士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言行

孔子之周觀于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消消不壅將成江河絲絲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言行

憂孔蔑曰行已乎子曰攻其所不能備其所不足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忠惟智者能之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亾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乃則草靡而東在風所向而草為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靈公聞之以泄冶為妖言而殺之後果弒於微舒

稽官問答荆齊所以韓魏加肘知伯所以危殘  
蔡侯繩息媽也亟招甲兵之罰鄭曼園宋卿也而受  
鼎鑊之誅史遷輕議終下蠹室張紘詭說更齒龍淵  
睿詰之言猶天地也人覆燄而生焉大雅之言猶鐘  
鼓也人考擊而樂焉作以龜鏡周公之言也出為金  
石孔子之言也存其家邦國僑之言也立而不朽臧  
生之言也徐彥在禮記論

君子

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  
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為質  
以仁為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  
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  
事先生矣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五

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居不為垣  
牆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  
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  
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飲食人不使也不役也親戚愛  
之眾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于患  
此君子之富也王曰善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為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為本焉

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  
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始終  
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  
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修者也見不修行見  
毀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德修矣譖慝之言無  
入之耳此杆之聲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無存之心  
雖有詆訐之民無所依矣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  
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言無務為多而  
務為智無務為文而務為察故以彼智無察在身而  
情反其路者也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  
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  
戴行者也思利尋焉忘名忽焉可以為士天下者未  
嘗有也墨子修身篇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二

五

董仲舒三仁對 臣聞魯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  
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  
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况  
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魯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  
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  
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許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  
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

為賢其比三王猶砥砮之與美玉也王曰善

義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子冠履而斷  
子之手足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  
之貴也又曰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子為之乎必不  
為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一言以相殺是貴  
義於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子墨子自魯齊  
即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為義子獨自苦而  
為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  
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人類

五

者眾而耕者寡矣今天下莫為義則子如勸我者也  
何故止我世之君子使之為一彘之宰不能則辭之  
使為一國之相不能而為之豈不悖哉今士之用身  
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繼  
苟而讐焉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  
則為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  
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  
之修其身則慍是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慍  
也豈不悖哉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  
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

家之衣食多用則速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  
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  
飾車食馬之費與綉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  
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於後與婦人數百人  
處前後孰安吾以為不若畜士之安也

守禮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  
問管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  
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  
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人類

五

朝於齊

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襄王使宰孔賜齊侯胙  
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  
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  
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  
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  
登受

信

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故周書曰允哉允  
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故信之為功大矣信立

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內皆為已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制之而不用，人之有也。制之而用之，已之有也。已有之，則天地之物畢為用矣。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闕內侯以聽，桓公許之。曹翹謂魯莊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謂也？」曹翹曰：「聽臣之言，國必滅，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翹皆懷劍。至於壇上，莊公左，壽桓公右，抽劍以自承，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也。」戮於君前。管仲鮑叔進，曹翹按劍當兩陛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子，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亾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翹賊也，信於仇賊，又况於非仇賊者乎？夫九合之而合一匡之，而聽從此生矣。」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三

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為榮，以窮為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呂覽貴信篇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于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蕓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况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蘋采芣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晉文公攻原，襄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還。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為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昔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三

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  
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敵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  
諸敵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  
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  
不解體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為  
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  
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  
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令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  
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三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三

經濟編

人類

儉

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  
茂。天。地。不。能。常。修。常。費。而。况。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  
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  
以。智。士。儉。用。其。材。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感。人。  
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  
能。廣。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一

魯有儉者。瓦鬲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釧之器。以進。  
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弟子曰。瓦。  
甌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  
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為厚。  
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

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食不二味。坐。  
不重席。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  
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  
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  
無二馬。二與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饑色。是以。

上大天者  
者不可無  
孟獻伯傳  
者不可無  
由於皇各  
珍其家  
可也

一書、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不秣馬。班白者多以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旗車，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儉，以絮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又何賀？

齊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于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者奉觴而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群臣之爵莫尊于子，祿莫厚于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則是隱君之賜也。故

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不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

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四方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不完，戰車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主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于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簡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為我浮桓子也。

趙簡子乘弊車，腰馬衣，投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

簡主謂左右車席，黍羹，犬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屬以履之？夫美下而耗上，妨義之本也。

漢元帝初即位，徵張禹為諫大夫。數虛已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官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凋，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輿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宅賦，歛繇成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賦而已。故



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絺履革器亡瑀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展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絳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人類 四

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饑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耶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乘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減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

禽凡百九十物盡瘞滅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群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舉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人類 五

哀憐也廐馬可亡獨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園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鄜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晉陸納以吏部郎出為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觔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何溫問謂之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禮唯酒一十鹿肉一

梓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徐瀝温及賓客並嘆其率素更勅中厨設精饌飲極歡而罷納至郡不受俸祿頃之徵拜左氏尚書領州大中正將應召外自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僕而已其餘竝封以還官遷太常從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衛將軍謝安常欲詣納而納殊無俱辦其兄子徽不敢問之乃密爲之具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徽遂陳盛饌珍羞異具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耶於是杖之四十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六

殷仲堪在荊州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食常五碗盤無餘肴飯枯落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也每語子弟云人物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

周主悉出漢宮中寶王器碎之於庭曰凡爲帝王安用此物聞漢愷帝日與嬖寵於禁中嬉戲珍玩不離側茲事不遠宜以爲鑒仍戒左右自今珍華悅日之物毋得入宮

湖南大饑同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衆行逢起于

微賤知民間疾苦勵精爲治嚴而無私辟署僚屬皆取廉介之士約束簡安吏民便之其侍奉甚薄或譏其太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孫乞食于人又足效乎

吾記天聖中先公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酣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之類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堯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按不敢會賓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七

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靡者蓋鮮矣嗟乎風俗頹弊知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文靖公爲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祀奉禮廳事已寬矣參政魯公爲諫官真宗遣使急召之得於酒家既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爲清望官奈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肴果故就酒家觴之上以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

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錄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奉，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宋司馬光訓後

廉

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堅與赤，性之有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擇取而為之也。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汗也，亦由此也。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人類

八

吾聞西方有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為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即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其頭之下，而與之盟，曰：世為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其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謔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正與為正。

歌語勝伯  
得多矣

樂治與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靡自高也。今周見殷之僻亂也，而遽為之正，與治上謀而行，貨阻丘而保威也，割牲而盟，以為信，因四內與其頭，以明行，揚夢以說衆，殺伐以要利，以此絕殷，是以亂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亂世，不為苟在。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先定也。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人類

九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于鄭子陽者，曰：子列子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秉。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秩樂，今妻子皆有饑色矣。君過而移先生，先生又辭，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者也。以人之言而知我，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其罪我也。又將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且受人之養，不死其難，不義也；死其難，是死無道之人，豈義哉？其後民果作難，殺子陽。子列子之見微。

夫士如此  
乎天

除不義遠矣。且子列子內有饑寒之憂，猶不苟取。見得思義，見利思害。况其在富貴乎？故子列子通乎性命之情，可謂能守節矣。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工女安所饑其貨乎？」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八類

十一

漢牟續為南陽太守，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贏敗。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于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祕俱往郡舍，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祕行其資藏，唯有布衾敝衲，襦鹽麥數斛而已。顧勅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黃老書，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滅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

晉胡威字伯武，一名魏，淮南壽春人也。父質以忠清著聞，少與鄉人蔣濟、朱續俱知名于江淮間。仕魏至征東將軍、荊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之為荊州也。威

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既至，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為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于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為汝糧耳。威受之辭，躡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于百餘里，要威為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八類

十一

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拜侍御史。歷南鄉侯、安封太守。遷徐州刺史，勤于政術，風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嘆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為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

吳隱之為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皆頒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同于貧庶。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多瘴疾，人情憚焉。唯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前後刺史皆多贖

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安帝以隱之為龍驤將軍廣  
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  
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語其親  
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濟吾知之矣乃至  
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  
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勵常食不  
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帳器服皆付外庫時人頗謂其  
矯然亦始終不易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  
覺其用意而黜焉

謝混尚晉陵公主混死詔公主與謝氏絕婚公主悉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人類

十三

以混家事委混從子弘微混仍世宰輔僮僕千人唯  
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為之紀理生業一錢尺帛有文  
簿九年而宋高祖即位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  
入門室宇倉廩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  
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  
親舊見者為之流涕是歲東鄉君卒公私咸謂貴財  
宜歸二女田宅僮役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  
私祿葬東鄉君混女夫殷叔好樛蒲聞弘微不取財  
物乃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  
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或識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

殷君一朝戲責理之不允莫此為大卿視而不言辟  
棄物江海以為廉耳設使立清名而令家內不足亦  
吾所不取也弘微曰親戚爭財為鄙之甚今內人尚  
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乎

唐德宗使人諭陸贄以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  
拒絕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上奏其  
畧曰監臨受賄盈尺有刑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  
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  
不已必及金玉日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私  
何能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豁壑成災矣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人類

十三

杜暹以監察御史覆屯積西會安西副都護郭虔瓘  
與西突厥可汗阿史那獻鎮守使劉遐慶更相訟詔  
暹即按入突騎施帳究索左驗虜以金遺暹暹固辭  
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於墓下  
出境遺牒令取之虜大驚追之不及及安西都護闕  
暹自給事中居母憂詔起為之  
元張雄飛剛直廉慎始終一節世祖嘗召見便殿語  
之曰聞卿貧甚賜白金二千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  
既出又加賜黃金五十兩雄飛拜受封識藏于家及  
其罷政阿合馬之黨遂矯詔追奪之或有勸雄飛自

辨者，雄飛曰：上以老臣廉故賜臣，然臣未嘗敢輕用而封識以俟者。正慮今日耳。又可自辯乎？尋起為燕南河北道宣慰使卒。

小廉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于諸侯者，取金于府，子貢贖人于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道可施于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孔子可謂通于化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人類

十四

謙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自益者必有決之。吾以是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道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昔堯居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之，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益彰，夏桀昆吾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焉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之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唐渭南尉劉廷祐，弱冠登進士第，政事為畿縣最。李勣謂之曰：足下春秋甫爾，遽擅大名，宜稍自損抑，無為獨出人右也。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人類

十五

慎

上尊下卑，卑則不得以小觀上，尊則恣恣則輕小物，輕小物則上無道，知下下無道，知上上下下不相知，則上非下下，怨上矣。人臣之情不能為所怨，人主之情不能愛所非，此上下大相失道也。故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巨防容嬖而漂邑殺人，突洩一煙而焚宮燒積，將失一令而軍破身死。主過一言而國殘名辱，為後世笑，衛獻公戒孫林父，穽殖食鴻，集于囿，虞人以告，公如囿射鴻，二子待君日晏，公不來，至來不釋皮。

冠而見二子二子不說遂獻公立公子黜衛莊公立  
欲逐石圃登臺以望見戎州而問之曰是何為者也  
侍者曰戎州也莊公曰我姬姓也戎人安敢居國使  
奪之宅殘其州晉人適攻衛戎州人因與石圃殺莊  
公立公子起此小物不審也人之情不愛於山而履  
於堙齊桓公即位三年三言而天下稱賢群臣皆說  
去肉食之獸去食粟之鳥去絲且之網

堂豁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可以  
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  
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千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十六

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則人孰注漿哉  
今為人主而漏其群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  
有聖智莫盡其術為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豁  
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  
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

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伴愛人一日不可復憎  
不可以伴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故伴憎伴愛之徵  
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况  
於以誠借人也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則左

右重久語懷刷小資也猶以成富况於吏勢乎

漢武帝時大將軍衛青出定襄斬首數千級而還且  
餘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人右將軍蘇建前將  
軍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  
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遂降單于右將軍建獨以  
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問其罪正閔長史安議  
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  
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  
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  
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十七

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  
間不忠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  
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于境外而  
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見為人臣不敢專權  
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

張安世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每定大政已決  
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  
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  
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有郎功  
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

事何短長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莫府長史  
選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爲明主股  
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  
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  
遠權勢如此

孔光領尚書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成帝有  
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旨苟合如或不從  
不敢強諫諫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前草藁以爲  
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惟恐人  
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人紀

十九

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然不應更以他  
語其不泄如是

樊宏謙柔過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  
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執也天道惡盈而好謙前世  
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  
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光武帝聞之常勅駟騎  
臨朝乃告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  
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  
嘗犯法帝甚重之

晉羊祐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勢

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

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祐慎密太過者祐曰

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誠吾

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

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祐女夫嘗勸祐有

所營置令所歸戴者可不羨乎祐默然不應退告諸

子曰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

荀勗性慎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然終不言不

欲使人知己豫聞也族弟良曾勸勗曰公大失物情

有所進益者自可語之則懷恩多矣其塔武統亦說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人紀

十九

勗宜有所營置今有歸戴者勗竝然不應

劉超少有志尚爲縣小吏稍遷琅邪國記室掾以忠

謹清慎爲元帝所拔恒親侍左右遂從渡江轉安東

府舍人專掌文檄相府建又爲舍人於時天下擾亂

伐叛討貳超目以職在近密而書迹與帝手筆相類

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

得親密加以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每

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而祿殃

咎足懼帝嘉之不奪其志

王安石論孫覺令吏人寫章疏劄子 臣今日蒙宜



諭召以孫覺令吏人寫論列大臣章疏臣初亦惟其不能謹密但疑此朋友所當誨責非人主所當譴怒既又反復思惟陛下以覺為可聽信故擢在諫官進賢選不肖自其職分所當論列雖揚言於朝以迓上

前肯出 疏豈是 小人質地 而諸公曉 成之激 何無奔也

心於義未為失也但令吏人書寫章疏誠不足以加譴怒凡人臣當謹密者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未分言有漏洩或能致禍如其不密則害於其身若遭值明主危言正論無所忌憚亦何謹密之有乎惟有姦邪小人以枉為直懼為公論之所不容則唯恐其言之不密若得此輩在位陛下何所利乎若陛下疑覺

八編類纂

卷百三

人類

三

有交黨之私招權之姦則恐盛德之世不宜如此魏鄭公以為上下各存形迹則國之廢興或未可知若陛下不考察邪正是非而每事如此猜防則恐善人君子各顧形迹不敢盡其忠諫之言而奸邪小人得伺人主之疑行讒慝也若陛下恐陳升之聞此或不

不明知其賢而任之以為賢不明見其邪而疑之以為邪非堯舜三代之道也陛下以臣為可信故聖問及之臣敢不盡愚今日口對未能詳悉故謹具劄子以聞

長厚

漢文帝詔張釋之拜虎園齋夫為上林令釋之前口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教此齋夫謀謀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力筆之吏吏爭以亟病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

八編類纂

卷百三

人類

三

下以齋夫口辯而趨選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

吳定威枝尉陸遜言於孫權曰方今克敵寧亂非眾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從之以為帳下右都督會丹陽賊帥費棧作亂扇動山越權命遜討棧破之遂部伍東三郡疆者為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

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願人不能為耳。

唐婁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與李昭德俱入朝師德體肥行緩昭德屢待之不至怒罵曰田舍夫師德徐笑曰師德不為田舍夫誰當為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為州牧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某而某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主

三

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在河隴前後四十餘年恭勤不怠民夷安之性沈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天后覺之嘗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能謹守邊陲賢則臣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天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為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是以重之宋真宗時寇準以三司使林特附會邪險惡之每事

沮抑帝方寵特聞之不悅謂王旦曰準劓念如昔且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乃以為已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容之準竟以是罷初準數短旦于帝而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且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少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旦中書有事送樞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且被責拜謝堂吏皆坐罰不踰月樞密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樞密而準大慙謝及罷準托人語旦求為使相旦驚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主

三

日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也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君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且所以薦者準愧歎以為不可及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因言于仁宗曰介頃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介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雅量漢蔣琬為大司馬東曹掾健為楊戲素性簡畧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謂琬曰公與戲語而不應其慢甚

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誠。戲欲贊吾是邪？此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又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憤憤，誠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乞問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憤憤矣。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敏得免重罪。

隋文安憲侯牛弘，寬厚恭儉，學術精博。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者，唯弘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八 射殺牛，弘無所恠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

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報。

唐高宗聞洛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畧。嘉其才敏，勞勉之名，振失不拜謝。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為。名振謝曰：疎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辨上乃嘆曰：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

天后謂狄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譜，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為過，臣請改之。知臣無

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譜者，名天后深歎美之。

裴行險常命左右取犀角麝香而失之，又勅賜馬及鞍，令史輒馳驟。馬倒鞍破，二人皆逃去。行儉使人召還，謂曰：爾曹皆誤耳，何相輕之甚邪？待之如故。破阿

史那都支得馬腦盤廣二尺餘，以示將士。軍吏王休烈捧盤升階，跌而碎之。惶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

非故為，何至於是不復有追惜之色。詔賜都支等資產金器三千餘物，雜畜稱是，並分給親故及偏裨數

日而盡。

敬宗以裴度為司空，同平章事。度在中書，左右忽自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八 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之左右白復於故處

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

量。

宋呂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弗知。

忍辱人服其量。張耳、陳餘俱魏之大梁人也。張耳為外黃令，與陳餘兩人為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聞此兩人魏之名，十

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姓名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管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管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令里中

反質

衛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非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爲教之曰爲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終日溉非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其機知之巧必有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三

機知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爲也子其往矣我一心溉之不知改已鄧析去行數十里顏色不悅憚自病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請爲君殺之鄧析曰釋之是所謂真人者也可令守國

劉向反質篇

質行

漢景帝以太子太傅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爲小吏求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責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

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皆以孝謹聞乎邵國及趙綰王臧以文學獲罪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武帝以是親之慶嘗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

持重

晉桓溫既平洛陽議欲選都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虞述曰永嘉不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七

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耳宜改選園陵不應先事鍾虞溫竟無以奪之

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殷浩引身告退王彪之言之于簡文曰此非爲社稷計自爲計耳若殷浩去賊人情崩駭天子獨坐既爾當有任其責者非殷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問罪卿爲其首事任如此猜嫌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耶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欵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即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裁無故息息先是猖獗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

日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溫亦奉帝旨果不進

唐德宗時賈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澤既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耽內牒懷中顏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謁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自圖節鉞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為節度使矣即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

文宗時李訓鄭注既誅召六道巡邊使田全操追忿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無貴賤當盡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人知 天 殺之全操等乘驛疾驅入金光門京城訛言有寇至士民驚譟縱橫走塵埃四起兩省諸司官聞之皆奔散有不及束帶鞭而乘馬者鄭覃李石在中書顧吏卒稍稍逃去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且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救使相繼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左金吾大將軍陳君賞帥其眾立望仙門下謂救使曰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晡後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

皆衣緋皂執弓刀北望見皇城閉即欲剽掠非不君賞鎮之京城幾再亂矣

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東甲以從者三百人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為乃從家童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陰德

王純字少林廣漢新都人也純嘗詣京師于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憊而視之書生謂純曰我當到洛陽

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更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純即鬻一斤營其殮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純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純前即言之于縣縣以歸純純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純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純所由得馬純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日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他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

之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往。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恫恚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恫，恫辭讓而去。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祖父經為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不為九卿耶？故字詡曰升卿。

存孤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二十三

人編

三

漢李燮字德公，初李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燮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燮名姓為酒家傭，而成賣卜于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燮往從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專精經學，十

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遺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既而戒燮曰：先公正直，為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眾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于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後王成卒，燮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二十三

人編

三

八編類纂卷一百二十三

人編類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二十四

經濟編

人類

正直

齊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問曰君至晏子披  
玄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故乎  
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  
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簋簠者有人臣不  
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問曰君至  
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二十四

一

臣得微有叛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  
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簋簠者  
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梁丘據之家前驅報問  
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  
今夕吾飲酒也微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  
何以樂吾身賢聖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  
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亾

漢申屠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  
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寵幸無  
比嘉嘗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

齊臣二字  
遂開方謂  
徐俊之路  
不慎歎

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  
以不肅文帝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  
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  
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詣丞相免冠徒跣頓首謝  
嘉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  
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  
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  
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泣曰丞  
相幾殺臣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二十四

二

汲黯過大行李息曰黯弃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  
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  
語辨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  
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與事舞文法內  
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  
言之公與之俱受其戾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  
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  
罪

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  
朱雲上書求見八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  
匡主下以益臣皆尸位素餐臣願賜尚方斬馬劍

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鄆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王譚子去疾哀帝爲

八編類纂

卷百四

人類

三

太子時爲庶子，得幸及卽位爲侍中，騎都尉。上以王氏亾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王閎爲中常侍。閎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久爲郡守，病免爲中郎將。兄弟並列，董賢父董恭慕之，欲與結婚。閎聞爲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成，女爲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爲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題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閎性有知略，聞咸言，心亦悟。迺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閎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從容

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閎進曰：天下迺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人，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左右皆恐，於是遣閎出，後不得復侍宴。

哀帝崩，太后卽日引王莽入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詔有司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辟丁傅、衆庶，稱以爲賢。又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何武爲前將軍，素與左將軍公孫祿相善，一人獨謀以爲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北世無嗣，方當選立親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親疎相錯，爲國計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竟自用莽爲大司馬。莽風有可劾奏武、公孫祿，互相稱舉，皆免。

八編類纂

卷百四

人類

四

洛陽令董宣舉糾湖陽公主，光武帝始怒，收宣旣而赦之。蔡茂喜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曰：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陛下聖德中興，再隆大命，卽位以來，四海晏然，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勢，干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斧



斤廢而不舉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處出入官省通罪積日冤竟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于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箠當宜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驕逸賓客放濫宜敕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厭遠近不緝之情

西南夷揮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陳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為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尚書

八編類纂

卷百四十八

五

陳忠劾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今揮國越流沙踰縣度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佞人之比而禪廷訕朝政請劾禪下獄有詔勿收左轉為玄菟候城障尉桓帝遊上林苑從容問爰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毒可以為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

史弼為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及

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却州郡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責曰詔書疾惡黨人肯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舉得免濟活者千餘人

八編類纂

卷百四十八

六

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俗而驅馳嶮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潔情志遠埃霧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為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遜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際會協策實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懷懷乎伊望之業矣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携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亾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范曄陳蕃黃武傳論蓋勳為京兆每軍國密事靈帝常手詔問之數加賞賜甚見親信在朝臣右及帝崩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勳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

論是

可詳

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甲者在廬，可不慎哉。卓得書意甚憚之，徵為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精兵三萬屯扶風，勳密相要結，將以討卓。會嵩亦被徵，勳以眾弱不能獨立，遂並還京師。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于卓，唯勳長揖爭禮。見者皆為失色。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隸校尉，誰可作者？」允曰：「唯有益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以雄職，乃以為越騎校尉。」卓又不欲令久典禁兵，復出為潁川太守。未及至郡，徵還京師。時河南尹朱雋為卓陳軍事，卓折雋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汗我刃，勳曰：「昔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四

七

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曰：「戲之耳。」勳曰：「不聞怒言可以為戲。」卓乃謝雋，勳雖強直不屈，而內厭于卓，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十一。遺令勿受卓賻贈。卓欲外示寬容，表賜東園秘器，賜送之，如禮葬于安陵。魏光祿大夫徐邈以清節著名，盧欽嘗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狃，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為涼州刺史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

八編類纂 卷一二四

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進晉公司馬昭爵為王，增封十郡，王祥何曾荀顛共詣晉王，顛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雖尊，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為也。」及入顛遂拜而祥獨長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四

八

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晉武帝在江州，山陰戴法興戴明寶蔡開為典籤，及即位皆以為南臺侍御史。三人權重當時，而法興明寶大納貨賄，吏部尚書顧凱之獨不降意於法興等。蔡興宗與凱之善，嫌其風節太峻，凱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凱之常以為為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著定命論以釋之。」羊祐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

一〇三

不過十數人而頗以畋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  
執祭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  
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祐改  
容謝之此後稀出矣

王敦舉兵入石頭愍帝使王彬勞之會周顛遇害彬  
素與顛善先往哭顛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  
而問其所以彬曰向哭伯仁情未能已敦怒曰伯仁  
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為者哉彬曰伯仁長者  
若之親友在朝雖無蹇譔亦非阿黨而赦後中以極  
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  
人編類纂 卷百四十八 九

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音詞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  
厲聲曰爾狂悖乃可至此為吾不能殺汝耶時王導  
在坐為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脚疾已來見天子尚  
欲不拜何跪之有此復何所謝敦曰脚痛孰若頭痛  
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後議舉兵向京師彬諫甚苦  
敦變色目左右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  
殺弟耶先是彬從兄豫章太守陵為敦所害敦以彬  
親故容忍之俄而以彬為豫章太守彬為人樸素方  
直乏風味之好雖居顯位常布衣蔬食遷前將軍江  
州刺史及敦死王含欲殺王舒王應勸舍殺彬舍曰

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  
宜往也江州當人疆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  
視衰危必興愍惻荆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舍不從  
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于江彬聞應來密具船以  
待之既不至深以為恨

嵇紹嘗詣齊王問諮事遇問譙會召董艾葛旆等共  
論時政艾言于問曰嵇侍中善于絲竹公可令操之  
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問曰今日為懼卿何吝此耶紹  
對曰公匡復社稷當軌物作則垂之于後紹雖虛鄙  
忝備常伯腰綬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為  
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問大慙艾  
等不自得而退

顏含為光祿大夫門施行馬賜牀帳被褥勅太官四  
時致膳固辭不受于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  
隆重百僚宜為降禮太常馮懷以問舍舍曰王公雖  
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  
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  
問佞于我我有邪德乎

陶回性雅正不憚彊禦丹陽尹桓景佞事王導甚為  
導所昵回常慷慨謂景非正人不宜親狎會熒惑守

南斗經旬導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譴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親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過舍導深愧之

尹緯性剛簡清亮慕張子布之為人馮翊段鏗性傾巧姚萇愛其博識引為侍中緯固諫以為不可萇不從緯屢衆中辱鏗鏗心不平之萇聞而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何為憎學者緯曰臣不憎學憎鏗不正耳萇因曰卿好不自知每比蕭何真何如也緯曰漢祖與蕭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萇

八編類纂

卷五十四

十一

曰卿實不及胡為不也緯曰陛下何如高祖萇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蕭何故不如甚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其遠段鏗之徒故耳萇默然乃出鏗為北地太守

下壺幹實當官以褒貶為己任勤于吏事欲執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阮孚每謂之曰卿恒無閑恭常如舍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為達壺厲色于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履實

由北

北魏世祖敗于河西尚書令古弼留守詔以馬給

獵騎弼悉以弱者給之世祖大怒曰筆頭奴敢裁量

朕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銳故世祖常以筆目之弼

官屬惶怖恐并坐誅弼曰吾為人臣不使人主盤于

游畋其罪小不備不虞之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

方疆南寇未滅吾以肥馬供軍弱馬供獵為國遠慮

雖必何傷且吾自為之非諸君之憂也世祖聞之歎

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匹鹿十頭他

日世祖復敗于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

五百乘以運之詔使已去世祖謂左右曰筆公必不

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遂還行百餘里得弼表

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鴈侵費風雨

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世祖曰果如吾

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

唐太宗時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

上欲以妻其子叔玉徵薨命百官赴喪給羽葆鼓吹

陪葬昭陵其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葬以羽儀非

其志也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上登苑西樓望

哭盡哀自置碑文并為書石謂侍臣曰人以銅為鏡

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

八編類纂

卷五十四

十一

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

天后嘗命胡貴宴集張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棟場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為之禮諸張積怒常欲中傷之天后知之故得免

楊國忠既為相以天下為己任裁決機務果敢不疑

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順指氣使莫不震懼臺

八編類纂 卷百四十四 十三

省官有才行時名不為己用者皆出之或勸陝郡進

士張彖謂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

右相如泰山吾以為水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

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太常卿杜黃裳為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

及其婿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羣

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敢口

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

相買乎拂衣起出

憲宗時吐突承璀方貴寵用事為淮南監軍李鄴為

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歸引鄴為相鄴恥由宦官進曰吾老安外鎮宰相非吾任也鄴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百官到門者皆辭不見

吐突承璀領功德使盛修安國寺奏立聖德碑先構樓請敕學士撰文欲以萬壽酌之上命李絳為之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刻石高自稱述未嘗陛下欲何所法且叙修寺之美豈所以光聖德邪上命曳倒碑樓謂言言極大不可曳請徐毀撤上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璀乃不敢言凡用百

八編類纂 卷百四十四 十四

牛曳之乃倒

裴均素附宦官嘗入朝踰位而立御史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為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白居易上疏曰牛僧孺等直言時事而遭斥逐楊於陵等以敢直言而坐譴謫盧坦以舉職事而黜庶子此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卜時之否臧者也一旦無罪悉疎棄之上下杜口衆心恟恟陛下亦知之乎

鄭注為鳳翔節度使欲取名家才望之士為參佐請

禮部員外郎韋溫為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為忠  
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  
卒辭之

憲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預其謀又郭太后本郭太后  
侍兒有宿怨故宣宗即位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  
意怏怏一日登勤政樓欲自墮上聞之大怒是夕暴  
崩外人頗有異論上不欲以郭后附葬憲宗有司請  
葬景陵外園禮院檢討官王皞奏宜合葬祔廟上大  
怒白敏中召皞詰之皞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憲  
宗在東宮為正妃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

八編類纂

卷百四

五

遷廢正嫡之禮平敏中怒甚皞氣愈厲周墀見之舉  
手加額歎其孤直皞竟坐此何容令

後周天策府學士徐仲雅自馬希廣之廢杜門不仕  
周行逢慕之署節度判官仲雅曰行逢昔趨事我奈  
何為之幕吏辭疾不至行逢迫脅因召之面授文牒  
終辭不取行逢怒放之邵州既而召還會行逢生日  
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仲雅曰自吾兼鎮  
王虜四隣亦畏我乎仲雅曰侍中境內彌天太保徧  
地司空四隣那得不畏行逢復放之邵州竟不能屈  
宋太宗以上元御乾元門樓觀燈賜宴見京師繁盛

師平口宜  
無違此言

諭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  
庶皆罹剽掠下則火光上則葦葦觀者恐慄當時謂  
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  
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  
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  
饑寒而死者甚眾願陛下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  
帝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伉直  
真宗時樞密副使包拯性峭直耿介與人不苟合不  
一毫妄取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干謁一切絕之然  
惡吏苛刻務敦厚於人未嘗不怒其飲食服用喜儉

八編類纂

卷百四

六

朴雖貴如布衣時卒贈禮部尚書謚孝肅  
王欽若方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已者會有詔以  
王曾為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帝不悅謂曾曰大臣  
宜傳會國事何遽自異耶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  
盡忠謂美陛下不知臣驚病使待辜宰府臣知義而  
已不知異也

丁謂擅權至除吏不以聞李迪憤然謂同列曰迪起  
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為自  
安計耶會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為不可謂  
又欲引林特為樞副迪復沮之謂積怒既而謂加門

下侍郎兼太子太傅迪加尚書左丞仍兼太子少傅故事宰相無兼左丞者及入對長春殿內出制置攝前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官官制也迪進曰東官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命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遠謫惟演以皇后姻家使預朝政曹利用馮拯相為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留制不下左遷迪知鄆州謂知河南府明日謂入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等臣爾願復留遂自出傳口詔復入中書視事時劉筠已草迪謂同罷制既而謂入編類纂 卷五十四 七

復留命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艸之筠自院出遇殊殊皇愧側而不敢與揖謂既復位益擅權專恣筠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請補外遂知廬州

仁宗嘗京師久旱遣使祠禱嶽瀆羣臣請帝親禱于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且日出禱王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其故素對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也帝竦然詔明日詣西太一官諫官故不在屬車間時命素扈從日甚熾埃氛翳空比車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而雨時

王德用進二女素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子卿王且子也有世舊非他人比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愛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立命遣女出官而賜素銀緋

劉太后臨朝魯宗道屢有獻替后嘗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輔臣眾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行宗道以夫死從子之義爭之后遽命輦後乘輿宗道剛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卒謚簡肅

張貴妃巧慧多智數善承迎至贈其父堯封為郡王世父堯佐至太師嫺威莫不顯貴然仁宗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凡宮禁于請雖已賜可或輒中卻妃嬖幸少比然終不得紊政及卒帝憂悼甚至輟朝七日禁京城舉樂一月追冊為皇后治喪皇儀殿知制誥王洙摭摭非禮陰與內侍石全斌附會欲令孫沔讀冊宰相護葬帝從之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遂求罷乃知杭州

時陳執中爲首相，奉行唯謹，且引洙爲員外翰林學士，士論由是爭咎執中。

張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命下，唐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爲名耳。獨抗言之。仁宗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文彥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緣閣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介徐讀疏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於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而乃薦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九

弼時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此介使下殿，修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貶春州別駕。王舉正言其太重，帝亦悟，明日取其疏入，改英州，而罷彥博知許州。吳奎亦以介黨出之密州，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由是介直聲聞天下，王偁曰：彥博雖有過，宰相也使廷辱宰相而不問，則於眷禮大臣之道，有所未盡。故斥介以慰彥博，介雖許臺諫也，或偏信大臣而抑臺諫，則於聽言之美，爲有媿，故罷彥博而行介之言，使之俱無怨焉。嗚呼！忘已以用人，虛心

斥出彥博  
由臺諫臣  
一死千古  
有兩也

而從諫後之君人者，當以仁宗爲法。

哲宗起范鎮提舉中太乙宮，兼侍讀，且欲以爲門下侍郎，鎮雅不欲，起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遂固辭不拜。以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卒謚忠文，鎮清白坦夷，恭儉慎默，篤於行義，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莊，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辨丹高麗，皆傳誦其文。熙寧元豐之際，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爲相者，鎮與司馬光二人至，稱之曰：景仁君實不敢有所軒輊。廉希憲立朝，黨正有內侍人朝堂傳旨言某事當爾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十

希憲曰：此閣宦預政之漸，不可啟也。入秦杖之，蒙古主嘗令希憲受帝師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蒙古主曰：汝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阿合馬欲誣殺秦長卿、劉仲澤、亦麻都丁三人，兵部尚書張雄飛力持以不可，阿合馬使人啗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處以參政，雄飛曰：殺人以求大官，不能爲也。阿合馬怒，出爲澧州安撫使，累遷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阿合馬恐其子忽辛爲江淮右丞，不爲所容，致陝西按察使未行，阿合馬歿，召拜參知政事，忽



幸彼速救廷臣襍問忽幸歷指宰執曰汝曾受我家錢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會受否曰公獨無雄飛曰如是則我嘗問汝矣遂伏辜

順帝時大臣以兩京馳道狹隘奏毀民田廬廣之已遣使督治蓋苗言馳道創自至元初何今日獨以為狹力辨其不可乃止又欲出宿衛士為郡長官俾以養貧苗曰郡長所以牧民豈養貧之地果不能自存賜之錢可也若任郡守必擇賢而後可議遂寢又欲與角觝者錢萬貫苗曰諸處告饑不蒙賑恤力戲何功獲此重賞乎

八編類纂 卷五十四 類 三

公

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呂覽貴公篇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漬甚。國人弗諱。寡人將誰屬國。管仲對曰。昔者臣盡力竭智。猶未

足以知之也。今病在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願仲父之教寡人也。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鮑叔牙之為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己者。不比於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為人。也。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其於國也。有不聞也。其於物也。有不知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勿已乎。則隰朋可也。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鬪。大兵不寇。桓公行。公去私惡。用管子。而為五伯

八編類纂 卷五十四 類 三

長行。私阿所愛。用賢才。而蟲出于戶。人之少也。愚其長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日醉而飾私利。而立公貪戾。而求王舜弗能為。

晉平公問于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讐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君有間。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為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

祁黃羊可謂公矣。庖人調和而弗敢食，故可以爲庖。若使庖人調和而食之，則不可以爲庖矣。王伯之君亦然，誅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爲王伯。若使王伯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爲王伯矣。

劉垺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垺厚遇之。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垺曰：「公才不稱此官，垺不敢以私害公。」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垺獨賞之。

後周周行逢，唐德求補史行逢，曰：「汝才不堪爲吏。」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吾今私汝則可矣。汝居官無狀，吾不敢以法貸汝，則親戚之恩絕矣。與之耕牛農具而遣之。

韓昭侯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之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可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泄吾所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國有令而吏不以爲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辜。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爲明，察皆悚恐其所而不敢爲非。」

漢蓋主上官桀、桑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霍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趣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迺爲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以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且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邊光書奏昭帝，不肯下。明且光聞之，止書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之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凶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自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講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晉王導遣八部從事行揚州郡國，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邪？」導咨嗟稱善。

范甯在豫章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井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徐邈與甯書曰足下聽斷明允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矣豈須邑至里諸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寔蠶漁之所資豈有善人君子而于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自古以來欲為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讒語並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足下慎選綱紀必得國士以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按又擇公方之人以為監司則清濁能否臨事自明足下平心處之何取耳目哉

八編類纂

卷百四十八

五

唐太宗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太宗曰文帝不明而喜察事皆自決不任羣臣羣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真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白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已意

德宗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論說賊勢語多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覘若不追尋恐成姦計贄上奏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宣宗密令翰林學士韋澳纂次諸州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為一書自寫而上之雖子弟不知也號曰處分語他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澳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

八編類纂

卷百四十八

五

於不備擿發如神此一酷京兆之俗才爾使京兆為之猶可羞矧以天下為度海內為家而為良京兆之不為者乎陛下即政之三日一切罷去天下聞之翕然歸心開口張膽人人自安告訐不長風俗向厚比聞稍稍復置舊額通為七十人一人量以十人為耳目十人之中一人又以十人為之散之通途永巷不啻數十百人矣夫婦醜詆之言仇隙怒傳之語增情飾狀掩隱挾伏何所不至親戚不敢談朋友不敢信目不敢注觀手不敢直指若此定非清世之美事也昔吳主孫權用呂壹輩舉罪糾姦纖介必聞深按醜誣排陷無罪以作威福步騭力詆其非權尋誅壹覺

悟尚早 宋姜公望論遲祭

先見

魯公索氏將祭而亾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亾矣後一年而亾弟子問曰昔者索氏亾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亾矣今期年而亾夫子何以知其將亾也孔子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亾其牲則餘所亾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亾也

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

八編類纂

卷四十四

三

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櫛木之下令尹闞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滂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其亾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亾也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

後切韻書  
通四聲  
聖未聞于

量豆區釜金鐘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鐘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鐘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煥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八列無水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間公命如逃寇讐樂郤胥原狐續慶伯降

八編類纂

卷四十四

三

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愒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譏鼎之銘曰昧且不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胙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胙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胙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存豈其獲祀

蔡侯宋公鄭伯朝于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我對曰蔡言地計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荆伐蔡而殘之是後世之聖人使文王爲善於上世也晉平公鑄爲

大鍾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鍾之不調也臣竊為君耻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鍾之不調也是師曠欲善調鍾以為後世之知音者也呂太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魯公以削至於僅存三十四世而亡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八

五

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吳起曰竊觀公之意視釋天下若釋躡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抵泣而應之曰子不識君知我而使

也呂覽長見篇

我畢能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楚有間西河畢入秦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先見而泣也凡國之亾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地從於城城從於民民從於賢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

曰天下之國孰先亾對曰晉先亾威公見其故對曰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當曰是何能為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隣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害如是是知所以亾也故臣曰晉先亾也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休息康樂歌謠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亾國之風也臣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八

三

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亾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蒔田邑而禮之得史驎趙駢以為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黍對曰其尚終君子之身乎曰臣聞之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國之亾也天遺之亂人與善諛之士威公薨肆九月不得葬周乃分為二故有道者之言也其不可不重也周鼎著饗餐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為不善亦然

先識篇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為先醒何也賈君

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  
 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為先醒也彼世主不學道理  
 則嘿然昏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怵怵然猶  
 醉也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惠然獨先通學  
 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  
 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  
 存亡矣故曰先醒辟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故世主有  
 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昔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  
 以講得失乃退僻邪而進忠正能者任事而後在高  
 位內領國政辟草而施教百姓富民恒一路不拾遺  
 人編類纂 卷百四十八 主

國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壞微天子失制宋鄭無道  
 欺昧諸侯莊王圍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奉饗而獻  
 國莊王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服則舍之非利之也  
 遂弗受乃南與晉人戰於兩棠大克晉人會諸侯於  
 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說服莊王歸過申侯之  
 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曰臣齋而具  
 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罪莊王喟然嘆曰非子  
 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  
 中君也而有師者伯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者  
 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自憂

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  
 者何以食為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  
 聖知在身而自錯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  
 君矣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也 昔宋昭公出亡至  
 于境喟然嘆曰嗚呼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發  
 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者數百人被服而立  
 無不曰吾君麗者吾外內不聞吾過吾是以此至此吾  
 困宜矣於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鱗鯪晝學道而夕  
 講之二年美聞於宋宋人車徒迎而復位卒為賢君  
 謚為昭公既亡矣而乃寤所以存亡後醒者也 昔  
 人編類纂 卷百四十八 主

者號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誅逐政治踳亂國  
 人不服晉師伐之號人不守號君出奔至於澤中曰  
 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饑而欲食御進服  
 脯梁糗號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儲  
 之對曰為君出亡而道饑渴也君曰知寡人亡邪對  
 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  
 恐先說亡號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過也有間  
 君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弗知耶君之所以  
 亡者以大賢也號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亡何也對  
 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君君之獨賢也故亡號君

喜據式而嘆曰嗟乎賢固若是若耶遂徒行即於山中居饑倦枕御膝而臥御以塊自易逃行而去君遂餓死為禽獸食此已凶矣猶不悟所存亡此不醒者也故先醒者也時而伯後醒者三年而復不醒者枕土而死為虎狼食嗚呼戒之哉

漢賈誼先醒篇

人有為徐先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竈直埃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曰曲其埃遠其薪不者將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若無幾何家果失火鄉聚里中人哀而救之火幸息于是殺牛置酒燔髮灼爛者在上行餘各用功次坐而反不錄言曲埃者向使主人

八編類纂

卷五十四

三

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茂陵徐福敷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向使福說得行則無裂地出爵之費而國安平自如今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與其功惟陛下察客徒薪曲埃之策而使居燔髮灼爛之右書奏上使人賜徐福帛十匹拜為郎

晉何曾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也及綏死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子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也秦始初到洛下不干祿求榮及楊后廢養因游太學升堂嘆曰建斯堂也將何為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家赦至于殺祖父父母不赦者以為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夫人之理既滅大亂作矣因著無化論以非之永嘉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鷲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嘆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鷲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八編類纂

卷五十四

三

齊東昏侯自在東宮不好學唯嬉戲無度及即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救等是時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嗣右僕射江祐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暉更直內省分日帖救雍州刺史蕭衍聞之謂從勇錄事參軍張弘策曰一國三公猶不堪況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避禍圖福無如此州乃密與弘策修武備聚驍勇以萬數多伐材竹沈之檀溪積茅如岡阜皆不之川中兵參軍呂僧珍覺其意亦私具櫓數百張是時衍兄懿行郢州事衍使弘策說懿曰今六貴比肩人自盡救爭權

一第 1243 丹 黃 參 四 年 全 書 第 3 反 正 內

睚眦相圖滅主上蝶近左右慄慄恐虐安肯委政諸公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吾兄弟幸守外藩宜為身計郢州控帶荆湘雍州士馬精彊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

宋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為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請經筵相遇竝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眾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為是言邪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

八編類纂 卷五十四 人類 三五至三六  
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即位所與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顧可緩邪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寒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庇大姦得路羣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而言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疏誨遂求去安石亦求去帝謂會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

為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誨既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為不及也誨三居言職始論陳旭次論歐陽修最後論王安石凡三見黜人推其鯁直

見幾

客或欲見於齊相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子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伐虢之役師出於虞官之奇諫而不聽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除闇以應外謂之忠定身以行事謂之信今君施其所惡於人聞

八編類纂 卷五十四 人類 三五至三六  
不除矣以賄滅親身不定矣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釁而歸圖焉已自援其本矣何以能久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孥適西山三月虞乃亡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犢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犢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于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犢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



故丘聞之。剗胎焚天。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漢陳咸以律令為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誅不附已者何武鮑宣等咸乃嘆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及莽召咸以為掌冠大夫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簡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其後莽復徵咸遂稱病

八編類纂

卷百四十八

類

晉齊王冏辟張翰為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于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著首丘賦俄而冏敗然府以其輒去除吏名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

詩一孟酒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也閉門修己不交當世年十二喪父哀慕毀悴司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動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長大必為佳器歸而命子願造焉服闋遂廬于墓所願慕而造之皆託行不見家貧藜藿不充願為僕射數言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次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頠愆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耶裴常有託我常恐洪濤蕩嶽餘波見漂況可臨尾閭而闕沃焦哉

八編類纂

卷百四十八

類

唐楊元琰為衛尉卿先是元琰知武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為僧中宗不許敬暉聞之笑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髮去胡頭豈不妙哉元琰多鬚類胡故暉戲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衷之請非徒然也暉知其意瞿然不悅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審微

齊桓公使管仲求竄戚寧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母少少母賤賤曰公使我求竄戚寧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

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君。寧子其欲室乎。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中婦諸子謂官人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官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官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對曰。妾聞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焉。之奈何。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不為人持接也。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邪。明日

八編類纂

卷百四

八類

聖

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

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嘆曰。歎日之役者。有執柝杵而上視者。意其是邪。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偵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子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鐘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緩經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

兵革之色。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知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

勝書說周公且曰。廷小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且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周公且曰。勿言。故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且能以不言聽。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

八編類纂

卷百四

八類

聖

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没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爲可耳。白公弗得也。知謂則不以言矣。言者謂之屬也。求魚者濡。爭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淺智者之所爭。則未矣。此白公之所以歎於法室。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爲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

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相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晉襄公使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為祟，弊邑寡君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天子許之，朝禮使者，事畢，客出。襄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系嘉之事也。而容武色始有他事，願公備之也。劉康

八編類纂

卷五十四

聖

公乃倣戎車卒士以待之。晉果使祭事先，因令楊子將卒十二萬而隨之。涉於棘津，襲聊阮梁蠻氏，滅三國焉。此形名不相當，聖人之所察也。襄弘則審矣，故言不足以斷小事，唯知言之謂者可為。呂覽精諭篇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為高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矣。地為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凡居於天地之間，六合之內者，其務為相安利也。夫為相害危者，不可勝數。人事皆然，事隨心，心隨欲，欲無度者，其心無度，心無度者，則其所為不可知矣。人之心，隱匿難見，淵深難測，故

聖人於事志焉。聖人之所以過人，以先知。先知必審微表，無微表而欲先知，堯舜與眾人同等，微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可以飄矣。眾人則無道至焉，無道至則以為神，以為幸，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郈成子吳起近之矣。郈成子為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郈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懼，今侯潔過而弗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懼也。陳樂而不樂，告我豪也。酒酣而送之，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竊喜之難作，右

八編類纂

卷五十四

聖

宰穀臣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郈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脛，投伐禍相胸脅，管青相臍，胸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者，不同見為之一微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微事與國皆有

徵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自云也  
緣圖幡薄從此生矣觀表篇

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若白堊之與黑漆則  
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則不然如可知  
如不可知如可見如不可不見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  
愁慮以求之猶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  
聽之謀故治亂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則大物  
不過矣楚之邊邑日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  
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  
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

八編類纂

卷百四

聖

屠其家甲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  
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味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  
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隆吳公子光又率  
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惟  
子陳夏齧又反伐郢得荆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為雞  
父之戰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  
不能國必危身必窮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  
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  
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鄭公子歸生率  
師伐宋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羊斟御明日將戰華

假一事邊  
致橫

八編類纂

卷百四

聖

元殺羊斟士羊斟不與焉明日戰怒謂華元曰昨日  
之事子為制今日之事我為制遂驅入於鄭師宋師  
敗績華元虜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也饗士  
而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為虜豈不宜哉故凡戰必  
悉熟備備知彼知已然後可也魯季氏與郈氏鬪雞  
郈氏介其雞季氏為之金距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  
怒因歸郈氏之官而益其宅郈昭伯怒傷之於昭公  
曰禘於襄公之廟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  
氏季氏之舞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審  
乃使郈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官仲孫氏叔  
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故亡無日矣遂起  
甲以往陷西北隅以入之三家為一郈昭伯不勝而  
死昭公懼遂出奔齊卒於乾侯魯昭聽傷而不辯其  
義懼以魯國不勝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季  
氏同患也是不達乎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何  
益於安也以魯國恐不勝一季氏况于三季同惡同  
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皆恐魯  
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為敵也其得至乾侯而卒猶遠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善

為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為一足以亂國家也當夫  
輕始而傲微則其流必至於大亂是故子民者謹焉  
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窺且望也勢  
使然也夫事有逐奸勢有召禍老聃曰為之於未有  
治之于未亂管仲曰備患於未形上也語曰燒燬弗  
滅炎炎奈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於微故也事  
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  
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衛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  
里也昔者衛侯朝於周周行問其名曰衛侯辟疆周  
行還之曰啟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

八編類纂 卷百四十八 人類 四六

更其名曰燭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空名  
弗使踰焉古者周禮天子堊用隧諸侯縣下周襄王  
出逃伯鬪晉文公率師誅賊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  
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即於得以  
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  
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為少余請益之文公乃  
退禮天子之樂官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  
琴瑟叔于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  
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于奚率師逆之大  
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濫叔于奚辭濫而請曲縣繁纓

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夫  
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亾而禮從之禮  
亾而政從之政亾而國從之國亾而君從之惜也不  
如多子之邑宓子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過亶父始  
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不及刈獲請令民  
人出自刈附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  
弗聽俄而麥畢資於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  
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熟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  
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蹠然曰今年無麥明  
年可樹令不耕者得獲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

八編類纂 卷百四十八 人類 四三

魯不加疆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  
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宓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故明者之感奸由也蚤其除亂謀也遠故邪不前達  
賈誼書微篇  
善處事  
唐憲宗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克融以為疎惡執留  
敕使奏以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  
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修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欲  
遣使臣宣慰仍索救使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始  
將斃矣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踉久當自困

必不敢輒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旬日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還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置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區處其將士春衣非朕所愛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所稱助修宮闕皆是虛語若欲直挫其姦宜云丁匠宜速遣來若欲且示含容則云不假丁匠遠來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上悅從之

敬宗時朝廷得劉悟遺表議者多言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李絳上疏曰兵機尚速威斷貴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數月朝廷尚未處分中外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八

四

人意惜此事機所幸劉從諫未嘗久典兵馬而昭義素貧必無優賞其眾必不盡與從諫同謀但速除近地一將令兼程赴鎮使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則軍心自有所繫矣今朝廷久無處分彼軍不曉朝廷之意猶豫之間若有姦人爲之畫策虛張賞說軍士觀望尤難指揮伏望速下明敕宣示軍衆獎其從來忠節賜新使緡五十萬匹使之賞設續除從諫刺史必無違拒臣嘗熟計利害決無卽投從諫之理時李逢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絳等謀宋真宗時西夏管內饑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

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請降詔責之王旦曰第詔德明云已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其遣衆來取德明得詔慚曰朝廷有人

宸妃李氏杭州人實生仁宗太后既取帝爲已子與楊太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爲李氏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復獨立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歿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八

四

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后悟乃以一品禮殯于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不道及也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元武宗命右丞相脫虎脫御史大夫不里牙敦領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王約曰左衛率麻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爲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官也太子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完

澤愧曰實慮不及此家今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  
往理之約不為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  
時為飛龍之事其議遂止太子喜諭羣下曰事未經  
主彥博議者勿啟一日約方啟事二宦官侍側太子  
問曰自古宦官壞人家國有諸對曰宦官善惡皆有  
之但恐處置失宜耳太子深然其言

八編類纂

卷五百

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二十五

經濟編

人類

警戒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曰天  
其忘予歟此能求過于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  
能終而成伯功焉

漢馮異自長安入朝光武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  
簿也為吾披荆棘定關中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  
卒蕪蕪亭豆粥庠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  
人編類纂 卷五百 人類

日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鈎臣無忘檻車  
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  
忘巾車之恩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

晉惠帝反正稽紹上疏曰臣聞改前轍者則車不傾  
幸往弊者則政不爽大一統于元首百司役于多士  
故周文興于上成康穆于下也存不忘亡易之善義  
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穎上大將軍無忘黃  
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飛矣

斷無斷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為治者何也太

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為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為以人言為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為國何如。太公對曰其為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唐憲宗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略察將

八編類纂

卷百五

人類

二

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

薛茂卿破科斗寨擒河陽大將馬繼等焚掠小寨一十七距懷州纔十餘里茂卿以無劉稹之命故不敢入時議者鼎沸以為劉悟有功不可絕其嗣又從諫養精兵十萬糧支十年如何可取武帝亦疑之以問李德裕對曰小小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曰為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乃止。

子路問于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于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讐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而讐之怨讐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為何墟野人曰是為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為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為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為墟也桓公歸以語管仲曰其人為誰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桓公招野人而賞焉。

八編類纂

卷百五

人類

三

晉文公田於號遇一老夫而問曰號之為號久矣子處此故矣號亡其有說乎對曰國君斷則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號之所以亡文公已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與之求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



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亶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圍曰高伯其為戮乎報惡已甚矣或曰公子圍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未甚也明君不懸怒懸怒則臣懼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食鼈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弑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曰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

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微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以讐之眾也是以晉厲公滅三郟而藥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禍吳王誅子胥而越勾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弑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子公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之當罪而誅不逆人心雖懸笑害夫未立有罪即位之後宿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君行之臣猶有後患况為臣而行

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盡為心是與天下為讐也則雖為戮不亦可乎哉

改過

晉周處字子隱父鮪吳郡陽太守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若不樂耶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荅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此為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

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處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已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途尚且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已期年州府交辟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闕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則不害聖且賢

此其詳也  
古人非徒  
過之人未  
不其甚也

此其詳也  
古人非徒  
過之人未  
不其甚也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人類

五

者何亦善復常也王安石原過論

悔過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爲此嗇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

謝過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爲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

八編類纂

卷百五

六

曰趙民其壯者皆歿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閒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爲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過栗腹於鄗使樂乘以五萬過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閒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

不其與

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開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

八編類纂

卷百五

七

欲爲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更於魯三黜而不去

或謂之日可以去柳下惠日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  
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  
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  
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下語日論不脩心議不  
累物人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  
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  
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  
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日余且惡心以成而過不顧先  
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能脩功退不能改過君之  
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

八編類纂

卷百五

八

閒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漢豫州刺史梁相舉奏梁節王暢不道考訊辭不服  
有司請徵暢詣廷尉詔獄和帝不許有司重奏除暢  
國徙九真帝不忍但削成武單父二縣暢慙懼上疏  
辭謝 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宮長養傅母之手信惑  
左右之言及至歸國不知防禁從官侍史利臣財物  
熒惑臣暢臣暢無所昭見與相然諾不自知陷死罪  
以至考案賤慄心悸自悔無所復及自謂當即時伏  
顯誅魂魄去身分歸黃泉不意陛下聖德枉法曲平  
不聽有司橫貸赦臣戰慄連月未敢自安上念以負

亦得體

先帝而令陛下為臣收汗天下誠無氣以息筋骨不  
相連臣暢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約妻子不敢  
復出入失繩墨不敢復有所橫費租入有餘乞裁食  
睢陽穀孰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食四縣臣暢小妻  
三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自選擇謹劾奴婢二  
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及諸工技鼓吹蒼頭奴婢  
兵弩廐馬皆上還本署臣暢以骨肉近親亂聖化汗  
清流既得生活誠無心面目以凶惡復居大宮食大  
國張官屬裁什物願陛下加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  
臣遷善之路令天下知臣蒙恩得去歿就生頗能自  
悔臣以公卿所奏臣罪惡詔書常置於前晝夜誦讀  
臣小人貪見明時不能即時自引惟陛下哀臣令得  
喘息漏刻若不聽許臣實無顏以久生下入黃泉無  
以見先帝此誠臣至心臣欲多還所受恐天恩不聽  
許節量所留於臣暢饒足

八編類纂

卷百五

九

使過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  
津濟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  
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  
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

舉善也。

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兢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八編類纂

卷百五

十一

分過

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朴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郟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郟子因曰胡不以殉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郟子曰吾敢不分謗乎或曰郟子言不可不

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

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殉勸之以殉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郟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郟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郟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郟子且後至也夫郟子曰以殉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殉之謗是何言分謗也昔者紂為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與紂之謗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將郟子之得之也今郟子俱弗得則民

八編類纂

卷百三

十一

絕望於上矣故曰郟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郟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為非也不道其所以為非而勸之以殉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郟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奸邪

明皇晚年自恃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如賢疾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

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明呈不之寤也

安祿山與王鉞俱為大夫鉞權任亞於李林甫祿山見林甫禮貌頗倨林甫陽以他事召王大夫鉞至趨拜甚謹祿山不覺自失容貌益恭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祿山與公卿皆慢侮之獨憚林甫每見雖盛冬常汗沾衣林甫乃引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為十郎既歸范陽劉駱谷每日長安來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酒好

入編類纂

卷百五

八類

十三

檢校輒反手據牀曰噫嘻我歿矣

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明皇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明皇悅之時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清諸子莫得為比太子浸疎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惠妃德之陰為內助由是擢黃門侍郎

裴遵慶既罷去政事元載權益盛以貨結內侍董秀使主書卓英情潛與往來代宗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無不合

李懷光性粗疎自山東來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贊

白志貞之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為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既解奉天之圍自矜其功謂德宗必接以殊禮或說王翊趙贊曰懷光緣道憤歎以為宰相謀議乖方度支賦歛煩重京尹犒賜刻薄致乘輿播選者三臣之罪也今懷光新立大功上必披襟布誠詢訪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翊贊以告盧杞杞懼從容言於德宗曰懷光勲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其入朝必當賜宴留連累日使賊入京城得從容成備恐難圖矣德宗以為然詔懷光直

入編類纂

卷百五

八類

十三

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兵馬使楊惠光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竭誠赴難破朱泚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為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魯店留二日乃行盧杞秉政知德宗必更立相恐其分已權乘間薦吏部侍郎關播儒厚可以鎮風俗以播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政事皆決於杞播但歛衽無所可否德宗嘗從容與宰相論事播意有所不可起立欲言杞目之而止還至中書杞謂播曰以足下端慙少言故相引至此歸者奈何發口欲言邪播自是不復敢言

宋徽宗時，蔡攸有寵，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攸繡着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中，多道市井淫媠謔浪語，以獻笑取悅。攸妻宋氏出入禁掖，攸子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攸嘗言於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因令苑園皆倣江浙為白屋，不施五采，多為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以為不祥之兆。

朱熹曰：紹興初，賢才並用，紀綱復張，諸將屢以捷告。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八類 十  
恢復之勢蓋十八九，虜人於是始露和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獨以長樂棹官箝口，攘却羣謀，熒惑主聽，使和議翕然以定，而不可破。士大夫徃于積衰之俗，見國家無事而檢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仇，忍辱為事理之當然，嗚呼！始則唱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未流之弊遺君後，親無所不至，此檜之罪，所以通于天，萬死不足贖也。

韓侂胄謀預政，數詣都堂，留正使省吏論之曰：「此非知閣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趙汝愚議擢

宮不合，侂胄因開之于光宗，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正謹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與周必大俱以相業稱。

陳自強嘗為韓侂胄童子師，及侂胄當國，自強入都待銓，欲見之，無以自通。儼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為入言之，一日侂胄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于堂，延自強升坐，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踧踖莫敢居上者。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坐客唯唯，明日交章薦其才。」即除太學錄，未踰歲，三選為秘書郎，既入館，即改右正言，月餘，拜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旬日遂秉政。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八類 三  
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歿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韓侂胄意猶未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史彌遠入對，請誅侂胄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怨侂胄，使皇子榮王曦具疏言侂胄再啓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請命其兄楊次山擇群臣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允可。次山遂語彌遠，彌遠得密旨，以錢象祖嘗諫用兵忤侂胄，乃先白象祖，象祖許之。象祖以告李壁，彌遠自懷中出御筆批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啓

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陳自強阿附克位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仍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象祖欲奏審壁謂事留恐泄乃已翌日侂胄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從者皆散震以兵擁侂胄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彌遠象祖以誅侂胄聞帝不信越三日猶以為未死後審其果然遂下詔暴侂胄罪惡于中外蓋其謀始于彌遠而成于皇后及楊次山帝初無意也論功進彌遠為禮部尚書加震福州觀察使侂胄專政十四年宰執侍從臺諫藩閹皆其門廡之人嘗鑿山為沼下瞰太

八編類集

卷百五十五

人部

十六

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疇昔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官人見之往往垂涕顏械草制以為得聖之清易拔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獻者謂伊霍且莫不足以擬其勲余嘉請加九錫趙師霽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胄皆當之不辭其嬖妾皆封郡國夫人每內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及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紊極矣  
彌遠為相凡二十六年用事專且久初欲反韓侂胄所為故收召賢才老成布於朝廷及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遂專任檢壬以居臺諫一時君子貶斥殆

盡理宗德其立已唯言是從故恩寵終其身

賈似道上疏乞歸養度宗命大臣侍從傳旨留日四五至中使加賜日十數至夜即交卧第外以守之特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決于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賂求美職間為帥閹監司郡守者貢獻不

八編類集

卷百五十三

人部

二十七

可勝計兵喪於外匿不以聞太府寺主簿陳蒙嘗入對極言似道為相國政闕失後為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汙安置于建昌軍籍錄其家雖似道屢稱疾求去帝至涕泣留之不從詔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尋又詔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日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復詔十日一朝時襄樊圍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延羽流塑已像其中取官人葉氏及媚尼有美色者為妾日肆淫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有妾兄來立府門若將入狀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群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戲

之曰此軍國重事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問余玠有玉帶求之。已殉葬矣。發其塚取之。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景靈宮亦不從。駕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遣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歿。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

除奸

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于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之聞人矣。夫子始為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偽而辯。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辯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偽。則其智足以移世。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于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

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阝。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鄒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謂其盡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

愚者之所惑也。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為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為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傳趙王而餓主父。為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傳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已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明主不舉不參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外內之失。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眾。眾端以參觀。士無幸賞。賞無踰行。殺必當罪。有罪不赦。則姦邪無所容。其私矣。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籍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減。權勢減。則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十九



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鬲間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未明於此然守法之臣為釜鬲之行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為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嘗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韓非傳內篇靈帝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與共交構誚事太后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陳蕃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自以既從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三

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訴 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群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路誼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璉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群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

臣疾之

唐高宗時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羨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丞畢正義枉法黜之將納為妾事覺義府逼正義自縊以滅口上知而不問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為御史視奸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于親為不孝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曰義府擅殺六品寺丞就云自殺亦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還義方乃三叱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上以義方毀辱大臣貶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三

驃騎大將軍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疾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至代宗狼狽出幸祭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齒而莫敢發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為大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人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

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為安邪危邪若以為危豈得高枕不為天下討罪人乎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制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即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未俊則帝王大誦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代宗以元振有保護功削其官爵放歸田里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人類

三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凡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曰比日諸司奏事煩多所言多讒毀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其可否刑部尚書顏真卿上疏以為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為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意不下逮下情不上達蒙蔽喑鳴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于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昔林甫雖擅權群臣又不諂宰相

奏事者則托以它事陰中傷之猶不敢明令百司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亦無及矣載聞而恨之奏真卿誹謗貶峽州別駕

新州司馬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德宗果用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鑿輿播選海內瘡痍奈何遂選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它舍人草制制出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惡窮凶百辟疾之若讐六軍思食其肉何可復用德宗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失叙天地神祇所知華夏蠻夷同棄儻加巨姦之寵必失萬姓之心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人類

三

袁高復於正牙論奏德宗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為刺史陳京等亦爭之不已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掌而起德宗大怒左右辟易諫者稍引却京顧曰趙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德宗謂宰相與杞小州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夫望何遂以杞為澧州別駕使謂袁高曰朕徐思卿言誠為至當又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

之不逮也德宗悅祀竟卒於澧州

陸贄以德宗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我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它無所恤

裴延齡日短贄於德宗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爲計德宗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與憬約

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德宗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贄罷爲太子賓客

德宗欲修神龍寺須五十尺松不可得裴延齡日臣近見同州一谷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德宗日開元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人類 三五

天寶間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日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延齡

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並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

已棄之物卽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

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德宗不許亦不罪少華郡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惟鹽鐵轉運使張

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鈺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

以見在爲 陸贄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爲宰相

由是有寵於穆宗每事咨訪焉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

畫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奸蠹之狀以爲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

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表三上穆宗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以弘簡爲弓箭庫使積

爲工部侍郎章獻太后臨朝內侍任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累選宣政使入內都知仁宗以未有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人類 三五

儲嗣屬意于英宗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卽位又乘帝疾交構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守

忠離間之罪國之大賊乞斬于都市呂誨亦上疏論之帝納其言翌日韓琦出空頭勅一道歐陽修已簽

趙槩難之修日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旣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日汝罪當死遂責斬州安置取

空頭勅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

唐炯以父任得官嘗上書言秦二世制於趙高乃夫之弱非失之彊神宗悅其言又言青苗法不行宜斬

信友 信友

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王安石尤喜之薦使對賜  
進士出身為崇文校書安石復令鄧綰舉為御史遂  
除太子中允將用為諫官安石疑其輕脫將背已立  
名不除職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也坳果怒安石  
易已凡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坳乃因百官  
起居日扣陛請對帝令諭以他日坳伏地不起遂召  
升殿坳至御座前進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對陛  
下一一陳之乃擢為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  
聽劄子安石遲遲坳訶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  
知安石竦然而進坳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抵言安  
石專作威福曾布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不復  
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  
無異厮僕且讀且目珪珪慙懼俯首先降又言薛向  
陳瓘安石願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璪李定為安石牙  
爪張商英乃安石鷹犬逆意者雖賢為不肯附已者  
雖不肯為賢至詆安石為李林甫盧杞帝屢止之坳  
慷慨自若畧不退懾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  
相顧失色閣門糾其瀆亂朝儀貶潮州別駕  
臣聞去年十二月焚惑犯房上相未幾陳執中家決  
殺婢使議者以為天變應此臣切謂不然執中再入

為相未及二年變祖宗大樂墮朝廷典故緣葬事除  
宰相除翰林學士除觀察使其餘借賞不可悉紀陛  
下罷內降五六年來政事清明近日稍復奉行至有  
侍從臣僚之子亦求內降內臣無名趨資改轉月須  
數人又今天下民困政為兵多而益兵不已執中身  
為首相議當論執中而因循苟簡曾不建言天變之發  
實為此事陛下釋此不問御史又專治其私捨大責  
細臣恐雖退執中未當天變乞以臣章宣示御史然  
後降付學士草詔使天下之人知陛下退大臣不以  
其家事而以其職事後來執政不敢恤其家事而盡  
心於陛下職事卷五十五 人師  
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  
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  
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  
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  
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  
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  
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  
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  
山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

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盧之衣，食大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隱豎刀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蘇洵辨姦論

哲宗時呂惠卿見正人彙進，知不容于時，懇求散地。

人編類集 卷五十五 人類 五

右司諫蘇轍王觀歷數其姦，請投畀四裔以禦魍魅。中丞劉摯復列其五罪，於是貶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貶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時惠卿章惇呂嘉問鄧綰李定蒲宗孟范子淵等皆已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于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后然之。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彈劾。惠卿黨稍安，或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邪？

呂惠卿懷張湯之辯詐，兼盧杞之姦凶，詭變多端，敢

行非度，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為腹心。安石山野之人，彊很傲誕，其於吏事實無所知。惠卿指撻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惶遽自失，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為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說，熒惑聖聽，巧回天意，身為館殿攝行內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偽辯，以難琦說。仍為安石畫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又典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

人編類集 卷五十五 人類 五

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既而惠卿自以賊罪被黜，於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蕃漢，上與馮京異論，下與蔡延慶等力爭，惟黨人徐禧助之，遂行其說，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為患，西戎無變，妄奏警急，擅領大衆，涉入虜境，竟不見敵，遷延而歸，糜費資糧，棄捐戈甲，以巨萬計，恣行欺罔，坦若無人，立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朝廷有吞滅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怨畔，邊鄙騷動，河隴困竭，海內疲勞，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

豫初實由此邊粵一生至今為梗及其移領河東大  
發人牛耕葭蘆吳堡兩寨生地托以重兵方敢布種  
投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托收刈  
所得率皆批裨兩中收獲即時腐爛惠卿張皇其數  
牒轉運司交割妄言可能饋運其實所費不貲而無  
絲毫之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惠卿言安石相與為  
姦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者馮京也京安  
石皆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先帝猶薄其罪惠卿復  
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  
出肺腑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  
八編類纂 卷二二五 人類 三十  
見於尺牘不復疑問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  
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挾撻不遺餘力必致之  
死故放麈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托國食子徇君  
也而推其忍則至於弑君樂布惟不廢彭城之命故  
高祖知其賢李勣惟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許其義  
二人終事二主俱為各臣者仁心所存無施不可雖  
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於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  
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  
元顯則反元顯背逆人理世所共疑故呂布見誅於  
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勢不可

有夫曹桓古之姦雄駕御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  
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惟恐不及而置惠卿  
於其間譬如薰蕕雜處梟鷲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  
亦惡者必勝况自去歲以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  
蹇周輔朱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黷兵  
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譴今惠卿身兼眾惡自知罪大  
而欲以閑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  
之官論奏姦邪至於鄒縮李定之徒微細必舉而不  
及惠卿者蓋其凶悍情忍如蝮蝎萬一復用睚眦必  
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蘇轍論呂  
惠卿  
八編類纂 卷二二五 人類 三十  
蔡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遊車蓋亭賦詩  
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與確有隙上之以為皆涉譏  
訕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以斥  
東朝語尤切害於是臺諫言確怨謗乞正其罪執政  
議寘確于法范純仁王存獨以為不可力爭之文彥  
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  
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  
敢言越六日再貶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純仁又言  
于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睚  
眦不明之過竄誅大臣今舉動宜為將來法此事甚

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不聽時中丞李常中書舍人彭汝礪侍御史盛陶皆諫。不可罪確。悉貶遠州。確至新州。未幾卒。初確之具析。未上也。梁燾自路州召為諫議大夫。過河陽。邢恕極論確有策。立勳燾至。奏之。太后論三省曰。帝是先帝長子。子繼父業。其分當然。確有何策。立勳耶。若使確他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為朝廷害。恐帝年少。制御不得。故今因其自欺。如此行遣。蓋為社稷也。

蔡京深結中官。裴彥臣常安民。因論之。謂京姦足以惑眾。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萌。人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

呂公著詩求進。諛佞無耻。近乃乞毀司馬光及公著神道碑。周秩為博士。親定光謚為文正。近乃乞斷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章疏前後至

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丐外。哲宗慰勉而已。至是復論。章惇頴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復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于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為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為時相游說。邪惇益怒。至是御史董敦逸論安民黨于蘇軾兄弟。會安民言事忤旨。惇遂出安民監滁州酒稅。安熹救之不克。

日食詔求直言。筠州推官崔鷗上書曰。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厓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為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為忠。而天下皆曰姦。編類纂 卷百五十五 人類 五

姦此何理也。小人譬之螻蛄。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暗默。以為得計。哲宗覽而善之。以為相州教授。蔡卞專托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事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哲宗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卞深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噤不啓齒。一特論者以為惇迹易明。卞心難見。至是龔夬論惇下之惡。大略以為

昔日丁謂當國，號為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惇則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於海內，此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惇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其朽骨銜冤于地下，子孫禁錮于災荒。忠臣義士憤悶而不敢言，海內之人得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下事上不忠，懷姦深阻，凡惇所為，皆卞發之。為力居多，望采之。至公昭示，譴黜未報，而臺諫陳師錫、陳次升、陳瓘、任伯雨、張庭堅等極論下罪，浮于惇，乞正典刑以謝天下。乃出知江寧。臺諫論之不已，遂以祕書少監分司池州。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三

治亂臣以為京必反也，請誅。詔宣示京京請下軫，獄竟流嶺南。

王黼聞金兵至，不俟命，載其孥以東，詔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吳敏、李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尹聶昌、昌遣武士躡及於雍丘南，戕之，民家取其首以獻。欽宗以初即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為盜所殺。李彥賜死，竝籍其家。朱勔放歸田里，勔以花石取媚流毒州郡者，踰二十年，積官至寧遠軍節度使，居蘇州。公肆括克，其園地擬禁藥，服飾器用，上僭乘輿，又託輓舟募兵數千人，擁以自衛。聲燄薰灼，東南部刺史郡守各出其門，邪人穢夫候門奴事，時謂東南小朝廷。上皇末年，益親任之，居中白事，傳達上旨，大略如內侍進見，不避宮嬪一門，盡為顯官，騶僕亦至金紫。天下為之扼腕。至是，凡由勔得官者皆罷。

蔡京再貶崇信軍節度副使，童貫再貶昭化軍節度副使。至是，復竄京于儋州，其子孫二十三人分竄遠地。遇赦，不許量移。竄貫于吉陽軍，趙良嗣于柳州。詔下十日，京死于潭州。朝廷遣御史張徵誅貫，轉運副使李昇之誅良嗣。于貶所，函首赴闕。梟于市。京天資凶，諂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顯狙伺，為固位計。帝亦知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三



其姦屢罷屢起且擇京不合者執政以棍之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蒲伏叩頭無復廉恥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父子自為秦越真年即家為府營進之徒集門輸貨僮隸皆得美官毒紀綱法度為虛器根株連結牢不可破卒致宗廟之禍雖以謫死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為恨貫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于制物嘗有論其過者詔方劾往察劾一動一息貫悉偵得之先密以白且陷以他事劾反得罪逐死貫狀魁梧備瞻視願下生鬚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

八編類纂

卷百五

八類

三五

左右婦寺譽言日聞

呂祖泰祖儉從弟也先是祖儉以言事貶祖泰語其友口自吾兄之貶諸人籍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是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光宗論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為國者也丞相趙汝愚今之有大勲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強侂胄童稚之師躐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邪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廝役人

人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筠乎侂胄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胄師旦筠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黥竄之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謙亦以為言乃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祖泰

八編類纂

卷百五

八類

三七

自期必死冀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既至府尹為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為章試言之吾且置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祖泰既得罪監察御史林采言偽習之成造端自周必大宜加黜削施康年亦言必大首倡偽徒私植黨與遂貶必大為少保

賈似道既免三學生及臺諫侍從皆上疏乞誅似道太皇太后不許及似道上表自劾且言為夏貴孫虎

臣所誤乞保餘生有旨令李庭芝津遣歸越以終喪制似道留揚不還王煥復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乞下詔切責似道得詔乃還紹興府紹興守臣閉城不納王煥復言于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縉紳茅草不知幾疏陛下皆抑而不行付人言于不恤何以謝天下太后乃降似道三官婺州居住婺人聞似道至率衆爲露布逐之復詔徙于建寧府斬翁應龍籍其家廖瑩中王庭除名流之嶺南皆自殺於是御史孫嶸叟等又以似道罪重罰輕乞斬之以正法方回復上疏論似道僥詐貪淫褻驕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人類

三十八

吝專忍謬十罪大皇太后猶不聽翁合上言似道以妬賢無比之林甫輒自託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莽操其總權罔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迫於衆怒僅請建寧夫建寧守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亦知向方聞似道名咸欲嘔唾况見其面乎乞遠移荒昧以禦魍魎遂詔責授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籍其家遣使監押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爲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屏去撤轎蓋暴行秋日中令昇轎夫唱

杭州歌謠之每名斥似道窘辱備至一日入古寺壁上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對至泉州洛陽橋遇葉李自漳州放還見于客邸李賦詞贈之似道俯首謝焉元世祖時天下以桑哥駒考錢穀之故中外騷動廷臣莫敢言者集賢直學士趙孟頫謂奉御徹里曰桑哥罪惡甚矣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公爲上所親信捐一旦之命爲萬姓除殘賊仁者事也時帝畋灤北徹里乘間入言之詞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大臣命衛士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辯愈力曰臣與桑哥無讐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爲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言則姦臣何時除民害何時息帝大悟召不忽木問之對曰桑哥壅蔽聰明紊亂朝政有言者即誣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召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爲陛下憂時廷臣言者益衆遂詔臺省相與辯駁之桑哥辭屈帝曰桑哥爲惡始終四年臺臣豈不知之知而不言當得何罪御史杜思敬曰奪官追俸惟上所裁遂斥罷臺臣之从任者免桑哥等官命徹里率衛士三百人籍桑哥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阿魯渾薩里以連坐劾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人類

三十九

桑哥爲惡始終四年臺臣豈不知之知而不言當得何罪御史杜思敬曰奪官追俸惟上所裁遂斥罷臺臣之从任者免桑哥等官命徹里率衛士三百人籍桑哥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阿魯渾薩里以連坐劾

籍其貲帝問桑哥為政如此何故無一言對曰臣未嘗不言願言不用耳葉李與桑哥同事一無所匡正亦坐免久之得以疾請南還揚州學士李淦上言葉李本一黠徒方受上簡知即以舉桑哥為第一事致以非罪誅貶大臣遣使四出鉤考錢穀民怨而盜發天怒而地震水災洊至人皆知桑哥用羣小之罪而不知葉李舉桑哥之罪宜斬李以謝天下書聞帝矍然曰朕素以葉李剛介寧有是邪令召淦詣京師置對淦至而李已卒遂擢淦江陰路教授以旌其直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人部

王著因人心憤怒阿合馬密鑄大銅錢與妖人高和尚謀擊殺之時皇太子從世祖如上都而阿合馬留守京師著以太子素惡其姦乃遣二西僧至中書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省中疑之時高觸張九思皆宿衛宮中詰之倉皇失對遂執之訊問不伏及午著復矯太子令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宮易不察遽以兵往觸問果何為易附耳語曰太子來誅左相也既而省中遣使出迎悉為偽太子所殺奪其馬入健德門夜二鼓至惠官前立馬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即牽去以所袖銅錢碎其腦立斃繼呼亦鎮至殺之囚右丞張惠於是觸九思開門大呼曰

此賊也叱衛士急捕之留守博敦持挺擊立馬者墜地衆奔潰多就擒高和尚逃去惟著挺身請囚時帝在察罕腦兒聞之即遣和禮霍孫等歸討為亂者獲高和尚于高梁可梁王著張易皆棄市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為天下除害今歿矣異日必有為我書其事者復以張易從者為亂將傳首四方張九思曰易應變不審則有之坐以與謀則過矣乞免傳首從之王憚曰著教于義捐一身為天下除害事既露不去自縛請司敗以至臨命氣不少挫而視死如歸誠殺身成名死而不懼者也律以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法不以義與之可乎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史

伯顏既誅唐其勢獨秉國鈞遂專權自恣變亂成憲順帝患之伯顏欲以所養弟之子脫脫宿衛偵帝起居懼涉物議乃以知樞密院汪家奴翰林學士承旨沙剌班同侍禁近實屬意脫脫故脫脫政令日修衛士拱聽約束伯顏自領諸衛精兵以燕者不花為屏蔽導從之盛填溢街衢而帝儀衛反落落如晨星勢焰熏灼天下之人知有伯顏而已脫脫深憂之私請於父馬扎兒台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亦以為然脫脫復

質於師吳直方直方曰傳有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爾餘復何顧焉一日見帝乘問自陳忘家徇國之意帝猶未之信時帝前後左右皆伯顏之黨獨世傑班阿魯爲帝腹心乃遣二人與脫脫遊日以忠義之言相與往復論辨益悉其心靡他遂聞于帝帝始信之無疑及伯顏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脫脫脫脫亦泣下歸復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大事議論之際左右爲誰曰阿魯及脫脫本見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泄則上危身戮矣脫脫乃延二人于家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聖

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世傑班等謀欲候伯顏入朝擒之戒衛士嚴宮門出入蟻切皆爲置兵伯顏見之大驚召脫脫脫脫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然遂疑脫脫亦增兵自衛至是伯顏以所領兵衛請帝出田脫脫勸帝稱疾不往伯顏固請乃命太子燕帖古思出次柳林脫脫遂與阿魯等合謀悉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居玉德殿召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五門聽命夜二鼓遣怯薛月可察兒率三十騎抵營中取太子入城又召楊瑀范匯入草詔數伯顏罪狀出爲河南行省左丞相命

平章政事只兒瓦歹賚赴柳林黎明遣騎士至城下問放脫脫倨城上宣言有旨黜丞相一人諸從官皆無罪可各還本衛伯顏奏乞陛辭不許道出真定父老奉觴酒以進伯顏曰爾曹見子殺父事乎對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聞有臣弑君伯顏俛首有慚色既而帝以伯顏罪重罰輕復降詔安置南恩州陽春縣行次江西隆興驛病死

除奸不盡

漢皇子辯卽位何太后臨朝何進與太傅袁隗輔政錄尚書事進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碩圖已及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聖

秉朝政陰規誅之袁紹亦素有謀因進親客張津勸之曰黃門常侍權重日久又與長樂太后專通奸利將軍宜更清選賢良整齊天下爲國家除害進然其言又以袁氏累世寵貴海內所歸而紹素善養士能得豪傑用其從弟虎賁中郎將術亦尚氣俠故並厚待之因復博徵智謀之士龐紀何顛荀攸等與同腹心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等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掃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閣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

力焉。故勝親信何氏，遂共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其書示進，進乃使黃門令收碩，殊之。因領其屯兵，袁紹復說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為所害者，以其言語漏泄，而五營百官服畏中人故也。今將軍既有元舅之重，而兄弟竝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為天下除患，名垂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今大行在前殿，將軍宜受詔領禁兵，不宜輕出入宮省，進甚然之。乃稱疾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遂與紹定籌策，而以其計白太后。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

人編類集

卷五十三

四

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以為中官親近至尊，出入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為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苗數受諸宦官賂遺，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為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為然，中官在省闈者或數十年，封侯貴寵，膠固內外，進新當重任，素敬憚之，雖外收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入諫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

日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攘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夫違經合道，天人所順，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為亂階。進不聽，遂西召前將軍董卓屯關中上林苑，又使府掾太山王匡東發其郡強弩，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城臯，使武猛都尉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為言。太后猶不從。苗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以致富貴，國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

人編類集

卷五十三

四

且與省內和也。進意更狐疑，紹懼進變計，乃脇之曰：「父構已成，形勢已露，事留變生，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進于是以紹為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允為河南尹，紹使洛陽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卓等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黄門，使還里舍，惟留進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黄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各就國？」袁紹勸進便于此決之。至于再三，進不許。紹又為書告州郡，許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進

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  
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  
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  
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  
婦言于舞陽君入白太后乃召諸常侍皆復入直八  
月進入長樂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以下選三置郎  
入守官廬諸宦官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  
葬今歛入省此意何為竇氏事竟復起邪又張讓等  
使人潛聽其語乃率常侍段珪畢嵐等數十人  
持兵竊自側門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四

進入坐省閣讓等詰進曰天下憤憤亦非獨我曹罪  
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涕泣救解各  
出家財千萬為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  
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內穢濁公卿以  
下忠清者為誰于是尚方監渠穆拔劍斬進于嘉德  
殿前讓珪等為詔以故太尉樊陵為司隸校尉少府  
許相為河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  
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  
進部曲將吳匡張璋素所親幸在外聞進被害欲將  
兵入宮宮閣閉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

閣會日暮術因燒南宮九龍門及東西宮欲以聯出  
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閣  
因將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  
北宮尚書盧植執戈于閣道憲下仰數段珪從複道走  
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與叔父颯矯詔召  
樊陵許相斬之苗紹乃引兵屯朱雀閣下捕得趙忠  
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  
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士吏能  
為報讐乎進素有仁恩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  
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曼攻殺苗棄其屍于死中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四

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  
鬚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後得免者二千餘人紹因  
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張讓段珪等因迫  
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殺門奔小平津公卿  
泣出樂觀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夜馳河上王允遣  
河南中部掾閔貢隨植後貢至手劍斬數人餘皆投  
河而死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還宮以貢為郎  
中封都亭侯董卓遂廢帝又迫殺太后殺舞陽君何  
氏遂亡而漢室亦自此收亂  
竇武何進藉元舅之資據輔政之權內倚太后臨朝

之威外迎群英乘風之勢卒而事敗鬪豎身死功頌為世所悲豈智不足而權有餘乎傳曰天之廢商久矣君將興之斯宋襄公所以敗于泓也范曄論

王允既誅董卓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既而

疑曰此輩無罪從其王耳今若名為惡逆而特赦之

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道也呂布又欲以卓

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劔客遇

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

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

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仗正持重

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群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及在

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

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

可以皇甫義真為將軍就領其眾因使留陝以安撫

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

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

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

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卜彥思蔡

伯喈但以董公親厚竝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

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為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



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為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招允曰公可

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

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為念初允

以同郡宋翼為左馮翊王宏為右扶風是時三輔民

庶熾盛兵穀富貴李傕等欲即殺允懼一郡為患乃

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

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

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于

董卓况其黨與乎若舉兵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

之此轉禍為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

徵下廷尉傕乃收允及翼宏并殺之

唐張易之昌宗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東之

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

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几上肉耳夫何能為所誅已

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武

強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

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及中宗即位上官

婕妤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中宗遂與三思圖議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五 八類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五 八類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政事張東之等數勸中宗誅諸武中宗不聽東之等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奈何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中宗信之三思等因為中書畫策不若封暉等為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中宗以為然以暉為平陽王桓彥範為扶陽王張柬之為漢陽王袁恕已為南陽王崔玄暉為博陽王罷知政事後張柬之表請歸襄州養疾遂以東之為襄州刺史三思以敬暉桓彥範袁恕已尚在京師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二十六 人類

忌之俱出為滑洛豫三州刺史陰令人疏皇后穢行勝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中宗大怒命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玄暉使人為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乃以周利用奉使嶺外比至東之玄暉已死遇彥範於貴州令左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得暉剛而殺之恕已素服黃金利用逼之使飲野葛汁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拊地爪甲殆盡仍捶殺之利用還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二十六

經濟編

人類 道術

道德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曰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諸生者皆生于德之所生而能人象德者獨玉也寫德體六理盡見于玉也各有狀是故以玉効德之六理澤者鑑也謂之道牖如竊膏之理謂之德湛而潤厚而膠謂之性康若樂流謂之神光輝謂之明畧乎堅哉謂之命此之謂六理鑑生空竅而通之以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二十六 人類

道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離狀六德者德之有六理理離狀也性生氣而通之以曉神生變而通之以化明生識而通之以知命生形而通之以定德有六美何謂六美有德有道有仁有義有忠有密此六者德之美也道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出也義者德之理也忠者德之厚也信者德之固也密者德之高也故物有清而澤澤者鑑也鑑以道之神摻貫物形通達空竅奉一出入為先故謂之鑑鑑者所以能也見者目也道德施物精微而為目是故物之始形也分先而為目目成也形乃從是以人及有因之在氣莫



精于目，目清而潤澤若濡，無毫穢襍焉，故能見也。由此觀之，自足以明道德之潤澤矣。故曰：澤者鑑也。生空竅，通之以道德者，離無而之有，故潤則倂然濁而始形矣。故六理發焉，六理所以為變而生也。所生有理，然則物得潤以生，故謂潤德德者變及物理之所出也。未變者道之頌也，道水凝而為德，神載于德者道之澤也。道雖神，必載于德，而頌乃有所因以發動。變化而為變，變及諸生之理，皆道之化也。各有條理以載其德，德受道之化而發之，各不同狀，德潤故曰如膏，謂之德。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離狀性者道。

八經類纂 卷百五十一 人部

德造物，物有形而道德之神專而為一氣，明其潤益厚矣。濁而膠相連在物之中，為物莫生氣皆集焉。故謂之性。性，神氣之所會也。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于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澤厚而膠謂之性。性，生氣通之以曉，神者道德神氣發于性也。康若樂流，不可物效也。變化無所不為，物理及諸變之起皆神之所化也。故曰：康若樂流，謂之神理生變通之。以化明者，神氣在內則無光而為知，明則有輝于外矣。外內通一則為得失事理是非皆職于知，故曰：光輝謂之明。明生識，通之以知命者，物皆得道德之施。

以生則澤潤性氣，神明及形體之位分數度各有極量，指奏矣。此皆所受其道德，非以嗜欲取捨然也。其受此具也，粲然有定矣，不可得辭也。故曰：命命者不得母生，生則有形，形而道德性形神明命因載于物形，故譽堅謂之命，命生形通之以定，物所道始謂之道，所得以生謂之德，德之有也，以道為本，故曰：道者德之本也。德，生物又養物則物安利矣。安利物者行仁也。仁行出于德，故曰：仁者德之出也。德生理理立則有宜適之謂義，義者理也。故曰：義者德之理也。德生物又養長之而弗離也，得以安利德之遇物也。忠厚故曰：忠者德之厚也。德之忠厚也，信固而不易，此德之常也。故曰：信者德之固也。德生于道而有理，守理則合于道，于道理密而弗離也。故能物畜養，養其不仰恃德，此德之高而弗失，則有道矣。得而守之則有德矣。行而無失，則行成矣。

賈誼道德說

神術者接物之隊，凡權重者必謹于事，令行者必謹于言，則過敗鮮矣。此術之接物之道者也。其為原無屈，其應變無極，故聖人尊之。

道術篇

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嗜而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

也能此五者則通于神明通于神明者得其內者也  
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中  
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筋力頸強耳目聰明疏達而  
不悖堅強而不鞿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逮處小而不  
過處大而不窳其魂不躁其神不燒湫溲寂寞爲天  
下梟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近謂  
身也迫則能應感則能動物穆無窮變無形像優游  
委縱如響之與景登高臨下無失所乘履危行險無  
忘玄仗能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採與之轉化以  
聽天下若背風而馳是謂至德至德則樂矣古之人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八類

四

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末世有勢爲萬乘而日憂悲  
者由此觀之聖亡乎治人而在于得道樂亡乎富貴  
而在于德和知大已而小天下則幾于道矣夫建鐘  
鼓列管絃席旃茵傳旄象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  
齊靡曼之色陳酒行觴夜以繼日強弩弋高鳥走犬  
逐狡兔此其爲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解  
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  
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  
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不得須臾平察其  
所以不得其形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夫形者生

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  
者傷矣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  
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  
所充而用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此三者  
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蚊虻貞蟲蠕動蚊作  
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  
也忽去之則骨肉無倫矣今人之所以眊然能視管  
然能聽形體能抗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  
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爲之充而神爲  
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八類

五

所繫者其行也足蹟越蹈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招  
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耳目去之也然而  
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守也故在于小則忘于大在  
于中則忘于外在于上則忘于下在于左則忘于右  
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是故貴虛者以毫末爲宅也  
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  
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失其所守之位而離  
其外內之舍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終身運  
枯形于連轡列埒之門而躡踏于汚壑奔陷之中雖  
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爲人戮笑者何也形神相失

也故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爲制者神從而害  
貪饕多欲之人漠昏于勢利誘慕于名位冀以過人  
之智植于高世則精神日耗而彌遠久淫而不還形  
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是以天下時有盲妄自失之  
患此膏燭之類也火逾然而消逾亟夫精神氣志者  
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聖人將養  
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沈浮俛仰恬然則  
縱之迫而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  
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過而百事之變無不應劉安原道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六

是故與至人居使家忘貧使王公簡其富貴而樂卑  
賤勇者衰其氣貪者消其欲坐而不教立而不議虛  
而往者實而歸故不言而能飲人以和是故至道無  
爲一龍一蛇盈縮卷舒與時變化外從其風內守其  
性耳目不耀思慮不營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  
引循萬物群美萌生是故事其神者神去之休其神  
者神居之 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  
之不過一撓而不察方員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  
之類也况一世而撓滑之曷得須臾乎淑真訓

養生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六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  
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爲術也生于道  
理夫能嗇也是從于道而服于理者也衆人雖于患  
陷于禍猶未知還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  
之形虛無服從于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謂嗇是以  
蚤服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  
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  
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  
謂重積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  
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  
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  
于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  
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邊從民人其  
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末是以莫知其  
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韓非精神篇  
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  
撓之謂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爲故者也此官之  
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  
以害生則失所爲立之矣譬之若修兵者以備寇也  
今修兵而反以自攻則亦失所爲修之矣萬人操石

共則其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以便一生。生無不長。古覽本生篇

不達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是師者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孽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于堂。有殊。弗知慎者。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動。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豎子引其椹。而牛恣所以之順也。世之人主。貴人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久視。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凡生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廢。多陽則痿。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是故先王不處大室。不為高臺。味不衆珍。衣不輝熱。輝熱則理寒。理寒則氣不達。味衆珍則胃充。胃充則中大鞅。中大鞅而氣不達。以此長生可得乎。重已篇

聖人深慮天下莫貴于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于生則止。在四官者不欲利于生者。則弗為。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為。必有所制。此貴生之術也。堯以天下讓于子州友。父子州友對曰。以我為天子。猶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將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天下重物也。而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六

八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六

九

以害其生。又况于他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託天下。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王輿。王子搜援綬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不謂以國傷其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而為君也。魯君問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閭。鹿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耶。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繆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非惡富貴也。由重生惡之也。世之人主。多以貴富驕得道之人。其不相知。豈不悲哉。故曰。道之貞。以持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也。今世俗之君子。危身棄生。以狗物。彼且奚以此之也。彼且奚以此為也。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有人于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術也。所用重。所要輕也。夫生豈特隨侯珠之重也哉。貴生篇

聖人之所以異者得其情也由貴主動則得其情矣不由貴生動則失其情矣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古人得道者生以壽長聲色滋味能久樂之奚故論早定也論早定則知早膏知早膏則精不竭秋早寒則冬必煖矣春多雨則夏必早矣天地不能雨而况于人類乎人之與天地也同萬物之形雖異其情一體也故古之治身與天下者必法天地也尊酌者眾則速盡萬物之酌大貴之生者眾矣故大貴之生常速盡非徒萬物酌之也又損其身以資天下之人而終不自知功雖成乎外而生虧乎內情欲篇

八編類纂卷一百一十六

十

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踰鳥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夫天地之道至絃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重勞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既乎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于五藏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慾省矣胸腹充而嗜慾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于心而無乖則教志勝而行不僻矣教志勝而行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成而氣不散則理

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也以爲無不成也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于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修得生也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爲盆盎也與其未離于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爲盎亦無以異矣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洿之家決洿而注之江洿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洿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故曰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后氏之璜者匣貴而藏之寶之至也夫精神之可寶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螻蟻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

八編類纂卷一百一十六

十一

四七

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  
吉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壺子持以天壤名實不入  
機發于踵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矣子求行年五十有  
四而病偃僕脊管高于頂膈下迫頤兩脾在上燭營  
指天匍匐自闕于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  
拘耶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  
不易其義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  
行故晏子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  
而不可縣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爲  
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爲義耳而尚猶不拘于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六 三

物又况無爲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爲貴故授舜公子  
札不以有國爲尊故讓位子罕不以玉爲富故不受  
寶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于淵由此觀之至貴不  
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佗人身至親  
矣而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  
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爲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  
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通許由之義  
金騰豹韜廢矣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閒田者慙  
矣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汚于世  
而貪利偷生者閔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

貪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今夫窮鄙  
之社也叩盆叩瓿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嘗試爲之  
擊建鼓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瓿之足羞也藏  
詩書修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瓿之徒也  
夫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矣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  
使之左據天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由此觀  
之生尊于天下也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  
情不求餘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有天  
下無天下一實也今贛人教倉子人河水饑而餐之  
渴而飲之其入腹者不過簞食瓢漿則身飽而教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六 三

不爲之減也腹滿而河水不爲之竭也有之不加飽  
無之不爲之饑與守其箒筥有其井一實也人大怒  
破陰大喜墜陽大憂內崩大怖生狂除穢去累莫若  
未始出其宗乃爲大通清目而不以視靜耳而不以  
聽鉗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大素  
休精神而棄知故覺而若昧以生而若死終則反本  
未生之時而與化爲一體死之與生一體也今夫繇  
者揭鑿而負籠土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當此之時得  
葆越下則脫然而喜矣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  
病疴瘵者捧心抑腹膝上叩頭蹠踟而諦通夕不寐

當此之時，噲然得隊，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修夜之寧，非直一噲之樂也。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鱉，蛇以為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故知其無所用，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夫人主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損棄其社稷，身死于人手，為天下笑，未嘗非為非欲也。大仇由貪，大鍾之賂而亡其國，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獻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上地，使此五君者適情辭餘，以已為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大患哉？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古

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治矢也，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為轡也。知冬日之筭，夏日之裘，無用于已，則萬物之變為塵埃矣。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劉安情神訓

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饑，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頸刷理鬢，醞醞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于形體，猶國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喪于外，猶君昏于上，國亂于下也。夫為稼于湯世，編

子養生近

有一溉之功者，雖中歸于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于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于情，憂喜不留于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腹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是猶栢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而為受病之始也。害成于微而救之于著，故有無功之理。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十五

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稽康養生論

達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于機辟，死于罔罟。今夫濼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于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道，達

乎寢臥其下不天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莊周道

張評事至止辱所惠詩及書把玩無厭暫知有叙上言離恨下勗交情篤以猛風乾蘇之談弘以驟雨濕新之喻雖聞義則死道存于起予而擬人則失事均乎玩物借如誠說蓋足下之不知言倘或劇談豈吾人之仰望矣夫鯤之爲魚也潛碧海泳滄流沉鯁于渤解之中掉尾乎風濤之下而濠魚井鮒自以爲可得而齊焉鵬之爲鳥也刷毛羽恣飲啄戢翼于天地之間宛頸乎江海之畔而雙鳧隻雁自以爲可得而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六

十六

襲焉及其化羽垂天搏風九萬振鬣橫海擊水三千寧假力于槍榆在藻資汀濤涓流之水俟窟堞揚塵之風哉故張子房之達人也擊水搏風之適焉朱買臣之屈已也戢翼沉鯁之致焉足下雅得古人之致不乏先賢之適自守莊筌無罟魏網亦寧不知在藻槍榆之力非擊水搏風之助哉而詞旨勤勤深所未諭盍言爾志豈若是乎夫人生百年物理千變名利寵辱之情立矣愛憎毀譽之迹生焉其道在則尊德成而上幽貞爲虛白之室靜默爲太玄之門知軒冕是倘來之物悟榮貴非作力所致苟斯道不墜亦何

患無成而圖僥倖于權重之交養聲利于衆多之口斯所以楊朱徘徊于岐路阮籍怵惕于窮途嗟乎露往霜來歲華不待山高河廣離意無時桂樹寒花公子去而忘返松巖春草王孫遊以不歸去矣員生遠離隔矣音塵不嗣情甚勞矣畏容藏谷靜深殊矣惠而好我無密爾音駱賓王答員半千書

老莊

惠子爲惠王爲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六

十七

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以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爲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爲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



及林林不及雨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  
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乙入曰不  
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  
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乃發大府之  
貨以予眾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  
而擒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  
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  
以異于梟之愛其子也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  
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闕  
子曰無郵賤今以為後何也簡子曰是為人也為

八編類纂

卷百十六

六

社稷忍羞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  
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忍羞豈  
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于晉陽襄子疏隊  
而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為飲器大王亶父居邠  
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  
者地無以財物為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  
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弗為皆勉處矣為吾  
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  
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于岐山之下大王  
亶父可為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

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  
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  
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為之奈何詹子曰重  
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  
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不能自勝  
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王壽  
負書而行見徐馮于周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  
于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于知  
者知者藏書于是王壽乃焚香而舞之趙簡子死未  
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

八編類纂

卷百十六

九

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  
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  
叔向曰君子不乘人于利不迫人于險使之治城城  
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  
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秦繆公請伯樂曰子之年長  
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  
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  
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  
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僮纏采薪者九方堙此  
其于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

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于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至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爲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爲人也屈子曰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六

子

將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緩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于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緩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于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于秦而得志焉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吳起惕然曰

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群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群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已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禍且當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六

子

君雖然可移于宰相公曰宰相可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爲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于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伏于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

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于河上而航在一汜使善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技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子發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

人編類集 卷之三十六 八類 三

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大司馬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鉤芒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鉤于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于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况持無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于道者同于道季子治亶父三年而巫馬期絕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曰凡子所為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

此當貴之為腐朽也矣密則

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間行若有嚴行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于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于此者刑于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精神通于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荆有飲非得寶劍于干隊還反度江至于中流陽侯之波兩蛟夾繞其船飲非謂柁船者曰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于是飲非瞑目教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

人編類集 卷之三十六 八類 三

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子寒重舉白而進之曰請浮君若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受觴而飲醕不獻曰無管仲鮑叔以為為臣故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 漢劉安道應訓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在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

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可間矣斯可謂之無心者也夫心無為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為體流萬代而宜物豈曾設對獨遊而遊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為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遺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芒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于兼忘禮樂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六

三

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先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于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為已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躁進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况探其遠情而玩承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邦

象莊  
子序

是以廣成子處崆峒之山以入無窮之門軒轅登崑

崑之阜而遺玄珠之根此則潛身者易以為活而離本者難與永存也馮夷不遇海若則不以已為小雲將不失于其鴻濛則無以知其少由斯言之自是者不章自建者不立守其有者有據持其無者無執月弦則滿日朝則襲成池不留陽谷之上而懸車之後將人也故求得者喪爭明者失無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夫山靜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實也附籍莊論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六

三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二十七

經濟編

人類

方術

景純篤志綿細洽聞瀛記在異書而畢綜瞻往滯而  
咸釋情源秀逸思業高奇藁文雅於西朝振辭鋒於  
南夏為中興才學之宗矣夫語怪徵神伎成則賤前  
修貽訓鄙乎茲道景純之探策定數考往知來適京  
管於前圖軼梓寵於遐象而官微于世禮薄于時區

區然寄客傲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大塊流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二十七 人類

形玄天賦命吉凶修短定乎自然雖稽象或通而厭  
勝難恃稟之有在必也無差自可居常待終頽心委  
適何至銜刀被髮遑遑於幽穢之間哉晚抗忠言無  
救王敦之逆初慙智免竟斃山宗之謀仲尼所謂攻  
乎異端斯害也已悲夫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納  
奇冊府總百代之遺篇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秘術謝  
浮榮而捐雜藝賤尺寶而貴分陰游德棲真超然事  
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 晉書郭璞傳  
葛洪傳論  
梁昭明太子葬其母丁貴嬪遣人求墓地之吉者或  
與證者命三副求賣地三副密啓上言太子所得地

不如今地於上為吉武帝年老多忌即命市之葬畢  
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若厭之或可申延乃為蠟  
鵝及諸物理於墓側長子位宮監鮑邈之魏雅初皆  
有寵於太子邈之晚見疎於雅乃密啓上云雅為太  
子厭禱武帝遣檢掘果得鵝物太驚將窮其事徐勉  
固諫而止但誅道士由是太子終身慙憤不能自朋  
司馬光曰昭明太子之仁孝武帝之慈愛一染嫌疑  
之迹身以憂歿罪及後昆求吉得凶不可湔滌是以  
詭誕之士奇邪之術君子遠之

唐太宗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偽尤多命太常博士呂  
才與諸術士刊定可行者凡四十七卷書成進之

皆為之叙質以經史其序宅經以為近世巫覡妄分  
五姓如張王為商武庚為羽似取諧韻至於以柳為  
官以趙為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復  
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叙  
祿命以為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坑  
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  
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天壽更異按魯  
莊公法應貧賤又厄弱短陋惟得長壽秦始皇法無  
官爵縱得祿少奴婢為人無始有終漢武帝後魏孝

文帝皆法無官爵宋武帝祿與命並當空亡唯宜長子雖有次子法當早夭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叙葬以爲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蓋以窆窆既終永安體魄而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遺年月或相墓田以爲一事失所禍及茲生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按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晏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基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二十七

三

擇地也今葬書以爲子孫富貴貧賤壽夭皆因卜葬所致天子文爲令尹而三已柳下惠爲士師而三黜計其丘隴未嘗改移而野俗無識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爵荼毒之秋選葬時而規財利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荒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場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爲甚術士皆惡而言而識者以爲確論王玄策之破天竺也得方士那羅邏娑婆寐以歸自言有長生之術太宗頗信之深加禮敬合長生藥發使四方求奇藥異石又發使詣婆羅門諸國采藥其

言率皆迂誕無實苟欲以延歲月藥竟不就乃放還高宗卽位復詣長安又遣歸玄策時爲道王友奏言此婆羅門實能合長年藥自說必成今遣歸可惜失之玄策還高宗謂侍臣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漢武帝求之疲弊生民卒無所成果有不歿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對曰誠如聖言此婆羅門今茲再來容髮衰白已改於前何能生長陛下遣之內外皆喜娑婆寐竟歿於長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二十七

四

烏茶國婆羅門盧迦逸多自言能合不歿藥高宗將餌之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修短有命非藥可延身觀之末先帝服那羅邏娑婆寐藥竟無效大漸之際名醫不知所爲議者歸罪娑婆寐將加顯戮恐取笑戎狄而止前鑒不遠願陛下深察高宗乃止憲宗與宰相語及神僊問果有之乎李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方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柳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舉家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鏗李道古保護

亦一法

之憲宗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躁渴起居舍人  
 裴潏上言以為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  
 之樂者饗天下之福自黃帝作至文武享國壽者皆  
 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轉相汲引其  
 數浸繁借令天下果有神僊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  
 知凡伺候權貴之門以大言自衛奇伎驚眾者皆不  
 軌狗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耶夫藥以愈疾  
 非朝夕常餌之物况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  
 非人五臟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  
 藥者先自餌一年則真偽自可辨矣上怒貶潏為江  
 陵令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人部 五

穆宗餌金石之藥處士張臯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  
 和嗜慾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  
 思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  
 用藥猶須重慎况無疾乎庶人尚爾况天子乎先帝  
 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  
 其覆轍乎上善其言而求之不已  
 高駢好神僊有方士呂用之坐妖黨亡命歸駢駢厚  
 待之補以軍職又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共蠱惑駢  
 駢與鄭畋有隙用之謂駢曰宰相有造劔客來刺公

者今夕至矣駢大懼問計安出用之曰張先生嘗學  
 斯術可以禦之駢請於守一守一許諾乃使駢衣婦  
 人之服潛於他室而守一代居駢寢榻中夜擲銅器  
 於階令鏗然有聲又密以囊盛彘血灑於庭宇如格  
 鬪之狀及旦笑謂駢曰幾落奴手駢泣謝曰先生於  
 駢乃更生之惠也厚酬以金寶有蕭勝者賂用之求  
 鹽城監駢有難色用之曰近得上僊書云有寶劔在  
 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勝上僊左右之人欲使  
 取劔耳駢乃許之勝至鹽數月由一銅七首以獻用  
 之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  
 能犯駢乃飾以珠玉常置坐隅用之又刻青石為奇  
 字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  
 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真官  
 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等謫限亦滿必得陪幢  
 節同歸上清耳是後駢於道院庭中刻木鶴時著羽  
 服跨之日夕齋醮鍊金燒丹費以巨萬計用之又言  
 神僊好樓居說駢作迎僊樓費十五萬緡又作延和  
 閣高八丈用之每對駢呵叱風雨仰揖空際云有神  
 僊遊雲表駢輒隨而拜之駢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  
 大小之事皆決於用之退賢進不肖淫刑濫賞駢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人部 六

駢與鄭畋有隙用之謂駢曰宰相有造劔客來刺公

政事於是大壞矣用之知上下怨憤恐有竊發請置  
巡察使駢即以用之領之募險獠者百餘人縱橫間  
巷間謂之察子民間呵妻詈子靡不知之用之欲奪  
人貲財掠人婦女輒誣以叛逆榜掠取服殺其人而  
取之所破滅者數百家道路以目將吏士民雖家居  
皆重足屏氣用之又欲以兵威脅制諸將請選募諸  
軍驍勇之士二萬人號左右莫邪都駢即以張守一  
及用之爲左右莫邪軍使每出入導從近千人用之  
侍妾百餘人自奉奢靡用度不足輒留三司綱輸其  
家用之猶慮人泄其奸謀乃言於駢曰神德不難致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七

但恨學道者不能絕俗累故不肯降臨耳駢乃悉去  
姬妾謝絕人事賓客將吏皆不得見有不得已見之  
者皆先令沐浴齋戒然後見拜起纔畢已復引出由  
是用之專行威福無所忌憚境內不復知有駢矣  
南唐主嘗夢吞靈丹旦而方士史守冲獻丹方以爲  
神而餌之浸成躁急左右諫不聽嘗以藥賜李建勳  
曰臣餌之數日已覺躁熱况多餌乎唐主曰朕服之  
久矣群臣奏事往往暴怒唐主問道士王栖霞何道  
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國今陛下尚  
未能去饑嗔飽喜何論太平宋后自簾中稱歎以爲

至言凡唐主所賜予栖霞皆不受栖霞常爲人奏章  
唐主欲爲之築壇辭曰國用方乏何暇及此俟焚章  
不化乃當奏請耳

宋徽宗時濮人王老志初爲小吏遇異人受以丹遂  
棄妻子結草廬田間爲人言休咎多驗太僕卿王賈  
以名聞時帝方嚮道術乃召至京師館於蔡京第嘗  
緘書一封至帝所啓視乃昔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  
好之語也由是益信之號爲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  
書初若不可解者卒應者什八九其門如市京慮太  
甚頗以爲戒老志亦謹畏乃奏禁絕之踰年歿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八

洪州人王仔昔初隱于嵩山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  
書谿落七元之法能道人未來事京薦之帝召見賜  
號冲隱處士篆符有驗進封通妙先生由是道家之  
事日興而仔昔恩寵寔加朝臣戚里資緣關通中丞  
王安中上疏請自今招延山林道術之士當責所屬  
保任宣召出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臣庶往  
還之禁并言蔡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帝欣然  
納之已而再疏京罪帝曰本欲卽行卿章以近天寧  
節候過此當爲卿罷京京何知之大懼其子攸日夕  
侍禁中泣拜懇祈帝爲遷安中翰林學士



元順帝時西番僧教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珠兒法又進僧伽璘真善秘密法帝皆習之詔以西番僧為司徒伽璘真為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嘗謂帝曰陛下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於是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女子惟淫戲是樂帝諸弟八郎者與哈麻妹婿秃魯帖木兒及老的沙等十人號倚納皆有寵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些即兀該猶華言事事無碍也君臣宜淫而群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穢外聞皇太子既長深疾二僧等所為欲去之未能也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元

圖緯

元文宗時司徒香山言陶弘景胡笳曲有負展飛天曆終是甲辰君之語暗合陛下生年紀號實受命之符乞錄付史館頒示中外詔翰林集賢諸儒臣議咸以謂唐開元間薛讓進武后鼎銘云上天降監方建隆基為玄宗受命之符姚崇表賀宋司馬光言其乘偶就之文以為符端此小臣之諂而宰相實之是侮其君也今弘景之曲雖於生年紀號若偶合者然陛下應天順人紹隆正統無待於旁引曲說以為符命

從其所言恐啓識緯之端非所以定民志也事遂寢

禍福

吳人入荆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欲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禍荆未有禍公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而况大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艾其民吳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荆也禍之適吳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唐王涯有再從弟沐家於家南老且貧聞涯為相跨驢詣之欲求一簿尉留長安二歲餘始得一見涯待之殊落莫久之沐因嬖奴以道所欲涯許以微官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命及涯家被收跡適在其第與涯俱腰斬舒元與有族子守謙愿而敏元與愛之從元與者十年一旦忽以非罪怒之日加遣責奴婢輩亦薄之守謙不自安求歸江南元與亦不留守謙悲歎而去夕至昭應聞元與收族守謙獨免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元

咎徵

太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頰館於維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

1243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2 1249

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  
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至而耄  
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  
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  
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  
又何以年。

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  
君是以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  
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  
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

八編類纂

卷重七

十

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  
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陰曰朝夕不相及誰  
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歿矣主民翫歲而  
惕日其與幾何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有之  
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己  
身之不祥也棄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  
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  
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為命也

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  
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歿亡焉夫  
禮成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  
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  
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  
驕近亂替近疾君為王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  
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  
也伯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  
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鵠食鴉謂食駮駮

八編類纂

卷重七

十一

後世  
犯此者  
加平公  
當其

駮駮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  
君之出必駮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  
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歿今夫虎所以  
不動者為駮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奈何一自  
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  
曠曰吾聞之也伯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  
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  
阿其為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君必  
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  
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歿今鳥為狐裘

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奈何而再自誣乎平公不  
 說異日置酒鹿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于階上  
 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在人臣履  
 而上人主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嘆  
 公引起之曰今者與叟戲叟遽愛乎對曰愛夫肉自  
 生蟲而還自失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與妖  
 而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藜藿人主堂廟不當  
 生蒺藜平公曰今為之奈何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  
 奈何入來月八日修百官立太子君將歿矣至來月  
 八日平公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為期寡人如何師曠  
 不樂謁歸歸未幾而平公歿乃知師曠神明矣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十三

鬼神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其所謂敢  
 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魂有魄氣魂魄會謂之生  
 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生必有死形魄  
 歸於地謂之鬼魂氣歸于天謂之神合鬼與神而享  
 之教之至也是故築為宮室設為宗祧春秋祭祀以  
 別親疏遠邇教民反故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尊  
 其生必致其敬古聖之道仁人之德教也昔者文王  
 之祭也事如事生思如事死而不敢生忌日則必哀

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  
 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敬而致之又  
 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致之必樂已至必哀孝  
 子之情也文王為能得之矣

周惠王時有神降於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有  
 之手對曰有之國將興其君齋明中正精潔惠和其  
 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  
 民神無怨故明神降焉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將  
 亡其君貪冒淫僻邪佚荒怠蕪穢暴虐其政腥臊馨  
 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携貳明神不蠲而民有違意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十四

民神痛怨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  
 禍是以或見神而興亦有以亡昔夏之興也祝融降  
 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亭隧商之興也檣杓次于  
 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鷲鳴于岐山其  
 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是皆明神之紀者也王曰今  
 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后是有爽德協  
 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是監燭周之子  
 孫而禍福之夫一神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  
 耶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號王曰然則何為對曰臣  
 聞之道而得神是謂豐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號

少荒其亡也。王曰：吾其奈何？對曰：彼太宰以祝史率狸姓奉犧牲，塗盛玉帛，往獻焉，無有所也。王曰：號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令其肖，見鬼神之見也不失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已父率傅氏及祝奉犧牲，玉觴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號，號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號必亡矣，不禋于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于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號公動匱百姓，以盈其違，離民怒神，怨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號也。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人類

十五

齊景公敗於梧丘，夜猶蚤，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侍盧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而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敗，五丈夫皆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首而葬之，曰：五丈夫之丘。其此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況于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智矣。故曰：人君之為善易矣。

楚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夫然，民將能答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

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昭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現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人類

十六

聖古

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王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徧論也而無除今夢黃熊入于寢門不知人殺乎抑厲也。子產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僑聞之昔者鯀違帝命殛之於羽山化為黃熊以入于羽

淵實為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是故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辟自卿以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為尸五日公見子產賜之莒鷄。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

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之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彊矣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濫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彊成能為鬼不亦宜乎。

號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今日使晉襲于爾門公拜頰首覺召使罷占之器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罰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慶舟之僑告其諸侯曰號不久矣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嘉大國之

襲於已也何瘳吾聞之曰大國無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由于逆命今嘉其慶侈必展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而逆宗國既卑諸侯遠已外內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將行以其族

適晉三年、號乃亡。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恠、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恠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造典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治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奸人惑眾、挾正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過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長弘欲以鬼神之術輔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十九

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郤秦師、而兵剄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于神僊之道、遺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祀、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系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填目、扼腕、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狄、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轅陽侯師

張宗之奸、紛紛便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日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日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恠、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奸人有以窺朝者、漢谷永論

王忱除郡、令到官、至齋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忱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冤之聲、忱祝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忱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為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二十

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椁下、悉盜取財貨、忱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門下游徼者也、忱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冤、客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恚、故殺之、忱曰、當為汝理此冤、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旦召游徼、詰問具服罪、即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

巫祝

齊侯亦遂病、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

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罵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諸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人類 五

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輪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菴蒲舟鮫守之數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廬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備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

大夫疆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歛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羨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有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若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人類 三

齊大旱景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齊人卜之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歛以祠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鱉為民天久不雨水泉時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子曰今為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植樹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惟有德也

吳伐陳復脩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  
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  
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死  
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  
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  
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議羣  
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  
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  
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  
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五  
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  
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  
弗祭。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  
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  
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  
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邾文公卜徙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苟利  
於民，寡人之利也。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  
既利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可長也。君胡不爲君？曰：  
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

於繹  
韓褐子濟於河，律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快  
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韓褐子曰：天子祭海內之神，諸  
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禰褐也。未得  
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役人  
固已告矣。夫子不聽役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運，甚  
殆。治裝衣而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爲人之惡我，而改  
吾志，不爲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泆然行。  
晉元帝所幸鄭貴嬪有疾，以祈禱頗廢。萬機顧榮上  
牋云：昔文王父子兄弟，乃有三聖，可謂窮理者也。而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五  
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哉？誠以一日  
萬幾，不可不理。一言蹉跌，患必及之。故也。當今衰季  
之末，屬亂離之運，而天子流播豺狼，塞路公宜，露營  
野次，星言夙駕，伏軾怒蛙，以募勇士，懸膽于庭，以表  
辛苦。貴嬪未安，藥石實急。禱祀之事，誠復可脩。豈有  
便塞泰佐白事，斷賓客問訊，今疆賊臨境，流言蒲國，  
人心萬端，去就紛紜，願冲虛納下，廣延僞彥，思畫今  
日之要，塞鬼道淫祀，弘九合之勤，雪天下之耻，則群  
生有賴，開泰有期矣。  
臣聞左道亂俗，妖言惑衆，在昔之法，皆殺無赦。蓋以



奸臣逆節狂賊亂規多假鬼神搖動耳目漢之張角  
晉之孫恩偶失防閑遂至屯聚國家宜有嚴制以肅  
多方切以當州東引七閩南控百粵編氓右鬼舊俗  
尚巫在漢樂巴已嘗翦理爰從近歲傳習滋多假託  
機祥愚弄黎庶勦絕性命規取貨財皆於所居塑畫  
魅魍陳列幡幟鳴擊鼓角謂之神壇嬰孺醜裸已令  
寄育字曰壇留壇保之類及其稍長則傳習妖法驅  
為童隸民之有病則門施符術禁絕往還斥遠至親  
屏去復物家人營藥則曰神不許服病者欲飲則云  
神未聽餐率令疫人處於饑渴洎至亡者服用又言

八編類纂 卷百二十七人類 五

餘崇所憑入不敢留規以自分若幸而獲免家之所  
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可其間有孤子單族首面勿妻  
或絕戶以圖財或害夫而納婦浸淫既久習熟為常  
民被非辜了不為怪奉之愈謹信之益深從其言甚  
於典章畏其威重於官吏奇神異像圖繪歲增邪錄  
妖符傳寫日夥小則雞豚致祀歛以還家大則歌舞  
聚人食其餘胙婚葬出處動必求師劫盜鬪爭行須  
作水蠹耗衣食眩惑里閭設欲扇搖不難連結在於  
典憲具有章條其如法未勝奸孽弗瘳疾宜頌峻典  
以革祆風當州師巫一千九百餘戶臣已勒令改業

歸農及攻習鍼灸之脉所有首納祆妄神像符籙神  
衫神杖魂巾魂帽鍾角刀笏沙羅等一萬一千餘事  
已令焚毀及納官伏乞朝廷嚴賜條約所冀屏除巨  
害保宥羣生杜漸防萌少禱萬一

妖恠

鄭大水龍關於時門之外汴淵國人請為榮焉子產  
弗許曰我關龍不我觀也龍關我獨何觀焉穰之則  
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  
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

八編類纂 卷百二十七人類 五

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關於鄭南門中內蛇  
歲六年而厲公入公問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  
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業焉  
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

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  
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柳臣又聞之曰作事

不時怨讎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  
民力彫盡怨讎竝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

晉侯方築虎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  
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達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

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苟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趙簡子問子翟封茶曰吾聞翟雨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雨穀三日。蚩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鷲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也對曰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以求祿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

八編類纂

卷百七十八

三

其志巧貪而怨此其妖也

晉武帝時龍見武庫井中群臣將上賀孫楚上言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群臣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者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既失之而齊亦未為得也夫龍或附鱗潛于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蒼昊而今蟠于坎井同於蛙蝦者豈獨荒庫之士或有隱伏所役之賢没于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願陛下赦小過舉賢才垂夢于傅岩望想于渭濱脩學官起淹滯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憚風厲俗者又舉亮拔秀異之才可以撥煩理難矯世抗言者無繫世

族必先逸賤夫戰勝攻取之勢并兼混一之威五伯之事韓白之功耳至於制禮作樂闡揚道化甫是士人出筋力之秋也伏願陛下擇狂夫之言

夫中國聖人之常治也四民之所常居也衣冠之所常聚也而髡髮左衽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為夷者半中國可恠也夫中國道德之所治也禮樂之所施也五常之所被也而汗漫不經之教行焉妖誕幻惑之說滿焉可恠也夫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庶人祭于寢所以不忘孝也而忘而祖廢而祭去享夷狄之鬼可怪也噫一日蝕一星縮則天為之

八編類纂

卷百七十八

三

不崩一山崩一川竭則地為之不寧釋老之為恠也千有餘年矣中國蠹壞亦千有餘年矣不知更千餘年釋老之為恠也如何中國之蠹壞也如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生乎或曰天下不謂之恠于謂之恠今有子不謂恠而天下謂之恠請為子而言之可乎曰奚其為恠也曰昔揚翰林欲以文章為宗於天下憂天下未盡信已之道於是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軻揚

雄文中子吏部之道滅乃發其育開其聾使天下唯見已之道唯聞已之道莫知其他今天下有楊億之道四十年矣今楊億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刑鏤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道使天下不為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雅頌春秋之經易之繇爻十翼而為楊億之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為恠大矣是人欲去其恠而就於無恠今天下反謂之恠而恠之呼嗚宋石介惟說二

醫

八編類纂

卷百七十八

三元

晉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蘇視之出口疾不可為也是謂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不生天命不祐若君不效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以佐君為諸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二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祐對曰自今之謂蘇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搖木不生危松栢不生埤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其政八年之謂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物莫

伏於蠱莫嘉於穀穀與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慝今君一之是不饗穀而食蠱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夫之蠱皿為蠱吾是以云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是歲趙文子卒諸侯叛晉十年平公薨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八編類纂

卷百七十八

三元

漢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于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鍼石輒應時而郊乃著鍼經診脉法傳于世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微之枝陰陽隱測之術和帝時為太醫丞多有効應帝奇之仍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陰右陽脉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嘆息稱善玉仁愛不矜雖貧賤斷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

貴人羸服變處一鍼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  
為言意也。勝理至微。隨氣用巧。鍼石之間。毫芒即乖。  
神存于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  
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為療也。有四難焉。  
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  
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鍼有分寸。時有破  
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  
有於病哉。此其所以為不愈也。帝善其對。

史稱華佗以特能厭事為曹公所怒。荀文若請曰。佗  
術實工人命。係焉宜議能以宥。曹公曰。憂天下無此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人類 三

鼠輩耶。遂考竟佗。至蒼舒病且死。見醫不能生。始有  
悔之之歎。嗟乎。以操之明略。見幾然。猶輕殺材。能如  
是文若之智力。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然猶不能反。  
其恚執柄者之恚。真可畏。諸亦可慎。諸原夫史氏之  
書于冊也。是使後之人。寬能者之刑。納賢者之論。而  
懲暴者之輕殺。故自恃能至有悔。悉書焉。後之惑者。  
復用是為口實。悲哉。夫賢不能無過。苟冥于理矣。  
或必有寬之之請。彼壬人皆曰。憂天下無材耶。曾不  
知悔之日。方痛材之不可無也。或必有惜之之難。彼  
壬人皆曰。譬彼死矣。將若何。曾不知悔之日。方痛生

之不可再出。可不謂大哀乎。夫以佗之不宜殺。昭昭  
然不足言也。獨病夫史書之義。是將推而廣耳。吾觀  
自曹魏以來。執死生之柄者。用一恚而殺材能衆矣。  
又焉用書佗之事為。嗚呼。前事之不忘。期有勸且懲  
也。而暴者復藉口以快意。孫權則曰。曹孟德殺孔文  
舉矣。孤於處。翻何如。而孔融亦以應泰山。躬孝廉自  
譬。仲謀近霸者。文舉有高名。然猶以可懲為故事。矧  
他人哉。此兩語 華佗論

周官載醫掌養萬民之疾病。蓋凡受疾者。舉可治也。  
唯久之不治。遂萃以成。未見其有始疾而不可治者。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人類 三

也。巴楚之地。俗信巫鬼。實自古而然。當五氣相診。或  
致厲疫之苦。率以謂天時被是疾。非醫藥所能攻。故  
請禱鬼神。無少暇。雞豚鴨羊之薦。唯恐不豐。迨其不  
能。則莫不自咎。事鬼神之未至。或幸而愈。乃曰。由禱  
之勤也。薦之數也。不然。烏能與天時抗乎。又有治之  
不蚤。其疾氣之毒。日相薰灼。一家之人。皆至乎病。故  
雖親友之厚。百步之外。不敢望其門廬。以至得病之  
家。懼相遷染。子畏其父。婦避其夫。若富財之人。尚得  
一巫覡守之。其窮匱者。獨僵卧呻吟一室而已。如是  
則不特絕醫藥之饋。其飲食之給。蓋亦闕。如是。以必

者未嘗不十八九而民終不悟余嘗訪於人其患非  
宅繇現師之勝醫師耳宋龔鼎臣  
述醫論

卜

城濮之戰晉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燂我迎歲  
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荆王  
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為何如咎犯對曰  
卜戰龜燂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  
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  
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  
伏其罪也且我以宋衛為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

人編類纂

卷五十七人類

三

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  
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于卜者太卜  
之起由漢興而有焉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于長安  
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  
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嘆  
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筮之中今  
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知矣諶之卜數中  
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于卜肆中天新雨道  
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

人編類纂

卷五十七人類

三

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  
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  
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  
紀差以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  
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  
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于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  
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  
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  
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  
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  
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  
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  
人祿命以詭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  
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于己此吾之所耻故謂之卑  
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  
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  
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  
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  
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眾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  
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

汗雖尊不下也。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熾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賈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正法，徇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于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賞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者。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三五

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懾，奸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鴟鴞之與鳳凰，翔乎蘭芷，芎藭，棄于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眾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

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傲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于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饑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而不為，皆君子之道也。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三五

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存存亡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辨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疆國成功，盡忠于上，非

此不立今夫卜者燕惑教愚也夫惑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驎不能與龍驤為馴而鳳凰不與燕雀為群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世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手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躬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于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嘆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八類

毛

有日矣夫上而不審不見奪精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傅王墜馬憂誼不食毒恨而疾此務華絕根者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漢司馬遷曰者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

抵掌順風而屈焉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趨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各應圖錄越谷槐陽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自是習為內學尙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奸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為宜見藏擯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為此也范曄方術傳論

相

天相之相在於清明將之相在於雄傑清明者珠玉是也為天下所寶雄傑者虎兇是也為百獸所伏然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八類

毛

清者必得大權不能享豐富雄者必當昌後不能得大柄兼而有之者在乎粹美而已余頃歲蒞淮海屬縣有盱胎而山多珉玉剖而為器清明洞徹雖水精明水不如也而價不及于凡玉終不得為至寶以其不粹也清而粹者天也故高不可測清而徹者泉也故深亦可察此其大略也余嘗精而求之多士以才為命婦人以色為命天賦是美者必將有以貴之才高者雖孟嘗眇小蔡澤折頸亦居萬人之上色美者雖鈞弋之拳子夫之賤亦為萬乘之偶然不如清而粹者必身名俱榮福祿終奉張良是也擇士能用此

術可以拔十得九無所疑也李德裕相論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二十八

三九

術可以拔十得九無所疑也李德裕相論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二十八

圖書編

人類

各畿省府縣古今人物總叙

人才固難而知人猶難自管論之矣然亦論其在當時所值事勢與其建立何如孟子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其以千百世之後求知於千百世之前而尚友之也不愈難哉雖然古人已往矣其心跡已不可掩矣公論久定彬彬然載諸經書史策猶可考而知也八編類纂 卷一百二十八 人類

各省府古今人物

北直隸

順天府

召虎

周

左伯桃

周節

羊角哀

周義

蔡澤

秦

薊州

漢

徐樂

漢

韓嬰

漢

韓延壽

漢

周堪

漢



|   |  |   |   |  |  |   |
|---|--|---|---|--|--|---|
| 學寇恂 <small>漢功</small> 蓋延 <small>漢功</small> 王良 <small>漢</small> 盧植 <small>漢名</small> 崔定 <small>漢</small> 張飛 <small>蜀漢</small> 祖逖 <small>晉名</small> 晉坐 <small>晉名</small> 鄧道元 <small>晉</small> 盧照鄰 <small>唐</small> 劉賁 <small>唐</small> 高崇文 <small>唐</small> 蔡廷玉 <small>唐</small> 賈島 <small>唐詩</small> 劉 | 相宋名 呂誨 <small>宋名</small> 馬全義 <small>宋</small> 馬知節 <small>宋</small> 趙普 <small>宋</small> 呂端 <small>宋</small> 張弘綱 <small>元功</small> 史天澤 <small>元名</small> 何失 <small>元</small> 鮮于樞 <small>元名</small> 薛 | 貴國朝 嶽正 <small>國朝</small> 馬永 <small>材</small> 石大用 <small>士</small> 保定府 郭隗 <small>燕</small> 田光 <small>燕</small> 趙廣漢 <small>漢</small> 王尊 <small>漢</small> 祖冲之 <small>宋</small> 齊濟 <small>唐</small> 郭進 <small>宋</small> 張彘 <small>元</small> 劉因 <small>元</small> 王恂 <small>元</small> 王驥 <small>國朝</small> 傅珪 <small>國朝</small> 李友直 <small>國朝</small> |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河間府 扁鵲 <small>秦</small> 董仲舒 <small>漢</small> 雋不疑 <small>漢</small> 鮑宣 <small>漢</small> 刁協 <small>晉</small> 高允 <small>北魏</small> 信都芳 <small>善樂</small> 高穎 <small>隋</small> 劉炫 <small>隋</small> 王伽 <small>隋</small> 李綱 <small>唐</small> 袁怒已 <small>唐</small> 高適 <small>唐</small> 賈 | 黃中 <small>宋</small> 張知白 <small>宋</small> 劉摯 <small>宋</small> 劉安禮 <small>宋</small> 王翔 <small>國</small> 程信 <small>國朝</small> 楊善 <small>臣</small> 真定府 卻缺 <small>晉</small> 卻毅 <small>晉</small> 廉頗 <small>趙</small> 藺相如 <small>趙</small> 趙勝 <small>原</small> 趙奢 <small>趙</small> 李牧 <small>趙</small> 樂毅 <small>趙</small> 荀况 <small>趙</small> 李左車 <small>謀</small> 田叔 <small>漢</small> 竇嬰 <small>漢</small> 馮唐 <small>漢</small> 耿純 <small>漢</small> 邳 | 形將 漢名 崔駰 <small>漢</small> 趙雲 <small>蜀</small> 劉焯 <small>唐</small> 甄琛 <small>北魏</small> 蘇 | 安恒 <small>唐</small> 劉綽 <small>隋</small> 倪若水 <small>唐</small> 杜景佺 <small>唐</small> 魏知古 |
|---|--|---|---|--|--|---|

|   |  |   |   |   |  |  |  |   |  |   |
|---|--|---|---|---|--|--|--|---|--|---|
| 唐名 啖助 <small>經</small> 劉禹錫 <small>唐詩</small> 李翱 <small>唐</small> 李吉甫 <small>唐</small> 李 | 絳唐名 崔祐甫 <small>唐</small> 劉栖楚 <small>諫</small> 魏塞 <small>直</small> 李德裕 <small>唐</small> 曹 | 彬宋名 曹瑋 <small>宋</small> 李昉 <small>宋</small> 韓絳 <small>宋</small> 韓維 <small>宋</small> 王德用 | 將宋名 縉承亮 <small>宋</small> 韓廣 <small>宋</small> 曹鼎 <small>國朝</small> 石珪 <small>國朝</small> 薰杰 | 國朝 黃懋 <small>國朝</small> 順德府 尹賞 <small>漢</small> 路溫舒 <small>漢</small> 孟敏 <small>漢</small> 魏收 <small>北</small> 史魏徵 <small>唐</small> 宋璟 <small>唐</small> 范質 <small>宋</small> 王禹偁 <small>宋</small> 劉東 | 忠元功 張文謙 <small>元</small> 郭守敬 <small>元</small> 廣平府 周福 <small>漢</small> 崔浩 <small>北魏</small> 李沆 <small>宋</small> 李若水 <small>宋</small> 李椿 <small>宋</small> 王磐 <small>元</small> 竇默 <small>元</small> 元明善 <small>元</small> |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大名府 舍頡 <small>聖</small> 汲黯 <small>漢</small> 京房 <small>漢</small> 李崇 <small>北魏</small> 張 | 公瑾 <small>唐</small> 郭震 <small>義</small> 盧懷慎 <small>唐</small> 南霽雲 <small>唐</small> 潘美 <small>唐</small> 王質 <small>清</small> 王素 <small>宋</small> 劉安世 <small>宋</small> 王巖叟 <small>宋</small> 郭永 | 宋忠 李茂 <small>元</small> 宋納 <small>國朝</small> 蔣廷贊 <small>國朝</small> 永平府 伯夷 <small>商</small> 叔齊 <small>商</small> 田疇 <small>漢</small> 楊雍 <small>卓</small> 李光弼 <small>唐</small> 田弘正 <small>唐</small> 姚樞 <small>元</small> 姚燧 <small>元</small> 陳顥 <small>元</small> | 南直隸 應天府 紀瞻 <small>晉</small> 葛洪 <small>晉</small> 蕭統 <small>梁</small> 魏良臣 <small>宋</small> 楊剛中 <small>元</small> 孫炎 <small>國朝</small> 杜環 <small>卓</small> 陳遇 <small>國朝</small> 齊泰 <small>國朝</small> 倪 | 嶽國朝 莊昶 <small>國朝</small> 梁材 <small>國朝</small> |
|---|--|---|---|---|--|--|--|---|--|---|

鳳陽府 管仲齊霸 其茂秦名 陳萬年漢名 柯譚漢名

桓榮漢名 郭憲漢名 范滂漢名 華佗魏神醫 曹植魏太子

陳矯魏直臣 魯肅吳謀臣 稽康魏士 稽紹晉忠臣 胡質魏士

胡威廉吏 夏侯湛文士 隗紹晉士 桓伊晉名士 桓彝晉名士 李

紳唐人 魯宗道宋直臣 呂夷簡宋名相 高繼勳宋名將 薰槐宋名將

趙德勝宋名將 耿再成國朝功臣 常遇春元勳 李文忠國朝名將 鄧

愈國朝元勳 湯和國朝元勳 沐英國朝元勳 郭子興元勳 繆大亨元勳 曹

良臣 吳良 郭英 朱能 王真 宋晟

國朝功臣 郁新 唐鐸 金純 張泌 倪岳 年富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四

名傳友德 郭登國朝名將

蘇州府 季札吳公賢子 言偃聖門弟子 陸績漢孝子 魏伯

陽逸漢名 顧雍吳名臣 顧榮晉名臣 馮野王晉博學 陸德明唐經學

陸象元唐名臣 陸龜蒙唐詩名士 范仲淹宋名相 范純

仁宋名臣 范純祐 范純禮宋名臣 葉夢得宋名臣 葉清臣

宋名臣 程師古宋名臣 范成大宋名臣 沈仲諤元名臣 黃鉞國朝名臣

節義 高啓文士 張佩卿卓行 王賓 韓奕 錢芹俱國朝名士 姚

廣孝 國朝功臣 吳納 韓雍 陳鑑 葉盛 陳祚 陸

容 王鏊 毛澄 朱希周俱國朝名臣 李應楹介士 魏校

力趙同魯卓識

松江府 陸遜吳謀臣 陸抗吳名臣 陸機吳名士 陸雲吳名士

柳約宋名臣 錢壁元名臣 夏寅國朝名臣 張悅國朝名臣 錢全襄朝名臣

常州府 虞俊漢忠義 周處晉名臣 顧愷之晉善書 王過唐名臣

胡宣宋名臣 錢公輔宋名臣 周孚先程門 鄒浩宋名臣 錢邵

宋名臣 周葵宋名臣 陳炤宋名臣 張舉宋名臣 丘壑宋名臣 胡濬

陳洽 段民 邵寶 徐溥 毛憲國朝名臣

鎮江府 朱然吳名臣 陶弘景晉名臣 桓彥範唐名臣 儲義光

唐詩 陳元宋名臣 王存宋名臣 陳東宋名臣 朱芾宋名臣 郭任

國朝名臣 丁璣名臣 章瑒宋名臣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五

揚州府 邵平隱士 應暉漢名臣 陳琳魏名臣 戴淵晉名臣 來護

兄隋節義 章彥唐名臣 來濟唐名臣 胡瑗宋名臣 孫覺宋名臣 秦觀

宋名臣 顧仁宋名臣 王剛中宋名臣 李衡宋名臣 周茂振宋名臣

顧成國朝功臣 茅大芳國朝名臣 儲權國朝名臣 楊果國朝名臣 王良國朝名臣

學 朱驥國朝名臣 高毅國朝名臣

淮安府 韓信漢名臣 后恭漢名臣 于公漢名臣 枚乘漢名臣 疏

廣 嚴延平 蕭望之漢名臣 匡衡漢名臣 王弼魏名臣 王

塗魏名臣 范式信義 徐有功唐名臣 劉弘敬唐名臣 孫泰義士 王

肅宋名臣 徐積宋名臣 張耒宋名臣 魏勝宋名臣 陸秀夫宋名臣

劉榮國朝名將

廬州府 范增楚謀士 英布漢名將 毛義漢義士 周瑜吳將

何充晉名臣 鍾離瑾宋尚義 姚鉉宋文士 包極宋直臣 汪立信宋直臣

亮祖 桑世傑 吳復俱功臣 姚善 陳植 孫鎮國節

安慶府 文翁漢循良 召信臣漢循良 朱邑漢循吏 何尚之晉名臣

太平府 陶謙漢名臣 陶安國朝文臣 徐舫義士

寧國府 許俞宋孝友 梅聖俞宋工詩 陳迪國朝節義 方剛國朝

董傑國朝節義 王達國朝清介 董鉞國朝理學

池州府 宗彀文朝逸士 胡楚賓唐文人 費冠卿唐孝子 華

方剛宋義門 黃觀國朝節義 李嘉祥國朝廉吏 柯暹國朝名臣 宋

徽州府 查道宋卓行 祝確宋卓行 朱松宋儒 朱熹宋大儒 胡

方平宋易學 胡一桂宋易學 程必宋名臣 胡文炳元易學 汪澤

民元名臣 陳櫟元勤學 趙沆元心術 詹同國朝名臣 朱升國朝經學 鄭

若貞國朝節義 程通國朝節義 陳信 程敏政 胡富俱名臣 張

和州 張籍唐詩人 蔣子春宋節義 李隆國朝將

滁州 刑文律唐直臣 樂韶鳳國朝名臣

徐州 老彭商聖 原憲聖門 司馬耕聖門 鄭國聖門 蕭何漢元

曹參漢功臣 王陵漢直臣 樊噲漢功臣 周勃漢功臣 周昌漢直臣

周亞夫漢將 甲屠嘉漢相 蕭孟漢儒 丁寬漢易 施善漢傳

易高相漢傅 劉尚漢儒 朱浮漢名臣 龔勝漢名士 龔舍漢節士

姜肱漢友愛 劉馥三國循吏 張昭吳文臣 劉伶晉逸士 劉牢之晉將 劉

知幾唐史學 劉仁瞻唐忠臣 陳無已宋文人 劉弘敬元卓行 山雲

太原府 狐突晉名臣 趙夙晉名臣 狐偃晉名臣 趙衰晉名臣

公孫 杵臼 程嬰晉義士 吾丘壽王漢名臣 石奮漢名臣

王霸漢功臣 周黨漢節士 郭泰漢名士 王允漢名臣 王沉晉功臣

王渾晉功臣 王述晉名臣 溫嶠晉名臣 孫勝晉史學 解叔謙晉孝

子溫彥博唐名臣 唐儉唐名臣 狄仁傑唐名相 王維唐詩家 武

元衡唐名臣 白居易唐詩家 畢誠唐名臣 韓通 李筠 李

重進俱名臣 楊業宋將 楊文廣宋將 畢士安宋名相 趙齊宋將

周經 喬宇 王瓊國朝名臣

平陽府 稷唐虞聖 契唐虞聖 董父虞巫 咸夏賢 巫賢夏賢

關逢龍夏忠臣 傅說商賢相 荀息晉名臣 里克 趙夙

畢萬 趙武 士蔿 士會 士燮 先軫 先且

居 卻芮 卻犇 韓威 韓起 魏絳 欒枝

|     |         |     |      |
|-----|---------|-----|------|
| 澤州  | 頴孫師門劉寶學 | 劉義叟 | 郝經   |
| 遼州  | 祝融      | 盧鳳  | 高巍   |
| 汾州  | 宋之問     | 文彥博 | 狄青   |
| 潞安府 | 李處耘     | 宋子貞 | 馮野王  |
| 惟中  | 崇韜      | 安重誨 | 李漢超  |
| 大同府 | 呂布      | 張遼  | 尉遲敬德 |
| 陶琰  | 張閏      | 孟宗政 | 薛瑄   |
| 柳公權 | 柳公綽     | 柳玘  | 司馬光  |
| 薛仁貴 | 張玄素     | 羅道琮 | 王勃   |
| 行儉  | 裴度      | 張弘靖 | 王邵   |
| 鄧攸  | 王凝      | 王績  | 王通   |
| 郭璞  | 衛瓘      | 衛玠  | 裴松子  |
| 公孫術 | 衛青      | 霍去病 | 司馬遷  |
| 尹翁歸 | 張敞      | 羊續  | 關羽   |
| 趙簡子 | 段于木     | 張儀  | 范雎   |
| 介子推 | 解揚      | 奚邴  | 叔向   |
| 師曠  | 鉏麇      | 靈輒  | 李離   |
| 靈龜  | 靈輒      | 李離  | 宮之奇  |

|      |     |     |     |     |
|------|-----|-----|-----|-----|
| 濟南府  | 公哲哀 | 公羊高 | 茅焦  | 伏勝  |
| 田何   | 竇廣  | 公孫弘 | 東方朔 | 孟簡  |
| 任敬   | 呂頤浩 | 李邴  | 張養浩 | 孟獻子 |
| 孟莊子  | 孟武伯 | 莊文仲 | 孟公綽 | 卞莊子 |
| 柳下惠  | 孔子  | 孔鯉  | 孔伋  | 孔斌  |
| 孔鮒   | 孔安國 | 孔鯨  | 孔伋  | 孔融  |
| 顏子   | 顏子柳 | 顏子驕 | 顏子襄 | 顏子叔 |
| 冉雍   | 冉求  | 冉儒  | 冉季  | 宰予  |
| 澹臺滅明 | 南宮适 | 商瞿  | 有若  | 宓不齊 |
| 西赤   | 秦商  | 夏晉  | 奚容箴 | 秦祖  |
| 縣成   | 公西箴 | 施常  | 秦非  | 申振  |
| 羶伯虔  | 漆雕哆 | 漆雕徒 | 商澤罕 | 罕父黑 |
| 榮旂   | 左人郢 | 原亢  | 叔仲會 | 却異  |
| 子襄   | 曾元  | 曾西  | 穀梁赤 | 左丘明 |

傳春孟軻聖樂正子孟門公明儀魯泄柳魯叔孫  
 通漢儒夏侯勝漢儒高堂生漢儒孟喜漢儒申公漢儒馬  
 官漢儒江公漢儒于定國漢名丙吉漢名魏相漢名薛  
 宜漢儒龔燧漢儒朱雲漢直王肅漢直趙苞漢節馬隆漢將徐  
 羨之漢人劉禎漢人張公義漢義崔郾漢行王彥章漢代  
 忠臣王朴善穆脩宋石介宋直傅堯俞宋直馬伸宋直  
 諫臣王彬節義秦紘宋李秉宋王憲宋劉源清宋名馬周唐名  
 東昌府孫臏孫臏齊善華歆魏名孫伏伽唐名馬周唐名  
 臣孫揆唐忠李迪宋名張詠宋名孫奭宋名王道國朝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八類 十  
 青州府 鮑叔牙齊名成惻齊公冶長 高柴 石  
 處 樊須 步叔乘魯公孫丑 高子魯子  
 孫武吳司馬穰苴齊魯仲連齊陳仲子齊王  
 燭齊田單齊田文 田橫 子奇齊婁敬齊王  
 鄒陽漢文 轅固漢倪寬漢梁丘賀漢歐陽欽漢  
 尚書胡毋生漢儒邴原 逢萌漢周璆漢禹貢 周  
 堆 師丹漢薛方漢伏湛漢卽頌漢王烈  
 漢善 徐幹漢管寧漢王祥晉王覽晉王褒晉  
 子 王儉晉王戎晉王導晉王彪之晉左大  
 冲晉王猛秦劉穆之宋王鎮惡宋顏延之宋

詩人房玄齡唐顏師古唐顏杲卿唐顏真卿唐  
 臣王曾宋李昉宋傅敞宋傅霖宋李之才宋陳  
 規宋吳奎宋王進宋劉羽宋劉龍宋李忠  
 登州府 淳于乾齊淳于越秦劉龍漢李忠  
 漢功 左史慈吳孫思敬宋陳鼎宋  
 業州府 晏嬰齊甯戚齊蓋公漢費直齊王  
 吉漢鄭玄漢劉毅晉蔡齊宋徐承珪宋  
 黃福 毛紀國朝魏純國朝王璉國朝  
 遼東 公孫度漢高謙之宋耶律楚材元賀欽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八類 十一  
 河南  
 開封府 伊尹商微子商李耳道樂冠道  
 莊周道穎考叔晉洩冶陳燭之武鄭司城貞  
 子陳子皮鄭子大叔鄭原憲聖公良孺聖陳  
 亢聖巫馬期聖甯越齊田基逸公子無忌侯龐謀  
 朱亥勇尉繚魏韓非韓呂不韋秦陳餘 張耳  
 陳平謀酈商漢灌嬰漢賈山漢張蒼漢  
 龜錯漢丁寬漢灌夫漢黃霸漢韓延平漢任安  
 漢名 鄭當時漢祭遵漢侯霸漢劉昆漢虞詡漢  
 彪漢董宣漢鄭興 鄭眾漢郭躬漢虞詡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應奉 | 史炳 | 邊韶 | 邊鳳 | 仇覽 | 賈彪 | 符融 | 范丹 | 劉翊 | 呂疆 | 蔡邕 | 荀悅 | 徐庶 | 荀彧 | 荀攸 | 郭嘉 | 辛毗 | 陳群 | 鍾繇 | 應瑒 | 阮禹 | 阮籍 | 阮瞻 | 荀勗 | 潘嶽 | 江統 | 庾冰 | 庾亮 | 蔡謨 | 謝安 | 褚裒 | 袁宏 | 謝鯤 | 謝朓 | 謝海 | 謝惠連 | 袁粲 | 江湛 | 江革 | 鄭譯 | 婁師德 | 魏元忠 | 劉仁軌 | 朱仁軌 | 吳兢 | 吳道玄 | 王建 | 鄭 | 蔡 | 右守信 | 陳搏 | 王昭素 | 尹繼倫 | 高瓊 | 張方年 | 曾宗道 | 向敏忠 | 韓 | 億 | 李幼幾 | 王德用 | 和峴 | 田况 | 趙 | 張逸 | 田滋 | 張玉 | 梅思祖 | 張 | 輔 | 王良 | 顧佐 | 馬文升 | 黃紱 | 劉忠 | 王 | 廷相 | 漳德府 | 西門豹 | 蓋寬饒 | 霍胥 | 魏桓 | 韓 | 郭巨 | 杜喬 | 傅奕 | 戴胃 | 韓琦 | 韓忠彥 | 岳飛 | 郭資 | 崔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衛輝府 | 呂尚 | 甯武子 | 非宮文子 | 公叔交 | 子 | 公子荆 | 史魚 | 蘧伯玉 | 端木賜 | 卜商 | 句井疆 | 羔柴 | 廉潔 | 狄黑 | 琴牢 | 吳起 | 杜詩 | 孫登 | 李彪 | 高若納 | 懷慶府 | 舟里先生 | 蔡義 | 張禹 | 司馬懿 | 山濤 | 向秀 | 司馬楚之 | 裴休 | 李 | 商隱 | 司馬貞 | 盧仝 | 史抗 | 陳芳 | 許 | 衡 | 何塘 | 河南府 | 虞由 | 比干 | 申伯 | 仲山甫 | 蘇秦 | 張良 | 賈誼 | 賈損之 | 樂羊子 | 八編類纂 | 卷百八十八 | 行 | 楊寶 | 卓 | 成瑨 | 孟光 | 杜密 | 杜夔 | 王濬 | 郭象 | 韓擒虎 | 賀若弼 | 長孫無忌 | 李君羨 | 張詠 | 姚崇 | 賈至 | 房瑄 | 韋應物 | 元德秀 | 元結 | 元禎 | 桑維翰 | 劉溫叟 | 錢若水 | 呂蒙正 | 張齊賢 | 王曙 | 尹洙 | 范雍 | 王隋 | 富弼 | 呂公弼 | 呂公著 | 魏野 | 郭延卿 | 尹洙 | 種放 | 種世衡 | 種師道 | 邵雍 | 郭伯溫 | 程珣 | 程 | 顏 | 呂希哲 | 劉絢 | 朱公刻 | 尹焞 | 李願 | 張 | 孟厚 | 呂本中 | 郭雍 | 張孝基 | 張 |
|-----|----|-----|------|-----|---|-----|----|-----|-----|----|-----|----|----|----|----|----|----|----|----|-----|-----|------|----|----|-----|----|----|------|----|---|----|-----|----|----|----|---|---|----|-----|----|----|----|-----|----|----|----|-----|-----|------|-------|---|----|---|----|----|----|----|----|----|-----|-----|------|-----|----|----|----|----|-----|-----|----|----|-----|-----|-----|-----|-----|----|----|----|----|----|-----|-----|----|-----|----|----|-----|-----|----|-----|----|---|---|-----|----|-----|----|----|---|----|-----|----|-----|---|

章元名開濟國朝許進 耿九疇 耿裕 劉健俱名

曹端國朝許誥名

南陽府 百里奚秦賢長沮 桀溺 丈人俱隱范蠡

越諱張釋之漢名直不疑漢名杜延年漢名李善漢名

行 鄧禹東漢李通 王常 賈復 馮異 馬武

吳漢 朱祐 來歙 臧宮 姚期 杜茂 岑彭

馬成 陳俊 任光俱後漢鄧訓漢名卓茂備張堪

循郭伋宋均名朱暉名任延循鄧隆漢賢高鳳循

韓稜友任隗名張衡文左雄名樊英士朱穆名劉珍

趙熹俱漢宗資 岑旺俱名何進名岑熙漢諸葛

亮漢賢鄧艾魏曾褒晉名劉驥晉范曄晉宗慤

岑文本唐名岑參 張巡唐忠馬燧唐名韓愈唐

滕子京宋名李木 魯紳元名鐵鉉國朝李賢國朝

汝寧府 曹卹聖秦冉聖漆雕開聖吳公漢循蔡順

子漢孝翟方進漢名邴暉漢直郭憲漢直黃叔度漢善

袁安名薛包孝陳蕃名范滂漢善許邵漢許靖漢

費禕蜀名應邵魏周顛晉名于寶晉謝良佐宋朱

勝非宋名馮理程許達國朝

歸德府 戴聖漢申屠蟠漢江淹六朝朱敬則唐

康宋名程可久宋軒輅國朝

陝西

西安府 后夔虞伯益虞禳駟赤燕伋聖燕款聖

王翦秦翟公漢魏尚漢名張安世漢名蘇武漢朱

雲漢直田千秋 朱博 徐福 王嘉俱名杜林卓

馬援漢耿弇漢竇融漢張純漢景丹漢景

恂漢耿恭漢耿秉漢宋弘漢第五倫漢廉范漢賈逵

蘇章漢趙岐 楊震漢楊秉漢楊賜漢仲長統漢

馬融漢劉寬漢竇武漢常著漢楊脩魏杜預晉

孫康魏楊播 楊椿 楊津尚常孝寬西蘇

綽隋李大亮唐劉文靖唐杜如晦唐李靖

姚思廉唐于志寧唐張仁愿唐李通素唐楊

韓休唐郭子儀唐楊綰唐崔祐甫唐蘇頌

李勉唐韋丹唐李泌唐裴延年唐杜黃裳唐

嚴武唐杜甫唐遜思邈唐裴炎唐吳筠唐杜佑唐

杜杜善柳宗元唐韓偓唐劉翺 寇準宋

呂大防宋侯無可宋范育 李大忠 呂大臨

呂大鈞 蘇季明俱蕭爽處韓擇元處呂震國朝

韓永國朝張統國朝王真國朝程濟國朝呂柟國朝南大吉

韓邦奇名臣 楊爵直臣 魯恭名臣

鳳翔府 泰伯至德 仲雍周 周公旦周 召公奭周 班超

畢公周 賢 非子後秦 白起將秦 班彪漢 班固漢 班固漢 班超

漢將 蘇竟天 梁鴻漢 卓 法孝直蜀 王珪唐 段秀

實唐直 李淳風唐 張載宋 張戩宋

漢中府 張騫漢 張猛 李卬 李固漢 權德

輿唐名 楊洪 王信國

平涼府 梁竦漢 王符漢 皇甫規漢 皇甫嵩

漢將 牛弘隋 梁彥光隋 牛僧儒唐 吳玠宋

國端 巨敬國 王恕國

八編類纂 卷之五十八 六

灤州府 蒙恬秦 辛慶忌非 渾瑊唐 王竑 彭澤

國朝 鞏昌府 石作蜀聖 李廣 趙允國漢 姜維蜀

王嘉晉 李太白唐 李彥先宋 劉錡宋 張俊

張子益宋

慶陽府 岐伯聖 不窋 傅介子漢 王庶國 景清

國朝 李慶國

延安府 劉光宋 韓世忠宋 李顯忠宋

其肅 金日磾漢 張奐漢 索靖漢 烏重胤唐

李抱玉 李抱珍唐

洮州衛 李晨 李慈唐

寧夏衛 戴休顏 韓游瓌唐

浙江

杭州府 褚亮 褚遂良唐 許遠唐 錢鏐五代

錢惟演宋 林逋宋 李瓊宋 張九成宋 楊載

元文 王洪 鄒濟國 于謙國 周子良若 倪嶽國

嘉興府 嚴助 朱買臣漢 張武漢 丘為唐

陸贄唐 趙孟堅宋 顧德玉元 鮑恂 貝瓊國

程本立國 崔永之孝 項忠 呂原名 張寧直 胡

八編類纂 卷之五十八 七

世寧 邵銳 吳昂名

湖州府 沈約南 陸龜蒙唐 錢起 孟郊唐

沈括宋 沈與求 葉夢得宋 趙孟頫宋

嚴州府 方儲漢 夏孝先晉 周文育梁 劉晏唐

王甫泥唐 方干 施肩吾唐 方逢辰 葉義問宋

姚夔 商輅 余諫國

金華府 顏烏漢 駱賓王唐 張志和唐 徐無黨

宋善 宋澤宋 梅詢宋 呂祖謙宋 呂祖泰宋 呂祖

儉 陳亮宋 王介宋 范浚 何基宋 王柏宋 金履

祥 許謙元 黃潛元 朱震亨精 鄭文嗣義 宋濂 吳



沉國朝胡瀚 蘇伯衡 王瑋善文王紳名臣龔太義節章懋學章振名臣

衢州府 范元之行卓趙忭宋名徐霖宋名樊瑩國朝

處州府 李潛宋卓尹起莘宋名袁燮宋名袁韶元卓劉

基元朝章溢 胡深 葉琛 劉璟名臣

紹興府 嚴子陵漢高王允 趙曄士文鍾離意漢名

虞翻吳名張翰晉名賀循晉名王羲之晉名王獻之

蔡定子謝靈運宋詩虞世南唐文羅响唐名杜術宋名

孫沔宋名陸佃宋名陳過庭宋忠唐珣元卓許爰

趙橋謙名陳性善兩朝趙廷名臣唐肅學博毛吉

魏驥孫孫燧國朝王守仁學理徐日仁高弟王冕士名

寧波府 文種越謀夏黃公隱漢任奕文善賀知章詩唐張

沈渙 舒璘宋理楊簡宋儒鄭清之

袁甫宋學豐稷宋名陳垣名士桂彥良

錢塘名臣金忠國朝徐安義節戴德彝義節陳敬宗 楊守

陳學夏時正 楊子器 屠僑 張邦奇 李堂名臣

台州府 郭琮宋孝杜燁 杜知仁宋子陳公輔宋名

陶凱國朝方孝孺忠節黃叔英 徐屋 虞廻

盧原質 鄒公智 林嘉猷 葉仲惠 鄭恕 鄭

華節魯穆 林鶉名臣陳選學理黃孔昭 謝鐸名臣

温州府 周恭叔程門劉安節程門張闡宋名華賀孫

門宋名陳垣門王十朋宋文葉適 陳良輔宋理卓敬

義節黃淮 章綸 韓偉 張孚敬國朝

南昌府 徐稭漢高何湯漢方程魯漢儒唐檀漢善熊

遠晉名羅企生 雷次宗晉節勝墨恭晉孝臧嘉猷

逸唐隱陳恕宋名黃庭堅宋名洪朋宋文洪芻宋文李

大性宋名楊傑斯元文朱善國朝劉端節王高節衛

元 胡儼 况鍾名臣鍾甬文名張元禎理學楊瑄節直楊源

直楊廉 謝一夔名臣葉釗直臣舒芬 熊汝

饒州府 吳芮漢力雷義漢義范達晉忠雷煥晉忠

木宋名彭汝礪晉名陳端蒙宋門趙汝愚宋名王剛

中宋名饒魯宋名張壽宋名石敬純宋名浩皓節直洪适

洪邁 汪徹 程瑀宋名汪藻宋名董鼎宋名馬端臨

元文許悞國朝胡閏國朝戴珊名臣胡居仁理學張志

余廷讚忠諫

廣信府 陳康伯宋名鄭讓宋忠張叔夜宋忠汪應

辰宋名陳文蔚宋門謝枋得宋忠高明國朝婁亮學理

汪俊名臣唐軾忠諫

南康府 周續之晉司馬嵩陳孝劉恕宋文李成夫

|                                |                     |                              |                |                             |                             |      |                            |                               |                                |                              |                          |                             |                                |                           |                            |                           |                                  |
|--------------------------------|---------------------|------------------------------|----------------|-----------------------------|-----------------------------|------|----------------------------|-------------------------------|--------------------------------|------------------------------|--------------------------|-----------------------------|--------------------------------|---------------------------|----------------------------|---------------------------|----------------------------------|
| 宋名 李常 宋文 黃灝 宋 李燦 宋 曹彥約 宋 江萬里 宋 | 陳皓 宋 于光 宋 蔡運 宋 余鼎 宋 | 九江府 梅福 宋 周訪 宋 周虓 宋 陶侃 宋 陶潛 宋 | 孫需 宋 歐陽一 宋 敬 宋 | 建昌府 李觀 宋 曾鞏 宋 曾肇 宋 包恢 宋 曾 宋 | 志美 宋 程鉅夫 宋 高必達 宋 何喬新 宋 羅玘 宋 | 鄧棨 宋 | 撫州府 晏殊 宋 晏敦復 宋 王安國 宋 王安禮 宋 | 陸九齡 宋 陸九韶 宋 陸九淵 宋 張英甫 宋 章節夫 宋 | 鄒斌 宋 傅子雲 宋 吳微 宋 何中 宋 虞集 宋 吳伯 宋 | 宗 吳溥 宋 王英 宋 章袞 宋 吳與弼 宋 劉清之 宋 | 臨江府 劉敞 宋 陳喬 宋 劉劭 宋 劉清之 宋 | 孔文仲 宋 孔武仲 宋 李邈 宋 彭龜年 宋 張洽 宋 | 子寧 宋 張九詔 宋 章穎 宋 范棹 宋 曾魯 宋 陳壽 宋 | 吉安府 歐陽脩 宋 楊存 宋 彭思承 宋 楊邦 宋 | 又 宋 周必大 宋 王廷珪 宋 胡銓 宋 楊萬里 宋 | 宋名 文天祥 宋 劉崧 宋 陳雅言 宋 周是脩 宋 | 王良 宋 曾鳳韶 宋 顏伯偉 宋 顏有為 宋 魏冕 宋 王省 宋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劉亨 宋 彭與明 宋 鄒瑾 宋 解縉 宋 楊士奇 宋 胡廣 宋 | 李時勉 宋 周忱 宋 王直 宋 劉球 宋 鍾同 宋 廖莊 宋 | 梁 蕭時中 宋 劉寶 宋 張宗璉 宋 劉定之 宋 劉儼 宋 | 錢習禮 宋 羅倫 宋 張敷華 宋 彭時 宋 羅欽順 宋 劉玉 宋 | 劉魁 宋 鄒守益 宋 歐陽德 宋 聶豹 宋 羅洪先 宋 | 瑞州府 張文規 宋 劉渙 宋 劉恕 宋 姚勉 宋 劉應 宋 | 龍州府 陳重 宋 鄭谷 宋 盧肇 宋 宋齊丘 宋 黃 宋 | 子澄 宋 龍澤 宋 | 八編類纂 卷一二八 主 | 贛州府 曾準 宋 曾開 宋 李潛 宋 孫立節 宋 方 宋 | 天民 宋 陳繼周 宋 | 南安府 何大正 宋 李諤 宋 劉永 宋 | 湖廣 | 武昌府 黃香 宋 黃瓊 宋 黃琬 宋 孟宗 宋 孟 宋 | 漢陽府 張昌宗 宋 | 襄陽府 尹吉甫 宋 尹伯奇 宋 秦識 宋 龐公 宋 | 司馬徽 宋 龐統 宋 楊顯 宋 楊儀 宋 向寵 宋 馬良 宋 |
|---------------------------------|--------------------------------|-------------------------------|----------------------------------|-----------------------------|-------------------------------|------------------------------|-----------|-------------|------------------------------|------------|---------------------|----|-----------------------------|-----------|---------------------------|--------------------------------|

習鑿齒 晉史 張東之 唐名臣 皮日休 唐文士 杜審言 唐文士 孟浩然 唐詩人 范宗尹 宋名臣 孟洪 宋名臣 廖升 國朝

德安府 季良 隋 董永 漢孝子 鄭建中 五季 宋庠 宋名臣 宋祁 宋名臣 李庭芝 宋忠臣

黃州府 潘大臨 宋詩人 余玠 宋名臣 康茂才 國朝 王聰 國朝

荆州府 關毅於菟 楚令尹 孫叔敖 楚名臣 公孫龍 門聖 任不齊 聖 伍員 吳名臣 申包胥 楚名臣 能宜僚 楚名士 屈原 楚名士

宋玉 客 老萊子 孝子 陸賈 漢文士 黔婁 孝子 庾信 文士 劉洎 唐名臣 何忠 宋名臣 朱震 宋文士 楊溥 國朝 伍

文定 國朝 承天府 陸羽 著茶經 郝處俊 唐名臣 孫交 唐名臣 魯鐸 國朝

姚善 國朝 嶽州府 白善 楚卓行 申鳴 楚卓行 車胤 晉勤學 鄧廷瓚

劉大夏 黎淳 國朝 長沙府 古初 漢孝子 蔣琬 蜀名臣 歐陽詢 善書 歐陽玄 元

衡州府 谷永 漢名臣 張武 功 夏元吉 李東陽 李東陽 名臣 趙

方 宋名臣 趙范 俱名 趙葵 俱名 尹穀 宋節 李芾 宋忠臣 朱英

常德府 仇龍 史 善卷 隱 坎相廖立 蜀名臣 潘京 蜀

永州府 子產 鄭賢臣 黃蓋 功 周敦頤 宋大儒 熊繡 國朝

辰州府 周元拱 國朝 劉 年名

寶慶府 周崎 晉節 金彥 小車

沅陽州 陸羽 唐文士 張徽 不詩 歐陽謙 國朝

靖州 楊通寶 宋 以芳 國朝

福州 孟瑄 唐 鄺子輔 國朝 鄺堃 國朝 何孟春 國朝

八編類纂 歐陽襄 唐文士 陳襄 宋名臣 鄭俠 宋

陳賜 宋善 劉葵 朱值 林之奇 宋名臣 林擇之 宋

楊宏中 宋直節 楊復 陳道祥 黃幹 林瀚 鄭

善夫 國朝 泉州府 歐陽詹 宋名臣 公亮 宋名 蘇頌 宋名臣 蔡

建寧府 顧野王 唐博學 李虛已 宋名臣 楊億 宋名臣 章得

象 宋名臣 章望之 名 余靖 諫 吳育 宋名臣 游酢 宋 劉

劉頴 劉子羽 劉琪 劉純 宋五 劉子聲 宋 劉勉

之 宋 胡安國 胡寅 胡宏 胡寧 胡憲 俱宋 范

|                      |                       |                       |                       |                      |
|----------------------|-----------------------|-----------------------|-----------------------|----------------------|
| 如圭 <small>宋名</small> | 蔡神與 <small>宋博</small> | 蔡九定                   | 蔡淵                    | 蔡沉 <small>宋</small>  |
| 游九言                  | 袁樞 <small>宋名</small>  | 劉燭 <small>宋文</small>  | 劉柄 <small>宋文</small>  | 蔡致虛 <small>宋</small> |
| 真德秀 <small>宋</small> | 熊禾 <small>元</small>   | 楊載 <small>宋詩</small>  | 劉希泌 <small>宋名</small> | 楊榮 <small>宋名</small> |
| 延平府                  | 楊時 <small>宋</small>   | 曹輔 <small>宋</small>   | 廖德名 <small>宋</small>  | 廖剛 <small>宋</small>  |
| 從彥                   | 李侗 <small>宋</small>   | 陳瓘 <small>宋</small>   | 博文 <small>宋</small>   | 林積 <small>宋</small>  |
| 汀州府                  | 鄭文寶 <small>宋</small>  | 賴祿 <small>元</small>   | 鄭樵 <small>宋</small>   | 林績 <small>宋</small>  |
| 興化府                  | 蔡襄 <small>宋</small>   | 黃公 <small>宋</small>   | 鄭樵 <small>宋</small>   | 林績 <small>宋</small>  |
| 源                    | 陳繼之 <small>宋</small>  | 陳彥 <small>宋</small>   | 陳俊 <small>宋</small>   | 周英 <small>宋</small>  |
| 邵武府                  | 李綱 <small>宋</small>   | 何鎬 <small>宋</small>   | 李方子 <small>宋</small>  | 丘元壽 <small>宋</small> |
| 漳州府                  | 陳淳 <small>宋</small>   | 陳貞辰 <small>宋</small>  |                       |                      |
| 福寧州                  | 楊復 <small>宋</small>   | 林聰                    |                       |                      |
| 成都府                  | 葛弘 <small>宋</small>   | 司馬相如 <small>漢</small> | 嚴尊 <small>漢</small>   | 楊雄 <small>漢</small>  |
| 翟輔 <small>漢</small>  | 姜詩 <small>漢</small>   | 秦苾 <small>宋</small>   | 袁天罡 <small>唐</small>  | 李旼 <small>宋</small>  |
| 梅摯 <small>宋</small>  | 范鎮 <small>宋</small>   | 范祖禹 <small>宋</small>  | 陳祐 <small>宋</small>   | 張浚 <small>宋</small>  |
| 張栻 <small>宋</small>  | 蘇雲卿 <small>宋</small>  | 虞允文 <small>宋</small>  | 張商英                   | 李性傳 <small>宋</small> |
| 李道傳 <small>宋</small> | 何克 <small>宋</small>   | 王平                    | 楊直                    | 楊廷和                  |
| 李綱 <small>宋</small>  | 韓懋 <small>宋</small>   |                       |                       |                      |
| 洛下閣 <small>宋</small> | 嚴尊 <small>宋</small>   | 譙玄 <small>宋</small>   | 黃權 <small>宋</small>   | 其                    |

|                         |                      |                      |                      |                      |                     |
|-------------------------|----------------------|----------------------|----------------------|----------------------|---------------------|
| 寧將鮮于侁 <small>宋名</small> | 順慶府                  | 紀信 <small>漢</small>  | 譙周 <small>漢</small>  | 陳壽 <small>漢</small>  | 安丙 <small>漢</small> |
| 叙州府                     | 隗相 <small>漢</small>  | 司馬夔 <small>漢</small> | 周洪謨 <small>漢</small> | 胡子昭 <small>漢</small> | 胡子                  |
| 重慶府                     | 嚴顏 <small>蜀</small>  | 趙卯發 <small>宋</small> | 胡子昭 <small>漢</small> | 胡子                   |                     |
| 義                       | 蹇義 <small>宋</small>  | 陳志 <small>宋</small>  | 鄒智 <small>宋</small>  |                      |                     |
| 夔州府                     | 扶嘉 <small>漢</small>  | 王文義 <small>宋</small> | 姚邦基 <small>宋</small> |                      |                     |
| 潼川州                     | 陳子昂 <small>唐</small> | 蘇易簡 <small>宋</small> | 席書 <small>宋</small>  |                      |                     |
| 眉州                      | 彭祖 <small>高</small>  | 張綱 <small>漢</small>  | 楊洪 <small>蜀</small>  | 李密 <small>漢</small>  | 蘇祐                  |
| 伯雨                      | 陳希亮                  | 唐重 <small>宋</small>  | 劉汲 <small>宋</small>  | 杜莘老 <small>宋</small> | 李燾                  |
| 嘉定州                     | 胡安 <small>漢</small>  | 林閻 <small>漢</small>  | 嚴遵 <small>宋</small>  | 陳立 <small>漢</small>  | 費                   |
| 高稼                      | 鄧得遇 <small>宋</small> | 費孝先 <small>宋</small> | 皇甫坦 <small>宋</small> | 魏了翁 <small>宋</small> |                     |
| 邛州                      | 常安民 <small>宋</small> |                      |                      |                      |                     |
| 廣州府                     | 董正 <small>漢</small>  | 區冊 <small>漢</small>  | 劉穆之 <small>宋</small> | 徐廣 <small>宋</small>  |                     |
| 徐逸 <small>唐</small>     | 劉詹 <small>唐</small>  | 黃損 <small>五代</small> | 何澤 <small>五代</small> | 馬持國 <small>宋</small> |                     |
| 崔與之 <small>宋</small>    | 羅威 <small>宋</small>  | 何真 <small>宋</small>  | 周新 <small>宋</small>  | 翟溥 <small>宋</small>  |                     |
| 貴介                      | 陳獻章 <small>宋</small> | 梁儲 <small>宋</small>  |                      |                      |                     |

韶州府 張九齡唐名相 余靖宋名臣 霍韜國朝名臣

南雄府 麥鐵杖隋驍勇 丘必明宋忠節 陳德文國朝名臣

惠州府 軒轅集唐隱士 古成之宋隱士 張宋卿宋名臣

高州府 馮益隋冠 楊大寶宋名臣 蘇福國朝文學 薛侃國朝理學 翁萬達

潮州府 楊大寶宋名臣 蘇福國朝文學 薛侃國朝理學 翁萬達

肇慶府 李英難宋名臣 李積中宋名臣 陳尚國朝名臣

雷州府 密常原唐名臣 吳宗直國朝名臣

瓊州府 王進慶宋名臣 丘瓊國朝名臣

八編類纂 廣西 卷五十八 人新 三五

桂林府 趙觀文唐直諫 于向唐名臣 曹鄴唐名臣 唐則

石安民宋名臣 黃驥國朝名臣 朱道成宋名臣 蔣名濟宋名臣

陶崇宋名臣 李珙宋名臣 蔣公順宋名臣 王溥國朝理學 唐朝

胡崱國朝文學 蔣昇國朝文學 蔣冕國朝名臣 王溥國朝理學 唐朝

柳州府 韋厥唐名臣 單光佃宋名臣 宋任堯宋名臣 計仲

政國朝 周錡國朝理學

平樂府 徐徵漢方直 周渭宋名臣 林勳宋名臣 袁儁元名臣

梧州府 陳欽漢經學 陳元漢才士 養奮漢名儒 申朔漢名臣

鄧盛漢名臣 頓奇漢名臣 丁密漢名臣 衡毅漢名臣 士燮漢名臣

陳坦然宋名臣 李時亮宋名臣 潘益宋名臣 宋欽 陶成

難陶魯國朝名臣 黎暹廉介 吳廷舉名臣 吳廷弼名臣

澤州府 梁嵩五代文士 梁詔孝友 張繁國朝文學

慶遠府 馮商宋名臣 馮京宋名臣 馮俊國朝名臣

南寧府 陸嘉鯉國朝理學 李壁國朝理學

雲南府 許叔漢經學 張志誠唐善書 王求仁唐有績 楊一

大理府 楊昇元名臣

楚雄府 楊惠元名臣 印嶽國朝名臣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人新 三六

澱江府 李板蜀名士 段文端元名臣

未昌府 呂凱蜀名臣 呂祥晉名臣

貴州 尹珍漢經學 陳詵國朝名臣 胡璋國朝名臣

貴陽府 尹珍漢經學 陳詵國朝名臣 胡璋國朝名臣

宣慰司 火濟蜀名臣 雷翠國朝名臣 宋欽國朝名臣 宋昂國朝名臣

楊貴國朝名臣 徐節國朝名臣 血震國朝名臣 馬廷錫國朝名臣

普定衛 汪恕國朝名臣

清平衛 王章國朝名臣 孫應鰲國朝名臣

思州府 劉貴國朝名臣

八編類纂

貴州

大學衍義補

君類 審幾微

謹埋欲之初分

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臣按誠意一章廼大學一書自修之首而慎獨

一言又誠意一章用功之始章句謂謹之於此

以審其幾所謂此者指獨而言也獨者人所不

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蓋以學者用功於致知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二十九

之際則固已知其心之所發有善有惡矣亦固

已知其善之當為而惡之當去矣然其一念始

發於心須臾之頃端緒之初有實焉有不實焉

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是則所謂

獨也是乃人心念慮初萌動之端善惡誠偽所

由分之始甚細微而幽隱也學者必審察於斯

以實為善而去惡譬如人之行路於其分岐之

處舉足不差自此而行必由乎正道否則差毫

釐而繆千里矣大學釋誠意指出慎獨一言示

萬世學者以誠意之方章句論慎獨指出幾之

一言示萬世學者以慎獨之要人能於此幾微

之初致審察之力體認真的發端不差則大學

一書所謂八條目者皆將為已有矣不然頭緒

茫茫竟無下手之處各隨所至而用功待其既

著而致力則亦泛而不切勞而少效矣臣謹補

入審幾微一節以為九重獻

祭事幾之萌動

周書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

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二十九

臣按天下之事莫不有其初家之立教在子生

之初國之端本在君立之初蓋事必有所從起

之處於所從起之處而豫為之區處則本原正

而支派順矣所從起之處即所謂初也有一事

即有一初是以召公告成王以宅新邑為服行

教化之初也雖然豈但宅邑一事哉召公偶因

所遭以告其君耳是故人君知事之皆必有其

初也於其所服行之始而審其所發動之幾當

其端緒肇啓之時豫為終竟據守之地即其始

以占其終即其微而究其著即其近以慮其遠

即其易以圖其難。兢兢焉惟德之是徵。汲汲焉惟日之不足。是則所以自貽厥命者。於德為明哲。於事為吉祥。在身有壽考之徵。在國有過曆之祚。孰謂人君為治不本於一初。而其所以謹於其初者。又豈外於一敬哉。

防姦萌之漸長

臣按先儒有言。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志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如唐武宗時。李德裕為相。君臣契合。莫能間之。近倖帖息。畏伏誠若無能為者。而不知其志在求逞也。其後繼嗣重事。亦

八編類纂

卷百七十四

三

定於其手。而德裕遂矣。幾微之間。所當深察。

呂祖謙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

臣按李泌諫德宗曰。勿露此意。所謂此意之露。即是幾微初動之處也。意在言前。又不但若詩所謂無易由言而已也。小人非惟聽吾言之所發。有所觀望而生讒譖。亦且伺吾意之所向。有所子奪而竊權柄。是以人君於凡施為舉動。如命官討罪之類。皆當謹之於幾微之先。不可輕

露其意。使小人得以窺測之。苟或一露其幾。則將有貪天功以為己私。假上權以張己威。樹功於人。收恩於己者矣。不獨如李泌所謂建儲一事也。

炳治亂之幾先

易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唐書玄宗天寶未安。祿山反。入關。帝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王皇孫及親近侍官。宮人出延秋門。妃王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至咸陽望賢宮。日

八編類纂

卷百七十四

四

向中。帝猶未食。民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有父老郭從謹進言曰。在廷之臣。以言為諱。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覩陛下之面而訴之乎。帝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夜將半。迺至金城縣。縣民皆走驛中。無燈。火人相枕藉而寢。貴賤無以復辨。宋儒范祖禹曰。上下之等。以勢相扶而已矣。天子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合而從之。則為君。離而去之。則為臣。

夫明皇享國幾五十年一旦失國山奔不四十里而已無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其可恃乎

德宗建中四年涇原兵過京師作亂帝召禁兵禦賊無一人至者乃與太子諸王公主自苑北門出宦官左右從者僅百人後公諸王公主不及從者什七八遂幸奉天賊登含元殿爭入府庫運金帛時朱泚間居賊迎入宮僭號稱大秦皇帝帝時在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常遣健步出城覘賊其人懇以苦寒乞一襦袴帝為求之不獲竟惘然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間夜絕人於

八編類纂

卷百二十九

五

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

宋史徽宗未年金人分道南侵將逼京師迺傳位欽宗靖康元年金酋自真定趨汴屯于城下京師遂陷金人欲邀徽宗出郊欽宗迺代其往遂如青城釜人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匹於是大括金銀金人逼欽宗易服既而又欲徽宗至青城面議且以內侍所具諸王皇孫妃王名盡取之徽宗即與其后同如青城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附馬及六宮有位號者皆從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輦冠服禮樂法物八寶九鼎等物及官吏

內人內侍技藝工匠倡優府庫蓄積為之一空

臣按後世人主若唐玄宗德宗宋之徽宗皆恃其富盛而不謹於幾微遂馴致於禍亂而不可支持之地謹劉于篇以垂世戒若夫叔季之君未至於既濟之時而罹禍亂者則不載云此三君者皆有過人之才當既濟之時不能防微謹始思患而豫防之以馴致夫困苦流離之極有不忍言者吁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總論朝廷之政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四岳九官十二欽哉惟時亮

八編類纂

卷百二十九

六

天功

臣按朝廷之上有百揆以統內之庶官有四岳以統外之州牧既分命之又總命之人必稱其官官必盡其職誠以帝世之用人也或君心之簡在或公庭之僉舉或詢之大臣或得之推讓非若後世有由旁蹊與援阿私而倖進者也不問其人之能與否不論其職之稱與否是以用各違其才人不稱其官官既不稱則朝廷之政何由而舉政既不舉則天下之民何由得安此後世所以不古若也臣嘗因是而論之帝舜初



咨四岳以求宅百揆也不曰熙舜之載而曰熙  
 堯之載蓋以我今日所治之事非我之事堯之  
 事也總咨二十二人以各敬其職也不曰亮舜  
 之功而曰亮天之功蓋以我今日所治之功非  
 我之功天之功也為人君者誠知人臣所熙之  
 事皆祖宗之事所亮之功皆上天之功則決不  
 肯徇私意以用人用匪人以廢事則朝廷之政  
 得人修舉天下之民由是以安矣噫彼其以祖  
 宗之官爵為己之私物以上天之事功行人之  
 私意豈不有以負祖宗之付託上天之建立哉  
人編類纂 卷三十九 君類 七  
 洪範箕子所陳以次三之次三曰農用八政  
 三八政一曰食務農重二曰貨通貨三曰祀報本  
 政之四曰司空掌度土五曰司徒掌教敷六曰司  
寇七曰賓懷柔八曰司除廢禁  
臣按後世朝廷之所施行宮闈之事則有之國  
 都之事則有之官府之事則有之邊鄙之事則  
 有之而顯顯及於農民之事者蓋鮮矣間雖有  
 之而不知其本意之出於為農泛然而施之漫  
 然而處之往往反因之以戕民生廢農業是皆  
 昧於洪範農用八政之本旨也

周禮惟王建國周王建國辨方辨別正位正位正位正位正位正位  
 國營國家如經野書郊野如設官如冢宰司分職如  
治掌教以為民極以為斯民至  
 周公所以為民立極者惟在王畿方位國野官職  
 之中蓋王畿立而後根本定方位設而後等級明  
 國野分而後疆理正官職舉而後綱目張民極之  
 立孰有大於此者故周公不惟於天官言之而五  
 官各引之以冠其篇首丁寧訓告若是諄復則是  
 三百六十餘官事物物皆有極何往而非斯民  
 之標準歟蓋極之所在所以習民於尊卑等級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君類 八  
 中而導民於禮樂教化之內銷其亡等冒上之念  
 而歛其安分知足之心斯民入則會其有極出則  
 歸其有極經制烏乎而不定風俗烏乎而不淳  
 鄭玄曰六官司徒司馬司空皆云司以其各能一  
 官不兼羣職太宰不言司者以其總御眾官不主  
 一官之事宗伯亦不言司者以其祭祀鬼神鬼神  
 非人所主故也  
臣按此即周官六卿所分之職也唐虞之世有  
 九官至周始分職為六卿周公作周禮以此為  
 太宰建邦之六典至成王訓迪百官又復申明

焉蓋天下之事統於朝廷朝廷之政統於六典  
所謂治所謂教與夫禮政刑土天下之事盡於  
此矣

宋朱熹告其君曰四海之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

按察守令之綱也

今之知府知州知縣

之賢否然而監司者今之布政

皆得其人。事之利病所以為民之休戚者皆得上聞  
惟以正朝廷為先務。而正朝廷之具。豈有大於用賢  
才也。然其才之所長者不同。則任之所宜者亦異。願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九

九

陛下於其大者使之贊元經體以亮天工於其細者  
使之居官任職以熙庶績。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幹方  
之責。明治體者使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之各舉所  
知布之列位。以共圖天下之事。使疎而賢者雖遠不  
遺親而否者雖邇必棄。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  
譏。毋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  
之所在。是稽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敢不一於正  
矣。監司得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  
其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責其成  
舉其善而懲其惡。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

休將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將無所不  
除。

臣聞宋儒朱熹有言天子至尊無上其居

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

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

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

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傳其

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詔其嫺

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

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九

九

弼厥辟出入起居則有不飲於號施令罔  
有不誠在與有旅賁之規旅賁勇士掌規  
位宁有官師之典門於之問倚幾有訓誦  
之諫工師所誦之詞居寢有瞽御之規近  
也。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  
為書太史君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  
士傳言庶人誦商旅于市旅陳百工獻藝  
獻其技藝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以諭政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御瞽幾聲之上下幾察也謂不幸而至於  
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折廷爭以正救

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是以恭已  
南面中心無為以守至正

正綱紀之常

禮記曰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  
下大定。

臣按綱紀二字並言。始見於五子之歌。再見於  
詩。棫樸假樂之篇。大約以綱罟為喻。綱謂網之  
大。繩紀謂綱中絲縷之目。張其大者是之謂綱。  
理其小者是之謂紀。譬則朝廷之行事。舉其大  
者則小者自隨。貴乎能振肅之而已。不然則有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君類

廢而不舉之處。一切頽墮而不可為矣。是則紀

綱之喻也。然所謂綱紀者。蓋亦多端而在人倫  
者尤為重焉。是故人君為治。欲正天下之紀綱。

先正一家之紀綱。

書五子之歌

大康逸遊失其國其第五  
人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其三日惟彼

陶唐

帝堯

有

此冀方

堯所  
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

滅亡

臣按太康以逸豫滅厥德。則失其祖父所傳之  
道。所傳之道既失。則凡其政令之所行。大之為  
綱。小之為紀者。咸紊亂矣。紀綱既亂。則上無道

揆下無法守其底于滅亡也宜哉

詩大雅棫樸之篇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臣按此詩乃周人諷歌。文王能振作人才之意

上文有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先儒謂綱紀即  
作人之意也。商之末世。士氣卑弱。甚矣。文王以  
壽考之年。鼓舞振動之於上。使之奮發踊躍之  
於下。於是四方之人。彬彬濟濟。咸在乎文王。變  
化鼓舞之中。有如舉綱之綱。眾目自隨之而振  
動。是則所謂勉勉不已之我王。有以為四方人  
才之綱紀也。是以卑弱之氣。變而盛大。頽靡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君類

勢起而植立。賢才於是乎奮庸政事。於是乎修

舉。由是以觀。可見人君為治之道。在立紀綱。立  
紀綱。在作人才。人才作於國中。則紀綱張於四

方。此人君為治所以貴乎勉勉不已也。

假樂之詩曰威儀抑抑

密也德音秩秩有常無怨無惡

率由羣匹

類也謂盡

受福無疆

成王在上

四方之綱

總持四方

之綱

謂大之紀

謂小

燕安及朋友

解于位

不取爵位

民之攸暨

暨息

天子之心

臣按先儒謂君燕其臣。臣媚其君。若此。上下交而

身于子始  
之入以是

八編類纂

卷百九

十三

為泰之時也所以然者其道本諸身徵諸庶民  
 永終譽於天下而無厭無教所持術者率皆匹  
 類之所同然是以德備諸已而福集厥躬標準  
 立於上法則示乎下而有以為四方之綱而東  
 西南北之人莫不於是總攝維繫之而皆歸附  
 趨向之不容以散矣然不徒其大者有以為大  
 事之綱而其小者亦有以為小事之紀張之理  
 之無或緩弛無或以散皆足以垂憲而作則焉  
 綱紀既立自然德澤禮節有以延及夫羣匹庶  
 類凡夫心志同而意氣合者皆賴之以得其安  
 矣既賴之以得其安則所安者心孚而意契感  
 恩而思報咸知所以媚愛于上上下下之情綢繆  
 如一有如易所謂上下交而志同者豈非地天  
 交泰之時乎夫既泰矣然又何憂之有哉憂乎  
 怠荒而已此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也  
 蓋不解于位則其綱常張而不弛非特百辟卿  
 士賴以為安羣黎百姓亦得以休息而福之在  
 君身者且將永永有無疆之休矣由是觀之德  
 之在身為威儀發於外為聲譽德乎德乎其立  
 紀綱之根本而所謂不解者又其保紀綱之節

度乎

唐韓愈曰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脈之病否而  
 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  
 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脈也  
 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  
 知所以為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  
 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  
 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  
 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脈而  
 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

八編類纂

卷百九

十四

宋儒朱熹告其君曰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人各有意  
 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  
 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  
 以持之於上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  
 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  
 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  
 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  
 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  
 所關也紀綱既正則天下之人各自矜奮更相勸勉  
 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賞罰一一加於其身而

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  
出於此一人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人者陰  
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而已乃并與陛下  
所以立綱紀者而壞之焉

按自古儒臣論為治之綱紀莫切於唐韓愈  
宋朱熹而熹之所以告其君者尤為切至

定名分之等

左傳桓公十年號叔謂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於辭詹父有自直以王師伐號

呂祖謙曰屈天下之理以信天下之分非善持名

人為類舉卷百九十九類

分者也號叔謂其大夫詹父於桓王詹父有辭王

為之伐號而出號公數傳而至于襄王晉文公以

元咺執衛侯而請殺之襄王曰君臣無獄今元咺

雖直不可聽也襄王之意豈非矯桓王之失乎所

謂君臣無獄者固可以為萬世訓至若元咺雖直

之一語猶未免世俗之見也苟如襄王之說是元

咺之理未嘗不直所以不可聽者恐亂君臣之分

耳有所謂理又有所謂分是理與分判然二物也

君子言分必及理言理必及分理與分得則俱得

失則俱失臣之訴君者先有訴君之曲不必問其

所訴之辭也當詹父元咺未訴君之時其理固直  
既啓訴君之口則已陷於滔天之惡矣君臣之際  
本非較曲直之地後之為治者非合分與理為一  
亦安能洗犯上之習而還於古哉

莊公十八年號公晉侯朝王謂惠王新即位也  
豐饗酒命之宥以幣物皆賜玉五穀為雙馬三匹非

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晉

與禮公同賜是侯

按呂氏謂欲上全天子之尊必先下謹士庶

人之分守其下所以衛其上也斯言也真誠謹

八編類纂卷百九十九類

始審幾之要

唐肅宗時平虛節度使王玄志卒上遣中使往撫慰

將士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李懷玉殺玄志

之子推侯希逸為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

節度使由軍士立自此始

司馬光曰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宜正上下之

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

委一介之使徇行五之情無問賢愚惟其所欲積

習為常謂之姑息乃至偏裨殺逐主帥亦不治罪

因而授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使士卒得以陵偏

禪。偏禪得以陵將帥。則將帥陵天子。自然之勢也。

公賞罰之施

宣帝厲精為治。信賞必罰。見於詔令者。有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

臣按唐虞之世。舉十六相。去四凶。大功二十。為天子是帝王之所以致雍熙泰和之治。亦不能

外刑賞以為治也。誠有如宣帝詔書之所云者。

矣。然是詔也。乃為膠東相王成勞。來不倦。流民

自占八百餘口。賜之以關內侯爵。而下抑孰知

其所賞者。乃偽增戶口者邪。不特此也。趙蓋韓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君類

六

楊之不得其厥弘恭石顯之委任非人。所謂厲精為治。信賞必罰。亦虛言爾。

唐太宗嘗謂房玄齡曰。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

竭心盡力以修職業。

臣按太宗此言。可謂得馭臣之道矣。觀其斥封

德彝以明天下之義。用魏徵而忘平日之讎。裴

寂貨賂公行。雖故舊亦行貶斥。蕭瑀劾李靖之

過。乃錄其功而賞之。刑賞如是。則臣下孰敢不

竭心盡力以修職業哉。然以讒言而誅李君美。

以諧言而殺劉洎。以外戚而封長孫無忌。以受

賂而賜長孫順德。則又不能盡出於公也。惜哉。

謹號令之頒

書多方周公曰。王若曰。獻告爾四國多方。

臣按後世人臣代傳王言。蓋本諸此。國家不幸

而有刑討征誅之事。在可否之間。涉形似之疑

者。必須明白詳悉。頒布天下。使人心曉。然知吾

意向之所在。因其情而定其罪。隨其罪而加以

刑。蓋有不得已焉者。如此則羣疑釋而人心服

亂根永絕。而國是明著矣。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君類

六

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綉。

臣按王者之言。其在中也。惟細如絲而已。及其

出也。乃如宛轉繩之大焉。其初出也。僅大如綸

而已。及其出而益遠也。乃如引棺之大索焉。所

以然者。良以人君居九重之上。為萬方之主。一

言一語。在人君雖若甚微者。及其施之於外。天

下之人仰之。如日星之明。畏之。如雷霆之震。夫

之愈遠。而見之愈大焉。然則人君號令之頒。其

可以不謹哉。

漢賈山言於文帝曰。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

釋杖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或見德化之成。

臣按司馬遷作史記於文帝紀凡詔皆稱上曰而他紀則不然蓋以見文帝之詔皆出於帝之實意也。上以實感故下以實應一見其詔書之下欣欣然相率以聽意必其真有此實惠然後為此實言也。後世詔書之下率出於詞臣之視

草有司之議擬皆按故事而舉之未必皆出自上心也。是以有其言無其事有其事無其效許人以直言不加罪而罪之愈甚許民以欠負不復徵而徵之如故是故上之言不信於民民之心不孚於上此德化之成所以有歎於文帝歟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君類 五

宋劉安世言于其君曰臣嘗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號為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命令而已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知其世之感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既臧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永聽聳動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謹重之意也今朝廷命令變易頻數遠不過一二歲近或期月而已甚者朝行而夕改亦有前詔方頒後令蠲除者吏不知所守民

不知所從求其弊原蓋由講議未詳思慮未審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通或牽於好惡之私或避於迎合之說是非無所辨取舍無所宗故一人言之而遽為之紛更也。方平安無事之時輕慢多變之如此緩急有事之際何以取信於人。

廣陳言之路

小雅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也。病可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臣按此詩先儒謂正大夫離君之後替御之臣若令之在君左右而不得盡言也。元當時之為入編類纂 卷五十九 君類 五

公卿大夫者可以言而不肯言而為之君者徒不責其言有所言者反以之為病言者口罪已加其身彼夫緘默以保祿位者當言不能直言不當言者乃巧為之辭說以取容自處其身於安佚之地其自為計則得矣如吾君何此詩所以作也。人君居清閒之燕試因詩言以察時事反而求諸朝廷之間臣僚之內其肯盡言為國者誰歟詩所謂聽言則答謔言則退無乃今日臣僚中亦有類此者歟所謂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矣能言巧言如流

俾躬處休在。吾今日亦有此等情態。吾之  
臣子無乃亦有出言以為病而受禍。患者歟。其  
間亦或有不肯出言而自處其身於休逸之地  
者歟。凡其終日聲譽於吾殿陛之前。得於聽聞  
者。安知其所以應對承順者。非詩人所謂巧言  
如流者歟。有一於此。則必反其所為。使凡內而  
誓御外。而公卿與夫百官庶姓。皆得以盡言言  
者。有賞而得以處休。不言者有罪而維躬是瘁。  
母使一旦馴致夫衰亂之世。如成周之季。然則  
朝廷無壅蔽之患。而宗社免危亡之禍矣。

八編類纂 卷百九 君類

三

漢文帝二年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  
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迺十  
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  
以微眇之身。託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  
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  
系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  
知見之所不及。丐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  
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臣按此後世人主。因災異求言之始。自文帝因  
日食下此詔。後凡遇日食與夫地震山崩水旱

疾疫之類。皆下詔求言。遂為故事。此亦人君克  
謹天戒之一端。天下國家之事。每因災害。皆許  
人指言得失。則人君時時得以聞過失。天下國家  
其有不治也哉。

帝又嘗下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  
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  
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  
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臣按秦法有誹謗妖言之禁。至是文帝始除之。  
吁。文帝既除之矣。後世人臣上言。而乃猶坐以

八編類纂 卷百九 君類

三

誹謗妖言之罪。何哉。是秦亡秦之迹也。  
十五年詔曰。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  
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  
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  
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  
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  
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承惟朕  
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寧。四者之關。悉  
陳其志。

臣按此後世人主發策策士求言之始。自文帝



下此詔後。後世臨軒策士。蓋本諸此。是亦人主求言之一端也。然惟應故事而已。求其真能明國家之大體通人事之始終及能直言極諫者。蓋鮮矣。萬一有之。能聽納其言而見之於施行者。尤為鮮焉。甚者反因其言之切直而黜退之。如唐文宗之於劉蕡者焉。惟宋仁宗時考官以蘇轍對策切直欲黜之。仁宗曰。朕以直言取人。而以直言棄之。人其謂我何。斯言也。可以為後世。人主策士求言之法。

宋太祖建隆二年詔。令每月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並指陳時政得失。事有急切。許非時入閣上章。不候次對。高宗詔。自今後行在百官。日輪一員。回對朕。當虛寧以聽其言。

臣按唐人有轉對之制。宋太祖因之。許令百官以次轉對。遂為一代之法。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三十

左編

君類

漢高祖

漢高祖劉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天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為泗上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單父人呂公善沛。令僕從之。客因家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曰。賀錢萬貫。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誦。呂公因目固留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箕箒妾。酒罷。呂媪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卒與高祖。呂公女即呂后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高祖嘗告歸之。呂后與兩子居。用中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備之。老父相后曰。夫人

此沛公居山東會稽有傳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

一

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有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嚮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時時寇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亭，止飲夜，皆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餘人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二

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為兩，徑開行數里，醉因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苦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恠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

與沛子

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又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秋七月，陳涉起，斬至陳自立為楚王。遣武臣、張耳、陳餘略趙地。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九月，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帥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名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以劫眾，眾不致不聽。乃令樊噲名高祖。高祖之眾已數百人矣。於是樊噲從高祖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曹蕭。蕭曹恐，踰城保高祖。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三

諸侯並起，令屠沛。沛令共誅令，擇可立之，以應諸侯。卽室家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使帥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欲以為沛令。高祖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子兄弟。此大事，願更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高祖。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奇，惟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高祖數讓眾，莫肯為高祖，乃立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擊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於是少年豪吏如蕭

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三千人沛公攻豐不能取沛公還之沛怨雍齒與豐子弟叛之春正月張耳等立趙後趙歇為趙王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為楚王在留沛公往從之道得張良遂與俱見景駒請兵以攻豐時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尼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碭二月攻碭三日拔之收碭兵得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還擊豐不下夏四月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薛沛公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

人編類纂 卷百十 四

奔魏五月項羽拔襄城還項梁盡名別將六月沛公如薛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羽怨秦破項梁奮勢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皆曰項羽為人慍悍禍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取進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左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

楚神宗緒  
有人本見  
城也

遣沛公西收陳王項梁散卒沛公從碭北攻昌邑遇彭越越助攻昌邑未下沛公西度過高陽酈食其為里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腳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空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沛公以為廣野君以其弟商為將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眾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城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灰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口善秋七月南陽守齎降封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曉開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使酈

人編類纂 卷百十 五

樓正不負  
楚漢一使  
漢使不負  
樓正不負

食其陸賈往說秦將，以利害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怠懈擊之。」沛公引兵繞峽關，踰黃山，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元年冬十一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十一月，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償，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而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沛公曰：『秦軍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羽號曰雍王，王關中，即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關，毋內諸侯軍。稍徵關中

項伯非為  
良乃為漢  
也託言耳

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是時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羽季父左尹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母待俱，成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不可不告。亡去不義，乃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與伯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無所敢取，籍吏民，封府庫，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日夜望將軍到，豈敢反邪？願伯明言，不敢背德。』項伯許諾，即夜復去，戒沛公曰：「旦日不可不早自來謝項伯，還其以沛公言告羽，因曰：『沛公不先破關入，兵公詎能入乎？且人有大功，擊之不祥，不如因善遇之。』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能破秦，與將軍復相見，今者有小人言令將軍與臣有隙。」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君王為人，不忍，汝入以舞劍，因擊沛公殺之，不者，汝屬且為所虜。」莊入為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因拔劍舞，項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樊噲聞事急，直入，怒甚，羽壯之，賜以酒，噲因譙讓羽，有頃，沛公起如廁，招樊噲出。

置車官屬獨騎與魯靳疆勝公紀成步從間道走軍使張良留謝羽羽問沛公安在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去間至軍故使臣獻璧羽受之又獻玉斗范增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沛公歸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無不殘滅秦民大失望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德何以得專主約本定天下諸將與籍也春正月陽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二月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

八編類纂 卷百三 石類 八

地九郡都彭城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漢王怨羽之背約欲攻之丞相蕭何諫乃止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因說漢王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亦示項羽無東意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還者韓信為治粟都尉亦亡去蕭何追還之因薦於漢王曰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

事者於是王齋戒設壇塲拜信為大將軍問以計策信對曰項羽背約而王君王於南鄭是遷也吏卒皆山東之人日夜企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次策東向因陳羽可圖三秦易并之計漢王大說遂聽信策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初項梁立韓後公子成為韓王張良為韓司徒羽以良從漢王韓王成又無功故不遣就國與俱至彭城殺之及聞漢王并關中而齊梁叛之羽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令蕭公角擊彭越越敗角兵時張良狗韓地遺

八編類纂 卷百三 石類 九

羽書曰蕭公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王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諸侯為之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非回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中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編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

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夏四月。田榮弟橫收得數萬人。立榮子廣為齊王。羽雖聞。漢東既擊齊。欲破之。而後擊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東伐楚。到外黃。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王拜越為魏相。國令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羽聞之。令其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大戰彭城。雲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晝晦。楚軍大亂。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室家。室家亦已亡。

八編類纂

卷百三

十

不相得。漢王道逢孝惠魯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二子。滕公下收載。遂得脫。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反遇楚軍。羽常置軍中。以為質。諸侯見漢敗。皆亡去。塞王欣翟王翳降楚。殷王卬。成呂后。兄周呂侯將兵居下邑。漢王往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西過梁地。至虞。謂謁者隨何曰。公能說九江王布。使奉兵畔楚。項王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布。果使畔楚。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樹黨。漢王刻印將遣食其。立之以間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飯。吐哺曰。堅。幾敗。乃公事。令趨銷印。又問陳平。乃從。

其計與平黃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夏四月。項羽圍漢。榮陽漢王請和。割榮陽以西者為漢。亞父勸項羽急攻榮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而去。發病。死。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日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樞公守榮陽。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而周苛。樞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漢王

八編類纂

卷百三

十一

出榮陽。至成。舉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榮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榮陽成。舉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榮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月。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使終公守成。舉。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舉。六月。羽已破走彭越。聞漢復軍成。舉。乃引兵西。拔榮陽。生得周

苛羽謂苛為吾將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馬  
 曰若不趨降漢今為虜矣若非漢王敵也羽烹周苛  
 并殺樞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逃獨與滕公  
 共車出成臯王門北渡河宿小修武自稱使者晨馳  
 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止收兵趙地秋  
 七月有星孛于大角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臨  
 河南鄉軍小修武欲復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高壘  
 深塹勿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縮劉賈將卒二萬人騎  
 孺是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復擊破楚  
 軍燕郭西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九月羽謂海春侯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五

十三

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即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  
 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口必定梁地復從將軍羽引  
 兵東擊彭越漢王使酈食其說齊王田廣罷守兵與  
 漢和四年冬十月韓信用蒯通計襲破齊齊王烹酈  
 小東走高密項羽聞信破齊且欲擊楚使龍且救齊  
 漢果數挑成臯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大司馬  
 咎怒渡兵汜水上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  
 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到汜水上漢王  
 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羽下梁地十  
 餘城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榮

陽東聞羽至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丁壯  
 苦軍旅者弱罷轉餉數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為  
 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王  
 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  
 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為  
 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韓信已破齊使  
 人言曰奔邊楚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怒  
 欲攻之張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春二月遣  
 張良操印立韓信為齊王秋七月立黥布為淮南王  
 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六

十三

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困  
 其幾而遂取之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五年  
 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魏相  
 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  
 復入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對曰  
 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  
 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  
 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越  
 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  
 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

一第... 4 反E9

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於是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時秦為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以定而位號比擬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宜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十四

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之哉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內又以僻陋之地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漢王曰諸侯王幸以為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

夫人初季布為項藉將數窘辱帝藉滅帝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乃脫鉗為奴自賣於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滕公言於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布母弟丁公亦為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見哉丁公乃還至是來謁帝以劍軍中曰丁公為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效丁公也詔曰故衡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一人從百粵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其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為長沙王又曰故粵王亡諸世奉粵祀秦侵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諸侯伐秦亡諸身帥關中兵以佐滅秦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為關粵王王關中地勿使失職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十五

十五



吏以文法教訓辯告勿督辱民以機俄自賣為人奴  
婢者皆免為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  
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  
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  
及戶勿事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  
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  
求於吏者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  
為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抗  
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劳行  
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

八編類纂

卷百二十一

七六

公立私守尉長史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  
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會諸侯于  
陳楚王信逆謂因執之詔曰天下既安豪傑有功者  
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  
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成刑吾甚憐之其赦天下田肯  
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  
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二百焉地勢便  
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  
齊東有瑯琊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  
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懸隔千里

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  
齊者王曰善賜金五百斤上還至領陽故信封為淮  
陰侯甲申始割符封功臣曹參等為通侯詔曰齊古  
之建國也今為郡縣其復以為諸侯將軍劉賈數有  
大功及擇寬惠修潔者王齊荆地上居南宮從復道  
上見諸將往往耦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  
取天下今已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  
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為不足用徧封而恐以  
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為之奈何良曰取上  
素所不快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

八編類纂

卷百二十一

七七

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齒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罷酒  
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亡患矣上歸櫟陽五日  
一朝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皇帝  
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  
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彗迎門却行上大  
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於是  
上心善家令言代相國陳豨反上曰豨嘗為吾使甚  
有信代地吾所急故封豨為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  
與王黃等劫掠代地吏民非有罪也能去豨黃來國  
者皆舍之上自東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

阻漳水。吾知其亡能為矣。趙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否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昌白見四人上嬖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各封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受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有詔求樂毅後得其孫叔封之樂鄉號華成君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豨將多降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六

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為國願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為代王者燕王縮相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恒賢智溫良請立以為代王都晉陽大赦天下二月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五月詔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使與百粵雜處會天下誅秦南

人尉它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亡耗江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它為南粵王使陸賈即授璽綬它稽首稱臣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今死亡後朕欲復立吳王其議可者長沙王臣等言沛侯濞重厚請立為吳王已拜上詔謂濞曰汝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汝慎毋反濞頓首曰不敢

孝惠帝

文帝

景帝

武帝

昭帝

孝惠帝盈高帝子也母呂太后高帝為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十九

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為趙王欲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母廢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乃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建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呂后大怒乃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乃使人復召趙王來未到帝

曰欲未有此事也何以此言

右呂后誰廢太子

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問孝惠元年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醪飲之犁明帝還趙王已死於是乃徙淮陽王友為趙王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暉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乃召帝觀人彘帝見問乃知為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帝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

文帝恒高祖中子也兄弟五人長惠帝次齊王肥孝惠七年薨次帝次淮南王長次趙王如意為呂后所殺帝母薄姬少立為大王都晉陽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諸呂祿產等欲為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劉謀曰少帝及諸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詐名他人子而立之以彊呂氏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或言齊王高帝長孫可立大臣皆曰呂氏幾危宗廟今齊王舅駟鈞虎而冠即立齊王復為呂氏矣代王高帝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乃召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諸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

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甓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竝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大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為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宋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瑯琊齊代之強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乃命宋昌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願請聞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遂馳入代邸羣臣從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漢書 主

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卬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項王后與瑯琊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爲高帝嗣願大王卽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卽 皇帝位入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爲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於是夜下詔書初呂太后割齊之瑯琊郡以王諸劉遠屬營陵侯澤至是徙澤爲燕王而復以瑯琊郡與齊封趙幽王子遂爲趙王陳平謝病願以右丞相讓勃十一月徙平爲左丞相太尉勃爲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爲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誅諸呂功右丞相勃以下益戶賜金各有差絳侯朝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日送之郎中袁盎諫曰諸呂恃近大臣相與共誅之是時丞相爲太尉本兵柄適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十二月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

之及爲收帑朕甚不取其餘收帑諸相坐律令上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中郎將袁盎騎並車擊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賢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坐卽署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旣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卽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陛下獨不見人疑乎於是上乃悅名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秋九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詔曰前道列侯之國或前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朕率列侯

之國十一月免丞相勃遣就國以太尉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初大臣之誅諸呂也朱虛侯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細其功及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之與居自以失職奪功頗快快聞帝幸太原以為天子且自擊胡遂發兵反帝聞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以棘蒲侯柴武為大將軍將四將軍十萬眾擊之刑侯繒賀為將軍軍榮陽上自太原至長安詔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濟北王興居來者赦之濟北人編類纂 卷三十一 君類 王興居兵敗自殺帝弟淮南王長謀反事覺召至長遷之蜀憤恚不食死民有歌淮南王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八年夏封淮南厲王子安等四人為列侯賈誼諫不聽帝舅將軍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公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前十一年冬十一月上行幸代春正月自代還夏六月梁懷王揖薨無子帝從賈誼計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後歲餘賈誼亦死時年三十三矣徙城陽王喜為淮南

王何奴寇狄道時何奴數為邊患太子家令潁州鼂錯上言兵事始募民徙塞下詔民入粟輸邊得拜爵免罪是時上既躬修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焉景帝啓文帝太子也班固贊曰文帝寬厚長者以德化人無事則謙抑如不能有事則英氣奮發景帝刻薄任數以詐力御下平居則誅賞肆行緩急則憐懷失措其大致懸絕如此而又以無寵廢正后而夫婦之道薄以無罪廢太子而父子之恩廢過梁王輕許傳位而兄弟之好不終信讒用譖細申屠嘉戮龍錯殺周亞夫而君臣之義乖缺其視文帝益相遠矣獨節儉愛民一事克遵前業耳夫豈可與成康同得美稱哉武帝徹景帝第十子也母曰王美人帝以英雄甚壯之年當盈成富強之世懷蔚積磅礴之念三者參會一旦而發故仲舒彊勉之言申公力行之語汲黯多欲之戒不見納用於是始為微行與左右能騎射者

期諸殿門常入南山下射獵馳騫禾稼之地民爲號呼罵詈鄂杜令欲執之示以乘輿物乃得免又嘗夜至栢谷逆旅主人疑爲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姬暗上狀貌而異之止其翁不聽飲翁以酒醉而縛之少年皆散走後乃私置更衣十二所內增七校外置樓瓶起上林苑建栢梁臺作長安飛廉之館興造甲已之帳絡以隋珠和璧竹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役費並興而土木之工不息矣招東甌事兩越穿朝鮮開滄海大將軍出定襄出雲中出高關出上谷出朔方五出而匈奴服驃騎將軍出隴西出代郡出鴈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若類

三

門三出而昆邪降睹犀布玳瑁則建珠崖七郡感蒟醬竹杖則開泮荆越雋聞天馬蒲萄則通大宛安息自時厥後寶懷火毳馴禽封獸之賦駢積於內府夷歌巴舞奇音異節之技列昌於外門藏山隱海之靈物沈沙棲陸之偉寶莫不呈表惟麗雕被宮幄焉當是時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至十餘萬片而漢士馬物故者亦數萬兵甲轉漕之費稱是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矣自是二三年間譴異迭至今年有星如日夜出二年明年有星于西北三年又明年有星于東方其長竟天六年甚者大饑至

千人相吞噬癸卯帝於是時正宜恐懼以答天戒而方

且信惑奇悻矯誣上天祭竈鄙事躬親爲之元光二年戊申

祠五時元符元年巳未祠太一戊申如東萊元封二年巳未如

泰山太初元年丁丑史不絕書又數遣燕齊迂惟之士求神

仙不灰之藥至以方士藥大爲五利將軍尚至馳神

物外玩意希夷其後府軍營竭杼軸空虛乃鑄白金

造皮幣鹽鐵有征舟車有筭六畜有租因之凶年盜

賊並起姦軌不勝於是作見知故縱之法遣繡衣直

指之使嚴切太過而仁恩罕有存者方帝初年血氣

方剛好大矜功紛然多欲一喜桑孔禍及黎昨二喜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若類 三

衡霍關及邊郡一喜趙張謂及大臣一喜江充禍及

父子之際迨乎晚節血氣既衰詎然有悟乃知葉翰

臺之地下哀痛之詔封田千秋爲富民侯擢趙過爲

搜粟都尉力本務農以明休息雖云悔過而勝已噬

矣帝自建元以來丞相多不擇人蒞政之始首相竇

嬰越明年許昌卽代其位昌未四年復用田蚡昌之

衰庸去之可也蚡何人斯而可居此哉不四年而復

用穉穉小廉之薛澤未幾復以多詐之弘代之又未

四年而復用李蔡又三年而復用嚴青翟又三年而

復用趙周數子碌碌亡足多者獨一石慶最號久任

亦數被譴責繼此則太僕公孫賀也涿郡太守劉屬

遷數易有如傳舍五十四年之間而為相者十有三

人一言寤意即加超擢少有罪戾大者腰斬劉楨小

者獄誅趙同公孫賀而被殺者凡五當時登相位者

至于涕泣不敢拜命公孫其視宰相為何等官而若

是哉故班史贊武帝得入之盛自大將軍以下莫不

表著名氏獨丞相關焉此意深矣

昭帝弗陵武帝少子母趙婕妤武帝末戾太子敗齊

王閼早卒燕王旦廣陵王胥行驕嫚不可立弗陵年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君類 三八

七歲形體壯大多知上音而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

稱母少猶豫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奉車都

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乃使黃門畫周公

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數日帝譴責鈞弋夫人夫

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

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賜成頃之帝閉居問左右曰外

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

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

王少母世也女主獨居驕蹇滯亂自恣莫能禁也汝

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年十四即位帝姊

長公主共養省中霍光秉政領尚書事昔周成以孺

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年幼即位亦

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

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敵師旅

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

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

宣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太子納史良姊生史皇

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宣帝號曰皇曾孫生數月遭巫

蠱事太子良姊皇孫王夫人皆遇害曾孫雖祿襁猶

坐收繫郡邸獄而丙吉為廷尉監治巫蠱於郡邸憐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君類 三九

曾孫之亡辜使女徒復作淮陽趙徵卿涓城胡組夏

乳養私給衣食視遇甚有恩巫蠱事連歲不決至後

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

中有天子氣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繫者輕重皆

殺之內謁者令夜至郡邸獄吉拒閉使者不得入會

孫賴吉得全因遭大赦吉乃載曾孫送祖母史良姊

家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時掖庭張賀嘗事

戾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以私錢供給教

書既壯為娶繁室齋夫許廣漢女曾孫因依倚廣漢

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瀆中翁高材好學

然亦喜游俠鬪雞走馬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昭  
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請皇后徵昌邑王賀尋奏王  
淫亂廢之光奏議曰禮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  
宗太宗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武帝曾孫病已有  
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操行節  
儉慈仁愛人可以嗣昭帝後奉承祖宗子百姓奏可  
遣宗正德至曾孫尚冠里舍洗沐賜御府衣太僕以  
軫獵車奉迎曾孫就齊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  
封爲陽武侯已而羣臣奉上璽綬卽位帝起自閭閻  
知民事之艱難素矣霍光卒後始親政事厲精爲治  
丙吉魏相同心輔政三年間求直言省屯兵罷宮  
館貸貧民減天下鹽價嚴繫囚掠奪瘦歿之禁遣使  
者巡行郡國戒勿煩擾五日一聽事上在閭閻知民  
有冤詔以廷史任輕祿薄置廷尉平秩六百石負四  
人每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  
號爲平矣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以爲太守吏民  
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  
獎勵公卿闕則以次用之漢世良吏於斯爲盛而又  
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理法之士下至技巧  
工匠器械咸精其能自元成間鮮能及之樞機周密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

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當是時法制過  
詳而道德不足是以人清之姦詐益甚滋戶口者得  
以冒其賞減糶價者得以逃其罪獻鵲雀者得以投  
其詐甚至上計簿者不過具文而虜入代郡始料瑣  
邊吏者反蒙思職之褒其爲欺弊雜出而不可禁矣  
至用恭顯而啓元帝之信宦者賁許史而啓成帝之  
任外戚揚韓之戮赤族之誅而啓哀帝之誅大臣啓  
三大釁卒以亡漢其弊皆原于初年擇術不精而學  
申韓不任周政而雜霸道者致之也故前輩直謂西  
京之亡自宣帝始蓋以文景養民之意至是盡消磨  
焉豈不然哉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

元帝宣帝長子也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  
度曲被歌聲分寸節度窮極窈眇少而好儒見宣帝  
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揚憚蓋寬饒等坐  
刺譏辭語爲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  
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  
雜之奈何純用德教用周政乎且儒生不達時宜好  
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  
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繇是疎太子而愛淮陽王曰淮  
陽王明察好法宜爲吾子而王母張婕妤尤幸欲用



淮陽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許氏俱從微起故終不肯  
焉久之上拜韋玄成為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於  
兄欲以感論憲王由是太子遂安及即位徵用儒生  
委之以政貢薛韋臣迭為宰相而上率制文義優游  
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成帝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元帝為太子生甲觀  
書堂為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年  
三歲而宣帝崩元帝即位帝為太子壯好經書寬博  
謹慎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  
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進之間其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君類

故以狀對上大悅乃著令太子得絕馳道云其後  
幸酒樂燕樂上不以為能而定陶恭王有材藝母傅  
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恭王為嗣賴侍中  
史丹護太子家輔助有力上亦以宣帝尤愛太子故  
得無廢即位數為微行從期門郎或私奴或乘小車  
或背騎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滂縣鬪雞走馬常自稱  
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侍中張放也寵幸無比故假  
稱之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趙氏亂內外  
家擅朝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長平短祚莽遂篡位  
蓋其成福所由來者漸矣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三十一

左編

君類

漢光武

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高祖九世孫也  
死人李守好星歷識記為莽宗卿師嘗謂其子通曰  
劉氏當興李氏為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  
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  
劉伯升兄弟汎愛容眾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  
舍秀賣穀於宛通遣軼往迎秀與相見因具言讖文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君類

事與相約結定謀議通欲以立秋材官都試騎士日  
劫前隊大夫甄阜及屬正梁丘賜因以號令大眾使  
軼與秀歸春陵舉兵以相應於是續名諸豪傑計議  
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  
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眾皆然之於  
是分遣親客於諸縣起兵續自發春陵子弟諸家子  
弟恐懼皆亡匿曰伯升殺我及見秀絳衣大冠皆驚  
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  
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秀時年二十八李通未及  
事覺亡走及家屬坐死者六十四人續使族人嘉招

說新市平林兵西擊湖陽軍中分財物不均衆志恨欲反攻諸劉秀歛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衆乃悅進拔棘陽李軼鄧晨皆將賓客來會劉縯欲進攻宛至小長安聚與甄阜梁丘賜戰時大密霧漢軍大敗秀單馬走遇女弟伯姬與共騎而奔前行復見姊元起令上馬元以手揮曰行矣不能相救無爲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歿縯弟仲及宗族死者數十人縯復收會兵衆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萬南渡淳潢臨泚水阻兩川間爲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阜賜軍大至各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君類

二

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疆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執尚至夷覆况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偏彊少識然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即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先是赤眉賊衆雖數十萬人訖無文書號令旌旗部曲及漢兵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移書稱說莽聞之始懼春陵戴侯曾孫玄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諸將議以兵多而無所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及王常等皆欲立劉縯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從憚縯威明貪玄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名縯示其議縯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甚厚然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春陵去死三百里耳遠自尊立爲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非計之善者也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設壇塲於清水上沙中玄卽皇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汗流舉手不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

尋邑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怖憂念妻孥欲散歸諸

能言於是大赦改元以朱鮪為大司馬劉縯為大司徒餘皆九卿將軍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劉秀等狗昆陽定陵鄴皆下之王莽聞嚴尤敗乃遣司空王邑馳傳與司徒王尋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毋霸為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邑至洛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日將走會者四十二萬人號百萬餘在道者旌旗輜重千里不絕尋邑南出潁川與嚴尤合諸將見尋邑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怖憂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殺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執無俱全且死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既拔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素輕秀及迫急乃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秀復為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秀使將軍王常守昆陽夜與將軍奈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嚴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死亟進大兵彼必奔走死

人編類集 卷五十五

四

人編類集 卷五十五

五

敗昆陽自服邑曰吾習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非所以示威也當先屠此城喋血而進前歌後舞願不快邪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為地道衝棚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諸將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為憂嚴尤曰兵法圍城為之闕宜使得逸出以怖死下邑又不聽棘陽守長岑彭守宛城漢兵攻之數月城中人相食乃舉城降更始人都之諸將欲殺彭劉縯曰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更始乃封彭為歸德侯劉秀至鄴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秀與諸營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惟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

鼓譟而出中外合勢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而下如注澠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赴水溺死者以數萬王邑嚴尤輕騎乘灰人渡水逃去王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洛陽關中聞之震恐於是海內豪傑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劉秀復徇潁川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車鄉潁川郡掾馮異監五縣為漢兵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願歸據五城以效功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所到不虜略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萌率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六

五縣以降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縯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秀謂縯曰事欲不善縯笑曰常如是耳更始大會諸將取縯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徒建隨獻玉玦更始不敢發縯身樊宏謂縯曰建得無有范增之意乎縯不應李軼初與縯兄弟善後更誚事新貴秀戒縯曰此人不可復信縯不從縯部將劉稷勇冠三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耶更始以稷為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縯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縯即日殺之以族兄光

祿勳賜為大司徒秀聞之自父城馳請宛謝司徒官屬迎秀秀不與交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縯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更始遣王匡攻洛陽申屠建李松攻武關京兆諸縣及城中共起兵殺王莽王匡拔洛陽生縛莽太師王匡表章皆斬之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宮府秀乃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泣曰不圖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七

今日復見漢官威儀更始北都洛陽分遣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北大司徒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朱鮪等以為不可更始狐疑賜深勸之更始乃以劉秀行大司馬事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以大司徒賜為丞相令先入關修宗廟宮室大司馬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禹說秀延攬英雄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興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秀自兄

續之。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滌泣處。主簿馮異獨扣頭，寬譬，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所倚戴，夫人久饑渴，易為充飽。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徇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更始至長安，乃下詔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於是三輔悉平時，長安唯未央宮被焚，其餘宮室供帳倉庫官府皆案堵如故。市里不改於舊，更始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作，俛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驚愕相視。李松與棘陽趙萌說更始宜悉入編類纂 卷五十五 君類 八

王諸功臣，朱鮪爭之以為高祖約非劉氏不王，更始乃先封諸宗室六人為王，然後立王匡為泚陽王，朱鮪為膠東王，王常為鄧王，申屠建為平氏王，張卬為淮陽王，李通為西平王，李軼為舞陰王，唯朱鮪辭不受，乃以鮪為左大司馬，死王賜為前大司馬，使與李軼等鎮撫關東。又使李通鎮荊州，王常行南陽太守事，以李松為丞相，趙萌為右大司馬，共秉內任。更始納趙萌女為夫人，故委政於萌。日夜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

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邪？」起抵破書案，趙萌專權，生殺自恣，郎吏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劍擊之，自是無敢復言。以至羣小，膳夫皆濫授官爵，長安為之語曰：「龜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軍師將軍李淑，上書諫，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耿况遣其子弁奉奏詣長安，弁時年二十一，行至朱子會，王郎起，弁從吏孫倉衛包曰：『劉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弁按劍曰：『子輿，賊卒，為降虜耳。我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歸發突騎，以轉烏合之眾，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

久也。倉包遂亡，降王郎。弁開大司馬，秀在盧奴，乃馳非上謁秀，留署長史，與俱北。至薊，王郎移檄購秀十萬戶，秀令功曹王霸至市中募人，擊王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霸慙據而反，秀將南歸，耿弁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即弁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襄中，秀指弁曰：『是我非道主人也。』會故廣陽王子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內擾亂，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秀趣駕而出，至南城門，門已閉，攻之

得出遂晨夜南馳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傷至蕪蕪亭  
時天寒烈馮異上豆粥至朝陽官屬皆乏食秀乃自  
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饑爭奪之傳  
吏疑其偽乃椎鼓數十通詒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  
失色秀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  
軍入久乃駕去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至下  
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噎沱河候吏還  
白河水流漸無缸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  
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水堅可渡官屬皆喜秀笑  
曰侯吏果妄語也遂前北至河河水亦合乃令王霸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郡縣

十一

獲度未畢數騎而水解至南宮遇大風雨秀引入道  
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  
變飯進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  
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爲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  
即馳赴之是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  
和戎太守邳彤不肯從光自以孤城獨守恐不能全  
聞秀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邳彤亦自和戎來會議  
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邳彤曰吏民歌  
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宮  
除道以迎之今卜者王郎假名因執驅集烏合之衆

遂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  
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  
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  
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  
鄲勢成民不肯損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  
亡迹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二郡兵弱欲入城頭子路  
刁子都軍中任光以爲不可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  
人拜任光爲左大將軍信都都尉李忠爲右大將軍  
邳彤爲後大將軍和戎太守如故信都令萬修爲偏  
將軍皆封列侯留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任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郡縣

十一

李忠萬修將兵以從邳彤將兵居前任光乃多作檄  
文口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衆從  
東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  
相告語秀多張炬火彌滿澤中堂陽即降又擊貫縣  
降之城頭子路者東平爰會也寇掠河濟間有衆二  
十餘萬刁子都有衆六七萬故秀欲依之昌城人劉  
植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迎秀秀以植爲驍騎將軍騎  
都尉朱子耿純謁秀于邯鄲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  
與他將同遂自結納至是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  
人老病者皆載木自隨迎秀於育拜純爲前將軍進

攻下曲陽降之衆稍合至數萬人復北擊中山耿純恐宗家懷異心乃使從弟訢秀歸燒廬舍以絕其反顧之望秀進拔盧奴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時真定王楊起兵附王郎衆十餘萬秀遣劉植說楊楊乃降秀因留真定納楊甥郭氏爲夫人以結之進擊元氏防子皆下之至鄆繫斬王郎將李輝至栢人復破郎將李育育還保城攻之不下南鄭人延岑起兵據漢中更始將擊降之有衆數十萬秀舍中兒犯法軍市令祭遵格殺之秀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貫之以爲刺殺將軍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或說大司馬秀以守栢人不如定鉅鹿秀乃引兵東北拔廣阿薊中之亂耿弇與劉秀相失北走昌平就其父况因說况擊邯鄲時王郎遣將狗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疑惑多欲從之上谷功曹寇恂門下掾閔業說况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大司馬劉升伯母弟尊賢下士可以歸之况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可以詳擇去就恂命東約漁陽邯鄲不足圖也况然之遣恂東約彭寵

欲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詣大司馬秀安樂令吳漢亦勸寵從秀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出止外亭遇一儒生名而食之問以所聞生言大司馬劉公所過爲郡縣所稱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爲秀書移檄漁陽使王彊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會寇恂至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將之南攻薊殺王郎大將趙闓寇恂還遂與上谷長史景丹及耿弇將兵俱南與漁陽軍合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凡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前及廣阿聞城中軍騎甚衆丹等勒兵問曰此何兵曰大司馬劉公也諸將喜即進至城下城中初傳言二郡兵爲邯鄲來衆皆恐劉秀自登西城樓勒兵問之耿弇拜於城下即召入具言發兵狀秀乃悉名景丹等人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我亦發之何意二郡良爲吾來方與上大共此功名爾乃以景丹寇恂耿弇吳漢皆爲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耿况彭寵大將軍封况寵丹皆爲列侯更始遣尚書令謝射率六將軍討王郎不能下秀至與之合軍東圍鉅鹿月餘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十三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十三

五

內之更始遣兵攻破信都。秀使李忠還行太守事。王郎遣將倪宏率數萬人救鉅鹿。秀逆戰於南。緜不利。景丹等縱突騎擊之。宏大敗。秀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見其戰，樂可言邪？耿純言於秀曰：久守鉅鹿，士衆疲弊，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鉅鹿不戰自潰矣。秀從之。夏四月，留兵守鉅鹿，進軍邯鄲。連戰破之。郎乃使其諫大夫杜威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與者乎？威請求萬戶侯。秀曰：顧得全身可乎？威怒而去。秀急攻之，二十餘日，郎少傅李立開門內漢兵。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十五

遂拔邯鄲，郎夜亡走。王霸追斬之。秀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誦致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秀部分吏卒各領諸軍，護軍朱祐從容言於秀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秀曰：名刺姦，收護軍。祐乃不敢復言。更始遣使立秀爲蕭王，悉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詣行在所。遣苗曾爲幽州牧，韋順爲上谷太守，蔡克爲漁陽太守，並止之。部蕭王用耿弇議，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二於更始。是時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脰、大槍、尤來、上江、清犢、五校、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衆。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十五

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蕭王欲擊之，乃拜吳漢、耿弇俱爲大將軍，持節北發幽州十郡突騎。苗曾聞之，陰勅諸郡不得應調。吳漢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會出迎於路。漢即收會，殺之。耿弇到上谷，亦收韋順、蔡克斬之。北州震駭。於是悉發其兵，秋蕭王擊銅馬於鄴。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士馬甚盛。漢悉上兵簿於冀府，請所付與，不敢自私。王益重之。王以偏將軍沛國朱浮爲大將軍，幽州牧使治薊城，銅馬食盡，夜遁。蕭王追擊於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蕭王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勅令降者各歸營，勸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赤眉別帥與清犢上江、大彤、鐵脰、五幡十餘萬衆在射犬。蕭王引兵進擊，大破之。南徇河內，河內太守韓歆降。先是赤眉降於更始，復叛去，歸其營。遂率衆西攻長安。冬，蕭王將北徇燕趙，渡赤眉必破。長安又欲乘機并關中，而未知所寄。乃拜鄧禹爲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不可與俱者。時朱鮪、李恢、田立、陳僑將兵號三十萬。



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鮑永田邑在并州蕭子  
以河內險要富實欲擇諸將守河內者而難其人問  
於鄧禹禹薦寇恂乃拜恂河內太守蕭王謂恂曰昔  
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  
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渡而已拜馮異為孟津將  
軍統魏郡河內兵於河上以拒洛陽光武建武元年  
春正月鄧禹至箕關擊破河東都尉進圍安邑夏四  
月蕭王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追至北平連破  
之又戰於順水北乘勝輕進反為所敗王自投高岸  
遇突騎王豐下馬授王王僅而得免散兵歸保范陽

彭參大  
事無北  
識便不  
在

軍中不見王或云已歿諸將不知所為吳漢曰卿曹  
弩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衆恐懼數日乃定賊  
雖戰勝而憚王威名夜遂引去大軍復追至安次  
戰破之賊退入漁陽所過虜掠疆弩將軍陳俊言於  
王曰賊無輜重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壁  
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王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  
賊前視人堡壁堅完者勅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  
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是時赤眉立劉盆子為帝  
馮異遣李軾書勸令歸附蕭王軾知長安已危而以  
伯升之灰心不自安乃報書曰軾本與蕭王首謀造

漢今軾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  
成斷金唯深遠蕭王願進愚策以佑國安民軾自通  
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  
兩城又南下河南成臯已東十三縣降者十餘萬武  
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異與戰於士鄉下大破斬勃  
軾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白王王報異曰季文  
也軾字多許人不能得其要領今移其書告守尉當警  
備者眾皆惟王宣露軾書未歸聞之使人刺殺軾由  
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朱鮪聞王北征而河內孤乃  
遣其將蘇茂佼彊將兵三萬餘人渡鞏河攻溫鮪自  
將數十萬人攻平陰以綴異檄書至河內寇恂即勒  
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  
陽兵渡河前後不絕宜待眾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  
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  
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恂令士卒乘城鼓譟大  
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呼  
之馮異亦渡河擊朱鮪鮪走異與恂追至洛陽環城  
一匝而歸自是洛陽震恐城門盡閉異恂移檄上狀  
諸將入賀因上尊號將軍南陽馬武先進曰大王雖  
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宜先即尊位乃議征伐今此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類 一六

誰賊而馳驚擊之乎王驚曰何將軍出此言可斬也  
乃引軍還薊復遣吳漢率耿弇景丹等十三將軍追  
尤來等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至浚靡而還賊散  
入遼西遼東爲烏桓貊人所鈔擊略盡都護將軍賈  
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復傷瘡甚王大驚曰我所以不  
令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  
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  
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王於薊相見甚驩還至中山  
諸將復上尊號王又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請王  
不許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七

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固望攀龍附鳳翼以成其  
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眾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  
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  
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名  
馮異詣鄗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  
於大王宜從衆議六月己未王即皇帝位于鄗南改  
元大赦秋七月帝使吳漢率建義大將軍朱祐等十  
一軍攻朱鮪於洛陽諸將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  
下帝以廷尉岑彭常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  
彭在城下爲陳成敗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

又諫更始無道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  
吳言於帝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  
可保况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  
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  
誠即許降朱鮪面縛與岑彭俱詣河陽帝解其縛召  
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日與蘇茂等悉其衆出  
降拜鮪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九月赤眉兵入長安  
廢更始爲淮陽王尋殺之冬十月癸丑車駕入洛陽  
幸南宮遂定都焉二年春正月悉封諸功臣爲列侯  
梁侯鄧禹廣平侯吳漢皆食四縣博士丁恭議曰古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七

者封諸侯不過百里疆隸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封四  
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  
地多而滅亡者也起高廟于洛陽四時合祭高祖太  
宗世宗建社稷于宗廟之右立郊兆于城南帝以關  
中未定而鄧禹久不進兵賜書責之禹猶執前意別  
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將軍馮異與宋歆守栒邑  
爭權相攻情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  
人情所親愛爲誰對曰護兵黃防報曰縛情者必黃  
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往降之防果執情歸罪馮  
惜之叛引兵西向天水隗囂擊破之於是禹承制遣

使持節命置為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初更始以鮑永為尚書僕射將兵安集河東永以馮衍為將軍屯太原與上黨太守田邑磨甲養士以扞并土至是帝遣劉延攻天井關田邑拒之不得進及更始敗邑請降即拜上黨太守帝又遣儲大伯持節徵鮑永永未知更始存亡收擊大伯遣使馳至長安謂同虛實永與馮衍審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儲大伯等封上印綬悉罷兵幅巾詣河內帝見永問曰卿眾安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恐以其眾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耳意不悅既而永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君類

三

以立功見用行遂廢棄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何憂哉衍曰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而已何患成亡二月宋弘為大司空帝之討王郎漁陽太守彭寵發突騎轉糧食前後不絕及帝追銅馬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及吳漢王梁為三公寵愈怏怏幽州牧朱浮年少有俊才欲厲風迹收士心多所辟召發諸郡倉穀厚贍之寵以為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浮數譖寵上輒漏泄令寵聞以勝恐之至是徵寵寵益自疑其妻固勸無受徵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驗

之寵遂發兵反攻浮於薊又數遣使要誘耿况况斬其使立貴人郭氏為皇后子熹為皇太子帝遣鄧隆助朱浮討寵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使奏狀帝曰營相去百里其勢不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寵果遣輕兵擊隆軍大破之浮不能救鄧禹自馮愔叛後威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不利歸附者日益離散帝乃遣馮異代禹送至河南勅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奉辭討諸不軌營堡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民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君類

三

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勅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十二月詔復宗室列侯為莽所絕者三年春三輔大饑赤眉東出馮異與戰於虜底大破之赤眉餘眾東向安陽帝親勒六軍嚴陳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眾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以不灰耳盆子及丞相徐宜以下肉袒降上得傳國璽綬赤眉眾尚十餘萬人王莽未天下亂臨淮大尹侯霸獨能保全其郡帝徵霸會壽春拜尚書令時朝廷無故典又少舊臣

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隗囂遣馬援奉書入見。公孫述遣兵屯陳倉。隗囂遣兵助馮異擊破之。述遣使招囂。囂斬其使。龍以子后蘭卿質漢。歸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龍齋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龍卧寐。共縛著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為稱龍命。收縛奴婢。又以龍命呼。其妻妻入。驚曰。奴反。奴乃捽其頭。擊其頰。龍急呼曰。趣為諸將辦裝。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匹。使妻縫兩縑囊。昏夜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開門。書成。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類 三

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馳出城。詰闕。明日。閤門不開。官屬踰牆而入。見寵。厥驚怖。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為王國師。韓利斬午首。詣祭遵降夷其宗族。帝封子密為不義侯。先是董憲據蘭陵。與劉永連兵。帝遣將軍龐萌。蓋延擊憲。萌為人遜順。帝信愛之。常稱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使與延共擊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為延譖已。自疑。遂反。襲延壁。破之。與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謂萌為社稷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帝幸郊留吳。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漢攻之。車駕轉狗彭城下。邳吳漢拔邳董憲龐萌走。保胸劉紆。不知所歸。其軍士高扈斬之以降。吳漢進圍胸。寶融遣使奉書入見。詔以融為涼州牧。耿弇拔祝阿。濟南臨菑。與張步戰。大破之。帝自魯至臨菑。勞弇軍。步斬蘇茂以降。齊地悉平。初。安定盧方詐稱武帝。會孫劉文伯據郡自立。為上將軍。西平王遣使與匈奴結和親。單于乃使騎迎芳。入匈奴。立為漢帝。及五原人李典隨昱朔方人田颯代郡人石鮪閭堪各起兵。自稱將軍。匈奴遣使與典等和親。欲令盧芳還漢地。為帝。典等引兵至單于庭。迎芳入塞。都九原縣。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類 三

掠有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鴈門五郡。並置守令。與胡通兵。侵苦。止邊。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黨光不屈。以良為諫議大夫。黨人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成君。鈞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良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柴陽。疾篤。不任。進道。過其友人。友人拒之。

一一三三

肯兄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後徵不應。卒於家。吳漢等拔胸斬董憲。誅龐萌。江淮山東悉平。漢等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帝積苦兵間。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陲。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於雒陽。分軍士於河內。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述不答。夏四月。帝如長安。謁園陵。遣耿种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中郎將來歙奉璽書諭囂。囂猶豫不決。歙遂發憤責囂曰。國家以君知滅否。曉廢典。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誠。既遣伯春委質。而反欲用佞惑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君類 三五

言為族滅之計耶。因欲前刺。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欲歙徐杖節就車而去。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者并之。於是并者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詔王莽時。吏人沒入為奴婢者。免為庶人。復田租舊制。二十稅一。馮異擊盧芳。匈奴兵破之。北地上郡安定皆降。鄭興上疏曰。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

功臣。功臣則用人。位謬矣。願陛下屈已從眾。以濟羣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隗囂反漢降蜀。公孫述立囂為寧朔王。帝將征囂。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斷車鞅。帝不從。西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左遠入險阻。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行軍眾所從道徑。往來分析。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君類 三五

軍至高平第一。初。竇融據河西。遣使來上書。陳逆順之意。至是。融率五郡太守及羗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與大軍會。時軍旅草創。諸將朝會禮容多不肅。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帝聞而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待融等以殊禮。遂進軍數道。上隴。使囂降將王遵以書招囂。將牛邯下之。拜邯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眾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奔西城。進幸上邽。詔告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若遂欲為黥布者。亦自任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圍西城。耿种圍上邽。以四縣封竇

此處不  
詳敘之  
忌于

融為安豐侯弟友為顯親侯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  
遣西還所鎮融以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  
詔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  
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頽川盜羣起寇沒屬縣河東  
守共亦叛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  
言秋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  
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帝謂寇恂曰頽川迫近京  
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  
國可也對曰頽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  
註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  
驅帝從之庚申車駕南征頽川盜賊悉降恂竟不拜  
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  
社鎮撫吏民受納餘降東郡濟陰盜賊亦起帝遣李  
通王常擊之以耿純嘗為東郡太守威信著於衛地  
遣使拜大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聞純入界盜賊  
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盟誓復以純為  
東郡太守戊寅車駕還自頽川冬公孫述遣兵救隗  
囂吳漢引兵下隴囂窮困初帝勅吳漢曰諸郡甲卒  
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眾心宜悉罷之漢等  
貪并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六

多岑彭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會王元行巡將  
蜀兵五千餘卒至大呼曰百萬眾方至漢軍大驚未  
及陳元等夾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吳漢軍  
食盡乃燒輜重引兵下隴蓋延耿弇亦相隨而退置  
出兵尾擊諸營岑彭為後拒諸將乃得全軍東歸唯  
祭遵屯泝不退吳漢等復屯長安岑彭還津鄉於是  
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為囂隗囂諸將立其子  
純公孫述兵陷夷陵據荆門吳漢等擊盧芳匈奴救  
之漢等不利帝使來歙悉監護諸將屯長安馬援為  
之副歙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  
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  
積資糧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饑若招以財穀則其眾  
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  
帝然之於是詔於泝積穀六萬斛秋八月歙等討隗  
純於天水諸羗自王莽末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為  
所有隗囂不能討因就尉納發其眾與漢相拒司徒  
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羗羗胡被髮左衽與  
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侵奪  
窮志無聊故致反叛蠻夷寇亂皆為此也舊制益州  
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七

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治其怨結歲時巡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譯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警備今宜復如舊制以明威防從之以牛邯為護羌校尉帝如長安冬十月來歙等攻破落門隗純降王元奔蜀隴右悉平省定襄郡徙其民於西河十一年春三月先是帝遣岑彭攻田戎于夷陵拔之田戎奔蜀彭謀伐蜀以夾川穀少水險難漕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荆州要會諭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彭數攻田戎等不克帝遣吳漢率討虜將軍劉隆等三將發荆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石類 五

會荆門彭裝戰舡數千艘吳漢以諸郡棹卒費糧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聞月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有反把鉤奇船而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而田戎走保江州彭上劉隆為南郡太守自率輔威將軍臧宮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

牛酒迎勞彭復讓不受百姓大喜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即以太守號付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吏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陵裝露橈繼進公孫述遣王元拒河池六月來歙攻元大破之進兵下犍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殺歙詔以將軍馬成代帝自將伐蜀秋七月次長安公孫述使延岑王元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岑彭使臧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自分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石類 五

兵浮江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城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於沅水臧宮眾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為所反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左步右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

厥者萬餘人。水爲之渴。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軍至陽鄉。王元舉衆降。帝與公孫述書。陳言禍福。示以丹青之信。述省書歎息。以示所親。太常常少光祿勳張隆皆勸述降。述曰。廢典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少隆皆以憂死。帝還宮。冬十月。公孫述使刺客詐爲亡奴。降彭夜刺殺彭。馬成等破河池。平武都。遂與馬援擊破先零。卷十二年春正月。吳漢破公孫述將。魚涪津。遂圍武陽。述遣子壻史與救之。漢連擊破之。因入犍爲界。諸縣皆城守。詔漢直取廣都。據其腹心。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三

公孫述將帥恐懼。曰。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帝必欲降之。又下詔諭述曰。勿以來歛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宗族完全。述終無降意。秋七月。將軍馬駿拔江州。獲田戎。吳漢進軍攻成都。九月入其郭。滅宮。拔綿竹。引兵與漢會。冬十一月。公孫述引兵出戰。吳漢擊殺之。延岑以成都降蜀。地悉平。初。述徵廣漢李業爲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尹融劫之。賜以毒酒。業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爲此故也。遂飲毒而死。述恥有殺賢之名。遣使弔祠。贈賻百匹。業子業。避辭不受。又聘巴郡譙玄。玄不

詣亦遣使以毒藥劫之。巴郡太守自詣玄。廬勸之行。玄曰。保志全高。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許之。述又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擊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况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犍爲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爲癩。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青盲以辭徵命。帝既平蜀。詔贈常少爲太常。張隆爲光祿勳。譙玄已卒。祠以中牢。勅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李業之間。徵費貽任永。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太守。帝以唯陽令任延爲武威太守。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不敢奉詔。帝歎曰。卿言是也。詔邊吏力不足。戰則守。追虜料敵不拘。以逗遛法實融。及五郡太守入朝。以融爲冀州牧。朱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詔諸王皆降爲公。侯。是時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以紹嘉公孔安爲朱公承休公。姬常爲衛公。大饗將士。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三

衛公大饗將士。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



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定封鄧禹為高密侯，食四縣。李通為固始侯，賈復為膠東侯，食六縣。餘各有差。已歿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鄧禹賈復知帝儼武修文，不欲功臣擁兵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思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賈復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閭門春威，重朱祿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為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功臣，而每能回不田力臣 起必郭 故以三 公三不 不為過。容有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偏賜諸侯，而太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時兵革既息，天下省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十四年秋，莎車王賢鄯善王安皆遣使奉獻西域苦匈奴燥斂皆願屬漢。復置都護，上以中國新定，不許大司徒韓歆好直言無隱。帝每不能容，歆於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坐色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非其罪，衆多不厭。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二月，匈奴寇鈔日盛，州郡不能禁遣。吳漢率馬成、馬武等北擊匈奴。

鴈門代郡上谷吏民六萬餘口，置居庸常山關以東，以避胡寇。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夏四月，追謚兄續為齊武公。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覈。於是刺史太守多為詐巧，苟以度田為名，聚民田中，并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優饒豪右，侵尅羸弱。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詔吏由趣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一，在幄後，言曰：「吏受郡勅，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乃首服如東海公對上，猶是益奇。愛陽遣謁者考實二千石長吏阿徃不平者，遣馬成繕治障塞，以張堪為漁陽太守。十六年，河南諸郡太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下獄。成後上從容謂虎賁中郎將馬援曰：「吾甚恨前殺守相多也。」郡國羣盜處處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摘，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難逗遛迴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

守令長坐界內有賊盜而不收捕者。又以畏頓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渠帥於他郡。賦田受廩。使安生業。自是馬牛放牧不收。邑門不閉。盧芳與閔堪使使請降。帝立芳爲代王。堪爲代相。賜繒二萬匹。因使和集匈奴。初匈奴聞漢購求芳。貪得財帛。故遣芳還。既而芳以自歸爲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恥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芳入朝。南及昌平有詔止令更朝。明歲十七年冬。十月郭后寵衰。數懷恨。上怒之。廢后立貴人陰氏。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三

爲皇后太子。彊以母族廢爲東海王。立皇后陰氏子莊爲太子。大司徒戴涉等奏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爲元帝後。遂追尊宣帝曰中宗。祀昭帝元帝於太廟。成哀平帝於長安。春。陵節侯以下於章陵。董宣爲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侯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筮。請自殺。即以頭擊

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宣不從。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救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莎車王賢驕橫。欲兼并西域。數攻諸國。諸國愁懼。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侍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其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諸國聞帝不許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至。冀且息其兵。太守以狀聞。帝乃許之。先是匈奴與鮮卑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三

烏桓連兵入寇。已而匈奴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人畜饑疫。成耗大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帝遣中郎將李茂報命許之。烏桓乘匈奴之弱。擊破之。匈奴北徙數千里。幕南地空。詔罷諸邊郡。亭侯吏卒以幣帛招降烏桓。西域諸國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出。擊破鄯善攻殺龜茲王。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符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年師復附匈奴。二十四年春正月。匈奴南邊入部立日

逐王比為南單于，款塞內附。遣使詣關奉藩稱臣。上以問減宮，宮曰：匈奴饑疫，分爭臣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名帝笑曰：常勝之家，難以慮敵。吾方自思之。二十五年，遼東徼外貊人寇邊，太守祭彤招降之。南單于遣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莫鞬左賢王生獲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餘里。南單于復遣使詣關貢獻，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是歲，烏桓大人郝旦等率眾內屬，詔封烏桓渠帥為侯，王君長八十一人，使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為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

八編類纂 卷百二十一 君類

三五

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為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必復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吏，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為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寧城，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二十六年，詔增百官奉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上大會羣臣問誰可傳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子，為天下平。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傳者以輔

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為少傅，賜以轎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北匈奴乞和，親許之。太尉趙熹典喪事，時經王莽之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諸王雜坐，同席。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意。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奏遺謁者，將護官屬，分止佗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脯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山陽王荆哭臨不哀，而作飛書，令荅頭詐稱大鴻臚郭况書，與東海王彊言其無罪被廢。及郭后黜辱，勸令東歸。

八編類纂 卷百二十一 君類

三五

舉兵以取天下。且曰：高祖起亭長，陛下興白水。何況於王陛下長子，故副主哉。當為秋霜，無為檻羊。人主崩亡，閭閻之伍，尚為盜賊。欲有所望，何況王邪。彊得書惶怖，即執其使，封書上之。太子以荆母弟祕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宮。太子莊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明帝 章帝 和帝 安帝 順帝 沖帝

明帝莊光武第四子也。母陰后。明帝兄三人，長東海王彊，初立為太子。後因母廢，不自安，被陳懇誠，願守藩國。光武從之。次楚王英，母無寵，故國最貧。小次濟南王康，帝十歲能通春秋，始封東海王。後立為太子。

帝從尚儒學自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子立學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然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王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唯鍾離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上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疏願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終愛厚之嘗詔禁章奏浮詞曰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問者章奏煩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誥子嗤也自作詩陵制裁令流水而已無得起墳萬年之後掃地而祭并水脯糈而已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灑掃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封諸子爲王帝親定其封域裁令半楚淮陽馬后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十萬足矣帝天資聰察自爲東海王時知吏牘書

謔墾田之弊其明智已足以切事情及其卽位遵奉建武制度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爲其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卽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恠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尚書開章二妹爲貴人章精力曉舊典久次當遷重職帝爲後宮親屬竟不用是以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然而誅朱浮殺虞延杖藥崧提拽近臣斤辱公卿而君臣之禮闕廣陵王荆楚王英皆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以謀逆相繼殛歿而兄弟之恩乖楚獄追逮成徒千數而刑獄濫信耿秉巧說發兵數出無獲空返而兵釁開傷於褊察以耳目隱發爲明而君人之度未弘遣使天竺求浮圖書而開億萬世釋氏之禍凡數端讀史者每爲深惜焉章帝烜明帝第五子也母賈貴人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惻惻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

詔書數下，寇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帝雖厭苛切而過於寬，故外戚寢橫，實后以無子之故，譖陷朱貴人，動搖東宮。子太廢長立幼，以成其私。帝且一切從順，東漢之衰，自此始矣。范曄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盡心孝道，平徭簡賦，而明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和帝諱肇，肅宗第四子也。母梁貴人，為寶皇后所譖憂卒。寶后養為己子。永元元年，誅寶憲，以宦者鄭眾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一 君類

早

為大長秋，眾與誅憲，功帝策勲，班賞眾，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議論。外戚宦臣迭為消長，始此安帝祐章帝孫，即位，太后臨朝，封鄧騭及弟悺、弘、闡，皆為列侯。騭辭不受，自和帝之喪，鄧騭兄弟常居禁中，騭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太后許之，至是辭讓不獲，遂避使者上疏，自陳。至於五六，乃許之。以寇賊雨水策免太尉徐防，司空尹勤三公，以災異策免。自此始宦官鄭眾、蔡倫等皆秉勢豫政。司空周章數進直言，太后不能用。初，太后以平原王勝有痼疾而貪穢，帝孩抱養為己子，故立焉。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

痼意咸歸之，太后恐勝終怨，乃迎帝立之。帝乳母王聖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閔、江京、侯伺左右，共欺短太后。帝每忿懼，及太后崩，宮人有誣告太后兄弟悺、弘、闡謀立平原王帝，怒令有司奏悺等太逆無道，遂廢其子。西平侯廣宗等為庶人，騭以不與謀徙封羅侯，遣就國。宗族免官歸故郡，沒入貲產。廣宗等皆自殺，騭不食而死。敗平原王翼為都鄉侯，遣歸河間。翼謝絕賓客，閉門自守，由是得免。以耿貴人兄寶監羽林車騎，封宦者江京、李閔皆為列侯，閔后兄弟顯景耀，並典禁兵。延光三年，廢太子保為濟陰王，舉用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一 君類

四十一

賢士，天下相望。風采然，宦官弄權外戚用事，賢人君子不能救漢祚之衰。閔顯忌宦官樊豐及外戚耿寶，豐有司奏貶寶為亭侯，遣就國。寶自殺，豐下獄。王聖母子徙鴈門，而以弟景等為鄉校，並處權要。威福自出，北鄉侯薨，閔顯自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徵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中黃門孫程等迎濟陰王保入即位，誅閔顯等，遷太后於離宮，封程等十九人為列侯。順帝名保，安帝長子，帝朝太后於東宮，初議郎陳禪以為閔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周舉

謂司徒李邵曰。督叟嘗欲殺舜。舜事之逾謹。鄭莊公  
秦始皇怨母。隔絕後感。視考叔。茅焦之言。復修子道。  
書傳美之。今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  
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宜密表請率君臣朝覲。邵即  
上疏。帝從之。太后意乃安。

冲帝炳順帝子。建康元年立為太子。居承光宮。帝使  
侍御史种暲監其家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  
子。時太傅杜橋等疑不欲從。而未決。暲乃手劔當車。  
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  
知非姦邪。今日有从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君類

四三

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暲臨事不惑。帝亦  
嘉其持重。稱善者久之。

質帝續章帝庶長子。千乘王伉之曾孫。勃海王鴻之  
長子。伉子寵。改國名樂安。父子薨於京師。安帝崩。鴻  
始就國。冲帝不豫。梁冀徵帝到洛陽都亭。及冲帝崩。  
與太后定策立之。時年八歲。帝聰慧。嘗目梁冀曰。跋  
扈將軍。冀惡之。遂鴆帝。而迎立志。

桓帝名志。章帝第六子。河間王開之孫。蠡吾侯翼之  
長子也。本初元年。梁太后徵至京。將妻以女弟。會質  
帝崩。遂與兄冀定策立之。帝即位。梁冀以外戚專權。

上與宦官單超等謀誅之。自是宦官益橫。雖以黃瓊  
陳蕃一時名賢在位。而黨錮之禍起矣。

靈帝名宏。河間王開之曾孫。解瀆亭侯長之長子也。  
時年十三。實后與父竇武定策迎立之。即位。好文學。  
竇后臨朝。竇武陳蕃為政。天下名賢徵列于朝。中外  
想望。太平時。宦官專權。武等謀誅之。事泄。反為宦官  
所殺。黃巾盜起。命皇甫嵩曹操等討之。在位二十二  
年。壽三十四歲。改元建寧。熹平。光和。中平。子辯立。年  
十四歲。何太后臨朝。袁紹勒兵。盡誅宦官。三千餘人。  
董卓脅太后。廢辯為弘農王。立陳留王協。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君類

四三

獻帝協靈帝次子。年九歲即位。時袁術起兵討董卓。  
卓既誅。曹操為相。孫堅劉備等起兵。互相吞噬。已而  
操進爵為魏王。末年。操子丕迫帝禪位。以帝為山陽  
公。劉備即帝位于蜀。丕封孫權為吳王。天下遂三分。  
為魏蜀吳。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三十二  
左編

君類

唐高祖

唐高祖李淵，隴西成紀人也。拜山西河東慰撫大使，擊龍門賊毋端兒，射七十發，皆中。賊敗去，而斂其尸以策京觀，盡得其箭，干其尸，突厥犯塞，與馬邑太守王仁恭擊之。隋兵少不敵，淵選精騎二千為游軍，居處飲食隨水草，如突厥而射獵，馳騁示以閒暇，別選善射者，伏為奇兵。虜見淵，疑不敢戰，淵乘而擊之，突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二

君類

一

唐高祖

厥敗走，隋主以淵為太原留守。初，淵娶竇毅女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適柴紹，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娶長孫晟女，晟族第右勳衛。順德與右勳侍劉弘基皆避遼東之役，亡命晉陽。與世民善，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靖相與同宿。見城上烽火，寂歎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非常人，語達類漢高。男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文靖坐

與李密連昏繫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是年羅藝起兵涿郡，李密擊敗東都，起兵河西，蕭瑄起兵巴陵，稱梁王。世民笑。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二

君類

二

唐高祖

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知也。世民恐淵不從，久不敢言。淵與裴寂友善，文靜欲因寂開說，乃引寂與世民交。世民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與王仁恭拒之，不利，恐并獲罪，甚憂之。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吾今執汝告縣官，世民徐曰：世民觀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成。淵曰：吾恐告汝，汝慎勿出口，明

日世民復說淵曰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以晉陽宮人侍淵至是淵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耳衆情已協公意何如淵曰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大理司直夏侯端謂淵曰今帝座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真人起于其分非公而誰乎司馬許世緒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

君類

三

司鏡武士護前勳衛唐憲憲弟儉皆勸淵起兵時建咸元吉尚在河東故淵遷延未發劉文靜謂裴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于人且公爲宮監而以宮人侍客公必可爾何誤唐公也寂懼甚屢趣淵起兵淵乃使文靜詐爲救書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民年二十爲兵東擊高麗由是人情恟恟思亂者衆馬邑太守王仁恭多受貨賂不能賑施郡人劉武周驍勇喜任俠爲校尉仁恭以其土豪甚親厚之令帥親兵屯閣下武周與仁恭侍兒私通恐事泄謀作亂先宣言曰今百姓饑饉僵尸滿道王府君閉倉不賑恤豈爲民父

厚之意乎衆皆憤怒武周稱疾臥家豪傑來候問武周推牛縱酒因大言曰壯士豈能坐待溝壑今倉粟爛積誰能與我共取之豪傑皆許諾仁恭坐聽事武周上謁其黨隨入升階斬仁恭持其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於是發倉以賑饑民馳檄境內屬城皆下之劉文靜勸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自爲手啓甲辭厚禮遺始畢云欲舉義兵迎主人復與突厥和親若能與我俱南願勿侵暴百姓若但和親坐受寶貨亦惟可汗所擇始畢得啓謂其大臣曰隋主爲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

君類

四

無疑矣苟唐公自爲天子我當以兵馬助之卽命以此意爲復書使者七日而反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淵不可曰諸君宜更思其次寂等乃請尊天子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鈴然通于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時軍士新集咸未閱習建成世民與之同甘苦遇敵以身先之至西河城下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與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慰撫



李淵亦自  
有作略非  
世民能

使復業。遠近聞之大悅。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李淵自稱大將軍。開府置官屬。李密復取回洛倉。突厥遣使送馬千匹。詣淵為互市。許發兵送淵入關。淵拜受。善擇其馬之善者。止市其半。義士請以私錢市其餘。淵曰。虜饒馬而貪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貧且不以為急。故耳。當為汝費之。不足為汝費也。淵命劉文靜使突厥請兵。私謂文靜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為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飼

八編類纂

卷百三

五

粟聊欲藉之以為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時李密書來。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于咸陽。殪商辛于牧野。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遠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早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為我塞成臯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蚌鷸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為晚也。乃復書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第。攀鱗附翼。惟暨早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兄容。彼封于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以示

第五其大  
故輸世民  
一等

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雨久不止。淵軍中糧乏。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欲北還。裴寂等亦以為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世民曰。今乘禾穀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願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與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為賊耳。何以自全。建成亦以為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後入。諫會淵已寢

八編類纂

卷百三

六

不得入號。哭在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眾散于前。敵乘于後。成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惟爾所為。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追左軍。復還既而太原運糧亦至。八月雨霽。淵趣霍邑。恐老生不出。建成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理無不出。淵然之。乃與數百騎先至霍邑城東。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明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且誦之。老生怒。引兵三萬分道而出。淵使

殷開山趣召後軍後軍至淵乃與建成陳于城東世民陳于城南淵建成戰小却世民與軍頭段志弘引兵馳下衝老生陳出其背老生兵敗墮塹劉弘基就斬之僵尸數里日已暮淵即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肉薄而登遂克之至龍門劉文靜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來會淵喜其緩謂文靜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將命之功也河東縣戶曹任環說淵曰關中皆企踵以待義兵環久在馮翊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邵陽蕭造文史必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至分陰以書招之華來見淵淵慰獎之以任環為招慰大使環說韓城下之裴寂曰屈突通擁大眾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攻長安不克退為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世民曰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眾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知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弊于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日月眾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懷也屈突通自守虜

耳不足為慮淵兩從之留諸將為河東自引軍而西京兆諸縣多遣使請降是時隋將王世充與李密相拒於洛陽李淵濟河遣建成守漳關世民徇渭北京兆內史衛文昇年老聞淵軍至憂懼成疾獨將軍陰世師郡丞骨儀奉代王侑乘城拒守淵遣屯馮翊世民所至吏民及羣盜歸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備僚屬營于涇陽勝兵九萬隰城尉房玄齡謁世民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為謀主淵命劉弘基殷開山分兵西略扶風有眾六萬世民軍令嚴整秋毫不犯遣使白淵請期赴長安淵命建成選倉上精兵趣長安宮世民帥新附諸軍北屯長安故城延安上郡雕陰皆請降淵引軍西行所過離宮園苑皆罷之出宮女還其親屬十一月克長安代王左右奔散唯姚思廉侍側軍士將登殿思廉厲聲訶之曰唐公舉義兵匡帝室卿等母得無禮眾皆愕然布立庭下淵迎王於東宮遷居大興殿後廳思廉扶王至閣下泣拜而去初淵起兵留守官發其墳墓毀其五廟至是衛文昇已卒執陰世師骨儀等十餘人斬之除無所問遣屈突通至河東城下招堯君素君素曰公為國大臣奈何負國更為人作說客邪通慙而退

唐王淵遣使徇巴蜀下之武德元年三月宇文化及  
 移隋主於江都隋越王侗稱帝于洛陽隋以唐王為  
 相國唐王即皇帝位改元武德時突厥強盛東自契  
 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餘萬  
 唐初起兵資其兵馬前後餉遺不可勝紀突厥恃功  
 驕倨每遣使長安多暴橫唐主優容之薛仁果之為  
 太子也與諸將多有隙及即位衆心猜懼郝瑗哭舉  
 而灰由是寢弱世民至高城仁果使宗羅睺將兵拒  
 之世民堅壁不出諸將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  
 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空閉壘以待之彼驕我

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  
 十餘日仁果糧盡所部多降世民乃遣兵營于淺水  
 原以誘之羅睺大喜盡銳攻之數日世民度其疲謂  
 諸將曰可以戰矣使麗玉陳于原南羅睺并兵擊之  
 玉幾不能支世民乃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自帥  
 驍騎數十陷陳羅睺軍潰世民帥騎二千追之寶軌  
 叩馬苦諫世民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進圍之仁  
 果將士多叛計窮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諸將皆賀  
 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既舍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  
 下衆皆以為不克而取之何也世民曰羅睺所將皆

隴外驍將悍卒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  
 緩之則皆入城仁果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則散歸  
 隴外折城虛弱仁果破膽不暇為謀此吾所以克也  
 衆皆悅服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果兄弟及羅睺等  
 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問賊畏威銜恩皆願效死師  
 還長安斬仁果于市唐以世民為陝東大行臺蒲州  
 及河北兵馬並受節度堯君素守河東唐遣獨孤懷  
 恩攻之不下招之不從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  
 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  
 射之應弦而倒君素志在守死謂將士曰吾大義不  
 得不成必若隋祚未終天命有屬自當斷頭以付諸  
 君持取富貴今城固糧足大事未可知不可橫生心  
 也久之食盡又聞江都傾覆左右殺君素以降別將  
 王行本誅作亂者復乘城拒守懷恩引兵圍之初守  
 文化及遣使招隋幽州將羅藝藝曰我隋臣也斬其  
 使為場帝發喪臨三日實建德高開道各遣使追之  
 藝曰二子皆劇賊耳唐公乃吾主也遂與漁陽上谷  
 諸郡皆奉表降唐唐以為幽州總管其將薛萬徹萬  
 鈞亦皆授以官爵時王行本據蒲坂猶未下亦與武  
 周相應關中震駭唐主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集

水滸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君類 九

水滸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君類 十

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世民請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假臣精兵三萬必平殄武周克復汾晉唐主于是發關中兵以益世民使擊武周是時實建德克唐黎陽遂定衛滑兗等州王世充狗地至滑臺唐汴亳州降之世民引兵自龍門乘冰度河屯柏壁與金剛相持時河東州縣俘掠之餘未有倉廩人情懼擾聚入城堡徵斂無所得軍中乏食世民發教諭民聞世民來莫不歸附至者日多然後漸收其糧軍食以充乃休兵秣馬令偏裨乘間抄掠大軍堅壁不戰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十一

金剛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兵精將猛武周據太原倚金剛為扞蔽金剛軍無積蓄以虜掠為資利在速戰我閉營養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去當待此機未宜速戰孝基謀述歸劉武周殺之唐將攻王行本于蒲坂行本軍敗出降斬之是歲并楚夏定楊梁師都梁統鄭梁法興吳凡九國定楊梁法興亡劉武周取唐長于壺關宋金剛戰屢敗食盡北走世民追及秦相於呂州大破之乘勢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總管劉弘基諫曰大王深入不愛身乎士卒饑疲俟兵糧畢集進未晚也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眾心離阻必乘此勢攻敗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吾竭忠殉國豈愛身乎遂策馬而進追及金剛于鼠雀谷一日入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止有一羊與軍十分食之引兵趣介休金剛以眾二萬出西門背城市陳南北七里李世勤與戰小却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陳後金剛大敗斬首三千級金剛輕騎走世民追之數十里至張難堡浩州行軍總管樊伯通據堡自守世民免胄示之堡中喜謀且泣左右告以王二日不食獻濁酒脫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十一

粟尉遲敬德收餘衆守介休世民遣任城王道宗往諭之敬德尋相舉介休降世民得敬德喜甚以為統軍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屈突通慮其為變告世民不聽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金剛亦走突厥世民入并州武周所得州縣皆入于唐唐以唐儉為并州道安撫大使李仲文為總管未幾金剛謀走上谷突厥追獲腰斬之武周之南寇也其黨死君璋諫曰唐主舉一州之衆直取長安所向無敵此乃天授非人力也晉陽以南道險隘縣軍深入無繼于後若進戰不利何以自還不如北連突厥

八編類纂

卷百五

君類

十三

南結唐朝南面稱孤則為長策武周不聽留君璋守朔州及敗泣謂君璋曰不用君言至此久之謀亡歸馬邑事泄突厥殺之而使君璋統其餘衆後君璋降唐世民圍洛陽宮城城中守禦甚嚴大礮飛石重五十斤擲二百步八石弩箭如車輪幅鏃如巨斧射五百步世民四面攻之晝夜不息旬餘不克城中欲翻城凡十三輩皆不果發而歎旬餘不能克將士疲弊思歸劉弘基請班師世民曰東方已服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棄之乃令軍中曰敢言班師者斬衆不敢復言唐主亦密赦世民使還世民遣使

八編類纂

卷百五

君類

十四

秦曰世充智盡力窮克在朝夕唐主從之世民又遣王君廓夜襲虎牢拔之王世充使說突厥頡利曰昔啓民奔隋賴文帝之力有此宇今唐天子非文帝子孫安伐之以報文帝之德頡利然之唐主以中國未寧待突厥甚厚而頡利求請無厭言辭驕慢至是寇汾陰唐兵久圍洛陽城中乏食民食草木泥餅成者相倚於道竇建德悉發孟海公徐圓朗之衆西救洛陽兵卡餘萬軍于成皋之東原遣使與世充相聞先是建德遣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侵地復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自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空據武牢之險以拒何圖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所將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故為我持建德遠來兵亦精銳若縱之至北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事方始混一無期今宜分兵守洛陽堅壁勿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皋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上就縛矣世民善之世民曰世充兵摧食盡上下離心不煩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將驕卒惰吾據武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險爭鋒吾取之甚易若孤疑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城

被兵疆氣勢自信一舉兩克在此行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併力其勢必強何弊之承吾計決矣通等又請解圍據險以觀其變世民不許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趨武牢時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趨鞏而去王世充登城望見莫之測也竟不敢出癸未世民入武牢甲申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十餘里規建德之營緣道分留從騎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將之伏於道備纜餘四騎與之偕進世民謂尉遲敬德曰吾執弓矢公執槊相隨雖百萬衆若我何又曰賊見我而還上策也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以爲斥候也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軍中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從者咸失色世民曰汝第前行吾自與敬德爲殿於是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輒斃一人追者懼而止而復來如是再三每來必有斃者世民前後射殺數人敬德殺十許人追者不敢復逼世民遂巡稍却以誘之入于伏內世勣等奮擊大破之斬首三百餘級獲其驍將殷秋石瓚以歸秦王世民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抄其糧運又破之謀者告曰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主

建德何唐軍芻盡牧馬於河北將襲武牢五月秦王世民北濟河南臨廣武察敵形勢因留馬十餘匹牧于河渚以誘之夕還武牢已未建德果悉衆而至自板渚出牛口置陳北距大河西薄汜水南屬鵠山巨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將數騎升高丘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置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饑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者與公等約甫過日中必破之矣建德意輕唐軍遣三百騎涉汜水距唐營一里所止遣使與世民相聞曰請還入其陳擒玃引其馬而歸衆無敢當者世民使召河之相與交戰乍進乍退兩無勝負各引還王琬乘隋煬帝驄馬鎧仗甚鮮迺出陳前以誇衆世民曰彼所乘真良馬也尉遲敬德請往取之世民止之曰豈可以一馬喪猛士敬德不從與高甌生梁建方三騎直入其陳擒玃引其馬而歸衆無敢當者世民使召河非馬待其至乃出戰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饑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遂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衛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戒之曰賊若不動爾宜引歸動則引兵東出士及至陳前陳果動世民曰可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主

擊矣時河渚馬亦至乃命出戰世民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東涉汜水直薄其陳建德羣臣方朝謁唐騎猶來朝臣趨就建德建德召騎兵使拒唐兵騎兵阻朝臣不得過建德揮朝臣令却進退之間唐兵已至建德窘迫退依東陂竇杭引兵擊之戰小不利世民帥騎赴之所向皆靡淮陽王道玄挺身陷陳直出其後復突陳而歸再入再出飛矢集其身如蝟毛勇氣不衰射人皆應弦而仆世民給以副馬使從已于是諸軍大戰塵埃漲天世民帥史太宗程知節秦叔寶宇文歆等捲旆而入出其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

八續類書 卷五十五 君類 十七

顧見之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級建德中樂窳匿於牛口者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逐之建德嗟馬讓拔槊欲刺之建德曰勿殺我我夏王也能富貴汝武威下擒之載以從馬來見世民世民讓之曰我討世充何預汝事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建德將士皆潰去俘獲五萬人世民即日散遣使歸鄉里遂囚建德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乃素服帥太子羣臣三千餘人詣軍門降于是部分諸軍先入洛陽禁止侵掠世民乃入宮城命房玄齡收隋圖書蕭瑀封府庫收金帛頒賜將士收段達單雄信朱粲等

十餘人斬之蘇威請見稱老病不能拜世民遣人數之曰公隋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弑國亡見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何勞相見世民觀隋宮殿歎曰逞侈心窮人欲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毀則天門關廢諸道場建德餘眾與裴矩奉建德妻曹氏及傳國八璽請降于唐世充弟世辯亦以徐宋等三十八州請降淮安王神通又徇下山東三十餘州世充建德之地悉平秦王世民至長安獻俘太廟赦王世充斬竇建德是年杜伏威執李子通送長安冬十月特置天策上將以授秦王世民世民開

八續類書 卷五十五 君類 十八

館延文學之士李孝恭李靖伐梁梁主銑降以歸殺之竇建德故將劉黑闥起兵漳南據洺州盡有建德故道徐圓朗舉兵于兗州應劉黑闥幽州饑李藝告糴于高開道許之藝發三千人車數百乘驟馬千匹往受粟開道悉留之告絕于藝復稱燕王北連突厥南與劉黑闥相結恒定幽易咸被其患五年世民軍至獲嘉黑闥棄相州世民取之進軍肥鄉列營洺水上以逼之李藝以兵數萬來會黑闥自將拒之遣兵擊藝于鼓城大敗洺水人據城來降世民遣王君廓守之黑闥引兵還攻甚急世民三引兵救之不得進

恐君廊不能守，羅士信請代君廊守之。世民登城西，南高冢，以旗招君廊。君廊突圍而出，士信乘之入城。黑闥晝夜擊攻，會大雪，救兵不得往。凡入日城，黑闥闕素聞其勇，欲生之。士信辭色不屈，乃殺之。世民復拔洛水與藝營於洛水之南，黑闥數挑戰，世民不應。李世勣逼其營，黑闥運糧水陸俱進，程名振邀之，沉其舟，焚其車，相持六十餘日。世民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乃使人堰洛水上流，黑闥果帥兵萬人渡洛水，歷唐營而陳。世民自將精騎擊破之，黑闥帥眾殊死戰，自午至昏，戰數合，黑闥勢不能支，遂先遁。餘眾猶

人稀類纂 卷五十二 君類

格戰守吏決堤水大至，衆遂潰。黑闥等奔突厥，山東悉平。已而黑闥復引突厥入寇，爲其下所執，以降斬之。馮盎以所部嶺南八州來降，秦王世民討徐圓朗，圓朗走死。其地皆平。幽州總管李藝來朝，突厥數爲邊患。六年，并州長史竇靜表請于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朝議不合，靜切論不已，徵靜入朝。與裴寂等議于唐主前，寂等不能屈，乃從靜議。歲收穀千斛，秦王復請增置屯田於并州，從之。七年，漁陽高開道見天下皆定，欲降，自以徵反，覆不敢，其將卒咸有離心。開道選勇敢數百人，謂之假子，常直閣下，使其將張金

與光武歷 兵異

樹領之金樹道人入與假子遊戲，因潛斷其弓弦，竊其刀槊以出，乃帥其黨攻開道。假子將禦之，弓弦皆絕，刀槊皆失，爭出降。開道知不免，乃自殺。金樹悉收假子斬之，遣使來降，詔以其地爲媯州。世民即位，放宮女三千餘人突厥入寇，至便橋，上親禦之，突厥請盟而退。上日引諸衛將卒數百人習射顯德殿，諭之曰：朕不使汝曹穿池鑿死，專習弓矢，閑居則爲汝帥禦寇，則爲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爲政之體乎？其後或請追秦府舊兵入宿衛者，上曰：朕以天下爲家，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不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天下也。

唐太宗 中宗 玄宗 文宗 昭宗

太宗貞觀元年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無忌與上爲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上委以腹心，欲相者數矣。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貴寵極矣，誠不願兄第執國政。霍上官可爲切骨之戒，上不



天失德何  
取平納諫

日各執斯  
非雷同神  
名

聽卒用之。上以瀛州刺史盧祖尚廉平公直欲遣鎮撫交趾祖尚既謝而復悔之以疾辭上遣杜如晦等諭旨祖尚固辭上大怒曰使人不行何以爲政命斬于朝堂尋悔之以王珪爲侍中故事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至是上謂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正以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舍已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短遂成怨隙或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爲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煬帝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君類 主

之世是也。又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唯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玄齡等皆頓首謝上曰爲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于屏風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乃命五品以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詔自今奴告主者斬之上遣使至涼州涼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諷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游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旨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上悅手詔褒美賜以

荀悅漢紀濮州刺史龐相壽坐贓免上以其秦府舊人復其官魏徵曰秦府左右甚多若人人皆恃恩私則爲善者懼矣上悅謂相壽曰我昔爲一府主今爲天下主不得徇私故人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修洛陽宮張玄素諫曰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也且陛下初平洛陽凡隋宮室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陛下役瘡痍之民襲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煬帝矣上謂玄素曰然則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耳上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君類 主

顧謂房玄齡曰玄素所言有理可卽罷之後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乃賜玄素絲二百匹除鞭背刑上讀明堂針灸書云人五臟之系咸附于背故有是命以金帛賜突厥贖男女八萬口遣使詣高麗葬隋戰士河內人李好德有心疾爲妖言大理丞張蘊古案之奏好德實被疾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奏蘊古相州人而好德兄厚德爲其刺史故蘊古阿意縱之上怒斬之既而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卽決仍三覆奏乃行刑萬紀與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許有寵大臣數被譴怒魏徵諫曰此等小人不識大

體以許爲直。以讒爲忠。挾恩依勢。逞其奸謀。凡所彈  
別皆非有罪。陛下奈何。昵茲以自損乎。上默然。既而  
萬紀等皆得罪。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  
舞。輒俛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縱成囚三百九  
十人。還家。復來歸獄。詔赦之。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  
言。宣饒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稽上曰。朕責爲  
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  
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才。而專  
言銀利。昔堯舜抵璧于山。投珠于谷。漢桓靈乃聚錢  
爲私藏。卿欲以桓靈待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上  
獵洛陽苑。有羣豕突出。前及馬。銜唐儉投馬搏之上。  
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  
之甚。對曰。陛下以神武定四海。豈復逞雄心于一獸。  
上悅。爲之罷獵。初。頡利可汗之弟結社率入朝。爲中  
郎將。久不進秩。陰結部落四十餘人。作亂。夜襲御  
營。折衝孫武開等帥衆奮擊。久之乃退。馳入御廄。盜  
馬。非走追獲。斬之。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云。突厥留  
河南不便。上乃賜懷化郡王阿史那思摩。姓李氏。立  
以爲可汗。賜之鼓纛。使帥其種落。還舊部。突厥咸懼。  
薛延陀不肯出塞。上賜薛延陀璽書言。前破突厥。止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君類 五

爲頡利一人。爲百姓害。實不貪其土地。今使還其故  
國。爾薛延陀受冊在前。突厥受冊在後。當以先後爲  
大小。各守土疆。毋或踰分。其有故相抄掠我。則發兵  
往問其罪。薛延陀奉詔。于是遣思摩帥所部。建牙于  
河北。遣趙郡王孝恭齎冊書。築壇于河上而立之。上  
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  
葉。木安得滋榮。先是。許以公主嫁薛延陀。延陀可汗  
夷男使其姪納幣。獻羊馬契。必何力上言。薛延陀不  
可與昏。上曰。吾許之矣。可食言乎。何力曰。願赦夷男  
使親迎。彼必不敢來。則絕之有名矣。上從之。乃詔幸  
靈州。召真珠可汗。會禮真珠欲行。其臣曰。不可。在必  
不返。真珠曰。天子聖明。遠方朝服。今親幸靈州。以愛  
主妻我。我得見天子。死不恨矣。又多以羊馬爲聘。經  
沙磧。耗成過半。乃責以聘禮不備。絕之。褚隨良上疏  
薛延陀先無府庫。至是厚斂諸部。以充聘財。諸部怨  
叛。薛延陀由是遂衰。高麗泉蓋蘇文弑其王。建武上  
曰。蓋蘇文弑其君而專國政。誠不可忍。以今日兵力  
取之不難。但不欲勞百姓。吾欲且使契丹。鞬鞞擾之。  
何如。長孫無忌曰。蓋蘇文自知罪大。畏討必嚴。設守  
備。陛下姑爲之隱忍。彼得自安安。必更驕情。討之未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君類 五

晚也。上曰善。于是遣使持節册命高麗為遼東郡王。上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紀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耶。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矣。上又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朕之心異于前世帝王。所以欲觀國史。蓋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耳。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或有飾非護短。史官不免刑誅。則莫不順旨全身。千載何所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五

信乎。上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為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錫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即命直書其事。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朝貢之路。乞兵救援。上遣使齎書諭之。蓋蘇文不奉詔。使還。上欲自討之。羣臣諫皆不聽。十八年。帝如洛陽。命房玄齡留守。以張亮李世勣為行軍大總管。下詔諭天下。親征高麗。突利可汗有眾十萬。數被薛延陀攻伐。不能御。其眾悉南渡河。請處于勝夏之間。上許之。羣

臣皆口陛下。方遠征遼左。而置突厥于河南。東京師不遠。豈得不為後慮。願留鎮洛陽。遣諸將東征。上曰。夷狄亦人耳。情與中夏不殊。以德治之。則可使如一。家且彼不非走薛延陀。而南歸我。其情可見矣。突利既失眾。輕騎入朝。上以為武衛將軍。十九年春正月。帝發洛陽。李世勣等拔蓋牟等城。以所克高麗城。置遼州。嚴州。攻安市。城不下。詔班師還。渡遼。暴風雪。士卒沾濕多病者。凡征高麗。拔十城。徙遼蓋巖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安。駐蹕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二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上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五

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名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初。上東行。謂劉洎曰。我今遠行。爾輔太子安。危所寄。安深識我意。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罪者。臣謹即行。誅。上以其妄恠之。及上還。不豫。洎色悲懼。謂同列曰。疾勢如此。聖躬可憂。或譖於上曰。洎言國家不足憂。但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上以為然。詔賜自盡。二十年。遣大理卿孫伏伽等。以六條巡察四方。高麗王藏及莫離支。蓋金遣使謝罪。并獻二美女。金即蘇文也。上以師還之後。金益驕恣。

表辭詭誕待唐使者倨慢屢違詔攻新羅詔勿受其朝貢復議討之時李世勣擊降薛延陀回紇諸部皆來朝請吏詔以爲六府七州各以其酋長爲都督刺史各賜金繒遣之諸酋長奏請以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上許之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上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爲高麗依山爲城攻之不可卒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大半乏食今若遣偏師更迭擾其疆場使彼疲于奔命釋未入堡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綠以北可不戰而取矣上從之遣牛進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君類 毛

已在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常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中宗始卽位之初過寵后父因大臣切諫有不道語爲母所廢流離艱苦困心衡慮歷十五年及其正位昏愚之態又甚於前縱嬖妻之嬖黨信妖女之撓權姦惡日滋淫穢彰聞尊寵三思而武氏再得志矣貶損譙王而愛子亦不保矣竄殺五王而功臣俱罹禍矣用斜封墨敕而賄賂奔午殺韋月將斤宋璟尹思貞而忠言雍底甚者御黎園幸隆慶池幸玄武門觀宮女拔河名近臣入閣守歲觀燈於市里迹中宗之一身始爲母所廢終爲妻所殺而四子皆不得其死嗣亦不傳豈天穢其德而絕之耶韋后既醜中宗立溫王重茂韋后攝政相王子隆基舉兵誅后廢重茂奉父相王立之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君類 毛

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昔也圖無逸今也圖山水昔也焚錦繡今也供織錦昔也天樞石臺之室毀今也金仙玉真之役興嬖妃子而飲鴆以為甘寵胡雛而養虎以為玩三子無罪一日殺之殺太子瑛鄂王瑋光王瑒而父子之恩垂十年子婦一朝奪之乙亥冊為壽王而夫婦之倫亂罷張九齡相李林甫殺周子諒而君臣之義缺此三者人道之大綱也三綱絕矣其能有天下乎至于久任邊將而貽唐世藩鎮之禍用高力士而貽唐世宦官之禍開兩鉅竅迄以亡唐益可歎矣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唐紀

文宗昂穆宗第二子封江王初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珣既罷士良屢譖弘逸等勸上除之於是賜二人死仍遣中使就誅嗣復及珣杜棕奔馬見宰臣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茲事不宐手滑德裕乃與崔珙陳夷行三上奏曰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為冤兩河不臣者得以為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至死既而追悔為之出涕嗣復等若有罪當先行訊鞠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遽遣使誅之人情震駭願開延英

賜對遂入泣涕極言上命之坐者三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眾以為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為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等比數李珣季稜志在陳王嗣復弘逸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彘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知遂追還二使更貶嗣復等

昭宗傑懿宗第七子僖宗之弟也帝有英氣銳然有恢復先烈之志然當其時姦臣擅政藩鎮跋扈天下之彙鴟張蟠結而不可解一時才臣竭忠排難僅有杜讓能一人而宦者楊復恭之徒方且恃功驕恣自號為定策國老斤帝為門生疾成膏盲不可救藥終則兵交關庭矢及御衣漂泊莎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遣使告難四方不聞一人惻然赴難者事勢至此瓦解土崩不復有唐之天下矣

宋太祖 仁宗

宋太祖趙匡胤涿州人後唐明宗天成元年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本胡人因亂為眾所推願天早生聖人以為生民主明年丁亥帝應期生於洛陽夾馬營

夢

自道天子之言故是

唐王長匡胤威名用問于世宗遣使遺匡胤書饋白金三千兩匡胤悉輸之內府間乃不行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為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王也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而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貫也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贈周韓通為中書令欲加王彥昇擅殺之罪羣臣以建國之始乞貫之太祖猶怒故終身不得節鉞舊制宰相上殿命坐而議大政其進擬差除但人熟狀畫可降出奉行而已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跡且傳主英睿乃請用劄子而取旨退各疏其事同例書字以誌帝從之坐論之禮遂廢帝遣使加昭義節度使李筠中書令使者至洛州筠欲拒之賓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於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為訝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帝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為皇城使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及守節至汴筠遂起兵令幕府為檄數宋主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于北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據其城北漢主自帥兵赴筠筠迎謁

守節等與筠合離氏之章考

于太平驛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與周世讐不悅其語因使其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贊又來監心甚悔之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潞而身引眾南向北漢主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融和解之帝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擊之仍敕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守信等敗筠兵于長平遷周六廟于洛陽仍命郭坤以時享祀帝自帥大衆討筠山路險峻多石帝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平為大道遂與守信等會大敗筠眾于澤州南殺盧贊筠走保澤州宋列柵圍之馬全義帥敢死士數千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獲衛融融請死帝怒以鐵槌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帝曰忠臣也釋之以為太府卿北漢主懼引師歸帝進攻潞州守節以城降帝釋其罪以為單州團練使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周太祖之甥也與帝同事周室分掌兵柄帝心憚帝及帝即位加重進中書令移鎮青州重進愈不自安陰懷異志及李筠舉兵重進遣親吏翟守珣往潞陰結筠守珣素識帝乃潛詣京師求見帝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三

終無歸順之志帝厚賜守珣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  
 二兇並作分我兵勢守珣歸勸重進未可輕發重進  
 信之既而帝遣六宅使陳思誨賜之鐵券重進欲治  
 裝隨思誨朝汴左右沮之猶豫不決又自以周室懿  
 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于唐唐  
 主以聞于帝帝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渥等分  
 道討之趙普勸帝自行十月發汴十一月至廣陵即  
 日拔之城將陷左右欲殺思誨重進曰吾將舉族赴  
 火死殺此何益即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車駕入城  
 戮同謀者數百人初太祖加郭崇兼中書令崇在周  
 時為成德軍節度使追感周室恩時復泣下監軍陳  
 思誨密奏其狀因言常山近邊崇有異心宜謹備之  
 太祖曰我素知崇篤于恩義蓋有所激發耳遣人覘  
 之還言崇方對賓屬坐池潭小亭飲博城中晏然太  
 祖笑曰果如朕言未幾來朝時命李重進為平虜軍  
 節度重進劾改命崇為節制帝令諸軍習戰艦于迎  
 鑾鎮唐主大恐遣使犒師且使其子從鎰朝于揚州  
 唐臣杜著薛良以罪奔宋獻平南策帝怒其不忠斬  
 著于蜀市配良廬州牙校遂還汴唐清源節度使留  
 從効入貢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帝謂宰相曰

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質儀清介重  
 厚然已自翰林選端明矣帝曰非斯人不可卿當諭  
 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復入翰林帝嘗名儀草制至  
 死門儀見帝岸幘跣足而坐因却立不肯進帝遽索  
 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  
 恐豪傑聞而解體也帝歛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  
 不冠帶嘗彈雀於後苑或稱急事請見上亟見之其  
 所奏乃常事爾上怒詰之對曰臣以為尚急於彈雀  
 上愈怒舉斧柄撞其口墮兩齒其人徐俯拾齒置懷  
 中上罵曰汝懷齒欲訟我乎對曰臣不能訟陛下自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五 三五  
 當有史官書之也此悅賜金帛慰勞之初頗好獵  
 日逐免馬驟墮地因引佩刀刺馬殺之既而悔曰吾  
 為天下主輕事田獵又何罪馬哉自是不復獵建隆  
 二年初周世宗末年嘗命官詣諸州度民田而使者  
 多不稱至是帝謂侍臣曰度田蓋欲勤恤下民而敵  
 愈甚今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常叅官詣諸州尋詔州  
 縣課民種植每縣定民為五等第一種雜本百每等  
 減二十為差桑棗半之男女十歲以上種韭一畦闊  
 十步長十步長吏以春秋巡視者為令令州縣又置  
 義倉官所收二悅每一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歉

方田之役  
 公田之役  
 正農擇人

制宦官給事掖庭母過五十人詔設通判于諸州以

分節度使之權又以常參官知縣事用趙普之言也

初置諸路轉運使節度防禦團練觀察使及刺史皆

不預簽書金教之籍於是財利盡歸于上命諸州選

曉勇補禁旅遣禁旅分戍邊城以革藩鎮專兵之弊

既平荆湖西蜀收其金帛別為內庫儲之號封樁庫

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為軍旅餒饑之備帝嘗

諭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獨限外境

朕憐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萬遣使謀於彼儻肯

以地歸于我則以此贖之不然朕當散滯財募勇士

以圖攻取也又嘗欲以百練易一胡人首尋又鑿大

池于京城南號講武池選精卒習戰池中帝嘗臨觀

之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貽書未知雄州孫全興請

通好全興以聞宋主命答書許之契丹乃遣使詣宋

宋遣使報之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璫沓臻天書屢

降導迎奠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恠也他日修

遼史見契丹故俗而後推求宋人之微意焉宋自太

祖幽州之敗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

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鳥或鴈鴉自投地皆

稱為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

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

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覷之志

煥然不思修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未矣仁宗以

天書崩葬山陵嗚呼賢哉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

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

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

以勝善類之氣

八編類纂

卷一三三

君

臣

事

紀

略

八編類纂

卷一三三

君

臣

事

紀

略

八編類纂

卷一三三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三十三  
經濟編

君類

君道

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  
 撻之謂之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故此官之所  
 以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代之惑主多官而反  
 以寡生則失所以為立之本矣草鬱則為腐樹鬱  
 則為蠹人鬱則為病國鬱則百惡並起危亂不禁所  
 謂國鬱者主惠不立宜人欲不上達也是故聖王貴  
 忠臣正士為其取直言而決鬱塞也尅已復禮賢良  
 自至君耕后歷卷蒼生自化由是言之則賢良正可  
 待不可求求得非賢也蒼生正可化不可刑刑行非  
 理也堯舜有為人主之勤無為人主之欲故天下各  
 得濟其欲有為人主之位無為人主之心故天下各  
 得肆其心士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  
 之而天下人不愛者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  
 獨愛者則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放其愛憎哉由是  
 重天下者當制其情所謂天下者謂其有尊物物也  
 所謂有邦國者謂其有人眾也夫國以人為本人安

則國安故憂國之主務求理人之術玉之所以難辨  
 者謂其有怪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鉛石也  
 今夫以隼翼而被之鷄視不明者正以為隼明者視  
 之乃鷄也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書或學奇技通說  
 而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眩聽而眩之正為君子明  
 者眩而眩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  
 以才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  
 亂也以才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亂也夫聖人之用人  
 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  
 姓暢然自理矣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運  
 貨逐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功則天下之人恢形異  
 執而爭進矣貴口道之功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  
 飾辭矣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則政敗矣  
 人主皆知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  
 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不知類矣  
 于虐人主清心省事人臣恭儉守職太平立致矣而  
 代主或難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方寸之地不明不  
 斷則天地之宜四海之內動植等類咸失其道矣以  
 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  
 清是知循理之代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澆危之

1. 2. 3. 4. 5. 6. 7. 8. 9.

代務取可聞可見之材于庫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  
人人皆數愆以買譽以心慮取人人皆靜正以勤  
德吏靜正以勤惠則不言而自化吏數愆以買譽則  
刑之而不審代主豈不知哉

今人主有大患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  
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汗邪之人  
疑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故人主有私人  
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  
于所私也知隆禮義之為尊君也知好士之為美名  
也知愛民之為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為一俗也知尚

賢使能之為長功也知務本禁末之為多材也知無  
與下爭之為便于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稱用之為不  
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未及君道也能論官此三材  
者是人主之道也荀况君

昔者舜問于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  
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  
心已舜曰美則美也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  
天德而出矣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  
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  
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

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莊周天  
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臣人也者無愛如其力  
言下力上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之相守之相  
畫之官守之官畫之民役之則又有符節印璽典法

筭籍以相揆也此明公道而滅姦偽之術也論材量  
能謀德而舉之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下  
之事也為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為人  
臣者上共專于上則人主失威是故有道之君正其  
德以蒞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  
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上之人明其道下之

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為一體是故知  
善人君也身善人役也君身善則不公矣人君不公  
常惠于賞而不忍于刑是國無法也治國無法則民  
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  
上合竭情以納其忠是以不言智能而順事治國患

解大臣之任也不言于總明而善人舉姦偽誅視聽  
者眾也是以為人君者坐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  
者也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  
福不可勝收也官不勝任奔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  
救也而國未嘗乏于勝任之士上之明適不足以知

善作威作  
也上何可  
勝也

之是以明君審知勝任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賢材  
遂百姓治治亂在主而已矣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  
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身立而民化德政而官治治  
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于民是以上及下  
之事謂之矯下及上之事謂之勝為上而矯悖也為  
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反忤之行有土主民者失  
其紀也將與之惠厚不能供將殺之嚴威不能振嚴  
威不能振惠厚不能供聲實有間也有善者不留其  
賞故民不私其利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  
威罰之制無踰于民則人歸親于上矣如天雨然澤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五

下。尺。生。上。尺。是。以。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獨。立。而。無。稽  
者。人。主。之。位。也。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  
先。王。善。牧。之。于。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  
之。則。聖。雖。有。湯。武。之。德。復。合。于。市。人。之。言。是。以。明。君  
順。人。心。安。情。性。而。發。于。衆。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  
稽。刑。設。而。不。用。先。王。善。與。民。為。一。體。與。民。為。一。體。則  
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然。則。民。不。便。為。非。矣。雖。有  
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聞。之。堵。墻。窺。而。不。見。也。而  
名。為。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管子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心。處。其

善小人却  
弊然皆極  
勝之美

道九竅循理嗜欲充溢目不見色耳不聞聲故曰上  
離其道下失其事母代馬走使盡其力母代鳥飛使  
弊其羽翼母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  
道不遠而難極也與人竝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  
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心術

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  
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以家為家以鄉為鄉以國為  
國以天下為天下母曰不同生遠者不聽母曰不同  
鄉遠者不行母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  
何親如日如月唯君之節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道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君如 六

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  
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  
君惡之則臣匿之毋蔽汝惡毋異汝度賢者將不汝  
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賢王天下不患無臣  
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故知  
時者可立以為長無私者可置以為政審于時察于  
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為君也牧民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莖也美惡賢不肖愚俊  
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  
水其材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濟而好灑

人之惡仁也視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氣也而水以為都居準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諸生之淡也違非得失之質也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于天地而藏于萬物產于金石集于諸生故曰水神集于草木根得其度華得其數實得其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反其常者水之內度適也水地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君類

七

黃帝曰帝無常處也有處者乃無處也以言不行蹇園道也人之竅九一有所居則八虛八虛甚久則身斃故令者人主之所以為命也賢不肖安之危之所定也人之有形體四枝其能使之也為其感而必知也感而不知則形體四枝不使矣人臣亦然號令不感則不得而使矣有之而不使不若無有主也者使非有者也舜禹湯武皆然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方方則分定分定則下不相隱覽屬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姦偽邪辟之塗可以息惡氣苛疾無自至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今

以種地者公作別遲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其邪矣主無所避其累矣凡為善難任善易矣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于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有居車無去車則眾善皆盡力竭能矣諂諛諛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矣堅窮廉直忠敦之士畢競勸騁騫矣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若此則百官恫擾少長相越萬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君類

八

邪並起權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王良之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今有人于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眾有司也萬物群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悅譽以高賢而克以卑下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任以公法而處以貪枉用以勇敢而墮以罷怯此五者皆以牛為馬以馬為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動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審分

洪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故曰不出于戶而知天下不窺于牖而知天道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故博聞之人強識之士闕矣事耳目深思慮之務敗矣堅白之察無厚之辯外矣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為者所以為之也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陰東海之極水至而反夏熱之下化而為寒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今之為車者數官然後成夫國豈特為車哉眾智眾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車也夫一能應萬無方而出之務者唯有道者能之魯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九

鄙人遺宋元王閉元王號令于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于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鄭大師文終日鼓瑟而興再拜其瑟前曰我效于子效于不窮也故若大師文者以其獸者先之所以中之也故思慮自心傷也皆差自亡也奮能自歿其有處自狂也故至神道遙倏忽而不見其容至聖變習移俗而莫知其所從

離世別群而無不同君民孤寡而不可障壅此則姦邪之情得而險波讒譎諛巧佞之人無由入凡姦邪險波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為人主好以已為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為矣阿主之為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也尊之為卑卑之為尊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車蒼頡作書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然而非主道者故曰作者憂因者平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強此之謂全人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十

凡官者以治為任以亂為罪今亂而無責則亂愈長矣人主以好暴示能以好倡自奮人臣以不爭持位以聽從取容是君代有司為有司也是臣得後隨以進其業君臣不定耳雖聞不可以聽目雖見不可以視心雖知不可以舉勢使之也凡耳之聞也藉于靜目之見也藉于昭心之知也藉于理君臣易操則上之三官者廢矣十里之間而耳不能聞帷墻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開梧南無多類西服壽靡北懷倏耳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

可不察此言也。治亂安危存亡其道固無二也。故至  
智棄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私靜以待時時  
至而應心暇者勝。凡應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焉  
此治紀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古之王者其所為少其  
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  
矣。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  
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攪其甑中  
而食之。選間食熟。謂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為不見之  
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  
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歎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十一

口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  
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難也。孔子  
之所以知人難也。任數篇  
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  
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請者愈多且無不  
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  
其道固窮。為人主而數窮于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  
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是之謂重塞之主  
無存國矣。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  
更不知者。議之也。絕江者託于船。致遠者託于驥。霸

王者託于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  
船驥也。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釣者與仇  
人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  
猶大匠之為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丈而  
知人數矣。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管  
夷吾百里奚聽。而天下知齊秦之霸也。豈特驥遠哉  
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國者。亦有人桀用羊辛。紂用  
惡來。宋用馭唐。齊用蘇秦。而天下亡。非其人而欲  
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  
欲發之當也。舜禹猶若困而况俗主乎。知度篇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十一

先王用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  
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眾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  
眾能也。能執無為。故能使眾為也。無智無能無為。此  
君之所執也。人主之所惑者。則不然。以其智強智。以  
其能強能。以其為強為。此處人臣之職也。處人臣之  
職。而欲無壅塞。雖舜不能為。武王之佐五人。武王之  
于五人者。之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  
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  
道。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辯者語矣。  
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

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今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樂已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說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無費乎郭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大義通乎用非其有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不能分人則焚之母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予眾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

八編類集 卷之三 君類 十三

至貪矣不能為人又不能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若梟之愛其子也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阪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于春也而怨將歸于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匠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于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

固無任而以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則受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之至也

分職 篇

紂聖天子之後也有天下而宜然苟背道棄義釋敬慎而行驕肆則天下之人其離之若崩其背之也不約而若期夫為人主者誠奈何而不慎哉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以鄉紂也紂走還于寢廟之上身鬪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之官衛與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履其腎踐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捧帷而入提擲之者猶未肯止可悲也夫執為民主直與民為讐歟若此夫民尚踐盤其軀而況有其民政教乎羞甚臣竊聞之口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夫牛之為胎也細告鼯鼠紂損天下自象著始故小惡大惡一類也過敗雖小皆紂之罪也周諺曰前車覆而後車戒今前車已覆矣而後車不知戒不可不察也梁嘗有疑獄半以為富罪半以為不富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伴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為富罪半以為

八編類集 卷之三 君類 十四

不當罪雖寡人亦疑為吾央是奈何朱公曰至鄙人也不知當獄然臣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勁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勁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說以臣誼竊觀之墻薄則亟壞綰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為厚之而可耳故材性乃上主也賢人必合而不肖人必離國家必治無可憂者也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五

若材性下主也邪人必合賢正必遠坐而須亡耳又不可勝憂矣故其可憂者唯中主爾又似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緇則黑無善佐則亡此其不可不憂者耳詩曰芄芄棫樸薪之樵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故臣竊以為練左右急也賈誼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于千里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後至精之象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窕冥冥不知為之者誰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

其辭鞅鞅鐵鎧目扼擊其于以御兵刃懸天券契東帛刑罰斧鉞其于以解難溥矣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于為治難矣遽伯玉為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覲焉還報曰遽伯玉為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故臯陶瘖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太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

君人者其猶射者乎于此毫末于彼尋丈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榮啟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微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動諸琴瑟形諸音聲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六

而能使人為之哀樂懸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甯戚商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夫至精入人深矣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孔子學鼓琴于師襄而論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延陵季子聽魯樂而知殷夏之風論近以識遠也作之上古施及于歲而文不滅况于竝世化民乎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于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奏千里之雨至抱質効誠感動天地神諭方外令行禁止豈足為哉夫舟浮于水車轉于陸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轆水戾破舟不怨木水而罪巧拙者知故



不載焉是故道有智則惑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  
 由此觀之則人知之與物也淺矣而欲以徧照海內  
 存萬方不因道之數而專已之能則其窮不達矣故  
 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制脩伸鉤索鐵欵金椎  
 移大犧水殺龜鼉陸捕熊羆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  
 鳴條擒之焦門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夫  
 責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任輕者易權上操約省之  
 分下効易為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不相厭清爭無  
 為則天與之時廉儉守節則地生之財處愚稱德則  
 聖人為之謀是故下者萬物歸之虛者天下遺之夫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君類 七

人主之聽治也清明而不闇虛心而弱志是故羣臣  
 輻奏竝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于是乃始陳  
 其禮建以為基是乘眾勢以為車御眾智以為馬雖  
 幽野險塗則無由惑矣聳者可令唯筋而不可使有  
 聞也瘡者可使守圍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  
 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  
 一事力代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為之  
 者不難不母小大脩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  
 相遇也恐其兼而用之故無棄才楚莊王傷文無畏  
 之死于宋也奮袂而起衣冠相連于邊遂成軍宋城

之下權柄重也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趙武靈  
 王貝帶鷓鴣而朝趙國化之使在匹夫布衣雖冠獬  
 冠帶貝帶鷓鴣而朝則不免為人笑也夫民之好善  
 樂正不待禁誅而自中法度者萬無一也下必行之  
 令從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內莫不被繩  
 矣故握劍鋒以離其宮子司馬蒯賁不使應敵操其  
 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今使烏獲藉蕃從後牽  
 牛尾尾絕而不從者逆也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  
 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者順也夫七尺之撓而制船  
 之左右者以水為資天子發號令行禁止以眾為勢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君類 太

也夫防民之所害開民之所利威行也若發城夾塘  
 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遠桓公立政去  
 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置之網三舉而百姓說紂殺  
 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斷朝涉者之脛而萬民叛再  
 舉而天下失矣故義者非能徧利天下之民也利一  
 人而天下從風暴者非盡害海內之眾也害一人而  
 天下離叛夫聖人之于善也無小而舉其于過也  
 無微而不改堯舜禹湯文武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  
 當此之時馨鼓而食奏雍而徹已飯而祭龜行不  
 用巫祝鬼神弗敢崇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然而

不對而對  
謂歟

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謂歟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朝成湯之廟解箕子之囚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惟賢是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也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紂所以亡者皆著于明堂于是略智博問以應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圓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由行不苟為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于甚弘勇服于孟賁足躡郊菴力招城關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技巧不知專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試君三十六采善組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于匡顏色不變絃歌不輟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懾分亦明矣然為魯司寇聽獄必為斷作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已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吳起張儀智不若

孔墨而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設行立趣于天下捨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而必敗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晉平公問于師曠曰人君之道何如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繫于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履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劉安主術訓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廷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未俗曉曉無復廉耻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率而篤誠忠厚之教尙鬱也程類論君道疏絲毫之偽一萌之心如人有病先見于脉如人飲酒先具于色聲色動于幾微之間而猜阻行于千里之外強者為敵弱者為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于臣下也欲威福不移于臣下則莫若捨己而從眾眾之所是我則為

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于是違衆而用已已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于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名爲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而賣之于外則權與人主侷矣道德疏論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四

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三十四  
經濟編

君類

君德

後唐主昇性節儉常躡蒲履盥頰用鐵盞暑則寢於青葛帷左右使令惟老醜宮人服飾粗略死國事者雖士卒皆給祿三年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租民間稱其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歛皆以稅錢爲率至今用之唐主勤于聽政以夜繼晝還自江都不復晏樂頗傷躁急內侍王紹顏上書以爲今春以來羣臣獲罪者衆內外疑懼唐主手詔釋其所以然令紹顏告于中外黃巢以來天下血戰數十年然後諸國各有分土兵革稍息及唐主即位江淮豐稔兵食有餘羣臣爭言北方多難宜出兵恢復舊疆唐主曰吾少長軍旅見兵之爲民害深矣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  
周世宗與將相食於萬歲殿因言兩口大寒朕於宮中食珍膳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亨天祿旣不能躬耕而食惟當親冒矢石爲民除害差可自安耳  
周世宗在藩多務韜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人始服

其英武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  
左右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又勤於爲治百  
司簿籍過目無所忘發奸擿伏聰察如神閒暇則召  
儒者讀前史商確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常言  
朕必不因喜賞人因怒刑人又言太祖養成王峻王  
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故羣臣有過則面質責之  
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  
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  
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  
才幹聲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寘寘登遐之日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君類

遠邇哀慕焉

仁宗恭儉仁恕敬天重民有司嘗請以玉清舊址爲  
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圃猶以爲廣何以是爲燕私常  
服浣濯帷帶余稠多用繒絁嘗中夜飢思燒羊戒勿  
宜索曰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大辟  
疑者皆令上獄歲活千餘人每諭輔臣曰朕未嘗嘗  
人以死况敢濫用刑乎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  
而任事幾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夾獄多平允之  
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  
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

厚之政所以培植國基者厚矣呂中曰國家之有天  
下強不如秦富不如隋形勢不如漢土地不如唐所  
恃者人心而已太祖隆之太宗真宗培之至仁宗四  
十二年深仁厚澤刑以不殺爲威財以不畜爲富兵  
以不用爲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爲賢以寬厚待民以  
恩禮待士夫而以至誠待夷狄蘇軾謂社稷長遠終  
必賴之者誠確論也

金主雍在金諸帝中最高爲賢主以夫人烏林答氏守  
節而死終身不立后雅尚儉素命宮中之飾勿得用  
黃金嘗謂近臣曰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修即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三

損宮人歲費以充之至於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爲  
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  
其惑深矣又曰亡遼日屠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  
生耳朕每當食時嘗思貧民飢餒猶在已也彼身爲  
惡而口祈福何益之有嘗謂宰相曰卿等在省未嘗  
薦士止限資格安能得人又曰卿等職居輔相曾無  
薦舉惟朕嘗言某人可用然後從而用之卿等既無  
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又曰帝王之政  
固以寬慈爲德然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致綱紀大壞  
朕嘗思之賞罰不濫即是寬政又曰朕觀唐史見太

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羣臣議多飾詞朕嘗思始  
終如一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又曰朕自即  
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等未嘗肯盡  
言何也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謂之嘉會  
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即位五載南北講和與民休  
息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  
死罪歲或十七人

唐太宗時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為誰對曰  
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  
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五 君類 四 聖學

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  
矣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  
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論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耻  
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唐遣鍾謨入貢于周世宗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

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世宗曰不然曷時則為

警敵今則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

然以生難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

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為子孫計謨歸以告

唐王乃城金陵凡城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聖學

和帝即位富於春秋侍中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  
少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  
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惟勤化  
與心成則中道若性魯成王幼小越在襁褓周公在  
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  
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  
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  
成聖德近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臣伏  
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五 君類 五

臣未聞典義答五更桓榮親為帝師子郁結髮敦尚  
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  
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  
表善為詩經先帝所褒宜令郁方並入教授以崇本  
朝光示大化

宋太宗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祕閣分二館書籍置其

中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祕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淡

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

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

如斯而已矣至每與李昉王化基觀書閣下帝必遣

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

王曾以仁宗初即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召侍講學士孫奭直學士馮元講論語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帝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及容體不正奭即拱立不講帝為竦然改聽自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言帝王治經與臣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是以為先王遺藉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為之世臣愚以為過矣又獻勸講箴帝嘉納之於是復命曾公亮等講讀經史嘗謂公亮等曰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君新

六

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

英宗重陽節當罷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近以聖體不安遂於端午及冬至後盛暑盛寒權罷數月今陛下始初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

夫惟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臣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能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讀習之暇游息之間時於

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臣以為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左右扶持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凡華

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麗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臣切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乃與義理為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

君新

七

程頤論  
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常任至於綴衣虎賁以為知

恤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復惟在此一事而已書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民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其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為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人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備勸講知書內侍可充輔道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臣供職已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旁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君類

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為王上方勿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至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眾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或又以為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皋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為慢遊

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美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為慮豈不深遠也哉况冲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未間以盛暑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君類

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眾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此漸致待其自然是輔道官都不為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口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為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為必無不當真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僚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辯色則人昏而罷歸當令

一萬八千三百...

二人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唯須言語必止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勸使知嚴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問百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時則可經筵講肄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恭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旁立史官言出輒書使上欲遊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乎濞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君類 十

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殿迫狹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况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為便盛夏之際人氣蒸薄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為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楹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親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道之聞事

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他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道者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上太皇太后書哲宗以范祖禹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祖禹初從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王安石尤愛重之祖禹終不往謁帝即位擢右正言以婦翁呂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君類 十一

公著當國引嫌辭職再改著作郎兼侍講會夏暑權罷講筵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詔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為陛下惜也公著夢始除右諫議大夫尋加禮部侍郎聞禁中覓孫如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后謂曰乳媪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



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凡事言于未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太后深嘉之。

孝宗宴講臣于秘書省。以進讀陸贄奏議終篇。賜侍讀蕭燧等御筵。及金器鞍馬。帝召宰執賜酒。從容語曰。自古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甚者但作歌詩。如隋陳之君。竟以何補。唐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不至。與陸贄論事。皆使中人傳旨。且事有是非。面相詰難。猶恐未盡。傳旨安能盡邪。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惟其若此。誤事多矣。故朕每事以德宗為戒。

八編類纂

卷百四

君所

三

元學士承旨巉巉知經筵。日勸帝就學。帝欲寵以師禮。固辭不可。帝嘗欲觀畫。巉巉取比干圖以進。一日帝覽宋徽宗畫。稱善。巉巉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一事。謂何。對曰。獨不能為君。爾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為君所致。凡為人主。貴能為君。他非所尚也。其隨事規諫。皆類此。嘗謂人曰。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於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

帝跡

唐德宗時。術者上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以應時數。羣臣請更加尊號。一二字。上以問陸贄。贄上奏。以為不可。其略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竊秦德衰。兼皇與帝。始總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詔之譏。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德宗納其言。但改年號而已。

文宗詔以水旱降繫囚羣臣。上尊號曰大和。文武至德。皇帝右補闕韋溫。上疏以為。今水旱為災。恐非崇飾徽稱之時。帝善之。辭不受。

八編類纂

卷百四

三

南唐羣臣江王知證等。累表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唐主許之。羣臣又請上尊號。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後子孫皆踵其法。不受尊號。又不以外戚輔政。宦者不得預事。皆它國所不及。

德運

康子曰。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夏后氏以金德。玉色尚黑。殷人用水德。玉色尚白。周人以木德。玉色尚赤。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

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

秦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

王命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壇自生民以來未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晉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古

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迺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銷鉏豪禁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

受命而帝者乎

漢司馬遷秦楚之際川表序

王莽初敗光武即位而隗囂據隴擁眾欲有分割土宇之意班彪時在囂處以囂所舉必見禍亂作王命論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聞於天道哉又不觀之於人事矣

命論

或問魏武帝功蓋中夏文帝受禪於漢而吾子謂漢終有晉豈實理乎且魏之見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寧可以同此言哉答曰此乃所以尊晉也但絕節赴曲非常耳所悲見殊心異雖奇莫察請為子言焉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古

漢氏失御九州殘隔三國乘間時數世于戈日尋流血百載雖各有偏平而其實亂也宣皇帝勢逼當年力制魏氏虜屈從時遂羈戎役晦明掩耀龍潛下位挽首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難躬蹈履霜之險可謂危矣魏武既亡大難獲免始南擒孟達東蕩海隅西抑勁蜀旋撫諸夏摧吳人入侵之鋒掃曹爽見忌之黨植靈根以跨中嶽樹羣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恢非常之業亦固景文繼之靈武冠世剋伐

貳遂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極至于武皇遂并  
 強吳混一宇宙靜漢末之交爭皆司馬氏也而推魏  
 繼漢以晉承魏比義唐虞自誅純臣豈不惜哉今若  
 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  
 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年不制于魏則魏  
 未曾為天下之主王道不足于曹則曹未始為一日  
 之王矣晉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  
 專總六合猶不見序于帝王淪沒于戰國何况暫制  
 數州之人威行境內而已便可推為一代者乎當陽  
 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鄂鄂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君類 六

以尊有德閭閻舉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  
 主或藉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宅彼必自係于周室  
 不推吳楚以為代明矣况積勳累功靜亂寧眾數之  
 所錄眾之所與不資于燕噲之授不賴于因藉之力  
 長轡廟堂吳蜀兩斃運奇二紀而平定天下自漢末  
 鼎沸五六十吳魏犯順而強蜀人仗正而弱三家  
 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為天  
 下之所推孰如見推于閭人受尊于微弱晉魏論  
 魏取於漢晉得於魏史策既載彰明可知惠帝無道  
 羣胡亂華晉之南遷實曰元帝與夫祖乙之圯耿盤

庚之徙毫厲王之居彘平王之避戎其事同其義一  
 矣而拓跋氏種實何奴來自幽代襲有先王之系梓  
 自為中國之位號謂之滅邪晉實未改謂之禪邪已  
 無所傳而往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為錄者皆閭晉  
 可謂失之遠矣或曰元之所據中國也對曰所以為  
 中國者以禮義也所謂夷狄者無禮義也豈繫於地  
 哉祀用夷禮祀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沐紂之  
 化商士為頑人矣因戎之遷伊川為陸渾矣非繫於  
 地也晉之南渡人物攸歸禮樂咸在風流善政史實  
 存焉魏氏恣其暴強虐此中夏斬伐之地雞犬無餘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君類 七

驅士女為肉籬指衣冠為芻狗種落繁熾歷年滋多  
 此而帝之則天下之士有蹈海而死天下之人有登  
 山而餓忍食其糞而立於朝哉至於孝文始用夏變  
 夷而易姓更法將無及矣且授受無所謂之何哉皇正論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  
 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  
 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身上農除  
 禾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輯志器械一量同書文

頌德

召上平慎

列文至此極矣

晉五帝丘三王漢平李斯隨世

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  
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  
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  
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  
行奸邪不容皆終貞良細人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  
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  
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  
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  
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士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  
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

八編類纂

卷百四

六

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  
帝乃撫東土至於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  
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  
侯馮毋釋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  
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  
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  
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  
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  
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  
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

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登與刑臺刻石

遂與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  
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  
德并諸侯初一泰平隨壞城郭決通用防夷去險阻  
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  
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  
請刻此石垂著儀矩刻碑石門文

皇帝休烈平一字內德惠攸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

八編類纂

卷百四

六

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齊俗黔首者齊莊羣臣誦  
功本原事迹追道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  
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傲  
猛率眾自疆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  
使以事合從行為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  
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  
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歲遠近畢清運理羣  
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  
情飭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  
泆男女潔誠夫為寄猥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  
嫁子不得母威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

經皆遵軌度。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條潔。人樂同  
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  
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登會稽山刻  
石文

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  
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非唯雨之。又潤  
澤之。非唯濡之。汜布濩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  
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歡樂。我  
君圓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收收穆穆。君子之態。蓋聞  
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爾於舜虞氏。  
以興濯濯之麟。遊彼靈囿。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

八編類纂

朱百四

君類

干

君與帝用享社。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  
而升。采色炫耀。煥炳輝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  
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喻  
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  
王之德。兢兢翼翼。故曰與。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  
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願省厥遺。此之謂也。

司馬相如

獨秦崛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因義文宣。靈之借跡。  
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從。擅衡并吞。六國  
遂稱。平始皇盛。從執儀章。斯之邪政。馳騫起翦。恬貴

之用。兵剗滅古文。劄語燒書。弛禮崩樂。塗民耳目。遂  
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難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  
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  
而遠遜。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  
獸。狙獠而不臻。甘露嘉醴。景曜浸澤。之瑞。潛大弗經。  
實巨狄鬼。信之妖發。神歇靈釋。海水羣飛。二世而亡。  
何其劇與。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夫能貞而明  
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惑。上覽古在昔。有燕  
應而尚缺焉。壞微而能全。故若古者。稽堯舜。威侮者  
陷桀紂。况盡汎埽。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已之私而

八編類纂

朱百四

君類

主

能享祐者哉。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自武關。與  
項戮力。咸陽創業。蜀漢發跡。三秦克項。山東而帝天  
下。隨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如儒林刑辟。歷紀  
圖典之用。稍增焉。秦保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  
襲之。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夫不勤勤  
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是以發秘府覽書  
林。遙集乎文雅之圃。翔翔乎禮樂之場。揚雄劇秦  
美新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傳。教杜矩。展郤郁。萌  
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  
等。口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耶。臣對此贊。買詣過

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小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論此論非耶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徵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洵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詞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西四典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三

陛下螭螭泗水龍躍下亭慶雲徘徊紫塵熠燿皇威肇於斷蛇神武基於豐沛掩四綏以蓋天廓玄謨以闢宇華官山藏玉堂海紉雲蓋景陰金門林蔚拔足崇長揖之賓吐食納獻規之客玄猷上通德輝下濟仰翰雲禽俯躍魚魴是以四海之內莫不企景嶽以接羣望廣川而鱗集乘山涉水視險若夷奔波闕廷思効死節乃鳴鸞在衡奔驥服輅良平鳳栖信布虎據豪雄凌暴於外奇謨補闕乎內威謀兼陳智勇畢効乃凌河海河海無梁乃仆高山嶽華不重三秦靡卷項藉灰分通虜霧散遺寇雲徹泛時雨以清天灑

在塵以蕭地伏見史臣班固撰錄聖功竊承陛下扶桑始照天暉未融之日嘗臨御此川於是即命舟人彌楫水泚瞻仰山川舊物不替永惟聖輝罔識所憑遠眺邇念感物興哀終懷靡及俯心遐慕臣命違千載之運身生四百之外恨不得役力聖明之鑒寓目風塵之會揮戈前隊待罪下軍梓鋒咸陽之關提鉞項籍之領痛心自悼不知所裁

陸雲  
盛德頌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三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三十五  
經濟編

君類

大計

漢王設壇場具禮拜韓信大將信拜禮畢上坐王曰  
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  
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  
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  
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為大士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  
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啞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  
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  
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  
考印刻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  
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  
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  
江南亦皆歸逐其王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  
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  
霸王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  
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  
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

亦善則歸  
為大信  
則善不則  
近哉

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  
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  
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  
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  
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  
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  
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  
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  
信計

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  
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為信然劉備在

荆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  
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  
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  
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  
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  
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  
奸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  
淺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  
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

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

梁武帝時。爾朱榮兵勢彊盛。魏朝憚之高。歡亡歸爾朱榮。劉貴先屢薦歡於榮。榮見其憔悴。未之奇也。歡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三

從榮之馬廐。廐有悍馬。榮命歡剪之。歡不加羈絆而剪之。竟不蹄齧。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猶是矣。榮奇其言。坐歡於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各色別爲羣。畜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

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之罪。以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

暗臣奸。兵驕民困。奸黨內熾。武夫外橫。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爲而已。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禮誠信。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歛。以阜其民。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爲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爲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吳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彊弱。然後避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四

實擊虛。避彊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思信誘。必當以彊兵制之。然後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爲邊患。宜且以爲練。甲兵有備。羣下畏法。諸將効力。期年之後。可以出



師宜自夏秋畜積實邊矣世宗欣然納之

北魏比部郎中王朴獻策

起兵

隋李淵娶於神武肅公寶毅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適太子千牛備身臨汾柴紹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娶長孫晟女晟族弟右勳衛順德與右勳衛劉弘基皆避遼東之役亡命晉陽與世民善左親衛竇琮亦亡命太原素與世民有隙世民加意待之琮意乃安晉陽官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相與同宿見城上烽火寂嘆曰貧賤如此又逢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五

君子不相與其可與

亂離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人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繁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偃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

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吾意乃陰署賓客淵不之知也

世民恐淵不從久不敢言淵與裴寂有舊每相與宴語或連日夜文靜欲因寂關說乃引寂與世民交世民出私錢數百萬與寂博稍以輸之寂大喜由是款狎世民乃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將兵與王仁恭拒之不利恐并獲罪甚憂之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國事日非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六

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吾今執汝以告縣官世民徐曰世民視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吾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至是淵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

并誅耳。衆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帝以淵與王仁恭不能禦寇。遣使者往詣江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說淵曰。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強。宮監蓄積巨萬。代王幼冲。關中豪傑並起。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奈何受單使之囚。坐取夷滅乎。淵然之。密部勒將發。會帝遣使馳驛赦淵。及仁恭。淵謀亦緩。大理司直夏竦端謂淵曰。今帝坐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真人起於其分。非公而誰乎。司馬許世緒。世鏗。武士讓。前勳。衛唐憲。憲弟儉。皆勸淵舉兵。時建元。吉。皆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七

當巨猾豕突之勢。必不全矣。進退維谷。何為而可。咸等皆曰。公地兼親賢。同國休戚。要在乎賊專之可也。淵陽若不得已而從之者。曰。然則先當集兵。乃命世民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于河東。紫紹于長安。王威。高君雅。見軍大集。疑淵有異志。謂武士讓曰。順德。弘基皆背征三。安得將兵。欲收接之士。獲曰。二人皆唐公客。若爾必大致紛紜。威等乃止。欲因晉祠祈雨。討淵。五月。淵使世民伏兵于晉陽宮之城外。且與威君雅共坐觀事。使劉文靜與晉陽府司馬劉正會入告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君雅攘袂大詬世民。已布兵塞路。文靜因與弘基。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繫獄。會突厥數萬。衆寇晉陽。淵命裴寂等勒兵為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敢進。衆以為威君雅實召之。於是斬威君雅。以狗突厥大掠而去。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八

興復

唐武后疾甚。張易之。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暉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已。謀誅之。東之謂羽林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東之曰。今大帝之子。為

奇妙  
事若只此  
四字可守

李太子是

一暨所危將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  
 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遂與定謀初東之與荆府長  
 史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  
 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東之為相引元琰為右羽林  
 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東之  
 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為羽林將軍委以  
 禁兵易之等疑懼焉更以其黨武攸宜參之易之等  
 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東之彥範相謂曰事  
 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  
 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于北門起居彥範暉謁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九

見密陳國策太子許之東之玄暉彥範乃與左威衛  
 將軍薛思行等帥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  
 祚湛及內直郎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斬關而入斬  
 易之昌宗于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太后驚起  
 問曰亂者誰邪多祚等對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  
 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非常  
 萬死太后見太子曰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  
 管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在東宮天意  
 人心久思李氏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太  
 后謂崔玄暉曰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

以報陛下之大德于是收張昌期皆斬之與易之昌  
 宗梟首天津南收其黨韋承慶房融崔神慶繫獄以  
 太后制命太子監國以袁恕已為鳳閣侍郎同平章  
 事遣使宣諭諸州明日太后傳位太子中宗復位  
 宋高宗時宗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  
 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  
 臣朝進一言以告和募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  
 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  
 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  
 揮云不得騰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禡天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十

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  
 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  
 開封尹關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為東京  
 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  
 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既至首捕  
 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賊無輕重悉從軍法  
 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備治樓櫓屢出師以挫  
 敵上疏請帝還京師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徇幸澤  
 又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  
 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丞歸京師以慰人

心其倡為異議者，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為地，爾既而金人遣使，以使偽楚為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奏曰：金人假使偽楚來覲，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優加禮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諭澤，竟縱遣之，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澤以為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若連結河東河北山水，若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十一

十一

入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禦之具既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秉義即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投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為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

張浚至興元，上疏言漢中實形勝之地，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號

今中原必基于此，宜謹積粟理財，以待巡幸，於是辟劉子羽叅議軍事，承制以趙開為隨軍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權貨尚存贏餘，而貪滑認為已有，其相隱匿，惟不恤怨望，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初曲端欲斬王庶，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保之，且以其與敵屢角，欲仗其威聲，承制築壇拜端武威大將軍，宣撫司都統制，軍士懽聲如雷，子羽又薦涇原都監吳玠及弟璘之才勇，浚以玠統制，璘掌帳前親兵。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十一

陸秀夫、蘇劉義等聞二王走溫州，繼追及於道，遣人召陳宜中於清澳，宜中來謁，復召張世傑於定海，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溫之江心寺，舊有高宗南奔時御座，眾相率哭座下，奉益王為都元帥，廣王副之，發兵除吏，以秀夫與擇為福建察訪使，先入閩中，撫吏民，諭同姓，檄召諸路忠義，同獎王室，會太皇太后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安，宜中等沈其兵江中，遂入閩，時黃萬石降元，以嘗為福建漕使，欲取全閩為已功，汀建諸州方謀從萬石送款，聞二王至，復閉門以拒萬石，南建守臣林起鰲遣軍逐之，萬石敗走。

其將士多來歸、兵勢稍振、宜中等遂傳檄嶺海言夏  
貴已復、瀕江州郡元諸戍將、以江路既絕、不可北歸、  
皆欲託計事還靜江、獨廣西宣慰使史格曰、君等勿  
為虛聲所懼、待貴喻嶺、審不可北歸、取途雲南、未為  
不可、豈敢輒弃戍哉、元行省又欲弃廣之肇慶府慶  
封州、併兵戍梧州、亦為格所沮、格、史澤之子也、

親征

後周世宗聞北漢主入寇、欲自將兵禦之、羣臣皆曰  
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蹙氣沮、必不敢自來、陛下  
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五

世宗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  
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

宋真宗時、契丹陷德清軍、逼冀州、遂抵澶州、邊書告  
急、一夕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  
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  
帝在道、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召準問之、  
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鑿  
與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眾瓦解、虜乘其後、  
金陵亦不可得至也、準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  
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效死、準復入

瓊立庭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瓊即  
奏曰、寇準言是、

高宗時、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  
之、張俊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  
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為二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  
復肆侵凌、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  
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  
奮成功、可必、臣願効區區以圖報國、於是、以孟庾為  
行宮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  
俊為浙西江東宣撫使、王燮為江西沿江制置使、胡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五

松年諸江上會諸將議進兵

十四

劉光世詣軍建康後宮  
自温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  
何事為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真敢為者、鼎  
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  
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  
矣、帝遂發臨安、劉錫揚存中以禁兵扈從、韓世忠捷  
奏至、帝次平江、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在  
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  
尊邪、帝乃止、及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  
知鼎之有先見也、

廢立

齊邴意茲來奔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闕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王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肯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與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奴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賁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廢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及冑淳

漢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元帝所不用霍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擢郎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今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劔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

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人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母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勅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

人編類書 卷一百三十五 君類

十七

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平頂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器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為本孝昭皇帝早弃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

序

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為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闕內教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擊鍾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率首鼓吹歌舞悉奏眾樂發長安厨三太牢具祠閣室中祀已與從官飲唱駕法駕皮軒轡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弄鬪虎召皇太子

人編類書 卷一百三十五 君類

十八

后御小馮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變易節上黃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劍王舉承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汚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塗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為常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使者持

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  
來二十七日使者有年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  
百三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  
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  
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  
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  
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為  
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  
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  
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  
八編類纂 卷三五 君類  
于鄭縣承孝出也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  
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  
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諡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  
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  
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  
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廼即  
持其手解脫其璽組舉止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  
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懸不在漢事起就乘輿副  
車天將軍光送王昌邑縣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  
驚惶不能殺身報德臣等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

百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  
廢放之心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  
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  
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  
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光坐庭中會丞相以  
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  
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  
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  
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為嗣  
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  
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  
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  
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  
御衣太僕以軫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  
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  
高廟是為孝宣皇帝  
八編類纂 卷三五 君類  
梁冀忌質帝聰慧恐為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苦煩  
甚使促召李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  
曰食煮餅令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  
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奉侍醫冀



慮其事泄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  
 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  
 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存社稷而頻年之  
 間國祚三絕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  
 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  
 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  
 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眾望且承初以  
 來政事多謬地震宮廟彗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  
 日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  
 戒及伏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三  
 最其親也並為嗣先是蓋吾侯志當娶冀妹時在京  
 師冀欲立之眾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  
 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  
 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  
 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蓋吾侯富貴可長  
 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詞  
 激烈自胡廣趙戒以評莫不憚憚之皆曰惟大將軍  
 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持議冀厲聲曰罷會固意既  
 不從猶望眾心可立復以書勸冀愈激怒乃說太后  
 亮策免固竟立蓋吾侯是為桓帝

宋寧宗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  
 將立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遊久  
 故使布腹心今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以答丞相貴  
 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  
 與歎其不凡壬辰帝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為皇子  
 改賜名昫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丁酉帝  
 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  
 皇子昫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  
 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  
 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三  
 在彌遠即於禁中遣快行宣昫令之曰今所宜是沂  
 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皆處斬皇  
 子昫時聞帝崩跋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乃屬月墻  
 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  
 天墀不知為誰甚惑之昫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  
 今為吾子矣彌遠引昫至柩前舉哀畢然後召昫  
 聞命即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前者彌遠亦  
 竝至柩前舉哀畢引出惟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  
 立班聽遺制則引昫至舊班昫愕然曰今日之事我  
 豈當仍在此班震給之曰未宣制前當在此宣制後

乃即位。竑以為然。已而遣見殿上燭影中。有人在御座。則昀已即位矣。宣制畢。閣門宣贊呼百官拜賀。竑不肯拜。震粹其首下拜。遂稱遺詔。以竑為開府儀同三司。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尊楊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事。宮中自服三年喪。尋進封竑為濟王。出居湖州。

勸進

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為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以主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晉惠公虜秦。晉國震駭。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呂卻之謀。欲立子圍。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睦。好我者勸。惡我者懼。

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晉開帝為劉曜所殺。琅邪王廢在江南。時劉曜在并州。段疋碑在冀州。上表勸進。

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為讓。况世哲繼軌先德。在民經綸草昧。歎深微管。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班師振旅。大造王室。雖累繭救。宋重抵存。楚以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鍾。功疑不賞。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

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祗。整圖效社。山戎孤竹。束馬景從。伐罪弔民。一匡靖亂。匪叨天功。實勤濡足。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俗。不習孫吳。邁茲神武。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龜玉不毀。誰之功歟。獨為君子。將使伊周何地。在百辟勸進。今上陵。

百辟勸進

臣聞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古之王者。必應天順時。義全而后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今議者以殿下化流江漢。澤被六州。功濟蒼生。欲推崇尊號。臣謂今梓宮未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反舊京。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震動。宜深明周公之道。先雪社稷大耻。盡忠言嘉謀之助。以時濟弘仁之功。崇謙謙之美。推後已之誠。然後揖讓以謝天下。誰敢不應。誰敢不從。由是忤旨。晉王拜奉朝請。周嵩上疏。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三十六

經濟編

君類

亡國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  
 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羣臣為學  
 門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內困者可亡也好官室臺  
 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  
 也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不以  
 眾言參驗用一人為門戶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六 君類

一

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緩心而無成柔茹而寡斷  
 好惡無訣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饕貪而無厭近利  
 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刑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  
 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  
 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  
 狠剛而不和復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為自信者  
 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隣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  
 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士重帑在外上間謀計下與民  
 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  
 能廢者可亡也境內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

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  
 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  
 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  
 易其隣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  
 無禮而侮大隣貪復而抽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  
 娶於強敵以為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羣  
 臣易慮者可亡也怯憚而弱守番見而心柔懦知有  
 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出君在外而國更置質太  
 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携國携者可亡也挫辱  
 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懷怒思恥而專  
 習則賊生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衆強內黨  
 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  
 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侮大臣無禮父  
 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矯法時以  
 私雜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無地固城郭  
 惡無畜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  
 種類不齊主數即世嬰兒為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  
 為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衆強  
 多大國之交而威勢番具者可亡也攀福而心急輕  
 疾而易動發心惰念而不嘗前後者可亡也主多恣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六 君類

二

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貴人相如大  
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讐而人主弗誅  
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仇官吏  
弱而人民傑如此則國蹙國蹙者可亡也藏怒而弗  
發懸罪而弗誅使羣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可知  
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  
徑爲而無所請者可以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  
混淆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  
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調重如此則  
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衆強壅塞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三

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以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緇  
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以  
也公家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  
未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  
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  
爲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  
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  
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  
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  
賤如是則下怨下怨可亡也父兄大臣祿秩過功章

服侵等宮室供養大侈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  
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壻公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隣者  
可亡也亡徵者非曰必亡也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  
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  
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  
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  
能服術行法以爲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  
矣韓非子

亡國之主一貫天時雖異其事雖殊所以亡同者樂  
不適也樂不適則不可以存糟丘酒池肉圃爲格雖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二

四

柱而枯諸侯不適也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瓊截涉者  
脛而視其髓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文王貌  
受以告諸侯作爲璇室築爲頃宮剖孕婦而觀其化  
殺比干而視其心不適也孔子聞之曰其廢通則比  
干不死矣夏商之所以亡也晉靈公無道從上彈人  
而觀其避丸也使宰人牖熊蹯不熟殺之令婦人載  
而過朝以示威不適也趙盾驟諫而不聽公惡之乃  
使沮麇沮麇見之不忍賊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  
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一於此不若死乃觸廷  
槐而死齊潛王以居衛謂公王丹曰我何如主也王

丹對曰王賢主也臣聞古人有辭天下而無恨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而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辨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滿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寡人自去國居衛也帶益三副矣宋王築為藥帝賜夷血高懸之射者甲冑從下血墜流地左右皆賀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以加矣宋王大悅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不適也呂覽過理篇

齊閔王亡居衛晝日步走謂公王丹曰我已亡矣而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六 若類

五

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其何哉公王丹對曰臣以王為已知矣王故尚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者以賢也以天下之主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閔王慨然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邪遂以自賢驕盈不止亡走衛衛君避宮舍之稱臣而供具閔王不遜衛人侵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不納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閔王淖齒擢閔王之筋而懸之廟梁宿昔而殺之與燕共分齊地悲夫閔公臨大齊之國地方數千里然而兵敗於諸侯地奪于燕昭宗廟喪亡社稷不祀宮室空虛

魏珍而錄

身亡逃竄甚于徒隸尚不知所以亡甚可痛也猶自以為賢豈不哀哉公王丹徒隸之中而道之語佞甚矣閔王不覺追而善之以辱為榮以憂為樂其亡晚矣而卒見殺先是靖郭君殘賊其百姓害傷其羣臣國人將背叛共逐之其御知之豫裝齋食及亂作靖郭君出亡至于野而饑其御出所裝食進之靖郭君曰何以知之而齋食對曰君之暴虐其臣下之謀久矣靖郭君怒不食曰以吾賢至聞也何謂暴虐其御懼曰臣言過也君實賢唯羣臣不肖共害賢然後靖郭君悅然後食故齊閔王靖郭君雖至死亡終身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六 若類

六

趙襄子問於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吳君去而不忍襄子曰宜哉吳之亡也去則不能賞賢不忍則不能罰姦賢者不賞有罪不能罰不亡何待魯哀侯棄國而奔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魯哀侯曰臣始為太子之時人多諫臣臣受而不<sub>用</sub>也人多愛臣臣愛而不<sub>近</sub>也是則內無聞而外無<sub>輔</sub>也是猶秋蓬惡于根本而美于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

史臣曰初幹商不之北還也以粘溲喝在太原其勢

未合恐勤王之師有以乘之既退之後為宋計者宜為遠謀而乃忽李綱種師道之言上下相慶以為無虞曾不數月再致金師太原真定咽喉以塞而猶議三鎮棄守之利害故金人嘗語宋使曰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蓋當是時廟堂之相方鎮之將皆出於童蒙蔡王梁之門無可以繫天下之望唯以割地請和為言未聞有能出一計與之抗者是以金人之來如破竹然及圍城逾月外援不至竟以妖術取勝吁可怪哉

蒙古兵以正旦會飲歌吹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饑窘嘆息而已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靴敗鼓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攫其肉以食故欲降者眾珙乃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以攻之金自被圍以來戰沒將帥甚眾至是禁近以及舍人牌印省部掾屬亦皆供役分守四城蒙古兵鑿西城為五門整軍以入督軍慶戰及暮乃退聲言來日復集是夕金主集百官傳位于東面元帥承麟承麟者世祖劾里鉢之後白撒之弟也拜泣不敢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

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趨捷有將略萬一得免祚胤不絕此朕志也承麟起受璽明日承麟即位時孟珙之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軍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眾競進大戰城上烏古論鎬及其將帥二百人皆降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拚敵而南城之陴已立宋旗幟矣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南面守門者棄門走門四開孟珙招江海塔察兒之師以入忽斜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守緒知事急即取寶玉真于幽蘭軒環之以革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忽斜虎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為吾不能死于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為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邪於是叅政李木魯小婁室兀林答胡士總帥元志元帥玉山兒紇石烈柏壽烏古論桓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承麟退保子城聞守緒死帥羣臣入哭因謂眾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宜謚曰哀莫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奉御絳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叅政張天綱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矣珙乃與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五 八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五 八

禮之不  
養也如

不恨夫之  
辛而恨宋  
字之特者  
至一陳宜  
與陳秀夫  
向事也  
非天哉  
其天哉

塔察兒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是日承麟亦為亂兵所殺金亡金自宣宗之世為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推讓低言緩語以為養相體每有四方兵革災異輒以聖主心困或俟再議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則以近侍監戰臨事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聞以底于亡 史臣曰金之初興天下莫疆焉太祖太宗威制中國大槩欲効遠初故事立楚立齊委而去之宋人不競遂失故物熙宗海陵濟以虐政中原厭望金事幾去世宗以仁易暴休息斯民故金祚百有餘年由大定之政有以固結人心爾章宗志存潤色誅求無藝至於衛紹紀綱大壞宣宗南渡棄厥本根連兵朱夏內致困憊哀宗之世無足為者區區生聚圖存於亡力盡乃斃可哀也矣雖然國君死社稷哀宗無愧焉

帝顯時陳宜中當國遭時多難不能措一策惟事蒙蔽將士離心郡邑降破方且理會科舉明堂等事及士大夫陳乞差遣士人覬覦恩例至是遣柳岳奉書如元軍前稱廉尚書之死乃盜殺之非朝廷意乞班師修好岳見伯顏于無錫泣請曰嗣君幼冲在衰經中自古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賈似道

失信誤國爾伯顏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與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言遂令囊加反借岳還而別遣人奏上都

禪代

順帝進齊公蕭道成爵為王增封十郡下詔禪位于齊順帝當臨軒不肯出逃于佛蓋之下王敬則勒兵殿庭以板輿入迎順帝順帝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順帝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帝王家官中皆哭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十一

齊家有此  
目子聖其  
若矣矣

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朓在直當解璽綬陽為不知引枕臥乃以王儉為侍中解璽綬禮畢順帝乘畫輪車出就東邸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應者右光祿大夫王琨至是攀車轅尾慟哭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褚淵等奉璽綬帥百官詣齊官勸進王即皇帝位于南郊大放改元奉朱順帝為汝陰王優崇之禮皆倣宋初築官丹陽置兵守衛之以褚淵為司徒賓客賀者滿座褚焯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

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為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願之壽淵因辭不拜奉朝請

朱全忠急於傳禪密使蔣玄暉等謀之玄暉與柳璨等議以魏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禮然後受禪當次第行之乃先除全忠諸道元帥以示有漸仍以刑部尚書裴迪為送官告使全忠大怒宣徽副使王殷趙殷衡疾玄暉權寵欲得其處因讚之於全忠曰玄暉璨等欲延唐祚故逗遛其事以須變玄暉聞之懼自至壽春具言其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閑事以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君類

十一

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子邪玄暉曰唐祚已盡天命歸王愚智皆知之玄暉與柳璨等非敢有背德但以今茲晉燕岐蜀皆吾勅敵王遠受禪彼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然後取之欲為王創萬代之業耳全忠叱曰奴果反矣玄暉惶遽辭歸與璨議行九錫時天子將郊祀百官既習儀裴迪自大梁還言全忠怒曰柳璨蔣玄暉等欲延唐祚乃郊天也璨等懼救改用來年正月上辛

復國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

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舉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亾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敵邑敢私布之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君類

十一

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既殺奚齊卓子里克及不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為子鉢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稿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始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大大喪大亂之剡也不可犯



也父母死為大喪，讒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洒掃之臣死，又不敢蒞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眾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眾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卻稱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于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冀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非亂何入，非危何安，幸苟君之子唯其索之方亂，以擾孰適禦我，大夫無常苟眾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國以賂外

人編類卷

卷首第六

五

內無愛，虛以求入，既入而後圖聚，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久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則民各有心，恐厚亂盍請君于秦，乎秦穆公許諾，反使者乃招大夫子明及公孫枝曰：夫晉國之亂，吾誰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以為朝夕之急，大夫子明曰：君使繫也，繫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竄謀，知禮可使敬不隊，命微知可不君其使之，乃使公子繫弔公子重耳于翟，公子繫還弔公子夷吾于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

得潔，得潔不行，重賂配德，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微幸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繫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嬖大夫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蔑天命矣，吾必遂矣，亡人苟入掃除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亡人之所懷，挾嬰璜以望君之塵垢者，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繫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

人編類卷

卷首第六

五

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沒為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公子繫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臣聞之，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是故先置公子夷吾，是為惠公。秦穆公問冀芮曰：公子誰恃於晉，對曰：臣聞之，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讐，夷吾之少也，不好弄戲，不過所復，怒不及色，及其長也，弗改，是故出亡，無惡於國，而眾安之，不然夷吾不佞，其誰能恃乎，君子曰：善以微勸。

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虜谷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僂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實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

下人之道  
惟大惟恐  
夫則姜氏  
遂別公子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六 十五

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子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始將啟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啟乎？及楚，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與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贏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六 十六

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狐偃曰：無卜焉。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道遠難通，望大難走，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若以偃之慮，其翟乎？夫翟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惡多怨，可以共憂。今若休憂於翟，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爲，其無不成。乃遂之翟。處一年，公子夷吾亦出奔。曰：盍從吾兄，竄於翟乎？冀芮曰：不可。後出同走，不免於罪。且夫借出，借入難聚，居異情惡，不若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君，吾君老矣，子往，驪姬懼，必援於

秦以吾存也且必告悔是吾危也夷吾乃遂之梁居  
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四年復為君

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  
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

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  
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

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  
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黨而動可謂無謀為羈

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微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  
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

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

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芋姓有亂必季實

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

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

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

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  
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  
有寵於信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  
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  
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

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  
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  
心有魏犇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  
欒郤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  
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  
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與主無施  
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存亡國

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公孫闕與穎考  
叔爭車穎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

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  
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蝻狐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

顛瑕叔盈又以蝻狐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  
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

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服其罪矣雖君有命寡  
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

以居許東偏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  
賄無真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

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  
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

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

是乎有禮

楚莊王伐鄭克之鄭伯肉袒左執旄旌右執鸞刀以迎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天之禍是以使君王昧焉辱到弊邑君如憐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命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麾軍還合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疾者數人斯役死者數百人今尅而不有無乃失民力乎莊王曰吾聞之古者孟不穿皮不蠹不出四方以是見君子重禮而賤利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六

言類四

九

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從而不敢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菑之及吾身何日之有矣既而晉人之救鄭者至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強國也道近力新楚師疲勞君請勿許莊王曰不可強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枹而鼓之晉師大敗晉人來渡河而南及敗奔走欲度而北卒爭舟而以刃擊引舟中之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能也百姓何罪乃退師以軼晉寇

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

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輟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六

言類

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繼絕世二則

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執不長今君起江東楚盜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開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

梅福以成帝久無繼嗣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

殷後復上書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噫士不願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墮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以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徵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奉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君類

子

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三十七

經濟編

君類

與上論

夫舜宗堯而置瞽瞍此天下之大義也至禹不獨廢堯而且忘舜鯀雖得罪于父故得祭于郊從舜之義則禹為忘其君從禹之義則舜為忘其親二者皆聖人之所不為也予聞之禮之所行義之所許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舜禹之有天下則先王之所未有也故堯舜非父而其德載于後世不可以不宗雖其親而無功于人不可以私享二者皆義也至夏后氏郊鯀而宗禹此禹之子孫之禮也孰謂禹之不宗舜哉柳下惠稱有虞氏郊堯而宗舜先儒以為此虞氏子孫之禮也以虞推禹則禹其有不宗舜乎雖然夏之子孫所以不宗舜者以其鯀也鯀雖得罪于舜而從事于水者九年非瞽瞍之比也故卒為夏郊而三代祀之三代猶以其功祀之而其子孫顧可以他人廢之乎故夫虞夏之祀皆義士之所予也

也

大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于周周之賢君不如

公孫...

商之多而其久于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強之民故其道本于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採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于廢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疆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之

八編類纂

卷一三七

二

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于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商論

故凡世之所為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于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于毫釐纖悉蓋以為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于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強凌弱眾暴寡而後世乃以為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于商漸而入于文至周而文極于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

和詩一過  
春秋之語  
詩書雅言

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于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

周敬王十年劉文王與莒弘欲城成周為之告晉魏獻子為政說莒弘而與之將合諸侯衛彪侯適周聞之見單穆公曰莒劉其不沒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為飮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夫禮之立成者為飮昭明大節而已少曲與焉是以為之日惕其欲教民戒也然則夫支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為也不然不足以遺後之人今莒劉欲支

八編類纂

卷一三七

三

天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即惰淫以忘其百姓其壞之也久矣而又將補之殆不可矣水火之所犯猶不可救而况天乎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昔孔甲亂夏四世而殞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幽王亂之十有四世守府之謂多胡可與也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之良材而幽王湯以為魁陵糞土溝瀆其有悛乎單子曰其咎孰多曰其長叔反是以誑劉子必有三殃違天一也反道二

也。誰人三也。周若無咎長叔，必為戮。雖晉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必子孫實有禍。夫子而棄常法以從其私欲，用巧變以崇天災，勤百姓以為己名，其殃大矣。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遂田于大陸，焚而死。及范中行之難，長弘與之。晉人以為討。二十八年，殺長弘及定王。劉氏亡。鄭桓公為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問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翟鮮虞，路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魏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毋弟甥舅也。則皆蠻荆戎翟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郟為大，號叔恃勢，鄆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若若以周難之故，寄斁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眾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鄆蔽補丹，依緊歷莘，君之士也。若前莘後河，右洛左濟，主芼騶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荆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中雪叔熊季。」

紂叔逃難于濮，而蠻季紂是立，遠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是天啟之心也。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臣聞之。天之所啟，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啟土，不可偪也。且重黎之後也。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惇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舜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契能播殖百穀，疏以衣食民人之者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大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

也。其後八姓于周，未有侯伯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為夏伯矣。大彭豷韋為商伯矣。當周未有已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饒夷豷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豷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姁姓鄆郟路偃陽曹姓鄆莒皆為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翟。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融之與者，其在莘姓乎？莘姓蕞越不足命也。蠻芼蠻矣。唯刑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姜嬴荆芼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禮于神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

一第... 冊... 頁...

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其將至矣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惟謝邾之間其冢君侈驕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且可長用也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于必弊者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宅平宅謂之和故而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六

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手品其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茲極故王者居九畝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餘樂如一夫如是蘇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賸後以異姓求財于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異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而與剽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號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鄉士與剽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逆也不建立卿上而妖試幸措行

暗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厥弧箕服實亡周國于是先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爲入天之命此久矣其又可爲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祭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祭在積而藏之傳郊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祭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謀之化爲玄龜以入于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七

府府之童妾未既配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爲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褒人褒始有獄而以爲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于爲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爲毒也大矣將俟淫德而加之焉毒之禽腊者其殺也滋速申繪西戎方強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中申人弗昇必伐之若伐申而繪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繪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強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



心怒矣。號公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若若欲避其難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興。對曰。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文之胙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距險而鄰于小。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啟。公曰。姜肅其孰興。對曰。夫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肅之雋也。且大其將興乎。公說。乃東寄孥與賄。號郇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幽王八年。而桓公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十一年而斃。及平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秦景襄于是乎取周土。晉文侯于是乎定天子。齊莊僖于是乎小伯。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君類

八

楚蚡冒于是乎始啟濮

漢明帝十七年。詔問班固。太史遷贊語中。寧有非耶。固對。賈誼言子嬰得中佐。秦未絕也。此言非是。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備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虜于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

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于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于戰功矣。三國爭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存強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蠶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于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強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君類

九

成就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故禹興于西。堯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于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于是。

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

觀焉六國年表序

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還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于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華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十

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蘇洵六國論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于秦而收韓商鞅用于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為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見矣秦之用兵于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

非諸國之疾也乃蘇秦之說也

都燕趙拒之于前而韓魏乘之于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韓魏折而入于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于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于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為天下出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十一

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于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為哉知不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蘇轍六國論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為巧于取齊而拙于取楚其不敗于楚者幸也嗚呼秦之巧亦創智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創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晉王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

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于齊而齊不  
 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  
 秦人知之故不加兵于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  
 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  
 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  
 置齊也哉吾故曰巧于取齊者所以大慰齊人之心  
 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  
 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  
 合故秦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  
 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七 君類 七

楚伐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閱歲如晉  
 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  
 不通秦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  
 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  
 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  
 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  
 于取楚然則奈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齧齒  
 也必以漸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為是齧齒  
 也可拔遂抉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  
 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數也吳為三軍迭出而肆楚三

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以是物也惟符堅  
 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為迭出之計雖韓白  
 不能支而况謝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  
 律也始皇幸而堅不幸耳蘇軾秦論

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  
 十年不為聲色畋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  
 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  
 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于民如豺虎毒藥一夫  
 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于桑弘羊斗筭  
 之才穿窬之志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七 君類 七

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  
 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  
 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  
 害甚于加賦也其二

方天下交臂相與而事秦之強也秦人出甲以攻諸  
 侯蓋將取之也圖攻以取人之國者所謂兼敵之師  
 也及天下攘袂相率而叛秦之亂也秦人合卒以拒  
 諸侯蓋將却之也圖拒以却人之兵者所為救敗之  
 師也兼敵之師利于轉戰救敗之師利于固守兵之  
 常勢也秦人據崤函之阻以臨山東自繆公以來常

雄諸侯卒至于并天下而王之豈其君世賢耶亦以  
得乎形便之居故也二世之亂天下相與起而亡秦  
不三歲而為墟以二世之不道顧秦亦何足以亡然  
而使其知捐背叛之山東嚴兵拒關為自救之計雖  
以無道行之而山西千里之區猶可歲月保也不知  
慮此乃空國之師以屬章邯李由之徒越關千里以  
搏寇而為鄉日堂堂兼敵之師亦已悖矣方陳勝之  
首事而天下豪傑爭西嚮而誅秦也蓋振臂一呼而  
帶甲者百萬舉麾一號而下城者數十又類皆山林  
崛起之匹夫其存亡勝負之機取決于一戰其鋒至

八編類纂 卷之七 一四  
銳也而章邯之徒不知固守其所以老其師乃提孤  
軍棄天險渡漳踰洛左馳右騫以嬰四合之鋒卒至  
于敗而沛公之眾揚袖而入空關雖二世之亂足以  
覆宗天下之勢足以夷秦而其亡遂至于如此之亟  
者用兵之罪也夫秦役其民以從事于天下之日久  
矣而其民被二世之毒未深其勇于公關樂于衛上  
之風聲氣俗猶在也而章邯之為兵也以攻則不足  
以守則有餘周文常率百萬之師傳于戲下矣章邯  
三擊而三走之卒殺周文使其不遂縱以搏敵而坐  
關固守為救敗之師關東之士雖已分裂而全秦未

秦之必亡  
亦逆擊之  
情也

潰也或曰七國之反漢也議者歸罪于吳楚以為不  
知杜成臯之口而漢將一日過成臯者數十輩遂至  
于敗亡今豪傑之叛秦而罪二世之越關搏戰何也  
嗟夫務論兵者不論其逆順之情與夫利害之勢則  
為兵亦疎矣夫秦有可亡之形而天下之眾亦銳于  
亡秦是以豪傑之起者因民志也關東非為秦役矣  
漢無可叛之舉而天下之民無至于負漢則七國之  
起非民志矣天下皆為漢役者也以不為秦役之關  
東則二世安得即其地而疾戰其民以方為漢役之  
天下則漢安得不趨其所而疾誅其君此戰守之所

八編類纂 卷之七 一五  
以異術也何去非  
士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  
其邪心微一時大名致位公輔辭氣所發損益繫之  
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其為賊害豈直莽卓之比乎  
禹以經術為帝師身備漢相特見尊信當主臣之重  
極儒者之貴永始元延之間天地之青履見言事者  
皆譏切王氏專政時成帝亦悔懼天變而未有以夾  
駕至禹第譬左右以問之須其一言以為律度為禹  
計者亦宜陳大易堅冰之誡誦小雅十月之刺乘其  
嚮納痛言得失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為辭致成帝不

疑之心授王氏寢盛之勢上下恬然掩忽亡國儻帝慮不至是猶當開陳切劘面別廷辨矧當就第宴閒之際虛懷訪決之時方且視小男子床下官子塔于近郡欵然用家人匹夫為心以身圖安不恤國患致使群盜弄權迭執魁柄禍稔毒流至于新都不可遏也斯可憤也逮至東都順桓之間國統三絕胡廣以巨儒柄用位極上台初梁冀席外戚之重貪戾當國既鴆質帝議立嗣君公卿大臣皆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屬最尊親可以靖人亦既定策冀乃憚其明哲且不利長君私于孟孫獨異群議為廣計者亦當中立如石介然不回半趙誠之徒同李杜所守然後三事百工正辭于朝雖冀之暴恣豈能一旦盡誅漢廷群公耶反徇一息之安首鼠畏懦竟使清河徒廢蠶吾為梗邦家陵夷漢道日感結黨綱之獄成閹寺之禍禍亂循環以至董卓赫赫漢室化為當塗蓋棟橈鼎折之所由來久矣彼梅福以孤遠上疏張綱以卑秩埋輪獨何人哉而不是思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騭之數非人謀能亢則但取警聾者而相之立土木偶而尊之被以章組列于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咨或吁殷周之或夢或卜憂勤日昃之若是然後

為理耶惟德與兩漢辨上論漢自順桓之間國統屢絕奸回竊位闔宦滿朝士之蹈忠義履冰霜者居顯列則陷犯忤之誅伏閭巷則嬰黨綱之戮當是時也天下之君子掃地將盡雖九伊周十稷契不能振已絕之綱舉土崩之勢明矣嘉平中大黃星見楚宋之分遼東殷墟日其有真人起于譙沛之間以知曹孟德不為人下事之明驗也先時秦帝東遊亦云金陵當有王者興董扶求出又曰益州有天子氣從茲而言則長江劍閣作吳蜀之限天道人謀有三分之兆其來尚矣然廢興有際崇替遞來每攬其書曷能不臨卷而永懷撫事而伊鬱也嘗試論之日向使何進納公業之言而不追董卓灌汜棄文和之策而不報王允則東京焚如之禍關右亂麻之屍何由而興哉至使乘輿蒙塵于河上天子露宿于曹陽百官餓死于墻壁六官流離于道路蓋由何公之不明賈翊之言過也于是劉岱喬瑁張超孔伸之徒舉義兵而天下響應英雄者騁其驍悍運其謀能海內翫然于茲大亂矣袁本初據四州之地南面爭衡劉景升擁十萬之師坐觀成敗區區公路欲居列郡之尊瑣瑣伯珪謂保易京之業噴既窘蹙

八編類集

卷三

子部

六

季合

八編類集

卷三

子部

七

術亦憂終譚向離心。琮琦失守其故何哉。有大賢而不能用。視長策而不能施。便謂力濟九區。智周萬物。天下可指麾而定。宇宙可大呼而致也。嗚呼。悲夫。余觀三國之君。咸能推誠樂士。忍垢藏疾。從善如不及。聞諫如轉規。其割裂山河。鼎足而王。宜哉。孫仲謀承父兄之餘事。委瑜肅之良圖。泣周秦之痍。請呂蒙之命。惜休穆之才。不如其罪。賢子布之諫。而造其門。用能南開交趾。驅玉嶺之卒。東界海隅。兼百越之衆。地方九千里。帶甲數十萬。若令登不早卒。休以永年。神器不移于暴酷。則彭蠡衡陽。未可圖也。以先主之寬。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六

仁得衆。張飛關羽萬人之敵。諸葛孔明管樂之儔。左提右挈。以取天下。庶幾有濟矣。然而喪師失律。敗不旋踵。奔波謙瓚之間。羈旅袁曹之手。豈拙于用武。將遇非常敵手。初備之南也。樊鄧之士。其從如雲。比到當陽。衆十萬餘。操以五千之卒。及長坂。縱兵大擊。廓然霧散。脫身奔走。方欲遠竄。用魯肅之謀。然後投身夏口。時諸葛適在軍中。向令帷幄有謀。軍容宿練。包左車之計。運田單之奇。操懸軍數千。夜行三百。輜重不相繼。聲援不相聞。可不一戰而擒也。坐以十萬之衆。而無一矢之備。何異驅犬羊之群。餌豺虎之口。固

知應變將略。非武侯所長。斯言近矣。周瑜方嚴兵取蜀。會物故于巴丘。若其人尚存。恐玉壘銅梁。非劉氏有也。然備數困敗。而意不折。終能大啓西土者。其惟雅度最優乎。武侯既歿。劉禪舉而棄之。視譙周之懦詞。甘忿憤而忘日。聞姜維之立事。又慷慨而言。意惜其功垂成。而智不濟。豈伊時喪抑亦人亡。乃知德之不修。棧道靈關。不足恃也。魏武用兵。髣髴孫吳。臨敵制奇。鮮有喪敗。故能東擒狡布。北走強表。破黃巾于壽張。斬眭固于射犬。援戈北指。蹋頓懸顛。擁旆南臨。劉琮束手。振威烈而清中夏。挾天子以令諸侯。信超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九

然之雄傑矣。而弊于褊刻。失于猜詐。孔融荀彧。終罹其變。孝先季珪。卒不能免。愚知操之不懷柔。巴蜀砥定東南。必然之理也。文帝富于春秋。光膺禪讓。臨朝恭儉。博覽文籍。文質彬彬。庶幾君子者矣。不能恢崇萬代之業。利建七百之基。骨肉齊于匹夫。衡樞委乎他姓。遠求珠翠。廢禮諒闇之中。近抱幸咄。取笑婦人。之口。明帝嗣位。繼以奢淫。征夫困于兵革。人力殫于臺榭。高貴鄉公。明決有餘。而深沉不足。其雄才大略。經緯遠圖。求之數君。竝無取焉。山陽公之墳土。未乾。陳留王之賓館。已啟。天之報施。何其速哉。

王勃

魏吳蜀三分天下而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仁義有厚薄察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也蜀政在于黃皓皓隸人也內不能修武侯之舊典外不能制姜維之驥武紀綱日壞君子不服所以先亡也魏自明帝之後政歸仲達齊王以降惟守空官亡之淹速繫于昭昭之志將移神器之重須服天下之心未立大功亦不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孫皓雖驕奢極欲殘虐用刑而自專殺生之柄不牽帷牆之志運盡天亡而後夷滅由是而知人君不可一日失其柄也如神龍之脫深泉震雷之無烟氣威靈既露人得

八編類纂

卷重七

君類

子

制之蔣濟親魏文帝與夏侯尚詔曰作福作威為亡國之言所謂柄者威福是也豈可假于臣下哉後代觀三國之事可不戒懼焉李德裕三國論

雖復名微眾寡地小力窮官渡受圍濮陽戰屈然天下精明之士拓落之材趨若百川之宗巨海遊塵之集高嶽故有荀彧郭嘉那顛程昱賈詡朱雲等或歛風長感或一見盡懷然後覽英雄之心聘熊羆之勇挾天子以崇大順扶幼主以顯至公旌貞忠良芟夷叛逆若乃獲魏種而宥之降張繡而不怨感滅霸之言以成其氣重關羽之義抑而不追故陰謀未洩天

下已知毒志潛行忠良前懼何夔所以帶藥揚彪由是不出雲長受恩而不謝玄德失箸而思奔席上無懷疑之人闕外少自信之士良可恥也固知曹公不能行天下之材成天下之務也未敢則魏武帝論

魏武長于料事而不長于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為而至于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于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于舟楫之間一日一夜

八編類纂

卷重七

君類

三

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于赤壁以成吳之強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荆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僥倖于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于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于劉備而喪其功輕為于孫權而至于敗此不亦長于料事而不長于料人之過歟蘇軾魏武帝論

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發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

蒸裡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颺起之師跨邑哮囁  
之群風驅熊羆之衆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  
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武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  
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  
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  
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  
外底定飭法修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爲  
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  
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  
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于紀旋皇與于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君類

三

夷庚反帝座于紫閣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  
舊物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  
于逸軌睿心因于令圖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故豪彥  
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鶩異人輻奏猛士如林  
于是張昭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爲腹  
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  
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  
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  
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  
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

範趙達以機祥協德童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  
基強諫以補過謀無遺譖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  
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常藉戰勝之威率  
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檄萬計龍躍  
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  
有吞江滄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驍我偏師黜之  
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漢主亦憑帝王  
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  
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  
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龍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君類

三

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軻財匱  
而吳莞然坐承其蔽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  
號鼎峙而立太皇既沒幼主泄朝姦回肆虐景皇聿  
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  
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  
丞相陸凱以審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  
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樓玄賀邵  
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葉群公既  
喪然後黔首有危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懼陸績陸  
遜陸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



弘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按士盡感德之  
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于戎行識潘濬于夷虜  
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  
故魯肅一而而自託士燮蒙險而致命高張公之德  
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  
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  
氣跼踖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  
壇忼憤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其二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七

君類

詩

卷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三十八  
經濟編

君類

興亡

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  
基之初籌畫軍國遂服輿軫驅馳三世乃取鄧艾於  
農隙引州泰於行役故能西擒孟達東擊孫淵內  
夷曹爽外襲王陵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  
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  
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  
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洛不震咸黜  
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  
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世祖遂享皇極獨納  
羊祜之策以善從為衆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羣議  
而伏王杜之決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湘  
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武皇既崩山陵  
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  
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  
之貴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誣民不  
見德惟亂是聞朝為伊周夕為桀跖善惡陷於成敗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八

君類

一

一第1243册續修四庫全書第11頁

毀譽脅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彼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網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揚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向哉樹立失權誰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王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未爲兵裂裳爲旗非戰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六

二

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嘗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耻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

實以爲人

公以蕭杭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仗虛曠依倚無心者皆名重海內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相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柳織紵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耻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六

三

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贖亂上下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彘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懷帝承亂之後得位羈於疆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望氣者又云豫

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之識云滅亡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朋按愍帝蓋秦王之子也得位於長安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瑯邪王為左丞相上諱業故攻鄴為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于寶晉紀總論

劉毅裴楷以質直而見容稽紹許奇雖仇讐而不棄馬隆西伐王濟南征師不延時種虜削跡賈充克豎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五

懷奸志以弄權楊駿豺狼包禍心以專輔及乎官車晚出諒闇未周藩翰變親以成疎棟梁廻忠而起僞世祖惑荀勗之奸謀迷王渾之偽策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於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於洪基晉武帝總論

宣皇以天挺之姿膺期佐命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戰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已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殄公孫于百日滅孟達于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矣既而雍泉西舉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關志遺以巾幗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

圖頓屈請戰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欲夷險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反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怯實而未前歿疑虛而猶遁良將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光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傅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是屬受遣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曾無殉生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晉宣帝總論

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五

咻而雪霜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姦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蘇轍晉論

後世之君幸其衰蔽而悅其向服也因內徙而親之其事肇於漢之孝宣漸於世祖而盛於魏武或空其國而罷徵塞之警或藉其兵而為寇敵之扞夫既去其侮而又役其力可謂世主之大欲國家之盛福矣不知積之既久而大禍之所伏一旦洶然而發若決

自古用漢  
漢未有不

坊水莫之能過。晉爲不幸而適當之。以其平居常日不觀其昭然之形故也。世祖因匈奴日逐之至，遂建南廷以安納之。稍內居之西河美稷，而其諸部因遂屯守北地朔方五原代郡雲中定襄鴈門之七郡，而河西之地鞠爲虜區。加徙叛羗，錯置三輔，魏武復大徙武都之氏以實關畿，用禦蜀寇而匈奴五郡皆居汾晉，而近在肘腋矣。於晉之興，大率中原半爲夷居，元海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人也，而居上黨，姚氏羗也，而居扶風，苻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族日蕃，其居處飲食皆趨華矣，而其桀暴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六

貪悍樂聞喜亂之志態，則亦無時而變也。是以元海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爲戰國者幾二百年，所謂發於遲而爲毒深也。雖然彼之內徙而聽役也，亦迫於制服之威，而其情未嘗不懷土而思返，固甚怨夫中國，羈拘而賤侮之也。是以劉猛發憤而反於晉事，雖不濟而劉氏諸部未嘗一日而忘之也。自魏而上非無明智之主，足以察究微漸爲子孫萬世之慮，然皆安其內附或樂用其力，唯恐不能鳩令而收役之，雖有夫爲禍之形，皆不爲之深思遠慮，就其所伏而消厭之，由晉而下自武

帝之平一吳會，徧撫天下，固無藉乎夷狄之助矣。苻於此時有能探其所伏之禍而逆制焉，因其懷返之情，加之恩意，以導其行，爲之假建名號，而廩資之，使各以種族而還之舊土，彼樂引輕去，而惟恐其後也。然後嚴斥障塞，使有華夷內外之辨，後雖有警，則無至發於肘腋之間，而被不可勝言之禍矣。何去非西晉論符洪擅蠻陬之桀黠，乘羯虜之危亡，乃附款江東，而志圖關右，禍生蠱毒，未逞狼心，健旣承家，克隆凶緒，率思歸之衆，投山西之隙，據億丈之岩險，總三秦之果銳，敢窺大寶，遂竊鴻名，狡數奸雄，有可言矣。長生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七

慘虐親辰象之災，謂法星之夜，飲忍生靈之命，疑猛虎之朝，銳承固雅，量壞姿變，夷從夏王，猛以宏材，緯軍國，符融以懿戚，贊經綸，權薛以諒直，進規謨，鄧張以忠勇，恢威畧，雋賢效足，杞梓呈才，文武兼施，德刑具舉，乃平燕定蜀，擒代吞涼，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因止馬而獻歌，託栖鸞以成頌，旣而懷諫違謀，輕敵怒鄰，傾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便欲鳴鸞禹穴，駐驂疑山，疏爵以侯楚材，築館以須歸命，雖矜涿野之疆，終致昆陽之敗，遂使凶渠候隙，狡寇伺間，步搖啓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極，宗社遷于他族，身首盡于賊

臣符丕承亂借竊尋及傾敗斯可謂天之所廢人不  
能支符登集離散之兵厲成休之志雖眾寡不敵難  
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符堅傳  
總論

石勒出自羗渠見奇醜類聞鞞上黨季子鑒其非几  
倚嚙洛城夷甫識其為亂及惠王失統寓內崩離遂  
乃招聚醜徒乘間煽禍朝市淪胥若沉航于鯨浪王  
公顛仆譬游魂于龍漠豈天厭晉德而假茲妖孽者  
歟觀其對敵臨危運籌賈勇奇謀間發猛氣橫飛遠  
矚魏武則風情慷慨近答劉琨則音辭倜儻焚元起  
于苦縣陳其亂政之誓戮彭祖于襄國數以無君之

八編類纂

卷百六

人

罪於是跨躡燕趙并吞韓魏杖奇材而竊徽號擁舊  
都而抗王室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而託授非所貽  
厥無謀身隕嗣滅業歸攜養季龍心昧德義幼而輕  
險假豹姿于羊質騁臬心于狼性既而父子猜嫌兄  
弟讐隙自相屠繪取笑天下石勒  
傳論

淮南者三代揚州之分也當春秋時吳楚陳蔡之與  
地戰國之末楚全有之而考烈王都焉秦并天下建  
立郡縣是為九江劉項之際號曰東楚爰自戰國至  
于晉之中興六百有餘年保淮南者九姓稱兵者十  
一人皆亡不旋踵禍溢于世而終莫戒焉昔妖星出

于東南而弱楚以亡飛李橫于天漢而劉安誅絕近  
則火星晨見而王凌首謀長彗霄映而毋丘襲亂斯  
則喪乎天時也彼壽陽者南引荆汝之利東連三吳  
之富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日西援陳許水陸不出  
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內保淮肥之固龍泉之陂良疇  
萬頃舒六之貢利盡蠻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  
箭竹之族生焉此則係乎地利者也其俗尚氣力而  
多勇悍其人習戰爭而貴詐偽昔考烈以衰弱之楚  
屢遷其都外迫疆秦之威內違陽申之禍逃處劫殺  
二世而滅黥布以三雄之選功成垓下淮陰既囚梁

八編類纂

卷百六

元

越受楚結震主之威慮生同體之禍遂謀圖全之  
計庶幾復亡之福衆潰于一戰身脂于漢斧劉長支  
庶奄王大國承喪亂之餘御新化之俗無德而寵欲  
極禍發王安內懷先父之憾外眩奸臣之說招引賓  
客沉溺數術藉二世之資恃戈甲之盛屈疆江淮之  
上西向而圖宗國言未絕口身嗣俱滅李憲因亡新  
之餘袁術當衰漢之末負力幸亂遂生僭逆之計建  
號九江稱制下邑狼狽奔亡傾城受戮及至彥雲仲  
恭公休之徒或憑宿名或怙前功握兵淮楚力制東  
夏屬當多難之世仍值廢興之會謀非所議相係禍

敗祖約助逆身亡家族彼十亂者成乎人事者也然則侵弱昏迷以至絕滅亡楚當之恃疆畏逼遂謀叛亂黥布有焉二王遘逆寵之之過也公路僭偽乘釁之盜也二將以圖功首難士卒以驕矜樂禍本其所因考其成跡皆寵盛禍淫福過灾生而制之不漸積之有由也伏滔從桓溫伐苻真至青陽以淮南屢叛著正淮論

昔高祖之誅黥布也撮三策之要馳赦過之書乘人主之威以除逆節之虜然猶決策陳都恭尸橫野僅乃尅之害亦深矣長安之謀雖兵未交于山東禍未編于天下而馳說之士與闔境之人幽囚誅放者亦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八 君類 十

已衆矣光武連兵于肥舒魏祖馳馬于斬苦而廬九之間流溺兵火者十而七八焉夫王陵面縛得之于矜石仲恭接刃成之于後覺也而高祖以之宵征世宗以之發疾誠不勤哉文皇挾萬乘之威杖伊周之權內舉京畿之衆外徵四海之銳雲合雨集推鋒以臨淮浦而誕欽晏然方嬰城自固憑軾以觀王師於是築長圍起焚櫓高壁連塹負戈擊柝以守之自夏及春而後始知亡焉然則屠城之禍其可極言乎其宋齊以降繼體承祧者君德寢微王道寢替績緒之初如華大運除舊解網以悅衆心仁義之風薄骨肉

之情廢前史論之詳矣然未得中改之可也如予之高下者抑舉琴瑟之不調者更張此亦天之道也豈獨人事哉唯用其罪人不可甚矣天下之惡一也古

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豈有不忠于前朝而能忠于後王者哉毀泉臺春秋之所譏先儒之所惡宋齊之君有一于此必爲美政泉臺見妖尚不可毀况無妖者乎燕人之思召伯其崇勿剪楚人之懷叔子望碑墮淚彼人臣也而見思若此雖時移政改莫匪舊臣昔伯益贊禹稱大舜之德曹叅事惠帝守蕭何之法魏文帝初受漢禪羣臣皆贊魏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八 君類 十一

德唯衛臻獨稱漢美文帝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爲人臣者罔念于此可謂有百心矣李德裕宋齊論梁高祖聰明文思寬厚通博永元之初群賢受命竭懷而雄圖英算孤識獨見審長河之將決知崑山之必焚馳兩函以取荊州連五都以震郡邑長流遠邁獨決方寸霜風飛掃雲雨霑沐白旄一麾頑童投首乃吊冤竟而謝牛酒昭筐篚而賦善人師不疲勞人無怨讟晉帝今日之事本所甘心義士猶或非之通人尚爲薄德况梁取天下又甚于斯南康主盟實稱齊帝奉之以成大順承之以動義兵國步旣寧家怨

又雪君稱主祭臣復何猜借人之名而不復命者也  
尋其錫文考其謙讓事同對面理非飾詞寧知悠悠  
江山相去千里矯情偽迹頓至于斯示人此心豈躬  
行事欲令節義行于比屋其可得乎若言位是神物  
何須下殿走乎若言負重願休何勞受贖歸乎若言  
息人是務何須納叛臣乎若言吞代有時何須中許  
和平利器不藏奸夫得志然則侯景之兵我人也仗  
我器也驅我人揭我器而取晉者豈異術哉由上之  
失教也君父幽辱宗廟傾危帝子王孫跨州連郡未  
有晉鄭齊心牟虛合葬五侯九伯裂海分山未聞申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君類

十三

包胥之頓哭秦庭茅夷鴻之幣調吳國戶口徒衆不  
觀於戰之人寵遇雖多寧有報恩之士江淮無波瀾  
之阻城關絕藩籬之固長洲杜若一旦彫零稽山竹  
箭忽然摧折可不慎歟朱敬則梁武帝論  
在魏正光牝鷄司旦爾朱榮乘蒙內興滔天泯夏餘  
燼跋扈挺禍王城齊高祖神武皇帝投袂而起四明  
昆弟大會韓陵類蚩尤風雨之兵若新都犀象之陳  
彼曲我直天實贊之日未移晷大穢醜族然後拔立  
宗枝入纂皇統群后成務天下晏如但芒刺成災震  
逼為梗流彘去而不入遷鼎舊艸國命維新朝章國

憲燦然畢舉渭南失律似烏林之喪師洛北先鳴同  
官渡之凱入雖天命有歸而盡于北而方之魏武具  
體而徵文襄嗣業始踰弱冠瓌傑之氣足稱負荷賓  
禮時秀驅駕群雄內外肅清朝無批政侯景肯恩棄  
義狼顧汝穎蕭衍失信幸災蟻聚彭汴于是謀臣運  
策猛士推鋒渦陽之役兇渠疋馬南逝寒山之戰具  
卒隻輪不反王思政入據長安淹歷歲時神旗斃臨  
如風掃籜三秦劫敵閉關自守五湖之長革音請命  
魏孝靜以天歷有在鼎祚將遺大禮備物率由舊典  
允恭克讓推而弗居禍生非慮七首竊發爾其夷凶  
剪暴剛斷英時天崩地拆堂構闕如嗣子幼冲未堪  
多難文宣雖云外弟少乏令名人望所歸便見推奉  
于時政有彛倫朝多俊乂爪牙皆韓白之伍心腹盡  
良平之儔外靜方隅內康庶績主之不才四海弗之  
覺也爰及中年誕縱昏德以萬乘之貴為長夜之飲  
散髮視朝肉袒聽政手行剝剔躬運矛鉞寵狎佞諛  
親愛凡鄙出入市廛遊走衢路太保高隆之佐命元  
功廟廊上宰僕射高德政龍潛賓友帷幄重臣衛尉  
卿杜弼碩學偉才拔萃出類光祿大夫元景風流儒  
雅師範縉紳或赤族見誅或丹頭為戮賴有尚書令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君類

十三

雅師範縉紳或赤族見誅或丹頭為戮賴有尚書令

弘農楊遵彥、魏太傅津之子也。有齊建國，便預經綸，  
軍國政事一人而已。詰旦坐朝，諮請填奏于端，萬緒  
令議如流，剖斷部領，選舉人物，滿室盈庭，永無疑滯。  
虛襟泛愛，禮賢好士，是以主昏于上，國治于下。朝野  
貴賤，至于今稱之。俄而文宣不豫，弊于趨孽，儲君繼  
體，纒歷數旬，近習預權，小人並進，楊公慮有危機，引  
身移疾，乾明之始，難起成藩，變成倏忽，殞于殿省。君  
子是以知齊祚之不昌也。孝昭地乃密親，位居元輔，  
有姬公之戚，無復子之心，亦由主弱時艱，慮深家國，  
當易正位，事出權宜。時甲卒強盛，財力殷阜，乃聽西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八 君類 十五

之後，便大相愛悅，恒在臥內同食，共寢。天保之世，文  
宣知其如此，頓鞭二百，徒配長城。後遇赦得還，武成  
爲右丞相，久別得還，恩眄愈厚。朝士無賴者，亦競相  
諂媚，或送婢妾，或進子女，筐篚苞苴，烟聚波屬。士開  
莖母，傾朝追送，諂諛尤甚者，至悲不自勝。士無貴賤，  
風節頓盡。趙彥深阿諛，順旨，俛首懷祿。元文遙器能  
先見，不敢措言。此外群官靡衣媮食，齊室大壞。其源  
始于此。釀河清之末，長彗爲災。太史奏言：須有獲救。  
武成便自稱太上，傳位後主胡長榮。以從舅之親，馮  
子琮以姨夫之戚，俱受寄託，並當樞要。及天統末年，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八 君類 十五

顧恒有吞噬之心，兼以天保之後，懲其淫縱，不遜聲  
色，不事晏遊，孝于太后，篤于昆季，慎惜名器，愛養黎  
元，後庭嬪嬙，皆是藩邸之舊，數不盈十，竟無私寵。特  
解吏事，尤好禮容，但政苛碎，暗于聽受。降年不永，暮  
歲而崩。大漸維幾，黜其元子，武成母弟之親，入主宗  
祊，而少稟凶德，不孝不仁，龍擯在殯，淚不承臉。太后  
之喪，亦不哀哭，纒及公除，便衣縫裘，縱侈荒淫，不知  
紀極。其酒嗜音，夜以繼晝，有和士開者，素有和氏之  
庶孽，其面目亦似胡人，輕薄凡猥，爲衣冠所棄。武成  
在田之日，引爲參將，開好彈胡琵琶，亦解歌舞，一面

武成即世，和士開一相處內，自擬伊周。太尉錄尚書  
事趙郡王肅，明德茂親，聽爽俊悟，藩王之內，時望隆  
重，以士開凶醜，宜加屏黜，入踐青蒲，讜言規諫，而少  
主聽察，不類成昭。母后才明，異于馮劼。士開禮于疎  
行，長榮爲其謀主，遂使密戚賢王，絞縊以戮。雖遐邇  
胥怨，愚智同憤，而依托城社，未如之何。數載之間，肆  
其穢行，與馮子宗夫婦鬻獄賣官，三家府藏，賄貨山  
積，凶愚子弟，竝處高資，更相貨易，擇而後授。司徒瑯  
琊王儼，年甫十四，兼領憲司，憤其所爲，切齒忿咤，執  
送南臺，異其身首于琮，以構扇兩端，一時依法，二凶



俱勦朝野晏清京師市里舞蹈成群瑯琊心實去惡  
跡乃陵上高阿那以攸罔之勤重其佞媚韓長鸞以  
講繼之能悅其趨走又有女奴陸氏出自掖庭以保  
母之恩特見尊寵六宮謂之世師人主以為內相慶  
賞威刑出于婢口頑嚚弟姪布于列位帝感皇支不  
能及也陸子駱提婆者出于卑隸本是鞞工與韓高  
之徒共持國柄宜淫肆暴甚于和氏朝廷混然無復  
廉耻斛律明月屬縵之錫寬動天地崔季舒龍逢之  
戮痛切幽明陳後主自生宮闈長于尼媪不接端士  
不見正人魚爛土崩以俟勅冠周武大捷平陽乘虛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七

除入舉晉陽如拾芥攻鄴宮猶振稿盧思道北齊書  
昔張讓段珪濁亂天下漢召董卓將顯其謀竟有小  
平之奔曹氏因之乃創霸業鄭儼徐紀點辱皇猷魏  
收爾朱榮欲洗濯官掖遂至河陰之禍齊人藉此用  
承明世故曰亂者理之源機者命之兆不可失也神  
武崖岸高踈器宇深沉望之儼然風塵自遠聽之愈  
厲雷霆或聞魏德已衰群胡得志孝莊殞于虜手節  
閔潔于兇徒推誠與人懷舊不捨擇子如之蚤晉尉  
景之肱喻高昂于肝膽委侯景于半體此明達也牽  
馬麥田不飲杜酒此嚴斷也放李穆之歸使之富貴

感虎兕之對以勸事君此宏量也故能廢立雖多不  
失臣節兵鋒屢折人望攸存齊高祖論

委任紹宗外平侯景借假貞節內察權豪沙汰眾流

釐正群務紀綱具舉朝野肅然况乃嘉思政之忠選

接其手寤陸生之道更賞其能此亦可稱也若乃命

天子為癡人比等名于狗脚恨崔陵之語不念元勳

忿孫騰之議寧思性命此不惜名器也加以任情蕩

思率意以之紅綺如花妖顏若玉决池而弄淫女下

獄而罪貞姬叛高慎于洛陽幾傾其父蒸鄭妃于內

寢乃繫乎親詩曰人而無儀胡不遄歎此之謂也嗟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君知

乎楚莊絕纓不顯婦人之節鄭人獻捷尚禮南冠之

賢所以盡俘囚之材得醉者之力今者陷孝騫之罪

賞王儀之心拒蘭欽之慈仗專諸之劍非不幸也北齊書

文襄

文宣承父兄之資據已成之業出奇不測內剛外柔

屬變起不圖禍機竊發臨事而懼警而後行故使逆

黨無遺兇徒必盡自得政二世樹恩百僚司馬公之

養汝只在今日陳恒子之好施惟取一時由是腹心

不散勲貴自隨大會晉陽共敘哀酷神彩英颯風調

清閑北齊文

宣論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道不亡周德不作梁  
自侯景入寇蕭督外奔西鄰責言南風不競篡殺三  
帝覆沒兩都可謂亡矣但人痛既深天道亦憐是以  
大命集于有陳也武帝身長七尺垂手過膝蓋姚襄  
劉備之儔也惟寬以容物明以知人曠蕩不羈雄勇  
蓋世聲振嶺表功濟日南屬王室不綱大難未已江  
湖群盜日尋戈戎是以投袂而呼夕不待旦以梁大  
寶三年二月會王僧辨于白茅灣齊小白之合諸侯  
以謀王室滅于源之要天地惟討賊臣陳武帝論  
周太祖之欽明異其風骨齊憲王之聰察憚以非常  
八編類纂 卷百六 六  
章鼎一見以委誠趙公聞名而進女始以后父之尊  
遂受托孤之寄騎虎不下倚角是因不利孺子非唯  
管叔之言社稷輪人寧止休公之對所以廢選舉魏  
從亂如雲王謙據蜀其徒若市俄屬陳朝喪德江海  
揚波自絕于天結怨于下乃以開皇八年十月承少  
吳之秋氣動文昌之將星下蜀漢之舟翩翩龍躍集  
幽并之騎蕭蕭馬鳴一葦而可以橫大江三令而可  
以陵湯火蔣山苦戰于文之鬼鬼飛揚建業大崩叔  
寶之金湯不守既遭岸上之虎非復水中之龍斬伯  
誣以謝陳人禮陸機而謝吳士春波暫洗汗俗咸新

秋露一零弊化斯改此乃憂勤之心見于動靜故使  
六合之中如觀曉日八紘之內若遇新晴朱敬則高祖論  
屬青宮失愛子掖流恩遂映前星乃昇明兩衣冠雖  
偉入朝少四皓之賓公宴雖多言談止七子之客穆  
天子之白雲更遠瑤池之外秦始皇之觀日方踐石  
梁之前或以衢路受刑或以滋味被戮或不可無罪  
而免賞不可有功而要相顧凜然莫知攸止十室之  
內思亂者五六焉於是斛斯外奔玄感內逆兵陷遠  
水糧斷河黎月暈七重知髦頭之犯畢日光四散寬  
兆庶之分崩周章至于戲下猶自未知開樂入于應  
八編類纂 卷百六 六  
前何不告我隋煬帝論  
隋文帝之有天下于時亦可謂之治平而寡事矣然  
纔三世二十九年而亡其故何也吏治與王道之效  
不同也故三代用王道而長漢唐雜之以吏治而不  
及於三代隋文專以吏治而不及於漢唐是非王道  
與吏治薄厚之效邪隋文之九年滅陳而天下始一  
奮勵於為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之論  
事宿衛之人傳餐而食至于兵革不用天下無游食  
之人戶口歲增過於兩漢其富庶而康樂如此常人  
謂之太平而識者皆知其不能久也何者無禮義以

維持其政無忠信以固結其臣教化不足以導其民  
紀綱不足以防其後一切以辨數勤察為能處三王  
之位而甲甲為任智黜嚴文法此特吏才之尤者耳  
非王者為也故王隆謂其終以不學為累而房喬於  
清平之時而獨知其將亡李隋臣  
隋論

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  
也蓋自東晉以來劉勰石勒慕容垂苻堅姚興赫連  
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并吞滅取畧  
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為周齊周并齊而  
後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為一彼亦見天下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君類

三

之久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衆而恐其失之享天  
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  
安之心以為舉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  
為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誅滅畧盡而  
獨存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  
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  
無以異於秦也隋論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  
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疆臣天  
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

臣內擾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  
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  
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  
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  
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  
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

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  
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綿地千  
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  
之亡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君類

三

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  
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  
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願指如意雖李  
斯為相備五刑而歿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  
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一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  
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  
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  
為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  
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  
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

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爲內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牙爪翦其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五十九

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正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隙伺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

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疆兵悍將皆爲天下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三十三

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爲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爲之一言而震懼自歛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

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唐論

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為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為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者。田悅叛于前。武俊順于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秉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論三鎮絕其連。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二十九  
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豎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為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于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赫。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燕趙。疆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况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伯于一方耳。安能疆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疆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二十九

左編

后類 賢

東漢馬后

東漢明德馬后。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初援征五溪蠻。卒於師。梁松竇固等因譖之。由是家益失勢。又數為權貴所侵侮。后從兄嚴不勝憂憤。自太夫人絕竇氏婚。求進女掖庭。由是選后入太子宫。時年十三。常居後堂。顯宗即位。以后為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已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命令養之。謂曰。人未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二十九 后類 一  
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于所生。肅宗亦孝性惇篤。恩性。夫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嘗以皇嗣未廣。每懷愛嘆。薦達左右。若恐不及。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粗。反以為綺。殺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嘆息。帝嘗幸苑圃。離宮后輒以風邪霧露為戒。辭意款備。多見采擇。帝幸濯龍中。並召諸才人。下邳王以下。皆在側。請呼皇后。帝笑曰。是家不好樂。雖來無歡。是以游娛之事。希嘗從

爲十五年帝故地圖將封皇子悉乎諸國后見而言曰諸子食數縣于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十萬足矣時楚獄連年不火因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惻然帝感悟之夜起徬徨爲思聽納卒多有所降宥時諸將奏事及公卿奏議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起理各得其情每以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毘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故寵敬日隆始終無衰及帝崩肅宗卽位尊后曰皇太后諸貴人當徙居南宮太后感析別之懷各賜王赤綬加安車駟馬白越三千端雜帛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九 后類 二

二千匹黃金十斤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贊藥事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衰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田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賣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今有司奈何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着布帛無香薰之飾者敬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勑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縞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紀歲月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意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因不許帝省詔悲嘆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枝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九 后類 三

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胃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淨。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舍鉛弄孫。不復關政矣。時新平主家御者失火。延及北閣後殿。太后以為已過。起居不歡。時常謁原陵。自引守備。不慎。慙見陵園。遂不行。初太夫人塋起堵。徵高太后以為言。兄廖等即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廣平鍾鹿樂成王車騎村素無金銀之飾。帝以白太后。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于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二十九

后類

諸家惶恐倍于永平時。乃置織室蠶于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為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語經書。

鄧后

和熹鄧后。太傅禹之孫也。父訓護。羌校尉母陰氏。光烈皇后從弟女也。十二通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難問。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七年與諸家子俱選入宮。八年冬。入掖庭。為貴人。時年十六。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視醫藥。不限以日數。后言于帝曰。官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

議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誦。上下交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以數人為榮。貴人反以為憂。深自抑損。誠難及也。每有讌會。諸姬貴人競自修整。而后獨著素裳。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即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僂身自卑。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不敢先陰后言。十四年夏。陰后以巫蠱事廢。后請救。不能得。帝便屬意焉。會有司奏。建長秋宮。至冬立為皇后。帝每欲官爵鄧氏。輒哀請謙讓。故兄臨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元與元年。帝崩。長子平原王有疾。而諸王子夭歿前後十數。後生者輒隱秘養于人間。殤。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二十九

后類

帝生始百日。后乃迎立之。尊后為皇太后。太后臨朝。常以鬼神難徵。淫祀無福。乃詔有司罷諸祠官。不合典禮者。又詔赦除建武以來諸犯妖惡及馬竇家屬。所被禁錮者。皆復之。為平人。減大官導官。尚方內者。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自非供陵廟稻梁米。不得導澤。朝夕一肉飯而已。舊大官湯官。經用歲且二萬萬。太后勅止。殺省珍費。自是裁數千萬。及郡國所貢。皆減其過半。詔告司隸校尉河南尹河南太守曰。每覽前代外戚賓客。假借威權。輕薄詔誥。至有濁亂奉公為人患苦。咎在執法懈怠。不輒行其罰。故也。今車。

騎將軍騰等雖懷敬順之志而門宇廣大加威不少  
賓客奸猾多于禁憲其明加檢勅勿相容護自是親  
屬犯罪無所貸太后愍陰氏之廢赦其徒者歸鄉勅  
還資財五百萬永安二年京師旱親幸洛陽寺錄寬  
獄舊事歲終當饗遣衛士大饗逐疫太后以陰陽不  
和軍旅數興詔饗會勿設戲作樂豐年復故太后自  
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算數晝省王政夜  
則誦讀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  
餘人詣東觀警校傳記事畢奏御賜葛布有差又詔  
中官近臣于東觀受經書以教宮人詔徵和帝弟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

后類

六

北河間王子男女五歲以上四十餘人鄧氏親近子  
孫三十人並爲開邸第教學經書詔從兄河南尹初  
越騎校衛康等曰吾所以引納羣子置之學官者實  
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時俗淺薄巧偽滋生五經衰缺  
不有化導將遂陵遲故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今世  
貴戚食祿之家溫衣飽飯而面墻學術不識臧否斯  
故福敗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學所以  
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先王旣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  
文德教化子孫故能東修不觸羅網誠令兒曹上述  
祖考下念詔書足矣其勉之哉

唐長孫后

唐太宗文德長孫后河南洛陽人父晟隋爲左驍衛  
將軍后喜圖傳矜尚禮法及歸太宗時隱太子蒙閔  
已構后內盡孝事高祖謹承諸妃消釋嫌疑及帝授  
甲宮中后親尉勉士皆感奮尋爲皇太子妃俄爲皇  
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益觀書雖容飾不少廢與  
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北難司晨家之窮也可乎帝  
固要之訖不對後庭有被罪者必叩帝怒請繩治侯  
意解徐爲開治母兄安業無行父喪逐后無忌還外  
家后貴未嘗以爲言擢衛將軍後與李彥常等謀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 后類 七

曹后

仁宗曹后真定人樞密使武惠王彬之孫也明道二  
年郭后廢詔聘入宮景祐元年九月册爲皇后性慈  
儉重稼穡常於禁苑種穀親蠶善飛帛書慶曆八年  
閏正月帝將以望夕再張燈后諫止後三日衛卒數  
人作亂夜越屋叩寢殿后方侍帝曰變遽起帝欲出



后閉閣擁持趣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賊傷宮嬪  
 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媪毆小女子給奏后叱之  
 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后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  
 水踵其後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  
 皆親剪其髮諭之曰明日行賞用是為驗故爭盡力  
 九賊即擒滅閣內妾與卒亂當誅祈哀幸姬姬言之  
 帝貸其死后具衣冠見請論如法曰不如是無以肅  
 清禁掖帝命坐后不可立請移數刻卒誅之英宗方  
 四歲育禁中后拊鞠周盡迨入為嗣子贊策居多初  
 王安石當國變亂舊章后乘間語神宗謂祖宗法度  
 不宜輕改熙寧郊祀前數日帝至后所后曰吾昔聞  
 民間疾苦必以告仁宗因赦行之今亦當爾帝曰今  
 無他事后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安石  
 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眾帝欲愛惜保全之不若暫  
 出于外帝悚聽垂欲止復為安石所持遂不果蘇軾  
 以詩得罪下御史獄人以為必死后遽豫中聞之謂  
 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為子孫得  
 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讐人中傷之乎招  
 至于詩其過微矣吾疾勢已篤不可以寬濫致傷中  
 和宜熟察之帝涕泣軾由此得免

高后  
 英宗高后亳州蒙城人曾祖瓊祖繼勳皆有勲王室  
 至節度使母曹氏慈聖光獻后姊也故后少鞠官中  
 時英宗亦在帝所與后年同仁宗謂慈聖異日必以  
 為配既長遂成昏濮即生神宗皇帝岐王顯嘉王頊  
 壽康公主治平二年冊為皇后后弟殿內崇班士林  
 供奉久帝欲遷其官后謝曰士林獲升朝籍分量已  
 過豈宜授先后家比薛之神宗立尊為皇太后居寶  
 慈宮帝累欲為高氏營大第后不許久之但斥望春  
 門外隙地以賜凡營繕百役費悉出資慈不調大農  
 一錢元豐八年帝不豫浸劇宰執王珪等八問疾乞  
 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太后權同聽政帝頷之珪等  
 見太后簾下泣撫王曰兒孝順自官家服藥未嘗去  
 左右書佛經以祈福喜學書已誦論語七卷絕不好  
 弄乃令王出簾外見珪等珪等再拜謝且賀是日降  
 制立為皇太子初岐嘉二王日問起居至是令毋輒  
 入又陰勅中人梁惟簡使其妻製十歲兒一黃袍懷  
 以來蓋密為踐阼倉卒備也哲宗嗣位尊為太皇太  
 后驛召司馬光呂公著未至迎問今日設施所宜先  
 未及條上已散遣修京城役夫減皇城規卒止禁庭

工。技。廢。導。洛。司。出。近。侍。九。亡。狀。者。戒。中。外。毋。苛。歛。寬。民。間。保。戶。馬。事。由。中。旨。王。珪。等。勿。預。知。又。起。文。彥。博。於。既。考。遣。使。勞。諸。途。諭。以。復。祖。宗。法。度。爲。先。務。且。令。亟。疏。可。用。者。從。父。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蔡。確。欲。獻。諛。以。固。位。乞。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徹。旦。不。能。寐。聖。情。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因。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確。悚。慄。而。止。光。公。著。至。道。命。爲。相。使。同。心。輔。政。一。時。知。名。士。彙。進。于。廷。凡。熙。寧。以。來。政。事。弗。便。者。次。第。罷。之。於。是。以。常。平。舊。式。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九

十一

改青苗以嘉祐差役參募役除市易之法道茶鹽之禁蔡確坐車蓋亭詩謫嶺表后謂大臣曰元豐之末吾以今皇帝所書佛經出示人是時惟王珪曾奉賀遂定儲極且以子繼父有何間言而確自謂有定策大功妄扇事端規爲異時眩惑地吾不忍明言姑託訕上爲名逐之耳此宗社大計姦邪怨謫所不暇恤也廷試舉人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后止之姪公繪公紀當轉觀察使力過之帝請至再僅遷一秩終后之世不敢改又以官冗常汰詔損外氏恩四之一以爲宮掖先臨政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

宋用臣等既被斥祈神宗乳媪入言之冀得復用后見其來曰汝來何爲得非爲用臣等游說乎且汝尚欲如曩日求內降旨執國政邪若復爾吾卽斬汝媪大懼不敢出一言自是內降遂絕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之物無問巨細終身不再取其一

漢呂后 篡亂

惠帝立呂后爲皇太后迺令永巷囚戚夫人髡緋衣赭衣令春戚夫人春且歌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昏薄暮常與灰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太后聞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九

十一

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乃召趙王誅之使者三反趙相周昌不遣太后召趙相相徵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掖與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使人持鴆飲之進帝還趙王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瘠藥使居鞠獄中名曰人彘居數月乃召惠帝觀人彘帝視而問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留侯子張哭不悲君知其解未陳

平日何解辟疆日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  
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  
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如辟疆計請  
之太后悅其哭乃哀呂氏權由此起乃立孝惠後宮  
子為帝太后臨朝稱制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  
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  
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乃追尊  
酈侯台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復殺高祖子  
趙王友及燕王建四月太后風大臣請王諸呂遂立  
周呂侯子台為呂王台弟產為梁王建成侯釋之于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二十九 帝類 十三  
祿為趙王台子通為燕王又封諸呂凡六人皆為列  
侯追尊父呂公為呂宣王兄周呂侯為悼武王初宣  
平侯張敖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即位呂太后  
欲為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為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  
無子乃使陽為有身取後官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  
所名子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帝四年乃自知非  
皇后所出言曰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為  
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作亂乃幽之永巷言帝病甚  
左右莫得見太后下詔廢之立恒山王弘為皇帝秋  
七月辛巳太后崩

唐武后

高宗則天皇后武氏并州文水人父士護為太宗將  
文德皇后崩久之太宗聞士護女美召為才人方十  
四母楊慟泣與訣后獨自如日見天子庸知非福何  
兒女悲乎母聽其意止泣既見帝即號武媚及帝崩  
與嬪御皆為比丘尼高宗為太子時入侍悅之王皇  
后久無子蕭淑妃方幸后陰不悅它日帝過佛廬才  
人見且泣帝感動后廉知狀引內後宮以撓妃寵才  
人有權數詭變不窮始下辭降體事而后喜數譽于  
帝故進為昭儀一旦願幸在蕭右愛與后不協后性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二十九 后類 十三  
簡重不曲事上下而母柳見內人尚宮無浮禮故昭  
儀伺后所薄必款結之得賜予盡以分遺由是后及  
妃所為必得得輒以聞然未有以中也昭儀生女后  
就顧弄去昭儀潛焚兒衾下伺帝至陽為歡言發衾  
視兒死矣又驚問左右皆曰后適來昭儀即悲涕帝  
不能察怒曰后殺吾女往與妃讒媚今又爾耶由是  
昭儀得入其訾后無以自解而帝愈信愛始有廢后  
意久之欲進號宸妃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言妃嬪  
有數今立別號不可昭儀乃誣后與母狀勝壘上帝  
挾前憾寔其言將遂廢之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及

濟深、夙固、爭帝猶豫，而書舍人李義府、衛尉卿許敬宗素險賊狙勢，陰使儀儀以偏言怒帝，即表請昭儀爲后，帝意決，下詔廢后，囚官中家屬，盡流嶺南，詔李勣于志寧奉璽綬，進昭儀爲皇后，命羣臣及四夷酋長朝后，肅儀門內外，命婦入詔，朝皇后，自此始，后見宗廟，再贈士護，至司徒，爵周國公，諡忠孝，配食高祖廟，毋楊再封，代國夫人家食魏千戶，許敬宗又奏，王后父仁祐無它功，以官掖故，超列三事，今庶人謀亂，宗社罪宜夷宗，仁祐應斷棺，陛下不窮其誅，家止流竄，仁祐不宜引庇廕，有逆子孫，有詔盡奪仁祐官爵，而后及良娣，俄爲武后所殺，改后姓爲蟒，良娣爲梟，初帝念后間行至囚所，見門禁銅嚴，進飲食，責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娣無恙乎？」今安在？」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爲婢，安得尊稱耶？」流淚嗚咽，又曰：「陛下幸念疇日使妾夙更生復，見日月乞署此爲回心院。」帝曰：「朕卽有處置。」武后知之，促詔杖二人，百別其手足，反接投醜，番中曰：「今二姬骨醉數日，殊其尸。」初詔旨到，后再拜曰：「陛下萬年昭儀承恩，夙吾分也。」至良娣罵曰：「武氏狐媚，翻覆至此，我後爲猫，使武氏爲鼠，吾當扼其喉以報。」武后聞之，詔六宮毋畜猫，武后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九

后類

十四

類見二人被髮，瀝血爲厲，惡之以巫祝，解謝，卽徙蓬萊宮，厲復見，故多駐東都，是時后家貴寵甚，后乃製外戚誠獻諸朝，解釋譏諫，逐無忌，遂良、鍾馗徙所，麟德初，后召方士郭行真入禁中，爲盪祝，宦人王伏勝發之，帝怒，因是召西臺侍郎上官儀，儀指言后專恣，失海內望，不可承宗廟，與帝意合，乃起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后，后遽從，帝自訴詔，草猶在，帝所帝羞縮，待之如初，猶意其志，且曰：「是皆上官儀教我，后諷許敬宗構儀殺之，儀見誅，則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羣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帝與后偶坐，帝晚益病，風不支，天下事一付后，后乃更爲太平文治事，大集諸儒，內禁殿，譏定列女傳，臣軌百寮新誠樂書等，大抵千餘篇，因令學士密裁可奏議，分宰相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嘗密稱太子不堪承繼，英王貌類太宗，又言相王相最貴，天后嘗命北門學士撰少陽正範及孝子傳，以賜太子，又數作書，請讓之，太子愈不自安，及崇儼，夙賊不得，天后疑太子所爲，太子頗好聲色，與戶奴趙道生等狎昵，多賜之金帛，司議郎韋承慶上書諫，不聽，天后使人告其事，詔薛元超、裴炎與御史大夫高智周等雜鞠之於東宮。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九

后類

十五

馬坊搜得皂印數百領以為反具道生又款稱太子使道生殺崇儼上數愛太子遲回欲宥之天后曰為人子懷逆謀天地所不容大義滅親何可赦也甲子廢太子賢為庶人遣右監門中郎將令狐智通等送賢詣京師幽於別所黨與皆伏誅乃焚其甲於天津橋南以示民立子哲為太子光宅元年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為侍中及授乳媪子五品官炎固執不從帝怒曰我意讓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邪炎懼因與武后謀廢帝后命炎洎劉禕之率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勒兵入宮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

人編類纂 卷百五十九 帝類 十六

何罪后曰以天下與玄貞安得無罪乃廢帝為廬陵王更立豫王為皇帝炎以定策功封永清縣男后坐武成殿帝率羣臣上號冊越三日太后臨軒命禮部尚書攝太尉武承嗣太常卿攝司空王德貞冊嗣皇帝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慘紫帳太后命左金吾將軍丘神勣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外虞其實風使殺之神勣至巴州幽賢於別室逼令自殺太后乃歸罪于神勣貶豐州刺史尋復入為左金吾將軍遷廬陵王于房州武后既廢中宗又立睿宗寔亦囚之諸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下憤之李勣孫敬業

為眉州刺史坐贓貶郴州司馬時客揚州失職快快遂乘人怨謀起兵先諭其黨監察御史薛章求使江都及至令雍人韋超告州長史陳敬之反章乃收繫之敬業即矯制殺敬之自稱州司馬且言奉密詔募兵討高州叛酋即開封庫令叅軍李宗臣釋繫囚驅工匠數百人授甲斬錄事叅軍孫處行以狗前蓋屋尉魏思溫為軍師旬日兵十餘萬以匡復廬陵王為詞傳檄州縣略曰偽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寔寒微昔克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變踐元后于暈翟陷

人編類纂 卷百五十九 帝類 十七

吾君子聚應殺姊屠兄弑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于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曰誰所為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有如北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敬業有索狀類太子賢者奉之詭眾曰賢實不灰楚州司馬李崇福率所部三縣應之武后遣將軍李季逸將兵三十萬往擊之使黑齒常之將江南兵為季逸援擊敗敬業于江都斬之黨與皆夷其家先是后已得政稍自肆后姪

武承嗣請立七廟，追王其先。炎諫曰：「太后天下母，以盛德臨朝，宜存至公，不容追王祖考，示自私。且獨不見呂氏事乎？」炎謀乘太后出游龍門，以兵執之，還政天子。會久雨，太后不出而止。徐敬業兵興，后議討之。炎曰：「天子年長矣，不豫政，故豎子有辭。今若復子明辟，賊不討而解。」御史崔登曰：「炎受顧託，身總大權，聞亂不討，乃請太后歸政，此必有異圖。」后乃捕炎送詔獄。遣御史大夫馮味道、御史魚承暉參鞠之。鳳閣侍郎胡元範曰：「炎社稷臣，有功於國，悉心事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納言劉齊賢繼辯之。」后曰：「炎反有端。」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九

后類

六

顧卿未知耳。元範齊賢曰：「若炎反，臣輩亦反矣。」后曰：「朕知炎反，卿輩不反，遂斬于都亭驛。韋方質同平章事，初炎下獄，單于道安撫大使程務挺密表申理，由是忤旨。務挺素與李敬業黨，與唐之奇杜求仁善，或譖之，曰：「務挺與裴炎、徐敬業通謀，遣將軍裴紹業即軍中斬之，籍沒其家。」突厥聞務挺死，所在宴飲相慶，又為務挺立祠，每出師必禱之。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已，又自以久專國事，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有告密者，供馬給食，使詣行在所，農夫樵人皆得召見。

或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益起，有魚保家者，請鑄銅為匱，以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

隔，上各有竅，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匱告保家，嘗為徐敬業作兵器，遂伏誅。有胡人索元禮，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為游擊將軍，令案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太后數召見，賜以張其權。于是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新豐有山，因震突出，太后以為美祥，赦其縣，更名慶山。荆人俞文俊上言：「人不和，疠資生，地不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王處陽位，山變為災，非慶也。」太后怒，投嶺外，後為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九

后類

九

六道使所殺是年狄仁傑為冬官侍郎，鳳閣侍郎劉禕之竊謂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太后既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太后不悅，謂左右曰：「禕之我所私，乃復叛我，誣禕之受歸誠州都督孫萬榮金，又與許敬宗妾有私，命肅州刺史王本立推之。本立宣勅示禕，曰：「不經鳳閣，勞臺何名為勅？」太后大怒，以為拒捍制使，賜死於家。禕之初下獄，睿宗為之申理，親友皆賀之。禕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神色自若。初范陽王諲遣使語越王貞及琅琊王冲曰：「若四方諸王一時並起，事無不

濟諸王往來相約結未定而冲先發。惟貞狼狽應之。諸王皆不敢發。故敗。貞之將起兵也。遣使告壽州刺史趙瓌。瓌妻常樂公主。謂使者曰。為我語越王。昔隋楊氏將篡周室。尉遲迥。周之甥也。猶能舉兵匡救。社稷功雖不成。威振海內。足為忠烈。况汝諸王先帝之子。焉得不以社稷為心。今李氏危若朝露。汝諸王不。舍生殉義。尚猶豫不發。欲何須邪。禍且至矣。大丈夫當為忠義鬼。無為徒死也。及貞敗。太后欲悉誅韓魯等諸王。命御史蘇珣訊問。皆無明驗。或告珣與韓魯通謀。太后召珣詰之。珣抗論不服。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乃命珣於河西監軍。更使周興等按之。于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黃公譔。常樂公主于東都。迫脅皆自殺。更其姓曰。廐。親黨皆誅。諸王牽連。亦滅殆盡。子孫雖嬰祿。亦投嶺南。殺辰州別駕汝南王煒。連州別駕鄱陽公譔等宗室十二人。徙其家于雋州。殺大官侍郎鄧玄挺。玄挺女為譔妻。又興煒善譔。謀迎中宗于廬陵。以問玄挺。煒又嘗謂玄挺曰。欲為急計。何如。玄挺皆不應。故坐。知反。不告同誅。諸王之起兵也。貝州刺史紀王慎獨不預。亦坐繫獄。檻車徙巴州。更姓虺。行及蒲州而卒。八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九 唐類 三

男東平王績等相繼被誅。家徙嶺南。徐敬業之敗也。弟敬真流繡州。逃歸將幹突厥。厥過洛陽。洛陽令張嗣明資遣之。至定州。為吏所獲。嗣明敬真多引海內知識云。有異圖。冀以免死。于是朝野之士為所連引。坐。死者甚眾。嗣明誣內史張光輔云。征豫州。口私論圖。織天文陰懷兩端。光輔與敬真。嗣明等同誅。籍沒其家。秋官尚書張楚金。陝州刺史郭正一。鳳閣侍郎元萬頃。洛陽令魏元忠。並免。死流嶺南。楚金等皆為敬真所引。云與敬業通謀。臨刑。太后馳騎赦之。是日陰雲四塞。既釋。楚金等。天氣時霽。魏玄同素與裴炎善。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明周興泰誣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為耐久。太后怒。賜死于家。監刑御史房濟謂玄同曰。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見。可以自直。玄同歎曰。人殺鬼殺。亦復何殊。豈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又殺夏官侍郎崔登于隱處。自餘內外大臣坐死及流貶甚眾。彭州長史劉易從。亦為徐敬真所引。就州誅之。易從為人仁孝。忠謹。將刑於市。吏民憐其無辜。遠近奔赴。解衣投地。曰。為長史求冥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周興等誣右武衛大將軍黑齒常之。謀反。徵下獄。常之縊死。又殺宗室鄂州刺史鄭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九 唐類 三

預。亦坐繫獄。檻車徙巴州。更姓虺。行及蒲州而卒。八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2 頁

王璪等六人時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下之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韋方質有疾承嗣三思往問之方質據床不為禮或諫之方質曰灰生有命大丈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乎尋為周興等所構流儋州籍沒其家後被殺于流所時置制獄于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灰不出酷吏王弘義戲呼為例竟門朝士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法官競為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灰遇徐杜必生武承嗣使周興羅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九

後魏

三

告隋州刺史澤王上金舒州刺史許王素節謀反徵詣行在素節發舒州聞遭喪哭者數日病歿何可得乃更哭邪至龍門縊殺之上金自殺悉誅其諸子及支黨殺太子少保納言裴居道尚書左丞張行廉又殺南安王潁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殺故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于是殆盡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嶺南又誅其親黨數百家太后知威柄在已因大赦天下改國號周自稱聖神皇帝旗幟尚赤以皇帝旦為皇嗣改姓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罷唐廟為享德廟四時祠高祖以下三室餘廢不享至日祀上帝萬象神宮

以始祖及考妣配以百神從祀盡王諸武詔并川文水縣為武興比漢豐沛百姓世給復給事中鳳閣侍郎宗秦客檢校內史秦客潛勸太后革命故首為內史遊藝期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天授二年流酷吏周興於嶺南為仇家所殺酷吏來俊臣殺將軍張虔勗狄仁傑同平章事監察御史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為之不振右輔關朱敬則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異議今既革命衆心已定宜省刑尚寬乃上疏太后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九

後魏

三

善之制獄稍哀戶婢團兒為太后所寵信有憾於皇嗣乃請皇嗣妃劉氏德妃竇氏為厭呪妃與德妃朝太后於嘉祥殿既退同時殺之瘞於宮中莫知所在皇嗣畏忤旨不敢言居太后前容止自如團兒復欲害皇嗣有言其情于太后者太后乃殺團兒命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從宰相姚琦請也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剖心以明皇嗣不反睿宗由是得免長安二年蘇安恒復上疏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天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實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



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為三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神龍元年春正月。張柬之、崔玄暉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己謀誅二張。柬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為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及妻子。因指天地以自誓。遂與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唐紀

定謀。初柬之與荆府長史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愀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為相。引元琰為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柬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為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為右羽林大將軍。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東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于北門起居。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癸卯。柬之於暉、彥範與左威衛將軍

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駙馬都尉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橫遭幽廢。人神同憤。二十三年矣。今天誘其衷。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今日誅凶豎。復李氏社稷。願殿下蹙至玄武門。以副眾望。太子曰：凶豎當夷滅。然上體不安。得無驚惶。諸公更為後圖。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徇社稷。殿下奈何欲納之。鼎鑊乎。請殿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東之等斬易之、昌宗于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唐紀

生殿環繞侍衛。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羣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望。李湛義府之子也。太后見之。謂曰：汝亦為誅易之將軍邪。我于汝父子不薄。乃有今日。湛慙不能對。又謂崔玄暉曰：他人皆因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以報

陛下之大德。於是收同休昌儀等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首天津南。士庶歡躍。鬻取之。及盡。是日表恕已。從相王統南牙兵。以備非常。收宰相韋承慶。房融。及司禮卿崔神慶。繫獄。皆易之之黨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九

后類

三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四十

左編

后類

宋李后 妃傳

光宗李后安陽人。慶陽節度使道之女也。道帥河北。聞皇甫坦善相人。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因言于高宗。聘為恭王妃。乾道元年。生嘉王。七年。恭王立為太子。后性妬悍。嘗詬太子左右於高宗。二宮高宗不解。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為皇。甫坦所誤。孝宗亦屢訓后。宜以皇太后為法。不然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及太子。即位冊為皇后。光宗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三宮會帝得心疾。孝宗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詆訴于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伺宮車過。即投藥。萬一有不虞。其奈宗社何。后覘藥。寔有心銜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為太子。孝宗不許。后曰。妾六體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為不可。孝宗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王有廢立意。帝感之。遂不朝太上。帝嘗官中浣手。睹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合於帝。啓之。則宮人兩手也。又黃貴妃有寵。因帝親郊。宿齊宮。

后殺之以暴卒聞是夕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帝疾由是益增劇不視朝政事多于后矣后益驕奢封三代為王家廟逾制衛兵多于太廟后歸謁家廟推恩親屬二十六人使臣一百七十二人下至李氏門客亦奏補官中興以來未有也是時帝久不朝太上中外疑駭紹興四年九月重明節宰執侍從臺諫連章請帝過宮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命駕朝重華宮是日百官班列伺帝出至御屏后挽帝

入編類集 卷百四十一

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中書舍人陳傅良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爾秀才欲斫頭耶傅良下殿慟哭后復使人問曰此何禮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宮後孝宗崩帝不能親執喪宰相趙汝愚謀內禪立寧宗尊后曰太上皇后上尊號曰壽仁慶元六年崩年五十四諡慈懿

陳張貴妃 亡國

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兵家女父兄以織席為業後主為太子選入宮時麗華為良娣貴妃年十歲為

之給使後主見而悅之因得幸遂有娠生太子深後主即位拜為貴妃時後主怠於政事日司啓奏並因宦者蔡臨兒李善度進請後主倚隱襄置張貴妃于膝上共沃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為疏條無所遺脫因參訪外事人聞有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而後官之家不遵法度有經于理者但求恩于貴妃貴妃則令李蔡先啟其事而後從容為言之六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隋軍寇臺城貴妃與後主得入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了青溪中

入編類集 卷百四十一

楊貴妃

唐玄宗楊貴妃蒲州人與五王共誅諸武玄琰之女選為壽王妃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後庭無當帝意者或言妃資質天挺宜克掖庭遂召內禁中異之即為自出妃意者巧籍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聘帝昭訓女而太真得幸善歌舞遂曉音律且智筭警穎迎意輒悟帝大悅遂專房宴宮中號娘子儀體與皇后等每命婦入班玉真公主等皆讓不敢就位臺省州縣奉請託奔走期會過詔敕四方獻餉結納門若市他日妃以譴還歸第比中丞帝尚不御食笞怒左

右高力士欲驗帝意乃白以殿中供帳司農酒餼百餘車送妃所帝即以御膳分賜力士知帝旨是夕請召妃還妃見帝伏地謝帝釋然天寶九載妃復得遣還外第國忠謀於結溫溫因見帝曰婦人過忤當死然何惜宮中一席廣爲鐵鑕地更使外辱乎帝感動輟食詔中人張韜光賜之妃因韜光謝帝曰妾有罪當萬誅然膚髮外皆上所賜今且死無以報引刀斷髮奏之曰以此留訣帝見駭悅遽召入禮遇如初因又幸秦國及國忠策賜兩家鉅萬國忠旣遙領劔南每十月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爲隊隊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三

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荷花川谷成錦繡國忠導以劔南旗節遺錮墮鳥瑟瑟璣非狼藉于道香聞數十里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念終不能致令各不若且極樂爾十載正月聖夜妃家與廣寧公主僮騎爭闌門鞭挺謹競王墮馬僅得去王見帝泣乃詔殺楊氏奴貶尉馬都尉程昌裔官國忠之輔政其子岫尚萬春公主暄尚延和郡主弟鑑尚承榮郡主又詔爲玄琰立家廟帝自書其碑銘秦國早死故韓號與國忠貴最久而號國素與國忠亂頗爲人知不耻也每入謁泣驅道中從

監侍姆百餘騎炬密如晝靚粧盈里不施幃帳時人謂爲雉狐諸王子孫凡婚聘必先因韓號以請輒諧遂至數百千金以謝初安祿山有邊功帝寵之詔與諸姨約爲兄弟而祿山毋事妃來朝必宴餞結歡祿山反以誅國忠爲名且指言妃及諸姨罪帝欲以皇太子撫軍因禪位諸楊大懼哭于廷國忠入白妃妃銜塊請死帝意沮乃止

後唐劉后

後唐莊宗劉后魏州成安人也莊宗正室曰衛國夫人韓氏其次燕國夫人伊氏其次后也僧遊五臺山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四

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有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嘗過鎮州王鏐不爲之禮誠惠怒曰吾有毒龍五百當遣龍揭片石常山之人皆魚鱉也會明年滹沱大水壞鎮州關城人皆以爲神莊宗及后率諸子諸妃拜之誠惠安坐不起由是士無貴賤皆拜之獨郭崇韜不拜也是時太后及皇后交通藩鎮太后稱誥令皇后稱敕命兩宮使者劾于道許州節度使溫韜俊佛因請以私第爲佛寺爲后薦福莊宗數幸郭崇韜元行欽等私第常與后俱其後幸張全義第酒酣命后拜全義爲養父全義日遣姬妾出入官中問

遺不絕莊宗有愛姬甚有色而生子后心患之莊宗  
宴居官中元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新喪婦其復娶  
乎吾助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  
宗不得已佯諾之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  
姬肩輿已出官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客星  
犯天庫有星流于天棊占星者言御前當有急兵宜  
散積聚以禳之宰相請出庫物以給軍莊宗許之后  
不肯曰吾夫婦得天下雖因武功蓋亦有天命命既  
在天人如我何宰相諭于延英后于屏間耳屬之因  
取粧奩及皇幼子滿喜至帝前曰諸侯所貢給賜已

八編類纂

卷百四

后類

五

盡官中所有惟此耳請鬻以給軍宰相惶恐而退命  
魏王繼岌郭崇韜伐蜀克之后以左右讒言封殺  
崇韜及趙在禮作亂出兵討魏始出物以資軍軍中  
負而譴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為莊宗東幸汴州  
從駕兵二萬五千及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  
所失大半至墾子谷道路狹隘莊宗見從官執兵仗  
者皆以好言勞之曰適報魏王平蜀得蜀金銀五十  
萬當悉給爾等對曰陛下與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  
莊宗泣下因顧內庫使張容歌索袍帶以賜之容歌  
對曰盡矣軍士叱容歌曰致吾君至此皆由爾輩因

抽刀逐之左右救之而免容歌曰皇后惜物不以給  
軍而歸罪于我事若不測吾身萬段矣乃投水而死  
郭從謙反莊宗中流矢傷甚臥絳霄殿廊下渴欲得  
飲后令宦者進殮酪不自省視莊宗崩后與李從渥  
等焚嘉慶殿擁百騎出師子門后于馬上以囊盛金  
器寶欲往太原造寺為尼在道因與從渥姦及至  
太原乃削髮為尼明宗入立遣人賜后死

趙偁后

廢立

趙偁后者邯鄲之倡也既嫁而姿悼襄王聞其美而  
取之李牧諫曰不可女之不正國家所以覆而不安

八編類纂

卷百四

后類

六

也此女亂一宗大王不畏乎王曰亂與不亂在寡人  
為政遂娶之初悼襄王后生子嘉為太子偁后既入  
為姬生子遷偁后既娶幸于王陰譖后及太子于王  
使人誘太子而陷之於罪王遂廢嘉而立遷黜后而  
立偁姬為后及悼襄王薨遷立是為幽閔王偁后淫  
佚不正通于春平君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李  
牧其後秦兵徑入莫能拒遷迷見虜于秦趙亡大夫  
怨偁后之譖太子及殺李牧乃殺偁后而滅其家共  
立嘉于代六年秦將虜代王嘉趙遂滅而郡

漢王后

漢景王后，武帝母也。父仲槐，里人也。母藏兒，故燕王藏荼孫也。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是時薄皇后無子。後數歲，景帝立齊栗姬男為太子，而王夫人男為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為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栗姬日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王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請栗姬短景帝常屬諸姬。子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

八編類纂

卷百四十一

后類

七

之美帝亦自賢之。又與曩者所夢日符，計之有所定。王夫人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宜號為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耶！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不得見，以憂卒。立王夫人為后，男為太子。封后兄信為蓋侯。初，后始入太子家，後女弟兒姁亦復入。生四男兒。姁早卒。四子皆為王后。立九年，景帝崩，武帝即位，為皇太后。尊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封田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王氏田氏侯者凡三人。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于文辭。蚡至丞相，追

尊王仲為共侯。初，太后徵時所為金王孫，生女，俗在民間。蓋諱之也。武帝始立，嬖人韓嫣白之。帝曰：何為不早言？乃車駕自往迎之。其家在長陵小市，直至其門，使左右入求之。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將出拜。帝下車立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太后垂泣，女亦悲泣。帝奉酒前為壽，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因賜湯沐邑，號修成君。男女各一人，女嫁諸侯，男號修成子仲。以太后故橫於京師。

漢傳后

八編類纂

卷百四十二

后類

八

漢孝元傳昭儀，哀帝祖母也。父河內溫人昭儀，少為上官太后才人。自元帝為太子，得進幸。元帝即位，立為婕妤，甚有寵。為人有才畧，善事人。下至宮人左右，飲酒酣地，皆祝延之。產一男一女。女為平都公主，男為定陶恭王。恭王有才藝，尤愛于上。元帝既重傅婕妤及馮婕妤，亦幸生中山孝王。上欲殊之于後宮，以二人皆有子為王。上尚在，未得稱太后。乃更號曰昭儀，賜以印綬，在婕妤上，昭其儀尊之也。至成哀時，趙昭儀董昭儀皆無子，猶解焉。元帝崩，傅昭儀隨王歸國，稱定陶太后。後十年，恭王薨，子代為王。王母曰丁

姬傳太后躬自養視既壯大成帝無繼嗣時中山孝王在元延四年孝王及定陶王皆入朝傳太后多以珍寶賂遺趙昭儀及帝舅驃騎將軍王根陰為王求漢嗣皆見上無子欲豫自結為長久計更稱譽定陶王上亦自器之明年遂徵定陶立為太子月餘天子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秦恭王後詔傳太后與太子毋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下有司議皇太子得與傳太后丁姬相見不有司奏議不得相見頃之成帝母王太后欲令傳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成帝曰太子承正統當共養陛下不得復顧私親王太后曰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后類

九

太子小而傳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于是令傳太后得至天子家丁姬以不養太子獨不得至太后詔令傳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成帝崩哀帝即位高昌侯董弘希指上書言宜以丁姬為帝太后師冊劾奏弘懷邪誤朝不道上初即位謙讓從師冊言止後乃白令王太后下詔尊定陶恭王為恭皇哀帝因是日春秋母以子貴尊傳太后為恭王太后丁姬為恭皇后太后既尊後尤驕與成帝母語至謂之姬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之陷以咒咀罪令自殺中山王箕子幼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后類

十

有青病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上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之由素有狂易病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咒咀上及傳太后初傳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為使行當從幸虎園熊逸出攀檻使使行等皆驚走馮使行直前常罷而立上問之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帝嗟嘆倍敬重焉傳使使行慙由是有隙常追怨之因是遣御史丁玄案驗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立治之立受傳太后指治馮太后女弟婦歿者數十人誣奏云祝詛謀殺上立中山王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後還謂左右曰乃中語前世事吏何用知之欲陷我故也乃飲藥自殺弟宜鄉侯參召詣廷尉亦自殺馮氏歿者十七人眾莫不憐司隸孫寶奏請覆治傳太后大怒上乃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左遷燉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為言太后出寶復官張由賜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太僕元壽元年合葬渭陵稱孝元傳皇后云葬奏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衣 葬丁姬媵妾之次可奏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遺子弟及諸王四

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共工母丁姬  
故冢周棘其處以爲世戒云

隋獨孤后 附陳夫人

隋文獻獨孤后洛陽人周大司馬衛公信之女也信  
見楊堅有奇表故以后妻焉堅受禪立爲皇后突厥  
嘗與中國交市有明珠一篋價值八百萬幽州總管  
陰壽自后市之后曰當今戎狄屢寇將士罷勞未若  
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百寮聞而畢賀苟奏司曰周  
禮百官之妻命于正后憲章在昔請依古制后日以  
婦人與政或從此漸不可開其源也不許后每與諸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后類

十一

公主曰周家公主類無婦德夫體于舅姑離薄人骨  
肉此不順事爾等當誡之性尤妬忌後宮莫敢進御  
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先在宮中帝於仁壽宮見而悅  
之因得幸后伺帝聽政陰殺之上大怒單騎從苑中  
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三十餘里高穎楊素等追及  
叩馬諫帝太息曰吾貴爲天子不得自由高穎曰陛  
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帝意少解駐馬良久夜方  
還宮后候于閣內及帝至流涕拜謝頰素等和解之  
上置酒極歡后自此意頗折初后以高穎是父之家  
客甚見親禮至是聞頰謂已爲一婦人囚以銜恨又

以頰夫人歿其妾生男益不善之漸加譖毀帝唯后  
言是用后見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又勸帝斥之時  
太子多內寵妃元氏暴薨后意太子愛妾雲氏言之  
由是調帝黜高穎竟廢太子立晉王廣皆后之謀也

晉賈后 淫縱

晉惠賈后諱南風平陽人也父克初武帝欲爲太子  
娶衛瓘女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說欲婚賈氏帝曰衛  
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  
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荀勗  
荀勗並稱克女之賢乃定婚泰始八年再拜太子妃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后類

十一

妬忌多權詐太子畏而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妃性  
酷害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于墮地帝聞  
之大怒已修金墉城將廢之克華趙粲從容言曰賈  
妃年少妬是婦人之情耳長自當差願陛下察之其  
後楊珣亦爲之言曰陛下忘賈公閭耶荀勗深救之  
故得不廢惠帝卽位立爲皇后后暴戾日甚侍中賈  
模后之族兄右衛郭彰后之從舅並以才望居位與  
楚王瑋東安公宗正卿孫分掌朝政詔宣帝懿孫后  
毋廣城君養孫賈謐干預國事權作人主孫密欲廢  
后賈氏憚之及太宰汝南王亮衛瓘等表孫徙帶方



奪瑋中候后知瑋怨之乃使帝作密詔令瑋誅璿亮以報宿憾模知后凶暴恐禍及已乃與裴顧王衍謀廢之衍悔而謀寢后遂荒淫放恣與太醫令程據等亂彰內外初后詐有身內橐物為產具遂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託諒闇所生故勿顯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時洛中謠曰南風烈烈吹黃沙遥望魯國鬱嵯峨前至三月滅汝家后母廣城君以后無子甚敬重愍懷每勸厲后使加慈愛賈謚恃貴驕縱不能推崇太子廣城君恒切責之及廣城君病篤占術謂不宜封廣城乃改封宣城后出侍疾十餘日太子常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后類

十三

往宣城第將醫出入恂恂盡禮宣城臨終執后手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及午必亂汝事我歿後勿復聽人深憶吾言午后来也后不能遵之遂專制天下威服內外更與粲午專為姦謀誣害太子眾惡彰著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宦人董猛參預其事太子廢黜趙王倫孫秀等因眾怨謀欲廢后后數遣官婢微服于人間視聽其謀頗泄后甚懼遂害太子以絕眾望趙王倫乃率兵入宮使翊軍校尉齊王冏入殿廢后后與冏母有隙故倫使之后驚曰卿何為來冏曰有詔收

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閣遥呼帝曰陛下有妻使人廢之亦行自廢又問冏曰起事者誰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至官西見謚尸再舉聲而哭遽止倫矯詔遣尚書劉弘等持節齎金屑酒賜后后在位十一年趙粲賈午韓壽董猛等皆伏誅

後魏胡后

後魏胡后臨涇人初宣武時高后性妬忌宮人希得進御后欲殺胡貴嬪中給事譙郡劉騰以告中廢子侯剛剛以告于忠忠問計于崔光光使置貴嬪于別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后類

十四

所嚴加守衛由是貴嬪深德四人久之以高太后為尼徙居金墉城瑤光佛寺非大節慶不得入宮尊胡貴嬪為太后居崇訓宮時天文有變胡太后欲以高后當禍是夜暴崩天下寃之魏主太后數幸宗戚勳貴之家侍中崔光表諫曰禮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為諱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歸寧沒則使卿寧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為宰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群臣示男女之別也今帝族方衍勳貴增遷祈請遂多將成葬式願陛下簡息游幸則幸土屬賴蒼生仰

悅矣十七年宦者劉騰手不解書而多奸謀善揣人意太后以其保護之功累遷至侍中遂干預政事納賂爲人求官無不效者魏侍中清河王懌美風儀太后逼而幸之然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好文學禮敬士人時望甚重領軍又在門下兼總禁兵恃寵驕恣志欲無極懌每裁之以汰又由是怨之衛將軍劉騰權傾內外吏部希騰意奏用騰弟爲郡人資爭越懌抑而不奏騰亦怨之龍驤府長史宋維懌薦爲通直郎浮薄無行又許維以富貴使告司染都尉韓文姝父子謀作亂立懌懌坐禁止索驗無反狀得懌維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后類

十五

當反坐又言於太后曰今誅維後有真反者人莫敢告乃黜維爲昌平郡守又恐懌終爲已害乃與劉騰密謀使主食中黃門胡定自列云懌貨定使毒魏主若已得爲帝許定以富貴帝時年十一信之太后在嘉福殿又奉帝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太后不得出懌入遇又於含章殿後又厲聲不聽懌入懌曰汝欲反邪又曰又不反正欲縛反者耳命宗士及直齋執懌衣袂將入含章東省使人防守之騰稱詔集公卿議論懌大逆衆咸畏又無敢異者唯僕射游肇抗言以爲不可終不下署又騰持公卿議入奏俄而得可

夜中殺懌于是詐爲太后詔自稱有疾還政于帝幽太后于北宮宣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籥帝亦不得省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復臨朝攝政下詔追削劉騰官爵除又名爲民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上書爲清河王懌訟冤乞誅元文等曰昔趙高柄秦令關東鼎沸今元文專魏使四方雲擾開逆之端起於宋維成禍之末良由劉騰宜梟首灣宮斬骸沉族以明其罪太后令發劉騰之墓露散其骨籍沒家貲盡殺其養子以子熙爲中書舍人又之解領軍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后類

十六

後漢梁后專制

漢順烈梁后大將軍商之女恭懷皇后弟之孫也少善女工九歲能誦論語治韓詩大義畧舉嘗以烈女畫置於左右以自監戒父商深異之與始選入掖庭時年十三相工毛通見之驚再拜賀曰比所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遂以爲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于帝曰夫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彘斯則百福所由興也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識貫魚之次序使小妾得免罪誦之累由是帝加敬焉陽嘉元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官以乘氏侯商先帝外

感春秋之義娶先大國梁小貴人宜配天祚正位坤  
 極帝從之立貴人為后后既少聰慧深覽前世得失  
 雖以德進不敢有驕專心每日月見譴輒降服求愆  
 帝崩后無子美人虞氏子炳立是為冲帝尊后為皇  
 太后太后臨朝冲帝尋崩復立質帝猶秉朝政時揚  
 徐劇賊寇擾州郡西羌鮮卑及日南蠻夷攻城暴掠  
 賦歛煩數官民困極太后夙夜勤勞推心仗賢委任  
 太尉李固等拔用忠良務崇節儉其貪叨罪惡多見  
 誅廢分兵討伐群寇消夷故海內肅然宗廟以寧而  
 見大將軍冀鳩殺質帝專權暴濫忌害忠良數以邪  
 八編類纂 卷百四十一 后類 十七  
 說疑誤太后遂立桓帝而誅李固太后此封所寵以  
 仁宗李宸妃所生后子之同朝聽政後諡章獻妃薨  
 治喪于外丞相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  
 有頃獨坐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  
 歟夷簡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無不當預太后怒  
 曰相公欲離間我母子耶夷簡從容對曰陛下不以  
 劉氏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太后  
 悟遽曰官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夷簡乃請治喪用一  
 品禮殯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  
 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寢棺異時勿謂夷簡未嘗道及

崇勳懼如其言後章獻太后崩燕王為仁宗言陛下  
 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慟頓毀不視朝  
 累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為皇太后諡莊懿幸  
 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哭視之妃玉色如生冠服如  
 皇太后以水銀養之故不壞仁宗歎曰人言其可信  
 哉遇劉氏加厚陪塋永定陵廟曰奉慈又即景靈宮  
 建神御殿日廣孝慶曆中改諡章懿附李宸妃  
 漢許后  
 漢孝宣許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人少時為昌邑  
 王邸從武帝上甘泉誤取他邸鞍以被其馬發覺吏  
 入編類纂 卷百四十一 后類 十八  
 劾從行而盜當外有詔募下蚕室後為宦者承上官  
 桀謀反時廣漢部索其殿中廬有索長數尺可以縛  
 人者數千枚滿一篋緘封廣漢索不得他吏往得之  
 廣漢坐論為鬼薪輸掖廷後為暴室喬夫時宣帝養  
 于掖廷號王曾孫與廣漢同寺居時掖廷令張賀本  
 衛太子家吏及太子敗賀坐刑以舊恩養視皇曾  
 孫甚厚及曾孫壯大賀欲以女孫妻之是時昭帝始  
 冠長八尺二寸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與霍將軍同心  
 輔政聞賀稱譽王曾孫欲妻以女安世怒曰曾孫乃  
 衛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子

女事于是賀止時許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當爲  
內者令歐侯氏子婦臨當入歐侯氏子歿其母將行  
十相當大賁毋獨喜賀聞許膏夫有女乃置酒請之  
酒酣爲言曾孫體近下人乃關內侯可妻也廣漢許  
諾明日姬聞之怒廣漢重令爲介遂與曾孫一歲生  
元帝數月曾孫立爲帝平君爲倭倭是時霍將軍有  
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欲更立皇后皆心儀霍  
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譚求微時故劔大臣知指白  
立許倭仔爲皇后既立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  
君國歲餘乃封爲昌成君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

八編類纂

卷百四

后類

十九

道無從明年許皇后當嫉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  
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爲掖廷戶衛謂衍可過  
辭霍夫人行爲我求安池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  
辟左右字謂衍少夫幸報我以事我亦欲報少夫可  
乎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顯曰將軍素愛小女  
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  
免乳大故十歿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藥去  
也成君即得爲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與少夫共  
之衍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顯曰在少夫爲之耳將  
軍令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衍

良久曰願盡力即擣附子齋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  
衍取附子并合大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  
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衍出過  
見顯相勞問亦不敢重謝衍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  
藥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顯恐事急即以狀具  
語光因曰既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驚愕默然不  
應其後奏上署衍勿論許后立三年而崩謚恭哀  
賈后廢系<sup>晉羊后</sup>秀立爲后又屢廢懷帝即位尊后爲惠帝  
皇后居弘訓宮洛陽敗沒於劉曜曜僭位以爲皇后  
固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胡可並言陛下開基

八編類纂

卷百四

后類

二十

之聖王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  
庇之貴爲帝王而妻子辱於凡庶之手遣妾爾時寔  
不思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常謂世間男子  
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曜甚愛寵  
之

### 唐郭后

唐宗郭后汾陽王子儀之孫父曖尚昇平公主實生  
后帝崩中人有爲后謀稱制者后怒曰吾效武氏邪  
今太子雖幼尚可選重德爲輔吾何與外事哉敬宗  
立號太皇太后寶曆倉卒后召江王嗣帝位是爲文

宗文帝性謹孝。事后有禮。凡羞果鮮珍及四方奇奉。必先獻宗廟三宮。而後御之。武宗喜畋游。角武并擇。五方小兒得出入禁中。他日問后起。屈從容請曰。如何可為威天子。后曰。諫臣章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詢宰相。母拒直言。勿納偏言。以忠良為腹心。此威天子也。帝再拜還。索諫章閱之。往往道游獵。事自是畋幸稀。小兒武汴等不復橫賜矣。宣宗立於后。諸子也。而母鄭故侍兒。有曩怨。帝奉養禮稍薄。后鬱鬱不聊。與一二侍人登勤政樓。將自隕。左右共持之。帝聞不喜。是夕后暴崩。有司上尊謚。葬景陵外園。

八編類纂 卷三百一十 后類 五

太常官王暉請后合葬景陵。以主附憲宗室。帝不悅。令宰相白敏中議之。暉曰。后乃憲宗東宮元妃。事順帝為婦。歷五朝。毋天下。不容有議論。敏中亦怒。周墀又責謂暉終日撓。墀曰。暉信孤直。俄貶。暉句容令懿宗咸通中。暉還為禮官。申抗前論。乃詔後主附於廟。按唐自肅宗張后之後。未嘗有正位長秋者。史所載皇后。皆追贈其太后。則皆所生子為帝。而奉上尊號者也。憲宗以郭汾陽孫女為妃。既為令族。又有淑德。可以正位矣。乃以其宗強。恐既立之後。後宮不得進。遂終身為妃。自後人主皆不立后。然文宗崩。既有太

子仇士良等廢之。而立武宗。武宗崩。既有皇子諸宦官廢之。而立宣宗。宣宗崩。遺命立。葬王。王宗實等廢之。而立懿宗。雖當時中人專權。今古所無。然亦因椒房虛位。宮闈無主。所謂皇子者。皆無寵無威之人。故上宮彌留之際。宰輔既隔。在外庭中人。遂得以肆行。無忌顯違。詔旨私立。所厚而莫由禁止也。

宋孟后

哲宗昭慈聖獻孟皇后。洛州人。眉州防禦使馬軍都虞候贈太尉元之孫女也。初。哲宗既長。宜仁高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人。宮后年十六。入宮。宣仁及欽聖。

八編類纂 卷三百一十 后類 五

向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元祐七年。諭宰執孟氏子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宮。命學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畧。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冊后六禮。以進。至是。命尚書左僕射呂大防攝太尉。克奉迎使。同知樞密院韓忠彥攝司徒。副之尚書左丞蘇頌攝太尉。克發策使僉書樞密院事。王巖叟攝司徒。副之尚書右丞蘇轍攝太尉。克告期使皇叔祖同知太宗正事。宗景攝宗正卿。副之皇伯祖判太宗正事。高密郡王宗晟攝太尉。克納成使翰林學士范百祿攝宗正卿。副之吏部尚書王存攝太尉。克納吉使權戶部尚書劉

齊世攝宗正卿副之翰林學士梁燾攝太尉克納承  
閣名使御史中丞鄭雍攝宗正卿副之帝親御文德  
殿冊爲皇后宣仁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  
進后父閣門祇候在爲崇儀使榮州刺史母王氏華  
原郡君久之劉婕妤有寵紹聖三年后朝景靈宮訖  
事就坐諸嬪御立侍劉獨背立簾下后閣中陳迎兒  
呵之不顧閣中皆忿冬至日會朝欽聖太后於隆祐  
官后御坐朱繡金飾宮中之制惟后得之婕妤在他  
坐有愠色從者爲易坐製與后等衆弗能平因傳唱  
日皇太后出后起立劉亦起尋各復其所或已撒婕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后類

三

好坐遂仆于地懟不復朝泣訴于帝內侍郝隨謂婕  
妤曰毋以此戚戚願爲大家早生子此坐正當爲婕  
妤好有也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已后  
危疾以故出入禁掖公主藥弗効持道家治病符水  
入治后驚曰姊寧知官中禁嚴與外間異邪令左右  
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即燕  
符于帝前官禁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聽  
宣夫人燕氏尼法端與供奉官王監爲誣后禱祠事  
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管當御藥院蘇珪卽皇城司  
鞠之捕逮宦者官妾幾三十人撈掠備至肢體敗折

至有斷舌者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過庭  
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郝  
隨等以言脇之敦逸畏禍及已乃以奉牘上詔廢后  
出居瑤華宮號華陽教主王清妙靜仙師法名冲真  
初章惇誣宣仁后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宣仁惇又陰  
附劉賢妃欲請建爲后遂與郝隨構成是獄天下冤  
之敦逸奏言中官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  
日天爲之陰翳是天不欲廢后也人爲之流涕是人  
不欲廢后也且言嘗覆錄獄事恐得罪天下後世帝  
曰敦逸不可更在言路曾布曰陛下本以皇城獄出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后類

五

於近習推治故命敦逸錄問今乃貶錄問官何以取  
信中外乃止帝久亦悔之曰章惇悞我元符末欽聖  
太后將復后位適有布衣上書以后爲言者卽命以  
官於是詔后還內號元祐皇后時劉號元符皇后故  
也崇寧初郝隨諷蔡京再廢后昌州判官馮澥上書  
言后不得復臺臣錢通石豫左膚等連章論韓忠彥  
等信一布衣狂言復已廢之后以掠虛美望斷以大  
義蔡京與執政許將温益趙挺之張商英皆主其說  
宗從之詔依紹聖詔旨復居瑤華宮加賜希範先  
通知和妙靜仙師靖康初瑤華宮火徙居延寧宮又

火出居相國寺前之私第，金人圍汴，欽宗與近臣議再復，后尊為元祐太后，詔未下，而京城陷，時六官有位號者皆北遷，后以廢獨存，張邦昌僭位，尊后為宋太后，迎居延福宮，受百官朝，胡舜陟馬伸又言政事當取后旨，邦昌乃復上尊號，元祐皇后迎入禁中，垂簾聽政，后聞康王在濟，遣尚書左右丞馮澥李回及兄子忠厚持書奉迎，命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將所部扈衛，又命御營前軍統制張俊逆于道，尋降手書播告天下，王至南京，后遣宗室士儂及內侍邵成章奉圭寶乘輿服御，迎王即皇帝位，改元，后以是日撤簾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一 后類 五

尊后為元祐太后，尚書省言元字犯后祖名，請易以所居宮名，遂稱隆祐太后，上將幸揚州，命仲荀衛太后，先行駐揚州，州治會張浚請先定六宮所居地，遂詔忠厚奉太后幸杭州，以苗傅為扈從，統制踰年，苗傅與劉正彥作亂，請太后聽政，又請立皇太子，后諭之曰：自蔡京王黼更祖宗法，童貫起邊事，致國家禍亂，今皇帝無失德，止為黃潛善汪伯彥所誤，皆已逐矣。傅等言：必立皇太子，太后曰：今強敵在外，我以婦人抱三歲小兒聽政，將何以令天下？傅等泣請，太后力拒之，帝聞事急，詔禪位元子，太后垂簾聽政，朱勝

非請，令臣僚得獨對論機事，仍日引傅黨一人上殿，以釋其疑，太后從之，每見傅等，曲加慰撫，傅等皆喜，韓世忠妻梁氏在傅軍中，勝非以計脫之，太后召見，勉令世忠速來，以清嚴陞梁氏，馳入世忠軍，諭太后意，世忠等遂引兵至，逆黨懼，宋勝非等誘以復辟，命王世脩具狀進呈，太后喜曰：吾責塞矣，再以手札趣帝還宮，即欲撤簾，帝令勝非請太后一出御殿，乃命撤簾，是日上皇太后尊號，太后聞張浚忠義欲一見之，帝為召浚至禁中，承議郎馮檉嘗貽書苗傅勸復辟，上未之知，太后自貫事，檉得遷秩，帝幸建寧，命會書樞密院事鄭穀衛太后繼發，比至帝率羣臣迎于郊，會防秋，迫命劉寧止制置江浙衛太后往洪州，百司非預軍事者悉從，仍命滕康劉鈺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凡四方奏讞吏部差注舉辟功賞之類皆隸焉，復命四箱都指揮使楊惟忠將兵萬人衛從，帝慮敵人來侵，密諭康珏緩急取太后旨便宜以行，過落星寺舟覆，官人溺歿者十數，惟太后舟無虞，既至洪州，議者言金人自蘄黃渡江陸行二百餘里，即到洪州，帝憂之，命劉光世屯江州，光世不為備，金人遂自太治縣徑趨洪州，康班奉太后行次吉州，金人追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一 后類 五

急太后乘舟夜行質明至太叔縣舟人景信反揚惟  
忠兵潰失官人一百六十康珏俱通兵衛不滿百遂  
往虔州太后及潘妃以農夫肩輿而行帝慮太后徑  
入閩廣遣使歷詢后所在及知在虔州遂命申書舍  
人李正民來朝謁時虔州府庫皆空衛軍所給惟得  
少錢市買不售與百姓交關縱火肆掠土豪陳新率  
眾圍城康珏惟忠弗能禁惟忠步將胡友自外引兵  
破新于城上新乃去帝聞罷康珏命盧益李回代之  
諭輔臣曰朕初不識太后自迎至南京愛朕不啻已  
出今在數千里外兵馬驚擾當亟奉迎以愜朕朝夕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后類 三

慕念之意遂遣御營司都統辛企宗帶御器械潘永  
思迎歸太后至越帝新迎于行宮門外遍問所過守  
臣治狀入官禁中嘗微苦風眩有官入自言善符呪  
疾良已太后驚曰吾豈欲復聞此語邪立命出之太  
后生辰置酒官中從容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  
母后未有其比昔姦臣肆為誣誣雖嘗下詔明辨而  
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于  
帝也帝聞之悚然後遇更修神宗哲宗實錄始得其  
一而奸臣情狀益著帝事太后極孝雖帷帳皆親視  
得時果必先獻太后然後敢嘗宣教郎范燾與忠

厚有憾誣與太后密養欽宗子帝曰朕于太后如母  
子安得有此即治其罪紹興五年春患風疾帝且暮  
不離左右衣弗解帶者連夕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后類 三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四十一

左編

后類

太后

傳位元義皆附會后言耳后賢宜不作此語

宋杜太后治家嚴而有法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為皇太后宋王拜於殿上羣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宋王再拜曰謹受教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一

后類

一

苦

真宗崩王曾奉遺詔入殿廬示丁謂等曰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耶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入內押班雷允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書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于是允恭恃勢專恣而謂權傾中外眾莫敢抗獨曾正色立朝時倚為重劉太后稱制十一年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少所假借官掖間未嘗妄改作內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一

后類

二

外賜予有節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銅器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于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潛使劉綽還京西言在庾有出贖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后問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皆宗道乎此四人者豈因獻羨餘進哉晚年稍進外家而任宦者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由此勢傾中外至是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悟遂以后服飲謚曰莊獻明肅舊制后皆二謚稱制加四謚自此始太后遺詔尊太妃為皇太后與皇帝同議軍國事閣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毋追班而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偽今宜趣攬朝政豈可使女后相踵稱制乎殿中侍御史龐籍請下閣門取垂簾儀制盡焚之乃止尊太妃為皇太后而削去同議軍國事之語帝始親政罷創脩寺觀裁抑僥倖召宋綬范仲淹而黜內侍羅崇勳等中外大悅劉太后愛帝如已出帝亦盡孝故始終無毫髮間隙及帝親庶務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仲淹言于帝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

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輒言皇太后垂簾日事

仁宗得暴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乃御

內東門外殿垂簾宰臣自奏事太后性慈儉頗涉經史

多援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一能記綱要有

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已意檢視曹氏

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宮省肅然

神宗事曹太后極誠孝后亦慈愛天至故事外家男

子毋得入謁帝以后春秋高數請召弟侑入見久之

乃許及見少頃后謂侑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趣遣出

焉

哲宗時高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皇太

后曰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只為至公一男一

女病且歿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又曰老身沒後必多

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

一番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

也尋崩太后聽政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舉

邊若之地以賜西夏於是宇內復安遼主戒其臣下

令勿生事於疆場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有司請

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又請受冊寶于文德殿太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一 后類 三

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况天子正衙豈所當御

就崇政足矣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

衷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爲女中堯舜

初司程陸信等董建寺之役驅迫民夫數千冒險入

山谷伐木運石歿者萬餘人河東廉訪使王忱乘太

后幸五臺因言建寺本以福民今福未及而害已甚

恐非朝廷意也太后聞之爲減其役仍賜恤歿者之

家太后弘吉刺氏有賢德事昭睿順聖皇后執婦道

甚謹及尊爲太后置徽政院長其財賦院官有受獻

浙西田七百頃者籍于位下后曰我寡居婦人衣食

自有餘况江南率土皆國家所有曷敢私之即命盡

易院官之受獻者后之弟欲因后求官后拒之曰勿

以累我也

后妃

周襄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爲后富

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

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昔擊疇之國

也由大狂祀繪由大妣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

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鄆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

伯姑鄆由叔妘崩由鄭姬息由陳媯鄧由楚曼羅由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一 后類 四

李姬廬由荆嬌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為對乎乃以其屬歿之

漢武帝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

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為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憫焉圖畫其形于甘泉宮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為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媼見帝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

鄉獻歎而不復言於是上不說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為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戀戀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尚肯復追思閱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焉其後上以夫人兄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延年為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迺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今樂府諸音家絃歌之上又自為作賦以傷悼夫人其後李延年弟季坐姦亂奪官廣利降匈奴家族滅矣

成帝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杜欽因是說大將軍鳳曰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敷廣嗣重祖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姊妹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亂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一 后類 六

則人君有壽考之福。

成帝班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布為少使俄而大幸為婕妤居增成舍再就館有男數月失之成帝遊于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婕妤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自鴻嘉後上稍隆于內寵。婕妤進侍者李平至得幸立為婕妤。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乃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也。其後趙飛

人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一

后類

七

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與逾越禮制寔盛于前。班婕妤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凡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婕妤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婕妤。婕妤對曰妾聞成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怨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憐憫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婕妤恐久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

成帝采劉向谷永之言報許后曰皇帝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象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之象。人君

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上。妻乘

夫。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為眾。莫若日蝕大。自漢興日蝕亦為呂霍之屬。見以今揆之。豈有此等之效。與諸侯拘迫漢制。收相執持之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襄誠秉忠。唯義是從。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若乃徒步豪傑。非有陳勝項梁之羣也。匈奴夷狄。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况其無乎。求于夷狄。無有求于臣下。無有微後宮也。當何以塞之。日者建始元年正月

人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一

后類

八

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也。正月于尚書為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自者西方之氣。其于春當廢。今正于皇極之月。與廢氣于後宮。視后妾無能。讓任保全者。以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于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涑殺人民。後則訛言傳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夫河者水陰。四瀆之長。今乃大決。沒源陵邑。朔昭陰盛。盈溢。違經絕紀之應也。迺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烏焚其巢。太山之域。

易曰鳥焚其巢，族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郵，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笑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太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于岱宗之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為寒心。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既無異。己猶戊也。亥復水也。明陰盛咎在內于戊，已虧君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于東井，變怪眾備，未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戶類

九

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寢婁深谷，敗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書云：高宗彤日，粵有雉雉，祖已日，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即飭椒房及掖庭耳。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吏拘于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于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候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夫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遭事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

者何司放焉。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足莫聽，大命以傾。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皇后其刻心秉德，母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減省群事，謙約為右，其孝東宮，母闕朔望，推誠永究，爰何不臧，養名顯行，以息眾譴。垂則列妾，使有法焉。皇后深惟母忽。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戶類

十

成帝欲立趙婕妤，行為皇后，先下詔封婕妤父臨為列侯。劉輔上書，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污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或唯陛下深察。官豎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閹，議郎陳禪以為閹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從別館，絕朝見。周舉謂李郃曰：今謂閹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王上將何以令于天下。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厲羣臣，朝覲如舊。郃即上疏陳之。明年正月，帝乃朝于東宮，太后由此以安。

曹劉內王位以色登，既衛之家，榮非德舉，淫荒挺性，茂西郊之禮容，婉孌含辭，作南國之奇態，諛謁由斯，外入穢德，於是內宣椒掖，播晨北之風，蘭殿絕河雎之響，永言彤史，大練之範，逾微，緬視青蒲，晚珥之猷，替矣，晉承其末，宣皇創基，穆后一善，勸侔于十亂，洎乎太祖始親，選良家，既而帝掩統扇，躬行請託，后採長白，實彰妬忌之情，賈納短青，竟踐覆亡之轍。晉后妃傳

獨孤皇后家世貴盛，而能謙恭雅好讀書，文帝每臨朝，后輒與文帝方輦而進，至閣乃止，使宦官伺文帝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一

后類

十一

政有所失，隨則匡諫，侯文帝退朝，同反燕寢，有司奏稱周禮百官之妻，命于王后，請依古制，后曰：婦人預政，或從此為漸，不可開其源也。大都督崔長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當斬，文帝以后故欲免其罪，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后性儉約，文帝常合止利藥，須胡粉一兩，宮內不用，求之竟不得，又欲賜柱國劉嵩妻織成衣領，宮內亦無之，然文帝憇周氏之失，不以權任假借外戚，后兄弟不過將軍刺史，陳長城公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其牕壁帶懸榻欄檻，皆以沈

檀為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雜植奇花異卉，長城公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復道交相往來，又以宮人有文學者為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為宰輔，不親政務，日與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等文士十餘人侍長城公遊宴，後庭無復尊卑之序，謂之狎客，長城公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分部送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君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一

后類

十二

臣酬歌自夕達旦，文武解體，以至覆滅。唐長孫皇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太宗從容商略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宮室之中，刑無枉濫，諸子常以謙儉為先，太子乳母遂安夫人嘗白后以東宮器用少，請奏益之，后不許，曰：為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揚，何患無器用邪？太宗得疾，累年不愈，后侍奉晝夜，不離側，常繫毒藥於衣帶，曰：若有不諱，義不獨生，后素有氣疾，前年從太宗幸九成宮，柴紹等中夕告變，太宗擐甲出，問狀，后扶疾以從，左右止之，后曰：上既震怒，吾何心自安？因走疾遂甚，太子言于

后日醫藥備盡而疾不瘳請奏赦罪人及度人入道  
 度獲冥福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若為善有禍  
 則吾不為惡如其不然妄求何益赦者國之大事不  
 可數下道釋異端之教蠹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為奈  
 何以吾一婦人使上為所不為乎必行汝言吾不如  
 速死太子不敢奏及疾篤與太宗訣時房玄齡以謔  
 歸第后言于太宗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苟無  
 大故願勿棄之妾之本宗因緣葭莩以致祿位欲使  
 其子孫保全慎勿處之權要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  
 灰膏人但因山為墳器用瓦木而已仍願陛下親君  
 子達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遊畋妾雖沒于  
 九泉誠無所恨又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為女則三  
 十卷又嘗著論駁漢明德馬后以不能抑退外親使  
 當朝貴盛徒戒其車如流水馬如龍是開其禍敗之  
 源而防其末流也及崩官司弁女則奏之太宗覽之  
 悲慟以示羣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  
 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  
 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召房玄齡使復其位  
 高宗一日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  
 內殿勣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高宗顧謂無忌曰

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為后何如遂良  
 對曰皇后名家先帝為陛下所娶先帝臨崩執陛下  
 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  
 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今不敢曲從陛下上  
 進先帝之命高宗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  
 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  
 經事先帝眾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萬代之後  
 謂陛下為如何王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  
 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  
 田里高宗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  
 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  
 志寧不敢言韓瑗上疏諫曰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由  
 之故嫫母輔佐黃帝妲己傾覆殷王詩云赫赫宗周  
 褒姒滅之每覽前古常與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  
 作而不瀆後嗣何觀臣恐海內失望棘荆生于闕庭  
 宗廟不血食期有日矣來濟上表諫曰王者立后上  
 瀆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閉令淑嗣四海之望稱神  
 祇之意是故周文造舟以迎太姒而與關雎之化百  
 姓蒙祚孝成繼欲以婢為后使皇統亡絕社稷傾淪  
 有周之隆既如彼大漢之禍又如此惟陛下詳察高

宗不納它日李勣入見高宗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高宗意遂決下詔稱王皇后蕭淑妃謀行鴆毒廢為庶人又下詔曰武氏門著勳庸地華縵黻往以才行選入後庭特荷先慈以武氏賜朕事同政君可立為皇后命司空李勣齋璽綬冊皇后武氏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

中宗在房陵與韋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中宗每聞勅使至輒惶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

八編類纂

卷百四十一

后

十五

寧失一死何遠如是中宗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為皇后遂于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

明皇寵楊貴妃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繡之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支歲命嶺南馳驛致之比至長安色味不變至是妃以妬悍不遜明皇怒命送歸第是日明皇不憚高力士欲嘗明皇意請悉載院中儲侍送貴妃明皇自分御膳以賜之及夜迎貴妃歸院自是恩遇愈隆

後官莫得進矣

劉知遠遷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後不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中外大悅

宋劉皇后父通為虎捷都指揮使從征太原道卒后在襁褓而孤鞠于外氏善播穀蜀人饗美者以銀錢為業携之至京師年十五入襄邸帝即位自美人進位德妃專寵後官郭后崩帝欲立之翰林學士李昉

八編類纂

卷百四十一

后

十六

言妃起於寒微不可以母天下帝不從欲得楊億草制使丁謂喻旨億難之謂曰勉為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焉后既立以無宗族更以美為兄改其姓為劉聞李迪之諫大恨之后性警敏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及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官闕事有問輒援引故實以封帝深重之由是漸干外政

仁宗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與郭后忿異一日尚氏于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頸帝大怒內侍閻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



勸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告之故。夷簡有憾于后，遂主廢黜之議。夷簡先敕有司，毋得受臺諫章。奏乃詔稱：皇后願入道，封淨妃。玉京冲妙仙師居長寧宮，臺諫章疏果不得入。于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孫祖德、宋庠、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請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闔，不為通。道輔叩，環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臺臣言！」尋有詔令夷簡論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至中書，語夷簡曰：「大臣之于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后類 二十七

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以漢唐失德為法耶？」夷簡不能答，即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遂出道輔知秦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罰金，仍詔臺諫自今毋相率請對。明日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聞詔乃退。

皇后郭氏與美人尚氏爭寵，致罪。仁祖既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至立后，則不選于妃嬪，必選于貴族，而立慈聖光獻，所以遠嫌也。所以為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以罪廢孟氏，與廢郭氏實無以異。

然孟氏之罪未嘗付外，雜治若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公。固有仁祖故事存焉。若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不立妃嬪以遠嫌，亦有仁祖故事存焉。况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擬賢妃以為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歎以廢后為國家不幸，又見宗景有立妾之請，陛下怒其輕亂名分，而重賜譴責，于是天下始釋然不疑。陛下立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下之所以期陛下者，皆莫之信矣。竊浩諫立后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后類 六

皆須年十二三以下，醫工診視，防禁甚嚴。近歲以來，頗廢舊制，內中下陳之人，競置私身，等級寢多，無復限極。監勒牙人，使之顧買，前後相繼，無時斃絕。致有軍營井市，下俚婦人，雜處其間，不可辨識。此等置之宮掖，豈得為便。凡初入宮，皆須幼年未過人者。若求乳母，亦須選擇良家，性行和謹者，方得入宮。司馬光論後宮

伏自景祐已來，三黜宮闈，兩犯宸扆，蓋所起幽微，不勝恩遇。身貴則性悍，福極則患生。昨見上元嘉節，內庭出遊，美人才人，多不隨從，飛蓋蔽景，流車激霆，各

崇華南分道爭行，衆目共觀，與后爲並，臣乞今後貴品嬪御等常隨皇后出入，不得各排儀衛，輒自矜越，仍乞選擇端嚴近上夫人一兩員立爲宮師以佐內則，竊以宮政之設內職是先，尚書侍御司記典言一百二十人則爲大備，故先朝之數侍史不過五百人，俸給止千五十貫，皆有紀律，不甚奢盈，今聞十倍增，人已踰三二千十倍添俸，或至二十萬，私身養女數復過之，百司供億按簿可知，臣乞取索宮中諸院宮人及私身養女都大數目呈取進止，若非遊幸之所宜，令檢勘合用人量留外並放歸本家任從其便，而人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一 后類 十九 請給之數見在者宜節減其半 孫馮論 治本

元皇后弘吉刺氏性明敏，四怯薛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馬，帝許之，后將諫，陽責劉秉忠曰：汝何不諫？若初定都時以地牧馬，則可，今軍民分業已定，奪之何乎？  
臣人明言不樂帝曰：江南平自此不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四十二

左編

儲類

東漢劉彊 賢

劉彊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爲后，彊爲太子十七年而郭后廢，彊常感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光武不忍違回者數歲，乃許焉。十九年封爲東海王，二十八年就國，帝以彊廢不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宮殿設鍾虡之縣，擬于乘輿，彊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嘆之以彊章宜示公卿。

唐李憲

李憲睿宗子，睿宗將建東宮，以憲嫡長，又嘗爲太子，而平王隆基有大功，故久不定，憲辭曰：儲副天下公器，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重社稷也，使付授非宜，海內失望，臣以死請，因涕泣固讓。

時有鵠鴿千數集麟德殿庭樹，翔棲浹日，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作頌以爲天子友悌之祥，帝喜亦爲作頌，憲尤謹畏，未嘗干政，而與人交，帝益信重，後申

王等相繼薨唯憲在帝親待愈益厚薨年六十三以憲實推天下有高世之行非大號不稱乃追謚讓皇帝

元甘麻刺

甘麻刺世祖嫡子裕宗之長子也至元中奉旨鎮北邊嘗出征駐金山會大雪擁火坐帳內歡甚顧左右曰今日風雪如是吾與卿處猶有寒色彼從士亦人耳腰弓矢荷刃周廬之外其苦可知遂命饗人大爲肉糜親嘗而徧賜之撫循部曲之暇則命也滅堅以國語講通鑑二十六年世祖以其居邊日久特命獵于柳林之地率衆至溇州北還觀世祖于上京明年冬封梁王授以金印出鎮雲南二十九年改封晉王移鎮北邊統領大祖四大幹耳朶及軍馬達達國土更鑄晉王金印授之中書省臣言于世祖曰諸王皆置傅今晉王守太祖肇基之地視諸王宜有加請置內史世祖從之置內史府又明年世祖崩晉王聞訃奔走上都諸王大臣咸在晉王曰昔皇祖命我鎮撫北方以衛社稷久歷邊事願服厥職母弟鐵木耳仁孝宜嗣大統于是成宗卽帝位而晉王復歸藩邸

宋劉劭

宋劉劭文帝長子也帝卽位生劭時上猶在諒闇故秘之元嘉三年閏正月方云劭生自上代以來未有人君卽位後皇后生太子唯殷帝乙旣踐祚正妃生紂至是又有劭焉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十七年拜劭京陵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竟陵王誕貴陽侯義融並從二十七年上將北伐劭與蕭思話固諫不從魏太武至瓜步京邑震駭劭出鎮石頭總統水軍善于撫御上登石頭城有憂色劭曰不斬江湛徐湛之無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不關二人也上時務在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儲類 三 本業使宮內皆猛女巫嚴道育本吳興人夫爲劫坐沒入奚宮劭姊東陽公主應閣婢王鸚鵡白公主云道育通靈有異術主乃自上託云善蠶求召入主及劭並信惑之劭弟始興王濬素佞事劭與劭並多過失慮上知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道育輒云自上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號曰天師後遂爲巫蠱以玉人爲形像埋于含章殿前初東陽公主有奴陳天興鸚鵡養以爲子而與之淫通鸚鵡天興及寧州所獻黃門慶國並頂巫蠱事劭以興補隊主東陽主楚鸚鵡應嫁劭慮言語難密與濬謀之時吳興沈

懷遠為濟府佐見待異常乃嫁鸚鵡與懷遠為妾不以啟上慮後事泄因臨賀公主微言之上後知天興領隊遣閣人詰讓劭曰臨賀公主言南第先有一下人欲嫁又聞此下人養他人奴為兒而汝用為隊主抽拔何乃速汝聞用主副並是奴邪欲嫁置何處時鸚鵡已嫁懷遠矣劭懼馳書告濟并使報臨賀主上若問嫁處當言未有定所

鸚鵡既適懷遠慮與天興私通事泄請劭殺之劭密使人害天興慶國謂宣傳往來唯有二人天興既死慮將見及乃具以其事自上上驚悅即遣人收鸚鵡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四

封籍其家得劭濟書數百紙皆呪咀巫蠱之言得所埋上形像于宮內道育叛亡討捕不得上大怒窮治其事分遣中使入東諸郡搜討遂不獲上雖怒甚猶未忍罪也道育變服為尼逃匿東宮濟往京口又載以自隨或出止張盱家江夏王義恭自盱胎還朝上以巫蠱告之

二年濟自京口入朝當鎮江陵復載道育還東宮欲將西上有告上云京口民張盱家有一尼服食出入征北內似是嚴道育上初不信試使掩錄得其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上謂劭濟已當斥遣道育而猶

與往來惆悵惋駭乃使以船送道育二婢須至檢覈

初帝頗以後事為念以侍中王僧綽年少方欲大相付託朝政小大皆與泰焉會二凶巫蠱事泄上獨召僧綽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上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撰畢送與江湛徐湛之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王鑠帝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即湛之女鑠妃即湛妹帝謂僧綽曰諸人各為身計便無與國家同憂者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惟宜速斷不可稽緩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五

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上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閣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若不血錄自壽陽入朝既至失旨帝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議久不決每夜與湛之屏人語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帝以其謀告潘淑妃淑妃具以告濟濟馳報劭劭因是異謀益急每夜輒饗將士或親自行酒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詹叔兒齋帥張超之任建之謀之王僧綽密以啟聞

劭以朱服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行從如

常入朝之儀呼表淑甚急淑眠不起劭停車奉他門  
催之相續淑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止劭命  
左右殺之守門開從萬春門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  
城劭與門衛云受勅有所收討今後隊速來張起之  
等數十人馳入雲龍東中華門及齋閣拔刃徑上合  
殿上其夜與尚書僕射徐湛之屏人語燭猶未滅直  
衛兵尚寢帝見起之入舉几捍之五指落遂執之湛  
之驚起趨北戶未及閉兵入殺之劭進至合殿中閣  
帝已崩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徽  
徽震懼不敢出既至問曰欲見廢何不早啟未及答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三 諸類

六

即于前斬之遣人于崇禮閣殺吏部尚書江湛曰不  
用僧綽言以至於此帝左細鈿杖上下天與攻劭于  
東堂見殺又使人從東門入殺潘淑妃又殺帝親信  
左右數十人急召始興王濬率眾屯中堂又召太尉  
江夏王義恭尚書令何尚之劭即僞位為書曰徐湛  
之江湛弑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  
時江夏王義恭謀據石頭會劭已令濬及蕭斌備守  
劭並焚京都軍籍置立郡縣悉屬司隸為民以二十  
五日義恭單馬南奔自東掖門出于治渚過淮劭遣  
騎追討騎至治渚義恭始得渡淮義恭佐史義故二

千餘人隨從南奔多為追兵所殺遺濬殺義恭諸子  
以輦迎蔣侯神像于宮內稽顙乞恩拜為大司馬封  
鍾山郡王食邑萬戶加節鉞蘇侯為驃騎將軍使南  
平王鑠為祝文罪狀世祖二十七日臨軒拜子偉之  
為太子百官皆戎服劭獨衮衣下書大赦天下唯世  
祖劉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餘黨一無所問先遣殿  
中將軍燕欽東拒誕五月世祖所遣參軍顧彬之及  
誕前軍並至曲阿劭于是緣淮樹柵以自守又決破  
柘岡方山埭以絕東軍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三 諸類

七

劭使詹叔兒燒輦及衣冕服蕭斌聞大駭不守博塞  
不知所為宣令所統皆使解甲自石頭遣子約詣關  
請罪尋載白幡來降即于軍門伏誅四日太尉江夏  
王義恭登朱雀門總羣帥直趨宣陽門劭腹心白直  
諸同逆先屯閭闔門外並走還入殿世祖軍因而乘  
之即得俱入臧質大軍從廣莫門入同會太極殿前  
建平東海等七王並號哭俱出劭穿西垣入武庫井  
中隊副高禽執之濬率左右數十人與南平王鑠于  
西門門出俱共南奔于越城遇江夏王義恭勒與俱  
歸于道斬首  
劭入井高禽于井中牽出之劭問禽曰天子何在禽

曰至尊近在新亭將劭至殿前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爲見哭質因泝其逆狀答曰先朝當見枉廢不能作獄中囚問計於蕭斌斌見勸如此又語質曰可得爲敬乞速徙否質答曰主上近在南航自當有處分縛劭于馬上防送軍門既至牙下據鞍顧望太尉江夏王義恭與諸王皆共臨視之義恭質劭曰我背逆歸順有何大罪頓殺我家十二兒劭答曰殺諸弟此事負阿父江湛妻庾氏乘車罵之麗秀之亦加誚讓劭厲聲曰汝輩復何煩爾先殺其四子謂南平王鑠曰此何有哉乃斬劭于牙下臨刑歎曰不圖宗室一至于此劭濬及劭四子偉之迪之彬之其一未有名濬三子長文長仁長道並梟首大航暴尸於市劭妻殷氏賜死于廷尉臨死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害何以枉殺天下無罪人恪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當以鸚鵡爲后也濬妻褚氏卅陽尹湛之女湛之南奔之始即見離絕故免于誅其餘子女妾媵悉于獄賜死投劭濬尸首于江其餘同逆及王羅漢等皆伏誅張超之聞兵入逆走至合殿故基止于御牀之所爲亂兵所殺剖腸剝心臠剖其肉諸將生噉之焚其頭骨當時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八

不見傳國璽問劭云在嚴道有處就取得之道育鸚鵡並都街鞭殺于石頭四望山下焚其尸揚灰于江毀劭東宮所住齋汗渚其處封高禽新陽縣男食邑三百戶追贈潘淑妃長寧園夫人置守冢

後魏拓跋紹

拓跋紹道武帝子性兇狠愎悖好劔剝行人斫射犬豕以爲戲樂有孕婦紹剖觀其胎道武常怒之倒懸井中垂死乃出明元常以義方責之由此不協而紹母賀夫人有譴帝將殺之會日暮未決賀氏密告于紹紹乃與帳下及宦者數人踰宮犯禁帝驚起求弓刀不及暴崩明日宮門至日中不開紹稱詔召百僚于西宮端門前北面紹從門扇間謂曰我有父亦有兄公卿欲從誰也王公以下皆失色莫有對者良久南平公長孫嵩曰臣等不審登遐狀惟陰平公元烈哭泣而去于是朝野洶洶人懷異志先是元明王外聞變乃還潛于山中使人夜告北新侯安同衆皆響應衛士執送紹于是賜紹母子死誅帳下闔官宮人爲內應者十數人其先犯乘輿者羣臣于城南都街生燔食之紹時年十六紹母即獻明皇后妹也美而豔道武如賀蘭部見而悅之告獻明后請納焉后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九

曰不可此過美不善且已有夫帝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紹終致大逆焉

疾太子

初皇子弗陵生弗陵母曰河間趙婕妤居鈞弋官任身十四月而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乃命門曰堯母門燕王且自以次第當為太子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果有爭心乃斬其使又坐匿亡命削三縣且辯慧博學其弟廣陵王胥有勇力而皆動作無法後多過失是歲鈞弋夫人之子弗陵年七歲形體壯大多智上奇愛之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三

十

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豫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光去病之弟也後數日帝譴責鈞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廷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即賜死頃之帝閉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昭帝始元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詣

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至者並莫敢發言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關下以備非常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于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請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大將軍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于大誼者繇是不疑名重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名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三

二

霍光

方遂利其言冀以得富貴坐詔問不道要斬

吳孫和

孫和權子也初太子登卒和立為太子弟霸為魯王霸和母弟也寵愛崇特與和無殊尚書僕射是儀領魯王傳上疏諫曰二宮宜有降殺以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吳主不聽太子和與魯王同官禮秩如一羣臣多以為言吳主乃命分官別僚二子由是有隙衛將軍全琮遣其子寄事魯王以書告丞相陸遜時遜鎮荊州報曰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為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

此此古人之厚忌也。寄果阿附曾王，輕為交構。遂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為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遜言更以致隙。曾王曲意交名士，偏將軍朱績以膽力稱，王自至其廨，就之坐，欲與結好。于是自侍御賓客，造為二端。吳主聞之，假以精學，禁斷賓客往來，督軍使者羊道，上疏曰：開明詔省奪二宮，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遠近悚然，大小失望。或謂二宮不遵典式，就如所嫌，猶加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

八編類纂 卷一四二 晉書 三

欲詰都口陳嫡庶之義，吳主不悅。太子太傅吾粲諫，使曾王出鎮夏口，出楊竺等不得令在京師。又數以消息語陸遜，曾王與楊竺共譖之。吳主怒，收粲下獄，誅數輩。中使責問陸遜，遜憤恚而卒。初，曾稽潘夫人有寵于吳主，生少子亮。吳主愛之，全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欲豫自結，數稱亮美，以其夫之兄子尚女妻之。吳主以曾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五年冬十月，孫峻殺諸葛恪，齊王奮聞恪誅，下住燕湖，欲至建業觀變，傳相謝慈等諫，奮殺之，坐廢為庶人。徙章安南陽王和妃張氏，諸葛恪之甥也。先是恪有徙都之意，使治武昌宮，民間或言恪欲迎和立之，及恪被誅，丞相峻因此奪和璽綬，徙新都。又遣使者賜死初和妾何氏生子皓，諸姬子德、謙、俊，和將死與張妃別，妃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亦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子孤？遂撫青皓及其三弟，皆賴以獲全。

八編類纂 卷一四二 晉書 三

晉司馬適

司馬適，惠帝長子，母曰謝才人。幼而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常與諸王子共戲殿上。惠帝來朝，執諸皇子手，次至太子，帝曰：是汝兒也。惠帝乃止。官中嘗夜



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裾入閣由  
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非常不宜照見人君也  
由是奇之嘗對羣臣稱太子似宣帝時望氣者言廣  
陵有天子氣故封為廣陵王惠帝即位立為太子元  
康元年出就東宮又詔曰適尚幼蒙今出東宮惟當  
賴師傅羣賢之訓其游處左右宜得正人使其周旋  
能相長益者于是使太保衛瓘子庭太子少師裴楷  
子憲太子少傅張華子諱尚書令華與子恒與太子  
游處以相輔導焉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不能  
尊敬保傅賈后素忌太子有令譽因此密敕黃門閹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古

宦媚諛于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為  
恒自拘束

九年六月賈后將廢太子許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  
既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婢陳舞賜以酒棗逼飲醉  
之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若禱神之文有如太子素  
意因醉而書之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書草使太子  
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  
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并與謝妃共要剋期而  
兩發勿疑猶豫致後患茹毛飲血于三辰之下皇天  
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為王蔣氏為內主願成當三

牲祠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道文太子之子彬  
是也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后就  
而補成之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  
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曰適書如此今賜死徧示  
諸王公莫有言者惟張華裴頌證明太子願以為宜  
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較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  
賈后乃出太子啟事十餘紙衆人比視亦無敢言非  
者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主辭白帝曰事宜速決  
而群臣各有不同若有不從詔宜以軍法從事議至  
日酉不決后思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古

楊勇

文帝集羣官于廣陽門外宣詔以廢勇乃移勇于內  
史省給五品料食立晉王廣為太子仍以勇付之復  
囚于東宮賜楊素物三千段元胄楊約竝千段楊難  
敵五百段皆勳勇之功賞也時文林郎楊孝政上書  
諫言皇太子為小人所誤不宜廢黜帝怒撻其胸尋  
而貝州長史裴肅表稱庶人罪黜已久當克已自新  
請封一小國帝知勇黜不允天下情乃徵肅入朝具  
陳廢立意時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面申冤屈  
太子過不得聞勇為升樹叫聞于帝冀得引見楊素

因奏言勇情志昏亂又癩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爲然卒不得見帝遇疾于仁壽宮太子入侍姦亂事聞于帝帝抵牀曰枉廢我兒遣追勇未及發使而崩秘不發喪遽收柳述元巖繫大理獄僞勅賜庶人死追封房陵王不爲立嗣子儼封長寧郡王勇敗亦坐廢上表求宿衛辭情哀切帝覽之惻然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于螯手不宜留意煬帝踐祚儼常從行遇煬卒諸弟分徙嶽外皆殺之

李承乾

太子承乾被廢泰月廩過太子褚遂良諫聖人尊嫡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十六

謂儲君故庶子不得爲比所以塞嫌萌杜禍源先王法制本諸人情知有國家者必有嫡庶庶子雖愛不得過嫡子如當親者踈當尊者卑則私恩害公惑志亂國今魏王廩料過東宮議者以爲非是昔漢竇太后愛梁王封四十餘城王築苑三百里治宮庭爲複道費財鉅萬出警入蹕一不得意遂發病死宣帝亦驕淮陽王幾至于敗輔以退讓之臣乃克免今魏王新出閣且當示以節儉自可在後月加歲增又宜擇師傅教以謙儉勉以文學就成德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也帝又勅泰入居武德殿侍中魏徵亦

言王爲陛下愛子欲安全之則不當使居嫌疑之地今武德殿在東宮之西昔海陵居之也論者爲不可雖時與事異人之多言尚或可畏又王之心亦弗遑舍願罷之成王以寵爲懼之美帝悟乃止

南齊蕭願

危

荀伯玉廣陵人也蕭道成鎮淮陰伯玉爲道成冠軍刑獄參軍道成爲宋明帝所疑被徵爲黃門郎深懷憂懼伯玉勸道成遣數十騎入魏界安置標榜魏果遣游騎數百領行界上道成以聞復本任由是見親待後隨道成還都使主家事道成于願罷廣典還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七

別宅遣人于大宅掘樹數株伯玉不與馳以聞道成善之道成爲南充州伯玉從轉鎮軍中兵參軍帶廣陵令道成既篡位伯玉忠勤盡心常衛左右加前將軍大見委信齊建元元年封南豐縣子爲豫章王司空諮議太守如故時願在東宮自以年長與高帝同創大業朝事大小悉皆專斷多違制度左右張景貞偏見任遇又多僭侈願拜陵還景貞白服乘畫舫舳坐胡牀觀者咸疑是太子內外祗畏莫敢有言者驍騎將軍陳胤叔先已陳景真及太子前後得失伯玉因太子拜陵之後密啟之上大怒豫章王巖素有寵

以願長嫡又南郡王兄弟並列故願為太子至是有  
 改易之意願東還令宣救詰責并示以景貞罪狀使  
 以太子令收景貞殺之胤叔因白太子皆言伯玉以  
 聞願憂懼稱疾月餘日上怒不解晝臥太陽殿王敬  
 則直入叩頭啟請往東宮以慰太子高帝無言敬則  
 因大聲宣救往東宮命裝束又救太官設饌密遣人  
 報太子令奉迎因呼左右索輿高帝了無動意敬則  
 索衣以衣高帝仍索上輿遂幸東宮召諸王飲宴因  
 游玄圃長沙王晃捉華蓋臨川王映執雉尾扇聞喜  
 公子良持酒鎗南郡王子夏行酒太子與豫章王嶷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十六  
 及敬則自奉肴饌高帝大飲賜太子以下酒並大醉  
 盡歡日暮乃去是日微敬則則東宮始廢高帝重伯  
 玉盡心愈見信使掌軍國密事權動朝右每暫休外  
 軒蓋填門司徒褚彥回衛軍王儉嘗云臣等所見二  
 宮門及齋閣方荀伯玉宅政可設雀羅續復言外論  
 云千救萬令不如荀公一命太子深怨伯玉高帝臨  
 崩指伯玉以屬太子太子即位伯玉憂懼上聞之以  
 其與垣崇祖善崇祖田業在江西慮相扇為亂加意  
 撫之伯玉乃安永明元年與崇祖並見誣伏誅而胤  
 叔為太子左率呂文顯歎曰伯玉能謀太祖而不能

自謀豈非天哉

諫易太子

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于百姓天下莫  
 不歸心臣 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為  
 國生意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  
 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 上見丹涕泣  
言又切至意  
 大惑動太子由是遂為嗣。史丹

請册立太子

如陛下素有所屬已得其人則望宣示中書樞密院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九  
 使奉而行之慰中外之意若謂賢愚難審選擇當謹  
 則臣曾乞于內中建學取宗室中幼而謹厚勤于為  
 學者置于內學陛下每于聽斷之暇或休假之日親  
 幸學舍觀其道業進退應對長短不年歲間陛下必  
 盡知其能否則然後聖慮取其可屬者權而命之則無  
 不當矣 李絳

論建儲

竊見孔穎達趙弘智等非惟宿德鴻儒亦兼達政要  
 望令數得侍講問釋物理覽古論今增輝睿德至如  
 騎射畋遊酣歌妓翫苟悅耳目終穢心神漸染既久

必移情性。古人有言。心為萬事主。動而無節。即亂。忠  
陛下敗德之源。在于此矣。承乾覽書。愈怒。謂玄素曰。  
庶子患風狂耶。十四年。知玄素在東宮。頗有進諫。擢  
為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時承乾嘗于宮中。  
擊鼓聲聞于外。玄素叩閣請見。極言切諫。乃出宮。內  
鼓對玄素。毀之。遣戶奴伺玄素。早朝。陰以馬搗擊之。  
始至于死。是時承乾好營造。亭觀窮奢。極侈。費用日  
廣。玄素上書諫。韓琦

諫節愍太子書

經侯帶玉具。紉環佩。以過魏太子。太子不視。經侯曰。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一

三

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臣忠。魏之寶也。經侯委  
劍佩。去杜門不出。

前世東宮門閤往來。皆有簿籍。殿下時有所須。唯門  
司宣令。姦僞乘之。因緣增損。近呂昇之。乃代署宣敕。  
賴殿下糾發其姦。以後墨令及覆事。並請內印。畫署  
冀免詐謬。

今司經無學士。供奉無侍讀。宜視膳時。奏請其人。俾  
奏講勸。姚班

乞委伴讀官提舉皇太子左右之人

陛下度今日人心已搖。可與之以共患難。而堅守則

守而弗去。可也。度不能守。則胡不假皇太子以位號。  
使為陛下保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賊。臣竊觀皇  
太子仁孝夙成。恭儉好學。四海屬心如臣之計。天下  
可保在此一舉。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一

三

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四十三

經濟編

儲類

太子

本儒以八歲至十二歲分童子入侍即此意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蒞祚。周公相踐祚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為人子者。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者。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之法。于伯禽。使成王知父子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三

一

君臣長幼之義焉。世子齒于學。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

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于遺訓。而咨于故實。不于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公于夷宮。

文公問于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謹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謹也。遂條不可使倪。戚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跛躄不可使視。嚚瘖不可使言。聾瞶不可使聽。僂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俟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為。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浚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主。不怒。敬友。二號。而惠慈。二蔡。刑于大姒。比于諸弟。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度于閔。天而謀于南宮。諏于蔡。原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三

二

而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柰夫入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鑄。遂條蒙瓊。侏儒扶盧。朦膠修聲。聾聵司火。僂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也。以實裔土。久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印浦。而後大。許悼公疾瘳。飲藥毒而死。太子止。自責不嘗藥。不立其位。與其弟。緯專。哭泣啜餼。粥。嗑不容粒。痛已之不

晉樂未逾年而死故春秋義之

楚莊王使士亶傳太子箴辭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

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

則不用故堯得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太甲

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

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翟其不宿

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于申叔時

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

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發幽昏焉以休懼其動

教之詩而為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

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于民

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

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

行之求賢良以翼之俊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

以納之務慎惇焉以固之攝而不微則明施舍以道

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

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

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

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

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為也且夫誦詩以

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

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監臨之勤勉以勸之孝

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

非人也其可與乎夫子踐位則退自退則敬不則赦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

夫一兔走于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

未定則一兔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

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者國

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其本矣本絕則枝亂猶兔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為

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也

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

狠對曰宵之狠在而瑤之狠在心心狠敗國而狠不

害瑤之賢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髮長大則賢射

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強毅果

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

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

族於太史為輔氏及知氏之亡唯輔果在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羣臣皆

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悅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稱曰為子起歟無如禮何不為子起歟無如罪何請為子誦楚恭王之為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為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為其若是工尹日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審如此汝將何之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而請習之

晉獻公太子之至靈臺蛇繞左輪御曰太子下拜吾

八編類集

卷首三前類

五

聞國君之子蛇繞左輪者速得國太子遂不行返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為人子者盡和順君不行私欲恭嚴承命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聞得國而拜其聲非君欲也廢子道不存逆君欲不忠而使我行之殆欲吾國之危聞也拔劍將死御止之曰夫禱祥妖孽天之道也恭嚴承命人之行也拜祥戒孽禮也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秀也今太子見福不拜失禮殺身恨君失秀從僻心棄正行非臣之所聞也太子曰不然我得國君之孽也拜君之孽不可謂禮見禱祥而忘

君之安國之賊也懷賊心以事君不可謂孝快偽意以御天下懷賊心以事君邪之大者也而使行之是欲國之危明也遂伏劍而死君子曰晉太子徒御使之拜蛇祥猶惡之至于自殺者為見疑于欲國也已之不欲國以安君亦以明矣為一愚御過言之故至于身死廢子道絕祭祀不可謂孝可謂遠嫌一節之士也

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

八編類集

卷首三前類

六

皆嘗與上定天下矣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為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附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于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乘間為

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于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鄜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今太子爲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

高帝勅太子 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

又云堯舜不以天下與子而與他人此非爲不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馬尚惜况天下邪吾以

爾是元子早有立意羣臣咸稱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爲汝來爲可任大事也今定汝爲嗣

賈誼胎教雜事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之七月而就萋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太卜持著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于門內此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而曰不敢以侍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

然後爲王太子懸弧之禮義卜王太子名上母取于天下母取於地中母取于名山通谷母悼于鄉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此所以養息之道也正之禮者王太子無羞臣領臣之子也故謂領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之子是謂臣之子也此正禮胎教也周后妃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誼獨處而不倨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強之四賢傍之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是以封于泰山而禪于梁父朝諸侯一天下由此觀之立左右不可不練也

立後義 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升自阼階上西鄉于妃妃抱世子自房出東鄉太史奉書而上堂當兩階之間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三帝執禮稱辭命世子曰授太祖太宗與社稷于子者三其命妃曰不敢者再于三命曰謹受命拜而退太史以告太祝太祝以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太史出以告太宰太宰以告州伯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諸貴已下至于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者以此防民百姓猶有爭爲君者



傳職篇 天子不論於先聖王之德不知軍國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止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開于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天子學業之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姻于親戚不惠于庶民無禮于大臣不中于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于喪不敬于祭不誠于戎事不信于諸侯不誠于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行賜予侈于左右近臣委愛于疏遠卑賤不能懲忿室欲大行大禮大義大道不從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者曾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聲不中律將學趨讓進退節度不以禮升降揖讓無容視瞻俯仰周旋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不德色不此順隱琴肆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辟廢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遠方諸侯遇責大人不知文雅之辭答左右近臣不知已諾之適備聞小誦之不博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雜絲從美不以章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唯讓不以節小行小禮小義小道凡此其屬少傅之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三 禮類 九

任也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樂而湛夜漏屏人而數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強餓而淋暑而喝寒而嗽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尚自為開戶自取玩好自執酒皿而顧還面而御器之不舉不毀喪傷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于威戈羽之舞管籥琴瑟之會號呼歌謔聲音不中律燕樂雅誦頌樂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不知日月之不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青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

保傅篇 殷為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三世而亡人世非甚相遠也何殷周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時教固已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于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燕居者也故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季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于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三 禮類 十

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也猶生長于齊之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于楚之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少長知好色則人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

十一

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賢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于上則百姓黎民化輯于下矣學成治就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兌于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有徹膳之宰天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書過則死而宰收其膳宰之義不將收膳即死于是有進善之旌有誹詢之木有敢諫果鼓謦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

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驚和步中采齋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食以禮徹以樂失度則史書之上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子不得為非也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者也常立于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

十一

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學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聞而強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于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記而舉無過事殷周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壺關三老救太子書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

今皇太子為漢嫡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  
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間闖之隸臣耳陛下  
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感皇太子造飾奸詐羣  
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  
上見退則困于亂臣獨寃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  
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  
以為無邪心

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  
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

明帝下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三 諸類

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負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  
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  
秦惑誤時朝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潘妾使比長  
信敘昭穆于前殿並四位于東宮借差無度人神弗  
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  
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  
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為戒後嗣萬  
一有由諸侯人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  
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  
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

廟著于令典

顯宗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桓榮弟子豫章  
何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  
本師為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  
甚善之拜為議郎賜錢十萬入使授太子每朝會輒  
令榮于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歐  
陽博士闕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  
同門生郎中彭闕揚州從事臯弘帝因拜榮為博士  
引闕弘為議郎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于前榮  
被服儒衣温恭有蘊藉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三 諸類

以詞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  
擊磬盡日乃罷後榮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  
之榮獨舉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以  
是愈見敬厚常令止宿太子宮積五年榮見門下生  
九江胡憲侍講乃聽得出且一入而已榮嘗寢病太  
子朝夕遣中傳問病賜以珍羞帷帳奴婢謂曰如有  
不諱無憂家室也後病愈復入侍講二十八年大會  
百官詔問誰可傳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  
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  
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

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而以榮為少傅，賜以緇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睿之資，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祿，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五

言由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于此况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今蒙下列，不敢有殊，願君慎疾加食，重愛玉體。

班彪論東宮師保書 漢興太宗使鼂錯導太子以法術，賈誼教梁王以詩書，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修習禮樂，而傅相未值，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魯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為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

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廂，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媟黷，廣其敬也。

順帝立太子炳，擢侍御史种嵩監太子于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為，嵩乃手劔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關，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命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嵩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六

昔愍懷太子之廢也，閹橫與相詰問，上書理太子之寃，曰：伏見赦文及榜下，前太子適子跪，以為驚愕，自古以來，臣子侍逆，未有如此之甚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適生于聖父，而至此者，由于長養深宮，沉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羣吏，率取膏粱擊鐘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疏廣、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按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大盛，所以致欺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

學皆家族力能得者率非龔遂王陽能以道訓友無亮直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為名實不讀書但共鮮衣好馬縱酒高會嬉游博奕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常恐公族遲陵以此嘆息今適可以為戒恐其被斥棄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戾太子無狀稱兵距命而壺關三老上書有田千秋之言猶日子弄父兵罪應倍耳漢武感悟之築思子之臺今適無狀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為輕于戾太子尚可禁持重選保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深遠乃心忠誠以為之師光祿大夫劉寔寒苦自立終始不衰年同呂望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經籍不廢以為之保尚書僕射裴頠明允恭肅體道若正以為之友置游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宦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更事涉履艱難事君事親各行素間者使與共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

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復為殷明月又魏文帝懼于見廢夙夜自祗竟能自全及至明帝因母得罪廢為平原侯為置家臣庶子兢兢慎罰  
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為大計小復停留先加嚴誨依平原侯故事

北魏顯祖聰睿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屠之學每引朝士及沙門共談玄理雅薄富貴常有遺世之心以叔父京兆王子推沈雅仁厚素有時譽欲禪以帝位會公卿大議皆莫敢先言任城王雲子推之弟也對曰父子相傳其來久矣陛下必欲委棄塵務則皇太子宜承正統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陛下若更授旁支恐非先聖之意啟姦亂之心斯乃禍福之原不可不慎也源賀曰陛下今欲禪位皇叔臣恐紊亂昭穆後世必有逆祀之譏願深思任城之言東陽公不等曰皇太子雖聖德早彰然實冲幼陛下富于春秋始覽萬機柰何欲隆獨善不以天下為心其若宗廟何其若億兆何尚書陸叡曰陛下若捨皇太子更議諸王臣請劓頸殿廷不敢奉詔以問宦者趙黑黑曰臣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他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六

北魏主頹太子少傅崔光將軍于忠詹事王顯中庶子代人侯剛迎太子于東宮至顯陽殿王顯欲須明行即位禮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官光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官令也于是光攝太尉奉冊進璽綬太子跪受服衮冕之服御太極殿即皇帝位光等與夜直羣官立廷中北

面稽首稱萬歲廣平王懷扶疾入臨徑至大極西廡  
哀慟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  
須入見主上衆皆愕然相視無敢對者崔光攘袂振  
杖引漢光武崩趙熹扶諸王下殿故事辭色甚厲聞  
者莫不稱善懷聲淚俱止曰侍中以古義裁我我敢  
不服遂還仍頻遣左右致謝

北齊太子殷自幼溫裕開朗禮士好學關覽時政甚  
有美名顯祖常嫌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  
顯祖登金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  
再三不斷其首大怒親以馬鞭撞之太子由是氣悸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三

十九

語吃精神昏接顯祖因酣宴屢云太子性懦社稷事  
重終當傳位常山太子少傅魏收謂楊愔曰太子國  
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之後每言傳位常山令  
臣下疑貳若其實也當決行之此言非所以爲戲恐  
徒使國家不安愔以收言白顯祖顯祖乃止  
太宗定太子見三師儀迎于殿門外先拜三師答拜  
每門讓于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其與書前後稱名  
惶恐

上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  
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而不

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  
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于木下則  
曰木從繩則直后從諫則聖

上疑太子柔弱密謂長孫無忌曰雉奴懦弱不能守  
社稷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因爭以  
爲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已之甥耶無忌曰太子仁厚  
真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上乃止謂恪曰父  
子雖至親及其有罪則法不可私漢立昭帝燕王不  
服霍光折簡誅之此不可以不戒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三

二十

二十

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若當親者踈當尊者卑  
則伎巧之奸乘機而動矣今魏王新出閭宜示以禮  
上從之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曰此殿海陵昔  
嘗居之陛下愛魏王嘗欲使之安全宜每抑其驕奢  
不可處之嫌疑之地上遷遣泰歸第

黃門侍郎劉洎上言以太子宜勤學問親師友今入  
侍宮闈動踰旬朔師保以下接對甚希伏願少抑下  
流之愛弘遠大之規則海內幸甚太宗乃命洎與岑  
文本褚遂良馬周更日詣東宮與太子游處談論  
無忌對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守文

之德趣尚雖異各當其分此乃皇天所以祚大庾而福蒼生者也

太宗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太宗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太宗聞而惡之謂侍臣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傳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以魏徵為太子太師徵疾小愈詣朝堂表辭太宗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家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安我今賴公即其義也知公疾病可卧護之徵乃受詔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四

高宗御翔鸞閣觀大補分音樂為東西別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為東都定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黎讓棗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誇競俳優小人言辭無度恐其交爭勝負議請失禮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高宗瞿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止之

武后時張嘉福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岑長倩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奏請切責上書者告示令散太后又問格輔元輔元固請不可由是大忤諸武意皆坐誅王慶之見

太后太后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為嗣乎太后諭遣之慶之屢求見太后頗怒之命李德昭引出光政門外以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德昭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代業豈得以姪為嗣乎自古未有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四

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皆為控鶴監供奉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如此非以德業取之也天下側目切齒多矣不有大功于天下將何以自全竊為公憂之二人懼涕泣問計頊曰天下士庶未忘唐德咸復思廬陵王主上春秋高大業須有所付武氏諸王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勸主上立廬陵王以繫蒼生之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為然承問屢為太后言之太后知謀出于頊乃召問之頊復為太后具陳利害太后意乃定

明皇之為臨淄王也趙麗妃皇甫德儀劉才人皆有寵麗妃生太子瑛德儀生鄂王瑤才人生光王瑒及即位幸武惠妃麗妃等愛皆池惠妃生壽王瑁寵冠

此時甚危  
志不得臣  
事

諸子太子與瑤琬會于內第各以母失職有怨望語  
 惠妃泣訴于明皇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子亦  
 指斥至尊明皇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九齡曰三  
 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  
 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  
 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  
 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  
 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  
 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  
 奉詔明皇不悅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  
 八編類纂 卷百四十三

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明皇猶豫未決惠  
 妃密使官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  
 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明皇明皇為之  
 動色故訖罷相太子得無動

建寧王倓英果有才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屢逢寇盜  
 日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軍中皆屬日上欲  
 以為元帥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木然廣平兄也若建  
 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為英泰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  
 何必以元帥為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  
 難眾心所屬在于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

不以為儲副同立功者豈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  
 也乃以廣平王俶為元帥諸將皆屬俶聞之謝泌曰  
 此固倓之心也

部國大長公主適駙馬都尉蕭升主女為太子妃或  
 告主淫亂且為厭禱德宗大怒幽主于禁中切責太  
 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婚德宗召李泌告之  
 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何至于此陛下  
 惟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  
 乎德宗勃然怒曰卿何得問人父子誰語卿舒王為  
 姪者對曰大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

八編類纂 卷百四十三

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  
 猶疑之何有于姪舒王雖系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  
 望其季矣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  
 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誅德宗曰建寧叔實寬肅  
 宗性急譖之者深耳泌曰先帝自建寧之死常懷危  
 懼臣亦為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構之端德宗曰  
 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  
 不亡對曰昔承乾屢嘗監國託附者眾東宮甲士甚  
 多與承乾平石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  
 與朝廷數十人鞠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而議之



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子得終天  
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既知肅宗急以建寧  
為寬臣不勝慶幸願陛下戒覆車之失若果有其迹  
願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  
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于開元之時武  
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此乃百代所當  
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于蓬萊池觀  
其容表非有蠶目豺聲商臣之相也正恐失于柔仁  
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常居少陽院在寢殿之側未  
嘗接外人預外事安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三

五

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况但  
以妻母有罪為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  
太子必不知謀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  
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  
思之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  
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間一日上開延  
英閣獨召泌流涕關于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  
悔無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  
及朕家事皆當謀于卿矣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  
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

穆宗與宦者擊毬于禁中有宦者墜馬穆宗驚因得  
風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敢聞穆宗起居宰相屢乞入  
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且請入見十二月見  
羣臣于紫宸殿御大繩牀悉去左右衛官獨宦者十  
餘人侍側人情稍安李逢吉進言景王已長請立為  
太子裴度請速下詔則天下望穆宗無言既而兩省  
官亦繼有請立太子者癸巳詔立景王湛

太子承之母王德妃無寵為楊賢妃所譖而死太子  
頗好游宴昵近小人賢妃日夜毀之文宗開延英召  
宰相及兩省御史郎官疏太子過惡議廢之日是宜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三 三六

為天子乎羣臣皆言太子年少容有改過國本至重  
豈可輕動御史中丞狄兼謩論之尤切給事中韋溫  
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豈獨太子之過乎翰  
林學士六人神策六軍軍使十六人復上表論之文  
宗意稍解是夕太子始得歸少陽院  
正月朔諸王親戚入賀太子獨以疾不能來上涕泣  
悲歎由是得疾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  
否帝崩倉猝召翰林鄭絳次公等草遺詔宦官或  
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  
居冢嗣中外屬心必不待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

一第...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大駟網等從而和之議始定太子知人心憂疑力疾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粗安明日即位

順帝疾久不愈時扶御殿羣臣瞻望而已莫有親奏對者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皆先朝任使舊人疾叔文忠言等朋黨專恣乃啟順宗召翰林學士鄭絳衛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鑾殿草立太子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廢惡之網不復請書紙為立嫡以長字呈順宗順宗領之立淳為太子更名純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

唐

唐元稹論教本書 洎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為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習即位之後雖宴游飲食之間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以選師傅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官寮選亦甚重馬周以位高恨不得為司議郎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疎賤之至母后臨朝翦棄王族當中脊二聖勞動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既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措扶衛之一詞而令匠胡妄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哉兵興以來茲弊尤

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賤賸不任事者為之即休戎罷帥不知書者處之至于友諭替議之徒疎冗散賤之甚者搢紳恥之夫以匹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輔之豈天下之元子而可以疾廢賤賸不知書者為之師疎冗散賤不適用者為之友乎此何反上古之甚也近制官寮之外往往以沈滯僻老之儒充直講侍讀之選而又疎棄斥遠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彼又安能傳成道德而保養其躬哉

李德裕天性論 余開成中作鎮淮服聞東宮為人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

唐

所構天子赫然大怒召宰相及公卿大僚議于內殿其時諫者僉曰太子幼年思慮未至亦曰太子之年足以改過往復移時大略不出于此夫明主可以理奪其要在于聞所未聞昔千秋上書言子弄父兵罪當笞耳武帝一言而寤蓋以簡而當理魏太祖謂諸子曰吾必不用左右之言以理汝曹何者使左右君子也必不離人父子之間使左右小人也小人之言必不可用其時無人以此言寤主因問主上太子之過得于何人言之者與太子恩愛厚薄何如哉如文宗聰明睿智聞之必悟既悟之後太子必安以余揣

之不三數月則父子如初矣蓋以父子之愛發于天性言之必當易寤况又一子乎是以漢高祖觀四皓上壽悲歌鴻鵠宣帝以玄成退讓令傅淮陽元帝聞史稱器人于絲竹鼓鼙之間默然而笑皆已捨愛可不謂之天性哉惜乎文宗竟不得一聞是言豈太子之命也歟

牛希濟本論 歷觀前代明王賢后未嘗不與名臣賢士厚饗宴之禮接凡之儀俾其忠信相親亡于畏憚通于商較以正先王之得失以窮聖人之能事故兩漢金馬石渠文章之選以備顧問為侍從之臣至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五

元

有大臣武帳之前亦奏謁或排闥于危疑之際以問安否以圖後事太宗文皇帝貞觀之初北門之選舉十六族也皆建功定策有布衣之交非天下文行之士不預焉既久與游處非唯知民間之疾苦時之否臧從而更之以熙帝載至于臣下之情性好惡無不悉焉他日之任用莫不適其材矣近世朝廷豈無忠信譽謔之士徒欲致身之危救時之弊指陳千百于上前敷揚其達乎諫章其賢乎若復稍挂聖慮左右心天顏得之矣又有以惑之矣其朝退也黃門伎女聲樂駢羅俳優之人調笑相雜擁衛以至于內殿又

日幸于兩軍游于其所其從樂乎斷可知矣故自乾符之亂至于今日莫可救止蓋少主好臣之所為也後唐北都留守從榮年少驕狠不親政務唐主遣左右往諷導之其人謂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齒長宜自策勵勿令聲問出河南之下從榮不悅退告楊思權曰我其廢乎思權因勸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為自固之備其人懼以告馮贇贇密奏之唐主召思權詰問亦弗之罪及贇入為宣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輕易宜選重德輔之史館修撰張昭遠亦言竊見先朝皇弟皇子皆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五

元

喜俳優入則飾細妾出則誇僕馬習尚如此何道能賢諸皇子宜精擇師傅令皇子屈身師事之徐知誥令尚書郎陳覺輔景遷謂曰吾少時與宋子嵩論議好相詰難子嵩攜衣笥望秦淮門欲去者數矣吾常戒門者止之吾今老矣猶未徧達時事况景遷年少當國故屈吾子以誨之矣宋太宗在位久儲貳未立馮拯等上疏言之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復言者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

帝悅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既以爲可願即決定遂以元侃爲開封尹進封壽王元侃帝第三子也呂中曰東漢李唐所以有女主宦官外戚之禍者以立天子之權盡出其手雖李固杜喬裴度鄭覃之徒不能正之準之一言直萬世法也

立元侃爲皇太子更名恒大赦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年至是始舉而行中外胥悅太子既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三

三

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以李至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沆不敢當上表辭謝帝不許

太子固讓不允遂開資善堂親政皇后裁決于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爲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之后納焉

仁宗時羣臣皆以建儲爲言帝依違不決韓琦既相

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况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帝不答

仁宗暴疾文彥博因請帝建儲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即上疏曰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養宗子于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三

三

行真宗故事板近屬賢者優其禮秩而試以政事俟本聖嗣復遣還邸章累上不報執政論之曰奈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書曰比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因復上疏言之愈切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論之曰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鎮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于前日安知異日不難于今日乎凡見帝面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謂曰朕知卿忠更當俟二三年鎮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

朝廷知不可奪乃罷知諫院收糾察在京刑獄時并州通判司馬光亦言建儲事且勸鎮以死爭之翰林學士歐陽修殿中侍御史包拯呂景初趙抃知制誥吳奎劉敞等皆上疏力請于是文彥博富弼王堯臣等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見聽

包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三十三

三

羣臣皆以儲位未建為憂言者雖切而帝未之允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未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帝遠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官

一日中書再行中書可為萬世法

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宗實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為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為賢也願固起之帝曰然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三十三

三

書曰立大大王為皇太子琦曰必穎王也頰聖躬更親書之帝又批于後曰穎王瑛琦即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寧殿草制帝憑几言言不可辨方平復進筆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後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神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于是詔知南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會上虞縣令婁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堯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

此仁宗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  
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  
獨陛下一人而已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  
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  
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望陛下于伯字行  
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裨牧九州以待  
皇嗣之生退處藩服書奏帝讀之大感歎至是選秦  
王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子偁之子伯琮入宮命  
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其後吳才人亦請于帝乃復  
取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命才人鞠之皆太祖後也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三

儲類

尋以伯琮為和州防禦使賜名瑗

孝宗始以白布巾袍視事于延和殿朔望詣德壽宮  
則衰經而杖如初因詔太子參決庶務于議事堂左  
諭德尤表言于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  
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  
薄一付眾議而後定又曰儲副之位止于侍膳問安  
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  
動有觸礙乞俟祈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下令德  
壽王崩光宗稱疾不出葉適言于留正曰帝疾而不  
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

此事非與  
在嘉王一  
上一不去  
世及為圖

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  
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御批云甚  
好明日宰執司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  
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得之大  
懼因朝伴仆于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且云願陛下  
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初正始議  
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倦勤當復  
明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卽位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太  
后古神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  
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逃去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三

儲類

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于地趙汝愚憂  
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決屬工部尚書趙彥逾結  
殿帥郭杲而與左選郎官葉適左司郎中徐誼謀可  
以白內禪意于太皇太后者乃遣知閣門事韓侂胄  
侂胄琦五世孫太后女弟之子也侂胄因所善內侍  
張宗尹以奏太后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遂巡將  
退內侍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  
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  
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  
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賴者趙知院且

宋李相去  
元能保固  
重經至此

久亦去矣。言與次俱下。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下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為可付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去將如天下。願聖人三思。太后問。侂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侯命。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為之。禮報。侂胄且云。來早。太后于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侂胄復命曰。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騏。余端禮。亟命殿帥郭杲等。夜以兵分衛南北內。關禮使傅昌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時將禪祭汝愚。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翼日甲子。羣臣入。王亦入。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五

三

汝愚率百官詣梓宮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為太子。以係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間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間。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太后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口。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后主張。

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宮。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諭之。太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眾扶皇子入。素幄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請几。筵殿。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皇子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禪祭禮。尋詔。即以寢殿為泰安宮。以奉上皇。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五

三

理宗家教甚嚴。太子雖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三鳴。往會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講堂。講經。史將晡。復至榻前。起居問。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為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講。率為常例。

奪嫡附

晉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

也若曾從之而諸侯傲之王命將有所墜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曾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晉驪姬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公將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齊里克丕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違命君立臣從何貳之有不鄭曰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也惑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民也民之有君以治義也義以生利利以豐民若之何其民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三

完

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大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其靜也三大夫乃別蒞于武公公稱疾不與使奚齊蒞事猛足乃言于太子曰伯氏不出奚齊在廟子盍圖乎太子曰吾聞之羊舌大夫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爲敬敬順所安爲孝棄命不敬作令不孝又何圖焉且夫問父之愛而嘉其沒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棄安而圖遠于孝矣吾其止也公之優曰施通于驪姬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對曰蚤處之使其極夫人知

有極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驪姬曰吾欲爲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于申生其爲人也小心精潔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債可疾不忍人必自恐也辱之近行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優施曰知辱可辱可辱遷重若不知辱亦必不知固乘常矣今子內固而外寵且善不莫不信若外單善而內辱之無不遷矣且吾聞之甚精必愚精爲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施讒于申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三

四

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翟之廣莫于晉爲都晉之攸土不亦宜乎公說乃城曲沃太子處焉又城蒲公子重耳處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處驪姬既遠太子乃生之言太子由是得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將下軍以伐霍師未出士爲言于諸大夫曰夫太子君之貳也恭以侯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左之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于獻公曰夫太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



不可乎獻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  
下不亦可乎士為對曰下不可以貳上公曰何故對  
曰貳若體焉上下左右以相心自用而不他身之利  
也上貳代舉下貳代履周旋變動以役心目故能治  
事以制百物若下攝上與上攝下周旋不變以違心  
目其反為物用也何事能治故古之為軍也軍有左  
右闕從補之成而不知是以寡敗若以下貳上闕而  
不變敗弗能補也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章過數則  
有譽有譽則敵入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敵  
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大君其圖之公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三

四十一

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夫天子國之  
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公曰輕其所任雖危何  
害士為出語人曰天子不得立矣改其制而不患其  
難輕其任而不憂其危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  
也將以害之若其不克其因以舉之雖克與不無所  
避舉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君得其欲天子遠死  
且有令名為吳大伯不亦可乎天子問之曰子與之  
為我謀忠矣然吾聞之為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  
為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  
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大伯乎天子遂行克霍而反讒

言彌興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  
好仁而彊甚寬惠而慈于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  
于我必亂國夫無乃以國故而行彊于君君未終命  
而不沒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  
太子惠其民而不惠于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  
聞之外人之言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  
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眾以為親  
苟眾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以眾故不敢愛親眾况  
厚之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凡民利是生殺  
君而厚利眾眾孰沮之殺親無惡于人人孰去之尚

巧曼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三

四十一

愛君惑不釋也今夫以君為紂君紂有良子而先喪  
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于武王  
而其世不廢祀至于今吾豈知紂之善不哉君欲勿  
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  
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  
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  
親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  
以臨諸侯未沒而止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  
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于我必能害我夫政

能其所不

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臯落翟之朝夕，苛我邊鄙，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倉廩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蓋使之伐翟，以觀其果于衆也。與衆之信輯睦焉，若不勝翟，雖濟其辜可也。若勝翟，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翟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傲，倉廩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衣之偏裘之衣，佩之金玦。僕人贊聞之，曰：夫子殆哉！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不立，使之出征，先以觀之，故告之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害，其身必外危之危，自中起難哉！且是衣也，狂夫詛之衣也，其言曰：盡敵而反，雖盡敵，其若內讒何？申生勝翟而反，讒言作于中。君子曰：知微。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三 四三  
獻公使太子伐東山，里克諫曰：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釋申生也。公曰：行也，對曰：非故也。君行，太子居以監國，君行，太子從以撫軍也。今君居太子行，未有此也。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寡人聞之，立太子之道三身：鈞以年年同以愛愛，疑決之以卜筮，子無謀，吾父子之間，吾以此觀之。公不說，里克退見太子，太子曰：君

賜我偏衣，金玦何也？里克曰：孺子懼乎？衣躬之偏，而握金玦，令不偷矣。孺子何懼？夫為人子者，懼不孝，不懼不得且吾聞之，敬賢於請，孺子勉之乎？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太子遂行，狐突禦戎，先友爲右，衣偏衣而佩金玦，出而告先友曰：君與我，此何也？先友曰：中分而金玦之權在此行也。孺子勉之，狐突歎曰：以羸衣純而玦之以金，銑者寒甚矣，胡可恃也。雖勉之，敵其可盡乎？先友曰：衣躬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勉之而已矣。偏躬無慮，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至于稷桑，翟人出逆，申生欲戰，狄突諫曰：不可突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三 四四  
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社稷危，若惠於父而遠於死，惠於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況其危身於翟，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又有耳言焉。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諧在中矣。君故生心，蛇蝎諧焉，避之不若戰也。不戰而反我，臯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果戰敗，翟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聞不出。君子曰：善深謀。  
申生反自稷桑，處五年，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日吾固告君曰：得衆衆弗利焉，能勝翟今稷翟

之善其志益廣，狹突不順，故不出吾聞之，巾生甚好信而彊，又失言於衆矣。雖欲有退衆將責焉，言不可食，衆不可弭，是以深謀。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為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人編類纂 卷之百四十三 類 聖

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諉，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莫不殮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且而里克見丕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丕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丕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攜之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聞也。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彼有成矣，難以得聞。里克曰：往言不

可及，且人中心，唯無忘之，何可敗也？子將何如？丕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為我心，制不在我。里克曰：殺君以為廉，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抑撓志以從君，為廢人以自利也。方以求成人，吾不能將伏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見齊姜，必速祠而歸福。申生許諾，乃祭于曲沃，歸福于絳。公曰：驪姬受福，乃寘燭于酒，置董于肉，公至，召申生，獻公祭之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大肉，大斃，飲小臣酒，亦斃。公命殺杜原款，申生奔新城。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圍告于申生曰：款也不才，寡知不敏，不能教導，以至於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小心猶介，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故陷於大難，乃逮于讒，然款也不敢愛死，唯與讒人均是惡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反讒，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死不遷情，彊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怠君，敬也。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申生許諾。人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於君，是惡君也。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吾誰鄉而入？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羣，

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惡君，知不重困，勇不逃死，若

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知逃，然而惡君不仁

有罪不灰，無勇去而厚惡，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

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哭之，曰：有父，忍之。况國人

乎？忍父而求好人，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孰利

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驪姬退，申生乃雉經于

新城之廟，將死，乃使猛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

聽伯氏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

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

申生受賜以至於死，雖死何悔？是以謚為共君。驪姬

既殺太子申生，又譖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共君

之事，公令奄楚刺重耳，重耳逃于翟，令賈華刺夷吾，

夷吾逃于梁，盡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焉。始為令國無

公族焉。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四十四

左編

宗類

漢劉章賢

漢書有美

劉章高帝子齊悼惠王肥之子，哀王襄之弟也。孝惠六年，襄嗣立，明年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元以其兄子郿侯呂台為呂王，割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明年章入宿衛于漢，高后封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皆宿衛長安。高后七年，割齊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是歲，趙王友幽死，于邸三趙王既廢，高后立諸呂為三王，擅權用事。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常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乃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意。章曰：深耕耨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請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因罷酒，自是后諸呂憚章。

八編類纂

卷之百四十四

宗類

高后有勝力在武后上

公類

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  
 呂祿為上將軍呂王產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  
 威大臣欲為亂章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乃使人陰  
 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欲從中  
 與大臣為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齊王聞此  
 計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  
 相召平聞之乃發兵入衛王宮魏勃給平曰王欲發  
 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圖王固善勃請為君將  
 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勃既將以兵圍相  
 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遂自

殺呂產等遣大將軍賴陰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  
 乃謀曰諸呂舉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  
 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人喻齊王及  
 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  
 屯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  
 勃丞相平等誅之章首先斬呂產太尉勃等乃盡誅  
 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王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  
 皆曰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昉以呂氏故幾亂  
 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  
 君子長者且代王高帝子于今見在最為長于是大

臣乃謀迎代王而遣章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  
 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  
 章盡以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  
 立齊王故黜其功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  
 興居章與居意自以失職奪功歲餘章薨而匈奴大  
 入邊漢多發兵丞相灌嬰將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興  
 居以為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上聞之罷兵歸長安  
 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國除

漢劉德

劉德景帝子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河間王修學好古  
 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  
 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  
 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  
 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  
 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樂記孟子老子之屬皆  
 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  
 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于儒者山  
 東諸儒者從而遊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二雍  
 官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  
 中文約指明立二十六年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

野書與好士相聞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子部

五

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諡法曰聰明睿智曰獻宜諡曰獻王。

漢劉向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為輦郎既冠以行修飭擢為諫大夫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才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以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興神仙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書言神僊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為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宗類

四

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偽黃金繫當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于石渠復拜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為前將軍少傅周堪為諸吏光祿大夫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于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于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

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自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為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寢甚

向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甚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未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向遂上封事極諫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為中壘校尉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于經術晝誦書傳夜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宗類

五

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勃東井蜀郡岷山崩擁江向惡此異語在五行志懷不能已復上奏向自見得信于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于至誠上數欲用向為九卿輒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晉司馬承

司馬承字敬才宣帝弟魏中郎進之孫也元帝為晉王承制更封為譙王大興初加輔國將軍領左軍將

軍承屈官儉約家無別室尋加散騎常侍帝夜召承以王敦表示之曰敦頃年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于此將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難將作矣帝欲樹藩屏會敦表以宣城内史沈光為湘州帝謂承曰湘州南楚險固在上流之要控三州之會是用武之國也今以叔父屈之承行達武昌釋戎備見王敦敦與之宴欲觀其意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不能一割乎承以敦欲測其情故發此言敦果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此之不武何能為聽承之鎮時湘土荒殘公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六

私困敵承躬自儉約乘葦荑車而傾心撫綏敦恐其為已患詐稱北伐悉召承境船乘承知其姦計分半與之敦尋搆難遣參軍桓胤說承以劉隗專寵令便討擊請承以為軍司以軍期上道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人鮮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惟忠與義夫復何求便欲唱義而眾疑惑承曰吾受國恩義無有二府長史虞悺慷慨有志節謂承曰王敦屈分陝之任而一旦作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痛疾大正宗室藩屏寧可從其偽邪便宜電奮存亡以之于是與悺及弟前丞相掾望建昌太守王循衡陽太守

劉翼等共盟誓囚桓胤馳檄湘州指期至巴陵零陵太守尹奉首同義謀出軍榮陽于是一州之內皆同義舉乃使虞望討諸不服斬湘東太守鄭譚譚敦姊夫也敦遣南蠻校尉魏又等甲卒二萬以攻承承且戰且守待救于尹奉虞望而城池不固人情震恐或勸承南投陶侃又云可退居零桂承曰吾舉義眾志在死節寧偷生苟免為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其令百姓知我心耳初安南將軍甘卓與承書簡使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承答書曰足下若能捲甲電赴猶或有濟若其狐疑求我枯魚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七

肆矣兵聞拙速未觀巧遲足下勉之卓軍次渚口聞王師敗績停師不進又等攻戰日迫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又射以示承城內知朝廷不守莫不悵惋劉翼戰死相持百餘日城遂沒又檻送承荊州刺史王廣承敦首于道中害之時年五十九敦平詔贈車騎將軍

唐李石

李石字中玉高祖弟襄邑王神符五世孫元和中擢進士第辟李聽幕府從歷四鎮有材畧為吏精明聽每征伐必留石主後務入遷給事中累進戶部侍郎

判度支文宗惡李宗閔等以黨相排背公害政凡舊  
臣皆疑不用取後出孤立者欲懲刈之故李訓等至  
宰相訓誅死乃擢石以本官同平章事仍領度支方  
是時宦寺往往斥訓以折大臣石徐謂曰亂京師者  
訓注也然其進孰為之先士良等應縮不得對縉紳  
類以為彊是時宰相吏卒因內變多死詔江西湖南  
索募直助召士力石建言宰相左右天子教化若狗  
正忌私宗廟神靈尤當祐之雖有盜無害也有如挾  
姦自欺植權黨害正直雖加之防鬼得以誅無所事  
于召請直以金吾為衛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宰相

八

道路妄言兵且至京師謹走塵起百官或鞭而騎臺  
省吏稍稍遁去鄭覃將出石曰事不可知宜坐須其  
定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適人之所瞻  
不可忽也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里閭群無賴望南  
闕陰持兵伺變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衆立望仙門  
內使趨闕門君賞不從日入乃止當是時非石鎮靜  
君賞有謀幾亂

漢劉武

劉武以孝文二年立為代王孝文用賈誼策徙武王  
梁景帝初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

漢書

言曰千秋萬歲後傳于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  
內喜太后亦然其言三年吳楚齊趙七國反先擊梁  
棘壁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敖等  
為將軍以距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  
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畧與漢中分  
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  
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  
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于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  
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  
于平臺三十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九

警入言蹕擬于天子招致四方豪傑自山東游士莫  
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  
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  
弩弓數千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萬珠玉寶器多于  
京師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于關下  
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  
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  
門與漢宦官比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  
梁王為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于帝太后議格  
孝王不敢復言太后以關事事秘世莫知迺辭歸國



其年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迺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于是天子意梁，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于道，覆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官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安國皆泣諫。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是怨望于梁王。王恐，使鄒陽入長安，見后兄王信，說曰：「長君兄弟得幸于上，後官莫及，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袁盎事即窮竟，梁王即誅，太后無所發怒。切齒側目于貴臣，竊為足下危之。」長君曰：「為之奈何？」陽曰：「長君誠能為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于太后，太后厚德君入于骨髓，而長君之弟幸于兩宮，金城之固也。長君曰：『諾。』乘間入言之。帝怒稍解，時太后以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會田叔等治梁事來，還至霸昌，乃取火悉燒梁之獄詞，空手來見帝。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叔曰：『上毋以梁事為問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白太后。』曰：『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獨在幸臣羊勝之屬為之。』耳謹已伏誅，死梁王無恙。」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宗類 十一

此句是鐵

也。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于長公主園。漢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屈，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于是梁王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疎王，不與同車輦矣。後復入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比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孝王死，實太后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宗類 十二

帝哀懇，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為帝一餐。孝王未死時，財以鉅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魏曹植

曹植操子，以太和間封陳思王。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初文帝時，諸侯王

皆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各有老兵百餘人以爲守衛隔絕千里之外不聽朝聘爲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雖有侯之號而儕于匹夫皆思爲布衣而不能得法既峻切諸侯王過惡日聞獨北海王袞謹慎好學未嘗有失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王舉措有過當奏有義亦宜以聞遂其表稱陳袞聞之大驚懼責謂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所以爲益也孫盛曰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術違敦穆之風

八編類纂

卷百四十四

三

昔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伴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陋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且魏之伐漢非積德之由風澤旣微六合未一而彫剪枝幹委權異俗勢同鹿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之典六代興亡曹同論之詳矣

魏曹幹

曹幹操子以太和六年改封趙王幹母有寵于操及不爲嗣幹母有力丕臨終有遺詔是以明帝常加恩意青龍二年私通賓客爲有司所奏賜幹璽書誠誨

之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著大車惟塵之誠

自太祖受命創業深觀治亂之源鑒存亡之機初封諸侯訓以恭慎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常稱馬援之遺誠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夫豈以此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傷害之悔耳高祖踐祚祗慎萬機申著諸侯不朝之令朕感詩人棠棣之作嘉采菽之義亦緣詔文曰若有詔得請京都故命諸王以朝聘之禮而楚中山竝犯交通之禁趙宗戴捷咸伏其辜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歐壽張吏有司舉奏朕裁削縣令有司以曹纂王

八編類纂

卷百四十四

三

喬等因九族時節集會王家或共時皆違禁防朕惟王幼少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崇恩禮延平後嗣况近在王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能無過已詔有司宥王之失叔父茲率先聖之典以纂乃先帝之遺命戰戰兢兢靖恭厥位稱朕意焉

宋劉彧

劉彧文帝子也初封湘東王武帝崩廢帝子業即位更部尚書蔡興宗親奉璽綬帝無戚容興宗出告人曰昔魯昭不哀叔孫知其不終家國之禍其在此乎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

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已丑太后  
殂廢帝幼而狽暴及即位始猶難太后大臣戴法興  
等太后既殂帝年漸長遂賜法興死尚書右僕射丹  
陽尹顏師伯驕奢浮恣為衣冠所疾以為尚書左僕  
射吏部尚書王景文為右僕射分其權任師伯始思  
初武帝多猜忌武帝殂太宰義恭等皆相賀曰今日  
始免橫死矣甫過山陵義恭與柳元景顏師伯等聲  
樂酣歌不捨晝夜帝內不能平既殺戴法興諸大臣  
各不自安于是元景師伯密謀廢帝立義恭元景以  
其謀告沈慶之慶之與義恭素不厚又師伯常專斷

八編類纂

卷百四十四

宗類

十四

朝事不與慶之參懷慶之恨之乃發其事帝自帥羽  
林兵討義恭殺之并其四子元景下車受戮容色恬  
然并其八子六弟及諸姪獲顏師伯于道殺之并其  
六子遣使誅湘州刺史江夏世子伯禽自是公卿以  
下皆被捶曳如奴隸矣初帝在東宮武帝欲廢之而  
立新安王子鸞侍中袁顛盛稱太子好學乃止既誅  
群公欲引進顛任以朝政遷為吏部尚書尚書左丞  
徐爰時殿省舊人多見誅逐惟爰巧于將迎廢帝待  
之益厚帝每出常與沈慶之及帝妹山陰公主同遊  
爰亦預焉帝誅何邁量慶之必當入諫先閉青溪諸

橋以絕之慶之聞果往不得進而還帝乃使慶之從  
兄子直閣將軍攸之賜慶之燕慶之不肯飲攸之以  
被揜殺之時年八十慶之子侍中文叔欲亡恐如太  
宰義恭被支解謂其弟中書郎文季曰我能死爾能  
報遂飲慶之之藥而死文季揮刀馳馬而去追者不  
敢逼遂得免帝詐言慶之病薨贈侍中太尉諡曰忠  
武公葬禮甚厚帝畏忌諸父恐其在外為患皆聚之  
建康拘于殿內歐捶陵曳無復人理湘東王或建安  
王休仁山陽王休祐文帝諸子也皆肥壯帝為竹籠  
盛而稱之以或尤肥謂之豬王謂休仁為殺王休祐

八編類纂

卷百四十四

宗類

十五

為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惡之常錄以自隨東海王禕  
性凡劣謂之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尚少  
故並得從容嘗以木槽盛飯并雜食攪之掘地為坑  
實以泥水裸或內坑中使以口就槽食之用為歡笑  
前後欲殺三王以十數帝又以太祖世祖在兄弟數  
皆第三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亦第三故惡之因何  
邁之謀遣左右朱景雲送邁賜子勛死景雲至益口  
停不進子勛與籤謝道邁聞之馳以告長史鄧琬泣  
涕請計琬曰身南土寒土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  
豈得惜門戶百口期當以死報効幼主昏暴社稷危

殆雖曰天子事猶獨夫今便指帥文武直造京邑與  
群公卿士廢昏立明耳琬稱子助教令所部戒嚴子  
勛戎服出聽事集僚佐論之錄事參軍陶亮首請効  
死前驅衆皆奉旨乃以亮爲諮議參軍領中兵總統  
軍事遣將軍帥五百人斷大雷禁絕商旅及公私使  
命遣使上諸郡民丁收斂器械旬日之內得甲士五  
千人出屯大雷于兩岨築壘移檄遠近帝召諸妃主  
列于前彊左右使辱之南平王鑠妃江氏不從帝怒  
殺妃三千鞭江氏一百先是民間訛言湘中出天子  
帝將南巡荆湘二州以厭之明日欲先誅湘東王或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宗類 六  
然後發初帝既殺諸公恐群下謀已以直閣將軍宗  
越譚金童太一沈攸之等有勇力引爲爪牙賞賜美  
人金帛充牣其家越等久在殿省衆所畏服皆爲帝  
盡力帝恃之益無所憚左右宿衛之士皆有異志而  
畏越等不敢發時三王久幽不知所爲湘東王或主  
衣阮佃夫內監王道隆學官令臨淮李道兒及帝左  
右淳于文祖等陰謀弑帝帝以立后故假諸王閣人  
或左右錢籛生亦在中或密使候帝動止先是帝遊  
華林園竹林堂使官人保相逐一人不從命斬之夜  
夢在竹林堂有女子罵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

矣帝于宮中求得一人似所夢者斬之又夢所殺者  
罵曰我已訴上帝矣于是巫覡言竹林堂有鬼是日  
晡時帝出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會稽公  
主並從湘東王或獨在秘書省不被召益憂懼帝素  
惡主衣壽寂之見輒切齒阮佃夫以其謀告寂之及  
外監典事朱幼細鎧主姜產之細鎧將王敬則中書  
舍人戴明寶寂之等聞之皆響應豫約勒內外使錢  
藍生密報休仁休祐時帝欲南巡腹心宗越等並聽  
出外裝束唯隊主樊僧整防華林閣柳光世與僧整  
鄉人因密邀之僧整即受命凡同謀十餘人阮佃夫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宗類 七  
慮力少不濟更欲招合壽寂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  
人其夕帝悉屏侍衛與群巫及綵女數百人射鬼于  
竹林堂事畢將奏樂壽寂之前入姜產之次之淳于  
文祖等皆隨其後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佑曰事作  
矣相隨奔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綵女  
皆逃走帝亦走大呼寂之者三寂之追而殺之宣令  
宿衛曰湘東王受太皇太后令除往主今已平定殿  
省惶惑未知所爲休仁就秘書省見湘東王卽稱臣  
引升西堂登御座召見諸大臣于時事起倉卒王失  
履蹠至西堂猶著烏帽坐定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

之令備羽儀，雖未即位，凡事悉稱令書施行。宣太皇太后令，數廢帝罪惡，命湘東王纂承皇極。及明宗越等始入，湘東王撫接甚厚。廢帝母弟豫章王子尚、頑，恃有兄風，湘東王以太皇太后令賜子尚及會稽公主死。建安王休仁等始得出居外舍。廢帝猶橫尸太醫閣口，蔡興宗謂右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乃葬之秣陵縣南。」初，湘東王母沈婕妤蚤卒，路太后養之，王事太后甚謹。太后愛王亦篤。王既弑廢帝，欲慰太后心，下令以太后弟子休為黃門侍郎，茂之為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宗類

六

中書侍郎，論功行賞，壽寂之等十四人皆封縣侯。縣子，十二月庚申朔，以東海王禕為中書監，進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癸亥，以建安王休仁為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為南徐州刺史，丙寅，湘東王即位。大赦改元，其廢帝時昏制謬封一切刊削。宗越譚金童太一等，雖為上所撫接，內不自安，上亦不欲使居中，從容謂之曰：「卿等遭罹暴朝，勤勞日久，應自得養之地，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聞之皆相顧失色，因謀作亂，以告沈攸之。攸之以聞，上收越等下獄死。攸之復

入直閣，江州佐史得上所下令書，皆喜。共造鄧琬曰：「暴亂既除，殿下又開黃閣，實為公私大慶。」琬以子勛次居第三，又尋陽起事，同符世祖，謂事必有成，取令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閣是吾徒事耳。」又繕治器甲，徵兵四方。豫州刺史袁顛至襄陽，即詐稱太后令，使其起兵建牙，馳檄奉表，勸子勛即大位。春正月，宋中外戒嚴，以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江州刺史王玄謨副之，以沈攸之為尋陽太守，將兵屯虎檻。鄧琬詐稱受路太后璽書，帥將佐上尊號于子勛。子勛即位，改元義嘉。四方貢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宗類

七

唯丹陽淮南數郡，而東兵又已至永世，時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兗州刺史殷孝祖帥兵還建康，人情少安，乃假孝祖節督前鋒，遣向虎檻分兵，遣山陽王休佑討豫州。巴陵王休若討會稽。二月，遣殿中御史吳喜將精兵克義興，劉延熙赴水死。御史王道隆攻拔晉陵，孔操與王曇生、顧琛皆棄郡奔會稽。喜引兵向會稽，斬孔顛及操，送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至建康，貶松滋侯。鄧琬、鄧閻貪吝，賣官鬻爵，士民忿怨。琬遣孫冲之帥薛常寶等萬人為前鋒，據赭圻。冲之啟子勛曰：「舟楫已辦，器械亦整，便欲沿流直取白下，願速遣

衆軍兼行相接于助乃以陶亮統五州兵合二萬人俱下亮不敢進屯兵鵲洲殷孝祖負其誠節陵轢諸軍將臺軍有親屬在南者悉欲推治由是人情乖離沈攸之內撫將士外諸群帥衆並賴之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相謂殷統軍可謂死將矣與賊交鋒而自標若此若以十人射之欲不斃得乎及攻赭圻孝祖果中流矢而死人情震駭並謂攸之當代爲都督時休仁遣江方興等赴赭圻明日方興帥諸軍進戰大破南軍拔湖白二城詔以攸之督前鋒陶亮大懼召冲之還鵲尾留薛常寶守赭圻時軍旅大起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三

流兵疆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遑糧運艱阻此制賊之奇也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遠下流洄洑船必迫岸又有潢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人不能過衝要之地莫出于此沈攸之以爲然乃選戰士七千輕舸二百配之興世沂流上而復下如是累日興世潛遣其將黃道標帥七十舸徑趣錢溪立營寨明日引兵據之胡目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曰賊來尚遠氣盛而矢驟驟易盡盛易衰不如待之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洄洑與世命任農夫等帥壯士擊之衆軍繼進胡敗走八月濃湖軍乏食鄧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進胡欲復攻錢溪既而曰吾少習步戰未聞水闘若步戰恒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關正在三十人中此非萬全之計吾不爲也乃託疾不進遣百舸攻興世興世擊破走之顓怒胡不戰謂曰糧運艱塞當如此何胡乃遣兵步趣南陵載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舫豎榜爲城規欲突過至貴口不進興世遣兵擊之進逼胡營胡不能制遂遁去顓亦竟走休仁勒兵入其營納降卒十萬顓至鵲頭爲人所殺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三

鄧玠憂惶無計。子助將張悅稱疾呼玠計事。令左右伏甲帳後。以索酒為約。玠至。悅問計。玠曰：「正當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悅曰：「今日寧可賣殿下以求活邪？」因呼酒伏發。斬玠。單舸齎首詣休仁。降蔡那之子道淵繫尋陽。作部脫鎖入城。因子助攸之。諸軍至。斬之。傳首建康。時年十一。初宋王為諸王。寬和有令譽。獨為世祖所親。即位之初。義嘉之黨多蒙寬宥。隨才引用。有如舊臣。及晚年更猜虐。好鬼神。多忌諱。左右忤意。往往剝削。淮泗用兵。府藏空竭。百官絕祿。而奢費過度。每造器用。必為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

八編類纂

卷首四四

宋

三

上素無子。密取諸王姬有孕者。內宮中生男。則殺其母。使寵姬子之。至是寢疾。以太子幼弱。深忌諸弟。晉平王休祐。剛狠數忤旨。宋主積不能平。因其從出射雉。陰遣壽寂之等拉殺之。揚言落馬。賜葬如禮。既又忌寂之勇健。亦殺之。建康民間訛言。荆州當出天子。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貴相。宋主召為南徐州刺史。休若憂懼。將佐亦謂還朝。必不免禍。叅軍王敬先曰：「荆州帶甲十萬。地方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姦臣。下可以保境土。全一身。孰與賜劍耶？」弟使臣妾飲泣。而不敢葬。平休若素謹畏。偽許之。敬先出使。執之以白。

宋主而誅之。建安王休仁益不自安。宋王亦疾。嬖臣楊運長等慮宋主晏駕。休仁秉政。贊成之上。疾嘗暴甚。內外莫不屬意于休仁。主書以下皆往東府訪休仁。所親信。預自結納。其或在直不得出者。皆恐懼。上聞愈惡之。于是召休仁入宿尚書省。即遣人齎藥賜死。休仁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邪？孝武以誅鋤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為爾宋祚其得久乎？」宋主慮有變。力疾乘輿出端門。休仁死。乃入下詔稱休仁謀反。思罪引決降。為始安縣王。聽其子伯融襲封。宋主與休仁素厚。雖殺之。常痛念之。因流涕不自勝。休若至京。

八編類纂

卷首四四

宋

三

口。聞建安王死。益惡。宋主以休若和厚。能得物情。恐其將來傾奪。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欲徵入朝。又恐猜駭。乃以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為南徐州刺史。以休若為江州刺史。手書慰勸。召若使赴。七月七日宴。及至。賜死。復以休範刺江州。時宋主之弟俱盡。惟休範以人材凡劣。不見忌。故得全。荅梧王立休範舉兵。蕭道成擊斬之。

齊蕭鸞

附諸王

明帝蕭鸞高帝兄子也。封西昌侯。鸞性辯慧。美容止。善應對。哀樂過人。世祖由是愛之。而矯情飾詐。陰

懷恩鄙與左右群小共衣食曰臥起始為南郡王從竟陵王子良在西州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王密就富人求錢無敢不與別作鑰鈞夜開西州後閣與左右至諸營署中淫宣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相謂曰若言之二官則其事未易若干營署為異人所歐及犬物所傷豈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嗣年各七十餘生寧足吝邪後日間二人相繼自殺二官不知也所愛左右皆逆加官爵疏于黃紙使襄盛帶之許南面之日依此施行侍太子疾其居喪憂容號發見者嗚咽裁還私室即歎笑酣飲常令女巫楊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宗廟

三

氏禱祝速求天位及太子卒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既為太孫世祖有疾又令楊氏禱祝時何妃猶在西州世祖疾稍危太孫與何妃書紙中央作一大喜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統之侍世祖疾言發淚下世祖以為必能負荷大業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措意五年外勿復委人若自作無成無所多恨臨終執其手曰若憶翁當好作遂殂大歛始畢悉呼世祖諸伎備奏樂即位十餘日即收王融下廷尉使中丞孔稚珪奏融險躁輕狡招納不逞誹謗朝政融求援于竟陵王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于獄賜死昌

隆元年子良卒薛林常慮子良有異志及卒甚悅建武元年西昌侯鸞將謀廢立呼鎮西叅軍蕭衍與同謀荆州刺史隨王子隆性溫和有文才鸞欲徵之恐其不從衍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既無智謀之士爪牙惟仗司馬垣歷生武陵太守卞白龍耳二人惟利是從若陷以顯職無有不來隨王止須折簡耳鸞從之徵歷生為太子左衛率白龍為游擊將軍二人並至續召子隆為侍中豫州刺史崔慧景高武舊將鸞疑之以蕭衍為寧朔將軍戍壽陽慧景懼白服出迎衍撫安之帝所幸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朱隆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宗廟

三五

直閣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宦者徐龍駒等自山陵之後即與諸人微服遊走市里好于世宗崇安陵隧中擲塗賭跳作諸鄙戲極意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世祖取錢上庫五億萬齊庫亦出三億萬薛林即位未暮歲所用垂盡入主衣庫令何后及寵姬以諸寶器相投擊破之用為笑樂悉于世祖幸姬霍氏更其姓曰徐政事大小皆決于西昌侯鸞鸞數諫爭帝多不從心忌鸞欲除之以尚書僕射鄒陽王鐸為世祖所厚私謂鐸曰公聞鸞于法身鐸林小字如何鐸素和謹對曰臣鸞于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皆年少朝



廷所賴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為慮帝還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既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何后亦淫泆私于帝左右楊珉與同寢處如伉儷又與帝相愛狎故帝恣之迎后親戚入宮以耀靈殿處之西昌侯鸞遣蕭坦之入奏誅珉何后流涕覆面曰楊郎好年少無罪何可枉殺坦之附耳語帝曰外間並云楊珉與皇后有情事彰遐邇不可不誅俄勅原之已行刑矣鸞又啟誅徐龍駒帝亦不能違而心忌鸞益甚衛侯蕭謙東官直閣蕭坦之見帝狂縱日甚無復悛改恐禍及已乃更回意附鸞勸其廢立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宗類 五

隱為鸞耳目帝不知覺也周本叔常翼單刀二十口自隨出入禁闈門衛不敢訶每語人曰周郎刀不識君鸞忌之使蕭謙蕭坦之說帝出奉叔為外援以奉叔為青州刺史曹道剛為中軍司馬奉叔辭畢將之鎮部伍已出鸞與蕭謙稱勅召奉叔于省中歐殺之鸞既殺奉叔并收珍之龍駒等殺之而尼媪外入者頗傳異語中書令何胤以后之從叔為帝所親使直殿省帝與胤謀誅鸞令胤受事胤不敢當依違諫說帝意復止乃謀出鸞于西州中勅用事不復關咨于鸞是時蕭謙蕭坦之握兵權左僕射王晏總尚書事

謀密召諸王典義約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謀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鸞以其謀告王晏晏聞之響應又告丹陽尹徐孝嗣孝嗣亦從之驃騎錄事南陽樂豫謂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托付之重恐不得同入此舉人笑褚公至今齒冷孝嗣心然之而不能從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謀未能發時始與內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皆內遷謙欲待二人至籍其勢力以舉事鸞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謙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宗類 五

若不就事無所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正應作餘計耳謙惶遽從之壬辰鸞使蕭謙先入言遇曹道剛及中書舍人朱隆之皆殺之直後徐僧亮盛怒大言于衆曰吾等荷恩今日正宜死報又殺之鸞引兵自尚書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于上比入門三失履王晏徐孝嗣蕭坦之陳顯達王廣之沈文季皆隨其後帝在壽昌殿聞外有變猶密為手勅呼蕭謙又使閉內殿諸房間俄而謙引兵入壽昌閣帝走趨徐姬房拔劍自刺不入以帛纏頸與即出延德殿謙初入殿宿衛將士皆操弓楯欲拒戰謙謂之曰所取自

一馬... 丹... 7 ...

有人卿等不須動宿衛素隸服于謀皆信之及見帝出各欲自奮帝竟無一言行至西弄殺之真尸出殯徐龍駒宅葬以王禮徐姬及諸嬖佞皆伏誅鸞既弒帝欲作太后令徐孝嗣于袖中出而進之鸞大悅癸巳以太后令追廢帝為鬱林王又廢何后為王妃迎立新安王昭文即帝位時年十五歲以鸞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大赦改元延興以始安王遙光為南郡太守不之官遙光鸞之兄子也鸞有異志遙光贊成之凡大誅賞無不預謀戊申以中書郎蕭遙欣為兗州刺史遙欣遙光之弟也鸞欲置親黨故用之鸞逐高武子孫子懋等數十人自為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進爵為宣城王鸞繼謀大統多引朝廷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朓心不願乃求出為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淪為書曰可謂力飲此勿豫人事海陵在位起居飲食諮宣城王而後行嘗思食蒸魚菜太官令答無公命竟不與辛亥鸞以太后令即位降封帝為海陵王尚書虞綜稱疾不陪位帝以綜舊人欲使參佐命使王晏以廢立事示綜綜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贊維新乎不敢聞命因慟哭朝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宗類

美

議欲殺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上詐稱海陵恭王有疾數遣御史瞻視因而隕之鄱陽王蕭鏘高帝第七子也明帝鎮東府威權稍異鏘每往明帝屣履至車迎鏘語及國家言淚俱下鏘以此推信之而宮臺內皆屬意于鏘勸令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朓說鏘及隨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二王夾輔號令衆等閉城門上伏誰敢不同宣城公政當投井求活豈有一步動哉東城人政共縛送耳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難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武帝時舊人詣鏘請問叩頭勸鏘立事鏘命駕入復回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典籤知謀告之數日明帝遣二千人圍鏘宅害鏘謝朓等皆見殺凡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圍宅或斧斫開排墻叫譟而入家財見封籍焉桂陽王蕭鏘高帝第八子也為中書令時鄱陽王鏘好文章鏘好名理人稱為鄱桂鏘清羸有冷疾常枕臥武帝臨視賜牀帳衾褥性理偏甚遇其賞與則詩酒連日情有所廢則兄弟不通鄱陽王見害鏘遷開府儀同三司不自安至東府見明帝及出處分存亡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宗類

三七

之計謂侍讀山棕曰吾前觀王見王流涕嗚咽而鄆陽隨見即誅今日見王王又流涕而有愧色其在吾邪其夜三更中兵至見害

江夏王蕭鋒高帝十一子也十歲能屬文武帝時藩邸嚴急諸王不得讀異書五經之外唯得看孝子圖而已鋒乃密遣人于市里街巷買圖籍暮月之間殆將備矣好琴書益亦天性嘗見明帝言次及遙光才力可委之意鋒答曰遙光之于殿下猶殿下之于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明帝失色鋒有武力明帝殺諸王鋒與書詰責左右不為通明帝深憚之不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宗類

一

宗類

敢于第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防勒鋒以手擊却數人皆應時倒地遂逼害之江敦聞其死流涕曰

芳蘭當門不得不鋤其修柏之賦乎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四十五

左編

宗類

漢劉襄

梁平王劉襄孝王孫共王子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曰任后任后甚有寵于襄初孝王有寵尊直千金戒後世善寶之母得以與人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母得以尊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自恣任后絕欲得之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又王及母陳太后事李太后多不順有漢使者來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太后啼呼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尹霸等姦亂王與任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疾薨又不待喪元朔中睢陽人犴反人辱其父而與睢陽太守客俱出同車犴反殺其警車上亡去睢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迺上變告梁王與大母爭尊狀時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吏書聞天子下使檢問有之公卿治奏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五

宗類

一

宗類

以為不孝請誅王及陳太后天子曰首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無以輔王故陷不諛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王太后湯沐成陽邑梟任后首于市申郎胡等皆伏誅梁餘尚有入城襄薨五傳至立嗣鴻嘉中太傅輔奏立一日至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毋得出宮盡出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府毋得以金錢財物假賜人事下丞相御史請許奏可後數復歐傷郎夜私出官傳相連奏坐削或千戶或五百戶如是者數焉荒王女弟園子為立舅任寶妻寶兄子昭為立后數過寶

八編類纂

卷一四五

二

飲食報寶曰我好翁主欲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為遂與園子姦積數歲永始中相禹奏立對牛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天子由是寢而不治居數歲元延中立復以公事怨相掾及睢陽丞使奴殺之殺奴以滅口凡殺三人傷五人手歐郎吏二十餘人上書不拜奏謀殺死罪囚有司請誅上不忍削立五縣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即訊至移書傳相中尉元始中立坐于平帝外家中山衛氏交通新都侯王莽奏廢立為庶人

徙漢中立自殺

漢劉非

江都易王劉非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以軍功賜天子旗元光中匈奴大入漢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豪傑驕奢甚二十七年薨子建嗣建為太子時邯鄲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建聞其美私呼之因留不出蚡宣言曰子適與其父爭妻建使人殺蚡蚡家上書下廷尉考會赦不治易

八編類纂

卷一四五

三

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召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凡十人與姦建女弟徵臣為蓋侯子婦以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建異母弟定國為淮陽侯易王最小子也其母幸立之具知建事行錢使男子茶恬上書告建淫亂不當為後事下廷尉廷尉治恬受人錢財為上書論棄市而建罪不治後數使使至長安迎故臣曾恭王太后聞之遣徵臣書曰國中口語藉藉甚無復至江都後建使謁者吉請問共太后太后泣謂吉歸以吾言謂而王王前事漫漫今當自謹獨不聞燕齊事乎言吾為而王泣也吉歸致太后語建大怒繫吉

斥之建遊章臺宮令四女子乘小船建以足蹈覆其船四人皆溺二人死後遊雷波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覆兩郎溺攀船乍見乍沉臨觀大笑令皆死官人姬八子有過者輒令羸立擊鼓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髡鉗以鈇杵舂不中程輒掠或縱狼令齧殺之建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彊令官人羸而四據與羝羊及狗交專為淫虐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望漢廷使者即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死建亦頗聞淮南衡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

宗類

四

山陰謀恐一日發為所并遂作兵器號王后父胡應為將軍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騎射號曰靈武君作治黃屋蓋刻皇帝璽鑄將軍都尉金銀印作漢使節二十綬千餘其置軍官品員及拜爵封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遣人通越繇王閩侯遺以錦帛奇珍繇王閩侯亦以建荃葛珠璣犀甲翠羽蟬能奇獸數通使往來約有急相助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連及建建使人多推金錢絕其獄建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戴天子旗出積數歲事發覺漢遣丞相長史與江都相雜案索得兵器璽綬節反具有司請捕誅建

制曰與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當以謀反誅有詔宗正廷尉即問建建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六年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絕

漢劉越

劉越以孝景中二年封廣川王詔曰廣川惠王于朕為兄朕不忍絕其宗廟其以惠王孫去為廣川王去即繆王齊太子也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以為后去嘗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衷中亦答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答問昭平不服以鐵鉞鉞之彊服乃會諸姬去以劍自擊地餘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

宗類

五

令昭信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宜泄口復絞從婢三人去立昭信為后幸姬陶望卿為修靡夫人主繒帛崔修成為明貞夫人主永巷昭信復譜望卿去曰若數惡望卿不能減我愛設聞其淫我亨之矣後昭信謂去曰前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裼傳粉其旁又數出入南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善伺之昭信即誣言望卿歷指郎吏臥處具知其主名又言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處其身更擊之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殺并死昭信出之椽杙其陰中割其鼻唇斷其舌與去共

漢之為書  
如此

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召諸姬皆臨觀  
連日夜靡盡復共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  
飲昭信復譖之曰榮姬視瞻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  
為去刺方領繡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死笞  
問愛自誣與璧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坐剖兩  
股銷鉛灌其口中愛死支解以棘埋之諸幸于去者  
昭信輒譖殺之凡十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長壽宮中  
昭信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王諸姬淫亂難禁請  
閉諸姬舍門無令出放使其大婢為僕射王永巷盡  
封閉諸舍上齋于后非大置酒召不得見獨昭信兄  
子初為乘華夫人得朝夕見昭信與去從十餘奴博  
飲遊敖初去年十四五事師受易師數諫正去去益  
大逐之內史請以為掾師數令內史禁切王家去使  
奴殺師父子不發覺後去數置酒令倡俳贏戲坐中  
以為樂相彊幼繫倡闖入殿門奏狀事下考案倡辭  
本為王教修靡夫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  
去對皆淫亂自殺會赦不治望卿前烹煮即取他死  
人與都死并付其母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數號哭求  
死昭信令奴殺之奴得辭服本始三年相內史奏狀  
具言赦前所犯天子遣大鴻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五

六

六

尉正雜治鉅鹿詔獄奏請逮捕去及后昭信制曰王  
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下獄辭服有司復請誅王  
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以為  
去悖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烹煮生剖剝人距師之  
誅殺其父子凡殺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  
節絕理其十五人在赦前大惡仍重當伏顯戮以示  
眾制曰朕不忍置王于法議其罰有司請廢勿王與  
妻子徙上庸奏可與湯沐邑百戶去道自殺昭信棄  
市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五

七

七

漢劉旦  
劉旦武帝子以元狩六年封燕王旦壯大就國為人  
辯畧博學經書雜說好星歷數術倡優射獵之事招  
致游士及衛太子敗旦自以次第當立上書求其宿  
衛上怒下其使獄後坐藏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  
三縣帝由是惡旦後遂立少子為太子帝崩太子立  
是為孝昭帝賜諸侯王璽書且得書不肯哭曰璽書  
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  
長安以問禮儀為名王孺見執金吾廣意問帝崩所  
病立者誰子年幾歲廣意言待詔五祚官官中謹言  
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為帝年八九歲葬時不出臨

歸以報王王曰上棄群臣無語言益主又不得見其  
 可恠也復遣中大夫至京師請立武帝廟郡國奏報  
 聞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王錢三千萬益封萬  
 三千戶旦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  
 王子劉長齊孝王孫劉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  
 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于是為旦命令群臣群  
 臣皆免冠謝郎中成軫謂旦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  
 索不可坐而得也大王一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從  
 大王旦曰前高后時偽立子弘為皇帝諸侯交手事  
 之八年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不知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

八

非孝惠子也我親武帝長子反不得立上書請立廟  
 又不聽立者疑非劉氏即與劉澤謀為姦書言少帝  
 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專行郡國  
 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淄與燕王俱起旦遂招  
 來郡國姦人賦歛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  
 建旌旗鼓車旄頭先歐郎中侍從者著貂羽黃金附  
 蟬皆號侍中旦從相中尉以下勒車騎發民會圍大  
 獵文安縣以講士馬須期日即中韓義等數諫旦且  
 殺義等凡十五人會餅侯劉成知澤等謀告之青州  
 刺史雋不疑不疑收捕澤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

連引燕王有詔勿治而劉澤等皆伏誅益封餅侯父  
 之且錫鄂邑蓋長公主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霍光  
 爭權有隙皆知旦怨光即私與交通且遣孫縱之等  
 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賂遺蓋主上官桀及御  
 史大夫桑弘羊等皆與交通數記疏光過失與旦令  
 上書告之桀欲從中下其章旦聞之喜上疏臣旦願  
 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之變是時昭帝年十四覺其  
 有詐遂親信霍光而疏上官桀等桀等因共謀殺光  
 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旦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  
 為王外連郡國豪傑以千數令群臣皆裝會蓋主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

九

人父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丞相賜而書部中  
 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左將軍桀等皆伏誅會天子  
 使使者賜燕王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子建立子弟  
 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  
 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  
 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鄴曹灌擣劔挫鋒從高皇帝懇  
 奮除害耘鉏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  
 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  
 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  
 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

疏。疏其所親。有悖逆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耐。見高祖之廟乎。且得書以符璽。屬醫工長謝相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即以綬自絞。后夫人隨且自殺者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為庶人。賜且謚曰刺王。

漢劉胥

劉胥武帝子。封廣陵王。始昭帝時。胥見上少年無子。有覬欲心。而楚地巫鬼。胥迎文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言。吾必令胥為天子。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會昭帝崩。胥曰。女須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五

十

良巫也。殺牛塞禱。及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寢信。女須等數賜予錢物。宣帝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又胥女為楚王延壽后弟婦。數相餽遺。通私書。後延壽坐謀反誅。辭連及胥。有詔勿治。賜胥黃金前後五千斤。它器物甚眾。胥又聞漢立太子。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矣。乃止不詛。後胥子南利侯寶坐殺人奪爵。還歸廣陵。與胥姬左修姦事發覺。繫獄棄市。相勝之奏奪王射陂。薄田以賦貧民。奏可。胥復使巫祝詛如前。胥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正赤。葉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有

鼠晝立舞庭中。胥謂姬南等曰。棗水魚鼠之性。甚為可惡也。居數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案驗。胥惶恐。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即訊胥。謝曰。罪死有餘。誠皆有之。事久遠。請歸思念。具對。胥既見使者。還置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飲。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鼓瑟歌舞。左右悉更涕泣。奏酒至。鸚鵡鳴。時罷。胥謂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即以綬自殺。死。及八子郭昭君等二人皆自殺。天子加恩赦王諸子皆為庶人。賜謚曰厲王。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五

十一

漢劉宇

劉宇。宣帝子。甘露二年。立為東平王。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姦犯法。上以至親。貴弗罪。傳相連坐。久之。事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求守杜陵園。上于是遣大中大夫張子矯奉璽書勅諭之。曰。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于孝。尊尊之義。莫大于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于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脩有關。本朝不和。流言紛紛。謗自內興。朕甚惜焉。為王患之。朕惟



子之春秋方剛。忽于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納。故臨遣太中大夫于驕。諭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其深惟孰思之。無違朕意。又特以璽書賜王。太后曰。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王太后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于和睦。患咎之首。莫大于內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加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驚忽臣下。不自它于太后。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惟聖人乎。傳曰。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昔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

宗類

十三

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毋求備于一人。夫以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况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以貫之後。宜不敢。王太后強餐。止思。念慎疾自愛。宇慚恐。因使者頓首謝死罪。願灑心自改。詔書又勅傳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于耆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于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宇立二十年。元帝崩。宇謂中謁者信等曰。漢

大臣議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以為我知文法。建欲使我輔佐天子。又姬胸膈故親幸。後疏遠。數歎息呼天。宇聞。斥胸膈為家人。子埽除永巷。數笞擊之。胸膈私疏宇。過失數令家告之。宇覺。知絞殺胸膈。有司奏請逮捕。有詔削樊亢父二縣。後三歲。天子詔有司曰。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關。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于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後年。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

宗類

十三

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恠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傳相皆儒者。且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留意。諸益于經術者。不愛于王。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立。三十三年。薨于雲嗣。哀帝時。無墮

1401203 冊 4 頁 8 2 1 3

危山上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匏瓠山石轉立，雲及后謁，自至石所祭，治石象，瓠山立石束倍草，并祠之。建平三年，息夫躬孫寵等共因幸臣董賢告之。是時哀帝被疾，多所惡事，下有司逮王后謁，下獨驗治言，使巫傳恭婢合懽等祠祭，詛祝上為雲求為天下，雲又與知災異者高尚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雲當得天下，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棄市。

### 漢劉欽

劉欽，宣帝子也。元康三年，封為淮陽王，母張婕妤有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五

宗族

古

寵于宣帝，霍皇后廢後，上欲立張婕妤為后，久之，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迺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迺立長陵王婕妤為后，令母養太子，后無寵，希御見，唯張婕妤最幸，王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太子寬仁，喜儒術，上數嗟嘆，憲王曰：「真我子也。」嘗有意欲立張婕妤與憲王，然思太子起于細微，上少依倚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太子蚤，失母故，弗忍也。久之，上以故丞相韋賢子玄成陽狂，讓侯兄經明行高，稱于朝廷，乃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以推讓之，臣由是太子遂安。宣帝崩，元帝即

位，乃遣憲王之國。時張婕妤已卒，憲王有外祖母舅張博兄弟三人，歲至惟陽，見親，輒受王賜。後王上書請徙外家張氏于國，博上書願留守墳墓，獨不徙，王恨之。後博至淮陽，王賜之少，博言負責數百萬，願王為償，王不許，博辭去。令弟光恐王云：「王遇大人益解，博欲上書為大人乞骸骨去。」王迺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還書謝，為詔語，盛稱譽王，因言當朝廷無賢臣，災變數見，是為寒心，萬姓咸歸望于大王，大王奈何恬然不求入朝見輔助主上乎？使弟光數說王，空聽博計，令于京師說用事貴人為王求朝，王不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五

宗族

十五

納其言。後光欲至長安，辭王復言願盡力與博共為王求朝，王即日至長安，可因平陽侯光得王欲求朝語，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遺王書曰：「博幸得肺腑，數進愚策，未見省察，北遊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騶先生者，善為司馬兵法，六將之才也，博得謁見，承問五帝三王，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今邊疆不安，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也。」又聞北海之濱有賢人焉，累世不可逮，然難致也，得此二人而薦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以此赴助，漢急無財幣以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三十

斤勞博博不受復使人願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許  
 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力求朝博自以  
 棄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結以朱顏願殺身報德朝  
 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以成大  
 功也駟先生畜積道術書無不有願知大王所好請  
 得輒上王得書喜說報博書曰子高適幸左顧存恤  
 發心惻隱顯至誠納以嘉謀語以至事雖亦不敏敢  
 不論意今遣有司為子高償責二百萬是時博女婿  
 京房以明易陰陽得幸于上數召見言事自謂為石  
 顯五鹿充宗所排謀不得用數為博道之博常欲誑

八編類纂

卷四十五

宗類

十六

耀淮陽王即具記房諸所說災異及召見密語持予  
 淮陽王以為信驗許言已見中書令石君求朝許以  
 金五百斤會房出為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故告之  
 房漏泄省中語博兄弟誑諸侯王誹謗政治狡猾  
 不道皆下獄有司奏請逮捕欽上不忍致法遣諫大  
 夫王駿賜欽璽書曰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舅  
 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  
 周湯以調惑王所言猶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  
 與金錢報以好言幸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為王傷  
 之推尿厥本不祥自博推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

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  
 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京房及博兄弟三人皆棄  
 市妻子徙邊至成帝即位以淮陽屬為叔父敬寵之  
 異於他國王上書自陳舅張博時事頗為顯等所侵  
 因為博家屬徙者求還丞相御史復劾欽前與博相  
 遺私書指意非諸侯王所宜蒙恩勿治事在赦前不  
 悔過而稱引自以為直失藩臣體不敬上加恩許王  
 還徙者三十六年薨

東漢劉荆

劉荆光武子也建武十五年封山陽公十七年進爵

八編類纂

卷四十五

宗類

十七

為廣陵王荆性刻急隱害有才能而喜文法光武崩  
 大行在前殿荆哭不哀而作飛書封以方底令蒼頭  
 詐稱東海王疆舅大鴻臚郭况書與疆曰君王無罪  
 猥被斥廢而兄弟至有束縛入牢獄者太后失職別  
 守北宮及至年老遠斥居邊海內深痛觀者鼻酸及  
 太后尸柩在堂洛陽吏以次捕斬賓客至有一家二  
 尸伏堂者痛甚矣今新帝人之所置疆者為右願君  
 王為高祖陛下所志無為扶蘇將閭叫呼天也疆得  
 書惶怖即執其使封書上之顯宗以荆母弟秘其事  
 遣荆出止河南宮時西羌反荆不得志冀天下囚羌

驚動有變私迎能為星者與謀議帝聞之乃徙封荆廣陵王遣之國其後荆復呼相工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請吏告之荆惶恐自繫獄帝復加恩不考極其事下詔不得臣屬吏人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荆猶不改其後使巫祭祀祝詛有司舉奏請誅之荆自殺

東漢劉英

劉英光武帝子也建武十七年封為楚王詔告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潔分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侮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五

宗類

大

饌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十三年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為符瑞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廢英徙丹陽涇縣十四年夏四月楚王英至丹陽自殺詔以諸侯禮葬于涇封燕廣為折姦侯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初樊儵弟鮪為其子賞求

楚王英女儵聞而止之曰建武中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爾一子奈何棄之于楚乎鮪不從及楚事覺儵已卒上追念儵謹恪故其諸子皆得不坐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吏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大半唯門下掾陸績主簿梁鴻功曹吏駟勳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

漢劉渙

劉渙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為代王匈奴攻代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五

宗類

十九

仲不能堅守棄國間行走雒陽自歸天子不忍致法廢為合陽侯子渙封為沛侯黥布反高祖自將往謀之渙年二十以騎將從破布軍荆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士鎮之諸子少乃立渙於沛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渙相之曰若狀有反相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渙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孝

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傳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于是遣其喪歸葬吳吳王愠復遣喪之長安葬由是怨望稱疾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上復可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更始于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謀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得無賤卒踐更輒予平賈歲時存問茂才賞賜閭里它郡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宗族

三

國吏欲不捕亡人者公共禁不與如此者三十餘年以故能使其眾鼂錯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之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王日益橫及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祖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于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迺驕恣公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

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來朝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恐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好兵于是迺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王猶恐其不果迺身自為使者至膠西面約之膠西群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為漢十二為叛逆以憂太后非計也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宗族

三

皆許諾諸侯既新削伐震恐多怨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發兵西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為渠率與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陰使匈奴與連兵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闔東越闔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前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于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敝國雖狹地方三

三通通  
皆漢

千里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兵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眾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下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恐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所願也吳國雖貧寡人節衣食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糧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為此願諸王勉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皆為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它賜封皆倍軍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吳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有當賜者告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五

三

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適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鄼寄擊趙將軍樂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初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言故吳相袁盎召入見上問以吳楚之計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為西其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上從其議遂斬錯以盎為泰常奉宗廟使吳王吳王弟子德侯為宗正輔親戚使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拜受詔吳王聞盎來亦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留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亡走梁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雒陽問故父絳侯客鄼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饗道使吳梁相敵而糧食竭乃以全制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五

三

其極破吳必矣。條侯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紀吳饒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不許。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以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摧鋒可耳，安知大慮。」于是王不用桓將。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宗類二 十五

計王專并將其兵，未渡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行間候司馬，獨周丘不用。乃上謁說王曰：「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適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令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畧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破賊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雍發背死。二月，吳王兵既破敗走，于是天子制詔將軍

蓋聞為善者天報以福，為非者天報以殃。高皇帝親垂功德，建壹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懷惠王子邛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蕃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而吳王濞背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稱疾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澣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伐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壟，甚為虐暴。而邛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幽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宗類二 十五

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者，深入多斬，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敢議有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渡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而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慰條侯于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又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敖為將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邳，欲戰，條侯堅壁不肯戰，吳振絕卒，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

西北果從西北不得入吳大敗士卒多餓死叛散于是吳王乃與其戲下壯士千人夜亡去度淮走丹徒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使人縱殺吳王盛其頭馳傳以聞吳王太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葉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徒跣席橐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以罷可襲願收上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五

宗類

三十一

卒皆以壞不可用不聽漢將弓高侯顏當遣王書出詔書為王讀之曰王其自圖之王曰如邛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伏誅鄆將軍攻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不誅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三月皆破滅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四十六

左編

宗類

漢劉長劉安

亂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帝八年從東過趙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有身趙王不敢內宮為築外宮舍之及貫高等謀反事覺并逮治王畫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子吏以聞上方怒趙未及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不肯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六

宗類

一

白辟陽侯不強爭厲王母已生厲王志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真定厲王母家縣也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將繫滅布即立子長為淮南王王早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然常心怨辟陽侯不敢發及孝文初即位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扛鼎乃往詣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裏金椎椎之命從者刑之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不爭罪一也



趙王如意子毋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戮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為親故不治，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文帝重自切責之。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曰：竊聞大上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上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遂漢所置，而稱自置相，二千石皇帝，號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冢真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迺輕言恣行，以負謗于天下，甚非可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

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休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士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諛，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詳。此入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責之勇，當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于大王之手，明矣。

八編類纂 卷百四十六 宗類 三

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項王亡道，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于古，秦漢用之，于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于大上，不可得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主者，坐今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為軍吏者，中衛王客出入殿門，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諛及以亡名數。自古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為之奈何。夫墮父

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下笑以  
羞先帝之德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  
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亡死  
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臯過恐懼  
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于  
上群臣皆得延壽于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熟計  
而疾行之行之直疑禍如發矢不即追已王得書不  
說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  
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闕越匈奴事覺治  
之廼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

八編類纂

卷百四十六

宗廟

四

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雜奏長所犯不軌當棄  
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于王其與列侯吏  
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  
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  
嚴道邛邛遣其子母從居縣為築蓋家室皆曰三  
食給薪菜鹽炊食器席蓐制曰食長給肉日五斤酒  
三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從居于是盡誅所與謀  
者迺遣長載以輜車令縣次傳袁盎諫曰上素驕淮  
南王不為置嚴相傳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  
暴推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

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淮南王謂侍者曰誰謂  
乃公勇者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迺不食而死縣傳  
者不敢發車封至雍雍令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袁  
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淮南王不可奈  
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奈何曰獨斬丞相御史以  
謝天下迺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  
發封餽侍者皆棄市迺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  
冢三十家孝文八年憐淮南王王有子四人年皆七  
八歲迺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陽  
用侯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

八編類纂

卷百四十六

宗廟

五

卒六

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昔堯舜  
放逐骨肉周公殺管叔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  
豈以為我貪淮南地邪迺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  
追尊謚淮南王為厲王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憐  
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天迺徙淮南王喜復  
王故城陽而立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一阜陵  
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陽周侯賜為廬  
江王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  
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王迺屬  
之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由城侯

將兵救淮南王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信迺勞告之曰南方卑濕徙王于濟北以褒之及薨遂賜諡為貞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徙為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僊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辨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

八編類纂 卷百七十一 宗類

六

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使為離騷傳且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宴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賈賂其群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歿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恠之愈益治攻戰且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王有女陵彗有口王愛陵多予金錢為中詞長安約

結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后茶愛幸生子遷為太子取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為太子妃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迺與太子詐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內終不近妃妃求去迺上書謝歸之后茶太子遷及女陵擅國權奪民田宅妄至繫人太子學用劍聞郎中雷被巧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止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

八編類纂 卷百四十六 宗類

七

太子王王后計欲母遣太子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餘日會有詔即訊太子漢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是時上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顏芝問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不發中尉還以聞公芝者曰淮南王安雍闕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當棄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太縣使中尉宏赦其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迺與太子謀如前計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寡人甚耻之為反謀益甚

諸使者道長安來為妄言言上無男即喜言漢廷治有男即怒以為妄言非也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等部署兵所從入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不愛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為太子而建父不得為侯陰結交欲害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謀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曰壽藥苦口利病忠言逆耳利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后荼荼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宗類

八

欲如伍被計使人為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即刺大將衛青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欲發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為失火官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南方來呼言曰南越兵入欲因以發兵迺使人之廬江會稽為求盜未決廷尉以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計猶與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群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計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愈欲休即許太子太子自刑不殊伍被自請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上使宗正以待節治王未至安自刑殺太后諸所與謀皆收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宗類

九

夷國除為九江郡

晉八土 附石苞子崇

晉武帝泰始元年封祖叔父孚為安平王叔父亮為扶風王伯為東莞王彤為梁王倫為琅邪王弟攸為齊王又封群從司徒望等十七人皆為王帝懲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職任又詔諸王皆得自選國中長吏衛將軍齊王攸獨不敢皆令上請咸寧三年衛將軍楊珧等建議以為古者封建諸侯所以藩衛王室今諸王公皆在京師非扞城之義又異姓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帝乃詔諸王各以戶邑多少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六 宗廟 十一

為三等大國置三軍五千人次國二軍三千人小國一軍一千一百人諸王為都督者各徙其國使相近扶風王亮為汝南王都督豫州諸軍事琅邪王倫為趙王督鄴城守事勃海王輔為太原王監并州諸軍事以東莞王伯在徐州徙封琅邪王又徙太原王顯為河間王其無官者皆遣就國諸王公戀京師皆涕泣而去

司馬亮懿第四子也武帝踐祚封汝南郡王持節都督關中時宗室殷盛無相統攝以亮為宗師本官如故使訓道觀察有不遵禮法小者正以義方大者隨

事聞奏帝大漸詔留亮矣以後事楊駿聞之從中書監華廙索詔視遂不還帝崩亮懼駿疑已辭疾不入於大司馬門外叙哀而已表求過蔡駿欲討亮亮知之問計于廷尉何勗勗曰今朝廷皆歸心于公公何不討人而懼為人所討或說亮率所領入廢駿亮不能用夜馳赴許昌故得免及駿誅詔日以亮為太宰錄尚書事給千兵百騎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亮論賞誅楊駿之功過差欲以苟悅眾心由是失望楚王瑋有勳而好立威亮憚之欲奪其兵權瑋甚憾乃承買后旨誣亮與驩有廢立之謀矯詔遣其長史公孫宏與積弩將軍李肇夜以兵圍之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距之亮不聽俄然楚兵登牆而呼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俊父如林猶可盡力距戰又弗聽遂為肇所執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六 宗廟 十一

司馬瑋武帝第五子也初封越王未幾徙封於楚出之國都督荊州諸軍事武帝崩入為衛將軍領北軍中侯揚駿之誅也瑋屯司馬門瑋少年果銳多立威刑朝廷忌之汝南王亮太保衛瓘以瑋性狠戾不可大任建議使與諸王之國驩為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並薄于行為瑋所疑瑋惡其為人慮

致禍亂將收盛盛知之遂與宏謀因積弩將軍李華  
矯稱瑋命構亮瓊於賈后而后不之察使惠帝為詔  
曰太宰太保欲為伊霍之事王宜宜詔令淮南長沙  
成都三王屯官諸門廢二公夜使黃門齋以授瑋又  
矯詔使亮瓊上太宰太保印綬侍中貂蟬之國官屬  
皆罷遣之又矯詔赦亮瓊官屬遂收亮瓊殺之岐盛  
說瑋可因兵勢誅賈模郭彭匡正王室以安天下瑋  
猶豫未決會天明帝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王宮齋  
賜虞幡麾眾曰楚王矯詔眾皆釋杖而走瑋左右無  
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為惟一奴年十四駕牛車將赴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六

奏王東帝遣謁者詔瑋還營執之于虎賁署遂下廷  
尉詔以瑋矯制害二公父子又欲誅滅朝臣謀圖不  
軌遂斬之時年二十一

司馬倫懿第九子也武帝時封趙王元康初遷征西  
將軍鎮關中倫刑賞失中氏羗反叛徵還京師尋拜  
車騎將軍深交賈郭誚事中心大為賈后所親信求  
錄尚書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又求尚書令華頠復不  
許愍懷太子廢使倫領右軍將軍時左衛司馬督司  
馬雅及常從督許超並賞給事東宮二人傷太子無  
罪與殿中中郎士倚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華頠不

可殺乃說倫嬖人孫秀秀許諂言于倫倫納焉遂告  
通事令史張林等使為內應事將起而秀知太子聰  
明若還東宮將與賢人圖政量已必不得志乃更說  
倫今且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為太子報  
讐亦足以立功倫從之秀巧微泄其謀使諛黨頠陽  
之倫秀因勸諛等早害太子以絕眾望太子既遇害  
倫秀之謀益甚而超雅懼後難欲悔其謀乃辭疾秀  
復告右衛伏飛督閻和和從之期四月三日丙夜一  
籌以鼓聲為應至期乃矯詔勅三部司馬曰中宮與  
賈謐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皆當從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六

命賜爵關中侯不從誅三族於是眾皆從之倫又矯  
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遣翊軍校尉齊王冏將三部  
司馬百人排闥而入華林令駱休為內應迎帝幸東  
堂遂廢賈后為庶人幽之于建始殿收吳太妃趙粲  
及韓壽妻賈午等付暴室考竟詔尚書以廢后事仍  
收捕賈謐等召中書監侍中黃門侍郎入坐皆夜入  
殿執張華裴頠等於殿前殺之尚書始疑詔有詐耶  
師景露版奏請手詔倫等以為沮眾斬之以獨倫素  
庸下無智策復受刺于秀秀之威權振于朝廷天下  
皆事秀而無求于倫秀起自琅邪外史累官于趙國

以誦猶自達既執機衡遂恣其姦謀多後忠良以選  
私欲司隸從事游顯與殷渾有隙渾誘顯奴音與馬  
告顯有異志秀不詳察即收顯及襄陽中正李邁殺  
之厚待晉興以為已部曲督前衛尉石崇黃門郎潘  
岳皆與秀有嫌並見誅淮南王九齊王同以倫秀驕  
僭內懷不平秀等亦深忌焉乃出罔錮誅九性沉毅  
宿衛將士皆畏服之允知倫及秀有異志陰養死士  
謀討之倫秀深憚之乃奪允護軍徙太尉外示優崇  
實奪其兵權允稱疾不拜秀遣御史劉機逼允收其  
官屬以下劾以拒詔大逆不敬允視詔乃秀手書也

八編類纂

卷百四十六

宗類

十四

大怒收御史將斬之御史走免斬其令史二人厲色  
謂左右曰趙王欲破我家遂帥國軍及帳下七百人  
直出大呼曰趙王反我將討之從我者左袒于是歸  
之者甚眾秀等部分諸軍分布腹心使散騎常侍義  
陽王威兼侍中出納詔命矯作禪讓之詔使使持節  
尚書令潘奮奉皇帝璽綬以禪位于倫倫為讓不受  
于是宗室諸王群公卿士咸假稱符瑞天文以勸進  
倫乃許之其夜使張林等屯守諸門義陽王威及驛  
休等逼奪天子璽綬夜漏未盡內外百官以乘輿法  
駕近倫惠帝乘雲母車鹵簿數百人自華林西門出

居金墉城尚書和郁兼侍中散騎常侍琅邪王睿中  
書侍郎陸機從到城下而反使張衡衛帝寔幽之也  
倫從兵五千人入自端門登太極殿崔隨樂廣進璽  
綬于倫乃僭即帝位張林等諸黨皆登卿將並列大  
封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于奴卒廝  
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諺曰貂  
不足狗尾續時齊王同河間王顥成都王穎並擁強  
兵各據一方秀知罔等必有異圖乃選親黨及倫故  
吏為三王參佐及孫秀與張林有隙雖外相推崇內  
實忌之林為衛將軍深怨不得開府潛與琴賤且說

八編類纂

卷百四十六

宗類

二十一

秀專權動違眾心而功臣皆小人持亂朝廷可一時  
誅之琴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倫誅林倫從之於  
是倫請宗室會於華林園召林秀及王輿入因收林  
殺之誅三族及三王起兵討倫檄至倫秀始大懼秀  
及超猗遽走出右衛將軍趙泉斬秀等以徇執前將  
軍謝悞黃門令駱休司馬督王潛于殿中斬之三都  
司馬兵于宣化閣中斬孫弼以徇時司馬馥在秀坐  
輿使將士囚之于散騎省以大戟守省閣八坐皆入  
殿中坐東除樹下王輿屯雲龍門使倫為詔曰吾為  
孫秀等所誤以怒三王今以誅秀其迎太上復位吾

歸老于農畝傳詔以騶虞幡勅將士解兵文武官皆奔走莫敢有居者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琴皆還汝陽里第於是甲士數千迎天子於金墉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御廣室送倫及琴等付金墉城初秀懼西軍至復召虔還是日宿九曲詔遣使者免虔官虔懼棄軍將數十人歸于汝陽里梁王彤表倫父子凶逆宜伏誅百官會議于朝堂皆如彤表遣尚書袁敞持節賜倫死飲以金屑苦酒倫慙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於是收琴馥虔詔付廷尉獄考竟馥臨死謂虔曰坐爾破家也凡與倫為逆豫謀大事者張林為秀所殺許超士猗孫弼與秀為王與所誅張衡閻和孫髦高越自陽翟還伏胤戰敗還洛陽皆斬于東市蔡璜自陽翟降齊王冏還洛自殺王與以功免誅後與東萊王粲謀殺冏又伏法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六

十一

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爾靡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崇亦潛知其計乃與黃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圖倫秀秀覺之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晏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死綠珠泣曰當效於官前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曰吾不過流徒交廣耳及車載詣東市崇乃嘆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答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崇母凡妻子無少長皆被害死者十五人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六

十一



悉遣王侯之國依周召之法以成都王為北州伯治  
鄴同自為南州伯治宛分河為界各統王侯以夾輔  
天子同優令答之長沙王又見豹戲謂同曰小子雖  
間骨肉何不銅駝下打殺同乃奏豹諷內間外坐生  
猜嫌不忠不義鞭殺之豹將死曰縣吾頭大司馬門  
見兵之攻齊也翊軍校尉李含奔於長安詐云密受  
詔使河間王顥誅同因導以利謀顥從之上表春秋  
之義君親無將同擁強兵以樹置私黨權官要職莫  
非腹心雖加重責之誅恐不易服今轍勒精卒十萬  
與州佐並協忠義共會洛陽長沙王又同奮忠誠廢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六

宗廟

九

同還第有不順命軍法從事成都王顥明德茂親功  
高勲重往歲去就允合眾望宜為宰輔代同阿衡之  
任是夕城內大戰飛矢雨集火光燭天帝幸上東門  
矢集御前群臣救火死者相枕明日同敗又擒同至  
殿前帝惻然欲活之又此左右促牽出同猶再顧遂  
斬於閭闔門外狗首六軍諸黨屬皆夷三焦暴同尸  
於西明亭三日而莫敢收歛同故掾屬荀閻等表乞  
殯葬許之

司馬又武帝第六子也封長沙王楚王瑋之誅二公  
也又守東掖門會騶虞幡出又投弓流涕曰楚王儼

詔是以從之安知其非瑋既誅又以同母貶為常山  
子之國又開朗果斷才力絕人虛心下士甚有名譽  
三王之舉義也又率國兵應之過趙國房子令拒守  
又殺之進軍為成都後繼至洛拜撫軍大將軍頃之  
遷驃騎將軍開府復本國又見齊王同漸專權嘗與  
成都王穎俱拜陵因謂穎曰天下者先帝之業也王  
宜維之時聞其言者皆憚之及河間王顥將誅同傳  
檄以又為內主同遣將襲之又將左右百餘人手斫  
車轅露乘馳赴宮閉諸門奉天子與同相攻起火燒  
同府連戰三日同敗斬之并誅諸黨與二千餘人顥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六

宗廟

九

本以又弱同疆真又為同所擒然後以又為辭宣告  
四方共討之因廢帝立成都王以為宰相專制天下  
既而又殺同其計不果乃潛使侍中馮孫河南尹李  
舍等襲之又並誅之顥遂與穎同伐京都穎遣同客  
圖又時長沙國左常侍王矩侍直見客色動遂殺之  
詔以又為大都督以距顥連戰自八月至十月朝議  
以又穎兄弟可以辭說而釋乃使中書令王衍說穎  
令與又分陝而居穎不從又前後破穎軍斬獲六七  
萬人戰久糧乏城中大饑雖曰疲弊將士同心皆願  
效死而又奉上之禮未有虧失張方以為未可尅欲

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將收又送金墉城又表曰陛下篤睦委臣朝事臣小心忠孝神祇所鑒諸王承謬率眾見責朝臣無正各慮私困收臣別省送臣幽宮臣不惜軀命但念大晉衰微支黨欲盡陛下孤危若臣死國寧亦家之利但恐快凶人之志無益于陛下耳殿中左右恨又功乖成而敗謀劫出之更以距穎越惟難作欲遂誅又黃門郎潘滔勸越密告張方方遣部將鄧輔勒兵三千就金墉收又至營多而殺之又究痛之聲遠於左右三軍莫不爲之垂涕時年二十八又將殯於城東官屬莫敢往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宗廟

二

故掾劉佑獨送之步持喪車悲號斷絕哀感路人張方以其義士不之問也

司馬穎武帝第十六子也封成都王太康末拜車騎將軍賈謐嘗與太子博爭道穎在坐厲聲呵謐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由此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趙王倫之篡也及齊王冏舉義穎發兵應冏至朝歌眾二十餘萬至黃橋爲倫將士猗所敗死者八千餘人穎欲退保朝歌用盧志王彥策又使趙驥率眾八萬與王彥俱進倫復遣孫會劉琨等率三萬人與猗合兵距驥等稍甲糧日鐵騎前驅猗既

戰勝有輕驥之心未及溫十餘里復大戰猗等奔潰穎遂過河乘勝長驅左將軍王興殺孫秀幽趙王倫迎天子反正及穎入京都誅倫使趙驥石超等助齊王冏攻張泓於陽翟泓等遂降冏始率眾入洛自以首建大謀遂擅威權穎營于太學及入朝天子親勞焉穎拜謝曰此大司馬臣冏之勲臣無預焉見訖即辭出不復還營便謁太廟出自東陽城門遂歸鄴遣信與冏別冏大驚馳出送行至七里澗及之穎住車言別流涕不及時事惟以太妃疾苦形於顏色百姓觀者莫不傾心至鄴穎拜受徵號讓殊禮九錫又表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宗廟

三

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羗賊相持既久百姓創痍饑餓凍餒空急振救乞差發郡縣車一時運河北邠關木十五萬斛以振陽翟饑人及冏敗穎懸執朝政事無巨細皆就鄴諮之後張昌擾亂荆土穎拜表南征所在響赴既持功驕奢百度弛廢甚於冏時穎方恣其欲而憚長沙王又在內遂與河間王顥表請誅后父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等撤又使就第乃與顥將張方伐京師帝軍于苦山羊玄之憂思而卒帝遂幸緱氏擊牽秀走之張方入京城大掠死者萬計帝自緱氏還宮穎遣將軍馬咸助陸機又奉帝與機戰于

河橋又司馬王瑚使數千騎繫戟于馬以突威陣成軍亂執而斬之機軍大敗赴七里澗死者如積水初宦人孟玖有寵於頴玖欲用其父為邯鄲令右司馬陸雲固執不許曰此縣公府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怨之玖弟超為小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直入麾下奪之頴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相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戰敗沒玖機機殺之譜於頴曰機有貳心於長沙幸秀等素諂事玖相與證之頴大怒使秀將兵收機機聞秀至釋戎服著白恰與秀相見為

人編類纂 卷一百零六 宋 頴

廢辭頴既而嘆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秀遂殺之頴又收雲及拯下獄殺之夷三族于是進攻京城時常山人王與合眾萬餘欲襲頴會又被執其黨與漸降頴既入京師復旋鎮于鄴皆封二十郡拜丞相河間王頴表頴宜為儲副遂廢太子單立頴為皇太弟丞相如故制度一依魏武故事乘輿服御皆遷于鄴表罷宿衛兵屬相府更以王官宿衛備後日甚委任孟玖等大失眾望永興初左衛將軍陳珍及長沙故將上官巳等奉大駕討頴軍次安陽眾十餘萬頴欲走其樣步熊有道術曰勿動南軍必敗頴會其眾問計

東安王繇乃曰天子親征宜罷甲縞素出迎請罪司馬王混勸頴距戰頴從之乃遣奮武將軍石超率眾五萬次于蕩陰珍二弟匡規自鄴赴王師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超眾奄出王師敗績矢及乘輿侍中稽紹死于帝側左右皆奔散乃棄天子於橐中超遂奉帝幸鄴頴改元建武害東安王繇署置百官殺生自己立郊於鄴南平北將軍王浚寧北將軍東嬴公騰殺頴所置幽州刺史和演頴徵浚浚屯冀州不進與騰及烏丸羯朱等所敗騎至鄴頴遣幽州刺史王斌及石超等距浚為羯朱等所敗鄴中大震

人編類纂 卷一百零六 宋 頴

百寮奔走士卒分散頴懼將帳下數十騎擁太子與中書監盧志單車而走五日至洛陽朱追至朝歌不及而還河間王頴遣張方率甲卒二萬救頴至洛方乃挾帝擁頴及豫章王并盧志等歸于長安頴廢頴歸藩以豫章王為皇太弟頴既廢河北思之鄴中故將公師藩汲桑等起兵以迎頴眾情翕然頴復拜頴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鎮鄴頴至洛而東海王越率眾迎大駕所在降起頴以北方盛懼不可進自洛陽奔關中值大駕還洛頴自華陰趨武關山新野帝詔鎮南將軍劉泓收捕頴頴於是

葉母妻，單車與二子渡河，赴朝歌，收合故將士數百人，欲就公師。潘頊丘太守馮嵩執頊及二子送鄴。范陽王虓幽之，而無他意。屬虓暴薨，虓長史劉興見頊，爲鄴都所服，慮爲後患，秘不發喪，僞令人爲臺使，稱詔，夜賜頊死。頊之敗也，官屬並奔散，惟盧志隨從不怠。論者稱之。其後汲桑害東嬴公騰，稱爲頊報仇，遂出頊棺，載之于軍中，每事啟靈以行。軍喪敗，葉枯於故芥中，頊故臣收之，改葬于洛陽。懷帝加以縣王禮。司馬順懿弟安平獻王孚孫太原王瓌之子也。初襲父爵。咸寧二年，就國。三年，改封河間，少有清名，輕財。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六

宗廟

三

愛士與諸王俱來朝，武帝歎頊可以爲諸國儀表。元康初，爲北中郎將，監鄴城。九年代梁王彤鎮關中，石函之制，非親親不得都督關中。頊於諸王爲踈，待以賢舉。及趙王倫篡位，齊王冏謀討之，前安西參軍夏侯爽自稱侍御史，在始平合衆，得數千人以應冏。遣信要頊，頊遣河間國人張方討擒爽及其黨十數人於長安市，腰斬之。及冏檄至，頊執冏使送之於倫。倫徵兵於頊，頊遣方率關右健將赴之。方至華陰，頊聞二王兵盛，乃遣長史李含遣方軍迴以應二王。義兵至潼關，而倫秀已誅。天子反正，合方各率衆還，及冏

論功雖怒，頊初不同，而終能濟義，進位侍中、太尉。加三賜之禮。後舍爲翊軍校尉，與冏參軍皇甫商、司馬趙襲等有憾，遂奔頊。詭稱受密詔伐冏，因說利害，頊納之。便發兵遣使邀成都王穎，以舍爲都督率諸軍屯陰盤前鋒。次于新安，去洛百二十里。檄長沙王又討冏，及冏敗，頊以舍爲河南尹，使潛圖害。又商知舍前矯妄，及與頊陰謀，具以告又，又乃誅舍。頊聞舍死，即起兵以討商爲名，使張方爲都督領精卒七萬向洛方攻商，商拒戰而潰。方遂進攻西明門，又率中軍左右衛擊之，方衆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方初於洛水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六

宗廟

三

橋西爲營，於是築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軍資。又復從天子出攻，方戰輒不利，及又死，方還長安，詔以頊爲太宰、大都督、雍州牧。頊表廢太子單，立成羣王。頊遣方率兵二萬救鄴，天子已幸鄴，方屯兵洛陽。及王浚等伐頊，頊挾天子歸洛陽，方將兵入殿中，逼帝幸其壘，掠府庫，將焚官廟，以絕衆心。盧志諫乃止。方又通天子幸長安，頊乃選置百官，改秦州及定州，及東海王越起兵徐州，西迎大駕，關中大懼。方謂頊曰：方所領猶有十餘萬衆，奉迎大駕，遷洛宮，使成都王及

郭公自留鎮關中，方北討博陵，如此天下可小安，無復舉手者。顯慮事大難濟，不許，乃假劉喬節，進位鎮東大將軍，遣成都王穎、總統樓表、王閏等諸軍，據河橋以拒越。王浚遣督護劉根，將三百騎至河上，聞出戰為根所殺。穎頓軍，張方故壘范陽王虓，遣鮮卑騎與平昌博陵眾，襲河橋樓表，西走追騎至新安，道路死者不可勝數。初，越以張方劫遷車駕，天下怨憤，唱義與山東諸侯剋期奉迎，先遣說顯，令送帝還都，與顯分陝而居。顯欲從之，而方不同，及東軍大捷，成都等敗，顯乃令方親信將郅輔，夜斬方送首以示東軍。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六 三六

尋變計，更遣刁默守潼關，乃各輔殺方，又斬輔。顯先遣將呂朗等據滎陽，范陽王虓、司馬劉琨以方首示朗，于是朗降。時東軍既盛，破刁默以入關，顯懼，又遣馬瞻、郭偉於霸水禦之。瞻等戰敗散走，顯乘單馬逃於太白山。東軍入長安，大駕旋，以太弟太保梁王柳為鎮西將軍，守關中。馬瞻等出詣柳，因共殺柳于城內。瞻等與始平太守梁邁合，從迎顯于南山。顯初不肯入府，長安令蘇眾勸顯表稱柳病卒，輒知軍事，弘農太守裴廣、秦國內史賈龕、安定太守賈疋等起義討顯，斬馬瞻等。東海王越遣督護麋晃率國兵伐顯。

至鄭顯將牽秀，距晃斬秀并其二子，義軍據有關中，顯保城而已。永嘉初，詔書以顯為司徒，乃就徵南陽王模，遣將梁臣于新安，雍谷車上扼殺之，并其三子。

司馬越，懿弟高密王泰之次子也。少有令名，初以世子為騎都尉，與騎馬都尉楊逸及琅邪王佃子孫俱侍講東宮，拜加侍中。討楊駿有功，加奉車都尉，給溫信五千人，別封東海王。永康初，遷司空，領中書監，成都王穎攻長沙王乂，乂固守洛陽殿中，諸將及三部司馬疲於戰，守密與左衛將軍朱默夜收乂別省，逼越為主，敬惠帝，免乂守事，定加守尚書令。太安初，帝北征，郭以越為大都督，六軍敗，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楙不納越，徑還東海。成都王穎以越兄弟宗室之美，下寬令，招之。越不應，命帝西幸，以越為太傅，與太宰顯夾輔朝政，讓不受。東海中尉劉洽勸越發兵以備穎，越以洽為左司馬，尚書曹叡為軍司，既起兵，楙懼，乃以州與越。越以司空領徐州都督，以楙領兖州刺史。越三弟並據一方，任征伐，輒選刺史守相朝士多赴越，而河間王顥挾天子發詔，罷越等，皆令就國。越唱奉迎，大駕還，復舊都，率甲卒三萬西次葦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六 三七

縣豫州刺史劉喬不受越命遣子祐距之越軍敗范陽王旭遣督護田徽以突騎八百迎越遇佑於譙裕衆潰越進屯陽武山東兵盛關中大懼願斬送張方首求和尋變計距越越率諸侯及鮮卑許狀歷駒次宿歸等步騎迎惠帝反洛陽詔越以太傅錄尚書及懷帝即位委政于越吏部郎周穆清河王暉之舅越之姑子也與其妹夫諸葛玖共說曰主上之爲太弟張方意也清河王本太子爲群兇所廢先帝暴崩多疑東宮公盍思伊霍之舉以寧社稷乎言未卒越曰此豈宜言邪遂叱左右斬之以致穆世家罪止其身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六

宗

因此表除三族之法帝始親萬機留心庶事越不悅求出藩帝不許越遂出鎮許昌永嘉初自許昌率將荀晞討汲桑破之越還於許長史潘滔說之曰兗州天下樞要公宜自牧乃轉荀晞爲青州刺史由是與晞有隙尋詔越爲丞相領兗州牧齊魯司冀幽并六州越辭丞相不受自許遷于鄆城越恐清河王暉終爲儲副矯詔收付金墉城尋害之王彌入許越遣左司馬王斌率甲士五千人入衛京都鄆城自壞越惡之移屯滎陽召田甄等六率甄不受命越遣監軍劉瑩討甄初東廡公騰之鎮鄆也攜并州將田甄甄

上滿有才  
人也三殺  
無罪而人  
心大去氣  
斯及之可  
不懼哉

弟蘭祁濟李憚薄盛等部衆萬餘人至鄆遣駿冀州號爲乞活及騰敗甄等邀破汲桑於赤橋越以甄爲汲郡蘭爲鉅鹿太守甄求魏郡越不許甄怒故召不至望既渡河甄退李憚薄盛斬田蘭率其衆降甄濟桑軍奔上黨越自滎陽還洛陽以太學爲府疑朝臣貳已乃誣帝舅王延等爲亂遣將率甲士三千人入宮收延等付廷尉殺之越解兗州牧領司徒越既與荀晞構怨又以垣興事多出疑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皆泣涕而去越自誅王延等大失衆望而多有猜嫌散騎侍郎高穎有憂國之言越誣以訕謫時政害之而不自安乃彘入見見請討石勒且鎮集兗魯以援京師越乃羽檄徵兵四方皆不至而荀晞又表討越越自領豫州牧專擅威權圖爲霸業公私整之所在寇亂州郡擄貳上下崩離禍結彙深遂憂懼成疾永嘉五年薨于項初元帝鎮建鄴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數幸其第以第三子冲奉越後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六

宗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四十七  
左編

宗類

宋劉義宣 亂

劉義宣高祖子武帝孝建元年為荊州刺史初江州刺史臧質自謂人才足為一世英雄太子劭之亂質潛有異圖以義宣庸闇易制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質於義宣為內兄既至江陵即稱名拜義宣義宣驚愕問故質曰事中之宜然時義宣已奉帝為主故其計不行及至新亭又拜江夏王義恭曰天下屯危禮異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七

一

常日劭既誅義宣與質功皆第一由是驕恣事多專行義宣在荊州十年財富兵彊朝廷所下制度一不遵承質自建康之江州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帝方自攬威權而質以少主遇之政刑慶賞一不咨稟擅用溢口鉤圻米臺符屢加檢詰漸致猜懼帝淫義宣諸女義宣由是恨怒質乃遣密信說義宣義宣腹心將佐參軍蔡超司馬竺超民等咸有富貴之望欲倚質威名以成其業共勸義宣從其計質女為義宣子采之婦義宣謂質無復異同遂許之臧敦時為黃門侍郎帝使敦至義宣所道經尋陽質更令敦說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七

二

誘義宣義宣意遂定豫州刺史魯爽有勇力義宣質素與之相結義宣密使人報爽及兖州刺史徐道寶期以今秋同舉兵使者至壽陽爽方飲醉失義宣指即日舉兵爽弟瑜在建康聞之逃叛爽使其眾戴黃標竊造法服登壇自號建平元年遣寶亦勒兵向彭城二月義宣聞爽已反狼狽舉兵魯瑜弟弘為質府佐帝敕質收瑜質即執臺使舉兵義宣與質皆上表言為左右所說疾欲誅君側之惡義宣進爽號征北將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使征北府戶曹板義宣等文曰丞相劉今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西平朱今補車騎名修之皆板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法物並留竟陵不聽進質加魯弘輔國將軍下戍大雷義宣遣諮議參軍劉湛之將萬人就弘召司州刺史魯秀欲使為謀之後繼秀至江陵見義宣出拊膺曰吾兄誤我乃與癡人作賊今年敗矣義宣兼荆江兗豫四州之力威鎮遠近帝欲奉乘輿法服迎之竟陵王誕固執不可曰奈何持此座與人乃止以柳元景為撫軍將軍以王玄謨為豫州刺史命元景統玄謨等諸將以討義宣進據梁山洲于兩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義宣自稱都督中外諸軍

事命僚佐悉稱名以太子左衛率龐秀之爲徐州刺史。義宣移檄州郡加進位號使同發兵。雍州刺史朱修之僞許之。而遣使陳誠於帝。益州刺史劉秀之斬義宣使者遣兵萬人襲江陵。戊申義宣帥衆十萬發江津舳艫數百里以子怡爲輔國將軍與左司馬竺超民留鎮江陵。檄朱修之使發兵萬人繼進。修之不從。義宣知修之貳於己乃以魯秀爲雍州刺史使將萬餘人擊之。王玄謨聞秀不來喜曰。賊質易與耳。冀州刺史垣護之妻徐遺寶之姊也。遺寶邀護之同反。護之不從。發兵擊之。魯爽義宣至尋陽以質爲前鋒而進。爽亦引兵趣歷陽與質水陸俱下。將軍沈靈賜將百舸破質前軍于南陵。質至梁山列陣兩岸與官軍相拒。上以將軍薛安都宗越等戍歷陽與魯爽前鋒戰敗之。爽不能進留軍大峴使魯瑜屯小峴上復遣將軍沈慶之濟江督諸將討爽。爽食少引兵稍退。封留斷後慶之遣安都帥輕騎追之。及爽于小峴爽將戰飲酒過醉安都望見爽即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其首。爽衆奔散。瑜亦爲部下所殺。遂進攻壽陽克之。徐遺寶奔東海。東海人殺之。義宣至鵲頭慶之送爽首示之。并與書曰。僕荷任一

方而累生所統近。聊帥輕師指往剪撲。軍鋒纒及賊。爽授首。公情契異。常或欲相見。及其可識。指送相呈。爽累世將家。驍猛善戰。號萬人敵。義宣與質聞其死。皆駭。思柳元景軍于采石。王玄謨以賊質衆盛遣使求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孰。太傅義恭與義宣書曰。往時仲堪假兵靈寶。尋害其族。孝伯推誠率之。旋踵而敗。賊質少無誼行。弟所具悉。今藉西楚之疆力。圖濟其私。凶謀果遂。恐非復池中物也。義宣由此疑之。義宣至蕪湖質進計曰。今令萬人取南州。則梁山路絕。萬人殺梁山。則玄謨不必敢動。下宮中流鼓。直趣石頭。此爲上策也。義宣將從之。劉湛之密言于義宣曰。質求前驅。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既克。然後長驅。此萬安之計也。義宣乃止。質攻梁山西壘破之。又遣數千人趨南浦。欲自後掩玄謨。游擊將軍垣護之引水軍與戰。破之。未脩之斷馬鞍山道。據險自守。魯秀攻之不克。屢爲修之所敗。乃還江陵。修之引兵躡之。或勸修之急追。修之曰。魯秀驍將也。獸窮則攫。不可追也。王玄謨使垣護之告急于柳元景曰。西城不守。唯餘東城萬人。賊軍數倍。羸弱不敵。退還姑孰。欲就節下協力當之。更議進取。元景不許。曰。賊



勢方盛不可先退。吾當捲甲赴之。護之曰：賊謂南州有三萬人而將軍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壘則虛實露矣。王豫州必不可來。不如分兵援之。元景曰：善。乃留羸弱自守。悉遣精兵助玄謨。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以為建康兵。悉至。衆心乃安。質請自攻東城。諮議參軍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克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乃遣劉謀之與質俱進。甲寅。義宣至梁山。頓兵兩岸。質與劉謀之進攻東城。玄謨督諸軍大戰薛安都帥突騎先衛其隙之東南。陷之。斬謀之首。宗越又陷其西北。質等

八編類集 卷百四十七 五

兵大敗。垣護之燒江中舟艦。煙焰覆水。延及西岸。營壘殆盡。諸軍乘勢攻之。義宣兵亦潰。義宣單舸逃走。閉戶而泣。荊州人隨者猶百餘。舸質欲見義宣計事。而義宣已去。質不知所為。亦走。其衆皆降。散質至尋陽。焚燒府舍。載妓妾西走。使嬖人何文敬領餘兵。居前至西陽。西陽太守魯方平給文敬曰：詔書唯捕元惡。餘無所問。不如逃之。文敬棄衆亡去。質先以妹夫羊冲為武昌郡。質往投之。冲已為郡丞。胡庇之所殺。質無所歸。乃逃于南湖。掇蓮實噉之。追兵至。以荷覆頭。自沉于水。出其鼻。軍主鄭車兒望見。射之中心。兵

亦亂至。腸胃索。水草斬首送建康。子孫皆棄市。功臣柳元景等封賞各有差。義宣走至江夏。聞巴陵有軍。回向江陵。衆散且盡。與左右十許人徒走。脚痛不能前。僦民露車。自載。緣道求食。至江陵郭外。遣人報。超民超民具羽儀。兵衆迎之。時帶州帶甲尚萬餘人。魯秀北走。義宣不能自立。欲隨秀去。乃携子愔及所愛妾五人。著男子服。相隨。城內覆亂。白刃交橫。義宣懼。墜馬。遂步進。超民送至城外。更以馬與之。歸而城閉。義宣求秀不得。左右盡棄之。夜復還。南郡空。歷旦日。超民收送刺。姦義宣止獄。尸坐地。歎曰：賊質老

八編類集 卷百四十七 六

奴誤我。秀赴水死。就取其首。詔右僕射劉延孫使荆江二州。旌別枉直。就行誅賞。且分荆二州之地。議更置新州。初。晉氏南遷。以揚州為京畿。穀帛所資皆出焉。以荆江為重鎮。甲兵所聚。盡在焉。常使大將居之。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上惡其疆大。故欲分之。癸未。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稽。分荆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鄂州。治江夏。罷南蠻校尉。遷其營於建康。太傅義恭議使鄂州治巴陵。尚書令何尚之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實為津要。向來舊鎮。根基不易。既有見城浦大容。賊於是為便。上從之。

既而荆揚因此虛耗尚之請復合二州上不許上惡宗室疆盛不欲權在臣下太傅義恭知其指故請省之上使王公八座與荊州刺史朱修之書令丞相義宣自爲計書未達庚寅修之入江陵殺義宣并誅其子十六人及同黨竺超民從事中郎蔡超等超民兄弟應從誅何尚之上言賊既遁走一夫可擒若超民反覆勝利即當取之非惟免愆亦可要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觀過知仁且爲官保全城府謹守庫藏端坐待縛今戮及兄弟則與其餘逆黨無異於事爲重乃原之

唐李重福

李重福中宗子高宗時王唐昌郡長安求乃進王譙神龍初韋庶人諧與張易之兄弟陷重潤貶濮州員外刺史徙合均二州不領事景龍三年中宗親郊赦天下十惡者咸宥流人得還重福不得歸自陳蒼生皆自新而一子擯棄皇天平分固若此乎不報韋后得政詔左屯衛大將軍趙承恩薛思簡以兵護守府宗立徙集州韋后之臨朝也吏苛虐重福貶江州司馬潛過均州與重福及洛陽人張靈均謀舉兵誅韋氏未發而韋氏貶重福遷集州刺史未行靈均

重福曰大王地居嫡長當爲天子相王雖有功不當總統東都士庶皆願王來王若潛入洛陽發左右屯營兵襲殺留守據東都如從天而下也然後西取陝州東取河南北天下指麾可定重福從之靈均乃密與情結謀聚徒數十人時情自秘書少監左遷沅州刺史進留洛陽以俟重福爲重福草制立重福爲帝尊上爲皇季叔以溫王爲皇太弟情爲左丞相知內外文事靈均爲左丞相天柱大將軍知武事重福與靈均詐乘驛詣東都情先供張駙馬都尉裴異第以待重福洛陽縣官微聞其謀八月庚寅往異第按問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宗頌

八

重福奄至縣官馳出白留守群官皆逃匿洛州長史崔日知獨帥衆討之留臺侍御史李邕避重福于天津橋從者已數百人馳至屯營告之曰譙王得罪先帝今無故入都此必爲亂君等宜立功取富貴又告皇城使閉諸門重福先取左右屯營日中射之矢如雨下乃還趣左掖門欲取留守兵見閉門大怒火未及然左右營兵出逼之重福窘迫策馬出東逃匿山谷明日留守大出兵搜捕重福赴漕渠溺死日知以功拜東都留守鄭愔貌醜多須既敗梳髻著婦人服匿車中擒獲被鞠肢保不能對張靈均神氣自若願

惜曰吾與此人舉事宜其敗也與惜皆斬于東都市初惜附來俊臣得進俊臣誅附張易之易之誅附韋氏韋氏敗又附譙王重福竟坐族誅

唐李璘

李璘玄宗子少失母肅宗收養自抱眠之長聰敏好學貌陋甚不能正視既封永王領荊州大都督安祿山反帝至扶風詔璘即日赴鎮俄又領山南江西領南黔中四道節度使以少府監竇昭為副璘至江陵募士得數萬補署郎官御史時江淮租賦鉅億萬璘生宮中見富且彊遂有闕江左意以薛鏐李臺卿等

八編類纂

卷百四十七

九

為謀主肅宗聞之詔璘還觀上皇于蜀璘不從其子襄成王傷剛鷺之謀亦樂亂勸璘取金陵即引舟師東下甲士五千趨廣陵以渾惟明李廣琛高仙奇為將然未敢顯言取江左也會吳郡採訪使李希言平牒璘因發怒曰寡人上皇子皇帝弟地尊禮絕今希言乃平牒抗威落筆署字何邪乃使惟明襲希言而令廣琛趨廣陵攻採訪使李成式璘至當塗希言已屯丹陽遣將拒戰不勝降於璘江淮震動明年肅宗遣宦者啖廷瑗等與成式謀招諭之時河南招討判官李銑在廣陵有兵千餘廷瑗邀銑屯楊子成式

又遣廣陵卒三千戍伊婁埭張旗幟大閱士璘與傷登陴望之有懼色廣琛知事不集謂諸將曰與公等從王豈欲反邪上皇播遷道路不通而諸子無賢於王者如總江進銳兵長驅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名姓叛逆如後世何眾許諾遂割臂盟於是惟明奔江寧廣琛以兵六千奔廣陵璘使騎追躡之廣琛曰我德王故不忍決戰逃命歸國耳若逼我且決死追者止乃免是夜銑陣江北夜然京華人執二炬以疑之隔江望者兼水中之影一皆為二璘軍亦舉火應之璘疑官軍悉濟攜兒女及麾下遁去遂明

八編類纂

卷百四十七

十

吳孫綝

孫綝

孫綝孫堅弟靜之曾孫也綝父綽為安民都尉綝始為孫將軍孫策大將軍假節封永安侯負責居傲多行無禮綝以孫策始創政事多所難問甚懼還從業

疾不朝，築室于朱雀橋南，使弟威遠將軍據人蒼龍宿衛。弟武衛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開分屯諸營，欲以專朝自固。亮內嫌，先是五鳳初，蜀使來聘，將軍孫儀等欲因會殺孫峻，事泄，儀等自殺。死者數十人。全琮妻公主魯班，請朱公主魯育與同謀，殺之。至是，亮乃推魯育見殺本末，責怒朱公主子虎林督朱熊、熊弟外部督朱損、不匡、正孫峻，乃殺熊及損。緝入諫不從，亮遂與全公主太常全尚將軍劉承議，誅緝亮妃，緝從弟女也。以其謀告緝，緝率眾夜襲全尚，遣弟恩殺劉承于蒼龍門外，遂圍宮，緝遣中書郎李崇奪亮璽綬，以亮罪狀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緝怒殺之。典軍施正勸緝徵立瑯琊王休，緝從之。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自吳國破，臣未嘗有緝，奉牛酒請休，休不受，責請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為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官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言聞休，休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又復加恩符，中與緝分省文書，或有告緝懷怨，侮上欲圖反者，休執以付緝，緝殺之。由是愈懼。蓋宗末出屯武昌，休許焉，盡勅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

皆令裝載所取武庫兵器，咸令給與將軍魏遼，詭休曰：「緝居外，必有變，武衛士施邈又告緝欲反，有徵，休密問張布，布與丁奉謀於會，殺緝。永安元年十二月丁卯，建業中，謠言盟會有變，緝聞之不悅，夜大風發，木揚沙，緝益恐。戊辰臘，會緝稱疾，休疆起之，使者十餘輩，緝不得已將入，眾止焉。緝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緝求出，休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緝起離席，奉布目左右縛斬之，以緝首令其眾曰：「諸與緝同謀，皆赦放，仗者五千人，聞乘船欲北降，追殺之。」夷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斷其木而埋之，以殺魯育等故也。

晉司馬道子

司馬道子，簡文帝子，出後琅邪王，封琅邪王，孝武帝不親萬機，但與道子酣歌為務。姆尼僧尤為親暱，郡守長吏多道子所樹立，既為揚州總錄，勢傾天下。中書令王國寶性卑佞，特為道子寵昵，又崇信浮屠之學，用度奢侈，桓玄嘗候道子，正遇其醉，賓客滿坐，道子張目謂人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得起。于時朝政既紊，左衛領營將軍許榮上

疏諫中書郎范甯亦深陳得失帝由是漸不平於道子然外每優崇之國寶即甯之甥以諂事道子甯奏請黜之國寶懼使袁悅之因尼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帝因發怒斬悅之國寶懼復詣甯於帝帝流涕出甯為豫章太守道子由是專恣嬖人趙牙出自優倖茹千秋本錢塘捕賊吏因賂詣進道子以牙為魏郡太守千秋驃騎諮議參軍牙為道子開東第鑿山穿池列樹竹木功用鉅萬道子既為皇太妃所愛親恃寵乘酒時失禮敬帝不能平令聞人與上疏曰驃騎諮議參軍茹千秋協附宰相起自

八編類纂

卷百四十七

七

微賤竊弄威權街賣天官其子壽齡為樂安令職私狼藉畏法奔逃竟無罪罰傲然還縣又尼姘囑類傾動亂時穀賤人餓流殍不絕由百姓單貧役調深刻又振武將軍庾恒鳴角京邑主簿戴良夫苦諫被囚殆至亡命而恒以酒醉見怒良夫以執忠廢棄又權寵之臣各開小府張設吏佐疏奏帝益不平而逼於太妃無所廢黜乃出王恭為兗州殷仲堪為荊州王珣為僕射王稚為太子少傅以張王室而漸制道子也道子復委仕王緒由是朋黨競扇中書郎徐邈以國之至親唯道子而已宜在敦睦從容言于帝曰昔

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實宜深慎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初二十一年帝嗜酒流連內殿張貴人寵冠後宮時貴人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貴人偏飲宦者酒散遣之使婢以被蒙帝面弑之重賂左右云因麗暴崩時太子闇弱會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復推問安帝幼而不慧寒暑飢飽亦不能辨初王國寶黨附道子屢為中丞褚粲所糾國寶起齋伴清暑殿武帝甚惡之國寶懼遂更求媚于帝而疎道子帝復寵昵之道子大怒嘗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劬擲之及帝

八編類纂

卷百四十七

七

明國寶復事道子與王緒共為邪媚道子更惑之帝既冠道子稽首歸政王國寶始總國權王恭乃舉兵討之道子懼收國寶付廷尉兼其從弟取邪內史緒悉斬之以謝于恭恭即罷兵道子乞解中外都督錄尚書以謝方岳詔不許道子世子元顯時年十六為侍中心惡恭請道子討之乃拜元顯為征虜將軍其先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于府王恭威震內外道子甚患復引譙王尚之以為腹心王恭知之復舉兵以討尚之為名荊州刺史殷仲堪豫州刺史庾楷廣州刺史桓玄並應之元顯攘袂慷慨謂道子曰去年

不討王恭。致有今役。今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日飲醇酒。而委事於元顯。元顯雖年少。而聰明多涉。志氣果銳。以安為己任。尚之為之羽翼。時相傳會者。皆謂元顯有明帝神武之風。於是以為征討都督。假節統前將軍王恂。左將軍謝琰等伐恭。滅之。既而楊佺期。桓玄。殷仲堪等復至石頭。元顯於竹里馳還京師。遣丹陽尹王愷等發京邑士。數萬人。據石頭。以距之道子。將出頓中堂。忽有驚馬蹂藉軍中。因而擾亂。赴江而歿者甚眾。仲堪既知王恭敗死。狼狽西走。與桓玄屯於潯陽。朝廷嚴兵相拒。內外騷然。詔元顯甲杖百人入殿。尋加散騎常侍。中書令。會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七 宗廟 五

道子有疾。加以昏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諷天子解道子揚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覺。元顯自以少年頓居權重。慮有譏議。於是瑯邪王領司徒。元顯自為揚州刺史。既而道子酒醒。方知去職。於是大怒。廬江太守張法順。以刀筆之才。為元顯謀主。自桓謙以下。諸貴遊皆歛衽請交。元顯性苛刻。法順屢諫不納。又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號曰樂屬。移至京師。以充兵役。既而孫恩乘機作亂。加道子黃鉞。元顯為中軍。以討之。然道子更為長夜之飲。政無大小。一委

元顯時。謂道子為東錄。元顯為西錄。西府車騎填塞東第門下。可設雀羅矣。元顯因諷禮官下議。稱已德隆望重。既錄百揆。內外群僚。皆應盡敬。于是公卿皆拜。于時軍旅荐興。國用虛竭。自司徒以下。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過帝室。會孫恩至京口。元顯柵斷石頭。率兵距戰。頻不利。道子無他謀畧。惟日禱將侯廟。為厭勝之術。既而孫恩避於北海。桓玄復據上流。致戕于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元顯覽而大思。張法順謂之曰。桓玄承藉門資。素有豪氣。既并殷楊。專有荆楚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七 宗廟 十六

然桓謙世在西藩。人或為用。而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吳。孫恩為亂。東土塗地。編戶飢饉。公私不贍。玄必乘此縱其姦兇。竊用憂之。元顯曰。為之奈何。法順曰。玄始據荊州。人情未輯。方就綏撫。未逞他計。及其如此。發兵誅之。使劉牢之第前鋒。而為下以大軍繼進。桓玄之首必懸於麾下矣。元顯以為然。遣法順至京口。謀於牢之。而牢之有疑色。法順還說元顯曰。觀牢之顏色。必貳於我。未若召而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道子伐桓玄。竟以牢之為前鋒。法順又言于元顯曰。自秦大車。未有威斷。桓謙兄弟。每為上流耳目。

斬之以孤荆楚之望且事之濟不繫在前軍而牢之  
 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  
 示不貳若不受命當逆為其所元顯曰非牢之無以  
 當桓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必動二三不可牢之  
 素惡元顯恐桓玄既滅元顯益驕恣又恐已功名愈  
 盛不為元顯所容且自恃材武擁強兵欲假玄以除  
 執政復伺玄之隙而自取之故不肯討玄元顯日夜  
 醉酣以牢之為前鋒牢之驟詣門不得見及帝出餞  
 元顯遇之公座而已牢之軍深淵參軍劉裕請擊玄  
 牢之不許玄使牢之族舅何穆說牢之曰自古戴震  
 主之威挾不賞之功而能自全者誰邪越之文種秦  
 之白起漢之韓信皆事明主為之盡力功成之日猶  
 不免誅夷况為凶愚者之用乎君如今日戰勝則傾  
 宗戰敗則覆族欲以此安歸乎不若翻然改圖則可  
 以長保富貴矣古人射鉤斬袂猶不害為輔佐况玄  
 與君無宿昔之怨乎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愈恐牢  
 之頗納穆言與玄交通中尉何無忌牢之之甥也與  
 劉裕極諫不聽其子敬宣諫曰今國家衰危天下之  
 重在大人與玄玄藉叔父之資據有全楚割晉國三  
 分之二一朝縱之使陵朝廷玄威望既成恐難圖也

董卓之變將在今日矣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  
 玄如反覆手耳但平玄之後今我奈驃騎何牢之遣  
 敬宣詣玄請降玄欲誅牢之乃與敬宣宴飲陳名書  
 盡共觀之以安悅其意敬宣不知覺玄佐與莫不相  
 視而笑玄版敬宣為諮議將軍于時揚土劍儻為潛  
 不繼玄斷江路商旅遂絕公私匱乏士卒嗷嗷皆  
 大將將發玄從兄驃騎長史石生馳使告玄玄遣次  
 尋陽傳檄京師罪狀元顯俄而玄至西陽帝或嚴餞  
 元顯于西池始登舟而玄至新亭元顯棄船走屯國  
 子學堂明日列陣於宣陽門外元顯佐更多散走或  
 言玄已至大柝劉牢之遂降於玄元顯迴入宣陽門  
 牢之參軍張暢之率眾逐之眾潰元顯奔入相府唯  
 張法順隨之問計于道子道子對之泣玄遣太傅從  
 事中郎毛泰收元顯送於新亭縛於舫前而戮之元  
 顯答曰為王誕張法順所悞於是送付廷尉并其六  
 子皆害之玄又奏道子酣縱不孝當棄市詔徙安成  
 都使御史竹林防衛竟承玄旨醜殺之

宋劉義康

劉義康高祖子永初元年立為彭城王文帝元嘉五  
 年為荊州刺史揚州刺史王弘與義康二府並置佐

領兵共輔朝政既弘多疾且欲委還大權每事推讓義康由是義康專總內外之務義康意猶快快欲得楊州形於辭時以弘弟曇首居中爲上所親委愈不悅弘以老病屢乞骸骨曇首自求巽郡上皆不許義康謂人曰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詎宜臥治曇首勸弘減府中文武之半以授義康上聽割三千人義康乃悅十二年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仁實引之湛既至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已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又以景仁專管內任謂爲間已猜隙漸生知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時義康專秉朝權湛嘗爲義康上佐遂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上意傾黜景仁獨當時務帝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卽家爲府湛加太子詹事湛愈憤怒使義康毀景仁於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對所親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表疏累上帝不許使停家養病湛議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爲帝雖知當有以解之不能傷義康至親之愛帝微聞之遷讓軍府於西掖門外使近官禁故湛謀不行義康僚屬及諸附麗湛者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之門唯後將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間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忌于朝廷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宋高宗

九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宋高宗

二十

景仁臥家不朝謁帝常使炳之銜命往來湛不疑也檀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帝久疾不愈劉湛說義康以爲官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帝疾篤義康言於帝召道濟入朝既至留之累月帝稍間將遣還已下渚未發會帝疾動義康矯詔召道濟入殿道濟執之下詔稱道濟潛散金貨招誘剽掠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黃門侍郎植等十一人誅之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南譙王義宣爲江州刺史義康專總朝權上羸疾積年心勞輒發屢至危殆義康盡心營奉藥食非口所親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內外衆事皆專決施行性好吏職糾討文案莫不精盡上由是多委以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士之幹練者多被意遇然素無學術不識大體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已府府僚無施及忤旨者乃斥爲臺官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私置僮六千餘人不以言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噉柑歎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柑大供御者



三寸領軍劉湛既與僕射殷景仁有隙湛欲倚義康之重以傾之義康權勢已盛湛愈推崇之上寢不能平殷景仁密言於上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加裁抑上陰然之司徒左長史劉斌湛之宗也大將軍從事中郎王履及主簿劉敬文祭酒孔胤秀皆以傾諂有寵於義康見上多疾皆謂官車一日晏駕宜立長君上嘗疾篤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並不答而胤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咸康末立康帝獲事義康不知也及上疾瘳徵聞之而斌等密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宗類

三

謀欲使大業終歸義康遂邀結朋黨伺察禁省有不與已同者必多方搆陷之又採拾景仁短長或虛造異同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勢分矣上以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收劉湛付廷尉下詔暴其罪惡就獄誅之并誅其黨劉斌劉敬文等八人徙尚書郎何默子等五人於廣州因大赦是日敕義康入宿留止中書省其夕分收湛等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嘗遣人宣言告義康以湛等罪狀義康上表遜位詔以義康為江州刺史侍中大將軍如故出鎮豫章初殷景仁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

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景仁景仁猶稱脚疾以小牀與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初檀道濟薦吳興沈慶之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劉湛為領軍嘗謂慶之卿在省歲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頻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收湛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縛袴而入上曰卿何意乃爾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上遣慶之收劉斌殺之號騎將軍徐湛之與義康尤親厚上深銜之義康敗湛之被收罪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兄弟為長嫡素為上所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宗類

三

禮至是入宮見上號哭不復施臣妾之禮上乃赦之吏部尚書王球履之叔父也以簡淡有美名為上所重性進利深結義康及湛球屢戒之不從誅湛之夕履徒跣告球球命左右為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與汝云何履怖思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上以球故履得免死廢于家義康方用事人爭求親暱唯司徒主簿江湛早能自疎求出為武陵內史檀道濟嘗為其子求婚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之湛拒之愈堅故不洽於二公之難上聞而嘉之義康停省十餘日見上奉辭便下渚上唯對之慟哭

餘無所言。上遣沙門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初吳興太守謝述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早卒。義康將南歎曰：昔謝述唯勸吾退劉班，唯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上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以征虜司馬蕭斌為義康諮議參軍，領豫章太守，使龍驤將軍蕭承之將兵防守義康。左右愛念者並聽隨從。資奉優厚。久之，上就會稽公主宴，集王起再拜叩頭，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不為陛下所容。今特請其命，因慟哭。上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

漢昌邑王

漢昌邑王

漢昌邑哀王，武帝子，嗣立，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大將軍光與群臣議曰：孝昭皇后廢，賀歸故國，賜湯

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園除為山陽郡。初賀在國時，數有怪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頸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又人鳥集宮中，王知惡之，仰天而嘆曰：不祥何為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大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篇，人事決。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大王位為諸侯王，行汗於庶人，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後又血汗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曰：宮室不久，妖祥數至，血者陰憂像也。宜畏慎，自省，賀終不改節。居無何，徵既即位，後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發視之，青蠅矢也。以問遂，遂曰：殿下之詩不云乎：管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則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為福，乃放逐之。臣當先逐矣。賀不用其言，卒至干廢。

漢劉勝

劉勝，景帝子，封中山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怨。晁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秦疆欲削，侵削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

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為盤石宗也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吹毛求疵管服其臣使證其君多事以侵寬建元三年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

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為盤石宗也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吹毛求疵管服其臣使證其君多事以侵寬建元三年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樂歡者不可為太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徊不食雍門子一微吟

孟嘗君為之於邑今臣心結日夕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潛然出涕臣聞白日麗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蟲蠹宵見然雲

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讒言之徒蠹生道遠路遠何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群臣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于所以橫分也以吏所侵聞于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一 宗類 三五

稍自分析弱小云勝為人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立四十三年薨諡曰靖

齊蕭晃 蕭晃高帝第四子也時禁諸王蓄仗在都下者唯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愛武飾罷徐州還私載數百人仗還都為禁司所覺投之江中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巖稽首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

齊蕭晃

先朝念白象白象晃小字也上亦垂泣高帝大漸時戒武帝曰宋氏若骨肉不相圖他族豈得乘其弊汝深戒之故武帝終無異意然晃亦不見親寵當時論者以武帝優於魏文減於漢明

北齊三高

難

三五

高浚歡第三子也元象中封永安郡公豪爽有氣力善射騎為文襄所愛文宣末年多酒失浚謂親近日二兄舊來不甚了了自登昨已後識解頓進今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為憂欲乘驛至新面諫不知用吾不人有知密以白帝又見御人

北齊三高

難

善射騎為文襄所愛文宣末年多酒失浚謂親近日二兄舊來不甚了了自登昨已後識解頓進今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為憂欲乘驛至新面諫不知用吾不人有知密以白帝又見御人

年來朝從幸東山帝裸程為樂雜以婦女又作狐掉  
尾戲浚進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不悅浚又於屏處  
召楊遵彥譏其不諫帝時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遵  
彥懼以奏帝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宮浚  
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令徵浚浚思禍謝疾不朝上  
怒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既至盛以鐵籠與  
上黨王渙俱寘北城地牢下飲食溲穢共在一所明  
年帝親將左右臨穴歌謳令浚等和之浚等惶怖且  
悲不覺聲戰帝為愴然因泣將赦之長廣王湛先與  
浚不睦進曰猛獸不可出穴帝嘿然浚等聞之呼長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宗室 二十七

廣王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左右聞者莫不悲傷  
浚與渙皆有雄畧為諸王所傾服帝恐為恐乃自刺  
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樂每下浚渙輒以手  
拉折之號哭呼天於是薪火亂投籠燒殺之填以石  
土後出穴皮髮皆盡屍色如炭後帝以其妃陸氏配  
儀同劉郁捷舊帝蒼頭也以軍功見寵時令郁捷害  
浚故以配焉後數日帝以陸氏先無寵于浚敕與離  
絕

令立為王太子帝臨崩遺詔傳位於武成并有手書  
其末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學前人百年  
封樂陵王河清三年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  
赤星見帝以益水承星影而蓋之一夜盆自破欲以  
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  
教字德胄封以奏帝遂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被召自  
知不免割帶決留與妃斛律氏見帝於玄都苑京風  
堂使百年書教字驗與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  
擊之人令又曳百年遠堂且走且打所過處血皆徧  
地氣息將盡曰乞命願與阿叔作奴遂斬之棄諸池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宗室 二十七  
池水盡赤於後園親看埋之妃把瑛哀號不肯食月  
餘亦死瑛猶在手拳不可開時年十四其父光自壁  
之乃開陸令萱說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  
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尊殺以來嘗懷恐懼宜  
早為計帝未決以食蕃密迎祖班問之班稱周公殺  
管叔季友醜慶父帝納其言啟太后曰明且欲與仁  
威出獵須早還是夜四更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  
兄兄喚兒何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  
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  
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立殺之時年十四太后臨哭

十餘聲便擁入殿明年三月葬於鄴西贈諡曰楚恭  
哀帝以慰太后

唐十一李

李上金高宗子始王祀永徽三年遙領益州大都督  
廊壽二州刺史武后疾其母故有司誣奏削封邑徙  
置澧州又之后陽若可喜者表祀王上金鄱陽王素  
節聽朝集義陽宣城二公主各增秩由是上金為沔  
州刺史素節岳州刺史然卒不朝高宗崩詔上金素  
節二公主赴哀文明元年從王澤歷五州刺史載初  
中武承嗣誣上金素節謀反召繫御史獄上金聞素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宗類

三九

節已被殺即雉經七子並流死顯州神龍初追還官  
爵以其子義珣嗣王

李素節高宗子始王雍授雍州牧方羈州澤勉自疆  
帝愛之轉岐州刺史更王郇母被讒死出素節為申  
州刺史乾封初詔素節病無入朝而實不病乃著忠  
孝論自明倉曹參軍張柬之以聞帝欲省其誣武后  
滋不悅坐受賂降王鄱陽削戶十七徙置袁州禁錮  
終身儀鳳三年為岳州刺史徙王許歷三州刺史與  
上金同追逮赴都道間遭喪哭者謂左右曰病死何  
可得而須哭哉至龍門驛被絀年四十三葬以庶人

禮子英等九人並誅惟琳瓊瓊欽古尚幼長囚雷州  
中宗復位追故封贈開府儀同三司許州刺史陪葬  
乾陵詔瓊嗣王

李係肅宗子封越王乾元二年九節度兵潰河北朝  
廷震駭乃以李光弼代郭子儀總兵關東而光弼請  
賢王為帥於是詔係充天下兵馬元帥而光弼副知  
節度行營事係留京師史思明陷洛陽係請行不聽  
帝寢疾太子監國張后與中人李輔國有隙因召太  
子入謂曰輔國典禁軍用事久四方詔令皆出其手  
矯天子制逼徙聖皇天下側目今上疾彌留輔國常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宗類

三九

快快忌吾與汝又程元振陰結黃門圖不軌若釋不  
誅禍不移頃太子泣曰此二人者陛下勳舊而上體  
不豫重以此事得無震驚乎願出外徐計之后曰是  
難與其事者乃召係曰汝能行此乎係許諾即遣內  
謁者監段恒俊選材勇宦者二百人授甲長生殿以  
帝命召太子元振以告輔國乃祀與勒兵凌霄門迎  
太子以難告太子曰上疾亟吾可思死不赴乎元振  
曰赴則及禍乃以兵護太子止飛龍殿勒兵夜入三  
殿收係及恒俊等百餘人繫之幽后別殿后及係皆  
為輔國所害

李憚憲宗子封禮王憲宗喪太子吐突承璀議復立儲副意屬憚帝自以穆宗為太子帝崩之夕承璀死王被殺

李悟憲宗子封絳王敬宗崩蘇佐明等矯詔以王領軍國事王守澄等立文宗王見殺

李湊穆宗子始王漳與安王同封文宗即位疾王守澄顯引支黨撓國謀盡誅之密引宰相宋申錫使為計守澄客鄭注同知之以告乃謀先事殺申錫又以王賢有中外望因欲株聯大臣族夷之乃令神策虞候豆盧著上飛變且言宮史晏敬則朱訓與申錫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宗類 三十一

昵吏王師文圖不軌訓嘗言上多疾太子幼若兄終弟及必漳王立申錫陰以金幣進王而王亦以珍服厚答即捕訓等繫神策獄榜掠定其辭諫官群伏閣極言出獄牒付外雜治注等懼事泄乃請下詔貶王帝未之悟因黜湊為巢縣公時太和五年也命中人持詔即賜且慰曰國法當爾無他憂八年薨贈齊王注後以罪誅帝哀湊被讒死不自明開成三年追贈懷懿太子

李溶穆宗子史亡其母始封安王初楊賢妃得寵于文帝晚稍多疾妃陰請以王為嗣審為自安地帝與

宰相李瑋謀瑋謂不可乃止及帝崩仇士良立武帝欲重功即擿溶嘗欲以為太子事殺之

李成美敬宗子封陳王初文宗以莊恪太子薨大臣數請建東宮開成四年帝乃立成美為太子典冊未具而帝崩仇士良立武宗殺之於邸

李滋宣宗子始王夔與慶王沂同封帝初詔鄆王居十六宅與五王處大明宮內院以諫議大夫鄭漳兵部郎中李鄴為侍讀五日一謁乾符門為王授經鄆王立為懿宗乃罷昭宗乾寧三年領侍衛諸軍是時誅王行瑜而李茂貞怨以兵入觀詔滋與諸王分統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二 宗類 三十二

安聖奉宸保寧安化軍衛京師天子將狩太原韓建道迎之留次華州建畏王等有兵遣人上急變告諸王欲殺建帝幸河中帝驚召建諭之稱疾不肯入救滋與諸王謁建自解建留軍中奏言中外異體臣不可以私見又言晉八王擅權卒敗天下請歸十六宅悉罷所領兵帝不許建以兵環行在請誅大將李筠帝恩斬筠以謝建盡逐衛兵自是天子孤弱矣初帝使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往見李克用二王還建惡之又嗣暉王嘗督軍伐茂貞于是劾奏比歲兵纒近輔諸王階其禍使乘輿越在下藩不得安臣已請

仲達善戰  
諸王天子  
備弱附之  
也

解其兵今延單丹三王尚陰計以危國請誅之帝曰渠至邪是後三日與劉季述矯詔以兵攻十六宅諸王被髮乘垣走或升屋極號曰帝救我建乃將十一王并其屬至石隄谷殺之徐以謀反聞天下寃之一李裕昭宗子大順二年始王德帝幸華州韓建已奪諸王兵不自安乃請王皇子之未王者既又殺諸王因請立裕為皇太子釋言於四方時乾寧四年也劉季述等幽帝東內奉帝即位季述誅裕匿右軍或請殺之帝曰太子冲孺賊豈立之且何罪詔還少陽院復為王朱全忠自鳳翔還見王春秋盛標宇軒秀忌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三十一

之密語崔胤曰王既竊帝矣大義滅親渠可留公任宰相蓋啟之胤從容言如全忠意帝不許他日以語全忠全忠曰此國大事臣安敢語此此必亂賣臣乃免帝遷洛他日謂蔣玄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奈何欲殺之言已泣下自齧指流血玄暉即摘語全忠全忠志帝被弑玄暉置酒邀諸王九曲池飲酣皆殺之投屍水中唐自中葉宗室子孫多在京師幼者或不

出閣雖以國王之實與匹夫不異故無赫赫過惡亦不能為王室軒輊運極不遷與唐俱殫然則歷數短長自有底止彼漢七國晉八王不得其效愈速福云

梁蕭綜 異姓

蕭綜武帝第二子也封豫章郡王遷徐州刺史入為侍中領右將軍初綜母吳淑媛在齊東昏宮寵在潘余之亞及得幸于武帝七月而生綜官中多疑之武帝御諸子以禮朝見不甚數綜恒怨不見知每出藩淑媛恒隨之至鎮時年十五尚裸袒嬉戲於前晝夜無別妃袁氏尚書令昂之女也淑媛恒節其宿止遇袁妃尤不以道內外咸有穢聲綜後在徐州政刑酷暴請尚書僕射徐勉求出鎮襄陽勉未敢言因是怒勉餉以白團扇圖伐檀之詩言其賄也在西州於別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三十一

室歲時設席祠齊氏七廟又累微行至山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裕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為父子綜乃私發齊東昏暮出其骨瀝血試之亦既有徵矣在西州生次男月餘日潛殺之既瘞夜遣人發取其骨又試之其酷忍如此綜至魏位侍中丹陽王綜改名續字德文追服齊東昏斬哀魏太后及群臣並弔八月有司奏削爵土絕其屬藉攻子直姓悖氏未及旬日有詔復屬藉封直永新侯及蕭實實據長安反綜復去洛陽欲奔之魏法渡河橋不得乘馬綜乘馬而行橋吏執之送洛陽

綜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四十八

經濟編

宗類

封建

晉惠公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傳之師服曰吾嘗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秦丞相王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漢孝惠既崩高后稱制侯王諸呂何不可哉當若卑

署祿產之位宜序親疎之節小其國以圖全薄其勢以遠害而陳平周勃亦分茅錫土將相之後誓同山河舅甥之國穆若唇齒預閉覬覦之心不踐嫌猜之略克復明辟決自我躬高謝壽陵無負先帝安有齊兵之觀變代邸之危疑哉向使高祖呂后觀既往之勢析當時之疑斷必然之策杜未萌之禍則惠文之間無劉呂之難哀平之未有晉鄭是依况復周陳諸家休戚連漢黎獻恩德未改雖天命與廢孰能明之然人謀協密必無悔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

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惠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幽厲之後王室缺侯伯疆國與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足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餘人自雁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同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



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疆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疎諸侯或驕奢怵邪臣計謀為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第國邑故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為王王子支庶為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藩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乘其阨塞地利疆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今後世得覽形勢雖疆要之以仁義為本司馬遷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

漢家無以報乃敢惟它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負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願陛下詔有司因盛身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太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  
人編類卷八 宗類七 四  
 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懂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闕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朕之不惠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強

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寅  
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等昧死言臣  
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  
等謹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  
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為建國諸侯以相傳  
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為並建  
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  
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  
德施化陛下奉承大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  
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鄴褒厲羣臣平津侯等昭六親  
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第  
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  
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于萬世臣請立臣閔臣  
旦臣胥為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  
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惠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  
白牡駢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  
行嚮之朕其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  
寅奏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  
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  
為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

于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  
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  
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惠定海  
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襁褓而立為諸侯  
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  
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  
惠外討疆暴極臨北海西湊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  
師輿械之費不賦于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開禁  
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嚮風承流  
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  
不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八 宗族 六  
與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為  
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伏熟計之皆以為尊卑失序  
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閔臣旦臣胥為諸侯王  
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等前奏  
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  
大夫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閔等為諸侯王陛下  
謙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放羣臣之議儒者稱其  
術或諄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  
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為尊卑  
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為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

法則弗改所以宣王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它皆如前故事制口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十八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闕為齊王且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為齊王策曰於戲小子闕受茲

八編類纂 卷一百零八 七

從徵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立子胥為廣陵王策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適宵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后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塹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于天下也是以形執疆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矣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者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司馬遷敘 二世世家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疆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北大諸侯屢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誣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上故人主之行與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

八編類纂 卷一百零八 八

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已耳高皇帝  
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為不可故  
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維陽上東  
門之外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  
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  
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  
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迺逃而歸  
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  
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其邊二三列城  
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  
新鄭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  
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杆齊趙淮陽足  
以襟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  
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  
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古  
制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  
身亾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  
弱子將使不室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  
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  
淮南王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  
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歿之不當今奉尊罪人  
之子適足以負謫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  
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  
為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念快志刺手以衛仇人之  
冑固為俱靡而已淮南雖小豈布嘗用之矣漢存特  
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為  
四四子一心也予之眾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  
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專諸荆軻起于兩柱之間所謂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淮南子  
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美賦  
車各千乘焉亦足以富晉矣又加之以修諸侯其來  
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嘗太都疑國大臣疑士亂之  
媒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並令禍之深者也今大城  
陳蔡葉與不美或不允不足以威晉若克之以資財  
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木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  
末大必折此豈不施威諸侯之心哉然終為楚國大  
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美實  
之以兵車充之以大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

蔡葉與不羨或奉公子弃疾內作難楚國雲亂王遂  
 歿於乾溪下守亥之井為計若此豈不痛也哉悲夫  
 木和末大弛心必至時平時乎可痛惜者此也天下  
 之執方病大瘼一瘼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  
 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惡病也平居不可屈信一  
 二指痛身固亡聊也失今弗治必為痼疾後雖有扁  
 鵲弗能為已此所以竊為陛下患也病非徒瘼也又  
 苦蹠蓋元王之子弟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  
 也惠王親兄之子也今之王者凡子之子也親者或  
 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專大權以偏天子故曰非  
 徒病瘼也又苦蹠蓋也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大都  
 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躡屣以皇帝在所宮法論  
 之郎中謁者受騰取告以官皇帝之法子之事諸侯  
 王或不廉潔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漢事  
 諸侯王乃事皇帝也推是則諸侯之王乃將至尊也  
 然則天子之與諸侯臣之與下宜極然齊等若是乎  
 天子之相號為丞相黃金之印諸侯之相號為丞相  
 黃金之印而尊無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天子列卿  
 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已同矣人主登  
 臣而尊今臣既同則法惡得不齊天子衛御號為大

僕銀印秩二千石諸侯之御號曰大僕銀印秩二千  
 石則御已齊矣御既已齊則車飾具惡得不齊天子  
 親號云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  
 妃號曰后然則諸侯何擯而天子何加焉妻既已同  
 則夫何以異天子宮門曰司馬闕入者為城旦諸侯  
 宮門曰司馬闕入者為城旦殿門俱為殿門闕入之  
 罪亦俱弃市宮墻門衛同名其嚴一等罪已鈞矣天  
 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令令儀之  
 言是也天子甲號皆稱陛下諸侯甲號稱陛下天子  
 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乘輿等也衣被次齊貢歿  
 八編類纂 卷一百零八 宗類 十一  
 經緯也荷工巧而志欲之唯冒上軼主次也然則所  
 謂王者安居臣者安在人之情不異面目狀貌同類  
 貴賤之別非人人天根著於形容也所持以別貴賤  
 明尊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亂且不息滑曼無  
 紀天理則同人事無別然則所謂臣主者非有相臨  
 之具尊卑之經也持面形而膚之耳近習乎晝近貌  
 然後能識則疏遠無所放衆庶無以期則下惡能不  
 疑其上君臣同倫異等同服則上惡能不矜于其下  
 等齊  
 暹錯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

如其必反  
恐非非相  
地可了

上書說孝文帝文帝覽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孝  
 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  
 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  
 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  
 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郊詐  
 稱病不朝于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  
 矣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  
 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  
 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鼠鑽言  
 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  
 八編類纂 卷一百零八 五類 十一  
 其事還報景帝曰必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  
 上毋以梁事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  
 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  
 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為魯相 褚先生梁孝  
 王傳論曰臣為郎時聞之于宮殿中老郎吏好事之  
 者稱道之也竊以為令梁孝王怨望欲為不善者事  
 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為太  
 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  
 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齊嬰之正言也何以有  
 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

後傳王太后喜說寶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  
 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其弟擅亂高帝約乎于是景  
 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悅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  
 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  
 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  
 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于是乃封小弟以應縣  
 是後成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  
 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宣出好  
 言于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  
 好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  
 八編類纂 卷一百零八 五類 十二  
 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日小見到正月朔且奉  
 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為王置酒賜金錢財  
 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  
 見者燕見于禁門內飲于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  
 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王同輦出與同車示  
 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叛逆乃隨而憂之  
 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  
 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  
 常比年入朝見父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  
 諸侯王當為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

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實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于太后前言語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為寄景帝臨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為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對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立適孫殷道太子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夾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為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即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議出于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表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

梁王使人刺袁盎

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率于嗜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于春秋氣力武勇獲師傳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元帝叔東平王傳相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書之言春秋為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八編類纂卷百零八不服猥強効力傳致難明之事獨以偏僻成臆斷獄亡益于治道污礙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于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耻辱之心案事者乃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于下吏以廣公族附疏之

一第... 冊... 0 反E9

德為宗室刷汗亂之耻其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

成帝時梁王立淫亂谷永上疏

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年朝見久留京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即席不拜分其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賜幣今康焉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即位蠲除前過還所刑黜衍食它縣男女少長並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弱枝者也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八

宗廟

七

陛下德業隆盛當為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富早就蕃國為子孫基址而室第相望久繁京邑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之眾充塞城郭驛修僭擬寵祿隆過今諸國之封並皆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發遣康焉各歸藩國令羨等速就便時以塞眾望

宋意上章

秦觀周之弊以為小弱見奪于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弃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

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藩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江海捐弃楫櫂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人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

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黜其義至于身歿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于奸臣之口至命趙高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八

宗廟

六

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謀申商詬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

六代論

周之不競有由來矣國之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彊晉收其請降之圖暴楚頓其觀門之志豈劉項之能關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敝而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啓侯王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



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執足者反疾土狹者  
 逆遲六臣犯其弱網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黔徒  
 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象也然  
 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  
 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  
 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  
 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  
 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好充斥卒有疆臣專朝則天  
 下風靡一夫從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  
 難與王室放命者七臣于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八 宗類 九

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安然以治行亂是以厲宣典  
 於共和襄惠振於首鄭豈若二漢階閭整擾而四海  
 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  
 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想智同痛然周以之  
 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  
 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甲勢耳故烈士  
 扼腕終委寇仇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  
 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與主下皆市人師  
 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

救劫殺之禍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陸機五等諸侯

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  
 已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君  
 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其二

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  
 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  
 子至于里胥其意在人者歟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  
 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  
 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八 宗類 二十

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  
 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  
 卒不能定魯侯之嗣凌夷迄于幽厲王室東徙而自  
 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  
 之伐九伯誅萑弘者有之天下乖盪無君之心予以  
 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  
 之盛強未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  
 分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  
 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  
 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

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世而天下大壞有  
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謫戍之徒  
隔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  
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  
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  
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  
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凌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  
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皆則  
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已明矣繼漢而帝者  
雖百代可知也唐與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八

宗廟七

主

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  
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  
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  
異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予又  
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驥貨事戎大凡  
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  
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  
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  
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  
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

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  
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  
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拏捕而遷之  
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凌財怙勢作威大刻  
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  
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  
審觀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  
以輯一方可也有辜得以黜有能得以獎朝拜而不  
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假使漢室盡城  
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八

宗廟七

主

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諶而導之拜  
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約從之謀周於同  
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  
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  
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  
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  
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  
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凌替不聞延祚  
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太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  
者又以爲商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

是夫不然夫商周之不革者是不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商者二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商武王不得而易拘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八 宗類

三

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于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柳宗元封建論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四十九

左編

公主類

宋荆國公主賢太宗女未嘗出房閨太宗嘗發寶藏令諸女擇取之欲以觀其志主獨無所取真宗即位封萬壽長公主改隨國下嫁駙馬都尉李遵勗舊制選尚者降其父為兄弟行時遵勗父繼昌亡恙主因繼昌生日以舅禮謁之帝聞密以兼衣寶帶器幣助其為壽遵勗賓客每一時賢士每燕集主必親視饗膳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九 公主類

一

嘗有盜入主第帝命有司訊捕主請出所逮繫人以私錢募告者果得真盜法當死復請賞之歷封越宿鄂冀四國明道元年進魏國初遵勗出守許州暴得疾主亟欲馳視之左右白須奏得報乃可行主不待報而往從者裁五六人帝聞遽命內侍督諸縣邏兵以衛主車其後居夫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御華麗嘗燕禁中帝親為簪花辭曰自誓不復為此久矣嘗因浴仆地傷右肱帝遣內侍責侍者主曰早衰力弱不能步趨非左右之過由是悉得免主善筆札喜圖史能為歌詩尤善女工之事嘗誡諸子以忠義

自守無恃吾以速悔尤視他子與已出均及病目帝  
挾醫診視自后妃以下皆至第候問帝親舐其目左  
右皆感泣帝亦悲慟齋白金三千兩辭不受帝因謂  
從臣曰大主之疾儻可移於朕亦所不避也主雖喪  
明平居隱几冲淡自若

右編

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輿出入宮省通  
罪積日寃魂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于主討奸  
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箠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  
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僑逸賓客放濫宜勅

八編類纂

卷四九公主類

二

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蔡茂論湖陽公主請禁制貴戚

公主下嫁異國當用夷禮而反求良書恐非本意殆

有奸人勸導其中于休烈論金城公主請文籍

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皇帝之子真宗皇帝之妹  
陛下之姑於天下可謂貴矣然獻穆公主仁孝謙恭  
有如寒族奉李氏宗親備盡婦道愛重其夫無妬忌  
之行至今天下稱德者以獻穆公主為首獻穆公主  
豈不知其身之貴哉誠以貴而不驕然後能保其福  
祿全其令名故也臣謂陛下教子以義宜以太宗皇  
帝為法公主事夫以禮宜以獻穆公主為法司馬光論召還

充國公主  
宅內臣等  
今嘉彥以不能下長公主而廢是婦得以勝夫矣婦  
得以勝夫是子可以勝父臣可以勝君比聞朝廷無  
故而除三團練今又以私事而竄一都尉人皆以為  
政在房闈矣司馬光論驃馬都尉李瑋出知衛州狀

延陵顏季亨會通甫訂

八編類纂

卷四九公主類

三

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皇帝之子真宗皇帝之妹  
陛下之姑於天下可謂貴矣然獻穆公主仁孝謙恭  
有如寒族奉李氏宗親備盡婦道愛重其夫無妬忌  
之行至今天下稱德者以獻穆公主為首獻穆公主  
豈不知其身之貴哉誠以貴而不驕然後能保其福  
祿全其令名故也臣謂陛下教子以義宜以太宗皇  
帝為法公主事夫以禮宜以獻穆公主為法司馬光論召還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五十一  
左編

臣類 相臣

漢蕭何

蕭何沛人也為沛主吏掾高祖為布衣時數

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佑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

送奉錢三何獨以五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

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

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

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

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

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遂屠

燒咸陽與范增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蜀迺

曰蜀漢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中

地王秦降將以距漢王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

嬰樊噲皆勸之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

死乎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今眾弗如百戰百敗

何為丞相何進韓信漢王以為大將軍漢王令引兵

東定三秦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為相國益封五

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

獨不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

城東瓜美故世為東陵瓜從召平始也平謂何曰禍

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

而益封君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

大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

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

使使問相國何為曰為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

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

為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

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

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賣貸以自污

上心必安於是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

道遮行上書言相國疆賤買民田宅數千人上至何

謂上笑曰今相國迺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

自謝民後何為民請曰長安地陝上林中多空地棄

願令民得入田母收葉為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

賈人財物為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

尉侍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  
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  
豎金爲請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  
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疑  
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  
陛下自將往當是時何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  
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  
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  
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上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  
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爲  
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爲祭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  
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

漢曹叅

曹叅沛人也秦時爲獄掾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  
更以叅爲齊丞相叅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  
惠王富于春秋叅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  
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叅未知所定聞膠  
西有益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益公益  
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叅於  
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

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叅聞之皆舍人趣治行  
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叅叅去屬其後相曰以  
齊獄市爲奇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叅  
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  
容乎吾是以先之始叅後時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  
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叅叅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  
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長木訥于文辭謹厚  
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  
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叅不事事  
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叅輒飲以醇酒問之欲有言復  
飲酒醉而後去終莫能開說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四

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迺請叅遊後園  
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  
亦歌呼與相和叅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  
無事叅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惟相乃不治事以爲豈  
少朕與迺謂窋曰女歸試私從容問乃父曰高帝新  
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  
愛天下然無言吾告女也窋旣洗沐歸聞侍自從其  
所諫叅怒而笞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乃所  
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叅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

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執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且陛下垂拱，參等守職，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為相國三年薨，謚曰懿侯。

東漢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人。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漢末為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五

玄素與荊州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寓南陽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與亮友善，謂為信然。亮與庶及孟公威、石廣元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畧。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謂三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也。三人問其所至，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原饒士，丈夫邀遊，何必故鄉？耶先主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

明龐士元也。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亮每獨拜牀下，德公從子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惟德公與徽重之。德公嘗謂亮為臥龍，統為鳳雛。徽為水鏡，故與先主語而稱之。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若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往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奸人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六

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

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陟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箠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時劉表為荆州牧。備在荆州。眾力尚少。備性好結。時時適有人以髦牛尾於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髦而已。邪。備乃投髦而言。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眾。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民心不悅。可語劉荆州。令凡有遊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眾。可也。備從其計。故表眾遂強。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其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

天下不至地。言出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極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為江夏太守。先是曹操既破袁紹。自南擊先主。先主遣人於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鄴州俊傑。歸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使操將夏侯惇等於博望。望久之。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偽遁。惇追之。為伏兵所破。明年操北征烏丸。先主說表襲許。表不能用。操南征。表會表卒。表病篤。託國於備。顧謂曰。我兒不才。而諸將並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荆州。備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八

曰。諾。子自賢。君其憂病。或勸備宜從表言。備曰。此人待我厚。今從其言。人必以我為薄。所不忍也。表子琮代立。遣使請降於操。先主屯樊。不知操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眾去。過襄陽。亮說先主攻琮。荆州可有。先生曰。吾不忍也。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先主。北到當陽。眾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日行保江陵。今雖擁大眾。被甲者少。若操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事。皆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



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數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亮及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操大獲其人眾輜重先主斜趨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過表長子江夏太守琦與萬人與俱到夏口時亮與徐庶並從為操所遣破獲糜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九

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受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眾士仰慕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

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弊圍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十

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敗於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克軍實先主自赤壁之戰孫權稍畏之進妹固好先主至吳見權綢繆恩紀備還謂左右曰孫車騎長上短下其難為下吾不可以載見之乃晝夜兼行後先主與龐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為周公瑾功曹孤到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在君為君卿其無隱統對曰有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耳時

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賴孤爲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於險塗。非萬全之計也。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郗平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當鎮守成都。足兵足食。郭冲敘亮五事。其一。事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臣類

十一

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士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極則慢。所以致敵。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稍欲親近。刺者尚未得便。會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

之亦知非常人。須臾客如廁。備謂亮曰。何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奸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牆而走。二十三年。先主屯陽平關。急書發益州兵。亮以問從事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時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真。頃之轉爲益州治中。從事。初。魏爲太守李嚴。辟洪爲功曹。嚴未去。健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臣類

十一

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介等。初勸世祖。卽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莫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裔。紹世而起。今卽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父勞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卽帝位。策亮爲丞相。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篤。

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  
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  
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  
以死初漢嘉太守黃元為亮所不善聞漢主疾病懼  
有後患故舉郡反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元益無  
忌憚益州治中從事楊洪啟太子遣將軍陳習討元  
眾議以為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以據南中洪曰  
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辨此不過乘水患下冀  
主上平安而縛歸死如其有異得吳求活但劫習於  
南安峽口邀遮即便得矣元軍敗果順江東下習全

八編類集

卷百五

五

獲斬之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填之又領  
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董和亮並著先主軍  
府事獻可替否共為歡交亮深慮孫權聞先主殞  
恐有異計未知所如尚書魯芝言于亮曰今主尚幼  
弱初即尊位宜遣大使重申友好亮曰吾思之久矣  
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曰為誰亮曰即使君也  
乃遣芝以中郎將修好於吳初益州郡耆老羅闓殺  
太守附于吳吳以闓為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凱府  
丞王伉率吏士閉境拒守闓不能進使郡人孟獲誘  
扇諸夷諸夷皆從之牂牁太守朱褒越雋夷王高定

變之集  
少疑矣

皆叛應闓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聞牂牁太守朱褒  
將有異志收其主簿案問殺之褒怒攻殺房誣以謀  
反亮誅房諸子徙其四弟於越雋欲以安之褒猶不  
悛改遂以郡叛應難闓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  
務農植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魏司徒華  
歆尚書令陳羣等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  
國稱藩亮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  
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為後永戒魏不審鑑  
今次之矣免身為幸戒在子孫二三千各以耆艾之  
齒承偽指而進書有若崇疎稱恭之功亦將偏於元

八編類集

卷百五

四

禍苟免者邪昔世祖創迹舊基羸卒數千摧莽強族  
四十萬餘于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眾寡及至  
孟德以其詭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  
勢窮自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眾遂喪漢中之地  
深知神器不可妄養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泆  
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千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  
燕酒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  
藻煩勞翰墨者矣此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軍誠曰  
萬人一心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  
海內而况以數十萬之眾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而

干擬哉是年魏主丕以舟師擊吳臨江而還南方諸郡不賓亮將自征之長史王連諫以爲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進亮慮諸將才不及已意欲必往而連言輒至故停留久之會連卒二年春亮率衆討雍闓等參軍馬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遠險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疆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

五

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秋七月亮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嶲入斬雍闓高定使來陽督李恢由益州入門下督馬忠由牂牁入擊破諸縣復與亮合孟獲收闓餘衆拒亮亮問獲爲夷漢並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祇如此卽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

魏主相安亦不得已

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吏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亮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亮上表曰永康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偏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至此以凱爲雲南太守王伉爲永昌太守皆封亭侯是年魏文帝殂明帝立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

六

郭冲三事曰亮軍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懿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懿垂至已與相備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勅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懿嘗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趨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于大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還還以如亮所言懿後知深以爲恨六年亮將攻

魏與羣下謀之。丞相司馬魏延曰：聞夏侯惇少主之，婚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緣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林間延奄至，必棄城逃走。長安中惟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西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遣曹真都督關右諸軍，軍郿。亮身率大軍攻祁山。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臣類 七

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漢昭烈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畧無豫備。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關中響震，朝臣未知計所出。魏明帝曰：亮阻山為固，今者自來，正合兵書致人之術。破亮必矣。乃勒兵馬步騎五萬，遣右將軍張郃督之。西拒亮，魏明帝行如長安。是年孟達叛魏，六年魏擒孟達。初，越嵩太守馬謖才氣過人，好論軍計。亮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為先。

鋒而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為之涕泣，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亮殺得臣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于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于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乃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遇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漢主以亮為將軍，行丞相事。是時趙雲、鄧芝兵亦敗於箕谷，集眾固守，故不大傷。雲亦坐噉，亮謂鄧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不相失，何故？芝曰：趙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畧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為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庫。須十月為冬，賜亮大善之。郭冲四事曰：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關天水拔冀城，虜姜維驅畧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臣類 六

亮顏色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全，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稱賀，能不為愧？」於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者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滅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考徵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思其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九

敗矣。十一月，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軍弱。上言曹真攻安定等三郡皆平，真以諸葛亮懲丁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冬，亮果出散關，圍陳倉，使郝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遙詭昭。昭於樓上應之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為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言人兵不敵，無為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眾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

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火箭逆射其梯，梯燃，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為地穴，欲踊出于城裏。昭又于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曹真遣將軍費耀等救之，魏主召張郃于方城使擊亮。魏主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深入無穀，屈指計日，比臣到，亮已走矣。郃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雙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十

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眾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是歲孫權稱尊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未告，議者咸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囊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譬我必深，便當移兵東伐，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慎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筭之上者。昔孝文早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介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併力，且志望

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畧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備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慶權正號十二月亮徙府營于南山下原上築漢城于沔陽築樂城于成固八年七月魏大司馬曹真請由斜谷伐漢諸將數道並進可以大克魏主從之命大將軍司馬懿泝漢水由西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三

城入與真會漢中諸將或山子午谷或山武成入亮聞魏兵至次於成固赤坂以待之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魏詔曹真等班師亮使魏延西入羌中大破魏將郭淮于陽谿九年亮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亮率諸軍圍祁山以木牛運遣人招鮮卑軻比能等至北地石地以應亮先是魏馮門太守牽招以蜀諸葛亮數出而比能控弦十餘萬騎狡猾相交通表爲防備議者以爲懸遠未之信也會亮時在祁山果遣使連結比能至故北地石城與相首尾帝乃詔招使從便宜討之時比能已還漢南魏主命司馬懿

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郭淮等以禦之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駐維那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于上邽郭淮等邀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于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軍于南城張郃曰亮孤軍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數請戰因曰畏蜀兵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諸將咸請戰懿乃使張郃攻無當監河平於南圍自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三

案中道向亮郭冲五事曰時蜀兵更下者十二魏軍始陳番兵適交僚佐俱言賊衆盛宜權停衆更卒張助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督遣令行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任者憤踊思致死命亮使魏延逆戰魏兵大敗亮以糧盡退軍張郃追之郃與亮戰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而卒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治斜谷邸閣息民休事三年而後用之十一月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

馬懿對子渭南克日交戰懿戎服蒞事使人視亮猶乘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懿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魏將郭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搃盪民夷此非國之利也懿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淮獨以爲北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臣類

三

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十四初漢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楊儀爲人幹敏亮每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延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儀不假借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有所偏廢也費禕使吳吳主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雖常有鳴吠之益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憤憤不知防慮於此豈

所謂貽厥孫謀乎禕對曰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彭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強賊混一函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亮病困與儀等作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卒儀秘不發喪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身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自與禕共行留部分延遣人覘儀等欲諸營相次引軍還大怒率所領徑先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臣類

三

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漢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而疑延儀等令棧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將軍王平於前禦延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皆散延獨與其子逃犇漢中儀遣將追斬之始延欲殺儀等冀時論以已伐諸葛輔政故不北降魏而南還擊儀實無反意初平爲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恃魏



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偏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送率將士而還丞相亮既誅謬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封亭侯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司馬懿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亮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初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司馬懿懿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乃退不敢偏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懿之退也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懿懿曰吾能料生不料死也諸軍還成都謚亮曰忠武侯亮遺

入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歛以時服不須器物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陳壽言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荆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劉琮舉州委質而

孔明傳

備失勢眾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一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觀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為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及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五

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于將畧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眾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眾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付已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凌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率眾出武功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為口實至今梁益之

一第... 2 反...

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惟亮文彩不豔而過于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論譏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壽又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于邦域之內咸畏而受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歟。漢晉春秋曰樊建爲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

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在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之所謂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方欲明之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治艾焉。蜀記曰晉初扶風王駿鎮關中諸官屬士大夫議論諸葛亮於時譚者多譏亮託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冲以爲亮權智英畧有踰管晏功業未濟論者惑焉條亮五事隱沒不聞於世者實等亦不能復難。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袁宏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天

與劉備俱起瓜牙腹心之臣而武夫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爲佐相而羣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卽以爲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以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

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失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國中強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鬪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微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鬪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不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

人編類集 卷之三十五 亮

此所以能鬪也曰亮帥數萬之眾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圖潤藩籬障幘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如始至勞費而徒為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稟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譁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

子曰亮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川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

諸葛附傳

張溫 法正 黃權 魏延 廖立 李嚴 來敏 李逸 蔣琬 費禕

董允 張裔 許靖 劉巴 姜維 諸葛瞻

吳張溫使蜀溫至蜀請闕瑛舉稱美蜀政蜀甚貴其才還頃之權既陰銜溫又嫌其聲名太盛遂坐事還本郡初餘姚虞俊歎曰張溫才多智少幸而不留恣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亮聞之意未之信

人編類集 卷之三十五 亮

及溫放黜亮方知其故思之歎曰吾已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即亮此言可見其於清濁之間必不存已甚之察故賢愚皆樂於為用云唐太宗政要載孔明語云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法正字孝直先主用其策取蜀以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食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亮曰法正於蜀郡大縱橫將軍宜啟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偏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

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凜凜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恥羣臣多諫一不從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先主與曹操爭勢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正乃往當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親當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三

矢石况小人乎先主乃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先主據漢中皆將軍黃權本謀先主欲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督江北軍及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降于魏有司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文帝詔令發喪權答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疑或未實請須後問後果如所言

姚仙為廣漢太守亮屯沔陽辟仙為掾仙並薦文武

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孫並存剛柔以成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滿其望

廖立為長沙太守先主入蜀諸葛亮鎮荆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亮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先主為漢中王徵立為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二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快快後丞相掾李邵蔣琬至立謂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諱其事昔先主不取漢中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三

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于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子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眾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剛紀朗昔奉馬良兄弟謂為聖人今作長史素能合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耳不足與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為不然也王連流俗苟作掾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邵琰具白其言於諸葛亮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藏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

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眾臣，人有言  
國家兵眾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  
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為害，  
况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偽邪？於是廢立為民  
徒及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植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  
歎曰：吾終為左袵矣。後監軍姜維率編軍經汶山往  
詣立，稱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于徙所。

李嚴為劉璋護軍，拒先主於綿竹，嚴率眾降先主，先  
主拜嚴裨將軍，成都既定，為犍為太守。章武三年，先  
主疾病，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為中都  
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以諸葛亮欲出軍漢中，嚴

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嚴與孟達書曰：吾與  
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  
部分如流，趣捨罔滯，正方性也。正方其見貴重如此，  
八年曹真欲三道向漢川，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中，

亮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亮以明年  
當出軍，命嚴為中都護署府事，改名為平，諸葛亮集  
有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達書曰：吾  
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成  
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

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已未答，  
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胤帝，還  
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况於九邪？九年春，亮  
軍祁山，平推督運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  
遣參軍狐忠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  
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已不辨之  
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亮偽退，欲以誘賊  
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辭窮  
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  
治家尚為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  
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  
郡為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  
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偏  
臣取利也，是以表平于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  
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惟臣待  
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  
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  
若是，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亮乃廢平  
為民徙梓潼郡，亮又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共戮  
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

八編類纂 卷之五十五 臣類 三

漢中委君於東閣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紉，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爲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盛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孝起尚書陳震字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來敏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爲太子家令。後主卽位，爲中郎將丞相亮住漢中，請爲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亮集有教曰：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人邪？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以爲來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舍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爲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後主卽位，吾聞於人，遂復擢爲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

背先帝所疎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帥之以義。今既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

李逸劉璋時爲牛鞞長，先主領牧爲從事，正旦令行酒，得進見。讓先主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元功，未效先寇而滅，邈以將軍之取郾州，甚爲不宜也。先主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逸曰：臣不助也。力不足耳。有司將殺之，諸葛亮爲請得免。久之爲丞相參軍，亮西征馬謖，在前敗績，亮將殺謖，逸諫以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誅于玉，二世不兢，失亮意，還蜀。及亮卒，後主素服發哀三日，逸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爲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偏，主畏其威，故姦萌生。亮身杖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沒，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爲慶。後主怒下獄，誅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蔣琬零陵人，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沉醉。先主大怒，將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遂不加罪，但免官而已。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爲東曹掾，遷爲參軍。

亮在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後。代裔為長史。諸葛亮數外出。琬長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瑛託志忠雅。當與吾共扶王室。後亮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為尚書令。遷大將軍。錄尚書事。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拔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漸服。初。楊儀為先主尚書。琬始為尚書郎。已而俱為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後隨亮出屯谷口。亮卒于敵場。儀既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為功勳至大。宜當代亮秉政。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意入編類纂 卷五十五 臣類

在蔣琬。遂為尚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為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儀自惟年官先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於聲色。歎咤之音發於五內。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又語禕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廢儀為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旨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其妻子還蜀。延熙元年。詔琬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勳。東西騎角以乘其震。

費禕江夏人。遊學入蜀。先主定蜀。遂留益土。先主立太子。禕與董允俱為舍人。後主踐位。為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羣僚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眾人莫不易觀。亮北住漢中。請禕為參軍。後為司馬。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乃擬儀。儀泣涕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卒。禕為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為尚書令。于時國方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入編類纂 卷五十五 臣類

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禕節。率眾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至許別求共圍碁。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至敵。遂退。禕當國功名。略與琬比。十一年。出住漢中。自琬至禕。雖身在外。慶賞威刑。皆遜先。諮斷乃行。其推任如此。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沉醉。為循所害。謚敬侯。漢嘗大赦。大司農孟光於眾中責禕曰。大赦者。偏枯之物。非明

世所宜有也。衰敝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何有旦夕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禕但願俯蹈階而已。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為治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由是蜀人稱亮之賢，知禕不及焉。禕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元

董允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以選為舍人，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有所廣益。允尋遷侍郎，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獻納之任，允皆專之。處事為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為天子後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蔣琬領益州，上疏讓費禕，及允後主漸長大，愛宦臣黃皓，皓便辟佞慧，欲自容入允常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常與尚書令費禕

中典軍胡濟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董恢詣允，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遂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元

張裔成都人，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汝南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儔也。亮以為參軍，嘗稱亮曰：公賞不遺近，罰不阿遠，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也。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栢下營壘，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逆南海，相為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為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讐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况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耶？論者由是明洪無私，元儉述字也。

許靖字文休，少知名，避難交州，轉入蜀，為劉璋蜀郡太守。先主進圍成都，靖將踰城降，事覺不果。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誅。靖璋既稱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也。法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



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為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於是乃厚待靖。以靖為左將軍。長史先主為漢中王。靖為太傅。及即尊號。策靖為司徒。靖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為之拜。章武二年卒。

劉巴字子初。零陵人。少知名。曹操征荊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北詣曹操。操辟為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略有三郡。巴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蒸。巴與亮書曰。乘

入編類集 卷之三 臣類 聖

危歷險。到值思義之民。自與之眾。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荊州矣。亮追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荆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還。此其宜也。足下何言邪。先主深以為恨。巴復從交趾至蜀。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而諸葛孔明數稱薦之。先主辟為左將軍。西曹掾。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諸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

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邪。備又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幃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備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眾皆捨干戈。赴諸葛。就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後代法正為尚書令。自以歸附非素。懼在猜嫌。

入編類集 卷之三 臣類 聖

恭嘿守靜。退無所交。是時中夏人情未定。聞備在蜀。四方延頸而備。銳意欲帥真。巴以為如此。示天示眾。廣且欲緩之。與主簿雍茂諫。備以他事殺茂。由是遠人不復至矣。先主稱尊號。昭告于皇天上帝。后主神祇。凡諸文詔策命。皆巴所作也。章武二年卒。後魏尚書侯射陳羣與丞相諸葛亮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其敬重焉。輔吳將軍張昭嘗對孫權論巴。稱巴不富。拒張飛。太甚。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浮沈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為高士乎。姜維字伯約。天水人。維為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

修布衣之業。州辟爲從事。諸葛亮出軍祁山。維乃詣亮。亮見大悅。與俱還。辟維爲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其人涼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效軍事。當遣詣宮覲見主上。亮卒。維還成都。爲大將軍。連年用兵。攻魏。蜀亡。降於鍾會。被殺。

諸葛瞻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年十七。尚

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爲翰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

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彊識念。蜀

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

瞻建倡。百姓皆相傳告曰。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

溢譽。有過其實。景耀四年。爲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

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

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瞻督諸軍。至涪。停

住。前鋒破還。住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

琅邪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

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于寶

曰。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

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華陽國志曰。尚歎曰。父

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爲。乃馳

赴魏軍而死。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內移河

東。案諸葛氏譜云。京字行宗。晉泰始起。居注載詔曰。

諸葛亮在蜀中。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天

下之善一也。其孫京。隨才署吏。後爲都令。尚書僕射

山濤啟事曰。邵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乳。分屬父子

在蜀。雖不知天命。安爲盡心所事。京治郡。自復有稱

臣以爲宜。以補東宮舍人。以明進善之理。副梁益之

論京位至廣州刺史。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五十一

左編

臣類 相臣

唐劉文靜 開創

劉文靜世居京兆武功。儻有大器。略大業末。為晉陽令。與晉陽官監裴寂善。寂夜見暹。堞傳烽。歎曰：天下方亂。吾將安舍。文靜笑曰：如君言。豪傑所資也。吾二人者可終羈賤乎。高祖為唐公。鎮太原。文靜察有大志。深自結納。既又見秦王。謂寂曰：唐公子非常人也。豁達神武。漢高祖魏太祖之徒。歟。殆天啟之也。寂未謂然。文靜俄坐李密姻屬。繫獄。秦王顧他無可與計者。私入視之。文靜喜。挑言曰：喪亂方劇。非湯武高先不能定。王曰：安知無其人哉。今過此。非兒女子。姁姁相憂者。世廼將革。直欲共大計。試為我言之。文靜曰：上南幸。李密倡亂。兵填河洛。賊盜蟬結。大連州縣小阻山澤。以萬數。須真主取而用之。誠能投天會機。奮旗大呼。則四海不足定也。今汾晉避盜者。皆在此。城。文靜素知其豪傑。一朝號召。十萬眾可得也。加公府兵數萬。一下令。誰不願從。鼓而入關。以鎮天下。王業成矣。王笑曰：君言正與我意合。乃陰部署賓客將

可

發恐唐公不從。文靜謀因裴寂。開說於。是介寂以交。王遂得進議。及突厥敗高君雅兵。唐公被劾。王遣文靜寂共說曰：公據嫌疑之地。勢不圖全。今部將敗。方以罪見收。事急矣。尚不為計乎。晉陽士馬精彊。官庫饒豐。大事可舉也。今關中空虛。代王弱。豪傑並興。未有適歸。願公引兵西誅暴除亂。乃受單使。囚乎唐公。私可之。會得釋而止。王敕文靜偽為詔。發西河太原。馬門馬邑。男子年二十至五十。悉為兵。期歲盡集。涿郡以伐遼。由是人心愁擾。益思亂。文靜謂寂曰：公聞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乎。唐公名載圖。識聞天下尚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十一

二

可帖帖以待禍哉。又者寂曰：公為監。以宮人侍客。公死。何憾。奈何累唐公。寂懼。乃勸起兵。秦王即委文靜表孫順德等募士。聲討劉武周。文靜與寂偽作符。敕發官監庫物。佐軍興。會王威高。君雅猜。二文靜與劉政會為急。變書詣留守。告二人反。候唐公與威君雅視事。文靜進曰：有客牒言反者。公目威等省牒。政會不肯。曰：所告乃副留守。惟唐公得觀。公驚曰：詎有是乎。讀訖。謂威等曰：人告公等信乎。君雅詎曰：反人欲殺我耳。王左右執之。由是舉兵。唐公方開大將。軍府文靜勸改旗幟。以彰特興。又請與突厥連和。唐

公從之遣文靜使始畢可汗始畢曰唐公兵何事而起文靜曰先帝廢冢嗣以授後主故大亂唐公因近戚懼毀王室不忍坐觀成敗故起兵黜不當立者願與突厥共定京師土地入唐公金帛子女盡以歸可汗始畢大喜即遣二千騎隨文靜至又獻馬千疋公喜曰非君善詞何以致之尋拒屈突通於潼關與其將桑顯和苦關死者數千文靜度顯和軍怠以奇兵從後掩之顯和敗績遁兵尚數萬欲引兵而東之文靜命將追之狗彘安以西皆下轉大丞相府司馬進光祿大夫魯國公唐公踐天子位擢納言時多引貴人編類纂卷一五二

臣共楊文靜諫曰

莫不臣而延見羣下言尚

三

裴寂遠甚又屢有軍功而寂獨用故舊恩居其上意不平每論政多戾駁遂有隙嘗與弟散騎常侍文起飲酣有怨言拔劍擊柱曰當斬寂會家數有惟文起憂召巫夜被髮嚙刀為禳厭文靜妾失愛告其兄上變遂下吏帝遣裴寂蕭瑀訊狀對曰昔在大將軍府忝為司馬與長史略等今寂已僕射居甲第寵賚不貴臣官賞等眾人家無贏誠不能無少望帝曰文靜此言反明甚李綱蕭瑀明其不反秦王亦以文靜首決非常計成事乃告寂今任遇弗等故怨望非敢反宜賜全宥帝素疎忌之寂又言文靜多權詭而性猜險忿不顧難醜言性節已暴驗今天下未靖恐為後憂高祖竟聽其言遂殺文靜文起仍籍沒其家文靜臨刑撫膺歎曰高鳥盡良弓藏故不虛也時年五十二貞觀三年追復官爵以子樹義襲封魯國公許尚公主後與其兄樹藝怨其父被戮又謀反伏誅文靜初為納言時有詔以太原元謀立功尚書令秦王世民尚書左僕射裴寂及文靜特恕二死

小人勿用  
小人勿交  
小人勿交  
久以殺身

八編類纂卷一五三

唐房玄齡

四

唐房玄齡

房玄齡字喬齊州臨淄人幼警敏貫綜墳籍善屬文書兼草隸開元中天下混一皆謂隋祚方永玄齡密

在政區篇  
之上

白父彥謙曰：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誅殺，攘神器，有之不為子孫立長久計，沛置嫡庶，競後借相傾，閱終當內相誅夷，視今雖平，其亡跬步頃也。彥謙驚曰：無妄言，年十八舉進士，補臨城尉，漢王諒反，坐累徙上郡，顧中原方亂，慨然有憂天下志，會父疾，綿十旬，不解衣及喪，勺飲不入口五日。太宗以燉煌公，狗渭北，杖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公為秦王，即授府記室，封臨淄侯，征伐未嘗不從，眾爭取珍珍，玄齡獨收人物，致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人人願盡死力。王嘗曰：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五

今我有玄齡，猶禹也。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或駐馬，即辨文約，理盡初，不著豪高。祖曰：若人機識是宜委任，每為吾兒陳事，千里外猶對面語。隱太子與王有隙，王召玄齡與計，對曰：國難世有，惟聖人克之，大王功蓋天下，非特人謀，神且相之，乃引相如晦，協判大事，計累進文學館學士，故太子忌二人者，苛譖於帝，皆斥逐還第。太子將有變，玄齡謂長孫無忌曰：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國家，無忌乃入白王，王召玄齡及如晦，以方士服入，夜計事，事平，王為太子，擢右庶子，太子即位，為中書令，第功班賞與如晦長孫。

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功第一，封爵韓國公，食邑千三百戶，餘皆次序封拜。帝顧羣臣曰：朕論公等功，定封邑，恐不能盡，無有諱，各為朕言之。淮安王神通曰：義師起，臣兵最先至，今玄齡等以刀筆吏居第一，臣所未喻。帝曰：叔父兵誠先至，然未嘗躬行陣勞，故建德之南軍敗，不振討黑闥，反動望風，輒奔。今玄齡等有決勝帷幄，定社稷功，此蕭何所以先諸將也。叔父以親宜無愛者，顧不可緣私與功臣競先後，爾初將軍丘師利等皆怙跋扈，或指畫自陳說，見神通愧屈，乃曰：陛下至不私其親，吾屬可妄訴邪。進尚書左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六

僕射，監修國史，更封魏帝曰：公為僕射，當助朕廣耳目，訪賢木，比聞閣議，訟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較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終以度支繫天下利害，嘗有闕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晉王為皇太子，改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會伐遼，留守京師，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憂矣。凡糧械飛輪軍伍，行留悉裁總之。玄齡數上書勸帝，願無輕敵，久事外夷，晚節多病，時帝幸玉華宮，詔玄齡居守，聽臥治事，稍棘召許眉，與人殿，帝視流涕，玄齡亦感咽，不自勝，命尚醫臨候，尚食供膳，日奏起居狀，少損，即喜見於色。玄齡願請

子曰今天下事無不得惟討高麗未止上意決羣臣莫敢諫吾而不言抱愧沒地矣遂上疏曰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臣之所不制者陛下皆制之矣爲中國患無如突厥而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弛辯握刀分典禁衛延陀鐵勒披置州縣高昌吐渾偏師掃除惟高麗歷代逋命莫克窮討陛下責其弑逆身自將大軍征荒裔不旬日拔遼東虜獲數十萬殘衆孽君縮氣不敢息可謂功倍前世矣易曰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爲陛下惜者此也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七

陛下威名功烈既云足矣拓地亦可止矣邊夷醜種不足待以仁義責以常禮古者以禽魚畜之必絕其類恐獸窮則搏苟救其死且陛下每決死罪必三覆五奏進蔬食停音樂以人命之重爲感動也今士無一罪驅之行陣之間委之鋒鏑之下使肝腦塗地老父孤子寡妻慈母望柩車抱枯骨摧心掩泣其所以變動陰陽傷害和氣實天下之痛也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能爲後世患夷之可也今無是三者而坐敝中國爲舊土雪恥新羅執仇非所存小所損大乎臣願下沛然之詔許高麗自

新焚波陵之船罷應募之衆卽臣死骨不朽帝得疏謂高陽公主曰是已危懼尚能憂吾國事乎疾甚帝命鑿苑垣以便候問親握手與決詔太子就省擢子遺愛右衛中郎將遣則朝散大夫令及見之薨年七十一謚曰文昭陪葬昭陵高宗詔配太宗廟廷玄齡當國夙夜勤瘁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無媚忌聞人善若已有之明達吏治而緣飾以文雅議法處令務爲寬平不以已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甲賤皆得盡所能或以事被讓必稽顙請罪畏惕視若無所容貞觀末年以謫還第黃門侍郎褚遂良言於帝曰玄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八

齡事君自無所負不可以一售便示斥外非天子任大臣意帝悟遽召于家後避位不出久之會帝幸芙蓉園觀風俗敕子弟汎掃庭堂曰乘輿且臨幸有頃帝果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以司農卿李緯爲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玄齡聞緯爲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鬚無他語帝遽改太子詹事蕭瑀言於上曰房玄齡與中書門下衆臣相黨不忠執權膠固陛下不詳知但未及反耳上曰卿言得無太甚人君選賢才以爲服膺心膂當推誠任之不可以求備必捨其所短取其所長雖不能聰明何至頓迷臧否如

臣職

以此為訓  
而此子道  
受高士位

是初帝討遼玄齡守京師上命便宜從事不復奏請  
有男子上急變玄齡詰狀曰我乃告公玄齡驛送行  
在帝聞留守送告密人怒使人持長刀於前而後見  
之問告者為誰曰房玄齡上口果然斥令腰斬下詔  
責曰公何不自信更有如是者可專決之其委任類  
如此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  
今家誠書為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如此足以保  
躬矣漢袁氏累葉忠節吾心所尚爾宜師之玄齡等  
先受詔定律令時有司以律及逆緣坐兄弟沒官為  
輕詔公座議咸言漢魏管謀反夷三族請改從死崔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九

唐杜如晦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也少英爽喜書以風流  
自命內負大節臨機輒斷隋大業中以常調預選吏  
部侍郎高孝基深所器重顧謂之曰公有應變之才  
當為棟梁之用願保崇令德今欲備就卑職為須少  
祿俸耳遂補滏陽尉尋棄官而歸後如晦既得志以  
孝基有知人之鑒為樹神道碑以紀其德高祖平京  
師秦王引為府兵曹參軍徙陝州總管府長史時府  
屬多外遷王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吝如晦  
王佐才也大王若終守藩無所事必欲經營四方捨  
如晦無共功者王驚曰非公言我幾失之因表留條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十

府從征伐常參帷幄機密亦多事裁處無留僚屬共  
才之莫見所涯進文學館學士王為皇太子授左庶  
子遷尚書左僕射領選與玄齡共筦朝政引士賢者  
下不肯成得職當時浩然歸重監察御史陳師合上  
拔士論謂一人不可總數職陰刺諷如晦等帝曰玄  
齡如晦不以勳舊進特其才可與治天下者師合欲  
以此離間吾君臣邪斥領表久之以疾辭職詔給常  
奉就第醫候之使道相屬會病力詔皇子就問帝親  
至其家撫之槓塞及未亂擢其子左千牛衛兼尚書  
丞如晦年四十六帝哭為慟謚曰成手詔虞世南勒

仁師曰父子天屬累其心此而不恤何愛兄弟玄齡  
曰舊制兄弟異居廕不相及而謀反連坐皆死祖孫  
有廕而止應配流據法論情深為未愜今定律祖孫  
兄弟從坐者俱配役從之自是比古死刑除其大半  
天下稱賴焉玄齡等律五百餘條立刑名二十比隋  
律減大辟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比削煩  
去蠹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  
餘條又刪武德以來敕格定留十百條至是頒行之  
又定枷紐鉗鎖杖笞皆有長短廣狹之制

玄于碑使言君臣痛悼意他日食瓜每輟其半奠焉  
嘗賜玄齡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泣  
然流淚曰世傳黃銀見神畏之更取金帶遣玄齡親  
送於靈所後忽夢如晦若平生明日為玄齡言之勅  
所御撰往祭明年之祚遣尚書勞問妻子國府官佐  
亦不之罷恩禮無少衰方為相時天下親定臺閣制  
度憲物容典率二人討裁每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  
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也蓋如晦長於斷  
而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  
當世語良相必曰杜房云構位慈州刺史次子荷性  
暴詭不循法尚城陽公主官至尚乘奉御封襄陽郡  
公承乾謀反荷曰琅琊顏利仁善星數言天有變宜  
建大事陛下當為太上王請稱疾上必臨問可以得  
志及敗坐誅臨刑意氣軒昂構以累貶死嶺表

唐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字輔機洛陽人太宗長孫皇后兄也性通  
悟博涉書史始高祖兵渡河進謁長春宮授渭北道  
行軍典籤從秦王征討有功累擢北都郎中上黨縣  
公皇太子建成毒王王病舉府危駭房玄齡謂無忌  
曰禍隙已芽敗不旋踵矣夫就太計者遺細行周公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十一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十一

所以細管蔡也遂俱入白王請先事誅之王未許無  
忌曰大王以舜何如人王曰濬哲文明為子孝為君  
仁又何議哉對曰向使濬井沸出得為孝乎塗廩弗  
下得為仁乎大杖避小杖受良有以也王未決事益  
急乃遣無忌陰召房玄齡杜如晦定計無忌與尉遲  
敬德侯君集張公謹等共討難平之王為太子授左  
庶子即位遷吏部尚書以功第一進封齊國公帝以  
無忌皇后兄又少相友眷倚日厚常出入臥內進尚  
書右僕射突厥頡利可汗已盟而政亂諸將請遂討  
之帝顧歎血不取為失機取之失信計猶豫以問大  
臣蕭瑀曰兼弱攻昧討之便無忌曰今我務戢兵待  
夷狄至乃可擊使遂弱且不能來我又何求臣謂按  
甲存信便帝曰善然卒取突厥或有言無忌權太盛  
者帝持表示無忌曰我與公君臣間無少疑使各懷  
所聞不言斯則蔽矣因並示羣臣曰朕子幼無忌與  
我有大功視之猶子也疏間親新間舊之謂不順朕  
無取焉無忌亦自懼貴且亢后又數言之遂解僕射  
授開府儀同三司與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皆以  
元勳封一子郡公進冊司空知門下尚書省事無忌  
辭久固高士廉口陳以外戚位三公嫌議者謂天子



以私后家帝曰朕任官必以才否者雖親若襄邑王神符不安授若才雖仇如魏徵不棄也夫緣后兄愛昵厚以子女玉帛豈不得以其兼文武兩器朕故相之公等孰不曰然無忌固讓詔答曰黃帝得力牧為五帝先夏禹得咎繇為三王祖齊桓得管仲為五伯長朕得公定天下公其無讓帝又思所與共艱難賴無忌以免作威鳳賦以賜且况其功帝欲功臣並世襲刺史貞觀十一年乃以無忌為趙州刺史以趙為公國凡十有四人無忌等辭曰羣臣披荆棘事陛下今四海混一誠不願遠遠左右而使世牧外州與遷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七

徙等乃與房玄齡上表曰臣等聞質文迭變皇王之迹有殊今古相沿致理之方乃革補惟三代習俗靡常爰制五等隨時作教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已出逮于兩漢用矯前違置守頒條獨除襲弊為無益之文單及四方建不易之理有逾千載今曲為臣等復此奄荒欲其優隆錫之弟社施于子孫永貽長世斯乃大鈞播物毫髮並施其生小人踰分後世必嬰其禍孩童嗣職義乖師儉之方任以寡惟寧無傷錦之弊一挂刑綱自取誅夷陛下深仁務延其世翻令勦絕誠有可哀帝欲立晉王未決坐

兩儀殿羣臣已罷獨留無忌玄齡李勣言東宮事因曰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吾心亡聊即投林取佩刀自向無忌等驚爭抱持奪刀授晉王而請帝所欲立帝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異議者斬帝顧王曰舅許汝矣宜即謝王乃拜帝復曰公等與我意合天下其謂何答曰王以仁孝聞天下久矣固無異辭有如不同臣負陛下百死於是遂定以無忌為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帝又欲立吳王恪無忌密爭之乃止二十三年帝疾甚召入臥內帝引手捫無忌哭帝感寒不得有所言翌日與遂良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七

入受詔顧遂良曰我有天下無忌力也爾輔政勿令讒毀者害之有頃崩方在離宮皇太子悲慟無忌曰大行以宗廟社稷屬殿下宜速即位因秘不發喪請還宮太子即位是為高宗進無忌太尉檢校中書令知門下尚書二省固辭尚書省許之帝欲立武昭儀為后無忌固言不可帝密以寶器錦帛十餘車賜之又幸其第擢三子皆朝散大夫昭儀母復詣其家申請許敬宗數勸之無忌厲色折拒帝後召無忌遂良及于志寧言后無子昭儀有子必欲立之者無忌已數諫即曰先帝付託遂良願陛下訪之遂良極道不

可。帝不聽。后既立，以無忌受賜而不助已，銜之。敬宗  
揣后指，陰使洛陽人李奉節上無忌變事，與侍中辛  
茂將臨，按傳致反狀，遂下詔削官爵封戶，以揚州都  
督一品俸置於黔州。所在發兵護送，流其子秘書監  
冲等於嶺外。後數月，又詔司空勛、中書令敬宗覆按  
反獄。敬宗令大理正袁公瑜、御史宋之順等即黔州  
暴訊無忌，投縲卒冲免死，殺族子祥流第。思于檀口  
大抵其終皆歸徒初，無與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  
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真觀風。帝亦賓禮老臣，拱  
已以聽編紀設張，此兩人維持之也。既二后廢立，計  
不合，姦臣陰圖帝，暗於聽受，卒以屠覆。自是政歸武  
氏，幾至亡國。上元中，追復官爵，以孫元翼襲封。初無  
忌自作墓，昭陵營中，至是許還葬。文宗開成三年，詔  
曰：每覽國史，至太尉無忌事，未嘗不廢卷而歎。其以  
裔孫鈞爲猗氏令。

### 宋趙普

趙普字則平，幽州薊人。徙河南洛陽。普沉厚寡言，太  
祖領同州節度，辟爲推官，移鎮宋州，表爲掌書記。太  
祖北征，至陳橋，被酒臥帳中，衆軍推戴普與太宗入  
告。太祖欠伸徐起，而衆軍擐甲露刃，誼擁麾下，及即

命，以佐命功授左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士，車駕征  
李筠，命普與呂餘慶留京師。普願扈從，太祖笑曰：若  
勝曹介乎？從平上黨，遷樞密副使，賜第一驅拜樞密  
使。乾德二年，范質等三相同日罷，以普爲門下侍郎  
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中書無宰相署敕。普以爲言，  
上曰：卿但進勅，朕爲卿署之，可乎？普曰：此有司職爾。  
非帝王事也。令翰林學士請求故實，質儀曰：今皇弟  
尹開封同平章事，即宰相任也。今署以賜普，既拜相  
上視如左右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是日普兼監修  
國史，命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以副之。不宣制班

###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二

六

在宰相後，不知印，不預奏事，不押班，但奉行制書而  
已。先是宰相兼敕，皆用內制。普相止用敕，非舊典也。  
太祖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  
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  
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  
設重裯，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  
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下則  
邊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  
地將安逃乎？帝笑曰：吾意正此。特試卿爾。五年春，加  
右僕射，昭文館大學士，俄丁內艱，詔起復視事，遂勸

帝遣使分詣諸道徵丁壯籍名送京師以備守衛諸州置通判使主錢穀由是兵甲精銳府庫充實太祖征太原已濟河諸州饋集上黨城中車乘塞路上聞之將以稽留罪轉運使普曰六師方至而轉運使以獲罪聞敵必謂儲峙不克有以窺我矣非威遠之道也俾能治劇者往蒞其州足矣即命王祐知潞州及至饋餉無乏路亦無壅召還開寶六年帝幸其第時錢王俶遣使致書於普及海物十鉅置於庶下會車駕至倉卒不及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海物必佳即命啟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七

李吉甫

發書實不知帝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遺普普白太祖太祖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來使可也既而後主遣弟從善入貢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始震駭上之偉度屯田員外郎雷德驤判大理寺其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擅增減刑名德驤憤惋求見欲面自其事未及引對即直詣講武殿奏之辭氣俱厲并言趙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之曰鼎鑪猶有耳汝不聞趙普普之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齧二齒命左右曳出詔宰相處以極刑

既而怒解止用聞人之罪黜焉為商州司戶參軍刺史頗賓禮之及奚嶼知州希宰相意至則倍受庭參德驤不能堪出怨言嶼聞之怒有言德驤嘗為文訕朝廷嶼因召德驤與語潛遣吏給德驤家人取得之即械繫德驤具事以聞上貸其罪削籍從靈武德驤子有鄰意趙普實擠排之日夜求所以報普者上始有疑普意矣普為政頗專廷臣多忌之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嘗遣親吏請市屋材聯巨筏至京師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骨稱普市貨鬻都下權三司使趙玘廉得之以聞太祖大怒促令追班將下逐普賴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六

王溥奏解之故事宰相樞密使每候對長春殿同止廬中上聞普子承宗娶樞密使李崇矩女即令分異之會崇矩客上書告崇矩陰事遂罷崇矩普曰是見疑普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以廣居又營邸店規利盧多遜為翰林學士因召對屢攻其短會雷有鄰擊登聞鼓訟堂後官胡贊李可度受賕執法普庇之太祖怒下御史府按問悉抵罪以有鄰為秘書省正字普恩益替始詔叅知政事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未幾出為河陽節度太平興國初入朝遷太子太保頗為盧多遜所毀謂普初無立上意奉朝

不知也

請數年，鬱鬱不得志，會柴禹錫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召問普，普言：願備樞軸以察奸變，退又上書自陳，預聞太祖昭憲皇太后顧托之事，辭甚切至，太宗感悟，召見慰諭，俄拜司徒兼侍中，以子承煦為六宅使，普再入相，未始為子弟求官，上特命之，普嘗戒其子弟曰：吾本書生，偶逢昌運，受寵踰分，固當以身許國，爾等宜各勉勵，勿重吾過，故自有密升宰輔，出入三十餘年，未嘗為其親屬求恩澤者，先是普上言：臣竊見工部侍郎張齊賢數年前特受聖知，昇於密地，公私識者盡為當才，不期歲月未多，出為外任，向來微有傳聞，或云奏對過當，凡言大事，須有悔，尤其如義士忠臣，不顧身之利害，奸邪正直，久遠方知，齊賢素蘊機謀，兼全德義，從來差遣，未盡器能，慮淹經國之才，堪赴濟時之用，如當重委，必立殊功，遂以齊賢為刑部侍郎樞密副使，先是秦王廷美、班在宰相上，至是以普勳舊，再登元輔，表乞居其下，從之，及涪陵事敗，多遜南遷，皆普之力也，八年出為武勝軍節度，帝作詩以餞之，普奉而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為之動容，翌日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游，今齒髮衰矣，不容煩以

普下相商之慮初花

極務擇善地處之，因詩什以尊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為之墮淚，宋琪對曰：昨日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荅，庶希來世得效犬馬力，臣昨聞普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之分，可謂兩全，雍熙三年初，太祖一日以幽薊地圖示普，問所以取之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帝曰：然，又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帝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帝不語久之，曰：卿可謂遠慮矣，帝自此絕口不言伐燕，至是河東既平，大軍出討幽薊，久未班師，普手疏諫曰：臣聞戰者危事，難保其必勝，兵者凶器，深戒于不虞，所繫甚大，不可不思，上古聖人心無固必，事不凝滯，理貴變通，前書有兵久生變之言，深為可慮，羣或更圖稽緩，轉失機宜，旬朔之間，時涉秋序，邊庭早涼，弓勁馬肥，我軍久困，切慮此際，或誤指蹤，伏望速詔班師，無容玩敵，臣復有全策，願達聖聰，望陛下精調御膳，保養聖躬，挈彼疲氓，轉之富庶，將見邊烽不警，外戶不扃，率土歸仁，殊方異類，相率嚮化，契丹獨將焉，往陛下計不出此，乃信邪詭之徒，謂契丹主少事多，可以用武，以中陛下之意，陛下樂禍求功，以為萬全，臣竊以為不可，伏願陛下審其虛實，究其妄謬，正

八編類纂

卷一五

五〇五

奸臣誤國之罪能將士伐燕之師非特多難與王抑亦從諫則聖也古之人尚聞尸諫老臣未死豈敢面諛為安身之計而不言哉帝賜手詔曰朕昨者與師選將止令曹彬米信等頓於雄霸裹糧坐甲以張軍聲俟一兩月間山後平安潘美田重進等會兵以進直抵幽州然後控扼險固恢復舊疆此朕之志也奈何將師等不遵成筭各騁所見領十萬甲士出塞遠鬪速取其郡縣更還師以援輜重往復勞弊為遠人所襲此責在主將也況朕腫百王之末粗政承平蓋念彼民陷于邊患將救焚而拯溺匪黷武以佳兵卿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三

當悉之也疆場之事已為之備卿勿為憂卿社稷元臣忠言苦口三復來奏嘉愧實深普表謝四年移山南東道節度會詔下親耕籍田普表求入覲辭甚懇切上惻然既至慰撫數四普嗚咽流涕籍田禮畢太宗欲相呂蒙正以其新進籍普舊德為之表率冊拜太保兼侍中初侯莫陳利用多變幻之術上召見賜加恩遇遂恣橫居處服玩皆備乘輿宮殿之制于夏普廉得專殺不法事力干上前發上乃遣近臣就案利且伏上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此臣竊犯死罪十數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

此一暨子何足惜哉上不得已命賜死於商州李繼遷之擾邊普建議以趙保忠復領夏臺故地因令圖之保忠反與繼遷同謀為邊患時論歸咎於普頗為同列所規不得專決舊制宰相以未時歸第是歲大熱特許普夏中至午時歸私第明年免朝謁止日赴中書視事有大政則召對冬被疾請告車駕屢幸其第省之賜子加等普遂稱疾篤三上表求致仕上勉從之以普為西京留守河南尹淳化三年卒普性深沉有岸谷雖多忌刻而能以天下事為己任宋初在相位者多譴說循默普亦然其比嘗奏薦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某人為某官太祖不用普明日復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紙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為請太祖怒曰朕固不為遷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豈得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立於宮門久之不去竟得命允一日大宴兩驟至上不悅雨良久不止上怒形于辭色左右皆震恐普因奏言外間百姓政望雨時雨難得百姓各歡

喜令樂官就雨中奏板上大悅終宴普臨機制變能  
回上意類此太宗入彌德超之謔疑曹彬不執屬普  
再相為彬辨雪保謬事狀明白太宗嘆曰朕聽斷不  
明幾誤國事即日竄逐德超遇彬如舊祖吉守郡為  
奸利事覺下獄案劾爰書未具郊禮將近太宗嫉其  
貪墨遣中使諭旨執政曰郊赦可特勿貸祖吉普奏  
曰改官抵罪宜正刑辟然國家卜郊肆類對越天地  
告于神明奈何以吉而壞陛下赦令哉太宗善其言  
乃止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于帝欲帝傳之廷  
美以及德昭命普即榻前誓書署其尾曰臣普記藏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臣類

之全匱故帝即位之初命廷美以開封而德昭德恭  
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天授廷美  
始不自安他日帝以傳國意訪之普普對曰太祖已  
設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是時虛多遜為平章  
事遂博涉經文聰明強方文辭敏給任數有謀畧  
發多奇中太祖好讀書每取書史館多遜豫戒吏令  
白已知所取書必通夕閱覽及太祖問書中事多遜  
應答無滯同列皆服焉太祖時多遜知制誥與趙普  
不協及在翰林每召對多攻普之短未幾普出鎮河  
陽太宗踐祚普入為少保奉朝請數年普子承宗娶

燕國長公主女承宗適知澤州受詔歸闕成婚禮未

踰月多遜白遣歸任普由是憤怒初普出鎮河陽上

言自想云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

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

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太祖手封其書藏于宮中至

是普復密奏臣開國舊臣為權倖所沮因言昭憲顧

命及先朝自想之事上于宮中訪得普前所上表因

感悟即留承宗京師未幾復用普為相多遜益不自

安普屢諷多遜令引退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普

廉得多遜交通秦王事帝大怒責授兵部尚書越二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臣類

日下御史獄命翰林承旨李昉等親治之多遜具伏  
累遣中書守堂官趙白以機事密告廷美且云願宮  
車宴駕盡力事大王廷美亦遣小吏樊德明報多遜  
云承旨言正會我意因遣之弓箭多遜受之獄上詔  
文武集議王溥等七十四人奏廷美多遜詛呪願望  
大逆不道宜正刑章詔削奪多遜官爵流崖州并徙  
其家屬其親于遠裔趙白樊德明王繼勳趙懷祿關  
懷忠等悉斬于都門外廷美勒歸私第復其子為皇  
姪女落皇女公主之號廷美累遣懷祿私召同母弟  
軍器庫副使趙廷俊與語懷忠嘗為廷美使詣淮海

王錢俶求犀玉帶金酒器懷忠受俶私遺白金百兩金器絹扇等廷美又嘗遣懷忠賫銀器錦綵羊酒詣其妻父潘璘營宴軍校至是皆伏罪五月趙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過而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封廷美為涪陵縣公房州安置以閻彥進知房州袁廓通判州事以同察之普大恐符言泄乃坐符他事貶寧國司馬雍熙元年廷美房州憂悸成疾卒年三十八追封涪王諡曰悼以其子德恭德隆為刺史廷美之得罪趙普實為之也初建隆二年太祖既得天下誅李筠李重

八編類纂

卷百五

五

進召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千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建長久之計其道如何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唐季以來戰國不息國家不安者其故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頃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酣上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汝之德無有窮已然為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

未嘗敢安枕而臥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皆惶恐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上曰不然汝曹雖無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為不可得也皆頓首涕泣曰臣第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指示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為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

八編類纂

卷百五

五

安不亦善乎皆再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撫賜賚之甚厚與結婚姻更置易制者使主親軍惟守信兼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其後又置轉運使使主諸道錢糧收選天下精兵以備宿衛先是潘鎮率遣親吏視民租入槩量增溢公取餘羨符彥卿在天雄軍取民尤悉帝聞之遣使詣州監輪民租民始不困後彥卿入朝太祖欲使彥卿典兵普屢諫以為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上不聽宣已出普復懷之請入見上曰卿苦疑彥卿何也

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能負朕耶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上默然遂中止乾德三年秋河決澶州命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督丁壯塞之後有譖其私取親兵為心腹者太祖怒欲誅之趙普諫曰親兵陛下必不自將須擇人付之若重贇以譖誅即人人懼罪誰復為陛下將親兵者太祖納其言重贇得不誅後聞普嘗救已即詣普謝拒不見已而出重贇為彰德節度使詔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置一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七

權始輕符彥卿久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故特選常參官羅幹者往蒞之自是遂著為令乾德三年初置諸路轉運使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送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強率領部曲上場務厚歛以入已而輸貢有數帝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專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于是財利盡歸于上矣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

亦不然

亦不然

驍勇者升為上軍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內兵凡其材用伎藝有過人者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由是獷悍之士皆隸禁籍厚其糧賜居常躬自案閱訓練皆以一當百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又懲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于驕惰皆普之謀也開寶二年鳳翔節度使王彥超及諸藩鎮入朝帝晏之于后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七

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論意即前奏曰臣本無勲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丘園臣之願也節度使武行德自重贇等各陳攻戰閭閻及履歷艱苦帝曰此異代事何足論明日皆罷鎮奉朝請開寶五年以辛仲甫為西川兵馬都監帝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幹者普以仲甫對帝遂用之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二也太宗初即位以高保寅知懷州懷州故隸河陽時趙普為節度使保寅素與普有隙手疏乞罷節鎮



支郡之制乃詔懷州直隸京長吏得自奏事於是號  
 州刺史訴保平軍節度使杜審進闕失事詔右拾遺  
 李瀚往察瀚因言節鎮領支郡多俾親吏掌其關市  
 頗不便於商賈滯天下之貨望不令有所統攝以分  
 方面之權尊獎王室亦疆幹弱枝之術也始唐及五  
 代節鎮皆有支郡太祖平湖南始令潭朗等州直屬  
 京長吏得自奏事其後大縣屯兵亦有直屬京者興  
 元之三泉是也上納瀚言天下節鎮無復領支郡者  
 太平興國八年春正月酒坊使彌德超因乘間以  
 急變聞於上云樞密使曹彬得士衆心又巧誣以他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事上頗疑之彬罷為天平節度使兼侍中初彌德超  
 誣曹彬事成期得樞密使及為副使大失望一日詬  
 樞密副使王顯等曰汝輩當斷頭我度上無執守為  
 汝輩所眩惑顯等告其事上怒德超除名并親屬流  
 瓊州德超始因知開封府李符參知政事宋琪之薦  
 符事上及得貶德超屢稱其冤會德超敗上惡其朋  
 黨令徒符嶺表盧多遜之流崖州也符白趙普朱崖  
 雖遠在海中而水上頗善春州稍近至者必死不若  
 令多遜處之普不答至是即以符知春州歲餘卒上  
 怡彬無他待之愈厚臨朝累日不懌從容謂趙普曰

朕以聽斷不明幾敗大事夙夜循省內愧于心普對  
 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察曹彬無罪而昭雪  
 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遁情事至立斷此所以  
 彰陛下聖明也雖堯舜何以過此上由是釋然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校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五十二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趙普 開創

藝祖事周世宗功業初未大顯會世宗親征淮南駐驛正陽距壽陽劉仁瞻未下而藝祖分兵滁州距壽州四程皆大山至清流關而上關去州三十里則平川而西澗又在滁城之西也是時江南李璟據一方國力全盛聞世宗親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援壽州命大將皇甫暉監軍姚鳳提兵十萬扼其地太祖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十二

一

以周軍數千與暉遇于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暉整全師入憩滁州城下會期日再出太祖兵聚關下且虞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徵服往訪之學究者固知為趙點檢也迎見加禮太祖再三叩之學究曰皇甫暉威名冠東北太尉以其與已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然彼之兵勢與已如何曰非其比也學究曰然兩軍之勝負如何曰彼方勝我敗畏其出兵所以問計于君也學究曰然且使彼來日整軍再來出戰師絕歸路不復有噍類矣太祖曰當

復奈何學究曰我有奇計所謂因敗為勝轉禍為福者今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雖牌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以直抵城下方阻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既敗之後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彼方戰勝而驕解甲休衆必不為備可以得志所謂兵貴神速出其不意若彼來日整軍而出不可為矣太祖大喜且命學究以指其路學究亦不辭而遣人前導即下令誓師夜出小路行三軍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為備奪門以入既入暉始聞之率親兵擐甲與太祖巷戰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十二

二

縱而三擒之既主帥被擒矣或謂周師大兵且至城中大亂自相蹂踐死亡不計數遂下滁州即國史所載太祖曰餘人非我敵即斬皇甫暉頭者此時也滁州既破中斷壽州為二救兵不至壽州為孤軍周人得以擒仁瞻自滁州始也擒暉送世宗正陽御寨世宗歡喜見暉於篋中金劍被體自撫視之暉仰面言我自貝州卒伍起兵佐李嗣源遂成唐莊宗之禍後率衆投江南位兼將相前後南北二朝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而今日見擒于趙某者乃天贊趙某豈臣所對奈何盛稱太祖之神武遂不肯治劍不食而死至

今滁人一日五時鳴鐘以資為暉云蓋淮南無山惟  
 滁州邊淮有高山大川江淮相近處為淮南屏蔽去  
 金陵才一水隔耳既失滁州不惟中斷壽州失援而  
 淮南盡為平地自是遂盡得淮南無復陣寨世宗乘  
 滁州破竹之勢盡收淮南李璟割地稱臣者由太祖  
 先擒皇甫暉首得滁州阻固之地故也此皇甫暉所  
 以稱太祖為神武者暉亦非常人知其天授非人力  
 也其後真宗時所以建原廟於滁而殿曰端金者大  
 祖歷試於周功業自此而成王業自此而始故號端  
 金蓋我宋之鎬沛也其趙學究即韓王普也實與太  
 祖受天命為宗臣此跡于蕭曹者自滁州始也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三

元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父履以學  
 行事金世宗特見親任終尚書右丞楚材生三歲而  
 孤母楊氏教之學及長博極羣書旁通天文地理律  
 曆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下筆為文若宿構者金制  
 宰相子例試補省掾楚材欲試進士科章宗詔如舊  
 制問以疑獄數事時同試者十七人楚材所對獨優  
 遂辟為掾後仕為開州同知貞祐二年宣宗遷汴完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四

顏復興行中書事留守燕辟為左右司員外郎元太  
 祖定燕聞其名召見之楚材身長八尺美髯宏聲帝  
 偉之曰遼金世讐朕為汝雪之對曰臣父祖嘗委質  
 事之既為之臣敢讐君耶帝重其言處之左右遂呼  
 楚材曰吾圖撒合里而不名吾圖撒合里蓋國語長  
 髯人也已卯六月帝西討回回國禡旗之日雨雪三  
 尺帝疑之楚材曰玄冥之氣見于盛夏克敵之徵也  
 庚辰冬大雷復問之對曰回回國主當死於野後皆  
 驗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見知於帝因每自矜曰國  
 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常須用弓匠  
 為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帝聞之甚喜日見  
 親用西域曆人泰五月望夜月當蝕楚材曰否卒不  
 蝕明年十月楚材言月當蝕西域人曰不蝕至期果  
 蝕八分壬午八月長星見西方楚材曰女直將易主  
 矣明年金宣宗果死帝每征討必命楚材卜帝亦自  
 灼羊腓以相符合指楚材謂太宗曰此人天賜我家  
 爾後軍國庶政當委悉之甲申帝至東印度駐鐵門  
 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  
 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其名  
 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陛

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願承天心以全  
民命帝即日班師丙戌冬從下靈武諸將爭取子女  
金帛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黃藥材既而士卒病疫得  
大黃輒愈帝自經營西土未暇定制州郡長吏生殺  
任情至孥人妻女取貨財兼土田燕薊留後長官石  
抹咸得卜尤貪暴殺人盈市楚材聞之泣下卽入奏  
請論禁州郡非奉璽書不得擅徵發囚當大辟者必  
待報違者罪死於是貪暴之風稍戢燕多劇賊未夕  
輒曳牛車指富家取其財物不與則殺之時睿宗以  
皇子監國事聞遣中使借楚材往窮治之楚材詢察  
得其姓名皆留後親屬及勢家子盡捕下獄其家賂  
中使將緩之楚材示以禍福中使懼從其言獄具戮  
十六人于市燕民始安己丑秋太宗將卽位宗親咸  
會議猶未決時睿宗爲太宗親弟故楚材言於睿宗  
曰此宗社大計宜早定睿宗曰事猶未集別擇日可  
乎楚材曰過是無吉日矣遂定策立儀制乃告親王  
察合台曰王雖兄位則臣也禮當拜王拜則莫敢不  
拜王深然之及卽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帳下既退  
王撫楚材曰真社稷臣也國朝尊屬有拜禮自此始  
時朝集後期應死者衆楚材奏曰陛下新卽位宜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之太宗從之中原甫定民多誤觸禁網而國法無赦  
令楚材議請肆宥眾以云迂楚材獨從容爲帝言詔  
自庚寅三月朔日前事勿治且條便宜一十八事頒  
天下其畧言郡宜置長吏牧民設萬戶總軍使勢均  
力敵以遏驕橫中原之地財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  
縣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貿易借貸官物者  
罪之蒙古回鶻河西諸人種地不納稅者死監主自  
盜官物者死應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報然後行刑貢  
獻禮物爲害非輕深宜禁斷帝悉從之唯貢獻一事  
不允曰彼自願饋獻者宜聽之楚材曰蠹害之端必  
由於此帝曰凡卿所奏無不從者卿不能從朕一事  
耶太祖之世歲有事西域未暇經理中原官吏多聚  
斂私自貲至鉅萬而官無儲待近臣別迭等言漢人  
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爲牧地楚材曰陛下將南  
伐軍需宜有所資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鹽酒鐵冶  
山澤之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粟四十餘  
萬石足以供給何謂無補哉帝曰卿試爲朕行之乃  
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士人如  
陳時可趙昉等皆寬厚長者極天下之選參佐皆用  
省部舊人辛卯秋帝至雲中十路咸進原籍及金帛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六

陳于廷中帝笑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南國之臣復有如卿者乎對曰在彼者皆賢於臣臣不才故留燕為陛下用帝嘉其謙賜之酒即日拜中書令事無鉅細皆先白之楚材奏凡州郡宜令長吏專理民事萬戶總軍政凡所掌課稅權貴不得侵之又舉鎮海粘合均與之同事權貴不能平咸得卜以舊怨尤疾之譖於宗王曰耶律中書令率用親舊必有二心宜奏殺之宗王遣使以聞帝察其誣責使者罷遣之屬有訟咸得卜不法者帝命楚材鞠之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將有事南方他日治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未晚也帝私謂侍臣曰楚材不較私讐真寬厚長者汝曹當効之中貴可思不花奏採金銀役夫及種田西域與裁葡萄酒帝令於西京宣德徙萬餘戶充之楚材曰先帝遺詔山後民質朴無異國人緩急可用不宜輕動今將征河南請無殘民以給此役帝可其奏壬辰春帝南征將涉河詔逃難之民來降者免死或曰此輩急則降緩則走徒以資敵不可宥楚材請製旗數百以給降民使歸田里全活甚眾舊制凡攻城邑敵以矢石相加者即為拒命既克必屠之汴梁將下大將速不台遣使來言金人抗拒持久師多死

傷城下之日宜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帝然之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楚材又請遣人入城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措奏襲封衍聖公付以林廟地命收太常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直釋九經進講東宮又率大臣子孫執經解義俾知聖人之道置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由是文治興焉時河南初破俘獲甚眾軍還逃者十七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八

八有旨居停逃民及資給者滅其家鄉社亦連坐由是逃者莫敢舍多殍死道路楚材從容進曰河南既平民皆陛下赤子走復何之奈何因一殍囚連死數十百人乎帝悟命除其禁金之亡也唯秦鞏二十餘州久未下楚材奏曰往年吾民逃罪或萃于此故以死拒戰若許以不殺將不攻自下矣詔下諸城皆降甲午議籍中原民大臣忽都虎等議以下為戶楚材曰不可丁逃則賊無所出當以戶定之爭之再三卒以戶定時將相大臣有所驅獲往往寄留諸郡楚材因括戶口並令為民匿占者死乙未朝議將四征不

廷者志曰回人征江南漢人征西域深得制御之術  
楚材曰不可中原西域相去遼遠未至敵境人馬疲  
乏兼水土異宜疾疫將生宜各從其便從之丙申春  
諸王大集帝親執觴賜楚材曰朕之所以推誠任卿  
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朕所以得安枕  
者卿之力也西域諸國及宋高麗使者來朝語多不  
實帝指楚材示之曰汝國有如此人乎皆謝曰無有  
殆神人也帝曰汝等唯此言不妄朕亦度必無此人  
有于元者奏行交鈔楚材曰金章宗時初行交鈔與  
錢通行有司以出鈔爲利收鈔爲諱謂之老鈔至以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三

九

萬貫唯易一餅民力困竭國用匱乏當爲監戒今印  
造交鈔宜不過萬錠從之秋七月忽都虎以民籍至  
帝議裂州縣賜親王功臣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  
隙不如多以金帛與之帝曰已許奈何楚材曰若朝  
廷置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使毋擅科徵可也帝然  
其計遂定天下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給國用五  
戶出絲一斤以給諸王功臣湯沐之資地稅中田每  
畝二升又半上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每畝五升商  
稅三十分而一鹽價銀一兩四十斤既定常賦朝議  
以爲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

進者則今已重矣時工匠制造糜費官物十私八九  
楚材謂皆考覈之以爲定制時侍臣脫歡奏簡天下  
室女詔下楚材尼之不行帝怒楚材進曰向擇美女  
二十有八人足備使令今復選拔臣恐擾民欲覆奏  
耳帝良久曰可罷之又欲收民牧馬楚材曰田蚕之  
地非馬所產今若行之後必爲人害又從之丁酉楚  
材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  
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帝曰果爾可官其人  
楚材曰請校試之乃命宣德州宣課使劉中隨郡考  
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儒人被俘爲奴者亦令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三

十

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百三十人免爲奴  
者四之一先是州郡長吏多借賈人銀以償官息累  
數倍曰羊羔兒利至如其妻子猶不足償楚材奏令  
本利相侔而止永爲定制民間所負者官爲代償之  
至一衡量給符印立鈔法定均輸布通傳明驛券度  
政畧備民稍蘇息焉有二道士爭長互立黨與其一  
誣其仇之黨二人爲逃軍結中貴及通事楊惟忠執  
而虐殺之楚材按收惟忠中貴復訴楚材違制帝怒  
繫楚材既而自悔命釋之楚材不肯解縛進曰臣備  
位公輔國政所屬陛下初令繫臣以有罪也當明示

百官罪在不赦。今釋臣是無罪也。豈宜輕易反覆如戲小兒。國有大事。何以行焉。衆皆失色。帝曰。朕雖為帝。寧無過舉。即乃溫言以慰之。楚材因陳時務十策。曰。信賞罰。正名分。給俸祿。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選工匠。務農桑。定土貢。制漕運。皆切於時務。悉施行之。太原路轉運使呂振副使劉子振以贓抵罪。帝責楚材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為好人。何故乃有此輩。對曰。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義。三綱五常。聖人之名教。有國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豈得祿一夫之失。使萬世常行之道。獨見廢於我朝乎。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十一

帝意乃解。富人劉忽篤馬涉獵發丁劉廷玉等以銀一百四十萬兩撲買天下課稅。楚材曰。此貪利之徒罔上虐下為害甚大。秦罷之常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任尚以班超之言為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後之負譏者方知吾言之不妄也。帝素嗜酒。日與大臣酣飲。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糟鐵口進曰。麴蘖能腐物。鐵尚如此。况五臟乎。帝悟。語近臣曰。汝曹愛君憂國之心。豈有如吾國撒合里者耶。賞以金帛。敕近臣日進酒三鍾而止。自庚寅定課稅格。至甲午平南河歲有增羨。至戊戌課銀增至

一百一十萬兩。譚史安天合者。誦事鎮海。引與都刺合。變撲買稅課。又增至二百二十萬兩。楚材極力辯諫。至聲色俱厲。言與涕俱。帝曰。爾欲搏鬪耶。又曰。爾欲為百姓哭耶。姑令試行之。楚材力不能止。乃歎息曰。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楚材嘗與諸王宴。醉臥車中。帝臨平野見之。直幸其營。登車手撼之。楚材熟睡未醒。方怒其擾。已忽開目視。始知帝至。驚起謝。帝曰。有酒獨醉。不與朕同樂耶。笑而去。楚材不及冠帶。馳詣行宮。帝為置酒極歡。而罷。楚材當國日久。得祿分其親族。未嘗私以官。行省劉敏從容言之。楚材曰。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十一

睦親之義。但當資以金帛。若使從政而違法。吾不能徇私恩也。歲辛丑二月。帝疾篤。醫言脈已絕。皇后不知所為。召楚材問之。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善。笑或退舍。請赦天下囚徒。后即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帝少蘇。因入奏請肆赦。帝已不能言。首肯之。是夜醫者候脈復生。適宣讀赦書時也。翌日而瘳。冬十一月。帝將出獵。楚材以太乙數推之。亟言其不可。左右皆曰。不騎射無以為樂。獵五日。帝崩于行在所。皇后乃馬真氏稱制。崇信姦回。庶政多紊。與都刺合。變以貨得政。柄庭

中悉畏附之楚材面折廷爭言人所難言人皆危之  
癸卯五月蔡惑犯房楚材奏曰當有驚擾然訖無事  
居無何朝廷用兵事起倉卒后遂令授甲選腹心至  
欲西遷以避之楚材進曰朝廷天下根本根本一搖  
天下將亂臣觀天道必無患矣後數日乃定后以御  
寶空紙付與都刺合蠻使自書填行之楚材曰天下  
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  
詔事遂止又有旨凡與都刺合蠻所建白令史不爲  
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  
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三

截手乎后不悅楚材辨論不已因大聲曰老臣事大  
祖太宗三十餘年無負於國者皇后亦豈能無罪殺  
臣也后雖憾之亦以先朝舊勳深敬憐焉甲辰五月  
薨于位年五十五皇后哀悼賻贈甚厚復有譖楚材  
者言其在相位日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  
麻里扎覆視之唯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  
數千卷至順元年贈經國議制寅亮佐運功臣太師  
上柱國追封廣寧王謚文正

廉希憲

廉希憲字善甫布魯海牙子也世祖爲皇弟希憲年

十九得入侍見其容止議論恩寵殊絕希憲篤好經  
史手不釋卷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問  
其說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爲對世祖嘉之曰曰  
廉孟子由是知名歲甲寅世祖以京兆分地命希憲  
爲宣撫使京兆控制隴蜀諸王貴藩分布左右民雜  
羌戎尤號難治希憲謀求民病抑強扶弱暇日從名  
儒若許衡姚樞輩諮訪治道首請用術於舉京兆學  
校教育人材爲根本世祖制爲士者無隸奴籍京兆  
多豪強廢令不行希憲至悉令著籍爲備初世祖受  
命憲宗經理河南關右居數歲讒者謂上庸人多專  
擅不法至是命阿藍答兒劉太平等分領其事大開告訐希憲曰宣撫司已出有罪  
固當獨任僚屬何預事竟卒無獲罪者已未憲宗駐  
蹕合州世祖渡江取鄂州命希憲入籍府庫希憲引  
儒生百餘拜伏軍門因言今王師渡江凡軍中俘獲  
士人宜官購遣還以廣異恩世祖嘉納之還者五百  
餘人憲宗崩計聞希憲啟曰殿下太祖的孫先皇母  
弟前征雲南剋期撫定及今南伐率先渡江天道可  
知且殿下收召豪傑悉從人望于惠黎庶率土歸心  
今先皇奄棄萬國神器無主願速還京正大號以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三



天下世祖然之命希憲先行審察事變對曰劉太平  
 霍魯海行省將軍在關右渾都海守將在六盤征南  
 諸軍散處秦蜀太平要結諸將其性險詐素畏殿下  
 英武而附阿里不哥倘倚關中形勝設有異圖漸不  
 可制宜遣趙良弼往規人情事宜從之阿里不可捕  
 亂北邊遣脫忽思發兵河朔大肆凶暴真定名士李  
 繫嘗奉莊勝聖太后命侍阿里不哥嗣脫忽思怒  
 繫不附已械之希憲訪繫於獄言於世祖而釋之世  
 祖命希憲賜膳於宗王塔察兒希憲即以已意白王  
 宜首建翊戴之謀王然之許以身任其事歸啟其言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臣類

七

世祖曰若此重事卿何不懂之甚耶庚申至開平宗  
 室諸王舊進謙讓未允希憲復以天時人事進言且  
 曰阿里不哥於殿下為弟居守朔方專制有年或  
 觀望神器事不可測宜早定大計世祖然之明日即  
 位建元中統希憲上言高麗王子僕久留京師今聞  
 其父死宜立為王遣還國以恩結之又言鄂兵未還  
 宜遣使與宋講好勅諸軍北歸帝皆從之阿里不哥  
 聞世祖已立命阿藍答發兵漠北諸部分遣腹心易  
 置將仿散士卒賚金帛又命太平魯海拘收關中錢  
 穀不哥稱帝於和林趙良弼還自關右奏劉太平霍

魯海反狀皆如希憲言初分漢地為十道乃併京兆  
 四川為一道以希憲為宣撫使太平霍魯海聞希憲  
 將至乘驛急入京兆密謀為變後三日希憲至宣布  
 詔旨遣使安諭六盤未幾斷事官闕闕出遣使來告  
 渾都海反應阿里不哥殺所遣使者遣人諭其黨密  
 里於成都乞台於青居使各以兵來援又多與蒙古  
 軍奧魯官等金帛盡起新軍且約太平霍魯海同日  
 俱發希憲得報召僚屬謂曰上新即位責任吾等正  
 為今日不早為之計殆將無及遣萬戶劉黑馬掩捕  
 太平霍魯海及其黨獲之盡得其奸謀悉置於獄復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臣類

一六

遣劉黑馬誅密里總師汪惟正誅乞台具以驛聞時  
 關中無兵備命汪惟良將秦鞏諸軍進六盤惟良以  
 未得上旨為辭希憲即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此  
 皆身承密旨君但承吾事制符已飛奏矣又付銀一  
 萬五千兩以充功賞出庫幣製軍衣惟良感激遂行  
 又發蜀卒更戍及在家餘丁推節制諸軍家古官八  
 春將之謂之曰君所將之眾未經訓練六盤兵精勿  
 與爭鋒但張聲勢使不得東則大事濟矣會有詔赦  
 至希憲命絞太平等於獄尸於道衢方出迎詔人心  
 遂安乃遣使遣幼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惟良為

帥等罪帝深善之曰經所謂行權此其是也別賜金  
虎符使節制諸軍且詔曰朕委卿以方面之權事當  
從宜毋拘常制坐失事機西川將紐鄰與魯官將舉  
兵應渾都海八春獲之繫其黨五十餘人于乾州獄  
送二人至京兆請并殺之二人自分必死希憲謂僚  
佐曰渾都海不能乘執東來保無他慮今眾志未一  
猶懷反側彼軍見其將校執囚或別生心爲害不細  
今因其懼死並加寬釋使之感恩効力就發此軍餘  
丁往隸八春上策也初八春既執諸校事軍疑懼駭  
亂四出莫可禁遏及知諸校獲全紐鄰與魯官得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七

大喜過望切諭其屬山兵效力人人感德八春亦釋  
然開悟果得精騎數千將與俱西詔以希憲爲中書  
右丞行秦蜀省事渾都海聞京兆有備遂西渡河趨  
甘州阿藍荅兒復自和林提兵與之合分結隴蜀諸  
將又使紐鄰兄宿敦爲書招紐鄰於是成都帥百家  
奴與元忙古台青居注惟正欽察俱遣使言人心危  
疑事不可測希憲遣使深諭戒之兩川諸將素懼希  
憲威名按堵從命渾都海阿藍荅兒合軍而來諸將  
失利河右大震西土親王執畢帖木兒輜重皆空就  
食秦雍朝議欲弃兩川退守興元希憲力言不可乃

止會親王合丹及汪惟良八春等合兵復戰既陣大  
風吹沙良臣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  
潰其右而出八春直擣其前合丹勒精騎邀其歸路  
大戰於西涼大敗之俘斬畧盡得二叛首以送泉之  
京兆市事聞帝大嘉之曰希憲真男子也進拜平章  
政事賜宅一區時希憲年三十矣已而世祖自征阿  
里不哥不哥敗走自歸於上都世祖誅其黨而釋之  
希憲奏四川降民皆散處山谷宜申勅軍吏禁止俘  
掠違者千戶以下與犯人同罪又罷解鹽戶所摘軍  
口由是四川遂安歸降者益衆又罷解鹽戶所摘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八

及京兆諸處無籍戶之戍靈用屯田者以寬民力欽  
察獲宋臣張炳震王政二人俱以母老願賜矜放希  
憲皆遣之還因爲書與宋四川制置余玠諭以天道  
人事玠得書愧感自守不敢復輕動玠曰帥府言鎮  
戎州有謀爲叛者連引四百餘人希憲詳推之惟誅  
首惡五人宋將劉整以瀘州降盡繫前歸宋者數百  
人待報希憲奏釋之且致書宰臣待整以恩當得其  
死力整後陷戎城取陽之策果立勲劾宋將家屬之  
在北者希憲歲給其糧仕於宋者子弟得越界省其  
親人皆感之李璲反山東事連王文統平章趙璧素

志希憲勲名因言文統緣張易希憲薦引遂至大用且關中形勝之地希憲得民心有商挺趙良弼為之輔此事宜關聖慮帝曰希憲自幼事朕朕知其心挺良弼皆正士何慮焉蜀人費正寅以私怨譖希憲因李璽叛亦修城治兵畜異志帝因惑之命中書右丞南合代希憲行省覆視所告事卒無實狀詔希憲還京帥陛見言曰關陝叛亂川蜀未寧事急星火臣隨宜行事不謀佐二如寅所言罪止在臣臣請逮繫有司帝撫御床曰當時之言天知之朕知之卿果何罪慰諭良久進中書平章政事一日夜半召希憲入禁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十九

中從容道藩邸時事因及趙壁所言希憲曰晉攻鄂時賈似道作木柵環城一夕而成陛下願扈從諸臣曰吾安得似道者用之劉秉忠張易進曰山東王文統才智士也今為王璽幕僚詔問臣臣對亦聞之實未嘗識其人也帝曰朕亦記此希憲在中書振舉綱維綜効名實汰逐冗濫裁抑僥倖興利除害事無不使當時翕然稱治典章文物粲然可考又建言國家自開創已來凡納上及始命之臣咸令世守至今將六十年子孫皆奴視部下都邑長吏皆其皂隸使前古所無宜更張之使考課黜陟始議行遷轉法至

元元年丁母憂率親族行古喪禮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慟則嘔血不能起寢臥草上廬於墓傍宰執以憂制未定欲極力起之相與論廬聞號痛聲竟不忍言未幾有詔奪情起復希憲雖不敢違旨然出則素服從事入必縗絰及喪父亦如之奸臣阿合馬領左右部專總財賦會其黨相攻擊帝命中書推覆眾畏其權莫敢問希憲窮治其事以狀聞杖阿合馬罷所領歸有司帝諭希憲曰吏廢法而貪民失業而逃工不給用財不贍費先朝患此久矣自卿等為相朕無此憂對曰陛下聖猶堯舜臣等未能以臯陶稷契之道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二十

贊輔治化以致太平懷愧多矣今日小治未足多也因論及魏徵對曰忠臣良臣何代無之顧人主用不用爾有內侍傳旨入廟堂言其事當爾希憲曰此關宦預政之漸不可啟也遂人奏杖之言者訟丞相史天澤親黨布列中外威權日盛漸不可制詔罷天澤政事使待鞠問希憲進曰天澤事陛下久知天澤深者無如陛下始自潛藩多經任使將兵牧民悉有治效陛下知其可付大事用為輔相小人一旦有言陛下當熟奈其心跡果有肆橫不臣者乎今日信臣故臣得預此旨他日或有訟臣者臣亦遭疑矣臣等備

員政府。陛下之疑信若此。何敢自保。天澤既罷。亦當罷臣。帝良久曰。卿且退。朕思之。明日帝召希憲。諭曰。昨思之。天澤無對訟者。事遂解。又有訟四川帥欽察者。帝勅中書急遣使誅之。明日希憲覆奏。帝怒曰。尚爾遲。回耶。對曰。欽察大帥。以一小人言被誅。民心必駭。收繫至此。與訟者廷對。然後明其罪於天下。爲宜。詔遣能者按問。其後事竟無實。欽察得免。希憲每奏議帝前。論事激切。無少回惜。帝曰。卿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爲天子臣。乃爾木強耶。希憲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臣非不自愛也。方士請煉大丹。勅中書給所需。希憲具以秦漢故事奏。且曰。堯舜得壽不困大丹也。帝曰。然遂却之。時方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五年始建御史臺。繼設各道提刑按察司。時阿合馬專總財利。乃曰。庶務責成。諸路錢穀。付之轉運。今繩治之如此。事何由辦。希憲曰。立臺古制也。內則彈劾奸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於此。若去之。使上下專恣。貪暴事。豈可集耶。阿合馬不能對。七年詔釋京師繫囚。西域人匿贊馬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二

三十一

丁。用事先朝。資累鉅萬。爲怨家所告。繫大都獄。既釋之矣。時希憲在告。實不預其事。是秋車駕還。自上都。怨家訴於帝。希憲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莫測。豈可幸其獨不署。以苟免耶。希憲入見。以詔書爲言。帝曰。詔釋囚耳。豈有詔釋匿贊馬丁耶。對曰。不釋匿贊馬丁。臣等亦未聞有此詔。帝怒曰。汝等號稱讀書。臨事乃爾宜。得何罪。對曰。臣等忝爲宰相。有罪當罷。退帝曰。但從汝言。卽與左丞相耶律鑄同罷。一日帝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爲。侍臣以讀書對。帝曰。讀書固朕所教。然讀之而不能用。多讀何爲。意責其罷政而不復求進也。阿合馬因讒之曰。希憲日與妻子宴樂。爾帝變色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希憲嘗有疾。帝遣醫三人診視。醫言須用沙糖作飲。時最艱得。家人求于外。阿合馬與之二斤。且致密意。希憲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也。帝聞而遣賜之。嗣國王頭輦哥行省鎮遼陽。有言其擾民不便者。十一事詔起希憲爲北京行省平章政事。將行。肩輿入。辭賜坐。帝曰。昔在先朝。卿深識事機。每以常道啟朕。及鄂漢班師。甚善。今以大事付卿。賜田及馬。希憲以才不能勝負。大任何敢辭疾。然敢辭。新賜復有詔。令希憲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二

三十一

承制授三品以下官希憲日暑疾驅以進至鎮阿里  
 海牙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即日禁剽奪  
 通商販興利除害兵民按堵首錄宋故宣撫制置二  
 司幕僚能任事者以備采訪仍擇二十餘人隨才授  
 職左右難之希憲曰今皆國家臣子也何用致疑時  
 宋故官禮謁大府必廣致珍玩希憲拒之且語之曰  
 汝等身仍故官或不次遷擢當念聖恩盡力報效今  
 所饋者若皆已物我取之為非義一或係官事同盜  
 竊若歛於民不為無罪宜戒慎之皆感激謝去令凡  
 俘獲之人敢殺者以故殺平人論為軍人所虜病而  
 棄之者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有立契券質賣  
 妻子者重其罪仍沒入其直先時江陵城外蓄水扞  
 禦希憲命決之得良田數萬畝以為貧民之業發沙  
 市倉粟之不入官籍者二十萬斛以賑公安之饑大  
 綱既舉乃曰教不可緩也遂大興學選教官置經籍  
 且日親請講舍以厲諸生西南溪洞及思播田楊二  
 氏重慶制置趙定應俱越境請降事聞帝曰先朝非  
 用兵不可得地今希憲能令數千百里外越境納土  
 其治化可見也關吏得江陵人私書不敢發上之樞  
 密臣發之帝前其中有曰歸附之初人不聊生皇帝

遣康相出鎮荆南豈惟人漸德化其草莽咸被澤  
 矣帝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爾也希憲疾久不愈去  
 四年春近臣董文忠言江陵濕熱如希憲病御即召  
 希憲還江陵民號泣遮道留之不得相與壽像建祠  
 希憲還囊橐蕭然琴書自隨而已帝知其貧特賜白  
 金五千兩鈔萬貫五月至上都聖上龍飛之地天下視為根本近  
 者感動上意未幾果有數輩以徙置都邑事奏樞密  
 副使張易中書左丞張文謙與之廷辨力言不可帝  
 不悅明日召忠良質其事忠良以希憲語對帝曰希  
 憲病甚猶慮及此耶其議遂止詔徵揚州名醫王仲  
 明視希憲疾既至希憲服其藥能杖而起帝喜謂希  
 憲曰卿得良醫疾向愈矣對曰醫持善藥以療臣疾  
 苟能戒慎則誠如聖諭設或肆情良醫何益蓋以醫  
 諷諫也會議立門下省帝曰侍中非希憲不可遣中  
 使諭旨曰鞍馬之任不以勞卿坐而論道時至省中  
 事有必須執奏肩輿以入可也希憲附奏曰臣疾何  
 足卹論忠效力生平所願皇太子亦遣人輪旨曰上  
 命卿領門下省無憚羣小吾為卿除之竟為阿合馬

所沮初希憲秉政日中書右丞劉整以初附為都元帥騎從甚都請門求見希憲之弟希貢為通報希憲方讀書畧不答希貢出整復浼入言之因令徹去坐椅自據中坐令整入整展拜起側立不予之一言整求退謂曰此是我私宅汝欲有所言明日當詣政事堂及出愧赧無人色頃之宋士之在羈旅者寒餓狼狽冠衣襤褸袖詩求見希憲諸兄弟皆耶揄之希貢復為入言急令鋪設坐椅且戒內人備酒饌出至大門外肅入對坐出酒饌執禮甚恭且錄其居止諸儒但言困苦乞歸明日希憲遂言于世祖皆遂其請是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二

三五

夜諸兄弟問曰今日劉元帥者主上之所倚任反其薄之江南窮秀才却禮遇如此其至我等不能無疑希憲曰我是國家大臣言動頗笑繫天下重輕整雖貴賣國叛臣也故折辱之令其知君臣義重若寒士數十皆誦法孔子者在宋朝不坐燕不與何故而拘執於此况今國家起朔漠斯文不絕如綫我更不尊禮則儒術且將掃地矣十六年春賜鈔萬貫詔復入中書希憲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問治道希憲曰君天下在用人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弱委之於天所甚憂者則大奸專政羣小阿附

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為屏除不然日就沉疴不可藥矣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為禍福無預於已謂卑夔稷契伊傅周召為不可及是自弃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為不肖子所墜汝輩宜慎之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有大星隕于正寢之旁流光照地久之方滅是夕希憲卒年五十大德八年贈忠清粹德功臣大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謚文正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投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二

三六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五十三

左編

臣類相臣

漢周勃 中興

周勃沛人其先卷人也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常以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強高祖之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治從勃既定燕而歸高帝已崩矣以列侯事惠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為太尉十年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為相國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于是陰謀以為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十三

臣類

少帝及濟川淮陽恒山王皆非惠帝子呂太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用彊呂氏令已滅諸呂少帝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東牟侯興居朱虛侯章弟也曰誅諸呂臣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汝陰滕公入宮滕公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皆什兵罷有數人不肯去宦者令張釋諭告亦去滕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持我安之乎滕公曰就舍少帝乃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報曰宮謹除皇帝入未

謝歸相印後可勿出

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不得入太尉往喻乃引兵去皇帝遂入是夜有司分部誅濟川淮陽常山王及少帝于邸文帝即位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邑萬戶居十餘月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厭之則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陳丞相平卒上復用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相朕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備兵以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引為證初勃之益封盡以子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縮皇帝璽將兵于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勃獄辭乃謝曰吏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勃後就國孝文十一年薨謚曰武侯子勝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十三

臣類

之嗣尚公主不相中坐殺人國除絕一年弟亞夫復  
爲侯亞夫死國絕一歲更封勃他子堅爲平曲侯續  
絳侯後傳子建德爲太子太傅坐酎金免官後有罪  
國除至平帝元始二年繼世復封玄孫之子恭爲絳  
侯千戶

漢霍光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  
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  
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  
兒女弟子夫得幸于武帝立爲皇后去病以皇后姊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三

三

子貴幸既壯大乃自知父爲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爲  
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  
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趣入拜謁將軍迎拜因  
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  
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爲中孺買田  
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乃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  
歲任光爲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  
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  
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  
爲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

年老寵姬鈎弋趙婕妤有男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  
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乃使黃門畫  
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游  
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  
君未諭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  
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  
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  
桀爲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臥  
內床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  
爲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一決于光先是後元年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三

四

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爲逆時光與金  
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  
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爲桀侯上官桀爲安  
陽侯光爲博陸侯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  
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  
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醜殺忽  
光爲人沉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晢疏眉目美須  
髯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視之不  
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已出天下  
想聞其風采殿中常有惟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



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爲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官爲僕。存數月立爲皇后。父安爲票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家欲爲外人求封。幸依國安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五 五

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爲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願專制朝事。繇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趨。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乃爲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奸臣變。候

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自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諍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乃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克實。四夷賓服。燕蓋之亂。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後遷捕得伏。法會赦。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皆以爲吳非匿反者。乃匿爲隨者。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繼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五 六

反者仁丞相千秋女壻也。千秋召中二千石博士會  
公車門議問吳法。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爲不道。  
明日千秋封上衆議。光於是以前秋擅召中二千石  
以下。外內異言。遂下平任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杜  
延年奏記光曰。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爲不道。  
恐於法深。又丞相素無所持。而爲好言于下。蓋其  
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以爲丞相久  
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弃也。問者民頗言獄  
深。吏爲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  
恐不合衆心。羣下謹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七

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光以平仁弄法。卒下之獄。  
仁自殺。平要斬。而不及丞相。終與相竟。延年持論  
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  
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  
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鄂有上書言。  
周大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  
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  
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擢郎爲九江太守。即日  
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  
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

哀王子也。既至。卽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

更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  
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  
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  
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  
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  
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  
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莫  
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劔曰。先帝屬  
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八

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  
長有天下。今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  
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能旋踵。羣臣  
後應者。臣請劔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何  
向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  
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  
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  
明殿。詔諸禁門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  
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  
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由

太后上

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乃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區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衛率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上尚書令讀奏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九

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于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軫獵車迎曾孫就齊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為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十

孝宣皇帝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二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節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策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為冠陽侯禹既嗣為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堂制而後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承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綉網馮黃金塗韋絮薦輪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太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一問女能後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闚大夫門御史為叩

頭謝乃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爲丞  
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  
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  
書。羣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  
立  
微時許妃爲皇后。顯愛小三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  
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爲后。始  
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  
問急。顯恐事敗。卽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  
恐。猶與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  
始聞之而未察。乃徙光女婿度遼將軍表。央衛尉平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五 臣類 十一

陵侯。范明友爲光祿勳。次塔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  
勝出爲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塔給事中。光祿大  
夫張朔爲蜀郡太守。羣孫塔中郎將王漢爲武威太  
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婿長樂衛尉鄧廣漢爲少府更  
以禹爲大司馬。寇小寇亡印。殺罷右將軍屯兵官屬  
特使禹官名爲光俱大司馬者。又收范明友度遼將  
軍印綬。但爲光祿勳。及光仲女婿趙平爲散騎都尉  
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  
羽林及兩官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  
之。禹爲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侯問禹曰。我何

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今將軍墳墓未乾。盡  
外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宣見禹恨  
望深。乃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在  
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婿  
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史樂成小家子。得  
幸將軍。至九卿封侯。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  
等。視丞相亡如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  
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爲不可。禹默然。數  
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  
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五 臣類 十二

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  
窶人子。遠客饑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  
警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封事。多言  
我家者。常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  
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  
爲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  
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任人。顯  
曰。丞相數言我家獨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  
我家昆弟諸婿多不謹。又聞民間謠言。霍氏毒殺許  
皇后。寧有是邪。顯恐急。卽具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

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為天官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鼻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私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又有殺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五

十三

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為讓。山禹等甚恐，山曰：「丞相擅滅宗廟，羔菟龜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朋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為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秘書，顯為上書戲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會事發，覺雲山明世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唯獨霍后廢處昭

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乃下詔曰：「乃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為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為大逆，欲誣誤百姓，賴宗廟神靈先發得咸伏其辜，朕甚悼之。諸為霍氏所誣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揚暉，暉告侍中金安上，暉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言無入霍氏禁闈，卒不得遂其謀，皆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五

十四

警有功，封章為博成侯，忠高昌侯，暉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左，眾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反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上乃賜福帛十匹。後以為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

一、張家恩  
二、張光  
三、張光  
四、張光  
五、張光

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  
驂乘，至成帝時，為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  
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為博陸侯，千戶，初諫大  
夫杜延年，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族之後，數為大將  
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  
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光  
以朝無舊臣，光祿勳張安世自先帝時為尚書令，志  
行純篤，乃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  
光又以杜延年有忠節，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  
刑罰嚴，延年常輔之以寬，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五

晉王導

王導字茂弘，瑯琊臨沂人，覽之孫也。導少有風鑒識  
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  
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參東海王越軍事。  
時元帝為瑯琊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  
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  
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

張公孫孫

為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為。及徙鎮建康，吳人  
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  
之曰：「瑯琊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  
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  
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  
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于道。左導因進  
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已傾心，  
以招俊乂，况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于得  
人者乎？願榮賀循，此士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  
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射造，循榮二人皆應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六

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  
崇奉，君臣之禮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  
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帝  
從之。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以前潁川太  
守刁協為軍諮祭酒，前廣陵相卞壺為從事中郎，江  
寧令諸葛恢、歷陽參軍陳國陳頴為行參軍，前太僕  
掾庾亮為西曹掾。時荆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為政務  
在清靜，每勸帝克己勵節，匡主寧邦。于是尤見委杖，  
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為仲父。帝嘗從容謂導曰：「卿  
吾之蕭何也。」對曰：「昔秦為無道，百姓厭亂，巨猾陵暴，

人懷漢德革命反正易以為功自魏以來迄于太康之際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遲不遵法度郡公卿士皆廢于安息遂使奸人乘釁以虧至道然否終斯泰天道之常大王方立命世之勳一匡九合管仲樂毅于是乎在豈區區國臣所可擬議願弘深神慮廣擇良能顧崇賀循純瞻周玘皆南土之秀願盡優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曰晉魏武帝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以此格萬物得不局跡乎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

人編類卷之三

七

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為恥之天官混雜朝望頽毀導忝荷重任不能崇浚山海而開導亂源饗竊名位取素羹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別羣望無惑帝從之拜振威將軍晉國既建以導為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初適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頌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頌曰向見晉夷吾無復憂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顛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慨然變色

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衆收淚而謝之帝即晉王位導拜揚州刺史陳頽遣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光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為弘雅政事者為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振卓茂于密縣顯朱邑于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能從及帝登尊號百官陪立命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至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

八編類卷之三

朱

二

帝乃止進位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以刁協為尚書令協性剛悍與物多忤與侍中劉隗俱為帝所寵任欲矯時弊每坐上抑下排沮豪強故為王氏所疾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協又使酒侵毀公卿見者側目帝之始鎮江東也王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恃功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為腹心稍加損王氏權導亦漸見疎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宜加委任帝出愉為長史導能任真推

九不可  
受其救授

分澹如也而敦益懷不平其參軍沈充錢鳳皆巧譎  
凶狡知敦有異志陰為畫策執寵信之敦上疏為導  
訟屈辭詔怨望帝以敦故并疎忌導御史中丞周嵩  
上疏以為導素竭忠誠輔成大業不宜聽孤臣之言  
惑疑似之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虧既往之恩招將  
來之患帝頗感悟導由是得全會太山太守徐寵反  
帝訪可以鎮撫河南者導舉太子左衛率羊監既而  
監敗抵罪導上疏乞自貶黜詔不許尋代賀循領太  
子太傅時中興草創未置史官導始啟立于是典籍  
頗具時孝懷太子為胡所害始奉諱有司奏天子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

十一

朝舉哀羣臣一哭而已導以為太子副二宸極普天  
有情宜同三朝之哀從之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  
誅王氏論者為之危心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  
人每且詣臺待罪僕射周顥將入導字呼之曰伯仁  
以百口累脚觀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  
至帝納其言顥喜飲酒至醉而出導又呼之顥不與  
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  
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導不知恨之帝以導  
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  
何代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跪而執之曰茂弘

方託百里之命于卿是何言邪乃詔曰導以大義滅  
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及敦得志導守尚書令  
敦據石頭參軍呂猗說敦曰驃騎將軍戴淵僕射周  
顥皆有高名足以惑衆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  
敦然之以問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  
導不荅又曰正應令僕邪又不荅敦曰若不爾止當  
誅耳又不荅敦遂遣部將收殺之導後料檢中書故  
事乃見顥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  
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初西都覆沒海內思主羣  
臣及四方並勸進于帝時王氏強盛有專天下之心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

十一

敦憚帝賢明欲更謀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  
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致覆族導猶執正議敦無以能  
奪初帝愛瑯琊王衷將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夫  
立子以長且紹又賢不宜改革帝猶疑之導日夕陳  
諫故太子卒定及明帝即位導受遺詔輔政解揚州  
遷司徒一依陳羣輔魏故事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敦  
始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聞謂敦死咸有奮志及  
帝伐敦假導節都督諸軍領揚州刺史敦平進位太  
保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為成  
帝及石勒侵阜陵詔加導大司馬假黃鉞出討之軍



次江寧帝親餞于郊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咸和二年  
 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為禍亂欲下詔徵之導曰峻  
 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亮曰今縱不奉命為禍猶  
 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于漢也乃徵峻為  
 大司農峻遂舉兵反三年正月蘇峻濟自橫江二月  
 峻兵入臺城司徒導謂侍中褚裒曰至尊當御正殿  
 君可啟令速出裒即入上閣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  
 導及光祿大夫陸晔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牀擁衛  
 峻稱詔大赦以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已之右峻  
 自為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峻逼遷帝于石頭導固爭  
 不從帝哀泣升車官中慟哭初蘇峻遣尚書張闓權  
 督東軍司徒導密令以太后詔諭三吳吏士使起義  
 兵救天子會稽內史王舒以庾冰為奮武將軍使將  
 東兵一萬西渡浙江于是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  
 蔡謨等皆舉兵應之陶侃使毛寶攻祖約約敗蘇峻  
 腹心路永匡術賈寧恐事不濟勸峻盡誅司徒導等  
 諸大臣更樹腹心峻雅敬導不許永等更二于峻導  
 使參軍袁耽潛誘永使歸順導携二子與永皆奔白  
 石八月侃兵斬峻峻眾立峻弟逸為主四年諸軍擊  
 斬蘇逸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

似不如是導有慚色路永匡術賈寧皆峻黨先歸朝  
 廷導欲賞之嶠曰永等首為亂階晚雖改悟未足贖  
 罪得全首領為幸多矣乃止侃之討峻也獨湘州刺  
 史卞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侃奏請檻車收付廷  
 尉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乃以敦為廣州刺史四  
 年五月以導為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六月以導為  
 丞相罷司徒官以并丞相府導性寬厚委任諸將趙  
 胤賈寧等多不奉法大臣患之庾亮與太尉郗鑒牋  
 曰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官人之手出則  
 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章句顧問未嘗遇君子秦  
 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况欲愚其主哉人主  
 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稍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  
 多養無賴之士公與下官並荷付托之重大奸不攝  
 何以見先帝于地下乎欲共起兵廢導鑒不聽及賊  
 平宗廟宮室並為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  
 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  
 舊為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  
 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  
 可若不積其麻則樂土為虛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  
 隙一旦示弱窺于蠻越求之望實殊非良計今特宜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三

三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三

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嶠等謀並不行導善于因  
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庫中惟  
有練數千端備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  
賢俱制練布單衣于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賈  
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為時所慕如此温嶠卒  
導欲以平南軍司劉胤為江州刺史陶侃却鑒皆以  
胤非方伯才導不從或謂導于胤曰今大難紀綱頓  
弛自江陵至建康三千餘里流民萬計布在江州江  
州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汰侈之性臥而對之  
不有外變必有內患矣胤曰此温平南之意也温嶠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三

三

平南胤矜豪自甚專務商販積財百萬縱酒酣樂不  
恤政事會有詔徵後將軍郭默為右將軍默樂為邊  
將不願宿衛以情懇于胤胤曰此非小人之所及也  
默將赴召求資于胤胤不與默由是怨胤會有司奏  
今朝廷空竭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胤商販繼  
路以私廢公請免胤官書下胤不即歸罪方自中理  
有謂郭默曰劉江州不受免密有異圖忌孰候一人  
欲先除之默帥其徒襲胤傳首京師劉胤首至建康  
導以郭默驍勇難制泉胤首於大航以默為江州刺  
史陶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即將兵討之上表

言狀且與導書曰默殺方州即川為方州害宰相便  
為宰相乎導乃收胤首皆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  
有船艦成資故包容容恐以候足下豈非遵養時晦  
以定大事者邪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兵至默將  
縛默以降侃斬之六年冬蒸詔歸胙于導曰無下拜  
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勿冲見導每拜又嘗與導書手  
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于是以為定制  
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為之興焉時大旱導上疏遜位  
詔果逼之然後視事導簡素寡慾食無儲殺末不重  
帛帝知之給布萬匹以供私費導有羸病不堪朝會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三

三

帝幸其府縱酒作樂後令輿車入朝其見敬如此石  
季龍掠騎至歷陽導請出討之是歲妻曹氏卒贈金  
章紫綬初曹氏性妒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泉  
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  
以所執塵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  
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  
物惟有短轅轎車長柄塵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  
羣賢共游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于時庾亮以望  
重地逼出鎮于外南蠻校尉陶稱問說亮當舉兵內  
向或勸導密為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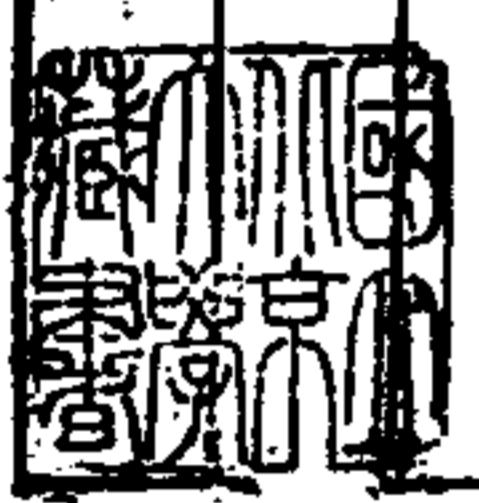
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卽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于是譏間遂息。時亮雖居外鎮而執輔廷之權。旣據上流擁疆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內不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自漢魏以來羣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雖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咸和五年。亮時年六十四。帝舉哀于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賜秘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及葬。給九游輜輶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爲比。

八編類集

卷一百五十四

三五

八編類集



八編類集卷之一百五十四

左編

臣類

晉郗鑒

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墾。賦吟咏不倦。以儒雅著名。不應州命。趙王倫辟爲掾。知倫有不臣之迹。稱疾去職。及倫篡。其黨皆至。大官而鑒閉門自守。不染逆節。及京師不守。寇難鋒起。鑒遂陷于陳午賊。中予以鑒有名于世。將逼爲主。鑒逃而獲免。午尋潰散。鑒得歸鄉里。于時所在饑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義者。賴相與資贍。鑒復分所得以卹宗族及鄉曲。孤老賴而全濟者甚多。咸相謂曰。今天子播越。中原無伯。當歸依仁德。可以後亡。遂共推鑒爲主。舉千餘家。俱避難于魯之嶧山。元帝初。鎮江左。承制假鑒兗州刺史。鎮鄒山。時荀藩用李述。劉琨。明兄子演。並爲兗州。各屯一郡。以力相傾。闔州編戶。莫知所適。又徐龕石勒。左右交侵。日尋干戈。外無救援。百姓饑饉。或掘野鼠。蟄燕而食之。終無叛者。三年。周家王敷。萬帝。就加都督兗州諸軍事。永昌初。徵拜尚書。時明帝初卽位。王敦專制。內外危逼。謀伏鑒爲

八編類集

卷一百五十四

一

蓋方錄於  
大言錄

外援由是拜安西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假節鎮  
合肥敦忌之表為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與敦相見  
敦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檢考之以  
實豈勝滿武秋邪彥輔樂廣字也廣與王衍俱宅心  
事外名重于時天下言風流者謂  
王樂為稱首武  
秋滿奮字也鑒曰擬人必于其倫彥輔道韻平淡  
體識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太子  
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  
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  
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鑒曰丈夫既潔身北面  
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觀顏天壤邪苟道數終極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二  
固當存亡以之耳敦素懷無君之心聞鑒言大怒之  
遂不復相見拘留不遣敦之黨與潛毀日至鑒舉止  
自若初無懼心敦謂錢鳳曰邾道微儒雅之士名位  
既重何得害之乃放還臺鑒遂與帝謀滅敦既而錢  
鳳攻逼京師議者以王含錢鳳眾力百倍死城小而  
不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距戰鑒曰羣逆縱逸  
其勢不可當可以算屈難以力競凡含等號令不一  
抄盜相尋百姓懲往年之暴皆人自為守乘逆順之  
勢何往不克且賊無經畧遠圖惟恃彘突一戰曠日  
持久必啟義士之心今謀猷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

強寇決勝負于一朝定成敗于呼吸雖有中胥之徒  
義存投袂何補于既往哉帝從鑒以尚書令領諸屯  
營及鳳等平温嶠上議請宥敦佐吏鑒以為先王崇  
君臣之教故貴伏死之節昏亡之主故開待放之門  
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居迷亂之朝無出關之操準  
之前訓宜加義責又奏錢鳳母年八十宜蒙全宥乃  
從之封高平侯帝以其有器望萬機動靜輒問之乃  
詔鑒特卓上表疏以從簡易王導議欲贈周札官鑒  
以為不合導不從鑒于是駁之曰敦之逆謀履霜日  
久絲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三  
則先帝可為幽厲邪朝臣雖無以難而不能從俄而  
遷都督徐亮等三州軍事假節鎮廣陵尋而帝崩鑒  
與王導卜壺温嶠庾亮等並受遺詔輔少主咸和初  
領徐州刺史及祖約蘇峻反鑒聞難便欲率所領東  
赴詔以北寇不許于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  
京師尋而王師敗績矩遂退還中書令庾亮宣太后  
口詔進鑒為司空鑒去賊密邇城孤糧絕人情業業  
莫有固志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賊  
臣祖約蘇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凶戾四逆千國之  
絕陵汨五常侮弄神器遂制脅幽主扳本塞源殘害

忠良禍虐黎庶使天地神祇靡所依歸是以率土無  
 酷兆庶泣血咸願奉辭罰罪以除元惡昔戎狄泯周  
 齊桓糾盟董卓陵漢羣后致討義存君親古今一也  
 今主上憂危百姓倒懸忠臣正士志存報國凡我同  
 盟既盟之後戮力一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梟義無  
 偷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鑒登壇慷慨三軍爭爲用  
 命乃遣將軍夏侯長等開行謂平南將軍溫嶠曰今  
 賊謀欲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  
 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靜鎮京口清壁以待賊  
 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既斷糧道自絕不過百

八編類集 卷之三十四

四

日必自潰矣嶠深以爲然及陶侃爲盟主進鑿都督  
 揚州八郡軍事時撫軍將軍王舒輔軍將軍虞潭皆  
 受鑿節度率衆渡江與侃會于笏子浦鑿築白石壘  
 而據之會舒潭戰不利鑿與後將軍郭默還丹徒立  
 大業曲阿慶亭三壘以拒賊而賊將張健來攻大業  
 城中乏水郭默窘迫遂突圍而出三軍失色參軍曹  
 納以爲大業京口之扞一旦不守賊方軌而前勸鑿  
 退還廣陵以俟復舉鑿乃大會僚佐責納曰吾蒙先  
 帝厚恩荷託付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以報今強  
 寇在郊衆心危迫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

率先義衆鎮一三軍邪將斬之久而乃釋會峻死  
 業圍解及蘇逸等走吳興鑿遣參軍李閔追斬之降  
 男女萬餘口拜司空時賊師劉徽聚衆數千浮海抄  
 東南諸縣鑿遂城京口加都督揚州晉陵吳郡諸軍  
 事率衆討平之進位太尉後以寢疾上疏遜位曰臣  
 疾彌留遂至沉篤自忖氣力差理難冀有生有死自  
 然之分但忝位過其才曾無以報上慚先帝下愧日  
 月伏枕哀歎抱恨黃泉臣今虛乏救命朝夕輒以府  
 事付長史劉遐乞骸骨歸丘園惟陛下崇山海之量  
 弘濟大猷任賢使能事從簡易使康哉之歌復興于

八編類集 卷之三十四

五

今則臣雖死猶生之日耳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  
 逼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宜圖  
 恩示以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衆情駭  
 動若當北渡必啟寇心太常臣謨平簡真正素望所  
 歸謂可以爲都督徐州刺史臣亡兄子晉陵內史邁  
 謙愛養士甚爲流亡所宗又是臣門戶子弟堪任充  
 州刺史公家之事知無不爲是以敢希祁奚之舉疏  
 奏以蔡謨爲鑿軍司鑿尋薨時年七十一謚曰文成  
 初鑿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鑿名德傳  
 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携之就食鄉人

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  
鑒于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  
得存同過江適位至護軍翼爲剡縣令鑒之薨也翼  
進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苦心喪三年

晉謝安

謝安字安石河南人也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  
濛子修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臺臺爲來逼人  
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寓居會稽與王羲之  
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  
詠屬文無處世意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

八編類纂

卷一五四

六

致之累下郡縣敦逼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吏部尚  
書范汪舉安爲吏部郎安以書拒絕之有司奏安被  
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嘗往臨安山中  
坐石室臨澗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嘗與孫綽  
等汎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  
爲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  
承言卽迴衆咸服其雅量安雖放情丘壑然每遊賞  
必以妓女從既累辟不就簡文帝時爲相曰安石既  
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安弟萬  
爲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備出萬

五三九

之右自幼有公輔之望處家常以儀範訓子弟安妻  
丹陽尹劉惔妹也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  
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萬黜察安  
始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溫請  
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就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  
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  
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既到溫甚  
喜言平生歡笑竟日既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  
此客不溫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  
取饋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溫嘗

八編類纂

卷一五四

二

北征會萬病卒安投牋求歸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  
當時譽去後爲人所思頃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  
護軍中書侍郎郗超初爲桓溫參軍每與溫密謀朝  
中皆畏事之安嘗與左衛將軍王坦之共詣超日  
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爲性命忍須臾邪簡  
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且望簡文臨終禪  
位于已不爾便爲周公居攝及帝崩遺詔止依諸葛  
武侯王丞相故事溫不副所望故甚憤怨與弟沖書  
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謝處大事之際  
日漬憤少懷溫乃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

類

類

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于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于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温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温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郊超臥帳中聽其言論風動帳開安笑曰郊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温嘗以安所作簡文帝謚議以示坐賓曰此謝安石碎金也時孝武帝富于春秋政不自已温威振内外人情嗜嗜且生同異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斬穆及温病篤諷朝廷加九

八編類集 卷五十四 八

錫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温薨錫命遂寢尋為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及中書令王坦之出為徐州刺史詔安總中書事時王彪之為尚書令安以天子幼冲欲請崇德太后臨朝彪之曰上年垂及冠婚反令從嫂臨朝豈所以光揚聖德乎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臨朝已得專決遂不從其言彪之與其掌朝政安每歎曰朝廷大事衆所不能決者以諸王公無不立決安義存輔導雖會稽王導子亦賴弼詣之益強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鄢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算德政既行文

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世之志義之謂口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泰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是時官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為諫安不從竟獨決之官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體辰極而役無勞怨桓冲以謝安素有重望欲以揚州讓之自求外出桓氏族黨皆以為非計莫不扼腕苦諫郊亦深止之冲皆不聽詔冲都督徐豫

八編類集 卷五十四 九

兖青揚五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鎮京口以安領揚州刺史並加侍中九月帝講孝經始覽典籍延儒士謝安薦東莞徐邈補中書舍人每被顧問多所匡益帝或宴集酣樂之後好為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辭率爾所言穢雜邈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時議以此多邈尋詔安以甲仗百人入殿太元元年時帝始親萬機進安中書監錄尚書事于時懸象失度亢旱彌年安奏興滅繼絕求晉初佐命功臣後封之三年以安都督揚豫等州軍事以桓冲都督江荆等州軍事謝玄監江北軍事桓冲

爭功競位  
豈亦清言  
所修

無相除

靜而能清

以秦人疆盛欲移阻江南秦自江陵徙鎮上明使劉  
 波守江陵楊亮守江夏初中書郎郗超自以其父愔  
 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優游散地常憤邑形于詞色  
 由是與謝氏有隙時朝廷方以秦寇為憂詔求文武  
 良將可鎮禦北方者安以兄子玄應詔超聞之歎曰  
 安之明乃能違眾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眾咸  
 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  
 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時符堅疆盛疆場  
 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  
 討所在克捷八年堅率眾號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臣編

大智無鋒  
遠於安矣  
難不以

圍碁看書既竟便攝放床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  
 之徐荅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  
 甚不覺展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以總統功進拜  
 太保八月安奏請乘符氏傾敗開拓中原以徐充二  
 州刺史謝玄為前鋒都督帥豫州刺史桓石虔等伐  
 秦玄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趙遷棄城走玄進據彭城  
 九月謝玄使彭城內史劉牢之攻秦兖州刺史張崇  
 崇棄鄆城奔燕牢之據鄆城河南城堡皆來歸附太  
 保安自求北征加安都督揚江等十五州諸軍事加  
 黃鉞是時桓冲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慚恨成疾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臣編

苦言非清  
百止

而卒荆江二州並缺物論以玄勳望宜以授之安以  
 父子皆著大勳恐為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  
 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  
 乃以桓石民為荊州改桓伊為中流石虔為豫州既  
 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  
 皆如此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  
 輒碁喪之慘不廢絲竹王坦之屢書苦諫曰天下之  
 寶當為天下惜之安不能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又  
 于上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來游  
 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屬



意常疑劉牢之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遂  
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  
時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奸諂。頗有相扇搆安出鎮廣  
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帝出祖于西池。獻  
賦詩焉。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  
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畧粗  
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上疏請量宜旋  
旆。并召子征虜將軍琰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  
進據雒陽。前鋒都督玄抗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  
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詔遣侍中慰勞。遂還都。聞

八編類集

朱百吉

十一

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  
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  
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者。  
至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  
乎。乃上疏遜位。詔遣侍中尚書喻旨。先是安發石頭。  
金鼓忽破。又語未嘗謬。而忽一誤。衆亦怪異之。尋薨。  
時年六十六。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  
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答曰。有蒲葵扇百萬。安乃  
戲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爲  
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

及或手掩鼻以敷之。及至新城。築埭於城北。後人追  
思之。名爲召伯埭。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爲安所  
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出西州路。嘗因石頭大  
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  
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  
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唐朱敬則

朱敬則。亳州永城人。以孝義世被旌顯。一門六闕。相  
望。敬則志尚恢博。好學重節。義然諾。善與人交。賑其  
急。難不責報。于人與左史江融。左僕射魏元忠。善咸

八編類集

朱百吉

三

亨中。高宗聞其名。召見異之。爲中書李敬元所毀。故  
授洹水尉。久之。除右補闕。初。武后稱制。天下頗流言。  
遂開告密羅織之路。興大獄。誅將相大臣。至是。已革  
命。流言益寧。敬則諫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商申  
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  
急之官。惜日愛功。亟戰疾耕。旣庶而富。遂屠諸侯。此  
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苛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  
戰天下已平。故可易之。以寬簡潤之。以淳和泰。乃不  
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  
陸賈叔孫通事漢祖。當榮陽成臯。間糧餉。窮智勇。困

未嘗敢開一說效一奇，惟進豪猾貪暴之人，及區宇  
適定，乃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高帝忿然曰：吾以馬  
上得之，安事詩書對日？馬上得之，可馬上治之乎？帝  
默然。於是賈著新語，通定禮儀，此知變之善也。向若  
高帝斥二子，置詩書，重攻戰，尊首級，則復道爭功，拔  
劍擊柱，晷漏不保，何十二帝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聖  
人之蘊，盧禮者先王之陳迹，祠祝畢，芻狗捐，淳精流  
糟粕，棄仁義尚爾，況其輕乎？國家自文明以來，天地  
草昧，內則流言，外則構難，故不設鈎距，無以順人，不  
切刑罰，無以息暴。於是置神器，開告端，故能不出房

八編類纂

卷五十四

古

闢而天下晏然，易主矣。臣聞急趨者無善迹，促柱者  
無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饑不鼎食，卽向時秘策，今之  
芻狗也。顯鑒秦漢之失，考時事之宜，毀蘆遺，遺精，精  
下寬大之令，流曠蕩之策，去萋斐之角牙，頓姦險之  
芒刃，塞羅織之妄源，掃朋黨之顯迹，曠然使天下更  
始，豈不樂哉！后善其言，遷正諫大夫，兼修國史。乃請  
高史官選以求名才，侍中韋安石嘗閱其史，嘆曰：  
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  
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者，也。  
時賦欲繁重，民多蕩析，后數召入禁中，訪失得，進同

世也  
生人亦欲  
死

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構魏元忠，張說欲誅之，無  
敢言者，敬則獨奏曰：元忠說秉心忠一，而所坐無名  
殺之，失天下望，乃得不死，以老疾還政事，俄改成都  
祭酒，冬官侍郎，易之等集名儒，撰三教珠英，又繪武  
王、思、李、嶠、蘇、味道、李、迥、秀、王、紹宗等十八人像，以爲  
圖，欲引敬則固辭，不與。世潔其爲人，出爲鄭州刺史，  
遂致仕。侍御史冉祖雍誣奏與王同咬善，貶涪州刺  
史，旣明其非罪，改廬州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  
馬，子曹步從，以歸卒，年七十五。敬則與三從昆弟，居  
四十年，貨產無異，及執政，每以用人爲先，細務不省

八編類纂

卷五十四

古

也。嶺表蠻叛，以裴懷古有文武才，用爲桂州都督，蠻  
服其威惠，相率降。薦魏知古爲鳳閣舍人，張思敬爲  
右史，皆稱職。初二張權寵盛，敬則密謂敬暉曰：公若  
假太子令，舉北軍誅易之兄弟，兩飛騎力耳。暉卒用  
其策，始崔寔仲長統王朗曹問論封建，指秦爲失，敬  
則以爲秦漢世禮義陵遲，不可復用周制，封諸侯，著  
論明之。儒者以爲知言。睿宗嗣位，嘗曰：神龍以來，忠  
於本朝者，李多祚、王同皎、韋月將、燕欽融，並褒復矣。  
尚存遺者，邪、劉、幽、求、日、朱、敬，則忠正義立，天下所推  
往，爲宗楚客、冉祖雍等所誣，請守朝史，張安中、許

臣口相王必受命。當悉心事之。及韋氏千紀。臣遂見危赴難。雖天誘其衷。亦敬則啟之。於是追贈秘書監。謚曰元。

李昭德

李昭德長安人。擢明經累官。夏官侍郎如意元年。拜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武后營神都。昭德規創文昌臺。及定鼎上東諸門。標置華壯。洛有二橋。司農卿韋機。徙其一直。長夏門民利之。其一橋廢。省巨萬計。然洛水歲淙。蓄之繕者。告勞昭德。始積石為脚。鏡其前。厥殺暴濤。水不能怒。自是無患。俄檢校內史。薛懷義討

人編類錄

卷五十四

七

突厥以昭德為行軍長史。不見虜還。武承嗣仕文昌左相。昭德諫曰。承嗣已王。不宜典機。衡以惑眾。庶且父子猶相篡奪。況姑姪乎。后矍然曰。我未之思也。乃罷承嗣為太子少保。洛陽人王慶之。率險佞數百人。請以承嗣為皇太子。后不許。固請。后遣昭德詰其故。昭德答殺慶之餘黨。散走。因奏曰。自古有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乎。以親親言之。天皇陛下夫也。皇嗣陛下子也。當傳之子孫。為萬世計。陛下承天皇顧託。而有天下。又立承嗣。臣見天皇不來食矣。后乃止。承嗣恨譖短之后。曰。吾任昭德而獲安枕。是代我勞。非而

通鑑注

所知也。有人獲洛水白石而赤文者。獻闕下。曰。此石赤心故。以獻昭德。叱曰。洛水餘石。豈盡欲反邪。時來俊臣侯思止。舞文法。數誅陷大臣。人皆憚懼。昭德每奏其誣罔不道狀。卒榜殺思止。其黨稍摧沮。然昭德頗怙權。為眾指。曰。魯王府功曹參軍丘愔。上疏果毅。鄧汪。又著石論數千言。述其專恣。鳳閣舍人逢弘敏。以聞。后由是惡之。謂宰相姚璿曰。誠如所言。昭德固負國矣。乃貶欽州南賓尉。俄召授監察御史。萬歲通天二年。來俊臣與昭德素不協。誣以謀逆。既而俊臣亦下獄。同日誅。時甚雨。眾庶莫不冤昭德。而快俊臣。謂曰。今日天時。可謂一悲一喜矣。神龍二年。贈左御史大夫。建中三年。加贈司空。

人編類錄

卷五十四

七

婁師德

婁師德鄭州原武人。第進士。上元初。為監察御史。會吐蕃盜邊。劉審禮戰沒。師德奉使收敗亡於洮河。因使吐蕃。其首領論贊婆等。自赤嶺操牛酒迎勞。師德喻國威信。開陳利害。虜為畏悅。後募勇士討吐蕃。乃自奮戴紅抹額。來應詔。高宗假朝散大夫。使從軍。有功。遷河源軍司馬。并知營田事。與虜戰白水湖。八遇八克。天授初。為豐州都督。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數

百萬兵以饒給無轉饒和糴之費武后降書勞之長壽元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後嘗謂師德師在邊必待營田公不可以劬勞憚也乃復以爲河蘭鄯廓州檢校營田大使入遷御史大夫知政事證聖中與王孝傑拒吐蕃於洮河州戰素羅汗山敗績貶原州司馬萬歲通天二年入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後與武懿宗狄仁傑分道撫定河北進納言隴右諸軍大使復領營田聖曆三年突厥入寇詔檢校并州長史天平軍大總管九月卒于會州年七十贈幽州都督謚曰貞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擢令外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六

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所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慙已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總邊要爲將相者三十年恭勤樸忠心無適莫方酷吏殘驚人多不免獨能以功名始終與郝處俊相亞世之言長者稱婁郝

狄仁傑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爲兒時門下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辨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荅曰黃卷

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爲吏誣訴黜陟使聞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遺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蘭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媿矣相待如初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稍遷大理寺丞歲中斷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左威衛大將軍權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九

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誤坐斧昭陵桓罪當免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爲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文帝欲當之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等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誤伐一栢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爲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數日授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有詔原之仁傑曰朝廷雖乏賢如本立者不少陛下惜有罪虧成法奈何臣願先斥爲羣臣戒本立抵罪繇是朝廷肅然使岐

州亡卒數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繫盜黨窮訊而餘曹紛紛不能制。仁傑曰：是其計窮且為患，乃明開首原格，出繫者稟而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帝歎其達權宜，遷度支郎中。帝幸汾陽宮，為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妬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避邪，止其役。帝壯之，曰：真丈夫哉。出為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權心，郡人勒碑以頌。入拜冬官侍郎，持節江南巡撫使。吳楚俗多淫祠，仁傑一禁止，凡毀千七百屋，止留夏禹吳泰伯季札伍員。

八編類集 卷一百四十四 仁傑

四祠而已。轉文昌右丞，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為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註誤至此。有詔悉謫邊戍，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邪。囚相與哭，碑下。因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為立碑。初宰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索。仁傑拒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縱使暴橫，使無辜之人咸墜塗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且王師之至，民歸順以萬計，自縊而下。

四面成蹊，奈何縱邀賞之人殺降，以為功。寃痛徹天，如得上方斬馬劍，加君頸，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諧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諧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時太學生謁急，后亦報可。仁傑曰：人君惟生殺柄，不以假人。至簿書期會，宜責有司。尚書省決事，左右丞不句杖。左右丞相不判徒。況天子乎。學徒取告，丞簿職耳。若為報，可則胄子數千。凡幾詔邪。為定令示之而已。后納其言，會為來俊臣所構，捕送制獄。于時訊反者一問即承，聽減死。俊臣引仁傑置對，荅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固實，俊臣乃挺擊其屬王德壽，以情謂曰：我意求少遷，公為我引楊執柔為黨。公且免死。仁傑歎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為此乎。即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謝守者，寢弛。即丐筆書帛，置楮衣中。好謂吏曰：方暑請付家，撤絮。仁傑子光遠得書，上變。后遣使察視，俊臣命仁傑冠帶見使者，私令德壽作謝死表。附使以聞。后乃召見仁傑，謂曰：承反何耶。對曰：不承反，死咎掠矣。示其表曰：無之后知代署，因免死。武承

八編類集 卷一百四十四 仁傑

嗣屢請誅之，后曰：命已行，不可返。時同被誣者鳳閣侍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貸。御史霍獻可以首叩殿階苦爭，必欲殺仁傑等，乃貶仁傑彭澤令，邑人為置生祠。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振動，擢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萬一虜來，吾自辦之。何預若輩？悉縱就田，虜亦引去。民愛仰之，復為立祠。俄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召拜鸞臺侍郎，復同平章事。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怨苦。仁傑諫曰：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天所以限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暨，三代不能至者，國家既已兼之，詩人矜薄伐於太原，化行於江漢，前代之遐裔，而我之域中，過夏商遠矣。今乃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不務固本安人，此秦皇漢武之所行也。傳曰：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伏見國家師旅歲出，調度之費，徂以寔廣，右戍四鎮，左屯安東，杼軸空匱，轉輸不絕，役行既久，怨曠日多，上不是恤，則政不行。政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四

三

不行則害氣作，害氣作則蟲螟生，水旱起矣。方今關東荐饑，蜀漢流亡，江淮而南，賦歛不息，人不復本，則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非淺。所以然者，皆貪功方外，耗竭中國，昔漢元帝納賈捐之之謀，而罷珠崖，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貞觀中，克平九姓，冊拜李思摩為可汗使，統都部夷狄，叛則伐，降則撫，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今阿史那斛瑟羅皆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以統諸蕃，建為可汗，追崇寇忠，則國家有繼絕之美，無轉輸之苦，損四鎮肥中國，罷安東，實遼西，省軍費于遠方，并甲兵于要塞，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豐矣。且王者外寧，容有內危，陛下姑赦邊兵，謹守備，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寇無所得，自然深入有顛躓之慮，淺入無虜獲之益，不數年，二虜不討而服矣。又請廢安東，復高姓為君，長省江南轉饒，以息民，不見納。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以問宰相，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伐之不決，口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四

三

正言已過  
在說

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傲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為後。且姑姪與子。孰親。陛下立盧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盧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帳中。召見仁傑。語盧陵王事。仁傑敷奏。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初吉頊李昭德數請還太子。而后意不回。唯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為言。后雖怯忍。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尋拜納言兼右肅政御史大夫。突厥入。趙定殺掠甚眾。詔仁傑為河北道行軍元帥。假以便宜。突厥盡殺所得男女萬計。由五回道去。仁傑追不能逮。更拜河北安撫大使。將民多脅從於賊。賊已去。懼誅。逃匿。仁傑上疏曰。議者以為虜人寇始。明人之逆順。或迫脅。或願從。或受偽官。或為招慰。誠以山東之人重氣。一往死。不為悔。比緣軍興。

調發煩重。傷破家產。剔屋賣田。人不為售。又官吏侵漁州縣。科役督趣。鞭笞情危。事迫不循禮義。投跡犬羊。以圖除死。此君子所愧。而小人之常。民猶水也。壅則為淵。疏則為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昔董卓之亂。神器播越。卓已誅。禽部曲無赦。故事窮變生。流毒京室。此由恩不溥洽。失在機先。今負罪之臣。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群盜。緣茲聚結。故臣以為邊鄙警警不足憂。中土不寧可為慮也。夫持大國者。不可以小治事。廣者不可以細分。人主所務。弗檢常法。願曲赦河北。一不問罪。詔可。還除內史。后幸三陽宮。王公皆從。獨賜仁傑第一區。眷禮卓異。是時李楷固。路務整討契丹。克之。獻俘舍樞殿。后大悅。二人者。本契丹李盡忠部將。盡忠入寇。楷固等數挫王師。後兵敗來降。有司請論如法。仁傑稱其驍勇可任。若貸死。必感恩納節。可以責功。至是凱旋。后舉酒屬仁傑。賞其知人。授楷固左玉鈐衛將軍。燕國公。賜姓武。務整。右武威衛將軍。后將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官不能足。更詔天下僧日施一錢。助之。仁傑諫曰。工不役鬼。必在役人。物不天降。終由地出。不損百姓。且將何求。今邊陲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務。就令

后亦愛盧

八編類集

卷五十四

三

八編類集

卷五十四

三

顧作以濟窮人既失農時是爲棄本且無官助理不得成既費官財又竭人力一方有難何以救之后由是罷役聖曆三年卒年七十一贈文昌右相謚曰文惠仁傑所薦進若張東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皆爲中興名臣則天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狄仁傑奏事命與昌宗雙陸則天曰賭何物仁傑曰以臣紫袍爲對賭昌宗翠裘則天曰此裘價踰千金仁傑曰臣袍乃大臣朝見之衣翠裘乃嬖臣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快快昌宗神沮氣索累局連北仁傑對御襦裘謝恩而出及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繼馬而去

八編類纂

卷五十四

臣類

三

唐張東之

張東之字孟將襄陽人中進士第始調清源丞永昌元年以賢良召時年七十餘東之爲第一授鳳閣舍人時突厥默啜有女請和親武后欲令武延秀娶之東之奏古無天子娶夷狄女以配中國王者忤旨出爲合蜀二州刺史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氣外山岨水深漢世未與中國通唐蒙開夜郎滇笮西哀牢不附東漢光武末始請內屬置永昌郡統之

賦其鹽布瓊燭以利中上其國西大秦南交趾奇珍之貢不闕劉備據蜀甲兵未充請葛亮五月渡瀘收其產入以益軍使張伯岐選取勁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亮南征後國以富饒此前世置郡以其利之也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文帳之用不實於戎行實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爲陛下惜之昔漢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苦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爲他人蓋譏其貪珍奇之利而爲蠻夷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

八編類纂

卷五十四

臣類

三

耗國儲費調日廣使陛下赤子身膏草野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朝廷無絲髮利而百姓蒙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往諸葛亮破南中卽用渠帥率統之不置漢官不留戍兵言置官留軍有三不易置官必夷漢雜居猜嫌將起留兵轉糧爲患滋重後忽反叛勞費必甚故粗設綱紀自然久定臣謂亮之策誠盡羈縻蠻夷之要今姚州官屬旣無固邊厭寇之心又無亮且縱且擒之技惟詭謀狡美恣情割剝扇動首渠造成朋黨折支詭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爲恥提葦子弟嚙引凶惡聚會瀟



博一擲累萬。凡道迷亡命在彼州者戶贏二千。專事剽奪。且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王太子仁泰置。其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死於羣蠻。詔遣郎將趙武贊討擊。兵無噍類。又以將軍李義總繼往。而郎將劉會基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亮有三不易。其言卒驗。垂拱中。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夔乾福復請置州。言課稅自支。不旁取於蜀。及置州。李稜為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更鎮瀘南七鎮。戍以蜀兵。蜀始擾矣。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間。皆巨猾游客。國家設官。所以正俗防姦。而無恥之吏。敗謬至此。今初害未止。恐驚擾之禍日滋。宜罷姚州。隸舊府。歲時朝覲。同藩國。廢瀘南諸鎮。而設關瀘北。非命使不許交通。增嵩屯兵。擇清良吏以統之。臣愚以為便。疏奏不納。俄為荊州大都督府長史。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辭賦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即召為洛州司馬。他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為司馬。非用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後姚崇為靈武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三

軍使將行。后詔舉外司為相者。崇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老。惟亟用之。即日召見。拜同平章事。進鳳閣侍郎。誅二張也。與之首發其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封漢陽郡公。不半歲。以漢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東之既失權。願還襄州養疾。乃授襄州刺史。中宗為賦詩祖道。又詔羣臣餞。定鼎門外。至州。持下以法。雖親舊必深文致法。無所貸。時議以為不能易。楚之剽性焉。會漢水漲。蓄城郭。東之因壘為隄。以遏湍怒。闔境賴之。又懇辭王爵。不許。俄及貶。又流瀧州。憂憤卒。年八十二。景雲初。贈中書令。謚文貞。授子一官。與之剛直不傳會。然遂於學。論次書數十篇。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三

唐房琯 中興  
琯雅自負。以天下為己任。然用兵本非所長。其佐李揖。劉秩等皆儒生。未嘗更軍旅。琯每咤曰。彼曳落河。雖多。能當我劉秩乎。按史之評琯當矣。然進明之議。謂帝太子也。而置之湖方河北。河東空虛之地。則未然也。湖方河北。天下勁兵處。厥後收復兩京。卒賴朔方士馬力。琯之謀。其可謂不忠哉。進明小人。奪顏真卿軍權。坐視張巡急。不肯救。其言何足深信。唐末。司空圖請。琯建請以諸王為都統。節度安祿山聞之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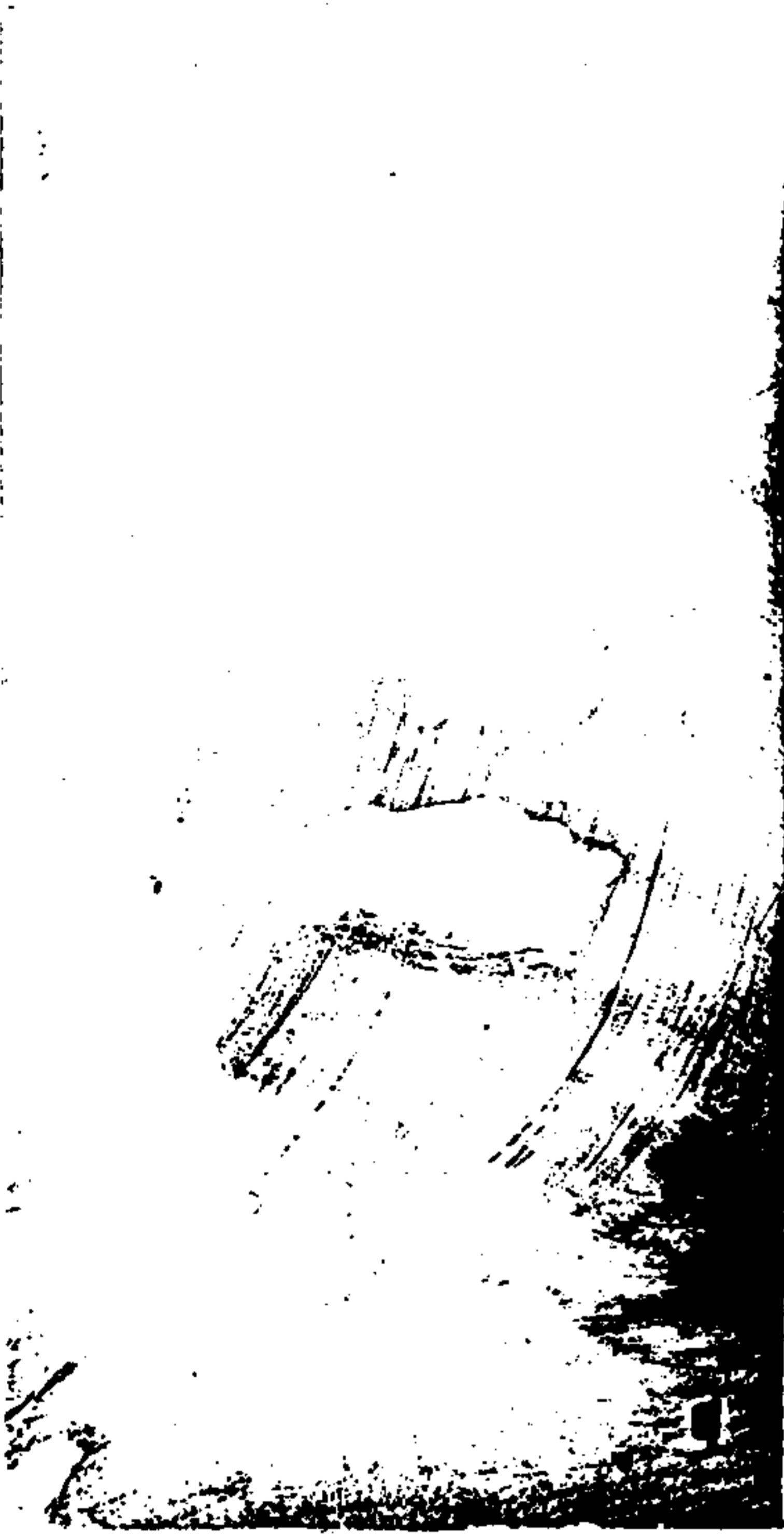
1861.11.02 丹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6

驚語雖不見於史。圖言必有稽。探蓋當艱危之時。以宗藩近屬。分布外鎮。使股肱王室。統繫人心。自是長策。肅宗果復大業。我朝靖康。亦以親王爲大元帥。賴以中興。此蓋瑄謀之驗。未可以迂濶目之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十五

三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五十五

左編

臣類

相臣

唐李泌

中興

李泌字長源。魏人。柱國。高祖六世孫。徙居京兆。七歲知爲文。玄宗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傲者。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傲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遂巡曰。願聞其畧。說因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十五

臣類

一

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必因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賜束帛。敕其家曰。善視養之。張九齡尤所獎愛。常引至卧内。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泌在旁。卒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小友及長博涉經史。精究易象。善屬文。以王佐自負。常遊嵩華。終南間。慕神仙不死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淵議。帝憶其

早慧召講老子有頃得待詔翰林仍供奉東宮皇太子遇之厚常賦詩議誦楊國忠安祿山等國忠疾之詔斥置斬春乃潛逃名山以習隱自適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嵩穎間冒難奔赴行在至彭原謁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因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至於四方文狀將相遷除皆與泌參議權踰宰相衆指曰着黃者聖人着白者山人帝聞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曰卿事上皇中為朕師友今下判廣平行軍朕父子資卿道義云帝從容問破賊期對曰賊掠金帛子

古今事不  
相遠  
者知之

女悉送范陽有苟得心詎能定中國邪華人為之用者獨周摯高尚等數人餘皆脇制喻合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繫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敵我常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翦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

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為范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光弼相倚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必河南諸將手帝然之會西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長安曰今戰必勝攻必取何假千里先事范陽乎泌曰必得兩京則賊再強我再困且我所恃者積西突騎西北諸戎耳若先取京師期必在春關東早熱馬且病士皆思歸不可以戰賊得休士養徒必復來南此危道也帝不聽二京平帝奉迎上皇自請歸東宮以遂子道泌曰上皇不來矣人臣尚七十而傳况欲勞上皇以天下事乎帝曰奈何泌乃為羣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戀晨昏

身之固

子以無欲  
好故事

請促還以就孝養上皇得初奏答曰當與我劔南一道自奉不復東矣帝甚憂及再奏至喜曰吾方得為天子父遂下詔戒行中書令崔圓宦官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二品祿賜隱士服為治室廬泌嘗取松膠枝以隱背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効之泌嘗語肅宗曰臣絕粒無家祿位第宅皆非所欲收復京師後得枕天子膝睡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肅宗夜坐地爐燒二梨以賜泌穎王恃寵固求上不許曰汝飽食肉先生絕粒何爭耶時諸王請聯句穎王曰先

御武后本  
聖考上也

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信王曰：夜枕九仙骨，朝披一品衣。一王曰：不食千鍾粟，惟食兩顆梨。上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爲。代宗立，召至舍蓬萊殿書閣，初泌無妻，不食肉，帝乃賜光福里第，強詔食肉，爲娶朔方故留後李暉甥，昏日，敕北軍供帳，元載惡不附已，因江西觀察使魏少游請僚佐，載稱泌才，以試秘書少監，克判官載，誅帝，召還復爲常袞所忌，出爲楚州刺史，辭不行，帝亦留之，會澧州闕守，袞盛言南方凋瘵，請輟泌治之，乃授澧朗峽團練使，徙杭州刺史，皆有風績，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騎常侍，時李懷

八編類纂

卷一五五

四

光。叛。歲。又。蝗。旱。議者欲救懷光，帝博問群臣，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由是不赦，始朱泚亂，帝約吐蕃赴援，路以安西北庭，旣而渾瑊與賊戰咸陽，泚大敗，吐蕃以師追北，不甚力，因大掠武功而歸，京師平，來請如約，帝業許，欲遂與之，泌曰：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皆悍兵處，以分吐蕃勢，使不得併兵東侵，今與其地，則關中危矣。且吐蕃向持兩端，不戰又掠我武功，乃賊也。奈何與之？遂止。貞元元年，拜陝虢觀察使，泌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以便饋漕，以勞進

聖考上也

檢校禮部尚書，泌奏號州盧氏山野近出瑟瑟，請允獻禁人開採，詔曰：瑟瑟之寶，中上所無，今產於近甸，實爲靈貺，朕不飾器玩，不尚珍奇，常思返朴之風，用明恭儉之節，其出瑟瑟之處，任百姓求採，不宜禁止。淮西兵防秋屯鄜州，已而四千人亡歸，或曰：吳少誠密招之，旣入境，泌邀險悉擊殺之。三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累封鄴縣侯，初張延賞減天下吏員，人情愁怨，至流離死道路者，泌請復之，帝未從，因問今戶口減承平時幾何，曰：三之二，帝曰：人旣凋耗，員何可復，泌曰：不然，戶口雖耗，而事多承平十倍，陛下欲省

八編類纂

卷一五五

五

州縣則可，而吏員不可減，今州或叅軍署叅縣佐史判案，所謂省官者，去其冗員，非常員也，帝曰：若何爲冗員，對曰：州叅軍無職事及兼試額外官者是也，兼試自至德以來有之比正員三之一，可悉罷，帝乃許復吏員而罷冗官，泌又條奏中朝官常侍賓客十員，其六員可罷，左右贊善三十員，其二十員可罷如舊，制諸王未出閣，官屬皆不除，而所收料奉乃多於減員矣，帝悅，是時州刺史月俸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寡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薛邕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

著

求為洪州別駕使府賓佐有所忤者薦為郎官其當  
 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泌以為外大重內大輕  
 乃請隨官開劇普增其俸時以為宜而竇參多沮亂  
 其事不能悉如所請泌又白罷拾遺補闕帝雖不從  
 然因是不除諫官唯用韓臯歸登泌因收其公廨錢  
 令二人寓食中書舍人署故時戲曰韓諫議雖分左  
 右歸拾遺莫辦存亡如是者凡三年始以韋綬梁肅  
 為左右補闕既復置人心欣然初興元後國用大屈  
 封物皆三損二舊制堂封歲三千六百緡後纔千二  
 百至是帝使還舊封於是李晟馬燧渾瑊各食實封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臣等  
 悉讓送泌泌不納時方鎮私獻於帝歲凡五十萬緡  
 其後稍損至三十萬帝以用度乏問泌泌請天下供  
 錢歲百萬給宮中勸不受私獻凡詔旨須索即代兩  
 稅則方鎮可以行法天下紓矣俄加集賢殿大學士  
 修國史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為之固  
 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後為大學士亦引泌為  
 讓而止帝以前世上巳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與  
 上巳同時欲以三月名節自我為古若何而可泌請  
 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為中和節因賜大臣戚里尺謂  
 之裁度民間以青囊晨百穀瓜果種相問遺號為獻

唐書  
此詳不足

生子里間釀宜春酒以祭句芒神祈豐年百官進農  
 書以示務本帝悅乃著令與上巳九日為三令節中  
 外皆賜緡錢燕會四年八月月餽東壁泌曰東壁圖  
 書麻大臣富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  
 國公張說由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果卒年六十八  
 贈太子太傅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為權倖所疾常  
 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讜議能寤移人主然常持  
 黃老鬼神說故為人所譏切  
 肅宗子建寧王倓性英果有才畧從上自馬嵬北行  
 兵衆寡弱屢逢寇盜倓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臣等  
 衛上上或過時未食倓悲泣不自勝軍中皆屬目向  
 之上倓以倓為天下兵馬元帥使統諸將東征李泌  
 曰建寧誠元帥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  
 廣平為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為  
 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  
 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為儲副同  
 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太上皇即其事也上乃以廣  
 平王倓為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焉倓聞之謝  
 泌曰此固倓之心也泌又言於上曰諸將畏憚天威  
 在陛下前敷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為害

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臣與廣平從容奏聞  
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許之上皇賜張良娣七寶  
鞞李泌言於上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  
不宜乘此撤其珠玉付庫吏以俟庸戰功者賞之良  
娣自閣中言曰隣里之舊何至如是上曰先生為社  
稷計也遽命撤之建寧王倓泣於廡下聲聞于上上  
驚召問之對曰臣此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  
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良  
娣由是惡泌及倓

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欲救諸將克長安發其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下類

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警成者彼枯  
骨何知徒示吾德之不弘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  
之讐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  
昔日百方危朕當是時朕不保朝夕朕之全恃天幸  
耳林甫亦惡卿但未及害卿而歿耳奈何矜之對曰  
臣豈不知所以言者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太平娛  
樂一朝失意遠處巴蜀南方地惡上皇春秋高聞陛  
下此敕必以為用韋妃之故內慙不憚萬一感情成  
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其親言未畢上流涕  
被面降階仰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

遂抱泌頸泣不已

他日上又謂泌曰良娣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上皇  
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以慰上皇心何如對曰陛下  
在聖武以群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已也至  
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闕耳上從之  
時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寧王倓謂泌  
曰先生舉倓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為先  
生除害泌曰何也倓以良娣為言泌曰此非人子所  
宜言願王姑置之勿以為先倓不從至德二載上從  
容謂李泌曰廣平為元帥踰年今欲命建寧專征又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下類

恐勢分立廣平為太子何如對曰臣固嘗言之矣我  
事交切須即區處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  
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意邪此必有人欲令臣與廣  
平有隙耳臣請以語廣平廣平亦未必敢當泌出以  
告廣平王倓倓曰此先生深知其心欲曲成其美也  
乃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副願  
俟上皇還宮臣之幸也上賞慰之李輔國本飛龍小  
兒粗聞書紀給事太子宮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寡  
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裏建  
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於上曰

必不得請  
各其後在  
言以防將  
李言雖切  
不則夫

倏恨不得為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倏於其廣  
平王倏及李泌皆內懼倏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不  
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倏曰竊為先生憂之泌曰必  
與主上有約矣平京師則告還山庶免於患倏曰先  
生去則倏益危矣泌曰王乃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  
王委曲順之亦何能為

德宗貞元中張延賞在西川與東川節度使李叔明  
有隙上入駱谷值霖雨道途險滑衛士多亡歸朱泚  
叔明之子昇等六人恐有奸人危乘輿相與蓄臂為  
盟更鞞上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上皆以為禁衛將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臣類 十

軍寵遇甚厚張延賞知昇私出入部國大長公主第  
密以白上上謂李泌曰部國已老昇年少何為如是  
殆必有故卿宜察之泌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官者誰  
為陛下言之上曰卿勿問第為朕察之泌曰必延賞  
也上曰何以知之泌具為上言二人之隙且曰昇承  
恩顧典禁兵延賞無以中傷而部國乃太子蕭妃之  
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泌固請除昇他  
官勿令宿衛以遠嫌以昇為詹事部國肅宗之女也  
適駙馬都尉蕭升女為太子妃公主不謹詹事李昇  
出入主第或告主淫亂且厭禱上大怒幽主於禁中

切責太子太子請與蕭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  
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  
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上怒曰卿何  
得聞人父子誰語卿舒王為姪者對曰陛下自言之  
大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  
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  
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  
上曰卿遠朕意何不愛家族耶對曰臣為愛家族故  
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為曲從陛下明日悔  
之必尤臣云吾仕汝為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臣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臣類 十一

臣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寃殺臣子以姪為嗣臣  
未得款其祀也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  
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臣始謂陛  
下聖德當使海外蠻夷皆戴之如父母豈謂自有子  
而疑之至此乎臣今盡言不敢避忌諱自古父子相  
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  
而誅上曰建寧叔實寃肅宗性急諸之者深耳泌曰  
臣昔者以建寧之故辭官辭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  
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視茲事臣在彭原承恩無比意  
不敢言建寧之寃及臨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先

帝自建寧之歿常懷危懼臣亦爲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構之端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臣方欲言之昔承乾屢嘗監國託附者衆東宮甲士甚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鞠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而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大德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既知肅宗性急以建寧爲寃臣不勝慶幸願陛下戒覆車之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見陛下釋然知太子之無他也若果有其迹當召大臣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十五

三

知義理者二三人與臣鞠其左右必有實狀願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開元之時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寃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觀其容表非有讒目豺聲商臣之相也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常居少陽苑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裴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况但以妻母有罪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必不

知謀鄒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錄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寃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扣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謂子弟曰吾本不樂富貴而命與願違今累汝曹矣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十五

三

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間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也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臣前日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賴卿得全方屬子孫傳卿代代富貴以報德何爲出此言乎詔李昇等及公主五子皆流嶺南及遠州代宗時元載以李泌有寵於上忌之與其黨攻之不巳會江西觀察使魏少游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



容卿朕今匿卿於少游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屬少游善待之元載誅上召泌入見語以元載事曰與卿別八年乃能除此賊賴太子發其陰謀不然幾不見卿對曰臣昔日嘗言之陛下知羣臣有不善則去之合容太過故至於此上曰事亦應十全不可輕發

唐宗室李勉為汴宋滑濮河陽等道都統討李希烈希烈攻勉嬰城守累月援莫至哀兵萬人潰圍出東保睢陽累表乞自貶詔罷勉都統節度使檢校司徒平章事如故勉至長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十四

守大梁不應為相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所長及大梁不守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至睢陽悉舉其衆以殺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其位

肅宗至鳳翔郭子儀自洛京引兵趨河東分兵取馮翊遂平河東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長安入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西師憇息既定李泌請遣安西西域之衆如前策並塞東北自馮檀南取范陽上曰

今大衆已集庸調亦至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以此衆直取兩京必得之然賊必再強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上曰何也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諸胡之兵性耐寒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執必克兩京春氣已深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關東熱官軍必困於思鄉不可留也賊休兵秣馬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十五

德宗興元元年初肅宗在靈武上為奉節王學文於李泌代宗之世泌居蓬萊書院上為太子亦與之遊及上在興元泌為杭州刺史上急詔徵之以為左散騎常侍日直西省以對朝野皆屬目附之時李懷光叛上問泌河中密邇京城朔方兵素稱精銳如達奚小俊等皆萬人敵朕晝夕憂之奈何對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夫料敵者料將不料兵今懷光將也小俊之徒乃兵耳不足為意懷光既解奉天之圍視朱泚垂亡之虜不能取乃與之連和使李晟得取以為功今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

歸罪乃虐殺使臣鼠伏河中如夢魘之人耳但恐不日為帳下所梟使諸將無以藉手也

唐陸贄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鄭尉罷歸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奇之請為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為毋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帝乃東宮已聞其名矣召為翰林學士會馬燧討賊河壯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贄言勞於服遠莫若修近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今幽燕恒魏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二六

之勢緩而禍輕汝洛榮汴之勢急而禍重田悅覆敗之餘無復遠畧王武俊有勇無謀朱滔多疑少決互相制劫急則合力退則背背不能越軼之患此謂緩也希烈果於奔噬忍於傷殘据蔡許富全之地而益以鄧襄虜獲之實東寇則讓道阻北窺則都邑震此謂急也代朔邠靈自昔之精騎上黨盟津今之選師舉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則屯戍失於太繁也李勉文吏也而當汴宋必爭之地哥舒曜之衆烏合也扞襄城方銳之賊本非素習首鼠莫前則守禦失於不足也今若還李元河陽以援東都

李懷光解襄城之圍專以太原澤潞兵抗山東則梁宋安帝不納後涇師急變贄言皆勿從符奉天機務填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贄初若不經思成皆周盡事情旁吏承寫不給他學士筆閣不得下而贄沛然有餘蕭復嘗言於上曰宦官自艱難以來多為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驢亂朝政今日陛下誠能變更虐志臣敢不竭九僮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七

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命復克山南東西荆湖淮南江西愕岳浙江東西福建嶺南等道宜慰安撫使實疎之也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留復上謂陸贄曰朕思遷幸以來江淮從遠方或傳聞過實欲遣重臣宣慰謀於宰相及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覆如是朕為之悵恨累日意復悔行使之論奏邪卿知蕭復如何人其不欲意趣安在贄上奏以為復痛自修勵慕為清貞用雖不同行則可保至於輕詐如此復必不為借使復欲逗留從一安肯附會今所言矛盾願陛下明加辯詰若蕭復有所請求則從一何容

為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何憚而不辯明乃且為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究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究莫痛於見疑而不與辯是使情偽相糅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上亦竟不復辯也

時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殺張鎰得位雖數貢奉議者頗言其挾兩端有所狙伺然帝亦不能容其使至皆不得召欲以渾瑊代之贊諫曰楚琳之罪舊矣今議者乃始紛紛不亦晚哉且勤王之師在畿內者急亟宣告景刻不可差商嶺既回遠而駱谷又為賊所扼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一八

通王命者唯褒斜爾若復阻則諸鎮之向背者我勝則來賊勝遂往此焉幾會不容差跌使楚琳逞憾敢為猖狂南塞要衝東與賊合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豈不病哉今顧望兩端是乃天誘其衷通歸塗濟大業也帝釋然盡召見其使優詔勞安之初上使諭吐蕃遣兵同收京城吐蕃聽命五月渾瑊奏吐蕃尚結贊屢遣人約刻日共取長安既而不至聞其衆今春大疫近已引兵去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以問陸贄贄以為吐蕃貪狡有害無益得其引去實可欣賀乃上奏其畧曰吐

蕃遷延觀望翻覆多端深入郊畿陰受賊使致令群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驛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效則悉遺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為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皆無患賊晨諸帥才力得伸但願陛下慎於撫接勤於砥礪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於犬羊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十九

之群以失將士之情也上復使謂贄曰卿言吐蕃形勢甚善然賊晨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宜審細條疏以聞贄以為秦梁十里兵勢無常遂為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且夫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頃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設使其中或有肆情于命者陛下能如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

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謂從命者又未常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眷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且君上之權持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六月上。問陸贄。今望鳳翔。有迎駕諸軍形勢。甚盛。欲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上奏。以為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入議者。或謂之權宜。臣竊未諭其理。不如俟奠枕京邑。徵授一官。彼喜於恩宥。將奔走不暇。安敢輒有旅拒復勞。誅鉏哉。是時李晟已復長安。車駕將發。漢中帝欲以內外從官。普號定難元從。功臣贄曰。官官具寮。恪居奈走勞。則有之。何功之云。難則嘗之。何定之云。今與奮命者齒。恐沮士之心。結勳臣之憤。帝乃止。京師已平。帝欲召渾瑊訪奔亡內人。給裝使赴行在。贄諫不可。且內人當離潰之後。或為將士所私。昔人掩絕纓。飲盜馬者。豈忘其愛邪。知為君之體然也。天下固多美人。何必獨此。帝不復下。詔猶遣使諭瑊資遣。初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下。不逮贄遠甚。徒以單言暫謀。偶有合由。下位建台宰。而贄孤立一意。為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還京。但為中書舍人。毋章猶在東京。遣中人迎還京師。俄

以喪解官。客東都。諸方賄遺。一不取。惟韋臯以布衣交。先以聞。故所致輒稱詔受之。又詔中人護父柩。至自吳會。葬洛陽。服除。以權知兵部侍郎。復召為學士。入謝。伏地。鯁泣。帝為興改容。慰撫眷遇。彌渥。天下屬以為相。而竇參素不平。忌之。贄亦數言參罪失。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帝始任楊炎。盧杞引樹私黨。排忌忠良。天下怨疾。貞元後。懲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覆參詰。乃得下。及贄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贄奏言。所謂臺省長官。僕射尚書丞郎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擇輔相。多出其中。行實不能頓殊也。今乃謂不能進一二屬吏。豈後位宰相。則可擇天下材乎。夫求才者。貴廣考課。者貴精。往武后收人心。務拔擢。非徒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豈不易哉。然而課責嚴。進退速。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陛下當整獨任。難于公舉。有登廷之路。無練覈之方。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今擇宰相。以重於庶品。選長官。以愈於下流。及宰相獻言。長吏薦士。則有納橫議。廢

始謀是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也帝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舊制吏部選以歲集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年一調吏員稽墜則案牒叢滯偽冒蒙貞吏緣以為姦廢置無綱至十年不被調者缺員或累歲不補費乃請以內外員三分之每歲計關集人檢柅吏姦天下便之當是時賈耽盧邁趙憬同輔政凡有司關白三人者更相顧不肯判贊又請如故事旬一人秉筆所咨輒判又以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亡以應敵乃上陳弊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數析而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十五

三

之其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徙焉其一則第以本道衣粟責關內河東募用蕃夏子弟願傳軍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詔度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完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蒔洎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既息調發之煩又無幸免之弊出則人自為戰處則家自為耕與夫暫屯遠罷豈同日論哉然後建文武大臣一人為隴右元帥自涇隴鳳翔薄長武城盡山南西道凡節度府之兵皆屬焉又詔一人為朔方元帥由鄜坊

邠寧捷靈夏凡節度府之兵屬焉又詔一人為河東元帥舉河東極振武節度府之兵屬焉各以臨邊要州為治所所部州若府選揀良吏為刺史外奉軍典內謀農桑慎守中國所長謹行當今所易帝愛重其言不從也初寶參惡左司郎中李異出為常州刺史及參貶郴州異為湖廣觀察使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遺參絹五十匹異奏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以為參罪不至死上乃止既而復遣中使謂贄曰參交結中外其意難測社稷事重卿速進文書處分贄上言參朝廷大臣誅之不可無名昔劉晏之死罪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十五

三

明白至使眾議為之憤邑叛臣得以為辭參貪縱之罪天下共知至於潛懷異圖事跡曖昧若不推鞠遽加重辟駭動不細寶參於臣素分陛下所知豈欲營救其人蓋惜典刑有溢三月更貶參驪州司馬男女皆配流上又命理其親黨贄奏罪有首從法有重輕參既蒙宥親黨亦應未減况參得罪之初私黨並已連坐人心久定請不問從之上又欲籍其家贄曰在法反逆者盡沒其財贓污者止徵所犯皆須結正施刑然後收籍今罪法未詳陛下已存惠貸若簿錄其家恐以財傷義時宦官左右恨參尤深謗毀不已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參未至驪州竟賜於路竇申杖殺貨財奴想悉傳送京師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一

八編類纂 卷一五六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五十六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李綱 中興

李綱字伯紀無錫人也登進士第積官至監察御史以言事忤權貴改比部員外郎宣和元年京師大水綱上疏曰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為憂朝廷惡其言謫監南劔州沙縣稅務七年冬金人敗盟分兵兩道入寇其一以王子幹離不為帥寇燕山郭藥師敗燕山諸郡皆陷遂犯其其一以國相粘罕為帥寇河東李師本叛忻代失守遂圍太原邊報猝至朝廷震懼不復議守矣惟日謀避狄之計然其事尚秘外廷未聞也至十二月中旬聞賊馬逼近始遣李鄴借給事中奉使講和降詔罪已召天下勤王之師且命太子為開封府牧宰執日聚都堂茫然無策盡遣家屬散之四方易置東南守臣具舟楫運寶貨為東下計於是避狄之謀外廷始聞綱時為太常少卿素與給事中吳敏厚善夜過其家謂敏曰事急矣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東宮恭儉之德聞於天下以守宗社是也而建以為牧非也巨盜猖獗如此宗

李綱言  
之也  
宋君臣  
皆然

五六三

社不守中原且無人種自非傳以位號使招徠天下  
豪傑與之共守何以克濟公官以獻納論思為職是  
不非時請對為上極言之使言不合意不過一死

有軀於鳩毛者此其時也敏曰監國可乎綱曰不可  
唐肅宗靈武之事當時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  
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慈倘感公言

一不能行此金人且將悔過退師宗社底寧豈徒  
都城之人獲安天下之人皆將受賜非發勇猛廣大  
慈悲之心忘身殉國者孰能任此敏翌日求對具道

所以且曰陛下果能用臣言則宗社靈長聖壽無疆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二 臣類 三

上曰何以言之敏曰神霄萬壽宮所謂長生大帝君  
者陛下也必有青華帝君以助之其兆已見於此上  
感悟歎息二十三日御玉華閣召宰執吳敏等對

至日晡時內禪之議已決擢吳敏為門下侍郎草傳  
位詔召百官班垂拱殿下宣示詔旨是夕命太子人  
居禁中覆以御袍太子俯伏感涕力辭因得寢夜半

少蘇又固辭不從乃即大位御垂拱殿見宰執百官  
時日有五色暈挾珥赤黃色有重日相摩蕩久之乃  
隱尊道君皇帝曰道君太上皇帝道君皇后曰道君

太上皇后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宮道君太上皇后

居擯景園以李邦彥為龍德宮使蔡攸吳敏副之皆  
奉道君皇帝旨也大赦天下上以東宮傳位之意致  
四方疑士論非之語遣節度使梁方平將騎七千守

瀋州步軍都指揮使何灌將兵二萬扼河津探報虜  
騎漸逼故也二十八日有旨召對延和殿上迎謂曰  
卿頃論水章疏朕在東宮見之至今猶能誦憶嘗為

賦詩有秋來一鳳向南飛之句綱敘謝訖因奏曰陛  
下養德東宮十有餘年恭儉日聞海內屬望道君皇  
帝觀天意隨人心為宗社計傳位陛下受禪之際察

然明白下視有唐為不足道也願致天下之養極所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二 臣類 三

以崇奉者以昭聖孝今金寇先聲雖若可畏然聞有  
內禪之事勢必消縮請和厚有所邀求於朝廷臣竊  
料之大槩有五欲稱尊號一也欲得歸朝人二也欲

增歲幣三也欲求犒師之物四也欲割疆土五也欲  
稱尊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義不足惜欲  
得歸朝人當盡以與之以示大信不足惜欲增歲幣

當告以舊約以燕山雲中歸中國故歲幣增兩倍今  
既背約自取之則歲幣當減國家敦示和好不校貨  
財姑如元數可也犒師之物當量力以與之至於疆

土則祖宗之傳子孫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上

道君皇帝

道君皇帝

道君皇帝

道君皇帝

道君皇帝

1.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五六四

非德齊來  
也

皆嘉納翌日除兵部侍郎靖康元年正月三日以吳  
敏為行營副使以綱為參謀官團練軍馬於殿前司  
又以蔡攸為恭謝行宮使宇文粹中副之以治道君  
皇帝東幸之具蓋幹離不之兵距河濟州不守梁方  
平戰、燒橋而逃、何灌軍馬望風潰散、賊遂渡河、是  
日聞報故也、夜漏二鼓、道君出通津門東下、道君皇  
后及皇子帝姬等相續以行、侍從百官往往潛遁、四  
日綱侍對於延和殿下、聞宰執奏事、議欲奉鑾輿出  
系襄鄧間、竊思以為不可、適遇知東上閣門事朱孝  
莊於殿廷、問語之曰、有急切事、欲與宰執廷辯、公能  
奏取旨乎、孝莊曰、宰執未退而從官求對、前此無例、  
綱曰、此何時而用、則邪、孝莊許諾、即具奏得旨、引對、  
綱拜訖、升殿立於執政之末、因答奏曰、聞諸道路、宰  
執欲奉陛下出狩、以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  
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默  
然、太宰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綱曰、天下城池、豈  
復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  
將何之、若能激勵將士、慰安民心、與之固守、豈有不  
可守之理、語未既、有內侍領京城使陳良弼自內殿  
出、奏曰、京城樓櫓、創修未及一二、又城東樊家岡

斷

一帶壕河淺狹、決難保守、願陛下詳議之、上顧綱曰、  
卿可同蔡懋良弼往觀、朕於此俟卿、綱既被旨、同懋  
良弼亟詣新城東壁、遍觀城壕、回奏延和殿、車駕猶  
未與也、綱曰、城堅且高、樓櫓誠未備、然不必樓櫓亦  
可守、壕河惟樊家岡一帶、以禁地不許開鑿、誠為淺  
狹、然以精兵強弩占據、亦可無虞、上顧宰執皆默然、  
綱進曰、今日之計、莫若整飭軍馬、揚聲出戰、固結民  
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曰、誰可將者、綱曰、朝  
廷平日以高爵厚祿、蓄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  
日、今日時中李邦彥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籍以位  
號、撫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怒甚、厲聲曰、  
李綱莫能將兵出戰、綱曰、陛下不以臣為庸懦、倘使  
治兵、願以死戰、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鎮服士卒、上  
顧宰執曰、執政有何關、趙野對曰、尚書右丞關時宇  
文粹中、隨道君東幸、故也、上曰、李綱除右丞、而賜袍  
帶、并笏、綱致謝、宰執猶以去計勸上、有旨命綱留守、  
以李忱副之、綱為上力陳、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  
幸蜀、宗社朝廷、碎於賊手、累年然後僅能復之、范祖  
禹謂其失在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即  
大位、四方之兵、不日雲集、虜騎必不能久留、捨此而



去如龍脫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留守何補於事願陛下審思之上意頗回而內侍王孝塢從旁奏曰中宮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留上色變降御榻泣曰卿等毋留朕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可留此綱泣拜俯伏上前以死邀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為然上意稍定即取紙御書可回二字用寶印中使追還中宮國公因顧綱曰卿留朕治兵禦寇專以委卿綱再拜受命與李枕同出治事是夕宿于尚書省而宰執宿于內東門司中宮國公之行已遠是夕未還中夜上遣中使令宰執供軍令狀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六

詰旦決行五日綱自尚書省趨朝道路復傳有南狩之事太廟神主已出寓太常寺矣至祥曦殿則禁衛皆已擐甲乘輿服御皆已陳列六宮襖被皆將升車矣綱因晉聲謂禁衛曰爾等願以死守宗社乎願扈從以巡幸乎禁衛皆呼曰願以死守宗社不居此將安之綱因拉殿帥王從濛等入見曰六軍之情已變彼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豈肯捨去萬有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且虜騎已逼彼知乘輿之去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始命輟行綱謂宰執曰上意已定敢有異議者斬因出祥曦殿傳旨宣示

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復入勸上御樓以見將士復降步輦勞問將士綱與吳敏撰數十語叙金人犯順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勉勵之意俾閣門官宣讀每讀一句將士聲諾須臾六軍皆感泣流涕於是固守之議始決是日以綱為親征行營使馬軍太尉曹瑛副之自時中罷相以李邦彥為太宰張邦昌為少宰吳敏知樞密院事趙野為門下侍郎王孝迪為中書侍郎蔡懋為左丞耿南仲同知樞密院事孝迪邦彥之姻家故薦之南仲出城已累日上遣使追還之以東宮官故有命親征行營使置司於大晟府辟參謀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七

官書寫機宜勾當公事管勾文字準備差遣統制統領將領準備差使等擇文武官處之吏房戶房兵房工房選三省人吏處之上賜銀絹錢各一百萬貫匹兩文臣自朝請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大夫以下及將校官告宣帖三千餘道一切許以便宜從事自車駕御樓之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之屬不與焉修櫓樓掛毬幕安砲坐設弩箭運磚石施煉炬垂楬木備火油凡防守之具無不畢備四壁各有從宮宗室武臣為提舉官往督將士捍禦綱慮城上

兵卒不足用。卽告上乞禁衛班直善射者千人以從。上遣御藥盧端同行。傳旨如所乞。自禁中至新城酸棗門幾二十里。行夾道委巷中。惟恐賊之已登城也。抵門賊方渡濠。以雲梯攻城。綱命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綱時坐酸棗門下有自門上擲人頭下者。至六七不已。詢之云。斬獲姦細。俾驗認。卽皆漢人首級也。蓋擾攘中。兵卒妄行殺戮。捕獲數人。卽斬以徇。因使號令如獲姦細。捕人親執出頭。驗實。推賞輒殺者。斬自是乃止。綱與官屬數人登舟督戰。近者以手砲欄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強弩射之。又遠者以林子弩座砲及之。而金賊有乘棧渡濠而溺者。有登梯而墜者。有中矢石而踣者。甚衆。又募壯士數百人。繞城而下。燒雲梯數十座。斬獲首級十數級。皆耳有金環。是日賊攻陳橋封丘衛州等門。而酸棗門尤急。虞箭集于城下。如蝟毛。士卒傷中者皆厚賞之。上遣中使勞問。降御筆褒諭。給內庫酒銀碗綵絹等。以頒將士。人皆歡呼。自卯至未。申間殺賊數千人。賊知守城有備。乃退師。因遣使隨使人李鄴請和。抵城下。已昏黑矣。堅欲入城。綱傳令敢輒開門者斬。竟候明乃入。實初十日也。上御崇政殿。引使入對。出幹離不書進。

我又不能請亦不對

呈道所以舉師犯中國之意。聞上內禪。願復講和。乞遣大臣赴軍前議。上顧宰執未有對者。綱因請行。上不許。曰。卿方治兵。不可命李昉奉使。宰執退。綱問所以不遣之旨。上曰。卿性剛。不可以往。綱退。曰。今虜氣方銳。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然所以和者。得策則中國之勢遂安。不然禍患不已。宗社安危。在此一舉。臣懼李昉柔懦。恐誤國事也。因爲上反覆具道。不可割地。及過許金幣。以爲金狄貪婪。又有燕人狡獪。爲之謀。必且過有邀求。如朝廷措置合宜。彼當戢歛而退。如朝廷震懼。一切與之。彼益肆覲覲計先定。然後能應安危之機。上以爲然。綱退。巡歷城中。因乞宰執分提舉四壁。上命蔡懋分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而李昉是日至。金人軍中果辱命。幹離不者南向坐。稅北面再拜膝行。而前幹離不遣燕人王沔等傳道。言語議和。須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絹絲各一百萬匹。馬馳驢騾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爲伯父。凡燕雲之人在漢者悉歸之。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又以親王宰相爲質。乃退師。出事目一紙付稅等。達朝廷。稅唯唯不能措一辭。金人笑之。十一日稅至。進呈金人所須事目。且道其語。宰執震恐。欲如其數。

妙用

悉許之。綱引前議力爭，金帛當量與之。太原河間中山國家屏蔽，號為三鎮，其實十餘郡地，塘澗險阻皆在焉。割之何以立國？又保塞翼順，倍三祖陵寢所在。子孫奈何與人？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為今日計，莫若擇使與之往返，熟議道所以可不可者。金幣之數，令有司會計。所有陸續具報，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留。雖所得不滿意，必求速歸。然後與之盟，以重兵衛出之。彼且不敢輕中國，其和可久也。宰執皆不以為然。上為群議所惑，無一人助綱言者。綱因再拜求去，上慰諭復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臣類

可為

進曰：金人所須宰執，欲一切許之，不過欲脫一時之禍，不知他日付之何人，能為陛下下了此願更審處。後悔恐無所及。因出至城，其壁復回而誓書已行矣。所求悉皆與之。高宗方在康邸，俾同少宰張邦昌為質於金人軍中，已無可奈何，則為之留三鎮詔書戒中。書吏以輒發者斬，庶幾俟四方勤王之師集以為後圖。而宰執哀聚金銀自乘輿服御宗廟供具，六官官府器皿皆竭取之。復率之於臣庶之家，金僅及三十萬兩，銀僅及八百萬兩。翌日對於福寧殿，於是孝趙建議欲盡括在京官吏軍民以牧，族猶設大金軍兵。

所遺多揭長勝於通衢，立限俾悉輸之。官限滿不輸者，斬之。許奴婢親屬及諸色人告以其半賞之。限既滿，得金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萬兩。而民間藏蓄為之一空。綱因對於福寧殿奏上曰：民力已竭，復許告許恐生內變。外有大敵而民心內變，不可不慮。上曰：卿可往收勝，毋得告許。綱因巡城過勝所，令傳聖旨收勝歸行營司移牒孝趙照會。人情乃安。自十五日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日數萬人。乃於四壁置統制官，招集之。給芻糧授器甲，踏塞地圍隊伍，皆行營司主之。至十七八間，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臣類

金人於鄭州南門外乘勢擊之。於是金人始懼，遊騎不敢旁出京城以南。民始獲奠居矣。二十日，靜難軍節度使種師道承宣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綱奏上曰：勤王之師集者漸眾，共家忌分。節度歸一，乃克有濟。願令師道平仲等聽臣節制。上降御筆曰：師道老而知兵，職位已高，與卿同官替曹暉可也。益上意欲以師道為親征行營副使，而宰執間有密建白以為不可者。上入其言，於是別置宣撫司以師道簽書樞密院事，充河北河東京畿宣撫司，以平仲為宣撫司都統，制應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師，並隸宣撫。

司又撥前後軍之在城外者屬之而行營司所統者  
獨左右中軍而已上屢申勅兩司不得侵紊節制既  
分不相統一宜撫使所欲行者託以機密往往不復  
關報行營司自金人議和誓書既行之後朝廷日運  
金銀幣帛之屬輸其軍中名果珍膳御醢之餉上又  
出御府珠玉玩好寶帶鞍勒以遺之綱每爭以謂此  
不足以爲德適所以啓戎心金人益肆須索至求妓  
樂珍禽馴象之類靡不從之及勤王之師既集西兵  
將帥日至上意方壯又聞金人擄掠城北而城外后  
妃王子帝姬墳墓殲殲掘殆盡始赫然有用兵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六

十一

意綱贊上曰易於謙之上六稱利用行師征邑國師  
之上六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謙之極非利用行  
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  
陛下之於金人屈已講好其謙極矣而金人貪婪無  
厭克恃愈甚其勢非用師不可然功成之後願陛下  
以用小人爲戒而已使金人有所懲創不敢有窺中  
國之心當數十年無夷狄之禍不然一日縱敵數世  
之患憂未艾也二十七日綱奏上曰金人之兵其實  
數不過六萬人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雜種其精兵  
不過三萬人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已

數倍之矣彼以孤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於陷阱  
中當以計取之莫若扼河津絕糧道禁抄掠分兵以  
復畿北諸邑俟彼遊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賊營堅  
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芻糧乏人馬  
疲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牛渡而後  
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以爲然期即分遣兵以二月  
六日舉事蓋姚古種師中之兵亦將至故也約已定  
而姚平仲者古之子屢立戰功上以其驍勇屢召對  
內殿賜予甚厚許以成功富有節鉞茅土之賞平仲  
先期於二月一日夜親率步騎萬人以劫金人之寨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六

十一

欲生擒幹離不者取康王以歸雖種師道宿戎中勿  
知也綱時以病給假臥行營司夜半上遣中使降親  
筆曰平仲已舉事決成大功卿可將行營司兵出封  
丘門爲之應援綱具劄子辭以疾且非素約兵不預  
備斯須之間中使三至責以軍令不得已力疾會左  
右中軍將士詰旦出封丘門勒兵於班荆館天驕監  
分命諸將解潛范瓊王師古等圍虜騎出沒塵戰於  
幕天坡斬獲甚衆虜復犯中軍親率將士以神臂弓  
射卻之是夜宿於城外而平仲者前一夕劫寨爲虜  
所覺殺傷相當所折者不過千餘人既不得所欲恐

以違節制為師道所誅即遁去而宰執臺諫聞之  
 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為金人所戮  
 存者上震恐有詔不得進兵而幹離不遣使來詰責  
 用兵違誓之故宋人論以用兵特將帥所為不出上  
 意請再和宰相李邦彥於上前語使人曰用兵乃大  
 臣李綱與姚平仲結構僉議欲縛綱以與之而使入  
 反以為不可遂罷綱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以蔡懋  
 代之因廢行營使司止以守禦使總兵事而拜師道  
 亦罷宜撫使綱是時得止兵詔知事且變即振旅以  
 入城詣崇政殿求對既至殿門閉罷命乃不果退處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五 臣類

浴室院待罪時初三日也蔡懋會計行營司所失纜  
 百餘人而西兵及勤王之師折傷千餘人外餘並如  
 故乃知朝廷前所聞之非是夕上降親筆慰勞賜賚  
 白金緡錢五百貫兩且令吳敏宣諭將復用之意綱  
 感泣謝恩方欲丐歸田廬而有初五日士民伏闕之  
 事初太學生陳東與書生千餘人是日詣闕上書明  
 綱及師道之無罪不當罷軍民間之不期而集者數  
 十萬人填塞馳道街巷呼聲震地擗登聞鼓於東華  
 門擊破之上遣吳敏耿南仲慰諭諸生俾之退及為  
 軍民所擁不得行必欲見綱及師道乃去不得報則

殺傷內侍二十餘人又詔嘗宰執李邦彥蔡懋王孝  
 趙野等欲毆擊之皆散走藏匿於是上遣中使召  
 綱及師道入對綱聞命固辭不敢行而使使者絡繹  
 而至綱師道乃不得已上馬出浴室院由東門街抵  
 馳道趨東華門宣召中使朱拱之復為眾所殺蓋怒  
 其傳旨之緩也入見上於福寧殿閣子中綱泣拜請  
 死上亦泣有旨復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綱  
 固辭上不允俾出東華門至右掖門一帶安撫軍民  
 綱稟上旨宣諭乃稍散去再對於福寧殿上命綱復  
 節制勤王之師先放遣民兵蓋不復有用兵意也先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五 臣類

是所留三鎮詔書綱既罷乃遣宗文虛申齋詣金人  
 軍中復差秦檜為割地使是夕宿於咸豐門以金人  
 進兵門外治攻具故也先是蔡懋號令將士金人近  
 城不得輒施放有引砲及發牀子弩者皆杖之將士  
 憤怒綱既登城令施放自便能中賊者厚賞夜發霹  
 靂砲以擊賊軍皆驚呼翌日薄城射却之乃退有告  
 梁方平欲為賊內應者綱召至帳中執之以付御史  
 臺推治凡內侍之守城者皆罷京師浮浪不逞之徒  
 乘軍民殺傷內侍擾攘中劫勅內侍十餘家取其金  
 帛而以所藏器甲弓劔付官司納自以為功凡子餘

人綱命悉集守禦使司以次納訖推其得首將賞之  
各自言其姓名凡二十餘人審問得實悉皆斬之明  
日并斬殺傷部隊將者亦二十餘人初賊馬既抵城  
下綱晝夜巡視有盜神襖一領者有強取婦人綱一  
匹者有妄以平民為姦細而斫傷者即斬以徇金人  
請以越王代康王為質上以越王叔父不可遣乃遣  
肅王及駙馬都尉曹成以行康王得歸康王素有膽  
勇膂力善射居金人軍中幾月姚平仲劫寨之名恬  
然無有驚怖及歸國人皆喜爭出觀之金人自平仲  
劫寨及封丘門接戰之後頗有懼意既得三鎮之詔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十五

十六

及肅王為質即不俟金幣數足遣使告辭上賜宴於  
軍中初十日遂退師十二日賜赦天下十三日宰執  
對延和殿綱奏上曰澶淵之役雖與遼盟約而退猶  
遣重兵護送之金人退師今三日矣初謂其以船楫  
渡河探聞乃繫橋濟師一日而畢盡遣大兵用澶淵  
故事護之宰執皆以為太早綱固請之止可其請是  
日分遣將士以兵十餘萬數道並進便利可擊即擊  
之十四日以吳敏為少宰綱知樞密院事徐處仁中  
書侍郎耿南仲左丞李稅石丞初李邦彥蔡懋王孝  
迪趙野既為國人所斥逐皆藏匿不敢復出上章乞

罷至是俱罷十七日澤州奏金粘罕兵次高平縣初  
粘罕既破忻代觀察使折可求以麟府兵承宣使劉  
光世以鄜延兵援河東皆為所敗遂圍太原攻之月  
餘不能下而平陽府義軍叛義軍者童貫張孝純所  
招雲中人及金人入寇孝純以義軍五萬人守石  
嶺關既叛以從金人矣至是諸郡往往殺戮或逐出  
之而平陽府者破城叛去攻陷威勝軍遂引金人入  
南北關陷隆德府遂次高平朝廷震懼恐其復渡河  
而南宰執各綱盡遣城下兵以追幹離不之師綱曰  
幹離不之師既退自當遣大兵護送初不虞粘罕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十五

十七

來也粘罕之師雖來聞既和亦當自退必無復渡河  
之理又太行懸車之險已遣統制官郝懷將兵二萬  
屯河陽控扼險道決無他慮而宰執中有密啓上者  
於是御前以金字牌悉追還諸將之兵諸將之兵追  
及幹離不之師於邢趙間相去二十餘里金人聞大  
兵且至莫測多寡懼甚其行甚速而諸將得追詔即  
還綱聞之上前力爭得旨復遣而諸將之還已五程  
矣雖復再進猶與金人相及於滹沱河然將士知朝  
廷之議論二三悉解體於是金人復旁出抄掠及深  
祁恩冀間其去殊緩而粘罕之兵聞已和果退如綱

言乃命種師道為河北河東宣撫使駐滑州而以姚古為制置使總兵以援太原以種師中為制置副使總兵以援中山河間諸郡時朝廷僉議以三鎮為果不可割有如兵民為國家堅守不下即遣使再議以租稅歸之有旨宇文虛中罷簽書樞密院事知青州李忱罷右丞典宮觀以翰林學士何臬為右丞御史中丞許翰為同知樞密院事書侍郎徐處仁供職詔道君皇帝迴鑿以門下侍郎趙野為奉迎使初道君正月初三日夜出通津門乘舟以行獨蔡攸及內侍數人扈從以舟行為緩則乘肩輿又以為緩則於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六

岸側得搬運磚瓦船乘載饑甚於舟人處得炊餅一枚分食之是夜行數百里抵南都始館于州宅得衣被之屬市駿驟乘之至符離始登官舟及泗上少憩宇文粹中童貫高俅之徒始至童貫以勝捷兵三千扈從渡河如維揚高俅以禁衛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既抵維揚父老邀車駕不可渡江而道君決意南幸遂如鎮江道君皇后居維揚皇子帝姬皆流寓於路州縣聞賊退多先歸者初恭謝行宮所以都城圍閉止絕東南遞角又止東南勤王之師又令綱運於所在卸納泗州官吏以聞而太學生陳東上書乞誅

六賊謂蔡京蔡攸童貫朱勛高俅盧宗源於是議道聶山為發運使密圍之山請詔書及開封府使臣數十人以行綱因奏曰此數人者罪惡固不可恕然聶山之行恐朝廷不當如此措置魯肅宗欲發李林甫墓李泌諫謂其如明皇何肅宗抱泌頸泣曰思不及此使山之所圖果成驚動道君此憂在陛下使所圖不成為數人所覺萬一挾道君於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何以處之上感悟曰奈何綱對曰不若罷山之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七

皆去道君還次南都徘徊不進欲詣亳州上清宮燒香及取便道如西都上以為憂又每有書至必及朝廷改革政事又批道君皇后當居禁中出入正門於是喧傳有垂簾之事又批吳敏李綱令一人來綱奏上曰所以欲臣及吳敏來無他欲知朝廷事耳吳敏不可去陛下左右臣願前去奉迎如蒙道君賜對臣且條陳白圍城以來事宜以釋兩宮之疑決無他慮綱力請乃聽上令綱齋御前書達道君且賜行宮官屬茶藥銀合有差十八日次陳留縣口遇道君皇后船綱具榜子拜謁道左道君皇后幾舟令內侍傳教

旨勞問復傳教旨允綱遂登舟入幄中於簾前拜訖  
具道皇上聖孝思慕道君皇后親加獎諭綱再拜謝  
訖道君皇后曰朝廷欲令於何處居止綱對曰朝廷  
見以擷景園為寧德宮奉道君皇后蓋遵稟道君皇  
帝十二月二十三日聖旨指揮道君皇后曰已得旨  
令居禁中綱對口以皇帝聖孝殿下聖慈母子之情  
豈復有間但稽之三從之義道君皇帝居龍德宮而  
殿下居禁中於典禮有所未安朝廷討論但欲合於  
典禮以慰天下之望兩宮安則天下安矣綱拜辭登  
岸因呼內侍楊修李佖等三人坐幄次與再道前語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三

三人皆巨儒以綱言為然因入白之復傳教旨曰相  
公所論甚有理但既居寧德宮後欲一到禁中神御  
前燒香可乎綱對曰道君皇后既居寧德宮皇帝自  
當時詣省問萬一欲暫到禁中豈有不可之理因遣  
使賜香茶酒食等錢五百貫給散隨行使臣從入綱  
以前語具劄子奏知而道君皇后入國門日轟山請  
以禁衛護宣德門道路喧然識者笑之二十日抵南  
都二十一日引對道君御幄殿綱具道上聖孝思慕欲  
以天下養之意道君泣數行下曰皇帝仁孝天下所  
知且獎諭曰都城守禦天下再安相承之功為多綱

再拜謝訖因出劄子二紙進呈其一乞道君早回鑾  
輿不須詣亳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其一自敘素蒙  
道君教育擢用於國家艱危之中得效犬馬之力欲  
乞身歸田廬之意道君慰勞再四因曰相公頃為史  
官緣何事去綱對曰臣昨任左史得侍清光者幾一  
年以狂妄論列都城水災伏蒙聖恩寬斧鉞之誅迄  
今感戴道君曰當時宰執中有不喜公者綱愧謝因  
奏曰臣昨論水災實偶有所見自古雖無道之國水  
猶不冒其城郭天地之變各以類應正為今日兵革  
攻圍之兆因詢虜騎攻圍都城守禦次第綱具以實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三

對復曰賊既退師方渡河時何不邀擊綱曰朝廷以  
肅邸在金人軍中故不許道君曰為宗社計豈可復  
論此綱於是竊歎道君天度之不可及也語既浹洽  
道君因宣諭行宮止遞角等三事只緣都城已受圍  
恐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綱對曰方艱危時兩宮  
隔絕彼此不相知雖朝廷應副行宮事亦不容無不  
至者在聖度照之而已道君因詢問朝廷何故追贈  
司馬光綱對曰方金寇在外人情恐懼不安司馬光  
實得都人之心故追贈之欲慰都人心又問曰何故  
拆夾城公知所以置夾城之意否綱對以不知道君



曰內禪之意久已定但人不知偶緣金人犯闕事成於倉卒間爾本欲內禪後於夾城中往還抱子弄孫不欲令皇帝頻出人主頻出則不威此本意也綱對曰臣久在外方實不知此意如朝廷近日拆去夾城之意則臣知之夾城中通宮苑皆游燕之地自良嶽九曲池至龍德宮後正與金水門相接金人下寨在金水門外平時夾城中有清衛兵卒巡防灑掃自金寇犯闕盡應募守城夾城中無一卒守宿故拆去使與宮禁相絕備不虞也如此之類凡詢十數事皆逐一解釋因從容復奏曰皇帝仁孝小心惟恐一有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當道君意者每得御批詰問輒憂懼不進膳臣竊譬之人家尊長出而以家事付之子弟偶遇強盜劫掠須當隨宜措置及尊長將歸子弟不得不恐然為尊長者正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慰勞之不當問其細故道君感悟曰公言極是朕只緣性快問後即便無事因內出玉帶金魚袋古象簡賜綱曰行宮人得公來皆喜以此慰其意便可佩服綱固辭不允因服之以謝而退二十二日扈從道君詣鴻慶宮燒香初綱至拱州見奉迎道君禁衛寶輦儀物等留不進因以便宜作奉聖旨令趨南都至是道君燒香禁衛寶輦

儀物等適至南都士女民庶夾道聳觀道君又出尚書省劄子云朝廷有指揮行宮內侍十人皆與在外宮觀不得入京城此輩皆是日在左右梳頭繫累不可缺之人綱奏曰如聖意欲留容臣攜此劄子歸奏知皇帝取旨道君曰甚好數內兩人係童貫親戚不須留餘人如馮彥等只乞留龍德宮祇應得旨來早辭訖先還闕二十三日道君宣諭曰本欲往亳州太清宮以道路阻水不果又欲居西洛以皇帝懇請之勤已更指揮更不戒行公先歸達此意慰安皇帝因袖中出書付綱仍宣諭曰公輔助皇帝捍賊守宗社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書青史垂名萬世綱感泣再拜受命二十五日還抵闕下對於垂拱殿進呈道君御書以所賜玉帶牙簡銀絹等物進納有旨不允二十七日宰執奏事咸和殿進呈車駕出郊詣資福殿奉迎道君儀注耿南仲建議欲盡屏道君左右內侍出榜行宮門敢留者斬先遣人搜索然後車駕進見綱以謂不若止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必欲過為之防恐却有不可防者耿南仲嘗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間而多疑所言不足深採上笑之南仲怒甚既退南仲忽起奏曰臣適遇左

司諫陳公輔於對班中。公輔乃二月五日爲李綱結  
構士民伏闕者。豈可處諫職。乞送御史臺根治。上及  
宰相皆愕然。綱奏曰。臣適與耿南仲辯論于延和殿。  
實爲國家。非有私意。而南仲銜臣之言。故有此奏。伏  
闕之事。陛下素所鑒察。臣不敢復有所辯。但臣以菲  
材。冒處樞輔。仰荷特達之知。未能有所補報。區區素  
志。欲俟賊騎出疆。道君鑾輿還闕。然後求歸田廬。臣  
之願也。今南仲之言如此。臣豈敢留。願以公輔事送  
有司。臣得乞身待罪。上笑曰。伏闕士庶以億萬計。如  
何結構南仲。猶論不已。綱再辭上。而出居啓聖院。竟  
不復歸府。入劄子。求去。章凡十餘上。上皆批荅封還。  
不允。道君以四月三日入國門。綱以守禦使職事。迎  
拜於新東門內。道君於輦上顧揖。翌日扈從朝於龍  
德宮。訖復上章懇請。求罷知樞密院事。上降手詔數  
百言。不允。復命徐處仁吳敏諭旨。又召至內殿。面加  
慰諭。且曰。賊馬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今據欲捨朕  
何之前事。不足介懷。宜爲朕少留。辭意懇惻。綱不得  
已。再拜受命就職。他日奏曰。金人退師。交割三鎮。三  
鎮官吏軍民不肯陷沒。夷狄其勢必爲朝廷堅守。天  
時浸熱。而虜有輜重之累。必不能久留。當卽出疆。臣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臣

兄

恐秋高馬肥虜必再至。至以責前約。及今宜飭武備。修  
邊防。勿恃其不來。當恃吾有以待之。於是爲上條具  
所以備邊禦敵者。凡八事。其一謂唐之藩鎮。所以拱  
衛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弊也。有尾  
大不掉之患。祖宗監之。銷藩鎮之權。罷世襲之制。施  
於承平。邊備無事。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不足以捍頭  
目。爲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爲藩鎮。  
擇帥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相爲  
唇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滄州與營平相直。  
隔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棣德博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臣  
建橫海軍一道。如諸鎮之制。則帝都有藩籬之固矣。  
其二謂自熙豐以來。籍河北保甲。凡五十餘萬。河東  
保甲。凡二十餘萬。比年以來。不復閱習。又經燕山雲  
中之役。調發科率。逃亡流移。散爲盜賊。今所存者。猶  
及其半。宜專遣使團結訓練。令人置器甲官爲收掌。  
用印給之。蠲免租稅。以償其直。武藝精者。次第遷補。  
或命之官。以激勸之。彼既自保。鄉里親戚墳墓。必無  
逃逸。又平時無養兵之費。有事無調發之勞。此最難  
之得者。其三謂自祖宗以來。養馬於監牧。擇陝西河  
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處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廢

罷殆盡而更為給地牧馬民間雜養以充數官吏便  
 文以塞責而馬無復有善者又驅之燕山悉為敵人  
 所得今諸軍缺馬者大半宜復祖宗監牧之制權時  
 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則不旬月間數萬之馬可  
 具也其四謂河北塘灤東拒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  
 可涉淺不可以行舟所以限隔胡騎為固險之地而  
 此年以來淤泥乾涸不復開濬官司利於稻田往往  
 洩去積水隄防弛壞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地形  
 低下處可益增廣其高仰處即開乾壕及陷馬坑之  
 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其五謂河北河東州縣城池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兵類 天  
 類多墮地堙塞宜徧行修治而近京四輔郡畿邑皆  
 當築城創置樓櫓之屬使官吏兵民有所恃而安萬  
 一有賊騎深入擄掠無所得可以坐困其六謂河北  
 河東州縣經賊馬殘破蹂踐去處宜優免租賦以賑  
 卹之往年方臘擾浙東猶免三年今三鎮之民為朝  
 廷固守安可不議所以大慰其心者其七謂河北河  
 東諸州最以儲峙糴買糧草為急務宜復祖宗加擡  
 糧草鈔法一切以見縉走商賈而實塞下使公邊諸  
 郡積蓄豐裕則虜不可動矣其八謂陝西解鹽無煮  
 海之勞而給邊費足民食其利不貲因行東南鹽法

而解鹽地分益狹西邊益貧願復祖宗舊制以慰關  
 陝兵民之心上俾宰執同議而其間所論異同雖建  
 橫海軍一道以安撫使總之而藩鎮之議寢雖委提  
 舉官遵舊制教閱上戶保甲三分之一而遣使盡行  
 團結訓練置器甲之議不行雖委公邊增修塘灤城  
 池而輔郡畿邑已降指揮旋即罷止雖委諸路相視  
 監牧而不復括馬雖放河北河東租稅而止及一年  
 雖行加擡糧草鈔而貼以四方香藥雖復解鹽而地  
 分不如舊制綱力爭之不能得大抵自賊馬既退道  
 君還宮之後朝廷恬然遂以為無事方建議立東宮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兵類 天  
 開講筵斥王安石置春秋博士而臺諫所論不過指  
 摘京輔之黨行遣殆無虛日防邊禦寇之策反置而  
 不問綱竊私憂之惟兵事樞密院可以專行乃與許  
 翰條具調發防秋之兵大槩有五一日係將兵二日  
 不係將兵三日土兵四日民兵五日保甲係將兵除  
 已起發外見在者十將將以三千人為率不過三萬  
 人民兵弓箭社刀弩手之類是也不過一萬人保甲  
 除河北河東外起於陝西不過三萬人弁見在河北  
 河東兵通為二十萬以控制要害之地將上得旨頒  
 行然後關三省其間猶有以不須如此者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五十七

左編

臣類相臣

宋李綱中興

綱乞降旨。在官許監察御史以上。在外監司郡守。帥臣各薦材武智略大小使。臣樞密院籍記姓名。量材錄用上從之。又建議以謂在京馬步軍十餘萬。隸于三衛。近年不復教閱。士卒驕惰。緩急用之。旋差將佐統領兵將。不相識。難以責成功。乞自樞密院選差大小使。臣分四壁教閱。因勒成步伍。以備緩急。上初可。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十七 臣類

之已而殿師王宗濬等以為侵紊。非祖宗制。詔罷之。綱然後竊歎知事之難成也。少宰吳敏建議欲置詳議司。檢詳祖宗法制及近年弊政當改革者。次第施行。詔以徐處仁吳敏及綱為提舉官。命既行。為南仲沮止。敏乞去不果。綱奏上曰。陛下即大位於國家艱難之時。宜一新政事。以慰天下之望。而朝廷玩愒。日復一日。未聞有所變革。近欲置司討論。尋復罷之。今邊事方棘。調度不給。前日爵祿冒濫。耗蠹邦財者。宜稍裁抑。以足國用。此政事所宜先者。上以為然。委綱條具以聞。綱奏上三十餘事。謂如節度使至遙郡刺

史祖宗本以待勲臣。故俸給特厚。當時員數絕少。今皆以戚里恩澤得之。除邊功外。宜悉換授環衛官。以抑其濫。又三省堂吏。祖宗時轉官止於正郎。崇觀間始許轉至中奉大夫。今宜復祖宗之制。餘皆類此。上深然之。降付三省。已而揭榜通衢。曰。知樞密院事李綱。陳請裁減下項。又勸東華門曰。守禦使司給諸軍卸甲錢多寡不均。御前特再行。第支給。而守禦使司初未嘗給卸甲錢也。乃執政間有密白。上以綱得都城軍民之心。欲以此離間之。會守禦使司補進武副尉二人。具狀奏知。上批出。有惟辟作福。惟辟作威。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十七 臣類

大臣專權。浸不可長之語。綱惶懼於上前。辯明曰。始親征行營及守禦使司。得旨一切以便宜行。給空頭文武官告勅帖等三千餘道。自置司以來。用過三十道而已。此二人者。乃齋御前蠟書至太原。當時約以得回報。即與補授。故今以空名帖補訖。奏聞。乃遵上旨。非專權也。且敘孤危之蹤。為人所中。傷者非一。願罷職任乞骸骨。歸田里。上溫顏慰諭。以謂偶批及此。非有他意。綱退待罪。乞去。章十餘上。上悉批答不允。遣使押入綱。不得請。即徑出通津門。欲東下。上遣中使宣押挽舟入城。絡繹於道。既歸府。復鎖府門。綱

翌日見上曰。人主之用人。疑則當勿任。任則當勿疑。而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陛下惑於人言。於臣不能無疑。又不令臣得去。不知此何也。上安慰久之。綱自此多在告。日欲去而未能。會种師中沒於軍前。种師道以病告歸。執政有密建議。以綱為宣撫使。代師道者。初幹離不之師。還抵中山河間兩鎮。兵民以死固守。不肯下。肅王張邦昌及劉地使等躬至城下。說諭即以矢石及之。乃退。沿邊諸郡亦然。而种師中進兵逼之。金人出境。兩鎮無虞。粘罕之師至太原城下。太原亦堅壁固守。粘罕屯兵圍之。悉破諸縣為鑿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臣類 三

城法。以困太原。鑿城法者。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壘環繞。分人防守。使內外不相通。而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累出兵。互有勝負。然不能解太原之圍。於是詔种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諸縣不設備。又輜重犒賞之物悉留真定。金人乘間衝突諸軍。以神臂弓射郤之。欲賞射者。而隨行銀碗。祇數十枚。庫吏告不足。而罷。於是士皆憤散。師中為流矢所中。死之。其餘將士退保平定軍。而師道駐滑州。復以老病丐罷。上決意用綱。宣撫兩路。督將士解圍。一日召對睿思殿。論遣行。綱再拜力辭。上不

許。即命尚書省出勅。令綱奏曰。籍使臣不量入為陛下行。亦須擇日受勅。今拜大將如呼小兒。可乎。上乃許。別擇日受勅。綱退。即移疾在告。乞致仕。不允。許翰謂綱言公知上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為邊事。乃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堅臥不起。讒者益得以行其說。且上怒。將有杜郵之賜。奈何。綱感其言。起受命。上錄裴度傳以賜。綱入劄子。具道吳元濟以區區環蔡之地。抗唐室。與金人強弱固不相侔。而臣才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以度况臣實謂非倫。且言諸葛亮出師表。謂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臣類 四 五十六

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頽也。夫君子小人於用兵之間。若不相及。而亮深以為言者。誠以寇攘可除。而小人難去。是以吉甫贊周王以非伐。必有孝文之張仲。裴度相唐宗以東討。必去姦邪之元稹。臣竊觀陛下嗣位之初。適遭金人入寇。思刷前耻。然君子小人尚猶混淆於朝。謂宜留神照察。在於攘逐戎狄之先。今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節其要語。輒塵天聽。上優詔寵答。宣撫司得兵二萬人。而闕馬綱白上曰。戎事以馬為先。今乏馬如此。無以奮張軍容。答天寶末。封常清出師。幽薊人觀之。見其

軍容不整皆叛去。今臣出師。安知無窺覘者。所繫國體。非細故也。事迫矣。請括都城馬。給價償之。可得數千匹。上令條具以聞。既而崩止之。綱歎息而已。以二萬人分爲五軍。時捷勝兵叛於河北。遣左軍往招撫之。又遣右軍屬劉韜。時劉韜除宣撫副使。乃唐恪所薦。綱初不知。又以解潛爲制置副使。代姚古。以折彥質爲河東勾當公事。與潛治兵於隆德府。宣撫司兵凡萬二千人。綱請銀絹錢於朝廷各百萬。纔得二十萬。期以六月二十二日啓行。而庶事皆未辦集。乞量展行期。上批曰。遷延不行。豈非拒命。綱惶懼。入劄子。八編類纂 卷一五七 五

曰。陛下前以臣爲專權。今以臣爲拒命。方遣太師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爲之。無乃不可乎。願併罷樞筦之任。擇信臣委之。得乞骸骨。因以告勅。繳納。上封還。遣使召數四。綱入見上。具道中傷。祇以伏闕事。今奉命出使。無緣復望清光。上驚曰。卿只爲朕巡邊。便可還闕。綱奏曰。臣之行。無有復還之理。管范仲淹自參知政事。出安撫西邊。過鄆州。見呂夷簡。語誓出之意。夷簡曰。參政豈可復還。其後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臣既行之後。無沮難。無謫譏。無錢糧不足之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有朝廷執議。

不堅。臣自度不能有所爲。卽須告陛下求代罷去。陛下亦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頗感動。乃以二十五日戒行。前期錫燕於紫宸殿。又賜御筵於瓊林苑。綱犒軍訖。號令將士。斬裨將焦安節。以徇初安節。隸姚古帳下。在威勝軍。虛傳賊馬。且至安節。鼓扇衆情。勸姚古退師。至隆德。又勸遁去。於是兩郡之人。皆驚散。而初無賊馬。至是從姚古還闕。綱召斬之。翌日進師。以七月初抵河陽。入劄子。以畿邑汜水關。西都河陽。皆形勝之地。城壁頽圯。當亟修治。今雖晚。然併力爲之。尚可及也。又因望拜諸陵。具奏。初綱陛辭日。八編類纂 卷一五七 六

爲上道唐恪聶山之爲人。陛下信任之篤。且誤國。故於此申言之。上批答有銘記于懷之語。留河陽十餘日。訓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自出師後。禁士卒不得擾民。有趕奪婦人釵子者。立斬。以徇。拾遺棄物。決春黥配。逃亡捕獲者。皆斬。嘗以爲步不勝騎。騎不勝車。金人以鐵騎奔衝。非車不能制之。有張行中者。獻戰車制度。兩竿雙輪。前施皮籬。槍刃運轉。輕捷。每車用甲士二十五人。執弓弩鎗牌之屬。以輔翼之。結陣以行。鐵騎遇之。皆退。造千餘兩。日肄習之。後防秋之兵集。以謀大舉。而朝廷降旨。凡詔書所起。

之兵悉罷滅之。綱上疏力爭。其大略曰。臣昨待罪樞府。知中國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闕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潰散之餘。不習戰陣。故令金人得以窺伺。既陷燕山。長驅中原。遂犯畿甸。來無藩籬之固。去無邀擊之威。廟堂失策。使之割三鎮。質親王。劫取金帛。以億萬計。誓書之言。所不忍聞。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割。賊馬出沒。並邊諸郡。寨柵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勞危甚。旁近縣鎮皆為賊兵之所占據。秋高馬肥。虜騎憑陵。決須深入。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數。倘非起天下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臣類

兵。聚天下之力。解圍太原。防禦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輒不自揆。為陛下措置降詔書。以團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而欲分布南北沿邊。雄霸等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橫海五帥府。腹裏十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地分。翊衛王室。隄防海道。其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以捍金人。夏人連兵入寇。不知此十數萬人之眾。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調兵防秋之計。既罷峒丁。又罷弓弩手。又罷土兵。又

罷四川福建廣南東路將兵。又罷荆湖南北路係將。不係將兵。而京西州郡。又皆特免起發。是前日詔書所團結之兵。罷去大半。不知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支吾。而朝廷何恃不留意於此也。臣竊思之。有五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一也。錢糧犒賞之費多。二也。河北寇退。天下已無事。三也。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四也。探報有林牙高麗之師。金人牽制。未必深入。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月期。天下兵以七月。當時關報三省。何不即止。今以七月遠方之兵。皆已在道。始復約回。是復蹈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臣類

今春勤王之師。約回之弊也。一歲兩起。天下之兵。由道而兩止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士解體矣。若以謂錢糧犒賞多。則今春無兵。捍寇致土地寶貨。人民皆為所取。今惜小費。而不為之備。臣恐後來所取。又不止於前日也。况元降指。揮防秋人之兵。各令責糧。以行。則錢糧犒賞之乏。自非所患。若以河北寇退。天下無事。則邊郡日報金人聚兵強敵。臨境非和。非戰。朝夕恐懼。其復來。天下果無事乎。若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則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實數。姚種二帥。以

十萬之師一日皆潰彼未嘗有所傷刃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至林牙高麗牽制之報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之不來當恃我之有備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危急乞兵皆以三五萬爲言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不知此何理也除范世雄所統湖北兵聞已至襄唐間臣已昨奉聖旨令疾速發赴宣撫司外所有餘路乞依元降詔書起發未報間再具奏曰請爲陛下更論不可失信之義夫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竟不報上日以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臣等

九

御批批解太原之圍於是宣撫副使劉幹制置副使解潛察訪使張灝勾當公事折彥質都統制王淵折可求等會議於隆德府期以七月二十七日諸路進兵平定軍遼州兩路劉幹王淵主之威勝軍路解潛折彥質主之汾州路張灝折可求主之而宣撫副使制置副使察訪使勾當公事皆承受御前處分事得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雖有節制之名特文具爾綱奏以節制不專恐誤國事至期出師解潛與賊相遇於南北關轉戰四日殺傷相當金人增兵潛軍力不能勝而潰平定汾遼之師皆逗遛不進其後張灝又

違節制用統制官張思正復文水縣已而復爲賊所奪綱極爲上論節制不專之弊又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會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卽薦爲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師以討賊而朝廷之議變矣初賊騎旣出境卽遣王雲曹璩使金人軍中議以三鎮民兵不肯割願以租稅代割地之約至是遣回有許意其實以款我師非誠言也朝廷信之耿南仲唐恪尤主其議乃詔宣撫司不得輕易進兵而議和之使紛然於道路矣旣而徐處仁吳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事而進用聶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臣等

十

山陳過庭李四等吳敏復以內禪事言者謂承蔡攸密旨及初除門下侍郎亦蔡攸矯制爲之責授散官安置涪州綱竊歎曰事無可爲者矣因入表劄奏狀乞罷初唐恪謀出綱於外則處仁敏翰可以計去之數人者去則綱亦不能留也至是皆如其策章數上猶降詔批答不允綱具奏不罷決誤國於是上命種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巡邊交割宣撫司職事召綱赴闕且俾沿河巡視防守之具綱連上章乞罷知樞密院事守本官致仕行至封丘縣得尚書省劄子有旨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時九月初也綱具奏辭免



且上疏言所以力乞罷者非愛身怯敵之故時事有不可為者難以虛受其責始宜撫司得兵若干并防秋兵若干今屯駐某處皆不曾用始朝廷應副銀絹錢若干又御前降到若干除支官兵食錢并犒賞外今皆椿留懷州及在京降賜庫具有籍可考按也臣既罷去恐不知者謂臣喪師費財惟陛下遣使覈實雖臣自以不才乞罷願益擇將帥撫馭士卒與之捍敵金人狡獪謀慮不淺和議未可專恃一失士卒心無與禦侮則天下之勢去矣既而果有言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者又指言十罪於是落職官觀責授保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十一

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又以綱上疏辯論謂退有後言以惑眾聽再謫寧江二年春行次長沙復舊官領開封府事時金寇再犯關都城圍閉道路阻絕久之聞命即率湖南勤王之師入援王室以四月初啓行自巴陵乘舟泛江五月初次繁昌得元帥府檄方審都城破二聖播遷號慟幾絕次太平州得高宗登寶位赦書改元建炎是時金陵為叛卒周德等所據囚臣宇文粹中殺官吏居民焚舟船雖受發運判官方孟卿招安而環甲乘城殺戮恣橫如故綱遣使臣齋文檄諭之令聽稟節制勤王乃肯釋甲然猶

桀傲不以時登舟擅驅不當行士卒欲乘間逃去次金陵因與轉運判官權安撫使李彌遜謀盡誅其首惡四十六人而以其徒千餘人令提舉常平官王枋統之以行因奉表詣行在賀登極且辭領開封府事之命上書論時事并具奏金陵東南形勝之地新罹兵火宜早擇帥以撫鎮之次寶應聞已降麻告廷除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次泗上以汴流淺涸捨舟陸行是時四方勤王之師皆已放散因留湖南金陵兵卒於泗奏取指揮獨取數百人防護以往次殺熟御史中丞顏岐遣人投文字封以御史臺印開視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十三

乃論綱不當為相章疏其大意謂張邦昌為金人所喜雖以為三公真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綱為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到罷之以為中太一宮使兼講筵官置之閑地前後凡五章皆不降出故岐封以示綱欲綱之留外而不進也乃知命相蓋出於淵衷獨斷益感懼或勸綱不若遂留綱曰國家艱危至此極矣豈臣子事形迹避嫌疑自愛惜之時哉上知遇如此得一望清光敷陳腹心退就田里或且不朽如其言何足惜會復遣使趨召遂行有旨賜御筵於金果園命中書侍郎黃潛善押宴尚書右丞

呂好問同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同與。即具奏辭免。次金果園。學士董耘來見。傳上旨。嘗遣從事劉默齋。御書由湖北往。迂鄉書中有學窮天人。忠貫金石。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懸。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之語。感激流涕。遂如行。在遇三執政南都門外。告已具辭。免御筵。乃歸館所。時以城北鈐轄司爲府第。少頃。上遣使趨見。進對於內殿。見上敘致不覺涕泗之橫。流上亦感動。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而朝廷不悟。一切隨其計中。既登城矣。猶假和議已定之說。以欺四方勤王之師。凡都城子女玉帛。乘輿服御。歷代所傳寶器。下至百工技藝。無不畢取。然後劫遷二聖。東宮后妃。嬪御親王宗室。凡係於屬籍者。悉驅以行。遭姦臣傳命。廢滅趙氏。而立張邦昌。僞號大楚。在京侍從百官。北面屈膝。奉賊稱臣。莫有死節者。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賴天佑我宋大命未改。故使陛下總兵於外。爲天下臣民之所推戴。綿墜緒。繼絕統。此非人力。乃天授也。興衰撥亂。持危扶顛。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以還二聖。皆責在陛下。與宰相。宜得有大過人之材智者。相與圖治。以成中興。而考爰之際。首及微臣。自視缺然。力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十七

古

小任重。伏望追寢成命。改授其人。上曰。朕知卿忠義。智略甚久。在靖康時。宜力爲多。特爲同列所不容。故使卿以非罪去國。而國家有禍。敗如此。朕嘗欲言於淵聖。欲使夷狄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今朕眇然。以一身託於士民之上。賴卿左右扶持。以濟艱難。此志已定。卿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道董耘所傳聖語。荷知如此。雖糜捐不足以報德。然臣未到行在數十里間。御史中丞顏岐封示論。臣章疏。謂臣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臣愚蠢。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固宜爲其所惡。然岐之論。臣謂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則不可。臣愚不知金人與趙氏爲仇敵。其所喜者爲趙氏。其所惡者爲趙氏。邪。且爲趙氏之臣。而金人喜之。此必有以得其心者。而反用以爲相。則自古賣國以與人者。皆爲忠臣矣。上笑曰。岐嘗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之所喜者。岐無辭而退。此不足卹綱奏曰。陛下天縱睿聖。固不難察。此然。臣材力綿薄。實不足以勝任。因出劄子。再拜力辭。上慰諭久之。遣御藥邵成章。宣押赴都堂治事。又命執政聚於都堂。即歸。且已暮矣。時六月朔日也。翌日綱面奏曰。方靖康之初。淵聖皇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十七

古

不有所陳  
十事評經

帝慨然有圖治之意而金人退師之後漸謂無事不能分別邪正進君子退小人且和且戰初無定議至其晚節專用姦佞而黜忠良虜騎再來遂有宗社不守之變如臣者徒以愚直好論事為衆人不容於朝使總兵於外而又不使之得節制諸將自度不足以任責乞身以退而又百端譏諍竄逐遠方必欲殺之而後已賴淵聖察臣孤忠特保全之卒復召用然已無及矣不謂今日遭遇陛下龍飛初無左右先容之助付以宰柄更望聖慈留神於君子小人之間使臣得以盡志畢慮圖報涓埃雖死無憾每劄讀訖又敷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三

臣類

陳其所以然上皆令留榻上俟詳觀有當施行者隆出翌日降出議國是巡幸赦令戰守五劄餘皆留閣次日與執政同奏事于內殿進呈議國是劄子上閣今日之策正當如此可付中書省遵守次進呈巡幸劄子有旨令促留守司修治京城祗備軍駕還闕款謁宗廟詔永興軍襄陽府江寧府增葺城池量修宮室官府以備巡幸次進呈議赦令劄子僉謂藝祖登進會赦惡逆今已行難追有旨選人惟有職者循資謫降罪廢官令刑部具元犯申朝廷等第敘復次進呈議戰議守劄子有旨令討論修舉軍政措置控禦

條件以聞奏事訖執政退綱奏上曰臣十事自漢聰已蒙施行五事如議本政久任修德三事無可施行自應留中所議張邦昌僭逆及受僞命三事皆今日刑政之大者乞早降處分上曰執政中有與卿議論不同者更俟欵曲商量綱奏曰邦昌僭逆之罪顯然明白無可疑者天下皆謂邦昌處虜中歲餘厚結虜酋得其驩心故破都城遷二聖東宮盡取親近宗室以行邦昌蓋與其謀此固不可知然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幾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為相秦使虜中。方國家禍難之時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所以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三

臣類

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虜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邦昌方自以為得計僣然當之正位號處宮禁者有餘日虜騎既退四方勤王之師集邦昌擅降偽詔以止之又遣即官分使大臣統兵叢輔趙野翁彥國等皆賫空名告身數百道以行迨彥國等因其使而勤王之師日進邦昌知天下之不與也不得已乃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備論而以春秋之法斷之若都城之人則謂因邦昌立而得生且免再取科金銀而德之若元帥府則謂邦昌不待征討遣使奉迎而恕之

若天下則謂邦昌建號易姓其奉迎特出於不得已而憤嫉之都城德之元帥府怨之者私也天下憤嫉之者公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賊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其罪爲何如昔劉盆子以宗室當漢室中衰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祇待以不死今邦昌以臣易君其罪大於盆子不得已以身自歸朝臣既不正其罪而又尊崇之以爲三公真王參與國政此何理也議者又謂邦昌能全都城之人與宗廟宮室不爲無功而陛下登極踐阼昌之奉迎無邦昌則陛下何以自明臣皆以爲不然譬之巨室之家偶遭寇盜主人之戚屬悉爲驅虜而其僕欲奄家室奴婢而有之幸主人者有子自外歸迫於衆議不得已而歸所有乃欲遂以爲功其可乎陛下之立乃天下臣民之所推戴邦昌何力之有臣於劄子中論之詳矣方國家艱危陛下欲建中興之業當先正朝廷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勵天下士大夫之節執政中有異論不同者乞降旨宣召臣得與之廷辯如臣理屈豈敢復言上許之乃令小黃門宣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七

今黃潛善呂好問汪伯彥再對上語之故而潛善之甚力既屈服然猶持在遠不若在近之說綱曰邦昌當正典刑何遠近之有借使在近當幽繫而反尊崇之如此何也潛善不能對上顧呂好問曰卿在城中知其詳謂當如何好問對曰邦昌僭竊位號人所共知既已自歸惟陛下裁處又引德宗幸奉天不挾朱泚行後以爲悔以附會潛善不若在近之說綱曰呂好問之言首鼠兩端且援朱泚以爲例非是方德宗之狩奉天朱泚蓋未反也姜公輔以其德涇軍心恐資以爲變請挾以行德宗不聽而後果然今邦昌已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正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勿以爲相無不可者上頗感動而汪伯彥亦曰李綱氣直臣等不及上曰卿欲如何處置綱曰邦昌之罪理當誅夷陛下以其常自歸貸其死而遠竄之受僞命者等第謫降可也上曰俟降出卿劄子來日將上取旨是夕劄子果降出翌日同執政進呈潛善猶左右之乃以散官安置潭州次進呈議僞命劄子上曰國家顛覆士大夫不聞死節往往因以爲利如王及之坐蕃衍宅門詬詈諸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七

王余大均誘取宮嬪以為妾卿知之否綱奏曰自  
觀以來朝廷不復敦尚名節故士大夫鮮廉寡耻不  
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視兩宮播遷如路人然罕有  
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崔安國死節  
顯著餘未有聞願詔京畿諸路詢訪優加贈卹如及  
之余大均朝廷見付御史臺推鞠必得其實臣聞方  
金人欲廢趙氏立張邦昌令吳开莫儔傳道意旨往  
返數四京師人謂之捷疾鬼王時雍徐秉哲奉金人  
旨追捕宗室戚里令居民結保不得容隱以衣袂聯  
屬以往若囚繫然其後迫道君東宮后妃親王出郊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九

皆臣子之所不忍言又受僞命皆為執政此四人者  
當為罪首上以詢呂好問而好問以為有之得旨皆  
散官廣南遠惡州軍安置餘以次謫降內王及之余  
天均胡思陳冲等以賊濫繫御史臺候結案日取旨  
李若水贈官外霍安國贈延康殿學士有死節者令  
諸路詢訪以聞又進呈顏岐待罪章疏執政贊上欲  
令依舊供職有旨令除待制與宮觀執政退上曰卿  
昨日內殿爭張邦昌事內侍輩皆泣涕卿今可以受  
命矣綱拜謝曰自非陛下英睿天縱豈能決斷如此  
天下不勝幸甚臣雖愚陋敢不勉力以圖報稱

為上言今日國勢比之創業尤難正猶大厦之傾  
持顛扶危須一一修葺而材料鮮少此所以為尤難  
也今艱難之際四方休戚利害日欲上聞而士民之  
願效其智慮尤多陛下即大位已踰月而檢鼓院猶  
未置恐非所以通下情而急先務者上曰屢語執政  
猶未措置卿可便與施行綱退因批旨置登聞鼓院  
於左掖門之外差官吏權攝又請置看詳官兩員於  
侍從職事官中選應士民上封事陳獻利害候降出  
並付看詳官簽擬可施行者將上取旨又於省門置  
司以受詞訟公狀六月六日同執政對于內殿綱奏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九

上曰以今日國勢而視靖康謂其不逮遠矣然而有  
可為者陛下英斷於上而羣臣輯睦於下然今日之  
事須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所謂規模者外禦  
疆寇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  
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  
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  
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議興舉而問罪金人迎還  
二聖此規模之大略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莫先於  
料理河北河東兩路夫河北河東者國家之屏蔽也  
料理稍全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棄置兩路

不復料理而欲自安於東南，譬猶外有寇盜，不爲之藩籬而欲安於堂與，其可得乎。今河北河東雖爲金人蹂踐，河東所失者，忻代太原澤潞汾晉其餘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四州而已。皆靖康之未失之真定，以新易李邈爲帥，懷以折彥質，邈去衛以朝廷遣使交割，濬以無城郭之故，其餘中山河間慶源保塞雄霸深祁恩冀邢洛磁，相信安廣信二十餘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在州郡者，依城郭無城郭者，依大河。河西山結山寨，以爲固。皆推豪傑以爲頭領，多者數萬，少者亦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三

不下萬人。如此知名字者，已十數處。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有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爲金人所迫，糧盡力困，坐受其斃。強壯而狡，擒者從賊。其次者爲盜，老弱稚孺渡冀而朝廷何以待之。且金人善因兵於敵，兩路軍民雖懷忠義之心，使救援之兵久而不至，危急無告，必且憤怨朝廷，使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彼復何待借兵於他國哉。驅之以援中原而將之，以酋首中國之兵，亦將望風奔潰。未易禦也。臣愚以謂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置司，擇有材略者爲之，使宣諭陛下德意，所以不

得人

忍棄兩河於夷狄者，拊置經營，結連其豪傑而用之，救援危急，收復州縣，朝廷應副，錢糧告勅有功者，卽命以官，其能保全一州，收復一郡，隨其高下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非特絕其從賊之心，又可資其力以禦敵。朝廷久遠無北顧之憂，此最今日之先務也。上曰：誰可任此者。綱奏曰：陛下儻採用臣策，臣當詢訪其人，續具聞奏。既退，詢於士大夫，問多謂張所可以招撫河北，傅亮可以經制河東，張所者山東人，以進士擢第，有材氣謀略，當靖康間爲監察御史，朝廷以金人再犯闕，欲割棄河北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三

既遣使矣，虜騎薄城，京師圍閉，所在圍城中，獨上言乞以蠟書募河北兵，淵聖許之。蠟書至河北，士民皆喜，曰：朝廷欲棄我於夷狄，猶有一張察院欲救我而用之乎。應募者凡十七萬人。故所之聲滿河北，部勒既定，會都城破，謀勿果用。上卽位於南都，所首至行在，見上論列，且條具應募首領姓名，人數合措置事，件以聞。朝廷欲以爲郎官，奉使河北，以董其事。會所以察官上章論黃潛善及兄潛厚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上留之，乃諭所鳳引團練副使江州安置。是時綱尚未至行在也。故衆謂招撫河北非所

不可然綱以所嘗論潛善之故頗難之事既追他無  
 可使者不得已一日過潛善閣子中相與款語曰吾  
 輩蒙土委任以艱難之秋實負天下之重責而四方  
 士大夫號召未有來者前日議置河北招撫司搜訪  
 殊無人可以承當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妄有言得  
 罪如所之罪孰不以爲宜第今日事迫矣一失機會  
 悔不可追不得已勢須收試用之如用以爲臺諫處  
 要地則不可使之借官爲招撫冒死立功以贖過乃  
 無嫌第未知於公意何如倘能先國家後私怨爲古  
 人之所難不亦美乎潛善欣然許諾乃薦之於上且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二 臣類 三

道潛善意上悅有旨官所通直郎直龍圖閣充河北  
 招撫使是時所已赴謫所遣使臣齋劄子召之二十  
 餘日而後至上召對摹畫稱旨賜五品服內府賜緡  
 錢百萬以備募兵半年錢糧給空名告身千餘道以  
 京畿兵千人爲衛將佐官屬聽自辟置一切許以便  
 宜從事有朝請郎王圭者真定府人真定既破率衆  
 數萬保西山屢勝金賊聞上登極自山寨間道來獻  
 所謀正與朝廷同能道河北事尤詳有旨除直秘閣  
 招撫司參謀官使佐所凡留行在者又二十餘日而  
 後行傅亮者陝西人以邊功得官緝練兵事靖康初

至京師上封事請以親王爲元帥治兵於河朔淵聖  
 不喜令押出門其冬復有薦者再召之亮至而都城  
 已破率陝右京西勤王兵三萬人首至城下屢立功  
 統御將佐士卒如古人斬斬整一無敢犯令者上卽  
 位亮詣行在召對除通直郎直秘閣亮之爲人氣勁  
 直議論不能屈執政不喜之除知滑州滑兩經殘破  
 無城壁亮上疏曰陛下復歸東都則臣能守滑陛下  
 未歸則臣亦不能守也執政摘其語爲悖傲不遜降  
 通判河陽府亮憤懣而去綱至行在亮已行使人召  
 之乃來與語連日知其智略氣節真可爲大將者欲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二 臣類 三

試之乃薦於上以爲河東經制副使而以觀察使于  
 瓌爲使瓌亦陝西人累立戰功僉謂在武臣中可用  
 者上宣諭亮前疏中語綱廣上意而奏曰人臣論事  
 言不激切不足以感動人主激切則近謗訕故昔之  
 聽言者必察其所以如果出於謗訕何所逃罪至於  
 有所激而云則必怒之以來讜言如周昌之對高祖  
 劉毅之答武帝皆人所難堪而二主恕之以其有所  
 激故也亮之言但欲激陛下歸京師耳非有他故願  
 聖度含容之且人材難得而將帥之材爲尤難如亮  
 者今未見其比異日必能爲朝廷立大功氣勁言直

乃關陝氣俗之常不足深責上乃許其所請並召對賜琰袍帶賜亮五品服與兵萬人告勅銀絹與川綱之在陝西者詔京西陝漕臣應副糧草餘如張所已得旨而遣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十八

臣類

五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五十八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李綱

守成

初綱既建議料理河北河東適後宮降誕皇子綱奏上曰皇子降誕當肆赦陛下登寶位赦已曠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夫兩路為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雖不用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雪病疾死亡者不可勝數恩卹不及後日復有急難何以使人上嘉納故皇子赦於二者尤詳又請降詔褒慰兩路守臣將佐軍民守臣各轉兩官進職又詔自今有能收復兩路已陷州郡及救解危急保全一方功效顯著者並除本處節度觀察團練防禦使依方鎮法又詔兩路軍民自今不得撰造事端以疑慮擅殺官吏又命使臣齎夏藥徧賜兩河守臣將佐又命權貨務印造見錢鈔遣使齎送兩路州郡又命降見錢鈔三百萬貫付河北東路陝西路漕司廣糴應副兩路又命起京東路夏稅絹於大名府椿管川綱河東衣絹於永興軍椿管以待兩路支俵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嚙書



日至間有破賊捷報虜人圍守諸郡者往往抽退而  
出寨應招撫經司募又擇武臣置沿河巡察使自  
河陽抵濱滄凡六處各有地分以為斥候而潛善建  
議令馬忠將所部兵會雄州弓箭手李成所募兵凡  
五萬人擣虛入界虜必釋諸郡之圍以自救綱曰今  
日士怯兵弱而馬忠屢敗莫若使之與張所協力  
先復濬衛懷三州乘勢鼓行而北則諸郡之圍必解  
而真定可復是時金人留兵三州祗數千人餘皆驅  
吾民剝剪用之張所遣間與之結連多願為內應者  
以官軍民兵相表裏而圍之功可指日成故綱之策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臣類

出此而潛善堅執其議上可之綱不欲力爭乃以忠  
為河北經制使而以張換副之換陝西人其材遠勝  
於忠既使副忠又令與張所相應援換亦以綱之策  
為然進呈諫官鄧肅論僞命臣僚劄子多已行遣而  
肅曾在圍城中知之尤詳有未及者數人令留守詢  
訪姓名以聞其言頗及呂好問好問申公夷簡曾孫  
以元祐黨籍久困州縣靖康初綱薦於淵聖為諫官  
後侍從邦昌僭逆以為執政而好問嘗以蠟書至元  
帥府故上即位首擢為右丞肅論之頗怨而侍御史  
王賓亦上疏極言好問在圍城中方淵聖拘於虜營

宜以蠟書至元帥府智進師而反勸進為懷貳而  
奸無大臣節况嘗汚僞命不可以立新朝好問懇求  
去甚力乃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又進呈肅論耿南  
仲父子章疏上曰南仲誤淵聖罪天下共知朕嘗欲  
手劔擊之夫復何道乃以散官安置嶺南而其子延  
禧落龍圖閣學士令隨侍又論折彥質為宣撫副使  
而逃亡入川峽錢蓋為陝西制置使而逃至湖北許  
高許亢防河而逃至江南倘不懲戒則後孰肯以必  
任責者有旨彥質散官安置高亢編管嶺南蓋落職  
降官分司會南康軍奏高亢寓其境欲謀變守倅以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臣類

便宜誅之而待罪眾謂擅殺為非是綱曰淵聖委高  
亢守河付以兵將甚眾賊將至而先走以鐵騎五百  
自賴昌挈家趨江南沿路劫掠甚于盜賊朝廷不能  
正軍法而一軍壘守倅敢誅之必健吏也使後日受  
命捍賊者知退走而郡縣之吏有敢誅之者其亦少  
知戒乎是當賞上亦以綱言為然乃命各轉一官是  
時開封府與留守缺官綱薦宗澤于上以為留守非  
澤不可澤潯東人自為小官卓犖有氣節靖康間知  
磁州上以康邸持節使虜中時金人再犯河北澤力  
挽留以為不可行其後有元帥之命遂即大位澤之

功多同列忌之，請不得留府中。既除知襄陽府，行在澤，適至，與語，哀哀可聽，發於忠義，至慷慨流涕。故綱力薦之，曰：京師根本之地，新經擾攘，人心未安，使澤當職，必有可觀。上許之，乃除知開封府兼留守。澤至京師，軍民畏愛，修治城池，樓櫓不勞而辦，屢出師以挫賊鋒。知北京徐處仁死，綱薦杜克代之，而以劉錫代充守滄州。又頻易置諸路帥，臣監司及京東西守守臣，然常患帥材之難得也。是時除侍從卿監郎官館職以補班列之闕，及召赴行在者多未至，而行在官出自圍城中者，多求東南差遣，以自便。上命綱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四

草詔以戒諭之。其後許翰至，綱薦之於上，謂翰外柔內剛，學行純美，謀議明決，宜在左右，參與大政。上亦喜其論事，乃以為尚書右丞。一日同執政奏事內殿，綱進呈三劄子：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綱奏上曰：方熙豐盛時，內外禁旅合九十萬，人至崇觀間，而闕額不補者幾半。西討夏人，南平方寇，北事幽燕，所折閱者又三之一。至靖康間，金賊再犯闕，潰散逃亡，不知幾何。方建炎初，天下勤王之師集於都城側，三十餘萬人，其間多係召募民兵，儻擇正兵之可用者，留十餘萬，分屯要害，州縣運糧

確論

給之，以為後圖，亦足以壯聲勢，備緩急。朝廷乃一切放散，而京東河北之兵在元帥府者，又皆援例以歸。遂使行在禁旅單弱，雖旋蒐募，其勢不多。今已散之，兵既不可復追，而東南之人，其性雖剽，不可使之遠戰，耐勞苦，習戰陣，惟西北之人，可使為今日計。其若取財于東南，募兵于西北，方河北之人，為金人騷擾之時，而關陝京東西流，為盜賊強壯，不能還業者甚眾，乘此遣使四路，優給以招募之新，其軍號勒以部伍，得十數萬人，付之將帥，以時教閱訓練於要害州郡，別置營房屯戍，使之更番入衛，行在夫金人專以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五

鐵騎取勝，而中國馬政不修，騎兵鮮少。蓋祖宗朝養馬于監牧，故軍旅之用足。至崇觀間，監牧廢而為給地，既無孳生，馬亦銷耗。其後燕山陷沒，馬之入于夷狄者不可勝數。金人初犯關，河北京畿之馬為之一空。其後破都城，首下令括馬，而京師之馬入于賊者，萬有餘匹。今陝西京東西諸路，尚有私馬，宜降指揮立格，凡以善價買之，民間養馬，必皆上戶及僧道命官之家，中下戶自無馬可養。取之既不厲民，而旬月間馬遂可集，又不可橫賦暴斂，科取於民，如免夫錢，惟上二等物力有餘之家，可以勸誘，使斥其贏餘以

佐國用而以官告度牒之類償之然募兵買馬勸民出財全籍州縣官吏體朝廷德意而奉行之令諸路監司保明按察以聞上皆以為然命以劄子付中書省條具取旨乃與黃潛善商議於陝西河北募兵各三萬人於京東西募兵各二萬人召募白身於諸色廂軍中揀選招收潰散兵卒改刺劍置軍號驍勝壯健忠勇義武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靜邊凡十軍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錢蓋為陝西經制司使初蓋在靖康間嘗建議河外湟鄯之地歲費不貲為中國患不若求青唐之後而立之使撫有其舊部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六

以為藩臣朝廷省費而新邊弓箭手皆可徙置河內以備使今有益麻党征者故王之子素為國人信服儻封立之必得其力至是用其策故遣蓋為使齋告賜益麻党征措置湟鄯事而因委之以募兵又議買馬分為三等格尺價值除命官將校見養馬不許括買外餘並籍記赴官揀選及格尺中披帶者即時給還價值每及百匹差官一員管押赴行在隱寄妄冒有馬不籍及無馬而抑勒令置買者並科違制之罪委逐路提刑司總之綱謂唐之方鎮當時實賴其力以定患難第措置失宜而其後行姑息之政威柄浸

移乃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革去其弊削弱州郡之權一切委以文吏非沿邊諸路雖藩府亦屯兵不多無敢越法行事以處太平無事之時可也一旦夷狄長驅盜賊蠡起州郡莫有能抗之者今莫若稍倣方鎮之制擇人任之假以權勢減上供錢穀使之養兵而訓練之夫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次有觀察團練防禦今既以為階官不可復改宜于沿河沿海沿江諸路置帥府要郡次要郡使帶總管鈐轄都監以寓方鎮之法許便宜行事辟置寮屬將佐以治兵不數年間必有可觀昔馬燧之鎮太原也承鮑防之後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七

兵力衰單燧募廝役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居一年開廣場集兵三萬威震北方李抱真之鎮澤潞也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旅剝削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閒月得比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賚比三年皆為精兵舉所部成戍卒二萬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軍冠此方鎮之效也要在得人以任之寬其衝勤以責成功而誅賞廢置之柄悉在朝廷使無不運掉之患至於軍政古者自五兩卒旅積而至于二千五百人為師又積而至于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其將帥正長皆素具

朝之制，惟以五十人為一隊，五百人為一指揮，而有故出師，始命將佐，取具臨時兵將，初不相識，今宜法古，五人為伍，中擇一人為伍長，五伍為甲，別選一人為甲正，四甲為隊，有隊將正副二人，五隊為部，有部將正副二人，五部為軍，有正副統制官，節制統制官，有都統節制，都統有大帥，皆平時選定，閑居則閱習，有故則出戰，非特兵將有以相識，而恩威足以相服，驅之行陣，益多益治，自崇觀以來，有功者賞踰期，敗衄者罰不及用，命死敵者以收身不到為名，而無贈卹，遇敵奔潰者以轉山迷道為辭，而反招收，宜置賞功司，凡士卒有功者，即時推賞，後有不實，坐所保將帥，而將之收衄，卒之逃潰者，必誅，臨陣死敵者，寬主將之罰，使必以實告，而優贈恤之，庶幾士氣猶曠作也，且祖宗嚴革軍逃亡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犯階級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離部伍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失主將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乃命京東、東西路、京西南、北路、河北、東路、永興、軍路、淮西、江南、兩浙、東西路、荆湖、南北路，皆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府為安撫使，帶馬步軍都總管，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皆以武臣為之，許以便宜。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兵部

行軍馬事，辟置僚屬，依帥臣法，屯兵聚糧，皆有等差，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為帥，副鈐轄都監各以兵從，正官願行者，聽轉運使一員隨，一員留本路，而提刑、彈壓本路盜賊，遇有盜賊，則量敵多寡，出兵會合，以相應援，本路帥臣當職，官措置兵馬，先就緒者，當優議施賞之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五人為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為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為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為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為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正副十人姓名，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而逃亡死傷，皆可周知，三省樞密院同置賞功司，籍以受功狀，三日不檢舉施行者，必罰，受賂乞取者，行軍法，許人告，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為盜賊者，誅其家屬，凡軍政申明約束及更改法制者，數十條，皆勅榜通衢，後世徒見房瑄以車戰敗，遂不復用，殊不知制禦突騎，非車不可，但當以革冒之，以備火攻，故古人兵車謂之革車者，所以防火也，臣在靖康間，駐軍河陽，制車簡易輕捷，數人可推，運行進退，旋轉曲折，皆如人意，每車用卒二十五人，行則為行陣，止則為營壘，平原可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九 兵部

以馳逐險阻可以控扼士卒有所依而鐵騎不得以奔衝其制甚精凡造數百兩教閱月餘士卒皆習熟會臣罷不果用今宜頒其制於京東西俱製造而教閱之因繪圖進呈有旨令御營司製造閱習諸將皆以為可用乃頒降兩路委提刑司總領之嘉佑中范仲淹請於河陽上流置戰艦水軍習水戰以備契丹深入當時不從其議至于靖康間金人渡河如入無人之境蓋無水軍戰艦以擊其渡而控扼之也管曹操盛兵以臨江表周瑜以舟師破之赤壁而操終身不敢窺江表如所請招置水軍以樓船凌波為號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臣類

十

又命御營司幹辦公事楊觀復齋空名告身往江浙募人造船餘路委提刑司措置總領又奏上既於河北陝西京東西四路募兵而軍器衲襖旗幟之類經靖康之變類多散失內庫甲冑甚多特大重大乞降指揮條具缺數下諸路製造於行在置司取內庫甲改為大小三等之制及圖畫式樣製造旗幟之屬上皆可之又詢訪陝西山東及諸路武臣材略可用者百餘人乞召審察以備將佐偏裨之用有旨皆召赴行在上乃命綱撰擬詔文進呈頒降又具劄子以謂艱難之際賦入陝而用度廣內自朝廷外至州縣監

司宜省冗員以節浮費上命中書條具乃詔省臺寺監官以繁簡相兼復開封府舊制減學官員額罷提舉常平司併歸提刑司罷兩浙福建市舶司併歸轉運司復募職曹官舊制非萬戶縣不置丞罷吏員三分之一又請以三省堂吏依祖宗法轉官不得過朝請大夫初陳乞出官止為通判應前宰執子弟以恩數帶貼職及侍郎以上並罷宰執及見任官親待闕未有差遣京朝官以上俸錢並減三分之一有旨從之是時四方潰兵為盜如祝靖薛廣党忠閻瑾王在之徒皆招安赴行在凡十餘人綱謂今日盜賊正當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臣類

十一

因其力而用之如光武用銅馬綠林下江之屬以定天下曹操亦用黃巾以破袁紹顧所以駕馭之者如何耳上命御營司差官每招安到一頭項即先號令有元係良民願歸業及有營房兵卒願歸營者給券及公據遣之遣去大半又擇其羸弱不勝兵者放散獨留強壯願克行陣立功者以新法團結每一軍差大小使臣克部隊將及擇有才力者為統制官以統之而其頭領皆命以官於他統制下充准備將領及差遣之類於是無叛去者獨淮南劇賊杜用山東李昱丁順揚進皆擁眾數萬不可招而拱州之黎驛單

州之魚臺皆有潰兵數千人綱奏上曰方今朝廷外有大敵而盜賊乘間竊發擾吾郡縣其勢不先靖內寇則無以禦外侮宜分遣兵將討殄數處則餘者自服上乃命御營都統制王淵卒師討杜用都巡檢劉光世討拱州叛兵統制官喬仲福討李昱韓世宣討魚臺賊不旬月間皆斬杜用李昱獲甲馬寶貨不貲餘悉平殄丁順楊進乃就招撫司招安過河惟李孝忠者破襄陽擾京西湖北綱建議遣范瓊討之范瓊者在建康間為統制官將兵河東頗宣力其後歸京師權步軍指揮使京城破淵聖幸虜營留不遣有閭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三

門宜贊舍人吳革者私結禁衛欲劫虜營迎淵聖歸謀洩為瓊所殺上即位瓊不自安朝廷以其握兵為降詔言節義所以責士大夫至于武臣卒伍當濶略之以責後效瓊尚反側至是綱奏遣之討賊使離都城瓊以朝廷委用之心乃安卒殺孝忠招安其餘以赴行在一日與執政奏事便殿上出絹背心一宣諭曰道君自燕山密遣使臣賫來領中有親書八字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綱與執政皆泣涕奏曰此乃陛下受命于道君者宜藏之宗廟以示後世道君遠幸沙漠所望於陛下者如此臣敢不盡駑鈍措置邊事

以副陛下聖孝思慕之意執政退綱論及靖康間事上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有至終夜不寢而卒有播遷之禍何也綱奏曰淵聖在東宮十餘年令德聞於天下及即大位憂勤恭儉雖古之賢主無以遠過適當國步艱難之時勤儉有餘而英明不足不能分別忠邪群言紛至為小人所惑故卒誤大事人主之職但能知人而任之近君子而遠小人雖不親細務大功可成不然雖衡石程書衛上傳餐亦無益也上以為然綱因論靖康之初金人犯闕中國所以應之者得策凡二道君內禪一也淵聖固守二也使其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三

後更得一策中國可以無事而和與戰兩者皆失之遂至大故而夷狄之患至今為梗方金人初犯關提兵不過六萬人既薄城下累日攻擊知都城堅而士卒奮勵不可攻則遣使厚有所邀求而請和臣獻策淵聖以謂金人之所邀求者有可許者有不可許者宜遣使者往來款曲與之商議俟吾勤王之師既集然後與之約其可與者許之其不可與者堅執而勿許則約易成而和可久當時不以為然一切許之其後果不能如約遂再入寇此失其所以和也勤王之師集於都城四面者三十餘萬臣獻策淵聖以謂兵

家忌分宜使節制歸一用周亞夫困七國之策以重兵與之相臨而分兵收復畿邑使無所得糧俟其困而擊之一舉可破當時不以爲然置宣撫司盡以勤王之兵屬之故姚平仲得先期舉事而朝廷懲劫寨小訥不復議兵賊退又不肯邀擊遂使金人有輕中國之心而中國之勢日弱此失其所以戰也今日機會尤不可失願陛下以靖康爲鑑審處而決斷以應之庶幾可以成功上曰靖康之初能守而金人再來遂不能守何也綱奏曰金人初入寇未知中國虛實亦無必犯京闕之意特中國失備無兵以禦之故使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六

臣類

五

得渡河以至城下而粘罕之兵亦失期不至及其再來兩路並進遂有吞噬中原之心此其不同者一也靖康之初賊至城下不數日間勤王之師已集及其再來賊已圍城始以蠟書募天下兵遂不及事此其不同者二也靖康初賊寨於西北隅而行營司出兵屯於城外要害之地四方音問絡繹不絕勤王之兵既集賊遂斂兵不敢復出其後再來朝廷自決水以滄浸京城西北瀰漫數十里而東南不屯一兵使賊反得以據之故城中音問不傳于外而外兵亦不得以進此其不同者三也淵聖卽位之初將士奮勵用

命其後賞罰失當人心稍解體此其不同者四也金人圍城之初城中措處有敘號令嚴肅聞其後賊至造橋渡濠恬不加卹以十數人登城將士遂潰此其不同者五也臣在樞密院時措置起天下防秋之兵降詔書已累月及臣宣撫河北卽詔減罷大半蓋朝廷專恃和議以謂金人必不再來一切不爲之備故靖康之末不能守者勢不同而禍生於所忽也綱因奏上曰靖康間雖號爲通言路然臺諫官如李光陳公輔余應議論懶峭皆遠貶其實塞之也乃納劄子勸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儉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六

臣類

五

上皆嘉納初齊愈爲右司員外郎自圍城中出詣行在自陳以病在告不與僞楚事除諫議大夫至是臣僚論其首建議請立張邦昌上震怒命付御史臺鞠治證驗明白齊愈款服衆頗爲之救解上曰齊愈奸惡悖逆如此豈可不正典刑使邦昌之事成置朕何地衆乃不敢言有旨依法定斷仍榜其罪於通衢又進呈御史臺鞠治陳仲余大均洪芻王及之等公事皆在圍城中誘置內人爲妾及因抄劄金銀自盜入已上曰此何等時乃敢如此初四人者罪不測衆救解之有旨情重者長流海島餘編置嶺南又進呈留

第一冊 丹 廣 卷 四 庫 全 書 8 五 九 六

守司鞠治承華夫人李氏公事。初張邦昌退歸府第，出禁中李氏送之，有語指斥乘輿，上聞之，命留守司同御藥院于內東門推治李氏款服，且言邦昌居福寧殿，李氏嘗以養女陳氏侍邦昌寢，其後邦昌之婦入禁中，乃留其親隨人，而易以陳氏歸府第，上震怒，謂邦昌敢居宮禁寢殿，姦私宮人，可以見其情狀，綱奏曰：邦昌既敢僭竊位號，此乃細故耳，然上竟以此深罪邦昌，有旨李氏決春降配軍營務，下民爲妻，又宣諭王時雍逼迫道若出郊之狀，綱奏曰：人臣不能仗節死義，而不顧君父，一至於此，雖犬彘有所不若。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六

蓋天下所同憤嫉，姑俟邊事就緒，徐議再行遣，未爲晚也。因納劄子，乞減上供之數，以寬州縣，條茶鹽之法，以通商賈，剗東南官田，募民給佃，倣弓箭社，免支移折法，養兵於農，籍陝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法，變而官教閱之，又請於陝西河北東路京東西置制置使，使以遠近相應，援有旨皆付中書省條具進呈，取旨，其後遂置諸路制置使，而餘事以綱罷政，皆不果行。初綱嘗從容奏上曰：朝廷外則經營措置河北河東兩路以爲藩籬，葺治軍馬，討平盜賊，內則修政事，明賞罰，皆漸就緒，獨車駕巡幸所詣，未有定所，中

外人心未安，夫中原者，天下形勝根本也。一去中原，則人心搖而形勢傾矣。臣嘗建巡幸之策，以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今縱未能行上策，猶當適襄鄧，示不去中原以係天下之心。選任將帥，屯列軍馬，控扼要害，以折虜人之謀，使今冬無虞，車駕還闕，天下之勢遂定。而近日外議皆謂陛下且幸東南，果如所言，天下之勢遂傾，難復振矣。上曰：但欲迎奉元祐太后，及津遣六官往東南耳，朕當與卿等獨留中原，訓練將士，益兵聚馬，庶都城可守，而金賊可戰矣。綱再拜贊上曰：陛下英斷如此，雖漢之高祖光武，唐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七

太宗，不是過也。上乃命綱擬撰詔文，頒降榜之兩京，讀者皆感泣。後半月，上忽降手詔，欲巡幸東南，以避狄令三省樞密院條具，綱留之，因具劄子，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漢光武唐肅宗是也。起於東南，則不足以復中原而有西北，晉元帝是也。蓋天下之精兵健馬，皆出於西北，而中興之主，撥亂定功，以兵馬爲先。一失西北，則二者無自得之，形格勢禁，非特失地利而已。今惟南陽光武之所以興，西通關中，可召將士，南通荆湖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糧餉，北距三都，可遣救援，蹇議



駐蹕自冬徂春兩河措畫就緒卽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上乃取還巡幸東南手詔翌日再具劄子援楚漢榮陽成臯間曹操袁紹官渡事論天下形勢甚詳又與執政議於上前綱曰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但一去中原勢難復還夫中原安則東南安失中原則東南豈能必其無事一失機會形勢削弱陛下既以降詔獨留中原奈何詔墨未乾失大信于天下上乃許幸南陽以觀文殿學士范致虛知鄧州委以修治城池繕葺宮室官府朝廷降鹽鈔錢帛委轉運使儲時糧草命運務司撥江湖綱運由襄江通

漕命四川變轉輕貨陸路自陝西水路自歸峽以入南陽以發運使李祐爲隨行轉運使將啓行而潛善伯彥陰以巡幸東南之計動上意其譏頗傳於外自是雖未嘗有改議巡幸之命而上每批出改易已行指揮如批買馬祇令每州買馬百匹綱奏曰元降買馬指揮不立額數祇令有馬及格尺者依等第給價買之今若每州限以百匹卽無馬去處必須科配却反成搔擾及又批出募兵改刺新軍有害軍政綱奏曰元降募兵指揮許改刺者祇謂潰散兵卒無營房可歸者卽非以見在營房兵卒許之改刺因以中書

元降旨進呈上意乃悟又批出翁彥國吳昉騷擾東南並落職與宮觀令學士院降詔慰撫初綱每因奏事從容論治體及有所規諫雖苦言逆耳上皆嘉納至是奏陳當世急務擬進指揮多不降出綱固知譖愬之言其入已深綱奏靖康間淵聖聽用唐恪而恪奸邪舞智以御其君能得淵聖之心移易是非變亂白黑卒譖罷徐處仁吳敏而奪之相其後遂致禍敗方陛下勵精圖治枕戈嘗膽振起中興之功誠不願蹈覆車之轍也八月五日遷綱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而除潛善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既命兩相則潛

善顯沮張所而罷傅亮綱以去就爭之遂定進退初張所既受招撫使之命建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緒卽渡河移司恩冀以所募兵內結陷虜兵民復懷衛濬三州解邢洛磁相中山之圍以圖收復真定既有期矣所尚留京師招集將佐措置錢糧而河北轉運使權北京留守張益謙奏招撫司騷擾不當置司北京且言所欲起北兵屯戍兵給用器甲爲非是緣置招撫司河北益賊白晝殺人若罷之專以其事委帥臣蓋潛善伯彥相與謀使益謙爲虎張以沮張所而惑上意也綱奏上曰張所畫一乞置司北京

八編類纂 卷百零八 臣類 一九

措置就緒日渡河今所尚留京師以招集將佐故未  
行不知益謙何以知其騷擾而言不當置司至于守  
兵器甲不可輟那當令招撫司具合用數申陳自朝  
廷給降可也朝廷以金人攻圍河北民無所歸聚為  
盜賊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以解河北之急豈  
綠置司乃有盜賊今京東京西羣盜嘯聚攻掠州縣  
豈亦招撫司所致邪方時艱危朝廷欲有所經略益  
謙小臣乃敢非理公然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不懲之  
無以戒妄議而沮姦臣上乃令降旨招撫司依畫一  
置司北京就緒日疾速渡河不得抽摘守兵具合用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三

器甲申朝廷應副如招撫到河北兵民嚴行鈐束無  
令作過張益謙令分析以聞尚書省既劄下矣樞密  
院復以益謙申狀將取上旨凡千餘言痛詆招撫司  
令河北行下州縣出榜後數日乃關過尚書省綱始  
見之乃以樞密院畫旨并尚書省元降指揮同將上  
進呈與伯彥爭於上前綱奏曰張益謙所奏皆細故  
情涉觀望尚書省已得旨行下而樞密院又別取旨  
痛訴嘗之此何理也是不過沮抑張所耳朝廷以兵  
力不足而河北之事急故委張所以招撫因兵民盜  
賊之力以捍強敵而復故地今措置甫就緒行且成

功而沮抑之如此州縣將士知朝廷議論不安  
協力棄事功於垂成良可惜也伯彥無以對第六初  
不知尚書省已降指揮上乃令樞密院改正作依前  
降指揮施行初王瑛傳亮既受命為經制副使即具  
畫一申朝廷以謂河東州縣多為金人所陷沒至與  
陝西接連如河中解州亦為所據與陝西相對以河  
為界今經制司所得兵纔及萬人皆烏合之眾其間  
多招安盜賊又潰散之兵未經訓練拊循難以取勝  
乞於陝府置司訓練措置召募陝西正兵弓箭手之  
在民間不出者及將家子弟不旬月間可得二萬人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三

陝西正兵及弓箭手皆精兵以重賞總兵賞罰不明  
皆藏於民間不出每應點集者皆其家人也故瑛亮  
欲厚資給以募之與正兵相為表裏其勝可必且一  
皆一可以當百也與正兵相為表裏其勝可必且一  
面結連河東山寨豪傑度州縣可復即復之可以渡  
河即乘機進討以收復河陽河中解州沿河一帶據  
險要地兵衝漸議深入以復澤潞太原願當方面之  
寄有旨從之撥川綱之在陝西者使召募西兵又命  
陝西京西轉運司悉力應副瑛亮行纔十餘日樞密  
院復取旨令留守宗澤節制即日過河亮申朝廷以  
與前議及元降指揮不同今欲即令過河無不可者  
但河外皆金人界分本司措置全未就緒即過河後

何地可為家計。何處可以得糧。烏合之眾，使復何人之所潰散。何自可以得兵。亮等不足惜，第恐有誤國事。綱將上進呈奏曰：河東今日之勢，不同河北。河北所失不過數郡，其餘皆為朝廷守。王師渡河，猶有駐泊得糧之處。河東州縣大半陷沒，沿河一帶自解州河中至河陽懷衛，皆為金人所據。今經制軍旅未集，遽違前議，敗之渡河，遂為孤軍。倘為金人所覆，不知朝廷何所更得將佐士卒。當此一道而經略之，古之將帥不從中御，願且如前議，盡將帥之智慮而責成俟其淹曠時月而無功，則朝廷自有法以待之。何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四

三

驅渡河及  
劫寨皆誤  
就以因和

必敗之若是之遠，而潛善伯彥皆謂不使之亟渡河，且失機會，如亮等但欲逗遛耳。綱曰：兵事不可遷度，目下亦未見有機會可乘，但當委任將帥，使擇利而動耳。今不卹其措置未辦集而敗之使渡河，正所以為賊餌，不見其利也。且亮等受命而行，纔十餘日，申明朝廷前後所降指揮不同，乃將帥之職，豈可便以為逗遛。如趙克固堅執屯田之議，不聞宣帝以為罪也。臣以謂不若只依前降指揮為便，又論潛善伯彥始極力以沮張所，又極力以沮傅亮，蓋招撫河北，經制河東，皆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力沮

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其職。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商議而後行，不謂二人乃設心如此。如傅亮事理明白，願陛下虛心以觀之，則情狀自見。上曰：俟批出，只令依元降指揮於陝府置司，至翌日批出，乃云：傅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罷經制司赴行在，蓋潛善密啓之也。綱留御批將上奏曰：臣昨日論傅亮事，已蒙宣諭，俟批出，依元降指揮，繼奉御批，乃罷亮經制使，不知上意所謂。上曰：亮既以兵少不可渡河，不如且已。綱奏曰：臣論傅亮乞降指揮，非謂不使之渡河，緣亮昨乞于陝府置司，與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四

三

金人對壘，募兵訓練，擇利過河，收復州縣，朝廷已從其請，今行未半月，遽改命，使宗澤節制，即令過河，臣謂不可者有三事：事從中御，不盡將帥之慮，一也；軍旅未集，驅烏合之眾渡河，即成孤軍，必為金人之所潰，二也；軍潰之後，朝廷未有將佐士卒，可以當河東一道之寄，三也。故臣以改命為非，是當依前降指揮以責成功。今乃緣臣爭論之故，併與經制司罷之，此必潛善等以私害公，陰有以熒惑聖聽，欲以沮臣使去耳。綱以御批納上前，曰：聖意欲罷傅亮，乞以御批付潛善施行。臣得乞骸骨歸田里，臣非敢輕為去就，更

望陛下留神熟思之。使亮不罷。則臣何能去。因再拜榻前。上猶慰諭。相不須如此。綱既退。聞亮竟入表。劾求去。上曰。卿所爭事小。何須便爲去就。綱奏曰。人主之職。在論一宰相之職。在薦人材。方今人材以將帥爲急。恐不可謂之小事。儻以爲小。臣以去就爭之。而天意必不可回。臣亦安敢不必去。今有疾。病者。衆醫不能治。而求之於草澤。既至。必爲察色診脈。曰病如此。宜服某藥。則愈。而左右衆醫沮之。使不得投藥。石則草澤之醫。亦將辭退。豈敢任責。又如大夏之將傾。而命都料匠以修之。必聽其擇材以易棟楹。設木以事撐柱。持危扶顛。乃可復全。而衆工沮之。上人者不察。既不使之易棟楹。又撐柱之具。悉拔并之。則都料匠亦將告去。何則。履歷之虞。難任責也。方朝廷承平無事之時。宰相猶可尸祿備員。以冒寵榮。今艱難多故之秋。當惜分陰。人主以其相爲不足任。則當亟罷人臣。自度不能其任。則當亟去。臣自度終無以當陛下之委任。而副天下之責望。敢久居此妨賢路哉。翌日降麻。告廷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時八月十八日也。麻制中。乃以綱募兵買馬。勸民出財爲罪。又謂行遣僞命。臣僚爲報私怨。納御

八編類纂

卷一五八

臣類

批除日爲慢君命。不責翁彥國爲黨。疵姻戚。爭議傳亮渡河爲沮格王師。如此類十數事。皆潛善密以付詞臣。綱抵鎮江府。聞辛道宗之兵變於秀州。宿留不敢行者半月。繼聞其掠毘陵。焚丹陽。遂以客舟由外江歸梁谿。而言者再論麻制中所指以爲罪者。又言綱傾家貲以犒叛卒。爲緋巾數千頂與之。遣弟廷賊陰與之通。有旨落職。令鄂州居住。自綱罷。張所以罪去。傅亮以母病辭歸。招撫經制二司皆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紹興二年。除知潭州。上言荆湖國之上流。其地數千里。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控馭西北。如鼎澧岳鄂。若荆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爲形勢。使四川之號令可通。而襄漢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議未及行。而諫官徐俯劉裴劾綱。罷爲提舉西京崇福宮。四年冬。金人及僞齊來攻。綱具防禦三策。謂僞齊悉兵南下。境內必虛。倘出其不意。電發霆擊。擣穎昌。以臨畿甸。彼必震懼。還揀王師。追躡必勝之理。此上策也。若駐蹕江上。號召上流之兵。順流而下。以助聲勢。金鼓旌旗。千里相望。則敵人雖衆。不敢南渡。然後以重師進屯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糧道。俟彼屯歸。徐議攻討。此

八編類纂

卷一五八

臣類

中策也。萬一借親征之名，為順動之計，使卒伍潰散，控扼失守，敵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則其患有不可測矣。往歲金人利在侵掠，又方時暑，勢必還師。朝廷因視以還定安集，今偽齊導之而來，勢不徒還，必謀割據。姦民潰卒從而附之，聲勢鴟張，苟或退避，則無以為善後之策。望降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之。時韓世忠屢敗金人於淮楚間，有旨督劉光世張浚統兵渡河，車駕進發至江上，勞軍五年，詔問攻戰守備措置緩懷之方，綱奏願陛下勿以敵退為可喜，而以警敵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三

復赤縣神州陷於敵國為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政而強敵猶得以潛逃為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議者或謂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為不然。生理未固，而欲浪戰僥倖，非致勝之術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向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須之困，苟不大修守備，痛自料理，先為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

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為不然。秦師三伐晉，以報殺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光武破魏，豈既平隴，復望蜀，此皆以天下為度。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况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乎。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謂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為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三

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符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都金陵，其後淮南為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近年以來，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而無戰船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今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為防守，敵馬雖多，不敢輕犯，則藩籬之勢盛而無窮之利也。有守備矣，然後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為之志，而勿失機。

會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於一勝之間。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者。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所。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建康自晉號帝王之宅。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六朝更都之。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中爲上。今以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爲便。今者鑿輿未復。舊都莫若。且於建康。權宜駐蹕。願詔守臣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躬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蓋有城池。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有營壘。然後士卒可用。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臣類

天

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一日忘宋。特制於強敵。陷於塗炭。而不能以自歸。天威震驚。必有結納來歸。願爲內應者。宜給之土田。予以爵賞。優加撫循。許其自新。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莫不感悅。益堅戴宋之心。此緩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智之資。有英武敢爲之志。然自臨御。迨今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親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

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以可無過。忽有撥髮。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不知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夫用人如用藥。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乃可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不詳究其術業。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無補于病。徒加疾而已。大槩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上下偷安。不爲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臣類

天

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其效槩可觀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不再來。使疲於奔命。哉。臣惟自晉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故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卽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太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平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宗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謂始憂勤而終逸樂也。若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浙。

則淮東西失矣。萬有一敵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除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有旨赴行在奏事畢之官六年綱至引對內殿，朝廷方銳意大舉，綱陛辭言今日用兵之失者四，措置未盡善者五，宜預備者三，當善後者二。時宋師與金人偽齊相持於淮泗者半年，綱奏兩兵相持，非出奇不足以取勝，願速遣驍將自淮南約岳飛為犄角，夾擊之大功可成。已而宋師屢捷，劉光世、張俊、楊沂中大破偽齊兵於淮肥之上，車駕進發，幸建康。綱奏乞益飭戰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臣類 三

守之具，修築沿淮城壘，且言願陛下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時車駕將幸平江，綱以為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復具奏曰：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臯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苟或止其退避，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輿。

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關心。我退彼進，使賊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姦民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為有說。今疆場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罰，益務固守，而遽為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趨於禍，豈不重可惜哉。八年王倫使北還，綱聞之上疏曰：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今倫之歸與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臣類 三

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署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試為陛下言之。金人毀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辭厚幣，無所愛惜者，以二聖在其域，為親屈已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既至，遣使以迎梓宮，亟往遄返，初不得要領，命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為指，而金使之來，乃以詔諭江南為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不待語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

以知曲折然以愚意料之金以此名遣使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令欲朝廷頒示州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爲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曰臣迂踈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今者罷自江西爲日未久又蒙蒞授昇以帥權省漢文帝聞季布賢召之既而罷歸布曰陛下以一人之譽召臣以一人之毀去臣臣恐天下有以窺陛下之淺深顧臣區區進退何足少多然數年之間亟奮亟躋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係于國體詔以綱累奏不欲重遣遂允其請次年薨年卅八計聞上爲軫悼遣使聘贈撫問其家給喪葬之費貲沙師官其親族十人每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以爲遠人所畏服如此

陵顏季亨會通校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五十九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范宗尹

范宗尹字覺民襄陽鄧城人少篤學工文辭爲中書舍人遷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呂頤浩罷相宗尹攝其位時諸盜據有州縣朝廷力不能制宗尹謂此皆烏合之衆急之則并死力以抗官軍未易禦也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衆當懷土可以漸制乃奏言太祖收藩鎮之權天下無事百五十年可謂良法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臣類

然國家多難四方帥守單寡束手環視此法之弊今當稍復藩鎮之法裂河南江北數十州之地付以兵權俾蕃衛王室較之棄地夷狄豈不相遠上從其言授宗尹守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御營使時年三十近世宰相年少未有如宗尹者宗尹奏以京畿東西淮南湖北地並分爲鎮授諸將以鎮撫使爲名除茶鹽之利國計所係合歸朝廷依舊制官提舉他監司並罷財賦除納上供外並聽帥臣移用管內州縣官許辟置後通奏朝廷審授遇軍興聽從便宜其帥臣不因召擢更不除代如有捍寇之功當議特許世



襲詔從之初擬世襲上曰若世襲恐太重當俟其保  
守無虞然後許之然李成孔彥丹桑仲輩起於群盜  
翟興劉位土豪李彥光郭仲威皆潰將又無總率統  
屬且不遣援不通餉故多不能守其地明堂單恩宗  
尹初建討論濫賞之議士大夫僥倖者爭排之秦檜  
自虜歸獨宗尹力薦其忠宗尹始建此議檜力贊之  
至是上意堅反以此擠之上亦惡宗尹與辛企宗兄  
弟往來遂罷沈與求奏其罪狀落職未幾命知温州  
退居天台卒年三十七

宋朱勝非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九 臣類

朱勝非字藏一蔡州人上舍登第靖康元年為東道  
副總管權應天府金人攻城勝非逃去會韓世忠部  
將楊進破敵勝非復還視事逾年詣濟州謁康王言  
南京為藝祖興王之地請幸之以圖大計王即位南  
京建炎改元試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時方草創  
勝非憑敗鼓草創辭氣嚴重如平時上疏言仁義者  
天下之大柄中國待之則外服而諸夏尊苟失其柄  
則不免四夷交侵之患國家與契丹結好百有餘年  
一旦乘其亂弱遠交金人為夾攻計是中國失其柄  
而外侮所由招也陛下即位宜宣明正始之道思其

合於仁義者行之不合者置之則可以攘卻四夷紹  
復大業上嘉之二年除尚書左丞時宰執蔭補多濫  
勝非奏舊制宰執子弟例不堂除只就銓注罷政不  
以罪然後推恩趙普子弟皆作武臣普再相長子授  
莊宅使范純仁再相子正平有父行竟死選調章惇  
子援及持皆高科並為州縣幕職監當惟夏竦子安  
期累作邊帥授待制直學士王安石薦子雱為崇政  
殿說書除待制然安期有才幹雱猶有學問至蔡京  
子六人孫四人鄭居中劉正夫子各二人余深王黼  
白時中蔡卞子各一人並列從班宣和末諫官疏謂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九 臣類

常從竹馬之遊已造荷囊之列今不可以不戒遷中  
書侍郎三年上自鎮江南幸留勝非經理未幾命為  
控扼使已而拜尚書右僕射兼御營使故事命相進  
三官勝非特遷五官會王淵簽書樞密院事兼御營  
使都統制內侍復用事恣橫諸將不悅於是苗傅劉  
正彥斬淵及內侍康履作亂劫帝禪位勝非委曲區  
處上既復辟勝非曰臣昔遇變義當即死偷生至此  
欲圖今日之事耳乃乞罷政上問誰可代者勝非曰  
呂頤浩張浚問孰優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疎  
上曰浚太年少勝非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

此舉浚實主之御史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不報授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紹興二年呂頤浩力引其入薦都督江淮諸軍事拜右僕射平章事勝非再相奏准北五事一謂國家屯兵二十萬月費二百萬緡儻無變通必致坐困逆豫方行什一稅法聚以資虜若王師不出豫計得行今當渡江取彼所積以實邊圉淮南既實民力自寬二謂逆豫招到淮北山寨及知名賊二十六人彼謂官軍不敢出逆賊能驟來耳宜分爲三軍聲言取徐邳而實取淮陽聲言趨京師而實取鹽蔡聲言入濱滄而實取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四

青密使逆豫聞之必分兵拒守然後大軍出盧壽直擣宋毫豫必成擒矣三慮虜賊併力南寇今虜使既行未有要約不若先破豫兵去其一助四大軍一出所得金帛當明諭將帥悉以賞軍五淮北有土豪助順者就以爲守將俾自爲備則兵勢益張如此則不三三年中原可定上納之初諸將雖擁重兵而無分定路分故無所任責勝非始議分遣諸帥各據要害遂置沿邊諸路沿海制置司使與秦檜有隙檜得政勝非廢居八年卒謚忠靖勝非張邦昌女婿也始邦昌僭位勝非嘗械其使及金人過江勝非請尊禮邦

昌錄其後以謝敵苗劉之變保護聖躬功居多既去力薦張浚然李綱罷勝非受黃潛善風旨草制極言其狂妄再相忌趙鼎鼎宣撫川陝欲重使名以制吳玠勝非曰元樞出使豈論此邪蓋因事出鼎而輕其權人以此少之

宋呂頤浩

呂頤浩字元直齊州人中進士第河北都轉運使伐燕之役頤浩以轉輸隨種師道至白溝旣得燕山郭藥師衆二萬契丹軍萬餘皆仰給縣官詔以頤浩爲燕山府路轉運使頤浩奏聞邊極遠其勢難守雖窮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五

力竭財無以善後又奏燕山河北危急五事頤浩議久長之策徽宗怒命褫職貶官而領職如故尋復焉金人入燕郭藥師劫頤浩與蔡靖等以降敵退得歸高宗卽位除知揚州車駕南幸頤浩入見除戶部尚書劇賊張遇衆數萬屯金山縱兵焚掠頤浩單騎與韓世忠造其壘說之以逆順遇黨釋甲隨進吏部尚書建炎二年金人逼揚州車駕南渡鎮江召從臣問去留頤浩叩頭願且留此爲江北聲援不然敵乘勝渡江事愈急矣諫官袁植乞誅黃潛善等高宗不可願浩曰本朝輔弼大臣縱有大罪止從貶竄詎發此

言，鶴陛下好生之德，乃出植知池州，駕幸鎮江，淮兩浙置制使，還屯京口，金人去揚州，改知江寧府，時苗傅劉正彥為逆，逼高宗避位，願浩至江寧，奉明受改元詔赦，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願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自望拯救，其肯遽遜位于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願浩即遣人寓書張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浚亦謂願浩有威望，能斷大事，書來報起兵狀，願浩乃與浚及諸將約會兵討賊，時江寧士民洶懼，願浩乃檄揚惟忠留屯以安人心，且恐苗傅等計窮，挾帝歸廣德，渡江，戒惟忠先為控扼備，俄有旨願浩赴院供職，上言：今金人乘戰勝之威，群盜有蜂起之勢，興衰撥亂，事屬艱難，豈容皇帝退享安逸，請亟復明辟，以圖恢復，遂以兵發江寧，舉鞭誓眾，士皆感厲，將至平江，張浚乘輕舟逐之，相持而泣，浚以大計，即舟中草檄進韓世忠為前軍，張浚翼之，劉光世為游擊，願浩浚總中軍，光世分軍殿後，願浩發平江，傳黨託旨，請願浩單騎入朝，願浩奏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傳等恐懼，乃請高宗復辟，師次秀州，願浩勉勵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

名加我，程義徐敬業可監也，次臨平，苗傅等拒戰，願浩被甲立水次，出入行陣，督世忠等破賊，傅正彥引兵遁，願浩等以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聳觀，以手加額，朱勝非罷相，以願浩同平章事，兼御營使，車駕幸建康，聞金人復入，召諸將問移蹕之地，願浩曰：金人謀以陛下所至為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上曰：朕左右不可以無相，乃以韓世忠守鎮江，劉光世守太平，駕至平江，聞杜克敗績，上謂輔臣曰：克守江不利，陳淬戰沒，王瓌擁兵南遁，全國人馬必臨浙江，追襲事迫矣，卿等意如何？呂願浩曰：臣有一策，今若軍駕乘海舟以避狄，既登海舟之後，虜騎必不能襲我，浙江地熱，虜亦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上沉吟久之，曰：此事可行，庚午，上遽回鑾，呂願浩晚朝奏事，上曰：航海之事，朕昨日熟思之，斷在必行，卿等速尋船，遂決策趨四明，已丑，上幸定海縣御樓船，晚朝二府登舟奏事，參知政事范宗尹曰：虜騎雖百萬，必不能追襲，可以免禍矣，上曰：惟斷乃成，此事是也，初建炎御營使，本以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兵柄，樞府幾無所預，願浩在位尤顯恣，趙鼎論其過，四年移鼎為翰林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九

六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九

七

學士鼎辭且攻願浩章十數上願浩求去除體泉觀使詔以願浩倡義勤王故從優禮焉奉化賊蔣璉乘亂爲變劫願浩真中軍高宗以願浩故赦而招之尋知池州願浩請兵五萬屯建康等處又請王瓌關師古兵自穎將之鎮而李成遣將馬進圍江州乃駐軍鄱陽會楊惟忠兵請與俱趨南康遣師古救江州賊衆鏖戰願浩惟忠失利師古敗奔洪州願浩乞濟師討李成高宗曰願浩奮不顧身爲國討賊群臣所不及但輕進其失也詔王瓌以萬人速往策應願浩復軍左蠡又得閭門舍人崔增之衆萬餘軍勢復振命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臣瓌瓌增擊賊敗之乘勝至江州則馬進已陷城矣朝廷命張俊爲招討使俊既至遂敗馬進進遁成以餘衆降劉豫願浩嘗陳天下大計當用一廣財力葺荆湖兩路使通京西接陝右此天下左臂如京東諸州爲叛臣所據正如國初河東且留以蔽虜諸路先定他時併力圖之似未爲晚詔以淮南民未復業須威望大臣措置以願浩兼宣撫領壽春府除廬和州無爲軍招降趙延壽于分寧得其精銳五千分隸諸將張琪自徽犯饒州有衆五萬時願浩自左蠡班師帳下兵不滿萬人郡人皇駭願浩命其將閻臯姚端崔邦

弼列陣以待琪犯臯軍臯力戰端邦弼兩軍夾擊大破之拜左僕射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二年上自越州還臨安時桑仲在襄陽欲進取京城乞朝廷舉兵爲聲援願浩乃大議出師而身自督軍北向高宗諭願浩秦檜曰願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蠡分職可也二人同秉政檜知願浩不爲公論所與多引知名士爲助欲傾之而擅朝權高宗乃下詔以戒朋黨除願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願浩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百官班送願浩次常州延壽軍叛劉光世殲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臣瓌其衆又聞桑仲已死遂不進引疾求罷詔還朝以知紹興府朱勝非同都督諸軍事願浩既還欲傾秦檜乃引勝非爲助給事中胡安國論勝非必誤大計勝非復知紹興府尋以醴泉觀史兼侍讀安國持錄黃不下願浩特命檢正諸房文字黃龜年書行安國以失職求去罷之僧上章乞留安國不報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皆以論救安國罷程瑀胡世將劉一止張壽林待聘樓炤亦坐論檜黨斥臺省一空遂罷檜相願浩獨秉政屢請興師復中原且謂人事天時今皆可爲何者昨自維揚之變兵械十亡八九未幾

虜分三路入江寇江浙兵皆散而為盜自陛下專意軍政揀汰其冗脩飭器甲今張浚軍三萬有餘裝甲萬副刀鎗弓箭皆備韓世忠軍四萬岳飛軍二萬三千王玘軍一萬三千雖不能如俊之軍亦皆精銳劉光世軍四萬老弱頗眾然選之亦可得其半神武中軍楊沂中後軍陳思恭皆不下萬人而御前忠統如崔增姚端張守忠等軍亦二萬臣上考太祖之取天下正兵不過十萬况今有兵十六七萬何憚不為臣願睿斷早定命世忠俊與臣等共議決策北向今世忠由宿泗光世由徐曹以入又於明州留海船三百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九

十

隻令范溫間臯乘四月南風北去徑取登萊此數路皆有糧可因不必調用餽運大兵既集豫必北走所得諸郡就擇土豪為守虜舉兵來爭其地則彼出我入我出彼入擾之數年中原可復况今之戰兵其精銳者皆中原之人恐久而消磨異時勢必難舉此可為深惜者也及聞桑仲進兵乃議大出師身自將軍北向且言近聞虜偽合兵以窺川陝若於未來舉兵必可牽制陝西之急萬一王師逐豫則彼必震恐因令世忠自京入關亦一奇也又言自金人南牧莫敢嬰其鋒比年韓世忠張俊屢奏人有戰心天將憐

又金人以中原符劉豫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願睿斷早定決策北向時盜賊稍息願浩請遣使循行郡國平獄訟宣德意李綱宣撫湖南願浩言綱縱暴無善狀請罷諸路宣撫之名綱止為安撫使時李光在江東與願浩書言綱有大節四夷畏服願浩稱光結黨言者因論光罷之時方審量濫賞願浩時有縱舍右司郎官王岡持不可曰公秉國鈞不平為何願浩再秉政凡二年高宗以水旱地震下詔罪已求言願浩連章待罪高宗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無不上聞近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也侍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九

十

御史辛炳殿中常同論其罪遂罷願浩提舉洞霄宮五年詔問宰執以戰守方畧願浩條十事以獻除湖南安撫置制大使兼知潭州時郴衡桂陽盜起願浩遣人悉平之帝在建康除願浩知臨安府行營留守八年上駐蹕臨安除知建康府行營留守願浩引疾求去除醴泉觀使九年金人歸河南地高宗欲以願浩往陝西命中使召赴行在願浩以老病辭且條陝西利害謂金人無故歸地其必有意召趣赴闕既至以疾不能見乃聽歸未幾卒謚忠穆願浩有膽畧善鞍馬弓劍當國步艱難之際人倚之為重自江東再

相胡安國以書勸其法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為先報復思讐為戒願浩不能用時軍用不足願浩與朱勝非勅立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於是郡邑多橫賦大為東南患云。

### 宋趙鼎

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生四歲而孤母樊教之通經史百家之書登進士第對策斥章惇誤國累官為洛陽令宰相吳敏知其能擢為開封士曹金人陷太原朝廷議割三鎮地鼎曰祖宗之地不可以與人何容議已而京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議立張邦昌鼎

八編類纂

卷百二十九

三

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即位除權戶部員外郎知樞密院張浚薦之除司勳郎官上幸建康詔條具防秋事宜鼎言宜以六官所止為行宮車駕所止為行在擇精兵以備儀衛其餘兵將分布江淮使敵莫測巡幸之定所上納之又用詔求闕政鼎言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闕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材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廷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無大於此上為

罷安石配享遷殿中侍御史劉光世部將王德擅殺韓世忠之將而世忠亦率師曲奪建康守府願鼎言德總兵在外專殺無忌此而不治孰不可為命鼎鞠德鼎又請下詔切責世忠而指取其將吏付有司治罪諸將肅然拜御史中丞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為行闕而屯重兵於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韓世忠敗金人于黃天蕩宰相呂願浩請上幸

八編類纂

卷百二十九

三

浙西下詔親征鼎以為不可輕舉願浩惡其異已改鼎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言陛下有聽納之誠而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眷待臺臣之意而宰相挾挫沮言官之威堅卧不出疏願浩過失凡千言上罷願浩趙鼎復為中丞謂鼎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於卿見之除簽書樞密院事金人攻楚州鼎奏遣張俊往援之俊不行山陽遂陷金人留淮上范宗尹奏敵未必能再渡鼎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三省常以敵退為陛下授人才修政事密院常虞敵至為陛下申軍律治甲兵即

兩得之。上曰卿等如此。朕復何憂。除知洪州京西招撫使李橫欲用兵復東京。鼎言橫烏合之衆。不能當敵。恐遂失襄陽。已而橫戰不和。又食盡棄城走襄陽。竟陷。召拜參知政事。宰相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上問岳飛可使否。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飛出師。竟復襄陽。勝非兼知樞密院。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為勝非所忌。除鼎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鼎辭以非才。上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卿專之可也。時吳玠為宣撫副使。鼎奏言。臣與玠同事。或節制之邪。上乃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十九

五

改鼎都督川陝諸軍事。鼎所條奏。勝非多沮抑之。鼎上疏言。頃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今臣無浚之功。而當其任。遠去朝廷。其能免於紛紛乎。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費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衷。所陳已艱難。况在萬里之外乎。時人士皆惜其去。臺諫有留行者。會邊報沓至。鼎每陳用兵大計。及朝辭。上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卿九月拜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相應。叶

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舉朝震恐。鼎論戰禦之計。諸將各異議。獨張浚以為當進討。鼎是其言。有勸上他幸者。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上亦曰。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成功可必。於是詔張浚以所部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移軍建康。且促世忠進兵。世忠至揚州。大破金人於大儀鎮。方警報交馳。劉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為他人任患。世忠亦謂人曰。趙丞相真敢為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及捷音日至。車駕至平江。下詔聲逆豫之罪。欲自將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於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邪。帝為止不行。未幾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張浚久廢。鼎言浚可大任。乃召除知樞密院命。浚往江上視師。時敵兵久駐淮南。知南兵有備。漸謀北歸。鼎知金人無能為矣。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用命。皆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上問鼎曰。金人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十九

五

傾國來攻衆皆恟懼公獨言不足畏何耶鼎曰敵衆雖盛然以寡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矣以是知其不足畏也上嘗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社稷之幸也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采群言爲善後之計於是詔呂頤浩等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五年上還臨安制以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劉豫遣子麟兒分路入寇時張浚屯盱眙楊沂中屯泗韓世忠屯楚岳飛駐鄂劉光世駐廬公江上下無兵上與鼎以爲憂鼎移書浚欲令浚與沂中合兵勦敵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六

因呂祉離間遂爾廢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上曰俟浚歸議之浚嘗奏乞幸建康而鼎與沂彥質請回驛臨安暨浚還乞乘勝攻河南且罷劉光世軍政鼎言擒豫亦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光世累世爲將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鼎知紹興府七年上幸建康罷劉光世以王德爲都統制鄺瓊副之並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節制瓊與德有宿怨訴于祉不得直執祉以全軍降偽齊浚引咎去位召鼎入對拜尚書左僕射上曰淮西之報初至執政奏事皆失措惟朕不爲動鼎曰今見諸將尤須靜以待之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臺諫交論淮西無備鼎曰行朝擁兵十萬敵騎直來自足抗之設有他虞鼎身任其責淮西迄無警鼎常乞降詔安撫淮西上口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已之詔鼎言浚已落職上口浚罪當遠竄鼎奏浚母老且有勤王功上口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謫置嶺南鼎留不下詰旦約同列揀解上怒殊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黨因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敢復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乃解遂以散官分司居永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七



州鼎既再相或議其無所施設鼎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必傷元氣矣金人廢劉豫鼎遣間招河南守將壽毫陳蔡之間往往舉城或率曲部來歸得精兵萬餘馬數千知廬州劉錡亦奏言淮北歸正者不絕度今歲可得四五萬上喜曰朕常慮江北數百里備禦虛空今得此軍可無患矣金人遣使議和朝論以為不可信上怒鼎曰陛下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今屈已請和不憚為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群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不可以為罪陛下宜論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九

七

為之但得梓宮及母后還敵雖渝盟吾無憾焉上從其言群議遂息戶部侍郎向子諲入見論京都舊事頗及矜玩起居郎潘良貴故善子諲聞其言甚怒既而子諲奏他事反覆良久良貴徑至榻前厲聲叱之曰子諲不宜以無益之談久煩聖聽子諲欲退上謂良貴曰是朕問之也又論子諲終語子諲復語久不止良貴叱之退者再上色變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言良貴無罪願許子諲補外上併怒同張九成言士大夫所以嘉子諲者以其能眷眷於善類今以子諲故逐柱史又逐中司非所以愛子諲也上意頗解批

諭同同言不已於是三人俱罷給事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子諲出二佳士不書黃止怒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鼎問何也上曰與諸人善蓋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於鼎矣秦檜繼留身奏事既出鼎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先是貴州防禦使瑗在宮中上嘗以語宰執曰此子天姿特異儼如成人朕親自教之讀書性甚強記至是鼎得旨造書院於行宮門以為資善堂欲令就學上曰朕年二十九未有子然國朝自有仁宗故事今未封王止令建節封國公自合宜以朕所見此事易行而前代帝王多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九

七

以為難鼎曰自古帝王以為難而陛下行之甚易此所以莫可及也上曰藝祖創業至勤朕取子字行下子鞠於宮中庶仰慰祖宗在天之靈孟庾曰陛下念藝祖創業而聖慮及此帝王所難之事也遂加保慶軍節度封建國公一日上語鼎曰欲令瑗出閣選官教之且就禁中置學館便建資善堂庶幾正當所差官亦有名仍一依皇子建節除國公鼎乃與同列議范冲朱震為翊善朝論以二人為極天下之選上亦嘗謂鼎曰前日臺諫因對語及資善之建皆曰朱震范冲天生此二人為今日善資之用可謂得人矣

及是御筆防禦使璩建節除國公執政聚議副樞王庶大言曰並后匹嫡古以為戒鼎謂檜曰鼎前負朕昧之謫今不奏須公開陳檜無語翌日鼎奏曰今建國在上兄弟之間恩數宜少異又曰建國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有子矣以前後恩數並同皇子又昨幸平江及謁太廟兩令建國扈蹕國人見者資嗟歎息此社稷大計蒼生之福也至於外間稱呼之語陛下豈不聞之臣身為上相義當竭忠以報陛下在今日禮數不得不異蓋以繫人心不使之二三而惑也上曰姑徐之檜後留身不知所云鼎嘗關和議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三

與檜意不合及鼎以爭璩封國事拂上意檜乘間擠鼎又薦蕭振為侍御史振本鼎所引及入臺劾參知政事劉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為去就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之擊臣乃趙鼎意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上聞益疑鼎引疾求免言大中持正論為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出知紹興府檜率執政往餞其行鼎不為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先是王倫使金從鼎受使指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

大河為界二者使事之大者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與金使俱來以撫諭江南為名上歎息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邪初車駕還臨安內侍移竹栽入內鼎見責之曰良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邪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有戶部官進錢入官者鼎召至相府切責之翌日問上曰某人獻錢邪上曰朕求之也鼎曰某人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遂出其人與郡鼎嘗薦胡寅魏在晏敦復潘良貴呂本中張致遠數十人分布朝列暨再相奏曰今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流陛下能用之乎如賢長惡如趙鼎胡氏將周秘陳公輔之徒陛下能去之乎上為從世將而公輔等尋補外上嘗中批二人付廟堂升擢鼎奏疎遠小臣陛下何由得其姓名上謂常同實稱之鼎曰同知其賢何不露章薦引始浚薦蔡檜可與共大事鼎再相亦以為言然檜機穽深險外和而中異浚初求去有旨召鼎鼎至越丐祠檜惡其逼已徙知泉州又詆謝祖信論鼎嘗受張邦昌偽命遂奪節御史中丞王次翁論鼎治郡廢弛命提舉洞霄宮自泉州歸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諷次翁又論其嘗受偽命乾沒都督府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三

大能

錢十七萬緡，謫官居興化軍，論者猶不已。移漳州，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朝事不掛口。有問者，但引咎而已。中丞詹大方誣其受賄，屬潮守故放編置人移吉陽軍，鼎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在吉陽三年，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檜知之，令本軍月具存亡申鼎，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云：「身騎箕尾，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臣制 五

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時紹興十七年也。天下聞而悲之，明年得旨歸葬。孝宗卽位，謚忠簡，贈太傅，追封豐國公。高宗附廟，以鼎配享廟庭，擢用其孫十有二人。鼎僉書樞密院事，時宰相未兼樞，同知周望在乎江，鼎以獨員兼總前此兵政，悉隸御營使司，事權既分，又再經大變，文移紛亂，鼎檢故事，舉行以正。西府之體，虜攻揚州，楚州勢亦危，鎮撫使趙立遣人告急，樞密院鼎欲遣張俊往救之，俊曰：「虜方濟師，韃辣善兵，其鋒不可當，立孤壘危在旦夕，若以兵委之，併亡無

益，鼎曰：「楚當虜衝，所以蔽兩淮，若委而不救，則失諸鎮之心，俊曰：「救之誠是，但南渡以來，邦本未固，而宿衛寡，人心易搖，此行失利，何以善後？」鼎曰：「江東新造之城，且使諸將殫力，不為養寇自封之計，若俊憚行，臣願與之偕往。」可詔岳飛掩擊虜寇襄陽，京西安撫使李橫以食盡棄城遁，欲奔荆南，以俟朝命，其屬趙葉疾闖大欽等勸使歸朝待罪，橫曰：「我以烏合之眾，所至自謀衣食，人皆指為賊，萬一諸郡不見納，奈何？」二人曰：「我亦官軍也，何至是？」既而鄂帥劉洪道果拒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臣制 五

之，橫大怒，欲殺二人，皆呼曰：「江西帥趙樞密可歸也，橫猶未入，而鼎已遣舟至，其眾遂安，鼎復以銀犒橫之眾，且檄黃州守鮑貽遜迎勞于境，橫大喜，鼎自入參，與將論防秋大計，獨張俊曰：「避當何之？」惟向前一步，庶可脫，當列天下兵守平江，却徐為之，鼎曰：「公言避非策，是也，以天下兵守一州之地，非也。」公但堅向前之議足矣，蓋鼎陰有所處，故每日留身，必陳用兵大計，上意已悟，又使俊密為之助，至是決意親征，留鼎不遣入蜀，以鼎久有此議，故也。鼎以俊為助者，乃寇準約高瓊之意，蓋統兵官不與同謀，必參差，則

鼎之策遠矣。虜於滁上造舟有渡江之意。鼎密陳今日之舉。雖天人咸助。然自古用兵不能保其必勝。計當先定。事至即應之。庶不倉卒。萬一虜人渡江。陛下當親總衛士。趨常潤。督諸將乘其未集。併力血戰。未必不勝。或遏不住。則由他道復歸臨安。堅守吳江。虜亦安能深入。臣與張浚分糾諸將。或腰襲或尾襲。各據地利。時出擾之。必不使之自肆。如前日也。惟不可聞渡江便退。即諸將各自為謀。天下事不再集矣。殿帥劉錫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見鼎曰。探報如此。駕莫須動。鼎曰。偽虜已渡。方遣二君率兵趨常潤。併力一戰。以決存亡。更無他術。錫等同聲曰。相公可謂大膽。鼎曰。事已至此。不得不然。二君隨駕之親兵也。緩急正賴為用。豈可先出此言。錫等慚懼而退。朝論謂鼎勸上親征固難。而此時不動尤為難也。初劉豫入寇。鼎當國。請高宗親征。行次姑蘇。喻樛謂鼎曰。相公此舉。有萬全之策乎。亦賭彩一擲也。鼎曰。利鈍亦安能必。事成則幸。不成則死之。爾樛曰。金若直全萬一蹉跌。退將安託。要須留後門。則庶幾進退有據。鼎曰。誠有之。則甚善。計將安出。樛曰。張樞密任福唐。若除閩浙江淮宣撫使。則命到之日。便有官府軍旅錢穀。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五

彼之來路。即我之後門也。鼎大以為然。於是張浚復用鼎。嘗曰。用人所以立國。吾豈敢久居相位。至於立國規模。則當為遠計也。於是以前後及人材所當召用者。密條而置座右。一一奏稟。以次行之。鼎謙冲待士。犯顏敢諫。凡內降恩澤。多奏格不行。號為賢相。然深喜程頤之學。朝士翕然嚮之。時有言。今托伊川門人者。却皆進用。如選人桐廬喻樛。真其人也。乃不見知。是月鼎始薦樛改官。除正字。詔曰。頃窮西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中書舍人王居正行也。樛以此頗為眾所嫉。胡安國亦師頤者也。聞之謂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五

西洛淵源。古人大體。雖其高弟游酢。楊時。謝良佐。諸人尚難言之。而况樛邪。乃敢託于詞命。以妄褒借。識者憂之。居正未幾遷兵侍。于是有伊川三鬼之目。以鼎為尊鬼。居正為強鬼。言其多忿也。故工部侍郎楊時為還鬼。言其身歿而道猶行也。既而正字張嶠。遂以元祐中五鬼配之。詔參政沈與求。孟庾。並兼樞密院。鼎曰。仁宗時。陝西用兵。宰臣兼樞密臣。既以宰相兼治院事。而參知政事之臣。並令兼樞密。則事體歸一。無前人所請。密院調兵。而三省不知。三省財竭。而密院用兵不止者也。上曰。往時三省密院不同班進呈。

是以事多不相關白。然朝廷論議豈有帷幄一二人臣不與聞者。又曰。范溫帶來京東民兵較所給春秋特支衣絹一匹。昨日令中書引見。頗有藍縷者。朕出內帑絹二千匹賜之。與等曰。陛下內帑物非承平時比。每推以賜將士。此盛德也。上曰。朕宮中未嘗妄費。雖內帑所有不多。專用以激犒將士而已。營田官王弗候封。上望見之。謂宰執曰。當詳論弗。令竭力久任。若一二年間營田就緒。庶可少寬民力。朕在會稽嘗書趙克國傳以賜諸將。若早得數年。今已獲其利。與曰。為國根本之計。莫大於此。上曰。然弗既對乞江淮。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三

罰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浚意未快。與曰。自古欲去小人。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群閹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謫而遠之。既不傷上之意。彼但見奪職責輕。必不致力營救。而幸其去位。必以次規進。安肯容其復入邪。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人。其黨愈固而不可破矣。浚乃服。馮康國乞補外。與奏。自浚罷黜。蜀中士大夫皆不自安。今留行在所。幾十餘人。往往一時遴選。臣恐臺諫以浚里黨。或有論列上。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三

守令皆久任。上又謂宰執曰。朕昔為元帥時。嘗見州縣官。說在官者以三年。猶且一年立威信。一年守規矩。三年則務收人情。為去計矣。況今以二年為任乎。雖有緝治之心。蓋亦無暇日矣。弗所論甚當。宜舉行之。上謂宰執曰。馮益頗與外事。浸不可長。令與官觀日下出門。於是與等再三賀上。咸斷。上曰。朕待此曹。未嘗不盡恩意。然纔聞過失。亦不少貸也。先是劉豫揭榜山東。妄言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之語。知泗州劉綱得而上之。張浚請斬益。以釋諒。上未許。與曰。益事誠駸。然疑似間有關國體。若朝廷畧不加

曰。朝廷用人。止當論才。不才。頃臺諫好以朋黨罪士大夫。如罷一宰相。凡所薦引。不問才否。一時罷黜。此乃朝廷使之為朋黨。非所以愛惜人才而厚風俗也。與等頓首謝。與上重修哲宗實錄。以書成。加特進。呂本中草制。有曰。謂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謂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而去非。惟爾一心。與予同德。檜以為破和議。深恨之。詔修徽宗實錄。以與兼提舉。與奏曰。先帝以仁厚之德。涵養天下。幾三十年矣。其間法令有未盡者。皆出於群臣貪功冒賞之私。而有司壅于上聞。非先帝本意也。劉大中宣和初。知如臯

縣時有旨卽隱者徐神翁所居建爲觀而觀基包士民墳墓甚衆大中顧有司不能決乃具圖申省且束裝待罪洎取旨先帝愕然曰豈可發民墳墓卽詔移之別地此群臣之罪蔡京爲之首也上深然之以至泣下昺又曰宗觀之失不歸之蔡京使何人在責今士大夫力主京者皆厚私恩而薄祖宗之仁也願陛下深察之上謂宰執曰朕思安民之道無過擇監司郡守可令侍從官公舉仍不限員數中書置籍朕亦書之屏風置諸左右已差下不在職無他過者與自陳宮觀公議亦必以爲是也昺曰陛下不忘百姓如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三六

罪如此萬死何恤汝何罪欲飲必瘴鄉邪我不若先死使汝護喪而歸吾猶有後遂縱飲而死吾不令汝侍行亦呂之意微仲大防字也汾護喪歸葬十衢州守臣章傑知中外士大夫平時與昺有簡牘往來至是又携酒會葬意可爲奇貨乃遣兵官下縣同縣尉翁蒙之以搜私釀爲名馳往掩取復疑蒙之漏言潛戒左右伺察之蒙之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審以告汾趣令盡焚篋中書及弓刀之屬比官兵至一無所得昺之家賴以紓禍總領一司乃昺所置當時之意甚重蓋緣韓世忠岳飛統兵權重方欲置副貳又恐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三九

啟其疑故特置此一司以總制財賦爲名却專切報發御前兵馬文字蓋欲陰察之也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六十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張浚 中興

張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中進士第。靖康初為太常主簿。張邦昌僭立。逃入太學。中聞高宗即位。馳赴南京。除殿中侍御史。駕幸東南。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逼逐。諫臣墜水死。浚奏奪世忠觀察使。上下始知有國法。時乘輿在揚州。浚言中原天下之根本。願下詔葺東京。關陝襄鄧以待巡幸。弗宰相意。除知興元府。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

臣類

一

未行。建炎三年春。金人南侵。車駕幸錢塘。留朱勝非於吳門捍禦。以浚同節制軍馬。已而勝非召浚獨留。時潰兵數萬。所至剽掠。浚招集甫定。會苗傅劉正彥作亂。改元赦書。至平江。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未幾。傅等以檄來。浚慟哭。召東野及提點刑獄趙哲。謀起兵討賊。時傅等以承宣使張俊為秦鳳路總管。俊將萬人還。將卸兵而西。浚知上遇俊厚。而俊純實可謀。大事急。邀俊握手語。故相持而泣。因告以將起兵。問罪。時呂頤浩節制建業。劉光世領兵鎮江。浚遣人賫蠟書約頤浩。光世以兵來會。而命俊分兵扼吳江。

上疏請復辟。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欲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驛回。人情震讐。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舟師抵常熟。張俊曰。世忠來。事濟矣。白浚以書招之。世忠至。對浚慟哭曰。世忠與俊。請以身任之。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舉。孰順孰逆。眾皆曰。賊逆我順。浚曰。聞賊以重賞購吾首。若浚此舉。違天悖人。汝等可取浚頭去。不然。一有還縮。悉以軍法從事。眾咸感憤。於是令世忠以兵赴闕。而戒其急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至秀。即大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

臣類

二

治戰具。會傅等以書招浚。浚報云。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闈。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傅等得書。恐乃遣重兵扼臨平。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浚欲危社稷。責柳州安置。俊世忠拒不受。會呂頤浩劉光世兵踵至。浚乃聲傳。正彥罪。傅檄中外。率諸軍繼進。初浚遣客馮輻以計策往說傅等。會大軍且至。傅正彥憂恐不知所出。輻知其可動。即以大義白宰相朱勝非。使率百官請復辟。高宗御筆除浚知樞密院事。浚進次臨平。賊兵畏

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傳正彥脫遁。浚與願浩等入見。伏地涕泣待罪。高宗問勞。再三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紀一日。毀羹小黃門。忽傳太母之命。不得已。貶卿柳州。朕不覺羹覆于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留浚引入內殿。曰。皇太后知卿忠義。欲識卿面。適垂簾見卿過庭矣。解所服玉帶以賜。高宗欲相浚。浚以晚進不敢當。傳正彥走閩中。浚命世忠追縛之。以獻。與其黨皆伏誅。初浚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傳劉正彥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三

為賊用。特見為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翌日斬死。囚狗眾曰。此苗劉刺客也。私識其狀貌物色。終不遇云。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取蜀。則東南不可保。遂慷慨請行。詔以浚為川陝宣撫使。得便宜黜陟。高宗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秦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復以張浚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鼓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

江川陝而  
力佐東南  
之急

春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議既定。浚行未及武昌。而願浩變。初議浚既抵興元。金人已取郿延。驍將妻宿孛堇引大兵渡渭。攻永興。諸將莫肯相援。浚至。即出行關陝。訪問風俗。罷斥奸賊。以搜攬豪傑為先務。諸將惕息聽命。會謀報金人將攻東南。浚命諸將整軍向敵。已而金人大攻江淮。浚即治軍入衛。至房州。知金人北歸。復還關陝。時金帥兀朮猶在淮西。浚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遂決策治兵。合五路之師。以復永興。金人大恐。急調兀朮等由京西入援。大戰於富平。初浚以御營司提舉曲端。屢挫虜。欲仗其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四

威聲。乃承制拜為威武大將軍。本司都統制。浚雖重用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使張彬詣渭州。祭之。彬至。謂端曰。今兵合財備。婁室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我今反為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彼不得耕。獲必取糧。河東則我為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弊。乃可圖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還。白浚。浚不以為然。及兀朮留江淮。浚議出師。撓之。端曰。平原曠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後十



年乃可。浚積前疑，遂罷端兵柄。萬安軍安置。秋七月，浚遣兵復陝西州軍。趙哲復鄜州，吳玠復永興軍。其餘州縣多迎降。八月，浚聞兀朮將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畧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十一萬疋，以錫為統帥，迎敵決戰。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閭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為是爾。」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

八編類纂

卷五

五

而乘之，亦不從。遂行次于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沮葦澤，敵有斥其人，用其謀，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婁室引兵驟至，浚乃詐立前軍都統曲端旗以懼虜。婁室曰：「聞曲將軍已得罪，必給我也。」遂與柴叢土籍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衆。會環慶師趙哲擅離所部，哲軍將校望見塵起，驚遁。諸軍皆潰，浚斬哲以徇。自邠州還保興州，又奔閬州。時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

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州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假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宜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爾。」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請即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軍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命

八編類纂

卷六

六

吳玠聚兵扼險於鳳翔之和尚原，大散關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兵於岷州，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於是五路悉陷，浚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免。紹興元年，金將烏魯攻和尚原，吳玠乘險擊之，金人大敗走。兀朮復合兵至玠，玠復邀擊，大破之。兀朮僅以身免，亟鬻其鬚，遁歸。始粘罕病篤，語諸將曰：「自吾入中國，未嘗有敢撓吾鋒者，獨張樞密與我抗。我在猶不能取蜀，我死爾曹宜絕意，但務自保而已。」兀朮怒曰：「是謂我不能也。」粘罕死，竟入攻果敗。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

比茲

子羽為上賓任趙開為都轉運使擢吳玠為大將守鳳翔子羽慷慨有才畧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日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案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將軍曲端者建炎中嘗迫逐帥臣王庶而奪其印吳玠敗於彭原訴端不整師富平之役端議不合其腹心張忠彥等降敵浚初超用端已而罷其兵柄浚既敗於富平乃思端言召還稍復其官徙朗州將復用之吳玠憾端因言端再起必不利於公王庶又從而間之玠復書曲端謀反於手以示浚庶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謂其指斥乘輿浚乃送端於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件端端鞭其背隨深憾之及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隨至命獄吏繫維端以紙糊其口燬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以端累立大功死非其罪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會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名

去國慮金人釋川陝之兵必將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乃上疏極言其狀未幾劉豫之子麟果引金人入攻高宗思浚前言策免朱勝非而參知政事趙鼎請幸平江乃召浚入見高宗手詔辯浚前誣除知樞密院事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兀朮擁兵十萬於揚州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節度之世忠遣麾下王愈詣兀朮約戰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既嶺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夕遁五年除尚書右僕射都督諸路軍馬趙鼎除左僕射浚與鼎同志輔治務在塞倖門抑近習相得甚歡人知其將並相史館校勘喻樗獨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將背戾矣時巨寇楊么據洞庭屢攻不克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據上流恐滋蔓為害請因盛夏乘其怠討之具奏請行至醴陵釋邑囚數百皆楊么謀者給以文書俾招諭諸砦囚驩呼而往至潭賊衆二十餘萬相繼來降湖寇盡平上賜浚書謂上流既定則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本

川陝荆襄形勢接連事力增倍天其以中興之功付卿乎浚遂奏遣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大會諸將議防秋之宜高宗遣使賜詔趨歸勞問之曰卿暑行甚勞湖湘群寇既就招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浚以敵勢未衰而叛臣劉豫復據中原為謀叵測奏請親行邊塞分命諸將以觀機會上乃令浚往視師浚即張榜聲豫僭逆之罪時韓世忠駐軍承楚劉光世屯太平州張俊屯建康府而岳飛在鄂州朝論以為邊防未備空闕之處尚多浚獨謂楚漢交兵之際漢駐兵殺澠間則楚不敢越境而西蓋大兵在前雖有他岐捷徑敵人畏我之議其後不敢踰越而深入故太原未陷則粘罕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爾不然環數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可安乎上深以為然因命韓世忠據承楚以圖淮陽命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命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命楊沂中領精兵為後翼以佐俊命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浚渡江徧撫淮上諸戍時張俊軍進屯盱眙岳飛遣兵入至蔡州浚入覲力請幸建康謀報劉豫與子猗挾金人入攻浚奏金人不敢悉眾而來此必豫兵也於是豫僉鄉兵三十萬人寇麟率中路

兵由壽春以犯合肥猗率東路兵由荆山以犯定遠孔彥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邊遠不一俊光世皆張大敵勢浚謂賊豫以逆犯順不勦除何以為國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且命楊沂中往屯濠州劉麟逼合肥張俊請益兵劉光世欲還師趙鼎及簽書折彥質欲召飛兵東下御書付浚令浚光世沂中等保江浚奏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復何所恃乎詔書從之沂中兵抵濠州光世舍廬州而南淮西洶動浚聞疾馳至采石令其眾曰有一人渡江者斬光世復駐軍與沂中接劉猗攻沂中沂中大破之猗麟皆板柵遁孔彥舟亦解兵而去北方大恐先是劉豫聞張浚會諸將於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于金請先出師南侵後乞師救援金主亶召諸將相議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其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勝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其弊况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於江上矣奈何許之金主遂不許豫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及豫敗金人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高宗手書嘉獎召浚還勞之仍令浚具上都督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九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十

府隨行官吏軍兵推賞。浚言賞或濫加，則將士解體。遂惟保奏有功者，時趙鼎等議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今六飛一還，人心解體，高宗幡然從浚計，鼎出知紹興府。七年，乘輿發平江，至建康，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讐耻之大，反復再三，上未嘗不改容流涕。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浚奏罷光世，以其兵屬督府，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往廬州節制，且以王德為都統制，鄺瓊副之。瓊與靳賽皆故群盜，與王德素不相能，德威聲素著，軍中號為王。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七

夜叉都承旨張宗元深以為不可，謂浚曰：瓊等畏德如虎，今乃使臨其上，是速其叛也。浚不以為然，復謀之岳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制，而命呂祉為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使握之在上，勢所必爭，呂尚書雖通才，然書生不習軍旅，恐不足以服之。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且瓊輩素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爾，豈能馭之？浚艱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為念哉？即日乞解兵柄，持餘服，浚訖行之。瓊輩懼，不

敢喘，及德視事教塲，諸將執趨，用軍禮謁拜。瓊登而言曰：尋常伏事太尉，不周。今日乞做一牀錦被，遮蓋德素，曠勇自任，竟不解出一語慰撫之，遂索馬去。於是瓊輩愈懼，相與連衡上章，乞回避之。張宗元知其事，復語浚曰：業已爾，今獨有終任德，或可以鎮，不然變且生矣。浚不以為然，遂奏召德還，以張俊為淮西宣撫使，駐盱眙，楊沂中為淮西制置，劉錡副之，並駐廬州，且命鄺瓊以所部兵赴行在，意將以奪其軍而誅之。宗元聽制於文德殿下，語人曰：是速瓊等叛爾。祉復至廬州，瓊又訟德，祉諭之曰：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儻能立功，雖大過亦闕畧。况小嫌耶？當為諸公辨之，保無他虞。瓊等感泣，事小定。會祉復密奏罷瓊兵柄，書吏漏語於瓊，令人遮祉所遣郵置，盡得祉所言，大恚怒，於是叛謀始決。及金字牌飛報，祉方坐聽事，聞有大聲如霹靂，自戟門隨牌而至，及啓視之，乃三使除書也。祉拍案嘆曰：麗涓死此樹下，諸將謁祉，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邪？祉大驚，欲走不及。為瓊所執，璟被殺，瓊遂帥全師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祉北去，距淮三十里，祉下馬立，謂瓊曰：劉豫逆賊。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七

前儻能立功，雖大過亦闕畧。况小嫌耶？當為諸公辨之，保無他虞。瓊等感泣，事小定。會祉復密奏罷瓊兵柄，書吏漏語於瓊，令人遮祉所遣郵置，盡得祉所言，大恚怒，於是叛謀始決。及金字牌飛報，祉方坐聽事，聞有大聲如霹靂，自戟門隨牌而至，及啓視之，乃三使除書也。祉拍案嘆曰：麗涓死此樹下，諸將謁祉，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邪？祉大驚，欲走不及。為瓊所執，璟被殺，瓊遂帥全師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祉北去，距淮三十里，祉下馬立，謂瓊曰：劉豫逆賊。

野有地言

我豈可見之。眾逼社下馬，社罵曰：死則死於此，又論其眾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鄙瓊去乎？眾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眾心，急策馬先渡，社遂遇害。劉錡以兵追瓊，不及而還。詔張浚自盱眙移屯廬州，浚引咎求去位。高宗問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其事，方知其闇。高宗曰：然則用趙鼎，檜由是憾浚。浚提舉江州興國宮，先是浚遣人持手榜入僞地，問劉豫及鄺瓊叛去，復遣間持蠟書遺瓊，金人果疑豫尋廢之。臺諫交章詆浚，謂浚輕而寡謀，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惟恃其權，誠不足

八編類纂

宋高宗

三

足以用眾，而專任其數，若喜而怒，若怒而喜，雖本無疑二者，皆使之有疑二之心，予而陰奪，奪而陰予，雖本無怨望者，皆使之有怨望之意。無事則張威恃勢，使上下有睽隔之情，有急則甘言美辭，使將士有輕侮之意。鄙瓊以此懷疑，以數萬眾叛去，然浚平日視民如草管，用財如糞土，竭民膏血而用之，軍中者曾何補哉？陛下尚欲觀其後效，臣謂浚之木止如是而已。陳公輔則謂不可，因將帥而罷宰相，於是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觀，其後言者不已。落職居永州，九年以赦復官，未幾知福州，金敗盟復取河南，浚

奏願因權制變，則大勳可集。因大治海舟千艘為直，搆血東之計。十二年，免奉朝請。十六年，慧星出西方，浚將極論時事，恐貽母憂，母訝其瘖，問故。浚以實對，母誦其父對策之語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以負陛下。浚意乃決。上疏謂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惟陛下下謀之於心，謹察情偽，使在我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臺諫論浚提舉江州興國宮，居連州，徙永州。浚去國幾二十載，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事之。武夫健將言浚者必咨

八編類纂

宋高宗

十四

嗟太息，至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也。金人憚浚，每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當是時，秦檜怙寵固位，懼浚為正論以害己，令臺臣有所彈劾，必及浚。反謂浚為國賊，必欲殺之。以張柄知潭州，汪召錫使湖南，使圖浚，柄嘗先使江西治張宗元獄，株連及浚，捕趙鼎于汾下大理，令自誣與浚謀大逆，會柄死，乃免。二十五年，荆洪州浚時以母喪將歸葬，念天下事二十年為槍所壞，邊備蕩弛，又聞金亮募立，必將舉兵，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為嫌，具奏論之。會星變求直言，浚謂金人數年間勢決求彘用兵，而國

家溺於宴安，蕩然無備，乃上疏極言，而大臣沈該、侯高、湯思退等見之，謂敵初無釁，笑浚為狂。高宗謂思退云：張浚用兵，不獨孤知之，天下皆知之，如富平之敗，淮西之師，其效可見矣。今復論兵，極為生事。臺諫湯鵬舉、凌哲論浚歸蜀，恐搖動遠方，詔復居永州。三十一年，金主亮兵大入，中外震動，復浚判潭州。時金騎充斥，王權兵潰，劉錡退歸鎮江，遂改命浚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焚采石，烟焰漲天，慎無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進過池陽，聞亮死，餘衆猶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浚往犒之，一軍見之，皆為從。天而下，浚至建康，即牒通判劉子昂辦行宮儀物，請乘輿亟臨幸。三十二年，車駕幸建康，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時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為重。車駕將還臨安，勞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兼節制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馬，浚招集忠義及募淮楚壯勇，以陳敏為統制，且謂敵長於騎，我長於步，衛步莫如弩，衛弩莫如車，命敏專制督治車，又謂三國以後，自北窺南，未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五

不由清河渦口兩道以舟運糧，蓋淮北廣衍，糧舟不出于淮，則懼清野無所得，有坐困之勢。於是東屯盱眙，楚泗以扼清河，西屯濠壽以扼渦，潁人心畢歸，精兵可集。即奏言之，又乞多募福建海船，由東海窺登萊，由清河窺淮陽。浚奏言：兩淮之人，素稱強力，而淮北義兵尤為忠勁，自虜殘虐，遑遑無歸，臣欲措置御前，萬弩營募民強壯，堪克弩手之人，不刺臂面，以御前效用為名，令結為甲隊，遞相委保，有功同賞，有罪同罰。於建康置營，詔從其請。兩淮之人欣然願就浚親訓撫之，未幾成軍。孝宗即位，召浚入見，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賜坐降問。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就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讐自服。孝宗悚然曰：當不忘公言。除少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學士史浩議欲城瓜州，采石，浚謂不守兩淮而守江，于是示敵以削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及浩參知政事，浚所規畫，浩必沮之。浚薦陳俊卿為宣撫判官，孝宗召俊卿，及浚子斌，赴行在。浚附奏請上臨幸建康，搖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堧，進舟山東，以為吳璘聲援。孝宗見俊卿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六

卿等問波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金人以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兩淮移文索海泗鄧商州及歲幣浚言北敵詭詐不當爲之動以大兵屯盱眙豪盧備之卒以無事隆興元年除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馬浚既入見屢奏欲先取山東時顯官各士如胡銓王十朋汪應辰等皆浚門人交贊其謀左僕射史浩獨不以爲然曰宿師於外守備先虛然我出兵山東以牽制川陝彼獨不能驚動兩淮荆襄以解山東之急邪惟當固守要害爲不可勝之計必俟兩淮無致敵之慮

八編類纂

卷百二

七

然後可前若乃順諸將之虛勇收無用之空城寇去則論賞於朝寇至則僅保山寨顧何益乎既而主管殿前司公事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郡宏淵亦奏乞引兵進取浩曰二將輒自乞戰豈督府命令有不行耶督府李椿以書遺浚于棡曰復讐討賊天下之大義也然必正名定分養威觀釁然後可圖今議不出於督府而出諸將則已爲輿尸之凶矣况藩籬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節制未允議論不足彼逸我勞雖或有獲得地不守未足多也武鋒軍都統制陳敏曰盛夏興師恐非其時兼聞金重兵皆

在大梁必有嚴備萬一深入我客彼主千里爭力人疲馬倦勞逸既異勝負之勢先形矣願少緩之浚皆不聽參贊軍事唐文若陳俊卿皆以爲不若養威視釁俟萬全而後動亦不從遂乞即日降詔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史浩曰古人不以賊遺君父必俟乘輿臨江而後成功則安用都督哉上以問浩浩陳三說云若下詔親征則無故招致虜兵寇邊何以應之若巡邊犒師則德壽去年一出州縣供億重費之外朝廷自用緡錢千四百萬今何以繼若曰移蹕欲奉德壽以行則未有行宮若陛下自行萬一金人有一騎衝突行都騷動何以處之孝宗大悟謂浚曰都督先往行邊俟有功緒朕亦不憚一行浚怒曰陛下當以馬上成功豈可懷安以失事機及還朝浩謂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而圖僥倖主上承二百年基業之托漢高祖起於亭長敗亡之餘烏可比哉尋復論辨於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取之浩曰中原必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而爲內應浩曰勝廣能以鉏耰棘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傑矣若有豪傑而不能起則是金猶有法制維持未

八編類纂

卷百二

七

然後可前若乃順諸將之虛勇收無用之空城寇去則論賞於朝寇至則僅保山寨顧何益乎既而主管殿前司公事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郡宏淵亦奏乞引兵進取浩曰二將輒自乞戰豈督府命令有不行耶督府李椿以書遺浚于棡曰復讐討賊天下之大義也然必正名定分養威觀釁然後可圖今議不出於督府而出諸將則已爲輿尸之凶矣况藩籬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節制未允議論不足彼逸我勞雖或有獲得地不守未足多也武鋒軍都統制陳敏曰盛夏興師恐非其時兼聞金重兵皆

可以遽取也。今不思將貽後悔。又上疏力諫。既而督  
府乏用。欲取之民。浩曰。未施德於民。遽重征之。恐賊  
未必滅。民貧先自爲盜。必欲取民。臣當巧邊上爲給  
虛告五百道。且以一年歲帛銀二十五萬兩添給軍  
費。浩復從容爲浚言。兵少而不精。二將不可恃。且今  
二十萬人留屯江淮者幾何。曰。十萬。復爲計其守舟  
運糧之人。則各二萬。則戰卒纔六萬爾。彼豈畏是哉。  
況淄青齊鄆等郡。雖盡克復。亦未傷彼。彼或以重兵  
犯兩淮。荆襄爲之牽制。則江上危如累卵矣。都督於  
是在山東乎。在江上乎。如此詰難者凡五日。又委曲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七

勸之曰。平日願執鞭而不可得。幸同事任。而數數議  
論不同。不惟爲社稷生靈計。亦爲相公計。明公以大  
誓未復。決意用兵。此實忠義之心。然不觀時勢而遽  
爲之。是徒慕復讐之名爾。誠欲建立功業。宜假以數  
年。先爲不可勝之計。以待敵之可勝。乃上計也。明公  
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當如何哉。浚曰。丞相之  
言是也。雖然。浚老矣。浩曰。晉滅吳。杜征南之功也。而  
當時歸功於羊太傅。以規模出於祐也。明公能先立  
規模。使後人藉是有功。是亦明公之功。何必身爲之。  
浚默然。明日内引浚奏曰。史浩意不可回也。恐失機

會。惟陛下英斷。且謂金人至秋必爲邊患。當及其未  
發攻之。帝然其言。於是不由三省密院。徑檄諸將出  
師矣。高宗知之。謂上曰。毋信張浚虛名。將來必悞大  
計。他專把國家名器財物。做人情爾。已而浩于省中  
忽得宏淵等遵稟出軍狀。始知其故。浩與陳康伯曰。  
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得與聞。則焉用彼相哉。浩  
遂力請罷歸。乃出知紹興府。臨辭復曰。願陛下審度  
事勢。若一失之後。恐終不可復望中原矣。浚至揚州。  
合江淮兵八萬人。實可用者六萬。分隸諸將。號二十  
萬。以李顯忠爲淮東招撫使。出定遠。宏淵爲副使。出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七

盱眙。浚自渡江視師。顯忠自濠梁渡淮。至涉溝。金都  
統蕭琦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遂復靈璧。顯  
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  
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璧降卒開諭禍福。金守  
將出降。宏淵耻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  
卒奪其佩刀。顯忠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琦復  
降於顯忠。張浚渡江。顯忠兵傳宿州城。金人來拒。顯  
忠大敗其衆。追奔二十餘里。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  
真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爲攻城計。宏淵等不  
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



淵等殿後趣之乃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人擒八千餘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詔以顯忠為淮南京東河北招討宏淵副之是時顯忠名出宏淵右符離府庫中尚有金三千餘兩銀四萬餘兩絹一萬二千疋錢五萬緡米豆共糧六萬餘石布袋十七萬條衣縑棗羊紗各一庫酒三庫乃縱親信部曲恣其搬取所餘者始以犒軍人三兵共一緡士卒怨怒曰得宿州賞三百得南京須得四百既而復出戰悉棄錢滿壑由是軍情憤詈人無鬪志浚乃移書令宏淵聽顯忠節制宏淵不悅已而復令顯忠宏淵同節制於是悉無體統矣統石烈士寧自隴陽引兵攻宿州顯忠擊破之李徽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晨薄城下列大陣顯忠謂宏淵并力夾擊宏淵案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俄而敵大至顯忠用克敵弓射却之宏淵顧眾曰當此盛夏搖扇于清涼且猶不堪况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鬪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為敵兵至以所部兵遁繼而統制左師淵統領李彥孚亦遁顯忠移軍入城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

級二千餘積屍與羊馬墻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却顯忠嘆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兵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嘆曰天未欲乎中原邪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時張浚在盱眙顯忠往見浚納印待罪浚以劉寶為鎮江諸軍都統制乃渡淮入泗州撫將士遂還揚州浚上疏待罪帝以符離師潰議請和乃以湯思退為醴泉觀使奉朝請而下詔罪已云朕明不足以見萬里之情智不足以擇三軍之帥號令既乖進退失律又云素服而哭殺陵之師敢廢穆公之誓嘗膽而雪會稽之耻當懷句踐之圖於是尹穡附思退劾浚遂降授浚特進樞密使克宣撫治揚州顯忠責授果州團練副使筠州安置而邵守淵仍前建康都統後朝廷知其故復顯忠太尉奉祠卒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殉國志復中原見忤秦檜屢遭廢黜至是又為宏淵所忌竟無成功宿師之遠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孝宗復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三

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  
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  
之。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  
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爲大勢。脩滁州關山以  
拒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孝宗  
復召栻奏事。浚附奏云。自古有爲之君。腹心之臣。相  
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  
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孝宗覽奏。謂栻曰。朕待魏公有  
加。不爲浮議所惑。帝眷遇浚猶至。對近臣言必曰。魏  
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來。必令視浚。飲食多寡。肥瘠。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一 三

徹兵歸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  
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謀。欲令盡領契丹降  
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爲應援。金人益懼。思還令尹穡  
劾浚跋扈。奏留張深守泗。不受趙廓之代。爲拒命。復  
論督府參議官馮方罷之。詔以錢端禮王之望宣諭  
兩淮。而召浚還。端禮入奏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  
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蓋詆浚也。又論浚費國不貲。浚  
亦請解都府。詔從其請。浚留平江。凡入上章。乞致仕。  
除醴泉觀使。朝廷遂決棄地不和之議。浚既去。猶上  
疏論尹穡奸邪。必誤國事。且勸上務學親賢。或勉浚  
勿復以時事爲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  
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猶日望上心  
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復用浚。浚當即日就  
道。不敢以老病爲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  
然。行次餘于得疾。手書示二子曰。吾嘗相國。不能恢  
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卽殂。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  
衡山下足矣。訃聞。孝宗震悼。輟視朝。贈太保。後加贈  
太師。謚忠獻。浚幼有大志。及爲熙河幕官。徧行邊壘。  
覽觀山川。形勢。時與舊戍守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  
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畧之宜。故一旦起自疏遠。當

樞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行，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每論定都大計，以為東南形勢，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以北望中原，常懷憤惕。至如錢塘僻在一隅，易於安肆，不足以號召北方。與趙鼎共政，多所引擢，從臣朝列，皆一時之望。人號小元，祐所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珙等為名臣，援吳玠、吳玠於行間，謂韓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見劉錡，奇之，付以事任。率皆為名將，有成功。一時稱浚為知人。時論以浚之忠，大類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為

八編類纂

卷百十

三五

二事生平

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此所以不及亮也。

說海云：苗傅劉正彥之變，植虛器於前星，欲自恣凶狂。爾春宮未辨菽麥，而張魏公浚乃取而殞之，過矣。唐睿宗嘗帝數年，又為皇嗣者十餘載，中宗復位，以親王就列德。王裕為劉季述等迫立，昭宗反正，復歸東宮，皆諒其非出於己也。今明受之殞，在鐵塔下，父老尚能言，蓋當時乳媪掩之云。

羅大經曰：紹興辛巳，金主亮南侵，高宗下詔親征。其詞云：惟天下惟祖宗，既共冒於基運，有民人，有社稷。

敢自逸於燕安。又云：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淝水之勳。關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洪容齊筆也。

劉氏日記云：孝宗初立，張浚用事，獨付以恢復之任。浚當之不辭，朝廷莫敢違。浚素輕銳，及辟查籛馮方為屬，此二人尤輕銳。朝廷患之，遂以陳俊卿、唐文若參其軍事。蓋此二人厚重詳審，故爾周必大時為中書舍人，文若來別，益公握文若手使戒浚，不可輕舉。後浚知之，極憾必大，然卒以輕舉敗事。

何氏備史云：張浚素輕銳，好名士之稍有虛名者，無不牢籠。揮金如土，視官爵如等閑。士之好功名富貴者，無不趨其門。且其子杲以道學倡名，父子為當時宗主。在朝顯官皆其門人，悉自詭為君子，稍有指其非者，則目之為小人。紹興元年，合關陝五路兵三十餘萬，一旦盡覆。朝廷無一人敢言其罪，直至四年，辛炳始言之，亦不過落職福州居住而已。淮西鄧瓊之叛，是時公論沸騰，言路不得已，遂疏其罪。既而併逐言者於外，及符離之敗，國家平日所積兵財掃地無餘，乃以殺傷相等為辭，行賞轉言無虛。日隆興初年，大政事莫如符離之事，而實錄時政紀並無一字及之。公論安在哉。

八編類纂

卷百三

三六

二  
所短者

三十一年李寶為浙西路副總管駐劄平江兼提督海船入奏事翌日上謂輔臣曰寶非惟驍勇兼其心術可以倚仗朕素識其人觀之久年他日未易量先是寶言連江接海使於發兵無若江陰臣請徙守萬有一不任甘死無赦上從之寶即遣其子公佐與邊士寧潛入虜境伺動靜至是虜謀益泄復召至關問方略寶奏以海道無險要可守萬一虜艦散入諸洋則難以蕩滅臣止有一策出萬全上問何如對曰凡用兵之道自戕其地與戰人之地不同自戰其地者必生之兵也戰人之地者必死之兵也今虜未離巢穴臣仰憑天威掩出不意因其驚擾而疾擊之可以得志上曰善問所總舟幾何曰堅全可涉風濤者得百一十皆舊例所用防秋者所總人幾何曰僅二千止是二浙福建五分弓弩手非正兵也旗幟器甲亦以粗備事急矣臣願亟發陛辭賜寶帶鞍馬尚方弓刀戈甲之屬寶自行在還江陰即謀進發軍士洵洵爭言西北風力尚勁迎之非利寶下令大計已定不可搖敢再有出一語者斬遂以舟師三千人進發平江守洪遵竭資糧器械濟之放蘆州大洋行三日風果甚怒舟散漫不能收寶慷慨顧左右曰天欲以試

八編類纂

卷百十

五

李寶耶此心如鐵寶與虜舟遇於密州膠西縣陳家島敗之初金主亮用降人倪詢商簡梁三兒等計造戰舟數百使蘆保衡等統之約以十月十八日至海門出入錢塘江幹事畢令雄州刺史阿尾來江上迎報虜舟泊唐家島寶舟泊石白山相距三十餘里而北風日起寶憂之有大漢水手數百來降大漢軍簽起上等戶也寶問之頗得北軍事實裨將曹洋請逆戰胸山縣宰高敞曰不可彼眾我寡宜避之洋曰彼雖眾皆不諳海道且降人云女真在船中惟匍而睡畧不能動雖眾何為寶伺虜未覺遣其將曹洋黃端禱於石白祈風助順得卜如期揮師歡欣夜漏將盡起碇進船風猶未順尚有難色良久風忽自桅樓中來鏗如鐘鐸眾喜爭奮引帆握刃俄傾遇山薄虜鼓聲震蕩海波騰躍虜驚失措驚呼分掣碇舉帆彌百數里而帆皆以油綾為之舒張如錦繡忽為波濤卷聚一隅窘戚摧兀無復行次寶命以火箭射之著其油帆烟焰隨發延燒數日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健士登其舟以短兵擊刺燼之舟中其餘簽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獲其副都統完顏家奴等五人斬之阿瓦亦被殺保衡舟未發亟引去

八編類纂

卷百十

五

六三三

得倪詢等三人及虜詔書印記征南行程曆與器糧斛以萬計

三十二年閏二月虜犯海州知海州兼山東忠義軍都統制魏勝遣合李寶軍與戰大破之四月五斤大勝餉道十一月至石聞堰勝力拒之翌日虜十萬來奪隘路勝率兵死戰殺其先鋒數千人餘皆走勝令勿追止守擒堰要路遣報招討李寶寶以防海道上船不復發兵虜盛兵來戰勝勵士奮力拒之虜不能奪公還及城下民以寶既上船思虜大至皆欲入城

八編類纂

卷百六

臣類

三九

統制郭蔚閉門不得入人民牛馬蔽野號呼震動城中軍民亦思勝入城諭以賊勢退怯固守可保無虞乃開門縱之入翌日入盡三路虜兵皆至環城為營數重勝與蔚分布諸兵土城守臥旗什鼓肅然若無人賊疑數日不敢攻十七日植雲梯立砲攻具悉備四面合圍矢石如雨負土填濠勝令俟其近城然後鳴鼓張旗發矢石及城外無不中繼以大牛金汁凡三晝夜殺傷多虜竟不能近城二十日罷攻修營壘絕河道為固守計時出騎環城亦伺其不備掩擊或獨出擾之使不得息五月初二虜益增攻具攻城

尤急勝隨宜為捍禦之具亦備十四日罷攻勝募士夜竊出告急李寶寶以上聞還報命張子益來十五日虜有退意頃之子益元師騎軍至勝出城外與議戰又出軍城北砂巷大戰斬首不可計敵兵皆退

宋虞允文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六歲誦九經七歲能屬文紹興三十三年登進士第權知黎州渠州累遷禮部郎中金主亮修沐已有南侵意王倫還言敵恭順和好湯思退再拜賀置邊備不問及金使施宜生頗泄敵情張燾密奏之亮又隱畫工圖臨安湖山以歸

八編類纂

卷百六

臣類

三九

亮賦詩情益露允文上疏言金必敗盟兵出有五道願詔大臣豫思禦備時三十年正月也十月借工部尚書克賀正使與館伴賓射一發破的眾驚異之允文見運糧造舟者多辭歸亮曰我將看花落陽允文還奏所見及亮語申言淮海之備除直學士院三衙管軍以宦寺克承受允文言自古人主大權不移於奸臣則落於近侍秦檜盜權十有八年檜死權歸陛下邇來三衙交結中官宣和明受厥鑒未遠上大悟立罷之金使王全高景山來賀生辰口傳亮悖慢語欲得淮南地索將相大臣議事於是召三衙大將趙

張浚守  
宜以固  
守原  
探而不  
知武昌  
也

密等議舉兵侍從臺諫集議宰臣陳康伯傳上旨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何如遣成閔為京湖制置使將禁衛五萬禦襄漢上流允文曰兵來不除道敵為虛聲以分我兵成其出淮奸謀爾不聽卒遣閔七月金主亮徙汴允文復語康伯閔軍約程在江池宜令到池者駐池江者駐江若敵兵出上流則荆湖之軍捍於前江池之軍援於後若出淮西則池州軍出巢縣江州軍出無為可為淮西援是一軍而兩用之康伯然其說而閔軍竟屯武昌九月金主金李通為大都督造浮梁於淮水上金主自將兵號百萬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三

談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命皆在此待有功眾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至江濱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絳旗二繡旗二中建黃屋亮踞坐其下謀者言前一日刑白黑馬祭天與眾盟以明日濟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予黃金一兩時敵兵實四十萬馬倍之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軍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而行其一駐中流藏精兵代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宋軍軍小卻允文入陣中撫時俊之背曰汝膽畧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鱗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軍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勁弓尾擊追射大敗之僵尸凡四千餘殺萬戶二人浮千戶五人及生女真五百餘人敵兵不死於江者亮悉殺之怒其不出江也以捷聞犒將士謂之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繼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丁丑敵果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三

至因夾擊之復大戰焚其舟三百始遁去再以捷聞  
 既而敵遣偽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允文曰此反間  
 也乃復書言權已寘典憲新將李世輔也願一戰以  
 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龍鳳車斬梁漢臣及造舟  
 者二人乃趨瓜洲漢臣教亮濟江者也顯忠至自蕪  
 湖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犯瓜洲京口無備我當  
 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李捧軍萬六千往京口  
 葉義問亦命楊存中將所部來會允文還建康即上  
 疏言敵敗於采石將微幸於瓜洲今我精兵聚京口  
 持重待之可一戰而勝乞小緩六飛之發甲申至京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三

口敵屯重兵滁和造三牖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時  
 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聚京口不下二十萬惟  
 海鱸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  
 風則使戰艦數少恐不足用遂聚材治鐵改修馬船  
 為戰艦且備之平江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  
 以苗定駐下蜀為援庚寅亮至瓜洲允文與存中臨  
 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  
 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爾一將跪奏  
 南軍有備未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欲斬之  
 哀謝良久杖之五十乙未亮為其下所殺初亮在瓜

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亮  
 愈怒還揚州召諸將約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諸將  
 謀曰進有滄殺之禍退有敵殺之憂奈何有萬戴者  
 曰殺郎主與南宋通和歸鄉求生矣眾曰諾亮有紫  
 茸細軍不臨陣恒以自衛眾患之有蕭遮巴者給之  
 曰淮東子女玉帛皆聚海陵且喉使往細軍去而亮  
 死丙申敵人去屯三十里遣使議和已亥奏聞召允  
 文入奏上慰藉嘉嘆謂陳俊卿曰虞允文公忠出天  
 性朕之裴度也詔免扈從往兩淮措置允文至鎮江  
 奏收兩淮三策不報克川陝宣諭使至蜀與大將吳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三

璘議經畧中原璘進取鳳翔復鞏州金治兵爭陝西  
 新復州郡蜀人欲棄之允文持不可孝宗受禪朝臣  
 有言西事者謂官軍進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  
 德順且欲用忠義人守新復州郡官軍退守蜀口允  
 文爭之不得吳璘遂歸河池蓋用叅知政事史浩議  
 欲盡棄陝西臺諫附和其說允文再上疏大畧言恢  
 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縣又係於德順之  
 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階成利害至  
 重前後凡十五疏且移書陳康伯康伯牽於同列不  
 能回也上將召允文問陝西事執政忌其來徒知變

一第1273册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州尋又命奏事隆興元年入對史浩既素主棄地及拜相亟行之且親爲詔有曰棄鷄肋之無多免狼心之未已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上問及棄地允文以笏畫地陳其利害上曰此史浩誤朕除兵部尚書湖北京西制置使時朝廷遣盧仲賢使金議和湯思退又欲棄唐鄧海泗手詔謂唐鄧非險要可寘度外允文五上疏力爭思退怒即奏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已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上意遂定思退陽請召允文實欲去之也允文上印猶以四州不可棄爲請乞致仕詔知平江府思退竟決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三

和議割唐鄧二年金兵復至思退貶上悔不用允文言陳俊卿亦薦允文堪大用乾道元年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是秋金遣完顏仲有所議偃蹇不敬允文請斬之廷有異論不果會錢端禮受李宏玉帶事連允文爲御史章服所論罷政奉祠西歸三年二月召至闕吳璘卒即拜四川宣撫使八月至漢中又往沔陽尤以軍政爲急又奏閱實諸軍第其壯怯爲三上備戰中下備輜重老者少者不預汰兵凡萬人減緡錢四百萬汰去兵有勞績者置員闕處之興洋義士民兵也紹興初以七萬計大散之戰將不授甲

驅之先官軍死亡畧盡命利帥晁公武覈實得二萬三千九百餘人又得陝西弓箭手法參紹興制爲一書俾將吏守之以馬政付張松奏依舊制分茶馬爲川秦司初在樞府蕭遯巴以劄軍中人爲言允文嘗論三衙撫存之至是金洋興元歸正人二萬遯道訴繫縲之苦允文分給官田俾咸振業欲結敵將姜挺白沂遵御札募鞏人王嗣祖結外蕃以圖金人又得蕃僧六彪者偕往竟無成說五年八月拜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允文多薦知名士如洪适汪應辰及爲相籍人才爲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三

凡所舉上皆收用如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晁公武李燾其尤章明者也上以兵冗財匱爲憂允文與陳俊卿議革三衙雜役汰冗籍三軍無怨言詔以范成大爲祈請使爲陵寢故金不從且謀報欲以三十萬騎奉遷陵寢來歸中外洶洶荆襄將帥請增戍允文謂金方懲亮決不輕動不過以虛聲撼我爾遂奏止之朝論紛然允文屹不動敵卒無他自莊文太子堯儲位未定允文上疏且屢懇陳七年正月上兩宮尊號議始定下詔皇第三子恭王惇立爲太子皇子愷以雄武保寧軍節度使判寧國府太子尋尹臨



安侍衛馬軍司牧地舊在臨安。允文謂地狹不利芻牧，請令就牧鎮江。緩急用騎，過江便。三軍有怨語，其後言者以此為言。胡銓以臺評去，允文奏留之。經筵銓薦朱熹，上問允文識熹否。允文謂熹不在程頤下，遂召熹。熹不至，會慶節金使烏林答天錫入見，金主皆也。驕倨甚，固請上降榻問金主起居。上不許，天錫跪不起。侍臣錯愕失措，允文請大駕還禁中。且諭之曰：大駕既興，難再御殿，使人來且隨班上壽。金使慙而退。上以僕射名不正，改為左右丞相。八年二月，授允文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梁克家為右丞相，允文嘗舉克家自代，上不許。是月以病乞解機政，又薦克家。靖重有宰相器，至是始同相。四月，御史蕭之敏劾允文。允文上章待罪，上過德壽宮，太上曰：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許，毋聽其去。上為出之。敏且書扇製詩以留之。允文言之敏端方，請召歸以闢言路。上謂其言寬厚，命曾懷書之。時政記上命選揀官，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鯁亮。又以文學推重於時，故薦之。久不報，曾覲薦一人，賜第擢諫議大夫。允文克家爭之不從，允文力求去，授四川宣撫使。辭，上諭以進取之方，期以某日會河南。允文言異時或內外

八編類纂

卷百八

三

不相應。上曰：若西師出而朕遲回，自朕負卿，若朕已動而卿遲回，即卿負朕。上御正衙酌酒賦詩以遣之。且賜家廟祭器。九年，至蜀。大軍月給米一石五斗，不足贍其家。允文捐宣司錢三十萬易米，計口增給。立戶馬七條括民馬，奏選良家子以備戰用。上嘗謂允文曰：丙午之耻，當與丞相共雪之。又曰：朕惟功業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如漢文景，故允文許上以恢復使蜀一歲，無進兵期。上賜密詔趨之。允文言軍需未備，上不樂。淳熙元年卒。後四年，上幸白石大閱，見軍皆少壯，謂輔臣曰：虞允文行沙汰之效也。尋詔贈太傅。賜諡忠肅。允文姿格偉長六尺四寸，慷慨磊落，有大志。而言動有度，人望而知為任重之器。早以文學致身臺閣，晚際時艱，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無

八編類纂

卷百八

三

嘆焉。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六十一

左編

臣類 相臣

漢申屠嘉 守成

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從擊黥布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以二千石從高祖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一

古今

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燕飲，通家其見寵如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請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令人召若。」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

文帝知嘉能

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罷錯為內使，貴幸用事，諸法今多所請變，更議以適罪，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墮垣也。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至朝，嘉請誅內史錯，上曰：「錯所守非真廟垣，乃外墮垣，故冗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吏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血歐而死，謚曰節侯。」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一

古今

漢公孫弘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弘對策曰：「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歛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

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遂罰當罪則奸邪止  
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太常奏弘  
第居下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為  
博士待詔金馬門時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  
徵公孫弘側目而視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  
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者固遂以老而罷歸也  
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民有先  
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  
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  
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不可得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臣類 三

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  
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  
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于是上  
察其行慎厚辭論有餘習文法事緣飾以儒術上說  
之一歲中至左內史常奏事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  
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  
貴常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汲黯  
廷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為與臣等建此議今  
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  
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

益厚遇之弘為人談奇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  
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母卒服喪三年為內史數年  
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  
以為罷弊中國以奉無益之地願罷之於是上迺使  
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迺  
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專  
奉朔方上迺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  
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  
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  
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臣類 四

擬于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  
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今臣弘為御史  
大夫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  
且無黯陛下安聞此言上以為有讓愈益賢之元朔  
中代薛澤為丞相先是漢嘗以列侯為丞相唯弘無  
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  
方之士益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  
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  
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為平津  
侯其後以為故事丞相封侯自弘始也時上方興功

業屢舉賢良弘自見舉首起徒步數年丞相封侯于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思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後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撫鎮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恐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不許居數月疾瘳視事凡為丞相御史六歲年八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五

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廐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惇謹復終相位其餘盡伏誅云

齊厲王次昌孝王將闔之孫也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王后王不愛紀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正其後宮無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奸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有愛女曰修成君修成君非劉氏子太后憐之修成君有女娥欲嫁之于諸侯宦者甲乃請

齊亦自取

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大喜使甲之齊時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欲因魏甲即事成幸言姬女願得克王后宮甲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怒曰王有后後宮備具且甲齊之貧人及為宦者入事漢初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克後宮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事有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坐死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母復言嫁女齊事寢淫聞于上主父偃由此與齊有隙偃方幸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眾殷富鉅于長安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于親屬益疏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及吳楚時孝王幾為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于是武帝拜偃為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為王通于姊翁主所者辭及王王年少懼以罪為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敗齊恐其漸疏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天子亦因囚偃公孫弘曰齊王以憂死無後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偃遂坐誅厲王立五年國除初河南人卜式數輸財縣官以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田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問曰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六

以論下式  
郭解類似

家豈有冤欲言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何故有冤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于邊有財者宜輸，妾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上以問公孫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為化。至是，上以式終長者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式為齊相，上書請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南越詔褒美，式賜爵關內侯，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式既在位，乃言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苦惡價貴，或疆令民買之，而船有算。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七

商者少物貴，上由是不悅。軹人郭解，關東大俠也。平生睚眦殺人甚眾，上聞之，下吏捕治，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奸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其舌。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吏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于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

漢魏相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徙平陵，少學易，為郡卒史，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為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

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奸，收捕按致其罪，論客弃市。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禁止奸邪，豪強畏服。會丞相田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為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為我因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王新立，以為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為關都尉，子為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八

久繫，踰冬會赦出，復有詔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為光祿大夫，子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第願少慎事，自重，藏器於身，相心善其言，為齊威嚴，居部二歲，徵為諫議大夫，復為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即位，徵相入為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

去副封以  
夜散陰謀  
甚其功大

蘇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為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  
復領尚書事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  
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  
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光死子復為大  
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婿據權勢任兵官光夫人  
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騎奢放縱  
恐寢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因萬世之  
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  
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  
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九

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  
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  
王敵加于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  
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  
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  
衆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  
人事乃天道也聞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  
歸之未有犯于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置意中今  
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  
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食常恐不  
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愁苦  
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  
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  
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  
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  
兵報織芥之忿于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  
不在顛更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  
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而止遣長羅侯常  
惠將張掖酒泉騎往車師迎鄭吉及其吏士還渠犂  
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者者立以為王盡徙車師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十

國民令居渠稔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以鄭吉為衛  
 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  
 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  
 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  
 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曰臣聞明主在上  
 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能  
 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  
 有飢寒之邑為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  
 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由  
 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十一

水旱之災為民貧發倉廩賑乏饑遺諫大夫博士巡  
 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  
 租賦弛山澤陂池禁秣馬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  
 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  
 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于農而  
 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  
 平原渤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于道路二千  
 石不預慮其難使至于此賴明詔振救乃得蒙更生  
 今歲不登穀暴騰踴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  
 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

補注

宜蚤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帥跡先帝盛德以撫  
 海內上施行其策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  
 之曰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宜廣教化陰陽  
 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  
 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  
 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識  
 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疏廣為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為  
 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  
 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曰太子國儲  
 副君師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十二

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  
 陋非所以廣太子德于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  
 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相勅  
 椽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  
 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為  
 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相為人嚴毅不如吉  
 寬視事九歲神爵三年薨諡曰憲侯子弘嗣其露中  
 有罪削爵為關內侯先是元康初京兆尹趙廣漢好  
 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屬彊壯蝨氣見事風生  
 無所回避廣漢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人上書言之

事下丞相御史案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此脅丞相丞相案之愈急廣漢乃將吏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丞相上書自陳事下廷尉治不如廣漢言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吏民守關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追思之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事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儵華龍等待詔金馬門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與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

漢丙吉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為魯獄吏積功勞稍遷至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為州從事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生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後二年武帝疾在長楊五祚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

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入亡辜死者猶不可况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悟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勅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為車騎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入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一

古

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竊伏聽于眾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于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著龜果宜褒顯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



其議遂尊立皇曾孫道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于掖庭。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為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管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厚賞。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五

詔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新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詩不云：虞亡德不報，其封吉為博陵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瘳，吉上書固辭，自陳不宜以空名受賞，上報曰：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書歸侯印，是顯朕之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慮，近醫藥，以自持。後五

歲代魏相為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賊不稱職，輒子長休告，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奸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因以為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于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嗜酒，數通蕩，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汗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比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奔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六

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羣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乃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史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由是益賢。吉又嘗出逢清道羣闖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

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  
鬪相殺死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  
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  
當于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  
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  
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吏乃服以吉知大體。五  
鳳三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  
以自代者？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  
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于法度，  
曉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部治，有能名。廷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七

尉于定國，執憲詳明，天下自以不寃。太僕陳萬年，事  
後母孝，醇厚備于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  
之上，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黃霸為  
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黃霸為  
骸骨病免，以廷尉于定國代為御史大夫，黃霸薨，定  
國為丞相，太僕陳萬年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居位皆  
稱職。上稱吉為知人。吉夢，謚曰定侯。子顯，甘露中有  
罪，削爵為關內侯，官至衛尉。太僕始顯少為諸曹，嘗  
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丞相吉大怒，謂  
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

夫人為言，然後乃已。吉中子禹為水衡都尉，少子高  
為中壘校尉。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曰：臣少時為  
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  
治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  
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再侍  
臥庭。上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  
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使誰如移  
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  
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願令留，與郭徵卿並養  
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喬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六

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即時病，輒使臣尊  
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組徵卿不得令  
晨夜去。皇孫放盪，數奏其糞食物，所以擁全神靈。成  
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徵其  
報哉！誠其仁恩內結于心也。雖介子推割肌以存君，  
不足以此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  
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專歸美于組徵卿，組徵卿皆  
以受田宅賜錢，吉封為博陽侯。臣尊不得此組徵卿，  
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  
子顯坐徵文奪爵，為關內侯。臣愚以為宜復其爵，也。

以報先人功德先是顯為太僕十餘年與官屬大為奸利賊千餘萬司隸校尉昌案劾罪至不道奏請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舊恩朕不忍絕免顯官奪邑四百戶後復以為城門校尉顯卒子昌嗣爵關內侯成帝時修廢功以吉舊恩尤重鴻嘉元年制詔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聖賢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為博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續云昌傳子至孫王莽乃絕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五 臣類

元

東漢伏湛

伏湛字惠公琅邪人也九世祖勝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客授琅邪因家焉父理為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為高密太傅別自名學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以父任為博士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為繡衣執法使督大奸遷後隊屬正更始立以為平原太守時倉卒起兵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撤膳今民皆飢奈何獨飽乃共食粗糲悉分俸祿以賑卯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為湛起兵湛

惡其惑眾即收斬之狗首城郭以示百姓于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內職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為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總攝羣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為大司徒封陽都侯彭寵反于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與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卿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為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五 臣類

平

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新過縣邑尤為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當以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充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縱橫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北接外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况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舍近務遠弃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怨懼誠臣之所惑也帝覽其奏竟不親征時賊徐異卿等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為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日歸降護送洛陽湛雖倉卒造次必于文德以為禮樂政化之首

漢書卷之  
第如北

好家風

顛沛猶不可違是歲秦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其冬  
駕車征張步留湛居守時蒸祭高廟而河南尹司隸  
校尉于廟中爭論湛不舉奏坐策免六年徙封不其  
侯邑三千六百戶遣就國十三年夏徵勅尚書擇拜  
吏日未及就位因讎見中暑病卒賜祕器帝親弔祠  
遣使者送喪修冢子翕嗣爵傳至曾孫無窮亦傳家  
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為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  
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元  
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又自  
承集古今刪著事要號曰伏侯注無忌卒子質嗣官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三

至大司農質卒子完嗣尚桓帝女陽安公主女為獻  
皇后曹操殺后誅伏氏國除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  
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為伏不聞云

東漢宋弘

宋弘字仲子長安人也父尚成帝時至少府哀帝立  
以不附董賢違忤抵罪弘少而溫順哀平間作侍中  
王莽時為共工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逼迫不得已  
行至渭橋自投于水家人救得出因伴死獲免光武  
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梁為大司空封  
徇邑侯所得租俸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

徙封宣平侯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  
才學洽聞幾能及楊雄劉向父子于是召譚拜議郎  
給事中帝每讎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  
于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  
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  
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  
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  
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  
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  
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三

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推進賢士馮翊桓梁三  
十餘人或相及為公卿者弘嘗讎見御坐新屏風圖  
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  
者帝即為撤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  
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與帝共論  
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弘成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  
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  
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  
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弘在  
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數年卒無子

國除

東漢韋彪

建初七年車駕西巡狩以彪行太常從數召入問以三輔舊事禮儀風俗彪因建言今西巡舊都宜追錄高祖中宗功臣褒顯先勳紀其子孫帝納之行至長安乃制詔京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光後疏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于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又疏天下樞要在干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于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嗇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爲奸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審正有補益于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爲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爲吏民新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

延陵顏季亨會通校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十四

左編

臣類 相臣

東漢第五倫 守成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其先齊諸田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爲氏倫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閭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引彊持滿拒之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倫後爲卿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自以爲久官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爲糞除而去陌上號爲道士親友故人莫知其處數年京兆尹閻興用爲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乃署倫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士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益延也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隨王之國光武召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政道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帝戲謂倫曰

聞卿爲吏勞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  
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饑亂實不敢妄過人食帝大笑  
倫出有詔以爲扶夷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爲  
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  
餘皆賤買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  
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  
祠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  
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祿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  
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懼以祝  
咀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永平五年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五

二

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號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  
前倫乃僞止亭舍陰乘船去衆知復追之及詣廷尉  
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是時顯宗方案梁松事亦  
多爲松訟者帝患之詔公車諸爲梁氏及會稽太守  
上書者勿復受會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歸田里身  
自耕種不交通人物數歲拜爲宕渠令顯振鄉佐玄  
賀賀後爲九江沛二郡守以清潔稱所在化行終於  
大司農倫在職四年選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  
實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  
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

任於是爭昧抑絕文職修理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  
石時以爲知人視事七歲肅宗初立擢自遠郡代牟  
融爲司空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  
居職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趨之倫以后  
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近代光烈皇后  
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徒廢陰興賓客其後  
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卽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  
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苦身  
待士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臣嘗刻著五臟  
書知紳帶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衛尉廖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五

三

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  
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結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  
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  
五千斤臣愚以爲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以不聞陛下  
情欲厚之亦宜思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  
下下全后家裁蒙省察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出征  
西羌倫又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  
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  
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思仁陛下至孝恐卒  
有纖介難爲意愛聞防請仕篤爲從事中郎多賜財

帛為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為馬氏妻恃此交通所在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以為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為選賢能以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並不見省用倫峭直有善政疏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為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其刺史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召見可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五

四

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臣愚不足採及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曰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設險趨執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令憲永保福祿

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真白稱時人方之前朝貢禹然少蘊籍不修威儀亦以此見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連以老病上疏乞身元和三年賜策罷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加賜錢五十萬公宅一區後數年卒時年八十餘詔賜秘器衣衾錢布少子頡嗣歷桂陽廬江南陽太守所在見稱順帝之為太子廢也頡為太中大夫與太僕來歷等共守闕固爭帝即位擢為將作大匠卒官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五

五

東漢袁安

袁安字邵公汝陽人也祖父良習孟氏易安少傳良學為人嚴重有威見敬於州里初為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從中懼而止後舉孝廉除任城令楚王英謀為逆事下郡覆考三府舉安能理劇拜

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明帝怒甚  
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成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  
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  
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  
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卽報許  
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  
嘗以贓罪鞠人建初八年遷太僕武威太守孟雲上  
書北虜旣以和親而南鄙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  
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  
安獨曰此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六

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以大臣典邊不宜  
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  
便帝竟從安議章和元年代桓虞爲司徒和帝卽位  
竇太后臨朝后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  
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爲匈奴不  
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微功萬里非社  
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  
稍自引止唯安獨與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  
者十上太后不聽衆皆爲之危懼安正色自若竇憲  
旣出而弟衛尉篤執金吾景各專威權公於京師使

客返道奪人財物景又擅使乘驛馳檄緣邊諸郡發  
突騎及善騎射有才力者漁陽雁門上谷三郡各遣  
使將送詣景第有司畏憚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發  
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  
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無盡節之義  
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憲景等日益橫盡樹其親黨  
賓客於名都大郡安與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又他所  
連及貶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  
亦未有以害之時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爲  
耿夔所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日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七

矜已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修爲  
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  
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等十人議可許安  
與任隗奏以爲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  
以權時之筭可得扞禦北敵故也今朔漠旣定宜令  
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復更立阿修以增  
國費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  
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臣惟光武皇帝本所  
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  
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



老成謀國

然命將爰伐塞北至于章和之初降者十餘萬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太尉宋山光祿勳耿秉皆以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宜審其終以成厥初伏念南單于屯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况屯首倡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奮議而欲背棄先恩夫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讐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且漢故事供給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五

八

全古

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勢言辭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憲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為單于後遂反叛卒如安策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四年春薨朝廷痛惜焉後數月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為郎策免宋山

東漢黃瓊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瓊初以父任為太子舍人辭病不就五府俱辟連年不應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與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進有司劾不敬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有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乃以書逆遣之曰聞處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山斯則可矣若當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五

九

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也常聞語曰曉曉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名願先生弘此遠謨令眾人嘆服一雪此言耳瓊至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

殿屋以災  
其見將自  
言之矣

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時連有災異瓊上疏順帝  
曰問者以來封位錯謬塞煥相干蒙氣數興日關月  
散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開石室案河洛外命  
史官悉條上永建以前至漢初災異與永建以後訖  
于今日孰為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數見公  
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宜皆斥黜臣前頗陳災眚  
并薦光祿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包及會稽賀純廣  
漢楊厚未蒙御省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堂年  
皆耆耄有作者七人之志宜更見引致助崇大化於  
是有詔公車徵錯等遷尚書令瓊以前左雄所上孝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二

一

廉之選專用諸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  
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又雄前議遷克先試  
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瓊  
覆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洗清濁覆實虛濫不宜改  
革帝乃止出為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以選入  
符講禁中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太將軍梁  
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  
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勲德  
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瓊獨建議曰冀前以  
親近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胤亦加封賞昔周公輔

此致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二

十一

相成玉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  
百今諸侯以戶邑為制不知以里數為限蕭何識高  
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戶增封以顯其  
功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  
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冀意以為恨會  
以地動策免復為太僕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  
冀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為冀所識  
舉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復為大司農明  
年梁冀被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續司空孫朗皆坐阿  
附免廢復拜瓊為太尉以師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  
封為邠卿侯邑千戶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昔怨惻  
乃許之梁冀既誅瓊首居公位舉秦州郡素行貪汙  
至死徒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  
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四年以寇  
賊免其年復為司空秋以地震免七年疾篤上疏諫  
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  
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  
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  
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為力唐堯以德化為冠冕以  
稷契為筋力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掃除秦

項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祗改日亂。遂使奸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為冕。所蹈不以賢佐為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于衆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卽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暨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富擬王府。勢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陛下耳目之明。更爲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坐陳國議。遂見殘滅。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弘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歿。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奉衆。又并坐。故朝野之人。以忠爲諱。尚書周永。昔爲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勢。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奸計。亦取封侯。又黃門協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謀圖。共構奸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計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

徵審別真偽。復與忠臣竝時。顯卦使朱紫共色。粉墨雜蹂。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圭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駑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負累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其年卒。時年七十九。

晉王彪之

王彪之字叔武。瑯琊臨沂人。初除佐著作郎。東海王文學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爲尚書郎。汝幸可作

諸王佐邪。彪之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至於超遷。是所不願。遂爲郎。累遷侍中。廷尉。時當南郊。簡文帝爲撫軍執政。訪彪之。應有赦否。答曰。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謂非宜。何者。黎庶不達其意。將謂郊祀必赦。至此時。凶愚之輩。復生心於僥倖矣。遂從之。轉吏部尚書。簡文帝命曲安遠補句容令。殿中侍御史奚朗補湖東郡。彪之執不從。曰。秣陵令三品。縣耳。殿下昔用安遠。談者紛然。句容近畿三品佳邑。豈可處卜術之人。無才用者邪。湘東雖復遠小。所用未有朗比。談者謂頗兼卜術。得進殿

下若超用寒悴當令人才可拔明等凡器實未足充此選太尉桓溫欲杜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或勸殷浩引身告退彪之言於簡文曰此非保社稷為殿下計皆自為計耳若殷浩去職人情崩駭天子獨坐既爾當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問罪卿為其首事任如此猜疑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耶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陳以成意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即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裁無故忽忽先自猖蹶溫亦奉帝旨果不進時衆官漸多而遷徙每速彪之上議曰為政之道以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七

太常宿衛之重一衛任之其次驍騎左軍各有所領無兵軍校皆應罷廢四軍皆罷則左軍之名不宜獨立宜改游擊以對驍騎內官自侍中以下舊員皆四中興之初二人而已二人對直或有不周愚謂二人於事則無關也凡餘諸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才任所帖而領之若未能顧廢自可因闕而省之委之以職分責之以有成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隨黜陟而彰雖緝熙之隆康哉之歌未臻可使庶官之選差清蒞職之日差久無奉祿之虛費簡吏寺之煩役矣既而長安人雷弱兒梁安等詐云殺符堅符眉請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七

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盡出一門。亦非深根固蒂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殿下作異者耳。簡文頌曰。君言是也。後以彪之為會稽內史。居郡八年。豪右斂跡。凶戶歸者三萬餘口。桓溫下鎮姑孰。四方修敬。皆遣上佐綱紀。彪之獨曰。大司馬誠為富貴。朝廷既有宰相。動靜之宜。自當諮稟。修敬若遺。綱紀致貢。天子復何以過之。竟不遣。溫以山陰縣折布米不時畢。郡不彈糾。上免彪之。彪之去郡。郡人見罪。謫未上。州臺者皆原散之。溫復以為罪。乃檻收下吏會赦。免左降為尚書。頃之復為僕射。是時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七

溫將廢海西公。彪之既知。溫不臣迹已著。理不可奪。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以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漢史。曾無懼容。神彩毅然。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溫又廢武陵王。遵以事示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從公建立聖明。遐邇歸心。當崇獎王室。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溫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及簡文崩。羣臣疑惑。未敢上嗣。或云宜當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為所責矣。於是朝議大定。及孝武

帝即位。太皇太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諒闇。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命。謹具封還。內請停事。遂行。溫過疾。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為文。以示彪之。彪之視訖。歎其文辭之美。請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謝安見其文。又頗使宏改之。宏遂逡巡其事。既屢引日。乃謀于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便少遲迴。宏從之。溫亦諱薨。時桓冲及安夾輔朝政。以新喪元輔。主上未能親覽萬機。太皇太后宜臨朝。彪之曰。先代前朝主在襁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七

抱。母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政事。終是顧問。僕與君諸人耳。今上年出十歲。乖婚冠反。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豈是翼戴讚揚立德之謂乎。二君必行此事。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時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臨朝。決政。獻替專在乎已。彪之不達安旨。故以為言。安竟不從。尋遷尚書令。與安共掌朝政。安每曰。朝之大事。衆不能決者。諮王公。無不得判。安欲更營宮室。彪之曰。中興初。即位東府。殊為險陋。元明二年。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修築。方之漢魏。誠為儉狹。復不

至陋始合豐約之中今自可隨宜增益修補而已強  
寇未殄正是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力勞擾百  
姓邪安口宮室不壯後世謂之無能彪之曰任天下  
事當保國家寧朝政為先豈以修屋宇為能邪安無  
以奪之故終彪之之世不改營焉太元二年卒年七  
十三謚曰簡

晉何充

何充字次道廬江濬人充風韻淹雅文義見稱初辟  
大將軍王敦主簿敦兄含時為廬江郡貪汙狼藉敦  
嘗於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傍人皆為  
之不安充晏然自若由是忤敦左遷東海王文學尋  
屬敦敗累遷中書侍郎充即王導妻之姊子充妻穆  
皇后之妹也故少與導善早歷顯官嘗詣導導以塵  
尾指牀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坐也導繕揚州廨舍顧  
而言之曰正為次道耳明帝亦友昵之成帝即位遷  
給事出為會稽內史在郡有德政除丹陽尹王導庾  
亮並言于帝曰何充器局方桀必能總錄朝端臣夙  
之日願引充內待由是轉護軍將軍與中書監庾冰  
恭錄尚書事詔充冰各以甲仗五十人至止車門尋

遷尚書令加左將軍充以內外統任宜相糾正若使

事綜一人於課對為嫌乃上疏固讓許之徙中書令

庾冰兄弟以舅氏輔王室權侔人主慮易世之後威

屬轉疎將為外物所攻謀立康帝即帝母弟也每說

帝以國有強敵宜須長君帝從之充建議曰父子相

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良計故武王不授聖弟

即其義也昔漢景亦欲傳祚梁王朝廷咸以為虧亂

典制拒而弗聽今琅邪踐祚如孺子何社稷宗廟其

將危乎冰等不從既而康帝立建元初出為徐州刺

史鎮京口以避諸庾頃之庾翼將北伐庾冰出鎮江

州充曰臣冰舅氏之重宜居相位不應遠出朝議不

從於是徵充入為揚州刺史帝病篤冰翼意在簡文

帝而充建立皇太子奏可及帝崩充奏遺旨便立太

子以為穆帝冰翼甚恨之獻后臨朝詔曰驃騎任重

可以甲仗百人入殿又加中書監錄尚書事充自陳

既錄尚書事不宜復監中書許之復加侍中羽林騎

十人冰翼等尋卒充專輔幼主翼臨終表以後任委

于爰之于時論者並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歸宜

依翼所請以安物情充曰不然荆楚國之西門戶

百萬北帶強胡西鄰勁蜀經畧險阻周旋萬里得賢

百萬人

百萬人

百萬人

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所謂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者。豈可以白面年少猥當此任哉。桓溫英畧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議者又曰。庾爰之宜避溫乎。如今阻兵。耻懼不淺。充曰。溫足能制之。諸君勿憂。乃使桓溫西。爰之果不敢爭。充以衛將軍褚裒太子妃父。宜綜朝政。上疏薦裒。裒錄尚書。裒以地逼。固求外出。充每曰。桓溫褚裒為方伯。殷浩居黃門下。我可無勞矣。充居宰相。雖無澄正改革之能。而彊力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為己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為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談者以此重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一

之。然所昵庸雜。信任不得其人。而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於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古今。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于時郊情及弟曇詔於道。充及弟準佞於佛。充能飲酒。雅為劉琨所貴。琨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永和二年卒。時年五十五。贈司空。謚文穆。

晉蔡謨

蔡謨字明道。陳留考城人也。謨弱冠。察孝廉。渡江元

帝拜丞相。辟為掾。歷義興太守。大將軍王敦從事中郎。蘇峻構逆。吳國內史庾冰出奔會稽。乃以謨為吳國內史。謨既至。與張闡。顧眾。顧颺等共起義兵。迎冰還郡。峻平遷五兵尚書。遷太常。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會將作樂。宿懸於殿廷門下。奏非祭祀燕饗。則無設樂之制。事下太常。謨議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遂從之。臨軒作樂。自此始也。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像。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存。宜勅作頌。帝下其議。謨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臨時而畫此像。至於雅好佛道。所未承聞也。盜賊奔突。王都隳敗。而此堂塊然猶存。斯誠神靈保助之徵。然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歌頌之所先也。人臣覩物興義。私作賦頌。可也。今欲發王命。勅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為夷狄作一像之頌。於義有疑焉。於是遂寢。時征西將軍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為滅賊之漸。事下公卿。謨議曰。高祖受黜於巴漢。忍辱於平城。若爭強於鴻門。則亡不終日。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尚強。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威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為時之可否。在賊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一

時。或曰。抗威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為時之可否。在賊

之強弱賊之強弱在季龍之能否季龍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則季龍爲瓜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據同於魏世及勒死之日將相內外欲誅季龍季龍獨起於衆議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內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本根內外並定四方鎮守不失人土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爲之其將濟乎將不濟也賊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効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于理安乎譬若射者百發而一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二

三

陽者非季龍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耳賊前攻之爭疆場耳得之爲善不得則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於是何者重鎮也名賢也今而西渡實有卷席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季龍必率其精兵身來距爭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汚汚何如大江蘇峻何如季龍凡此數者宜詳校之愚謂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所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今征西之所不能勝也又是時兗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季龍此令三處反爲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勢也若石

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強不及季龍汚水之險不及大江江不能禦蘇峻而以汚水禦季龍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譙佃於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爲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賊果至丁夫戰于野外老弱獲于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唯據汚北方之于今四分之一耳士稚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來則無糧然至糧之難莫過嶠函而季龍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既無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二

三

前已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然此但說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虜也自汚以西水急岸高魚貫亦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算朝議同之故亮不果移鎮初皇后每年拜謁勞費甚多謨建議曰古者皇后廟見而已不拜陵也由是遂止及太尉鄒瑩疾篤出謨爲大尉軍司加侍中鑒卒卽拜謨都督徐克青三州揚州



之晉陵豫州之沛郡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假節時左衛將軍陳光上疏請伐胡詔令攻壽陽護上疏曰今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瑯琊城壁相望其間遠者裁百餘里一城見攻衆城必救且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劉仕一軍早已入淮又遣數部北取堅壁大軍未至聲息久聞而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非惟鄰城相救而已夫以白起韓信項藉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博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戒也若進攻未拔胡騎卒至懼桓子不知所為而舟中之指可掬今征軍

八編類纂

卷百三

五

五千皆王都精銳之衆又先為左衛遠近聞之各為殿中之軍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為笑今以國之上駟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也臣愚以為聞寇而致討賊退而振旅於事無失不勝管見謹冒陳聞季龍於青州造船數百掠緣海諸縣所在殺戮朝廷以為憂謨遣龍驤將軍徐玄等守中州并設募若將得賊大白船者賞布千疋小船百疋是時謨所統七千餘人所戍東至土山西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三十餘

處隨宜防備甚有算畧先是郗鑒上郗下有勲勞者凡一百八十人帝竝酬其功未卒而鑒薨斷不復與謨上疏以為先已許鑒今不宜斷且鑒所上者皆積年勲効百戰之餘亦不可不報詔聽之康帝即位徵代殷浩為揚州刺史又錄尚書事初謨冲讓不辟寮佐詔屢敦逼之始取椽屬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時朝咸謂當太平復舊謨獨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而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畧不稱心財單力竭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雙

八編類纂

卷百三

五

斃也遷侍中司徒上疏讓皇太后詔報不許謨猶固讓謂所親曰我若為司徒將為後世所哂義不敢拜也皇太后遣使諭意自四年冬至五年末詔書屢下謨固守所執六年復上疏以疾病乞骸骨上左光祿大夫領司徒印綬章表十餘上穆帝臨軒遣侍中紀璩黃門郎丁纂徵謨陳疾篤使主簿謝對曰臣謨不幸有公族穆子之疾天威不遠顏咫尺不敢奉詔寢伏待罪自旦至申使者十餘反而謨不至時帝年八歲甚倦問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

時當竟君臣俱疲倦皇太后詔必不來者宜罷朝於是公卿奏曰司徒謨頃以常疾久速王命皇帝臨軒百僚齊立俯儀之恭有望於謨若志存讓退自宜致辭闕庭安有人君卑勞終日而人臣曾無一酬之禮悖慢傲上罪同不臣臣等參議宜明國憲請送廷尉以正刑書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躬到廷尉待罪皇太后詔曰謨先帝師傅服事累世且歸罪有司內訟思愆若遂致之於理情所未忍可依舊制免為庶人謨既被廢杜門不出終日講誦教授子弟數年皇太后詔曰前司徒謨以道素著稱執行成名故歷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三

三

事先朝致位台輔以往年之失用致黜責自爾以來。嚮門思愆誠合大臣罪已之義以謨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於是遣謁者僕射孟洪就加冊命謨上疏陳謝遂以疾篤不復朝見詔賜几杖門施行馬十二年卒時年七十六賜贈之禮一依太尉陸抗故事詔贈侍中司空謚曰文穆謨性方雅丞相王導作女伎施設牀席謨先在坐不悅而出導亦不止之性尤篤慎每事必為過防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六十三

左編

臣類

相臣

唐魏徵

守成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棄貨產不營有大志通貫書術隋亂詭為道士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應李密以徵典書檄密得寶藏書輒稱善既聞所為促召之徵進十策說密不能用王世充攻洛口徵見長史鄭頊曰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士死傷略盡又府無見財戰勝不賞此二者不可以戰若浚池峭壘曠日持久賊糧盡且去我追擊之取勝之道也頊曰老儒常語耳徵不謝去後從密來京師久之未知名自請安輯山東乃擢秘書丞馳驛至黎陽時李勣尚為密守徵與書曰始魏公燃叛徒振臂大呼眾數十萬威之所被半天下然而一敗不振卒歸唐者固知天命有所歸也今若處必爭之地不早自圖則大事去矣勣得書遂定歸計而大發粟饋淮安王之軍會竇建德陷黎陽獲徵拜為起居舍人建德敗與裴矩走入關隱太子引為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為計太子敗王責謂曰爾間吾兄弟奈何答曰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三

一

子早為計太子敗王責謂曰爾間吾兄弟奈何答曰

步得山東亦自其

據此對大

太子早從徵言。不效今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恨意。即位拜諫議大夫。當是時河北州縣素事隱巢者不自安。往往潛伏思亂。徵白太宗曰。不示至公。禍不可解。帝曰。爾行安論河北。道遇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傳送京師。徵與其副謀曰。屬有詔。宮府舊人並原之。今復執送志安等。誰不自疑者。吾屬雖往。人不信。即貸而後。開使還。帝悅。日益親。或引至臥內。訪天下事。徵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由是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大夫。左右有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溫彥博案訊。是非彥博曰。徵為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而被飛謫。是宜責也。帝謂彥博行讓徵。徵見帝。謝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帝矍然曰。吾悟之矣。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為良臣。毋俾臣為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貞觀三年。以秘書監參預朝政。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欲因文泰。悉遣使者奉獻。帝詔文泰使人厭世。紇于迎之。徵曰。異時文泰入朝。所過供擬不能具。今又加諸國焉。則瀕塞州縣。以乏致罪者衆。彼以商賈來。則邊人為之利。若賓客之中國。

蕭然耗矣。漢建武時。西域請置都尉。護送侍子。光武不許。不以蠻夷。敝中國也。帝曰善。追止其詔。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為毀觀。後幸洛陽。次昭仁宮。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不獻食。或供養不精。為此無限。而至于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當兢兢戒約。奈何令人悔為不奢。若以為足。今不啻足矣。以為不足。為此寧有足邪。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徵見久承平。帝意有所忽。因對曰。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一二年。勉強受諫。而終不平也。帝驚曰。公何以驗之。對曰。陛下初即位。論元律師死。孫伏伽諫。以為法不當此。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曰。賞太厚。答曰。朕即位。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人使諫也。後柳雄妄訴隋賞。有司得劾其偽。將論死。戴胄奏。罪當徒。執之四五。然後赦。謂胄曰。第守法如此。不畏濫罰。此悅而從諫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言。修洛陽宮。勞人也。收地租厚歛也。俗尚高髻。宮中所化也。陛下志曰。是子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宮中無髮。乃稱其意。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五

臣類

臣奏人臣上書不激切不能啓人主意激切卽近訕  
訕于時陛下雖從臣言賞帛罷之意終不平此難於  
受諫也帝悟曰非公不能道此者帝遣使者至西域  
立葉護可汗未還又遣使賫金帛諸國市馬徵曰今  
立可汗未定卽詣諸國市馬彼必以爲意在馬不在  
立可汗可汗得立必不懷恩諸蕃聞之以中國薄義  
重利未必得馬而先失義矣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  
珠蘇則以爲慮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  
貴也陛下可不畏蘇則之言乎帝遂止皇太子承乾  
與魏王泰交惡帝曰當今忠蹇貴重無踰徵我遣傅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三

四

皇太子一天下之望羽翼固矣卽拜太子太師徵以  
疾辭詔答曰漢太子以四皓爲助我賴公其義也公  
雖臥可擁全之十七年疾甚徵家初無正寢帝命輟  
小殿材爲營構五日畢并賜素褥布被以從其尚令  
中郎將宿其第動靜輒以聞藥膳賜遺無筭中使者  
綴道帝親問疾屏左右語終日乃還復與太子至徵  
第徵加朝服拖帶帝悲慙拊之流涕問所欲對曰發  
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帝將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  
玉時主亦從帝曰公彊視新婦徵不能謝是夕帝夢  
徵若平生及旦薨帝臨哭爲之慟罷朝五日太子舉

錄

見

哀西華堂詔內外百官朝集使皆赴喪贈司空相州  
都督謚曰文貞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陪葬昭陵  
將葬其妻裴辭曰徵素儉約今假一品禮儀物褒大  
非徵志見許乃用素車白布幃帷無塗車芻靈帝登  
苑西樓望哭盡哀晉王奉詔致祭帝作文于碑遂書  
之又賜家封戶九百帝後臨朝歎曰以銅爲鑑可正  
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朕嘗  
保此三鑑內防已過今魏徵逝一鑑亡矣朕比使人  
至其家得書一紙始半葉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  
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中情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三

五

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  
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  
勿猜可以興矣其大略如此朕顧思之恐不免斯過  
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而必諫也帝本以兵定天  
下雖已治不忘經略四夷也故徵侍宴奏破陣武德  
舞則俛首不顧至慶善樂則諦玩無數舉有所諷切  
如此徵十帝思不已登凌煙閣觀畫像賦詩悼痛聞  
者媚之毀短百爲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才任宰相  
及正倫以罪黜君集坐逆誅娥人遂指爲阿黨又言  
徵嘗錄前後諫諍語示史官褚遂良帝滋不悅乃停

叔玉昏而什所為碑。顧其家衰矣。遼東之役。高麗執  
鞬犯陣。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曰。魏徵若在。吾  
有此行。邪。即召其家到行。在賜勞妻子。以少牢祠其  
墓。復立碑。恩禮加焉。

文武官請封禪。魏徵獨以為不可。對曰。陛下承隋末  
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車駕東巡。千乘萬  
騎。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  
遠夷君長。皆當扈從。今自伊洛以東。至于海岱。煙火  
尚希。灌莽極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虛弱也。  
况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  
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  
大水。事遂寢。上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斂百  
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饑人自斃。其肉肉盡而  
斃。何其愚也。然二主孰為優劣。對曰。齊後主懦弱。政  
出多門。周天元驕暴。成禍在已。雖同為亡國。齊主尤  
劣也。有司奏近臣所薦。凌敬乞貸之狀。太宗責徵等  
濫進何也。徵對曰。臣等每蒙顧問。常具言其長短。有  
學識強諫。諍是其所長。愛生產好經營。是其所短。今  
其為人作碑。文教人讀漢書。即附託官人。迴易求利。  
與臣等所說是實未乖。陛下未用其長。唯見其短。以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六

為臣等欺罔。實不甘心。桂州督李弘節身沒之後。其  
家賣珠。太宗聞之。乃宣言於朝曰。此人平生之日。宰  
相皆言其清。其家今既賣珠。所舉者豈得無罪。敕按  
之。徵諫曰。陛下平生疑此人濁。未見受財之所。今聞  
其賣珠。將連罪舉者。臣不知所謂。自聖朝以來。為國  
盡忠。清貞自守。終始不渝者。屈突通。張道源而已。通  
子三人。來選共有一匹羸馬。道源兒子不能存立。未  
見一言及之。今弘節為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居官  
終沒不言貧賤。妻子賣珠。未為有罪。審其清者。無所  
存問。疑其濁者。傍責舉人。雖云疾惡情深。是亦好善  
不篤。臣竊思度。未見其可。恐有識聞之。必生橫議。伏  
願留心再思。太宗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方知  
談不容易。徵上疏以為在朝羣臣。當樞機之寄者。任  
之雖重。信之未篤。是以人或自疑。心懷苟且。陛下寬  
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夫委大臣以  
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  
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  
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致治。其可得乎。若任以大官。求  
其小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  
陳則以為心不伏辜。不言則以為所犯皆實。進退惟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六

二事所全  
去夫

谷莫能自明則苟求免禍矯偽成俗矣上納之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門曰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玄齡等曰君但知南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徵進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責玄齡等而玄齡等亦何所謝玄齡等為陛下肱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為是當助陛下成之為非當請陛下罷之問於有司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房玄齡王珪掌內外考績治書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追案勘問王珪不伏太宗令侯君集案之徵奏稱無阿八編類纂卷百三十三臣所私必不可推鞠太宗大怒令君集勘當未奏太宗問君集君集奏稱臣謂魏徵玄齡王珪挾私濫考何得阿黨固執言不可推徵答云玄齡王珪俱是國家重臣並以忠正任使其所考者既多或一兩人不當祇是見有左右終非心有阿私若即推繩不信任此事便不可信何以堪當重委假令錯謬有實未足虧損國家窮鞫若虛失委大臣之體且萬紀每日常在考堂必有乖違足得論救當時察見一無陳說身不得考方始糾彈徒發在上嗔怒非是誠心為國所惜傷於正體不敢有所阿黨遂釋不問侯君集等平高

昌還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人者萬均不伏內出胡婦付大理與之辯對徵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人對辯帷箔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甚重晉秦穆飲盜馬之士楚莊赦絕纒之罪况陛下道高堯舜而曾二君之不逮乎上欲立皇子明母楊氏為后楊氏巢刺王元吉妃也有寵於上徵諫曰上方比德唐虞豈宜將以辰嬴自累乃止或奏云右僕射李靖侍中王珪奉使九成宮還至圍川縣有宮人先舍於令廳靖等後至乃移却八編類纂卷百三十三臣所宮人安置靖等又近有宮人使至始平縣縣令已安置訖左承裴載家口後至移動宮人不加禮敬太宗聞之大怒始平官司決杖一百解官仍案驗圍川宮人及李靖等徵進諫曰李靖王珪皆知禮法此或言者過候如其實然亦可矜恕何者李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皇后除掃僕隸又靖等出外自不可不與宮人相見宮人等亦不得不參至於宮人出使不與州縣交涉惟得供其飯食自外何所參承太宗曰公言是也乃釋州縣之罪李靖等亦寢不問通事舍人鄭仁基女年十五六有容色文德皇后請備嬪御太

要言人所不能言

宗乃聘為克華詔已施行冊使將行徵聞已許嫁陸氏遠進諫曰鄭氏之女久已許人陛下取之而無顧問播之四海豈為人父母之義乎臣所傳聞或未指的恐虧盛德情不敢隱君舉必書所願特留神慮太宗聞之大驚乃手詔答之深自尅責遂停冊使左僕射房玄齡中書令温彦博禮部尚書王珪御史大夫韋挺等內外羣官奏稱許適陸氏無顯然之狀大禮既行不可即止陸爽又抗表云某父存日與鄭家還往時相贈遺資財無婚姻交涉太宗謂徵曰羣臣或阿順上旨陸氏何為分疎徵曰以臣度之其意可識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十一

將以陛下同於太上皇太宗曰何謂也徵曰太上皇管平都城得辛處儉婦處儉時為太子舍人太上聞之不悅遂令東宮出為萬泉令每恐懼不全首領此陸爽謂陛下今雖容之恐陰加譴責所以反復自陳不足多惟太宗笑曰外人意見或當如此然朕之所言未能使人必信長樂公主將出降太宗謂房玄齡等曰長樂公主皇后所生朕及皇后並所鍾愛今將出降禮數欲有所加房玄齡等咸曰陛下所愛欲少加之何為不得請倍永嘉公主主即太宗之妹也徵曰不可管漢明帝欲封其子云我子豈得與先帝子

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為美談天子姊妹為長公主天子之女為公主既加長字則是禮有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太宗然其言入謂文德皇后曰我欲加長樂公主禮數魏徵不肯文德皇后聞之大喜遣中使齎錢二十萬絹四百匹詣徵宅宣令魏徵曰比者常聞公中正而不能得見今論長樂公主禮事不許增加始驗從來所聞信非虛妄願公常保此心莫移今日喜聞公言故令將物相賞公有爭道勿為形迹也蜀王妃父楊舉競婢為都官郎中薛仁方留問未及與奪其子為千牛於殿庭自列云五品已上不合留身以臣父是國親故生節目不肯斷決淹歷歲年太宗聞之大怒曰知是我之親戚尤作如此艱難不可容也即令杖仁方一百免所居官徵進諫曰外家公主舊號難治武德之中已多驕逸仁方既是職司能為國家守法豈可橫加嚴罰以成外戚之私乎太宗曰誠如公言向未思然仁方專擅禁不奏聞雖不合重罪宜少示懲肅管三十放之十二年春正月禮部尚書王珪奏三品以上遇親王於路皆降乘非禮上曰卿輩苟自崇貴輕我諸子徵曰諸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八座為王降乘誠非所宜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十一

當止。上曰：人生壽夭難期，萬一太子不幸，安知諸王他日不為公輩之主？何得輕之？對曰：自周以來，皆子孫相繼，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孽之窺，塞禍亂之源。本此為國者所深戒也。上乃從。珪奏：魏王泰、文德后所生，太宗特加寵異，或言三品以上多輕蔑魏王者，太宗怒，御齊政殿，引三品以上入，作色而言曰：我有一口語，欲向卿等道。往前天子是天子，今時天子即非天子，邪？往前天子兒是天子兒，今時天子兒即非天子兒，邪？我見隋家諸王一品以下皆不免其躓，頓我自不許兒子縱橫，卿等何為蔑我兒邪？我若教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三

三

全書

豈不能折辱卿等房玄齡以下戰慄流汗拜謝。徵正色而進曰：當今羣臣必無敢輕魏王者，然在禮臣子一也。傳稱王人雖微，立諸侯之上，諸王用之為公卿，若不為公卿，則下土之諸侯也。今三品以上列為公卿，並天子大臣陛下之所敬異，如其小小不是，魏王何得折辱？令國家紀綱替壞，當今聖明，魏王豈得如此？且隋高祖不知禮義，寵縱諸子，使行無禮，尋皆罪黜，不可為法，亦何足道？太宗聞之，喜形于色，謂羣臣曰：凡語理到，不可不服。朕之所言，身之私愛，魏徵所言，國家大法。朕向者忿怒，謂理在不疑，見魏徵所論

方始覺屈也。人君發言，亦何容易？關豎使還，妄有所奏，朕太宗甚怒，徵進諫曰：關豎雖微，狎近左右，時有言語輕而易信，浸潤之譖為患特深。以今日之明，必無所慮。為子孫教，不可不絕其原。太宗笑曰：非公朕安得聞此言？上黨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為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五年，權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訐有寵於上，由是諸大臣數被譴怒。徵諫曰：萬紀等小人不識大體，以訐為直，以讒為忠。陛下非不知其無堪，蓋取其無所避忌，欲以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三

三

全書

警策羣臣耳。而萬紀等挾恩依勢，逞其姦謀，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厲俗，奈何昵姦以自損乎？上默然，賜絹五百匹。久之，萬紀等姦狀自露，皆得罪。初，上令羣臣議封建，魏徵議以為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歛。又京畿歲賦稅不多，所資畿外，若盡以封國，邑經費頓缺。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嶺南知州奏：馮盎反叛，前後奏者數十輩，乃命將軍簡暮等發江嶺數十州兵以討之。徵諫曰：中國初定，瘡痍未復，嶺表瘴癘，山川阻深，且反形未成，無容動眾。馮盎若



反即須及中國未寧時交結遠人分斷險要破掠州縣署置官司何因告來數年兵不出境此則不反之狀昭然可知陛下未有使人親往觀察即來朝謁恐不見明所以遷延苟避罪戮今若遣所司分明曉諭彼既懷誠信又喜免禍必不勞師旅自至闕廷太宗乃罷兵令前蒲州刺史韋叔諧充使既至盜即遣其長子智戴隨叔諧等入朝太宗曰初嶺南諸郡州咸言馮盎反人皆勸朕須振兵威惟魏徵以為千石之弩不為鼯鼠發機大國之師豈為蠻夷興動朕命一介使人遂得嶺表無事不勞而定勝于十萬之師徵

八編類纂

卷之三

西

不可不賞乃賜絹百匹李靖李勣等擊突厥牙破之其部落或投延陀或投西域而多歸降者太宗欲于河南處之徵諫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也此是上天勅絕宗廟神武且其積代為寇百姓冤讐陛下以其歸降不能誅滅即宜遣還河北居其故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之若是故發猛將以擊之收取河南以為郡縣陛下奈何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間滋息自倍居我肘腋甫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為後患尤不可居以河南也遣居河

南太宗實用彥博計其後十三年四月上幸九成宮突厥實利可汗之弟結社率因結故部落犯行宮踰四重幕弓矢亂發衛士死者數十人折衝孫武開率眾奮擊之乃馳退入御廄盜馬二十餘匹北走渡渭奔其部落追獲斬之言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便請以右武侯大將軍李思摩為可汗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北渡還其舊部俾世作藩屏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草木安得滋榮朕不用魏徵言幾狼狽高昌平太宗欲以為州縣徵諫曰陛下初臨天下高昌王先來朝謁自

八編類纂

卷之三

西

後屢有商胡稱其過絕貢獻不禮大國遂使王誅再加若罪止文泰斯亦可矣未若因而撫之立其子所謂伐罪弔人威德被于遐外為國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為州縣常須千餘兵鎮守數年一易每往交替必者十有三四遣辦衣資離別親戚一年之後隴右空虛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穀尺帛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而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太宗不從以其地為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為庭州置安西都護府于交河城留兵鎮之十七年西突厥入寇帝悔之曰魏徵諸遂良勸我復高昌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新羅國

獻美女徵諫曰今日受納實非其時道路傳聞必生橫議且願詳擇事宜會林邑獻五色鸚鵡徵亦以為不宜受上喜形于色曰鸚鵡猶能自言寒苦思歸其國况二女遠離親戚乎各付使者而遣之高麗等三蕃僧求學至中國遊萊州萊州以聞太宗曰不須遣來此非為學問但覩國家虛實耳徵對曰陛下所為若善此等固當取則若不善雖拒蠻夷亦無益也

唐王珪

王珪字叔玠祖僧辯世居郿性沉澹志量隱正恬於所遇交不苟合高祖入關李綱薦署世子府諮議參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軍事建成為太子授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有隙帝責珪不能輔導流雋州太子已誅太宗召為諫議大夫時珪與玄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同輔政帝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曰卿標鑒通晤為朕言玄齡等材且自謂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請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眾務必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為心耻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于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玄齡等亦以為盡已所長謂之確論坐漏禁近語

左除同州刺史帝念名臣俄召拜禮部尚書兼魏王泰師王見之為先拜珪亦以師自居問珪何以為忠孝珪曰陛下王之君事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事思盡孝忠孝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王曰忠孝既聞命願聞所習珪曰漢東平王蒼稱為善最樂願王志之帝聞喜曰兒可以無過矣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是時一主下嫁以帝女貴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主上循法度吾當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于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筭盤饋乃退其後公主降有舅姑者備婦禮本於珪十三年病帝遣公主就第省視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復遣民部尚書唐儉增損藥膳卒年六十九帝素服哭別次詔魏王率百官臨哭贈吏部尚書諡曰懿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房李嘗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兒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聞大驚勸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馬周

馬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少孤家窶狹嗜學善詩春秋資曠邁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刺史達奚恕數咎讓周乃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厚以裝使入關

留客汁為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豐逆  
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眾異之  
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  
何武人不涉學周為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  
惟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  
孝人也帝即召之問未至遣使者四輩敦趨及謁見  
與語帝大悅詔直門下省明年拜監察御史奉使稱  
職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匹周上疏曰臣伏見大安  
宮在宮城右墻宇門闕方紫極為卑小東宮皇太子  
居之而在內大安至尊居之反在外太上皇雖志清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六

儉愛惜人力陛下不敢違而蕃夷朝見四方觀聽有  
不足焉臣願營雉堞門觀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  
則大孝昭矣臣伏讀明詔以二十年幸九成宮竊惟  
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宮去京三  
百里而遠非能旦發暮至也萬一有太上皇思感欲  
即見陛下何以逮之今茲本為避暑行也太上皇留  
熱處而陛下走涼處溫清之道臣所未安然詔書既  
下業不中止願示還期以開眾惑臣伏見詔宗室功  
臣悉就藩國遂胎子孫世守其政竊惟陛下之意誠  
愛之重之欲其裔緒承守與國無疆也臣謂必如詔

書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何必使世官也  
且堯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若令存不肖子襲封嗣職  
兆眾被殃國家蒙患正欲絕之則子文之治猶在也  
正欲存之則樂賢之惡已暴也必曰與其毒害于見  
存之人寧割恩于已亡之臣則向所謂愛之重之者  
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以戶邑必以材  
行隨器而授雖幹翮非強亦可以免累漢光武不任  
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身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  
深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臣聞聖  
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為本故曰孝莫大于嚴父嚴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六

父莫大于配天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言吾不  
與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自陛下踐祚宗廟  
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人以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  
恐孝思以便百姓而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將何  
以貽厥孫謀示來葉邪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  
然聖人訓人必以已先之示不忘本也臣聞致化之  
道在求賢審官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  
慎舉之為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與皂  
雜類韋榮提斛斯正無他材獨解調馬雖術踰等夷  
可厚賜金帛以富其家今超授高爵與外廷朝會駟

豎倡子鳴玉曳履臣竊耻之若朝命不可追改尚宜  
不使在列與士大夫爲伍帝善其言除侍御史又言  
臣歷觀夏商周漢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  
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積德累業恩結于人豈無僻  
王賴先哲以免自魏晉逮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  
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仁化當時僅能  
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  
呼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  
淺固當隆禹湯文武之道使恩有餘地爲子孫立萬  
世之基豈特恃當年而已哉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

八編類纂

卷一六三

三

人設教而大要節儉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愛之如  
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上祚遐長而禍亂不  
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一而徭  
役相望兄去弟還往來遠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  
無休時陛下雖詔減省而有司不得廢作徒行文書  
役之如故四五年來百姓頗嗟怨以爲陛下不存養  
之堯之茅茨土階禹之惡衣菲食臣知不可復行于  
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罷露臺集上書囊以爲殿  
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景帝亦以錦繡纂組妨害  
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

侈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搖向使高祖之後卽值武  
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  
益州諸處營造供奉物器并諸王妃主服飾皆過靡  
麗臣聞昧且不顯後世猶怠作法於治其弊猶亂陛  
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日所親見尚猶  
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卽萬歲後聖慮  
之所當憂也臣竊尋自古黎庶怨叛聚爲盜賊其國  
無不卽滅人主雖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當  
修之于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無益也故  
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喪而不知其

八編類纂

卷一六三

三

身之失故紂笑桀之亡而幽厲笑紂之亡隋煬帝又  
笑齊魏之失國也今之視煬帝猶煬帝之視齊魏也  
往貞觀初一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  
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讟也五六年來頻歲  
豐稔一匹絹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爲陛下不  
憂憐之何則今營爲者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  
國王興亡不由積蓄多少在百姓苦樂也且以近事  
念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  
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向使洛口東都無  
粟帛王世充李密未能必聚大眾但貯積者固有國

之常。受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飲之以資寇邪。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為之。今行之不難也。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而用之不息。萬一中國水旱而邊方風塵之警。狂狡竊發。非徒時食晏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厲精為政。不煩遠承上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云。可痛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傳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後世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三

臣類

三

皆以誼言為是。臣竊觀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無威畧振主如韓彭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在諸王。皆由樹置失宜。不豫為節制。以致滅亡。人主豈不知其然。溺于私愛耳。故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其轍也。今天下百姓尚少。而諸王已多。其寵遇過厚者。臣愚慮之。非特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王。文帝即位。防守禁密。同獄囚焉。何則。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此武帝寵陳思王。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患

不富。而歲別優賜。曾無限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其自然也。今大聖創業。豈惟處置見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奉行。臣聞天下者。以人為本。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爾縣令既眾。不必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天下刺史得人。陛下端拱巖廊之上。夫復何為。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為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勲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強者。入為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三

臣類

三

一。所以百姓未安。殆至于此。疏奏。帝稱善。擢中書舍人周善敷。奏機辯明。銳動中事。會裁處周密。攝吏部尚書。周病消渴。連年疾甚。周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為也。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贈幽州都督。陪葬昭陵。自周亡。帝思之甚。將假方士術。求見其儀形。高宗即位。追贈尚書右僕射。高唐縣公。垂拱中。配享高宗廟。廷子載。咸亨中。為司列少常伯。與裴行儉分掌選事。言吏部者。稱裴馬焉。終雍州長史。

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六十四

左編

臣類

唐郝處俊

郝處俊安州安陸人父相貴因隋亂與婦翁許紹據  
 峽州歸國拜滁州刺史封饒山縣公處俊甫十歲而  
 孤故吏歸于縑賙之已能讓不受及長好學嗜漢書  
 崖畧暗誦貞觀中第進士解褐著作佐郎襲父爵累  
 遷吏部侍郎高麗叛詔李勣為涓江道大總管處俊  
 副之師入虜境未陣賊遽至舉軍危駭處俊方據相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四  
 床體胖安餐乾糲不顧密簡精銳擊之虜卻衆壯其  
 謀入拜東臺御史浮屠盧伽逸多治丹曰可以續年  
 高宗欲遂餌之處俊諫曰修短固有命異方之劑安  
 得輕服哉昔先帝詔浮屠那羅通婆寐素其方書為  
 秘劑取靈藹惟石歷歲乃能就先帝餌之俄而大漸  
 上醫不知所為羣臣請顯戮其人議者以為取笑夷  
 狄故法不得行前鑑不遠惟陛下深察帝納其言第  
 拜盧伽逸多為懷化大將軍進處俊同東西臺三品  
 咸亨初幸東都大子監國諸宰相皆留而處俊獨從  
 帝嘗曰王者無外何為守禦而重門擊柝庸待不虞

法不可太  
善人不可  
不修

邪我嘗疑泰法為寬荆軻匹夫耳七首竊發羣臣皆  
 荷戟侍莫敢拒豈非習慢使然處俊對曰此乃法急  
 耳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懼族安有敢拒邪魏  
 曹操著令曰京城有變九卿各守其府後嚴才亂與  
 徒數十人攻左掖門操登銅雀臺望之無敢救者時  
 王修為奉常聞變召車騎未至領官屬步至宮門操  
 曰此來者必王修也此由修察機識變故冒法赴難  
 向若居常則遂成禍矣轉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初顯  
 慶中令狐德棻劉胤之撰 史其後許敬宗復加緒  
 次帝恨敬宗所紀失實更命宰相刊正且曰朕昔從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四  
 幸未央宮辟仗既過有橫刀伏草中者先帝歛纜却  
 謂朕曰事發當死數十人汝可命出之史臣惟叙此  
 為實處俊曰先帝仁恩溥博類非一臣之弟處傑被  
 擇供奉時有三衛悞拂御衣者懼甚先帝曰左右無  
 御史我不汝罪帝曰此史臣應載處俊乃表左史李  
 仁實欲刪整偽辭會仁實成而止上元初帝觀鴈翔  
 鷺閣時赤縣與太常音技分東西朋帝詔雍王賢主  
 東周王顯主西因以角勝處俊曰禮所以示童子無  
 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二王春秋少意操未定乃  
 分朋造黨使相誇彼俳兒優子言辭無度爭勝負相

譏諫非所以導仁義示雍和也帝遽止歎曰處俊遠識非衆臣所逮遷中書令帝多疾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然則帝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譴見于天下降災諸人昔魏文帝著令帝崩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奈何欲身傳位天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應謹守祖廟傳之子孫不宜持國與人以喪厥家中 侍郎李義琰曰處俊言可從惟陛下不疑事遂沮又兼太子左庶子拜侍中罷爲太子少保開耀元年卒年七十五帝哀歎其忠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舉哀光順門祭以少牢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詔百官赴哭官庀塋事于北叟固辭未聽裴炎爲白帝曰處俊臨亡諉臣曰生無益于國死無煩費凡詔賜願一罷之帝聞惻然答其意止賻物而已處俊資約素土木形骸然臨事敢言自秉政在帝前議論諄諄必傳經義凡所規獻得大臣體武后雖忌之以其操履無玷不能害孫象賢垂拱中爲太子通事舍人后素銜處俊故因事誅之臨刑極罵乃歿后怒令離襟其尸斲夷祖父棺塚自是法司每將刑人必先以不凡窺其口然後加刑訖則天世

唐魏元忠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爲太學生跌蕩少檢久不調整屋人江融曉兵術撰九州設險圖備載古今成敗用兵之事元忠從之游盡傳所學儀鳳中吐蕃數盜邊元忠上封事洛陽宮言命將用兵之要曰賞者禮之基罰者刑之本禮崇則謀夫竭其能賞厚則義士輕其死刑正則君子勗其心罰重則小人懲其過賞罰者軍國之綱紀政教之藥石吐蕃本非疆敵而薛仁貴郭待封至棄甲喪師脫身以免國家寬政罪止消除綱漏吞舟何以過此雖陛下顧收後効然朝廷所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少豈止一二人乎太宗在高麗總管張君又不進擊賊斬之旗下臣以爲仁貴等敗重于君又使早誅之諸將豈復有負哉凡人識不經遠皆言吐蕃戰前隊盡後隊方進甲堅騎多而山有氣瘴官軍遠入前無獲不積殺數百萬無大舉之資臣以爲吐蕃之望中國猶派星之對太陽夷狄雖禽獸亦知愛其性命豈肯前盡歿而後進哉由殘迫其人非下所願也向使將能殺敵橫尸蔽野斂其頭顱以爲京觀則此虜聞官軍鍾鼓望塵卻走何暇前隊皆歿哉自仁貴等覆師喪氣故虜得跳梁上谷又師行必藉馬力不數十

萬不足與虜爭。臣請天下自王公及齊人挂藉之口，人稅百錢，又弛天下馬，禁使民得乘大馬，不爲數限，官藉其凡，勿使得隱，不三年，入閒畜馬五十萬，即詔州縣以所稅口錢市之，若王師大舉，一朝可用，且虜以騎爲彊，若一切使人乘之，則市取其良，以益中國，使得漸耗虜兵之盛，國家之利也。高宗善之，授秘書省正字，直中書省，仗內供奉，遷監察御史，帝嘗從容曰：「外以朕爲何如？」主對曰：「周成康、漢文、景帝也。然則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世豪英，而歿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之，聞其歿，顧而無及。」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五

元忠曰：劉蕡器行，副于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爲尚書郎，徒歎彼而又棄此，帝默然。慙遷殿中侍御史，徐敬業舉兵，武后詔元忠監李孝逸軍，至臨淮而偏將雷仁智爲賊，敗孝逸，懼其鋒，按兵未敢前。元忠曰：「公以宗室將天下安危繫焉，海內承平久，聞狂狡竊發，皆傾耳翹心以待其誅，今軍不進，使遠近解情，萬一朝廷以他將代公，且何辭？」孝逸然之，乃部分進討。時敬業保下阿谿，弟敬猷屯淮陰，咸請先擊下阿，下阿敗，淮陰自破，今淮陰急，敬業必救，是敵在背腹也。元忠曰：「不然，賊勢盡守下阿，利在一決，苟有負，則大事。」

去矣。敬猷博徒，不知戰，且其兵寡易搖。大軍臨之，勢宜克。敬業畏，直擣江都，必將邀中路。吾今乘勝進，又以逸擊勞，破之必矣。譬之逐獸，弱者先擒，今舍必擒之弱，而趨難敵之強，非計也。孝逸乃引兵擊淮陰，敬猷脫身遁，遂進擊敬業，平之。還授司刑正，遷洛陽令。隋周興獄當歿，以平陽楚功得流，歲餘爲御史中丞，後爲來俊臣所構，將就刑，神色不動。歿者宗室子三十餘尸，相枕藉于前。元忠顧曰：「大丈夫行居此矣，俄敕鳳閣舍人王隱客馳騎，免歿，傳聲及于市，諸囚歡呼。」元忠獨堅坐左右，命起。元忠曰：「未知實否，旣而隱。」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六

客至，宜詔已，乃徐謝，亦不改容。流費州，復爲中丞。歲餘，陷侯思正獄，仍放嶺南。酷吏誅人多訟元忠者，乃詔復舊官，因侍宴。武后曰：「卿累負謗，燦何邪？」對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吏如獵者，苟須臣肉爲之羹耳。彼將殺臣以求進，臣顧何辜？」聖曆二年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遷御史大夫，兼檢校洛州長史，治號威明。張易之家奴暴百姓，橫甚，元忠笞殺之，權豪憚服。俄爲隴右諸軍大使，以討吐蕃，又爲靈武道行軍大總管，馭突厥。元忠馭軍持重，雖無赫然功，而亦未嘗敗。中宗在東宮，爲檢校左庶子，時二張勢傾朝廷，元忠嘗奏



曰臣承先帝之顧且受陛下厚恩不能徇忠使小人在君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司禮丞高職太平公主之所愛也會太后不豫張昌宗恐太后一日晏駕為元忠所誅乃請元忠與哉私議云太后老矣不若挾天子為久長太后怒下元忠將使與昌宗廷辯之景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太后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參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將入鳳閣舍人宋璟謂說曰各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七

獲罪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閣力爭與子同歿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歿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汚青史為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元忠懼謂說曰張說欲與昌宗共羅織魏元忠邪說叱之曰元忠為宰相何乃效委巷小人之言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今對廣朝不敢不以實對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耳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魏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為伊周伊尹

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兄弟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日者元忠初衣紫臣以郎官往賀元忠語客曰無功受寵不勝慙懼臣實言曰明公居伊周之任何愧三品彼伊尹周公皆為臣至忠古今仰慕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且臣豈不知今日附昌宗立取台衡附元忠立致族滅但臣思元忠冤寃不敢誣之耳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并繫治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太后怒命宰相與河內王武懿宗共鞠之說所執如初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八

若令抵灰失天下望蘇安恒亦上疏以為陛下革命之初人以為納諫之主暮年以來人以為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獄里巷怛怛皆以為陛下委信姦寃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于私室而箝口于公朝畏廷易之等意徒取灰而無益方今賦役煩重百姓彫弊重以讒慝專恣刑賞失中竊恐人心不安別生他變爭鋒於朱雀門內問鼎于大明殿前陛下將何以謝之何以禦之易之等見其疏大怒欲殺之賴朱敬則及鳳閣舍人相彥範著作郎陸澤魏知古保救得免九月丁酉貶元忠為高要尉說皆流嶺表元忠辭

說事不可全詳宋璟從說說之

日言於太后曰臣老矣今向嶺南十死一生陛下他日必有思臣之時太后問其故時易之昌宗皆侍側元忠指之曰此二小兒終爲亂階易之等下殿叩膺自擲稱寃太后曰元忠去矣殿中侍御史王峻復奉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峻曰魏公以忠獲罪峻爲義所激顛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太僕崔貞慎等八人餞元忠于郊外易之詐爲告客人柴明狀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太后使監察御史馬懷素鞠之謂懷素曰茲事皆實畧問速以聞頃之中使督趣者數四曰反狀皎然何稽留如此懷素請柴明對質太后曰我自不知柴明處但據狀鞠之安用告者懷素據實以聞太后怒曰卿欲縱反者邪對曰臣不敢縱反者元忠宰相謫官貞慎等以親故追送若誣以爲反臣實不敢昔樂布奏事彭越頭下漢祖不以爲罪况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且陛下操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衷可矣若命臣推鞠臣敢不以實聞太后曰汝欲全不罪邪對曰臣智識愚淺實不見其罪太后意解貞慎等由是獲免中宗復位召爲衛尉卿同中書門下三品進

侍中武后崩帝居喪軍國事委元忠裁可安樂公主私請廢太子求爲皇太女帝以問元忠元忠曰公主而爲皇太女駙馬都尉當何名主恚曰山東木疆安知禮阿母子尚爲天子我何嫌宮中謂武后爲阿母子故主稱之元忠固稱不可自是語塞武三思用事京兆韋月將渤海高軫上書言其惡帝榜殺之後莫敢言王同皎謀誅三思不克反被族元忠居其間依違無所建明初元忠相武后有清正名至是輔政天下傾望冀翰正王室而稍憚權幸不能賞善罰惡譽望大減陳子袁楚客者以書規之曰太子天下本譬之大樹無本則枝葉零悴國無太子朝野不安今皇子既長未定嫡嗣是天下無本猶樹而忘根枝葉何以存乎願君侯以清宴之間言于上擇賢而立之此安天下之道曠而不置則朝廷一失也幕府者丈夫之職今公主並開府置吏以女處男職而望陰陽不愆風雨時若得乎此朝廷二失也今度人既多緇衣半道不本行業專以重寶附權門皆有定直昔之賣官錢入公府今之賣度錢入私家此朝廷三失也今倡優之輩因耳目之好遂授以官非輕朝廷亂正法邪人君無私私怒害物私賞費財况私人以官

乎此朝廷四失也近詔博求多士雖有好賢之名無  
 得賢之實蓋有司選士非賄即勢非為官擇吏乃為  
 人擇官葛洪有言舉秀士不知書察孝廉濁如泥此  
 朝廷五失也闔豎者給官掖掃除事中古以來疏賢  
 哲親近習乃委之以事授之以權故豎刁亂齊伊戾  
 敗宋後漢時用事尤甚晚節卒亂天下今大君中興  
 獨有闔宦坐升班秩既無正缺率授員外乃盈千人  
 縮青紫耗府藏此朝廷六失也古者茅茨采椽以儉  
 約遺子孫所以愛力也今公主所賞傾府庫所造皆  
 官供其疏築臺沼崇峙觀廡造之終歲功用不絕夫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為君所以養人非以害人今外戚不助養而反害之  
 是使人主受謗天下此朝廷七失也官以安人非以  
 害于人也天下今困窮州牧縣宰非以選進割剝自  
 私人不聊生是下有憂而上不卹也而更員外置官  
 非助桀歟夫人情自以員外吏恐下不已畏也必峻  
 法懼之恐財不已奉也必枉道奪之欲不亂可得哉  
 古語有之十羊九牧羊既不得食人亦不得息書曰  
 官不必備惟其人此言正員猶難其備况員之外乎  
 此朝廷八失也近封數夫人皆先帝宮嬪而令出入  
 宗掖使內言必出外言必入固將弄君之法縱而不

禁非所以重宗廟固國家此朝廷九失也不以道事  
 其君者所以危天下也危天下之臣不可不逐安天  
 下之臣不可不任今有引鬼神執左道以惑主者托  
 鬼神為難知故致其詐而據非才之地食非德之祿  
 此固盜也此朝廷十失也君侯不正誰與正之元忠  
 得書益慙以三思專權思有以誅之會節愍太子起  
 兵與聞其謀太子已誅三思引兵走闕下元忠子太  
 僕少卿昇過於永安門太子脅使從戰已而被殺議  
 者未辨逆順元忠誦言曰既誅賊謝天下雖死鼎鑊  
 所甘心惟太子沒為恨耳帝以其嘗有功且為高宗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武后素所禮置不聞兵部尚書宗楚客等大怒固請  
 夷其族不聽元忠坐繫大理貶渠州司馬宗楚客令  
 給事中冉祖雍奏言元忠既犯大逆不應出佐渠州  
 楊再思李嶠亦贊之上謂再思等曰元忠驅使日久  
 朕特矜容制命已行豈宜數改輕重之權應自朕出  
 卿等類奏殊非朕意再思等惶懼拜謝監察御史袁  
 守一復奏彈元忠曰重俊乃陛下之子猶如昭憲元  
 忠非勲非戚焉得獨漏嚴刑又貶元忠務州尉頃之  
 楚客又令袁守一奏言則天昔在三陽宮不豫狄仁  
 傑奏請陛下監國元忠密奏以為不可此則元忠懷

逆日久請加嚴誅上謂楊再思等曰以朕思之人臣事主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小疾遽請太子知事此乃仁傑欲樹私恩未見元忠有失守一欲借前事以陷元忠其可乎楚客乃止元忠行至涪陵而卒年七十七餘睿宗詔陪葬定陵開元六年諡曰貞

唐姚崇

姚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授濮州司倉參軍五遷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檄罷進崇奏決若流武后賢之即拜侍郎后嘗語左右往周興來俊臣等數治詔獄朝臣相逮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更畀近臣臨問

八編類纂

卷五十四

十三

皆得其手牒不寬朕無所疑即可其奏自俊臣等誅遂無反者然則向論死得無冤邪崇曰自垂拱後被告者類自誣當是時以告言為功故天下號曰羅織甚於漢之鉤黨雖陛下使近臣覆訊彼尚不自保敢一搖手以悖酷吏意哉且被問不承則重罹其慘如張虔勗李安靜等皆是也今賴天之靈發悟陛下內豎殲夷朝廷又安臣以一門百口保內外官無復反者陛下以告牒置弗推後若反有端臣請坐知而不告后悅曰前宰相務順可陷我為淫刑主聞公之言乃得朕心賜銀千兩聖曆三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

事俄兼相王府長史復兼夏官尚書崇建言臣事相王而夏官本兵臣非惜死恐不益王乃詔改春官張易之私有請於崇崇不納易之譖於后降司僕卿猶同鳳閣鸞臺三品出為靈武道大總管張東之等謀誅二張崇適自屯所還遂參計議以功封梁縣侯后

北齊書

遷上陽宮中宗率官官起居王公更相慶崇獨流涕東之等曰今豈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崇曰比與討逆不足以語功然事天后久違舊主而泣人臣終節也由此獲罪甘心焉俄為亳州刺史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歷宋常越許四州睿宗立拜中書令崇與

八編類纂

卷五十四

十四

宋璟上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廢上從之罷斜封官凡數千人景雲二年殿中侍御史崔涖太子中允薛昭素言於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恩命已布姚元之建議一朝盡奪之彰先帝之過上以為然制諸緣敘封別敘授官先停任者企量材敘用時玄宗在東宮太平公主干政宋王成器等分典閑廐禁兵崇與宋璟建請主就東都出諸王為刺史以一人心帝以謂主主怒太子懼上疏以崇等恣間王室請加罪貶為申州刺史徙同州刺史先天元年玄宗即位講武新豐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者得詣行在時

帝亦密召崇崇至帝方獵渭濱即召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為樂張璟藏謂臣當為王佐無自棄故折節讀書遂待罪將相然少為獵師老而猶能帝悅與俱馳逐緩速如旨帝懽甚既罷乃咨天下事滾滾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

八編類纂 卷頁百 臣類 五

綱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聞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於上公卿方鎮寢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切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裴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帝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奔閭梁亂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鑒戒為萬世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

述十事有  
大開條與  
一思十漸  
祭華大別

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遷紫薇令中宗以來貴戚爭營佛寺奏度人為僧兼以偽妄富戶強丁多削髮以避徭役崇上言上從之命有司沙汰僧尼以偽妄還俗者萬二千餘人薛王業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御史彈奏業為之請勅紫薇黃門覆按崇與盧懷慎等奏仙童罪狀明白御史所言無所枉不可縱捨上從之由是貴戚束手二月庚寅朔大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崇上賀請書之史冊從之申王成義請以其府錄事閻楚珪為府參軍上許之崇上言量材授官當歸有司若緣親故之恩得以官爵為

八編類纂 卷頁百 臣類 一六

惠踵習近事實紊紀綱事遂寢由是請謁不行或告太子少傅劉幽求太子詹事鍾紹京有怨望語下紫微省按問幽求等不服崇言於上曰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閑職微有沮喪人情或然功業既大榮寵亦深一朝下獄慮驚遠聽乃貶幽求為睦州刺史紹京果州刺史太子賓客薛謙光獻武后製豫州鼎銘其末云上玄降鑒方建隆基以為上受命之符崇表賀且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三年以盧懷慎檢校吏部尚書兼黃門監崇嘗有子喪謂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於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

其人每車  
於想誠將  
致謝細心  
二讀

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德色  
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余為相可比何人澣木對崇  
曰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  
於身公所為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如  
何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  
豈易得哉懷慎與崇同為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  
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  
齊澣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歎曰  
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新興  
王晉為雍州長史坐豫太平公主謀被誅僚吏皆奔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四

七

散惟司功李撝步從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尸崇聞  
之曰樂布之儔也及為相擢為尚書郎上謂宰相曰  
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口使  
入內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以懷素為左散  
騎常侍使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每至閣  
門令乘肩輿以進待以師傅之禮或上言按察使煩  
擾公私請精簡刺史縣令停按察使上命召尚書省  
官議之崇以為今止擇十使猶恐未盡得人况天下  
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  
止尚書左丞韋珍奏郎官多不舉職請沙汰改授他

崇崇心

官珍尋出為刺史宰相奏舉擬冀州勅次小州崇奏  
言臺郎實怠及不稱職珍稱沙汰乃是奉公臺郎甫  
爾改官珍即貶黜於外議者皆謂郎官謗傷臣恐後  
來左右丞指以為戒則省事何從而舉伏望詳察乃  
除冀州刺史崇嘗於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顧不答  
其語崇懼再三言之卒不答崇趨出出御史為捕蝗  
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  
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拒御史不應命崇移  
書謂之曰聰偽主德不勝妖今妖不勝德古者良守  
蝗避其境謂修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四

十六

苗恐而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  
得蝗四十萬石帝復問崇對曰昔魏世山東蝗小忍  
不除至人相食後秦有蝗草木皆盡牛馬至相噉毛  
今飛蝗所在克滿加復蕃息且河南河北家無宿藏  
一不獲則流離安危繫之且討蝗縱不能盡不愈於  
養以遺患乎帝然之黃門監盧懷慎曰凡天災安可  
以人力制也且殺蝗多必戾和氣願公思之崇曰昔  
楚王吞蛭而厥疾瘳叔敖斷蛇福乃降今蝗幸可驅  
若縱之穀且盡如百姓何殺蟲救人禍歸於崇不以  
公也蝗害訖息會懷慎卒崇病疴移告凡太政事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帝必令源乾曜就咨焉。乾曜所奏善，帝則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乾曜謝其未也。乃已。帝欲崇自近，詔徙寓四方館，日遣問飲食起居高醫尚食踵道崇以館局華大，不敢居。帝使語崇曰：恨不處禁中，此何避？是時上初即位，務修德政，軍國庶務多訪於崇。同時宰相盧懷慎、源乾曜等，但唯諾而已。崇獨當重任，明於吏道，斷割不滯，然縱其子光祿少卿彝宗、正少卿彝廣引賓客，受納饋遺，由是為時所譏。久之，紫薇史趙誨受夷人賂，當死，崇素親倚，署奏管減帝不悅，時曲赦京師，惟誨不原，崇惶懼上還宰政。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引宋璟自代，乃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自壞，時睿宗崩未踰歲，帝問宰相宋璟、蘇頌對曰：三年之喪未終，不可以行幸，壞屋之變，天所以示教戒，陛下宜停東巡，修德以答至譴。帝以問崇，對曰：臣聞隋取符堅故殿營廟，而唐因之，且山有朽壤尚不免崩，既久來枯木自當摧折，但壞與行會不緣行而壞，且陛下以關中元元輸餉告勞，因以幸東都，所以為人不為已也。百司已戒，供擬既具，請車駕如行期，舊廟難復，完盍奉神主舍太極殿，更作新廟，伸誠為大孝之德也。帝曰：卿言正，朕意賜絹。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三百匹，詔所司如崇言。天子遂東，因詔五日一人閣供奉，八年授太子少保，以疾不拜。明年卒，年七十二。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獻。十七年，追贈太子太保。時承權戚干政之後，紀綱大壞，先天末，宰相至十七人，臺省要職不可數。崇常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才，請無廣釋道，無數移吏，繇是天子責成於下，而權歸於上矣。然資權譎始為同州，張說以素憾，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納。又使殿中監丞姜皎言於上曰：陛下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上問為誰，皎曰：姚崇，文武全才，真其人也。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上曰：此張說之意也。汝何得而欺罪當死，皎叩首服。上即遣中使召崇，請行在及當國說懼，潛請岐王申款，崇他日朝衆趨出，崇曳踵為有疾狀，帝召問之，對曰：臣損足，曰：無甚痛乎？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以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車出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於是出說相州，崇與張說同為宰相，各懷疑阻，張衡之頗切，崇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協，彙隙甚深，然其人素懷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歿之後，當來弔汝，具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帳前，張若不顧，汝家族無類矣。若顧此，當錄玩用致。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之仍以神道碑為請既獲其文登時錄進先磨石以待至便鐫刻張丞相見事當遲於我數日之後必當有悔若徵碑文以刊削為辭常引視鐫石仍告以聞上崇歿張果至目其服玩者三四崇家悉如崇戒不數日文成敘致該詳時謂極筆其畧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育之功全數日果遣使取木以為辭未周密欲加刪改姚氏諸子引使者視其碑仍告以奏御使者復命張悔恨撫膺曰死姚崇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魏知古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知古憾焉出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三

時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憑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為人多欲而寡慎是必常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子或為隱微以言動之及聞乃大喜問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其見德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而逐知古外必謂陛下私臣乃止然卒罷為工部尚書

唐宋璟

宋璟邢州南和人璟耿介有大節好學工文辭舉進

士中第為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居官耿正武后高其才張易之誣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為驗將廷辨說惶遽璟謂說曰名義至重不可誣正人以求苟免緣此受譴芬香多矣若不測者吾且叩閣救將與子偕死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璟後遷御史中丞會飛書告張昌宗引相工觀吉凶者璟請窮治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璟曰謀反無容以首原請下吏明國法勿之等貴寵臣言之且有禍然激於義不悔后不憚宰相姚璿遠傳詔令出璟曰今親奉德音不頌宰相擅宣王命后意解許收易之等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三

就獄俄詔原之勅二張請璟謝璟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顧左右歎曰吾悔不先碎豎子首而令亂國經嘗晏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璟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諂事璟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坐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邪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柰何謂五郎為卿璟曰以官正當為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會有喪告滿入朝公卿以次謁通禮意易之等後至促步前璟舉笏却揖唯唯故積怨常欲中傷后知之得免然以數忤旨詔按獄揚州璟奏按

此說亦深可矣



州縣纔監察御史職耳。又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  
辭曰：御史中丞非大事不出使，仲翔罪止賊。今使臣  
往，此必有危臣者。既而詔副李嶠使隴蜀，璟復言：隴  
右無變，臣以中丞副李嶠非朝廷故事，終辭易之初。  
冀璟出，則劾奏誅之，計不行。乃伺璟家婚禮，將遣客  
刺殺之。有告璟者，璟乘庫車舍他所，刺不得發。俄二  
張夙乃免。神龍初，遷黃門侍郎。武三思怙恣寵，數有  
請於璟，璟厲聲答曰：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安  
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產祿事乎？後章月將告三思亂，  
宮掖三思諷有司論大逆不道，帝詔誅夙，璟請付獄。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五

按罪帝怒岸巾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誅矣，尚何請？  
璟曰：人言后私三思，陛下不問，即斬之，臣恐有竊議  
者。請按而後行。帝愈怒，璟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  
詔。帝乃流月將嶺南，詔璟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水  
歲大饑，三思封邑在貝州，專使徵其租，璟拒不與，故  
為所擠，遷洛陽長史。肅宗立，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三品。玄宗在東宮，兼右庶子，太平公主不利東宮，  
嘗駐輦光範門，伺執政以諷。璟曰：太子有大功，宗廟  
社稷主也，安得異議？乃與姚崇白奏出公主諸王於  
外。帝不能用，貶楚州刺史。遷雍州長史。玄宗開元初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五

以雍州為京兆府，復為尹。進御史大夫，坐小累為廣  
州都督，召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侍中。帝幸東  
都，次崤谷，馳道隘，積擁車駕，帝命黜河南尹知頓使  
等官。璟曰：陛下富春秋，今始巡狩，以道不治而罪二  
臣，繇此相飭，後有受其敝者，帝遽命捨之。璟謝曰：陛  
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在下。  
姑聽待罪於朝。然後詔還其職，進退得矣。帝善之，累  
封廣平郡公。初上徵時，與太常卿姜皎親善，及誅竇  
懷貞等，皎預有功，由是寵遇羣臣莫及。常出入臥內，  
與后妃聯榻宴飲，賞賜不可勝紀。宋璟言皎權寵太  
盛，非所以安之。上亦以為然，因下制曰：西漢諸將以  
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以優閑自保。皎宜放歸田里，官  
勳封皆如故。初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  
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  
司皆於正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  
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為讒慝。及許敬宗、李  
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  
左右密奏，監奏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  
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羣  
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五

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

互相彈奏。率以險詖相傾覆。及宋璟為相。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帝嘗命璟與蘇頲制太子名。與公子號。遂差以所封。且詔別擇一美稱。及佳邑封上。璟奏言。七子均養。詩人所稱。今若同等別封。或母寵子愛。恐傷鳴鳩之平。昔袁盎却引慎夫人。帝文帝納之。夫人亦不為嫌。以其得長久計也。臣不敢別封。帝歎重其賢。是時勅禁惡錢。重二銖四分。以上乃得行。歛人間惡錢。鎔之更鑄。於是京城紛然。賣買殆絕。璟與蘇頲請出太府錢二萬緡。置南北市。以平價買百姓不售之物。可充官用者。及聽兩京百官。豫假俸錢。庶使良錢流布人間。從之。有薦山人范知疇。文學者。并獻其所為文。宋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佞諛。山人當極言讜議。豈宜偷合苟容。文章若高自宜。從選舉。求試不可別奏。璟奏括州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並有才畧文詞。但性多異端。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則咎悔必至。若長棄捐。則才用可惜。請除渝峽二州刺史。皇后父王仁皎卒。將葬。用昭成皇后家寶。孝謹故事。墳五丈一尺。璟等請如著令。帝已然。可明日復詔如孝謹者。璟還詔曰。僭禮厚葬。前世所誠。故古墓而不

墳人子於哀迷。則未皇以禮自制。故聖人制齊斬。總免衣裳棺槨。各有度數。雖有賢者。斷其私懷。中宮若謂孝謹踰制。初無非者。一切之令。固不足以法。貞觀時嫁長樂公主。魏徵謂不可加長。公主太宗欣納。而文德皇后降使。厚謝韋廉人。追王其父。擅作鄴陵。而禍不旋踵。國家知人情無窮。故為制度。不因人以挫動。不變法以愛憎。比來人間。兢務靡葬。今以后父重戚。不憂乏用。高塚大寢。不畏無人。百事官給。一朝可就。而區區屢聞者。欲成朝廷之政。中宮之美。儻中宮情不可奪。請準令一品陪陵。墳四丈。差合所宜。帝曰。朕常欲正身紀綱。天下於后。容有私邪。然人所難言。公等乃能之。即可其奏。又遣使賚綵絹四百匹。會日。食帝素服。俟變錄。囚多所貸。遣賑恤災。患罷不急之務。璟曰。陛下降德音。卹人隱。末宥輕繫。惟流灰不免。此古所以慎赦也。恐議者直以月餘修刑。日蝕修德。或言分野之變。莫有揣合。臣以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止女謁杜讒。夫此所謂修德也。囚圍不擾。兵甲不漬。官不苛治。軍不輕進。此所謂修刑也。陛下常以爲念。雖有虧食。將轉而爲福。又何患乎。且君子耻言浮於行。願動天以誠。無事空文。帝嘉納。上以岐山令

王仁琛藩邸故吏令與五品官璟奏故舊恩私則天有例除官資歷非無公道仁琛歸綠舊恩已獲優改今若載蒙超獎遂於諸人不類又是后族須杜輿言乞下吏部檢勘苟無負犯於格應留請依資稍注擬從之寧王憲奏選人薛嗣先請受徵官事下中書門下璟奏嗣先兩選齊郎雖非灼然應留以懿親之故固應徵假官資在景龍年中常有累勅處分謂之斜封自大明臨御茲事杜絕行一賞命一官必是緣功與才皆歷中書門下嗣先幸預姻戚不為屈法許臣等商量望付吏部知不出正勅從之先是朝集使往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臣知

往齋貨入京師及春將還多選官璟奏一切勅還以革其弊八年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謂中丞李謹度曰服不更訴者出之尚訴未已者且繫由是入多怨者會天旱優人作魍狀戲於上前問魍何為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魍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抑之故魍不得不出上心以為然時璟與蘇頌建議嚴禁惡錢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以監察御史蕭隱之克使括惡錢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上於是貶隱之官罷璟為開府儀同三司頌為禮部尚書於是弛錢禁惡錢復行矣京

兆人權梁山謀逆勅河南尹王怡馳傳往按牢械克滿久未決乃命璟為西京留守覆其獄初梁山詭稱婚集多假貸吏欲并坐貸人璟曰婚禮借索大同而狂謀率然非所防億使知而不假是與為反貸者弗知何罪之云平縱數百人王毛仲有寵於上百官附之者輻輳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對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呼邪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然上笑曰朕明日為汝召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昏事卿等宜與諸達官悉詣其第既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臣知

而日中眾客未敢舉箸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璟之剛直老而彌篤十七年為尚書右丞相而張說為左丞相源乾曜為太子少傅同日拜有詔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官尚書省東堂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十八年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始奏川循資格璟爭之不能得二十年請致仕許之仍賜全祿退居洛乘輿東巡璟謁道左詔榮王勞問別遣使賜藥餌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尉謚文貞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始自廣州入朝帝遣內侍楊思勗驛迎之未嘗交一言思勗

璟人最可  
公卿不  
而便檢  
人之尤  
也

書

三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自以將軍貴幸訴之帝帝益嗟重璟為宰相務清政  
刑使官人皆任職聖歷後突厥默啜負其強數窺邊  
侵九姓拔曳固負勝輕出為其狙擊斬之入蕃使郝  
靈佺傳其首京師靈佺自謂還必厚賞璟顧天子方  
少恐後下寵蹈利者夸威武為國生事故抑之踰年  
纔授右武衛郎將靈佺恚憤不食死張嘉貞後為相  
閱堂案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姚朱相繼  
為相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  
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  
莫得比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三九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校

八編類纂